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壹輯・肆册目錄

毛詩鄭箋纂疏補協二十卷附詩譜一卷 〔明〕屠本畯撰 一
詩經胡傳十二卷 〔明〕胡紹曾撰 三三七
毛詩訂詁八卷附録二卷 〔清〕顧棟高撰 六一五

〔明〕屠本畯撰

毛詩鄭箋纂疏補協二十卷附詩譜一卷

明萬曆二十二年玄鑒室刻本

毛詩鄭箋序

甚哉立說之難也而說經為尤難說經難矣而說詩為尤難說詩難矣而二南列國為尤難夫左右二史顯而可尋名墨百家專而有當可以說矣而經非子史類也不其難乎陰陽微而可以悟入禮樂倫而可以條分尚書叙事為昭春

秋美惡具列難矣未稱甚也惟詩尊則宗廟朝庭卑則閨門閭巷敷倫命物性情寓焉布義陳詞聲韻流焉故其為說在體用微顯之間不可無執不可盡執豈不甚難矣哉二雅三頌多聖哲公卿之筆正大莊嚴略可涵泳二南列國下士小夫邦媛里粲或搜或引隱約田檀蓋多象外之思言表之意說者非親見其據事命指何以遐想而懸斷哉此其難尤非雅頌埒也夫子删詩三百而蔽以一言尚矣西河之學獨會玄宗其流變之不絕如綫經秦一火有漢四家之詩後興三家廢矣後人謂其有得于大小二序故其說盛傳而二序之辨或以為卜氏

或以為衛氏或以為當時列國或以為漢代諸儒其論不翅聚訟要之源本西河敬仲為波斷非末世鑿空之譚也毛氏立傳信有師承康成箋之務暢厥旨說詩者舍此安所據乎 國家以經術取士盡斥分支一歸統要則無若紫陽簡要而易循不則青衿之子徒童習而

白紛耳乃若負大儁之志成述者之名則當銜西河之舟樹濮人之幟何至褰裳于汎濫濡足于蹄涔哉宋朝博者無踰夾漈鄱陽約者無踰廬陵紫陽至于小序毛鄭互有異同極詆小序毛鄭者則夾漈極推小序毛鄭者則鄱陽先鄱陽而推者廬陵也後夾漈而詆者紫陽

也依違左右袒則華谷東萊耳譬之于河源出崑崙夫子陟其巔矣西河觀其瀾矣毛鄭衛其龍門磧石乎趙宋諸子其大伾以降小沛以南乎逺于 國家傅之時義則當其南徙而合流淮泗矣是故謂淮非河固不可執是河身而遂謂北流故道非河尤不可說者又謂小序

于二南列國所失更多不知雅頌據經已見大義而二南列國非據小序何以探作者之衷至若毛鄭之失間一有之推者詆者不妨為忠臣但毋為酷吏已爾孔氏之疏汗漫無涯四明屠先生纂而附之足資學者漁獵厥功茂矣復為補叶引羽諧宮斯又詩苑之滄浪而吟壇之

瀑布乎余小子舞勺之年受詩經師稍涉涯涘出交廣陵陸先生望洋而嘆始知河源先生以詩名天下其源出于三百篇謂余毛詩鄭箋說詩航葦曰付梓氏以公同志如其習經生言則有
國家之令甲在

萬曆甲午夏六月望新都程應衢撰

毛詩正義序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
勑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

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

疏者有全綴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

勑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毛詩正義序

詩譜序

漢北海鄭玄 康成 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亾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

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録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

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爾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録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于此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悔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併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

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兎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

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淸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

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濵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尤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也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矦南有晉水至子爕改爲晉矦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矦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矦曾孫僖矦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矦又徙於絳云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

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矦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黄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譜

陳者太皥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亂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始作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譜

檜者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熒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奢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曹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

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大雅譜

小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

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師所以然者十

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之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之什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谷風之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之什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之什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

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齋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兹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二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魯頌

駉之什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世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

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濵西及豫州盂猪之野自從政衰散亾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

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譜終

毛詩鄭箋卷之一

國風

周卜商子夏叙　漢趙人毛萇傳　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鈐程應衡校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箋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以思（去聲）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諷音）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箋風化風（諷音）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王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皆依違不直諫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音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箋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箋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太王王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忠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曰洲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別字俱彼竭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如字又呼報反)

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

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纂疏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璣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

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音恭)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音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

下皆樂后妃之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寤覺〔音教〕寐寢也箋云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纂疏釋草云荇接余其葉苻陸璣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莖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按酒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補叶服蒲北反〕
服思之也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悠思也箋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補叶采此禮反〕
箋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補叶友羽已反〕
宜以琴瑟友樂之箋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毛報反補叶又音邈〕
芼擇也箋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樂五教切補叶又音洛〕
盛德者宜有鐘鼓之樂箋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箋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師傅者欲見其性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

孝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施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
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萬音〕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上聲〕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補叶喈居奚切〕
黃鳥摶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

葛延蔓(音萬)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藂
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音問又如字下同)
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㨿疏釋鳥云皇黃鳥
也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摶
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
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
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
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莫莫成就之貌箋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

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濩音鑊絺音癡補叶綌去畧切斁弋灼切)

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
紞(都覽切)公侯夫人紘綖(紘獲耕反綖音延)卿之內子大帶
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去聲)其
夫箋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
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情專
貞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廟祖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
室婦人謂嫁曰歸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
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重(直用反)師教
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音烏澣音緩)

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音煇)盛飾以朝事舅
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煩煩
撋(而專而純二切)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
至褖衣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害音曷補叶否又叶痞毋又叶米)

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

時歸寧耳箋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
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
念至于憂勤也

箋謁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卷眷勉反頃音傾)

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
屬易盈之器也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

君子憂思（去聲）深也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寘音致 行叶杭）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虺音灰 隤音頹）

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去聲）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罍音雷 補叶 懷胡隈反）

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我我君也臣出使

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去聲）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纂疏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兕音似 觥叶古黃反）

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燕饗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纂疏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砠音疽 瘏音塗 痡音敷）

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箋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

矣深閔之辭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箋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樛音鳩 藟音壘 纍音雷）

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時掌反）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

荆揚之域羣疏陸璣草木疏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樂音洛 只音紙)

履祿綏安也箋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音岳 音洛)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將大也箋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縈烏營反)

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箋忌有所諱惡(烏路反)於人

螽斯羽詵詵兮(螽音終 詵音莘)

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蚣(粟容反)蝑(粟胥反)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亦宜然

宜爾子孫振振兮(振音眞)

振振仁厚也箋后妃之德寛容不嫉妒則宜女(音汝)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箋疏釋蟲云蜇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卽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薨呼弘反)

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揖子入側立二反 蟄尺十直立二反)

揖揖聚會也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箋云老而無妻曰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夭音腰 華如字 補協又叶敷)

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家如字 補叶又叶姑)

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丁浪反)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音文)

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音臻
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
多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罝子余反與夫叶韻椓陟角反丁陟耕反
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 音弋 聲也箋罝兔
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赳赳武貌干扞也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兔
罝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
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逵九達之道箋疏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
之歧旁歧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旁出岐多故曰

劇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康樂也交
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
劇驂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四道
交出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補叶鳩渠之反
箋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
和好之亦言賢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中林林中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此兔罝之人於行攻伐
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箋天下和政教平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芣苢音浮以補叶采此禮反
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薄辭
也采取也箋薄言我薄也箋疏郭璞曰今車前草
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人呼爲蝦蟇衣陸璣疏
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

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其子治婦人難產者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補叶巳 羽軌反

有藏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掇都奪 知劣二反

掇拾也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捋力活反 又音劣

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袺音結

袺執衽也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襭音挈

扱衽曰襭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箋紂時淫風徧于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補協廣古曠反泳于誑反永弋亮反方甫妄反

潛行爲泳永長方泭 泭音桴 也箋漢也江也其欲度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翹翹薪貌錯雜也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秣莫葛反 補協馬叶姥

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巳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蔞叶婁 補協又叶閭

蔞草中之翹翹然篡疏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

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補協駒協鈎又如字）
五尺以上曰駒纂疏庾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
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箋伐
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已之君子賢者
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
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惄音溺調音朝）
惄饑意也調朝也箋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
饑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肄音異）
肄榦也斬而復生曰肄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既已遐遠也箋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
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亾於思則愈故下章以勉
之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魴音房赬音稱燬音毀）
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君子仕於亂世其
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
烈是時紂存纂疏齊人謂火曰燬楚人名曰㶴吳
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孔甚邇近也箋辟此勤勞之處（音聲）或時得罪父母
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箋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
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
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振音眞）
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
也箋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
于嗟麟兮

于嗟嘆辭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定叶計
定題也公姓公同姓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補協角盧谷反
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麟角之末
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纂疏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
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釋獸云麟麕身
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采
腹下黃高丈二陸璣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
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

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
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
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毛詩鄭箋卷之一

毛詩鄭箋卷之一之二　國風

周卜商子夏敘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衡校

召南鵲巢訓詁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一之
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補協居叶據
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

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
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
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
室燕寢也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兩如字又音亮
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
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
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纂疏
釋鳥云鳲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
埤倉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
方有之也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
盈滿也箋滿者言衆媵音孕又繩證切姪娣之多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能成百兩之禮也箋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
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箋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
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
以薦王后則荇菜也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
者以豆薦蘩菹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補協事上止反
之事祭祀也箋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
山夾水曰澗纂疏釋草文孫炎曰蘩白蒿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皮寄反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公事也早夜在
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鬄音弊弟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還音旋
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言我也祭事畢夫人
釋祭服而去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音皮
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喓音腰趯托歷反阜音婦螽音終
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
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草蟲鳴阜螽
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音充
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未見
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去聲君子無
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補協降叶洪

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草蟲疏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兖州人謂之螣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箋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喩也○蕨疏艸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拙

惙惙憂也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說服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薇菜也○薇疏陸璣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

以供宗廟祭祀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去聲也箋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音晚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藻音早潦音老

蘋大蓱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音冒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

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
故取名以爲戒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盛音成筥音舉錡音
蟻釜音斧
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亨音烹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
曰釜箋亨蘋藻者於魚湆湆音汁之中是鉶鉶音刑羹之芼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牖音酉下叶戶補協下毛詩俱協戶楚辭俱協所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
牖下箋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昬事
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與音餘宗子主此

祭維君使有司爲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齊音齋
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
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
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主設羹者季女
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毋薦之無
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
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
蓋以黍稷纂疏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
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游也江東人謂之薸音瓢

陸璣疏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葉如雞蘇莖
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
謂之聚藻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
於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茇音拔
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箋茇草舍也召
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纂疏
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棃又曰杜赤棠白
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
白者爲棠赤者爲杜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補協敗協備憩音器
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說舍也箋拜之言拔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厭入聲補協夜協樹又如字）

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昬禮與（平聲）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入聲）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昬昕（許功反）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角盧谷反女音汝補協家舊叶谷但大鑒今去之）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戶角反）箋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張救都豆二反）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昬禮純帛不過五兩（音諒）箋帑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墉音容訟音從補協舊以牙叶五紅反家叶各空反今按牙家自可成韻不必改音）

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箋鵲巢之君積行（去聲）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補協皮叶皤紽叶唐何反）

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音威補協蛇叶陀）

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補協革訖力反緎音域）

革猶皮也緎縫也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箋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縫音逢 總音宗)
縫言縫殺(音帥)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
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去聲)出邦畿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殷音隱)
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

雨以潤天下箋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
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
殷然發聲於山之陽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箋何乎此君子適
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或敢
閒暇時閔其勤勞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振音眞補協子讀作慈哉讀作資他本此二句頗不協韻唆讀之疑焉菽轉注中二字有此讀乃犂然自順渙然氷釋因爲補入毛鄭復生倘有味乎斯協矣)
振振信厚也箋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去聲)功未
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補協側叶即)
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補協下叶戶)
或在其下箋下謂山足
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
以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標婢小符表二反)
興也標落也盛極則墮(逆果徒火二反)落者梅也尚在樹
者七箋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
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吉善也箋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當嫁者
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
標有梅其實三兮(補協三叶森)

在者三也箋此夏鄉（音向）晚梅之墮落差（初賣反）多在
者餘三耳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頃音傾 塈許器反）
塈取也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
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謂勤也女年
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

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
奔不禁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箋以色曰妬以行（去聲）曰忌命謂禮命貴賤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音嚖補協 星與征叶）
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張救都豆二反）四時更
（音庚 見賢遍反）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衆妾隨
夫人以次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

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音秀）更見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
箋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
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
於君不當夕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音森補協 昴音留又音旄）
參伐也昴留也箋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
天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裯音儔補協裯如字又叶條 猶如字又叶搖）

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箋裯牀帳也諸妾夜行
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
悔也
箋勤者以已宜媵而不得心望之
江有汜（補協 汜羊里反）
興也決復入爲汜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

並流似嫡媵宜俱行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補協悔乕猥反
嫡能自悔也箋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
嫁曰歸以猶與也
江有渚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箋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
異心使已獨留不行
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處止也箋嫡悔過自止
江有沱

沱江之別者箋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過音戈
箋嘯蹙音促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悔
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箋無禮者謂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
紂之世纂疏草木疏云麕麏也青州人謂之麏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補協麕俱倫反與春叶包補苟反與誘叶

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
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箋亂世
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
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來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誘音酉
懷思也春不暇待龝也誘道也箋有貞女思仲春
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
然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樸樕音僕速純徒本徒尊二反
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

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
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
有女如玉
德如玉也箋如玉者取其堅而絜白
舒而脫脫兮脫音兌
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
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
無感我帨兮帨音稅
感動也帨佩巾也箋奔走失節動其佩巾
無使尨也吠

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入聲翟勒面繢總服則褕音遙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 華音花又叶敷

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箋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車尺奢反又音居

肅敬雝和箋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纂疏釋木云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補協子獎里反

平正也武王女文王之孫適齊侯之子箋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緡亾貧反 補協孫俱

伊維緡綸也箋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

彼茁者葭 茁側劣側刷二反葭音加

茁出也葭蘆也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壹發五豝 豝音巴

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于嗟乎騶虞 于音吁騶音鄒補協虞舊叶牙非按此結句耳韻皆結句既不叶則騶虞結句亦不當叶下放此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于嗟者美之也纂疏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彼茁者蓬

蓬草名也

壹發五豵 豵子公反

一歲曰豵箋豕生三曰豵纂疏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

于嗟乎騶虞 補協虞舊叶五紅切今去之解在上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毛詩鄭箋卷之一之三

毛詩鄭箋卷之二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 江都陸[illegible]新鄉程應衡校

邶柏舟訓詁傳第三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箋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

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

不以濟渡也箋舟載度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耿古幸反

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箋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敖音翺

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鑒所以察形也茹度音鐸也箋鑒之察形但知方圓

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匪如是鑒我於衆人之
善惡外內心度知之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據依也箋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
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彼彼兄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卷音捲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言已心志堅平
過於石席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
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 上聲 也箋稱已威儀
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悄七小反
慍怒也悄悄憂貌箋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侮音武
閔病也
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辟音闢摽符小反
靜安也辟拊 拊音撫 心也摽拊心貌箋言我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迭音垤
箋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
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
則日如月然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澣聲管反
如衣之不澣矣箋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
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箋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
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
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
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
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
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
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憂雖欲自止何時能自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上曰衣下曰裳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
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箋亡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女音汝補協治音齊
綠末也絲本也箋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
皆女之所治為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

責以本末之行 去聲 禮大夫以上衣織 音志 故本於絲
也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補協訧于其反
俾使訧過也禮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
卑使人無過差之行 去聲 心善之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補協風叶欵切又如字
淒寒風也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
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補協心如字又思各切
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古之聖人制禮者使

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
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
送之於野作詩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燕燕鳦 音乙 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差池其羽
謂張舒其羽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野羊汝切

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
野箋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
野者舒己憤盡己情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瞻視也纂疏釋鳥巂周燕燕鳦舍人曰巂周名燕
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即今
之燕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頡戶結反頏音杭
飛而上 時掌反 曰頡飛而下曰頏箋頡頏興戴嬀將
歸出入前却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將行也箋將亦送也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佇直呂反
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上時掌反注同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下上其音興戴
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南叶心
陳在衛南實是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任平聲只音紙補協淵一均反又如字

仲戴嬀字也任大塞瘞 於例反 淵深也箋任者以恩
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身如字補協又尸連反
惠順也箋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勗凶玉旦況二反人如字補協又叶然
勗勉也箋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
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
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補協土如字又叶度
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
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處昌呂昌慮二反
逝逮古故也箋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
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顧音古又如字
胡何定止也箋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
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冒覆也箋覆猶照臨也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好呼報反
不及我以相好箋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
恩情甚於已薄也
胡能有定寧我不報
盡婦道而不得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
與君同位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音聲良善也箋無善恩意之聲語去聲於我也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箋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
忘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箋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尊之如父又親
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
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述循也箋不述不循禮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
也
箋正猶止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既竟日
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
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
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
謔浪笑敖
言戲謔不敬

中心是悼
箋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終風且霾補協霾叶貍又忘皆反
霾雨于付反土也
惠然肯來補協來叶犂又如字
言時有順心也箋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
我旁不欲見其戲謔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補協來如字又叶腮
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箋
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曀於計反
陰而風曰曀箋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
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音帝
嚏跲也箋言我願思也嚏讀爲不敢嚏咳之嚏我
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
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曀曀其陰
如常陰曀曀然
虺虺其靁

暴若震雷之聲虺虺然

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補協懷胡隈反）

懷傷也箋懷安也女（音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箋將（去聲下同）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音憑）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音頌）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吐當反 補協兵叶槍）

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箋此用兵謂治兵時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補協行叶杭）

漕衛邑也箋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

苦之甚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箋子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補協忡敕衆反）

憂心忡忡然箋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補協馬叶姥）

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補協下叶戶）

山木曰林箋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音挈 說音悅）

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補協老朗口反）

偕俱也箋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去聲）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
不與我生活也箋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
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去上聲故吁嗟
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洵音荀信音伸
洵遠信極也箋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
其志爾

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
之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補協南那沿反又叶心心息廉反又如字
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上聲養者箋興者以
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補協勞舊音僚晙按夭勞自可叶韻不必改音
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箋夭夭以喻七子少長母
養之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補協南那沿切
棘薪其成就者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聖叡也箋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
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補協下叶戶
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爰曰也曰有
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
子不能如也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睍胡顯反睆華板反
睍睆好貌箋睍睆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

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有子七人莫慰我心
慰安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箋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
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
怨而望其君子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泄音異

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興者喻
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
不恤國之政事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詒遺去聲伊維阻難也箋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
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
不得歸此自遺去聲以是患難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上時掌反
箋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箋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
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思補協叶西又叶腮
瞻視也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
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來補協叶犁又如字
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行補協叶杭
箋爾汝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去聲何如者
可謂為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音洎
忮害臧善也箋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
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
歸亦女怨之辭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箋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
上上時掌為涉箋瓠葉苦而渡處去聲深謂八月之時

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
深則厲淺則揭揭與器同
以衣涉水曰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
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
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
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
之宜為去聲之求妃耦暴疏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
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
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
苦葉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音米鷕以小耀皎二反
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
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
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有瀰濟盈謂過
於厲揭犯禮深也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補協軌已有反
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
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渡深水者必
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
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鴈魚肝反旭如字又讀若好補協音暄
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許巾反
之時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魚敬反用昏
士如歸妻迨氷未泮
迨及泮散也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氷
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補協子獎禮反卬音昂否補來反又如字
招招號音豪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箋
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
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補協友羽軌反又如字
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
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箋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

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怒上聲
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所以黽勉者以爲
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者蔓音萬
菁與葍音福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
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
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
之禮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補協死小禮反）
箋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
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慕疏釋草云須葑蓯
孫炎曰湏菜名葑蓯坊記註云葑蔓菁也陳宋之
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蔓菁幽州人謂之芥方言云
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
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
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
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
曰葍類也本草又云菲葸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濕

地似蕪菁葉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
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甘美可作羹幽州
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葸菜今河内人謂之菲菜爾
雅菲芴與葸菜異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
將離别尚舒行其步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
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音祈）
畿門内也箋邇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别不能遠維
近相送我裁於門内無恩之甚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音徒補協薺舊叶齊禮反按薺自可與弟叶不必改音）
荼苦菜也箋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已之苦毒又甚
於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於顯相見二反）
宴安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音經渭音謂湜音殖）
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
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
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絶去所經見因

取以自喻焉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屑潔也箋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笱古口反）
逝之也梁魚梁也所以捕魚也箋毋者喻禁新昏
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後徒口反）
閱容也箋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泳音詠）

舟船也箋方泭(音孚)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
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
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
吾其黽勉勤力爲(去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匍蒲伏二反匐白服二反補協救居尤反)
箋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
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
以疏喻親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慉德一韻讎售一韻)

慉養也箋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
我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補協德都木反售時流反)
阻難也箋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
之覬(音冀)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
育長鞫窮也箋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
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
所辟(音避)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箋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
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失石反)言惡已甚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蓄敕六反御魚據禦魚舉二反)
旨美御禦也箋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
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箋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
如旨蓄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洸音光潰音繪詒音怡肄音藝)
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箋詒遺也君子洸洸
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去聲)我以勞苦之事

欲困窮我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塈息也箋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
安息我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
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
式用也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

禁君畱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音毛 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補協葛舊叶居謁反按葛自可通節不必改音）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箋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補協舊以伯音逼與日叶揚太史愼以日音熱與伯叶揚云今南方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

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言與仁義也箋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補協久苟起反）

必以有功德箋我君何以久畱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蒙如字又武邦反 戎如字又而容反）

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無救患恤同也箋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補協子奬禮反）

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褎音又）

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
不能稱也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
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纂疏
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陸璣疏云流離梟也
自關西爲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
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
王者也
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

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
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
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
爲去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羽也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處上聲畯按宋朱熹以簡兮簡兮至此爲一章并下同
敎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
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
舍采合舞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俁音語
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
在宗廟公庭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組音祖朱熹以碩人俁俁至此爲一章
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
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箋碩人有御亂御衆之
德可任音壬爲王臣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籥音藥補協翟直角切
籥六孔翟翟羽也箋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
文武道備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補協赭陟畯反朱熹以左手執籥至此爲一章

赫赤貌渥厚積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
道見惠不過一散箋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
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纂疏釋樂云大籥謂之産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
短小廣雅云七孔

山有榛隰有苓 補協榛舊叶臻苓舊叶零畯今以榛叶延苓叶連
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榛也苓也生各得其
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補協人舊如字畯今叶然下字同
箋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音預

在王位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乃宜在王室箋彼美人謂碩人也纂疏榛㮚璣疏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蓁葢一木也釋草云蘦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

簡兮三章章六句 按朱熹本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不知何據乃爾反云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矦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箋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歸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志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箋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于異國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補協思叶西

箋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

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補協孌叶反謀叶寮

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泲音濟餞踐箭二音禰音你

泲地名祖而舍軷蒲末反飲酒于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遠去聲弟上聲

箋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于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干言所適國郊也箋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補協舝叶害還音旋

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箋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遄疾臻至瑕遠也箋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補協楊太史云歎曰叶也肩切今按歎音灘自可叶泉不必改音）

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箋兹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補協漕叶囚）

須漕衛邑也箋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寫除也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補協楊太史云門曰叶眉貧切今按門自可叶殷不必改音）

興也北門背明鄉（音向）陰箋自從也興者喻己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

終窶且貧莫如我艱（補協艱叶銀）

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爲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箋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適之埤厚也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補協讁曰叶竹棘反按讁自與益成韻不必改音）

讁責也箋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補協敦叶堆遺音夷）

敦厚遺加也箋敦猶投擲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摧沮也箋摧者刺譏之言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出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雨如字又于付反雱普郎反）

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敎酷暴使民散亂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補協好去聲行叶杭

惠愛行道也箋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邪音徐且音疽

虛虛也亟急也箋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補協喈音鷄

喈疾貌霏甚貌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歸有德也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攜手就車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去聲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姝音樞

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音悅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搔蘇刀切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言志往而行正箋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管古轉反

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著知略直略二反下同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彤管筆赤管也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煒音韋說音悅又如懌音亦又音釋

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說懌當作說釋赤
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 補協荑徒兮徒帝二反異夷曳二音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
終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
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
之可以配人君
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貽平去二音爲去聲
非爲去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
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箋伋宣公之世子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泚音此瀰音米
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汚穢反于河上而
爲淫昏之行去聲
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補協鮮小禮反
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箋鮮善也伋之妻齊
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
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
辭故不能俯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補協洒音洗浼音勉
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殄絕也箋殄當作腆腆善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言所得非所求也箋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
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戚施不能仰者箋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

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去聲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補協景舉兩切
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娶同於齊女而美公奪之
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平聲伋之齊使
賊先待於隘於賣切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
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逆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

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
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
也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補協養以兩切）
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願念也念我思此
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之不遠（去聲）害箋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
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毛詩鄭箋卷之二

毛詩鄭箋卷之三（三之一）　國風
周卜商子夏叙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衢校
鄘柏舟訓詁傳第四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音恭）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毋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箋共伯僖侯之世子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補協舟叶刀舟與髦叶河與儀叶）
興也中河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
其常處（上去聲）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髧音萏髦音毛補協儀牛何反）
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
箋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
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汝誰反）纓
之死矢靡它（它音拖）
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巳之死信無他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補協天如字又叶神人叶然又如字只音紙）
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舟與髦叶側與特叶）
特匹也

之㚢矢靡慝 慝音忒

慝邪也

毋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 補協埽蘇后
蘇户二反

與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補協道他口
動五二反

中冓內冓也箋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補協醜如字
又敵呂反

於君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

襄除也

中冓之言不可詳也

詳審也

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

束而去之

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讀抽也箋抽猶出也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補協珈
居何切

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委音威
佗音駝

委委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

不容河無不潤

象服是宜 補協宜牛何反

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象服者謂褕音搖翟音狄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之子不淑云如之何

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去聲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玼音此補協翟去聲

玼鮮平聲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侯伯夫人之

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

鬒髮如雲不屑髢也 鬒眞忍反髢音弟

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箋髢髲音鞁也不潔者不用髲爲善纂跡髢一名髲說文云髢益髮也言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 瑱音闐揥音帝

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音嫡髮也纂跡瑱塞耳充耳是也以象骨搔首因爲飾名之揥故云所以摘髮

揚且之晳也 且音疽補協晳叶制

揚眉上廣晳白晳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尊之如天審諦音帝如帝箋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平聲反爲淫昏之行纂跡五帝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勾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瑳七我反補協展張連反袢汾沿反縐絺音皺旋紲音屑

禮有展衣者以丹縠音斛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

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陟戰反衣纂跡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祿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媛音袁

展誠也美女爲媛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
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箋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
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
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
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箋於何采唐必沬之鄉

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去聲箋淫亂之人誰
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
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行去聲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補協中涉良反
宮俱王反上辰陽反 要平聲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此思孟姜之愛
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
則於淇水之上纂疏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
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菟絲又名
松蘿釋草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
名玉女通松蘿玉女爲六名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補協麥訖力反
弋姓也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箋葑蔓菁庸姓也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
也
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去聲不如禽
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音純
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
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補協兄虛王反
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

以爲兄君謂惠公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補協奔甲眼反君姑元反

君國小君箋小君謂宣姜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

箋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

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定音訂

定營室也方中昬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昬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昬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纂疏釋天文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揆葵癸反補協日叶熱

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椅梓屬箋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纂疏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陸璣疏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補協虛如字又叶[illegible]楚叶初又如字京叶涼

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

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愼之至也

降觀于桑

地勢宜蠶可以居民

卜云其吉終然焉允臧

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去聲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補協零叶連人叶然
倌音官說音稅又如字
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
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
爲辭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
匪直也人補協上同上
非徒庸君
秉心塞淵補協淵如字
秉操平聲也箋塞充實也淵深也
騋牝三千補協千如字

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箋國馬之制天
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
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
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
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
不齒也
箋不齒者不與相長丁丈反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丁計反蝀都動反
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
之莫之敢指箋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
之女誰敢視之纂疏釋天文螮蝀謂之雩螮蝀虹
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
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遠去聲補協弟叶子
箋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以不嫁而
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隮子西子細二反補協雨如字又羽軌反
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箋朝有升氣於

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
人之道亦性自然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補協母叶滿補姥罪二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
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箋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昏
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也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大音泰補協信斯人切命彌并切
不待命也箋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昏
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去聲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補協舊以皮叶蒲何反儀叶牛何反爲叶吾何反然古韻雖有此叶唆按皮儀爲自成一韻不必改音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儀
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
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箋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
死無所害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
止所止息也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
雖居尊無禮節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補協俟羽巳反
俟待也
相鼠有體
體支體也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市專反補協日死小禮反
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
道也
箋賢者時處士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子音結補協舊以郊叶高唆按旄郊自成一韻不必改音
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
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箋周禮孤卿
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
之郊卿大夫好善也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音避
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

組之法御四馬也箋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
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
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音樞
姝順貌畀予也箋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
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厚愛之至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旟音餘
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箋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
屬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以素絲縷縫組
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析星歷切羽爲旌城都城也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祝織也四馬六轡箋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
謂六見之也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補協告音谷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公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也許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
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彥其兄又
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
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
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
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補協驅祛尤反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

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補協漕徂侯反
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
我欲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
許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不能旋反我思也箋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
我欲歸唁兄
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不能遠衛也箋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
善道救衛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
濟止也
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駿按朱熹以二章三章共爲一章
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補協丘祛其反蝱謨郎反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
將以療疾箋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
力助安宗國也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補協懷扉隈反行叶抗）

行道也箋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

猶升丘采其蝱也蝱疏陸璣疏云蝱今藥草貝母

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

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

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補協丘懷之三韻不叶今叶之者畯所讀如此）

尤過也是乃衆㓜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許人

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芃蒲紅符帷二反麥訖力反）

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麥芃芃者言未

收刈民將困也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控引極至也箋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

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補協子叶慈尤盈之反如字）

箋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補協思新齋反之如字又叶周按子音慈之音周亦畯所讀）

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箋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

八句（按朱熹本云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本據蘇氏合二章三章爲一章耳）

非是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鄭箋卷之三（三之一）

毛詩鄭箋卷之三 三之二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　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衢校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奧音郁補協猗叶阿

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音扁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磋七何反磨音摩

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纂疏綠王芻郭璞云今呼爲白脚莎一云即菉蓐音辱草也竹篇竹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綠竹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韓詩外傳作薄徒沃切筑猗猗畯按楊太史愼云唐詩名花采菉蓐童子歌謠有雞冠花菉蓐草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僩遐板反咺況晚反

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諼況遠反

諼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青青茂盛貌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瑩音英

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音歷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纂

疏諸侯以石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會弁如星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澳綠竹如簀 簀音責

簀積也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箋圭璧亦琢磨四者亦

道其學而成也
寬兮綽兮倚重較兮較音角
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綽兮謂仁於
施舍纍䟽正義曰序云入相于周而此云猗重較
兮故云卿士之車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
較謂車兩旁今謂之平較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箋君子之德有張
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澳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補協澗經天切澗寬爲一韻
箋窮猶終也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
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
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補協諼音喧言諼爲一韻
箋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
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薖音科
曲陵曰阿薖寬大貌箋薖飢意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過音戈
箋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軸進也箋軸病也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補協告音谷
無所告語告去聲也箋不復告君以善道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頎音祈衣去聲褧音頃

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
襜昌占反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
褧襌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
服也尚之以襌衣爲去聲其文之大著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邢音形
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
妹之夫曰私箋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
正大
手如柔荑荑音啼

如荑之新生

膚如凝脂

如脂之凝

領如蝤蠐 蝤蠐音囚齊又音蝤齊

領頸也蝤蠐蝎蟲也纂疏領一名頸禮記曰其頸五尺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是也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蜛孫炎曰蝎木蠹也又曰蝎桑蠹孫炎曰即蛣蜛也然則蟦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蜛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

齒如瓠犀 瓠音互

瓠犀瓠瓣纂疏釋草云瓠棲瓣也孫炎曰棲瓠中瓣也

螓首蛾眉 螓音秦

螓首額廣而方箋螓謂蜻蜻也纂疏釋蟲云螓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蚻蚻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

巧笑倩兮

倩好口輔也

美目盼兮 盼膚諫膚莧二反

盼白黑分箋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 說音稅衛協郊驕俱叶高朝叶直豪切今按敖郊驕鑣朝勞自可成韻不必改音

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此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

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 鑣音標茀音弗

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箋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纂疏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一名排沫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盖厭翟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内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

親之故也補協楊愼云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舊叶音僚今按勞自可叶夭不必音僚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歎舊叶他涓切今按歎音歎自可叶泉不必改音出自北門憂心殷殷門舊叶眉貧切今按門自可叶殷不必改音四牡有驕朱幩鑣鑣驕叶高今按驕自可叶鑣不必改音按上四條如字讀自可叶吳才老必欲改之者以勞在豪韻夭在蕭韻故改勞爲僚以就夭也泉在先韻歎在刪韻故改泉爲他涓切以就泉也門殷驕鑣之改音意亦如此才老詩中如揚且之顏爲魚堅切鶉之奔奔爲逋珉切凡百餘字聊舉四條以例其餘皆改古韻以赴沈約之韻也不思古韻寬緩如字讀自可叶何必勞唇齒費簡冊哉況四聲之分在齊梁間成周之世寧知有沈約韻哉予嘗慨近世俗儒尊古卑今春秋三傳之祖也反以三傳疑春秋孟子班爵祿章王制之祖也反以漢人王制劉歆周禮而疑之謂孟子此章與王制周禮不合詩楚辭音韻之祖也反以沈約韻而改詩楚辭古韻以合之謬也久矣欲一旦正之宜乎蜀日越雪之吠也畯按以上皆楊太史古音略例中

所載者今錄之以備參考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補協舊以活戶劣反濊許月反發方月反畯按濊只叶呼活切則上下自叶矣不必改音罛音孤鱣鮪音邅洧

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箋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纂疏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釋魚又有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鮧舍人以鱣鯉爲一魚孫炎以鰋鮎爲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爲一魚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

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鮧音夷鮎音拈葭蘆菼薍郭璞云蘆葦也薍似葦而小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或謂之萑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音配耦故叙其事以風去聲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補協絲如字不必改新齊反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箋幣者所以貿
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補協謀謨悲切
箋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
謀為室家也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補協丘袪其反
丘一成為頓丘箋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已已
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為會期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愆過也箋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
來告期時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將願也箋將請也民欲為近期故語去聲之曰請子
無怒秋以與子為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危具毀切垣音表補協關圭玄反
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前既與民以秋為期
期至故登垝垣鄉音向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
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

不見復關涕泣漣漣
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用心專者怨必深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箋則笑則言喜之甚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市制反
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箋爾汝也復關既見
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
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呼罪反
賄財遷徙也箋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

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補協葚叶計耽叶尋
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
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
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
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
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纂疏鶻鳩一名鳴鳩郭璞
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陸璣云班鳩也
爾雅云班鳩非一類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補協隕叶云湯音傷漸音尖）

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巳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巳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巳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帷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巳專心

於女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補協爽師莊反行戶郎反）

爽差也箋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極中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

箋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箋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巳亦不解惰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箋言我也遂猶久也言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咥咥然笑箋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悼傷也箋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巳無終

則身自哀傷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箋及與也我欲與汝俱至于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補協岸魚戰反泮匹見反）

泮坡也箋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姿心意曾無所拘制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補協旦都眷反）

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我爲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

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爾言其懇惻款誠
不思其反補協反孚絢反
箋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補協哉叶資
巳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
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興也籊籊長而殺色界反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

以成爲室家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箋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巳無
由致此道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上聲
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小水有流入大水
之道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
而已亦以喻巳不見荅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右毋如字畯按右雖有羽軌纊女二反毋雖有姥罪滿
補二反不若如字自下成韻不必改音

箋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荅而違婦禮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左如字瑳七可反儺
乃可反補協左詩戈反瑳音蹉儺如字
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箋巳雖不見荅猶不惡君
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
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
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此傷巳今不得
夫婦之禮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出遊思鄉衛之道箋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
維有歸耳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
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芄蘭之支
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芄蘭柔
弱恒蔓音萬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
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纂疏釋草云雚芄蘭郭

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䟽云一名蘿摩
幽州人謂之雀瓢
童子佩觿鸛音畦
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
子猶佩觿早成其德纂䟽觿狀貌如錐以象骨爲
之是可以結解也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此幼稚之君雖佩觿
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
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悸其季反
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箋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
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去聲服
芃蘭之葉
箋葉猶支也
童子佩韘韘音攝
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韘之言沓所以彄苦侯反
沓手指纂䟽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天子用象
骨爲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諸侯亦用象大夫用
骨拾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
玦別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補協甲自與韘成韻不必改古協切
甲狎也箋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
之所狎習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芃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
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葦音偉
杭渡也箋誰謂河水廣與平聲一葦加之則可以渡
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謂其廣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跂音企補協望武方反
箋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
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箋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纂䟽劉熙釋名云二
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
不傾危者也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箋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箋宜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
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朅音挈
伯州伯也朅武貌桀持立也箋伯君子字也桀英
桀言賢也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市朱反爲去聲

殳長丈二而無刃箋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
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豈無膏沐誰適爲容適都歷反
適主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古老反補協日叶熱
杲杲然復日出矣箋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
復出猶我言伯且來則復去聲不來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甘厭也箋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已如人心嗜欲
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去聲以生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音萱背音佩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
欲忘之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音每
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去聲其妃音配耦焉古者
國有凶荒則殺去聲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以育人民也
箋育生長上聲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之子是
子也時婦人喪其妃音配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去聲
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厲深可厲之傍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補協帶丁計反

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補協服蒲北反

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去聲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補協瓜攻乎反 琚音居

木瓜楙音茂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箋疏木瓜郭璞云實如小瓜酸可食是也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好呼報反

箋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已國之恩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瓊瑤美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補協玖苟起反

瓊玖美玉名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以果實相遺去聲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包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毛詩鄭箋卷之三之二

毛詩鄭箋卷之四 四之一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鄭程應衢校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補協苗曰如字按轉注叶眉虒切

彼彼宗廟宮室箋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則稷尚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補協搖曰如字按叶韻夷周切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知我者謂我心憂

箋知我者知我之情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箋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補協天如字又叶神人叶然又如字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遠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已言也此亾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纂疏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壯盛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穗音遂

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醉於憂也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自黍離離見稷之實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補協實於悉反

噎憂不能息也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去聲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箋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

鷄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棲音西 補協來叶黎

鑿牆而棲曰塒箋鷄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補協思叶西

箋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佸戶括反

佸會也箋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

鷄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鷄棲于杙爲桀括至也

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箋苟且也且得無饑渴憂其饑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去聲害而已

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

其樂只且 只音止 且音疽

箋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纂疏簧笙管之中金薄鍱也竽笙簧三器之中俱有簧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 陶音遙翿音尭敖音翱

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箋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平聲戍于毋家周

人怨思焉
箋怨乎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
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
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
而數音朔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
興也揚激揚也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
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於
下民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其音記

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之子是子也彼
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
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補協懷胡威反還音旋
箋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
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
揚之水不流束楚
楚木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甫諸姜也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 補協蒲頻五反
蒲草也箋蒲蒲柳纂疏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
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
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許諸姜也
懷哉懷哉曷月與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暵音漢又音罕
興也蓷鵻音隹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箋
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鵻之生於陸自然也遇
衰亂凶年猶鵻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纂疏釋
草云萑蓷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也葉
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
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
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
有女仳離嘅其嘆矣 仳音痞嘆音灘

仳別也箋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慨然而嘆傷已見棄其恩薄

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嘅口愛反

艱亦難也箋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 補協修叶叔

修且乾也

有女仳離條其歗矣 歗本作嘯

條條然歗也

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箋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

鵻遇水則濕箋鵻之傷於水始而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之恩徙用凶年深淺爲厚薄

有女仳離啜其泣矣 啜張劣反

啜泣貌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箋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扶又反何與爲室家乎此其有餘厚于君子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箋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謂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

我生之初尚無爲 補協爲吾禾切

尚無成人爲也箋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補協罹良何切

罹憂吪動也箋我長上聲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 補協罦眺召切

罦覆車也

我生之初尚無造

造僞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補協憂一笑反覺音教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 罿音衝

罿罬也 罬音拙 纂疏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云鳥

飛張羅以羅之罦郭云今之翻車也罿釋器云罬
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
綱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
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旋骨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
語也

我生之初尚無庸

庸用也箋庸勞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聰聞也箋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滸音虎

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箋葛也藟也生
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
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長上聲其子孫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遠去聲

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
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已父族人
尚親親之辭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補協顧叶古

箋謂他人爲已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補協涘叶始

涘厓也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補協母叶米

王又無母恩

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補協有叶以

箋有識有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漘音脣

漘水隒也纂疏爾雅夷上洒下曰漘郭璞云厓上

平坦而下水涘者爲漘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昆兄也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補協昆雖有俱倫反聞雖有微勻反不若如字則自成韻矣

箋不與我相聞命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去聲出者則爲
讒人所毀故懼之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補協葛曰叶居謁反按葛自與月成韻不

必吹
音

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
懼於讒矣箋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補協蕭如字又叶歷秋與蕭叶又如字
蕭所以供供音祭祀箋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
纂疏蕭萩今人所謂萩蒿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
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
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蕭非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補協艾叶刈
艾所以療疾箋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 檻胡覽反菼吐敢反
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
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
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
菼薍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
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
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纂疏郭璞曰菼
草色如鵻在青白之間菼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菼
蘆菼薍孫炎郭璞皆以蘆薍爲二草李巡舍人樊
光皆以蘆薍爲一艸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
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平聲畏子大夫
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 哼他敦徒孫二反璊音門
哼哼重遲之貌璊赬也纂疏玉赬色也禾之赤苗
謂之穈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郭璞云
淺赤色也說文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補協穴古橘反
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内異死則神合同爲
一也箋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
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
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
闇於古禮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
箋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
畱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苦交切）埆（苦角切）之處盡
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子嗟放逐於朝
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
彼畱子嗟將其來施施（補協施音蛇）
施施難進之意箋施施舒行伺間（音閑）獨來見已之
貌
丘中有麥彼畱子國
子國子嗟父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已
得厚待之
丘中有李彼畱之子（補協子獎里反）
箋丘中而有李又畱氏之子所治
彼畱之子貽我佩玖（補協玖舉里反）
玖石次玉者言能遺（去聲）我美寶箋畱氏之子於思
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已而遺（去聲）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毛詩鄭箋卷之四（四之一）

毛詩鄭箋卷之四 四之二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衢校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箋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纂疏考工記云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適之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音嗣之纂疏諸廬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補協好造並去聲

好猶宜也箋造爲也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補協蓆祥龠反

蓆大也箋作爲也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音債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箋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拒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補協母姥罪反

箋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平聲以父母之

故故不爲也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補協懷扉威切畏叶隈）

箋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樹桑

牆垣也桑木之衆也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補協兄虛王切）

諸兄公族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箋疏陸璣疏云杞柳屬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又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研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説而歸之

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補協田如字又他因切人如延切又如字）

叔大（音泰下放此） 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

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平聲）

箋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補協狩音守）

冬獵曰狩箋飲酒謂燕飲也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補協好於九切）

叔適野巷無服馬（補協野叶渚馬滿補反）

箋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箋武有武節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叔于田乘乘馬（乘上平聲下去聲馬滿補反）

叔之從公田也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組音租）

驂之與服和諧中去聲節箋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
在旁曰驂
叔在藪火烈具舉 補協藪蘇五切
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列人持火俱舉言
衆同心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 襢音但 裼音錫
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獻于公所進于
君也
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補協狃女古反 女音汝
狃習也箋狃復也請叔無復去聲者愛也

叔于田乘乘黃
四馬皆黃
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行戶郎反
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
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
叔在藪火烈具揚
揚揚光也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 補協御魚駕反 忌音記
忌辭也箋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巳音記之子之巳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控苦貢切
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 補協鴇補苟反
驪白襍毛曰鴇
兩服齊首
馬首齊也
兩驂如手
進止如御者之手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叔在藪火烈具阜 補協藪正音叟 阜非叶也
阜盛也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 補協罕叶漢

慢遲罕希也箋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稀
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補協掤音冰又古蓬切 弓叶經又如字
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箋射者葢矢弢弓言田事
畢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去聲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去聲
而欲遠去聲之不能使高克將去聲兵而禦狄于竟上聲陳
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
子素惡去聲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
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
衛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 補協彭叶傍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箋清者高
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也
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補協重平聲英叶央
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
飾纂疏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
鍦鍦音蛇或謂之鋋鋋音蟬或謂之鏦鏦錯江反
其柄謂之矜矜巨巾反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 麃表驕切
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重喬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 音玄
羽纂疏題頭也室劒削名也方言云劍削自河而
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削
音笑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補協軸直祐反陶徒候反
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補協抽敕救切好許候切
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左左
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
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
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
左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 音諷 其朝焉
箋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
臣故刺之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濡音儒補協又叶柔侯叶胡又如字

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
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渝以朱切補協又音偷
渝變也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
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豹飾緣 去聲 以豹皮也孔甚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於諫反粲采諫反
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粲衆意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摻所覽反袪起據反
遵循路道摻擥袪袂袂面世反也箋思望君子於道中
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

無我惡兮不寁故也惡烏路反寁市坎反
寁速也箋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
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箋言執手者思望之甚
無我䰩兮不寁好也䰩鄭音醜好許口反
䰩棄也箋䰩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
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說音悅下同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
而好色也
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
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將翱將翔弋鳬與鴈
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箋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
弋射鳬鴈以待賓客爲燕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補協加居何居之二反宜牛何切又如字

宜肴也箋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鳬鴈我以
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補協老朗口反
箋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
言也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補協好於九反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補協來曰叶力贈曰叶則按協韻中止有來叶力而無所謂贈叶則者今存之以俟知者
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箋贈送也我若知子

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平聲)異國
賔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
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去聲)主國之臣必
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問遺(去聲)也箋順謂與巳和順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好聲 聲)
箋好謂與巳同好纂疏玉藻佩有衝牙注云其狀
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
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端玉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昬于齊太子忽甞
有功于齊齊侯請妻(去聲)之齊女賢而不取(音娶)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箋忽鄭莊公世子祭(音債)仲逐之而立突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補協華芳無反)
親迎(去聲)同車也舜木槿也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
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纂疏釋
草云椵木槿櫬木槿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
草同氣故在草中陸璣疏云舜一名櫬一名椵齊

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佩有琚瑀所以納間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洵平聲)
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
且閑習婦禮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補協行叶杭英叶央)
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女始乗車壻(音細)御輪三周
御者代壻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將七羊反)

將將鳴玉而後行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箋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
有女同車三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補協華芳無切)
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
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
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

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纂
疏荷華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釋草云其實蓮
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别蓮華莖葉
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且子餘反
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人之好
美色不往覲子都乃反往覲狂醜之人以興忽好
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
松木也龍紅草也箋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

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
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纂疏釋
草云紅蘢古其大者蘬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
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
往覲子充乃反往覲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去聲而和去聲也
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補協女音汝下同
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槁謂木葉也
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
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補協倡平聲和胡卧反
叔伯言羣臣長上聲幼也君倡臣和也箋叔伯羣臣
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
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匹遙反
漂猶吹也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於遙反
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箋權臣擅命祭音債仲專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
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餐七丹反
憂懼不遑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不與賢人共食祿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箋狂童恣行恣行去聲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

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惠愛也溱水名也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

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

揭衣渡溱水往告難去聲也

子不思我豈無他人

箋言他人者先鄉音向齊晉宋衛後之荊楚

狂童之狂也且且子餘反下同

狂行童昏所化也箋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

言此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于軌反

洧水名也

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士上聲

士事也箋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

士

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去聲而陰不和去聲男行而

女不隨

箋婚姻之道謂嫁取去聲之禮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補協丰芳鳳切巷乎貢反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子謂親迎去聲者我我將嫁

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

待我於巷中

悔予不送兮

時有違而不至者箋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

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

昌盛壯貌箋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

悔予不將兮

將行也箋將亦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衣音裔褧古迥反

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褧禪音單也蓋以禪縠爲之

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去聲其文之太著也
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補協行叶杭
叔伯迎己者箋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
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去聲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茹音如藘力於反補協墠上演反阪甫變反
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

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
箋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
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纂疏釋草
文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云一名地血齊
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其室則近謂所
欲奔男之家望其迎己而不來則為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

去聲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即就也箋我豈不思望女音汝下同乎女不就迎我而
俱去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補協喈音雞
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興
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胡何夷說音悅也箋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瀟音蕭膠音交補協瀟又叶颼膠又叶聊
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補協瘳叶聊又側留反
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補協晦叶毀
晦昏也箋已止也雞不為去聲如晦而止不鳴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箋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畱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嗣習也古者敎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補協佩蒲枚反

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補協來叶黎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補協達曰叶他悅反按達自可通闕不必改音

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

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敎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鮮息淺反補協女音汝下同

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迋音誑

迋誑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二人同心也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補協下信字叶音申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補協雲丁元切又如字

如雲衆多也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補協存從孫切又如字

思不存乎相救急箋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
所存也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補協員如字又叶云
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
相樂也箋縞衣綦巾所爲去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
棄之迫兵革之難去聲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
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
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音因闍音都荼音徒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闉

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
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纂䟽釋草有荼苦菜
又有荼委葉即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
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汲既夕注與此
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
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英是白貌吳王
夫差黃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
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且音徂
箋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茹音如藘巾於反
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茅蒐染巾也聊
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補協漙音阮
箋不期而會謂不相期而自俱會
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零落
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

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補協願叶遠
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
願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瀼如羊切
瀼瀼盛貌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焉
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
溱與洧方渙渙兮補協渙于元切
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箋仲春之時氷巳
釋水則渙渙然
士與女方秉蕑兮蕑古顏反
蕑蘭也箋男女相棄各無匹耦感春氣並出託采
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志纂疏陸璣疏蕑即蘭香
草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
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

衣著書中辟白魚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音徂
箋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巳也士曰
巳觀矣未從之也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洵平聲樂音洛
訏大也箋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
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勺藥香草箋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
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纂疏陸
璣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物
按呂氏讀詩記所載者晙録之於下　釋文曰勺
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艸也董氏曰古
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
離也　呂氏又曰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勺藥陸
璣必指爲他物葢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
柯葉置其花而不論耳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音留
瀏深貌
士與女殷其盈矣

殷衆也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
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箋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鄭箋卷之四 四之二

毛詩鄭箋卷之五 五之一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欽程應衢校

齊鷄鳴詁訓傳第八

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

鷄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鷄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蒼蠅之聲有似遠鷄之鳴箋夫人以蠅聲爲鷄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補協日明叶芒

東方明則夫人纚色蟹反笄而朝朝既巳昌盛則君聽朝箋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箋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補協夢叶明

古之夫人配音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箋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巳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去聲於夫音符人箋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去聲於子戒之也

鷄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去聲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上聲焉箋荒謂政事廢亂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 還音旋 峱音鐃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箋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儇許全切

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箋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 補協茂莫後切道徒口切

茂美也

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補協好於九切

箋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

昌盛也箋昌佼好貌

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狼獸名臧善也纂疏釋獸云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貛牝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

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 著直居反 時也時不親迎 去聲箋同 也

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 補協著直居反素絲祖反

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箋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

先見而云

尚之以瓊華乎而 補協華叶敷

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瓊也纂疏孔氏曰紞卽今之條繩爲之人君五色人臣則三色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青青玉箋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

尚之以瓊瑩乎而 瑩音英

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石色似瓊似瑩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

黃黃玉箋黃紞之黃

尚之以瓊英乎而 補協英叶央

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瓊英猶瓊華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陸德明音義曰本或作刺襄公詩非也南山以下皆是襄公之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姝音樞

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

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
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履禮也箋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
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 補協闥他悅反
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
闥門內也箋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
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補協發方月反
發行也箋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焉
箋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補協明叶茫
上曰衣下曰裳箋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
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
始入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箋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
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
晞明之始升
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補協顛典因反令力呈反
令告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圃音布瞿音句
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
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
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
狂夫不任挈壺之事

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補協夜叶樹莫音暮
晨時夙早莫晚也箋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
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
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
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
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

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
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
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
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喻
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
如狐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蕩徒黨反

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

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補協懷胡威切

懷思也箋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
來爲乎非其來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兩音亮緌音蕤補協雙所終反

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葛屨五兩喻文
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爲奇
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
不宜爲夫婦之道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

庸用也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
從之爲淫泆之行 從去聲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衡音横從音宗

蓺樹也衡獵之縱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樹麻者
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音娶妻必先
議於父母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取音娶下同告音谷下同

必告父母廟箋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

之謂告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鞠窮也箋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
從令平聲至于齊乎又非魯桓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克能也箋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箋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極至也箋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

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田音佃補協甫田如字又叶陳

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補協人叶然又如字忉音刀用人一韻驕忉一韻

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補協田又一韻桀怛一韻

桀桀猶驕驕也

無思遠人勞心怛怛補協怛音旦悅反以叶桀蓋以為桀在屑韻怛在曷韻耳殊不知怛自可通桀不必改音

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補協孌龍眷反又叶鸞丱古縣反又叶挽變按孌丱見弁四句一韻又孌丱為一韻見弁為一韻

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弁冠也箋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修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爾加冠為成人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音諷焉

箋畢噣直角反也弋繳射也纂疏釋天云噣謂之畢李巡曰噣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兎之畢或謂之噣郭璞曰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出繩繫矢而射烏謂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補協令音零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二樂俱音洛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音悅之其聲令令然

盧重環重平聲

重環子母環也

其人美且鬈鬈音權

鬈好貌箋鬈讀當為權權勇壯也

盧重鋂鋂音梅

鋂一環貫二也纂疏正義曰子母環謂大環貫一

小環也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
其人美且偲 偲音腮
偲才也箋才多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魴音防補協鰥姑元俱倫二反
興也鰥大魚箋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去聲制
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
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從去聲補協雲丁元切又如字
如雲言盛也箋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
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
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纂疏
陸璣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
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
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是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鱮上聲
魴鱮大魚箋鱮似魴而弱鱗纂疏陸璣疏云鱮似
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

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
鱅幽州人謂之鴞鶴或謂之胡鱅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如雨言多也箋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
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唯音儒
唯唯出入不制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水喻衆也箋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
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箋故猶端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蓆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
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此車襄公乃乘馬而
來與文姜會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補協夕辭龠反
發夕自夕發至旦箋襄公旣無禮義乃疾驅其乘

車以入魯竟(音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
會焉曾無慚恥之色纂疏釋器云輿前謂之䡅後
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䡅
茀車後戶名也郭璞曰䡅以車靶車軾也茀以帛
靶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
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
曰禦以簟爲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驪平聲濟上聲濔乃禮反)
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
衆也箋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滛亂之

行(夫聲)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豈音愷補協弟叶几)
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
當爲闓(音開)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音亦)圛明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汶音問湯音傷彭叶旁)
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箋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
與文姜時所會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翱翔猶彷徉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補嬌滔曰叶他侯反儦曰叶褒按古韻雖有此叶不若如字則與下敖字自成韻矣)
滔滔流貌儦儦衆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音忌)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
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頎音祈)
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箋昌佼好貌
抑若揚兮

抑美色揚廣揚
美目揚兮
好目揚眉
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蹌七羊反)
蹌巧趨貌箋臧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
目上爲明目下爲清
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射食亦反正音征注同)
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

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猗嗟孌兮 補協孌音戀

清揚婉兮 補協婉音怨

婉好眉目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選去聲 貫音慣

選齊貫中也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補協反孚絹 反禦上聲

四矢乘去聲矢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去聲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毛詩鄭箋卷之五 五之二

毛詩鄭箋卷之五 五之二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衡校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音洽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

利其賤也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摻尖纖二音

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要平聲 襋棘同 補協服蒲服反

要褄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服整也褄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音燭著直畧切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補協提去聲 辟音避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

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箋婦新至愼於威儀

如是使之非禮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箋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敎使之耳我

是以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音焚注孺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洳音孺莫音暮

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箋言我也於彼汾

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纂疏

陸璣疏云莫莖大如著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

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

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

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

彼其之子美無度其音記

箋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路車也箋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

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之

晉趙盾爲輅車之族是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箋采桑親蠶事也

彼其之子美如英補協英叶央

萬人爲英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行叶杭注同

公行從公之行也箋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

列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藚音續

藚水舃也纂疏釋草云藚牛脣郭璞曰如續

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舃也其葉

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公族公屬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

能用其民而無德敎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

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魏君薄

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敎民

無以戢其侵削之由由是也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
歌謠以寫我憂矣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爲(去聲下同)歌謠之意者反謂我
於君事驕逸故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補協哉叶資其音基)
夫(音符)人謂我欲何爲乎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
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
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箋如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爲也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箋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正也
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
棘棗也
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箋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極中也箋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
正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音戶)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
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箋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岵父俱上聲)
山無草曰岵箋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

山以遥瞻望其父所在之處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箋予我夙早夜莫(音暮)也無已無解(音介)倦
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補協母叶米)
山有草木曰屺箋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
之也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也

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毋尚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補協兄叶荒偕舉里切

偕俱也

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 閑音閑

閑閑然男女無别 彼列切 往來之貌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

行與子還兮 還音旋

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 補協外五墜反泄音異

泄泄多人之貌

行與子逝兮

箋逝逮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 寘音置猗音依

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縣音玄貆音暄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箋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 音洛 子曰貆纂疏釋水文云河水清且瀾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涇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涇言徑涏也　不狩不獵釋天云冬獵爲獸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是也江東亦呼獵爲獠又釋天文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補協餐七宣反

素空也箋彼君子者斤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補協幅叶逼側

日叶即按側與直原爲一韻不必改音
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特兮
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
之數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
檀可以爲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鶉兮囷俱倫反
圓者爲囷鶉鳥也纂疏釋鳥云鶉鶉其雄鶛牝庳
李巡曰鶉一名鷯郭璞曰鶉鵪之屬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飧音孫
熟食曰飧箋飧讀如魚飧之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貫音慣補協曰音汝
顧叶古

貫事也箋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
去聲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
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
大比民或於是徙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箋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
之國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箋爰曰也纂疏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
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瞿鼠許愼云碩鼠

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
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璣疏云今河
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
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
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補協麥曰叶訖力切
按麥自可通德不必改音碩按鼠女女爲一韻麥德國直爲一韻
箋不肯施德於我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補協國曰逼切按國
自與叶予直通不必改音

直得其直道箋直猶正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徐協苗曰叶毛按苗自可通勞 不必改畯按鼠女女為韻若勞郊號為一韻
苗嘉穀也
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箋不肯勞來 勞來俱下聲 我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箋郭外曰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號音豪
號呼也箋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

歌號者言皆喜悅無憂苦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鄭箋卷之五 五之二

毛詩鄭箋卷之六 六之一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　江都陸弼　歙程應衡校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箋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莫音暮除直慮反
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箋我我僖公也

蛬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纂疏釋蟲云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蛬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太音泰 居叶據
已甚康樂職主也箋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

令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好去聲瞿音句

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良善也箋荒廢亂也君之好義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補協邁力制反

邁行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補協外五墜反

外禮樂之外箋外謂國外至四境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蹶俱衛反

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補協慆他侯反

慆過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憂可憂也箋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洛音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亾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補協樞音區又叶丘榆如字又叶田

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補協婁叶閭又如字驅如字又叶求

婁亦曳也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補協愉如字又叶偷

宛死貌愉樂也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山有栲隰有杻栲音糗

栲山樗杻檍也纂疏釋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樗杻名檍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正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璣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檍也葉似杏

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
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
名曰萬歲旣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
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
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補協埽叶叟考叶糗
洒灑也考擊也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補協保叶補苟反
保安也箋保居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 去聲 於側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永引也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箋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 鑿音作
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箋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
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

去聲 民得以有禮義也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襮音博補協沃音惡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箋繡當爲
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
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
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樂音洛
箋君子謂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
皓皓潔白也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補協繡叶肅鵠叶靠

繡黼也鵠曲沃邑也
旣見君子云何其憂 補協憂叶要
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
粼粼清澈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補協命叶彌并切
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不敢以告人而
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興也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其音記
朋比也箋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皃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傅也無朋平均不朋黨
椒聊且遠條且 且音疽
條長也箋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傅

纂疏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陸璣疏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爲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鷄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
兩手爲匊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篤厚也
椒聊且遠條且
言聲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 上直留反 下亡侯反 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箋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補協天如字又叶神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

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 宿音秀 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 見音現下同 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補叶人然又如字下人同
良人美室也箋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子兮者嗟茲也箋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

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補協芻音鄒又楚九切隅音牛又語口切
隅東南隅也箋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補協逅音候又朗口切下逅同
邂逅解說之貌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參星正月中直音值戶也箋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
六月之中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補協者掌與反下者同

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音弟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補協曰湑上聲
興也杕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毗志反也
纂疏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
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
酢無味

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補協踽音矩
踽踽無所親也箋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去聲其
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
恩不如同姓親親也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音鼻
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
女何不輔君為政令
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音次
佽助也箋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
何不相推佽而助之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音精
菁菁葉盛也箋菁菁稀少之貌
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睘音煢補協姓桑經切
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箋恤憂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袪起居反又丘據反居居如字又叶音據
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

惡不相親比之貌箋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
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
恤我之困苦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補協故攻乎切又如字
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
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 褎音袖
褎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補協好呼侯反
箋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

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鴇音保栩況羽反
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之忍反之人二反栩杼也鴇
之性不樹止箋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
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稹者根相迫迮側百反
梱緻也纂疏苞稹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
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稹根
相迫迮梱緻貌亦謂叢生也　栩杼釋木云郭璞
曰柞樹也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
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皂其殼為汁可以染皂今京
洛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為杼　鴇釋文似鴈而大
無後趾鴇鳥連蹄性不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
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盬音古怙音戶
盬不攻緻也怙恃也箋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
緻故盡力焉既則罷音皮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

母將何怙乎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箋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箋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 行叶杭
行翮也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
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去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去聲）而作是詩也

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豈曰無衣七兮

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纂疏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卽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爲繡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箋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豈曰無衣六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音郁）

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杕音弟）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噬逮也箋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補協㕧按食旣有嗣音則好古韻亦有戲音下同）

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周曲也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

遊觀（去聲）也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三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平去二聲）矣

箋喪棄亾也夫從征役棄亾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蘞音廉 補協野叶墅）

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箋𨺚陸璣疏云蘞似括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予美亾此誰與獨處

箋予我亾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

域營域也

予美亾此誰與獨息

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齊（則皆切 下同）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

予美亾此誰與獨旦

箋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夏之日冬之夜（補協夜 羊茹反）

言長也箋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補協居 叶據）

箋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補協日 叶熱）

室猶居也箋室猶冢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補協苓音零 巔典因切）

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補協言叶閒 信叶伸 然而鄭反）

苟誠也箋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

人之爲言胡得焉補協焉於䖍切

箋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補協下叶石

苦苦菜也纂疏陸璣疏云苦菜在山曲及澤中得霜枯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

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補協此章旃然言焉爲一韻下同

無與勿用也

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葑孚容反

葑菜名也

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毛詩鄭箋卷之六六之一

毛詩鄭箋卷之六 六之二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叡程應衢校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補協顛典因切

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 的丁歷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令力呈反

寺人內小臣也箋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

阪有漆隰有栗

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箋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

旣見君子並坐鼓瑟

又見其禮樂焉箋旣見旣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補協耋徒吉切

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

阪有桑隰有楊旣見君子並坐鼓簧

簧笙也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 句絕 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箋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 補協阜手如字按阜又房誂反手又書蟻反

驖驪阜大也箋驪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補協子丌曰不叶畯按子叶濟口反又獎里反狩音守又書蟻反按曰以阜手狩爲一韻畯以阜手子狩爲一韻亦韻宜耳初非好奇也

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冬獵曰狩箋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補協碩實若反

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補協獲黃各切

拔矢末也箋左之者從禽之左射 食亦反 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音社

遊于北園駟馬旣閑

閑習也箋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纂疏孔氏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箋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為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箋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俴音踐楘音木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古侯切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纂疏孔氏曰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五楘者輈上之飾故以五為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楘也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補協驅叶去又居錄者非續叶緒又如字者非

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引也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丁略反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

軌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纂疏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慎乘馬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謂輿下三面材以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輈在軌前橫木映軌故鄭氏云軌在軾前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尺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頭不當衡別以皮為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主傳

云兩靷將絕是橫軛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鋈沃
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靷環靷言鋈續
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靷之環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補協轂原非叶韻今叶又者非馵音注又叶之録者非
文茵扁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
箋上六句者國人所矜纂疏孔氏曰茵者車上之
蓐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扁皮有文采
也暢訓爲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
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爲長
騏馬正義曰色之青者名爲騏其色作綦文釋畜

云馬後左足白驤右足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驤
左足白馵郭璞云馬膝二皆白爲惟馵後左脚白
直名馵
言念君子温如其玉 補協玉叶裕作如字者非
箋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温然如玉玉有五德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補協屋曲如字唆按以上俱依揚太史古音略中協云揚說附後 此詩舊叶非今細味之數四當作三換韻乃得其讀收軜爲一韻驅續馵玉爲一韻屋曲爲一韻讀詩至此可以解頤矣
西戎板屋箋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
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纂疏孔氏曰地理志
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
屋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駵音留補協中諸仍切驂叶簪切
黄馬黑喙曰騧箋赤身黑鬣曰駵中中服也驂兩
騑也纂疏孔氏曰爾雅有駵曰駁駵馬白腹騵則
駵是色名說者皆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
騂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駵馬也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觼音厥軜音納
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箋鋈

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纂疏
孔氏曰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
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
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
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
言念君子温其在邑
在敵邑也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箋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
也

俴駟孔羣厹矛沃錞蒙伐有苑厹音求錞音隊補協錞朱倫反苑叶音蘊

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
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
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襍也畫
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纂疏厹矛三隅矛刃有
三角沃以白金爲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
矛戟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鐓也鋭底曰
鐏平底曰鐓

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韔音暢鏤音漏補協弓姑弘反緄音衮

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

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箋鏤有刻金飾也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於鹽切補協音一陵切

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箋此既閔其君子寢起
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音兼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
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興也蒹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
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蒹葭在衆草之中
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黄興者喻
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敎之則服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伊當作繄音瘞繄猶是也所
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
遠

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蘇故反洄音回

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此言不

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宛坐見
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纂疏釋草文郭
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璣疏云蒹水
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靑徐州人謂之蒹兖
州遼東通語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

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箋未晞未爲霜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湄水隒也隒音檢

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躋子西反

躋升也箋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坻直尸反

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補協采此禮反

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補協涘以始二音

涘涯也

遡洄從之道阻且右補協右羽軌切

右出其右也箋右者言其迂廻也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補協梅莫悲切

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槄梅枏枏音南也宜以戒不宜也箋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小大也此之謂戒勸纂疏釋木云槄山榎孫炎曰條槄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疏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爲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枏孫炎曰荆州曰梅楊州曰枏郭璞曰似杏實酢陸璣疏云梅樹皮葉似豫章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葉赤黃子青不可食枏葉大可三四葉一藂木理細緻於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枏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枏也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補協裘渠之反

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也箋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裼星歷反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補協來叶音黎

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佩玉將將壽考不忘（將音鏘）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箋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鍼兼針二音）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

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巳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子車氏奄息名箋言從穆公者傷之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乃特百夫之德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補協穴戶橘反惴平聲）

慄慄懼也箋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補協天叶神又如字人如字又叶然）

殲盡良善也箋言彼蒼者天愬之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贖如字又音蜀補協身如字又叶捐）

箋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補協行叶杭）

箋仲行字也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防方房二音）

防比也箋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禦魚呂反）

禦當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鴥音聿補協風叶歆）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先君謂穆公纂疏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鷙鳥也郭璞曰鷂屬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向

風搖翅乃因風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
思望而憂之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今則忘之矣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
乎女（音汝）忘我之事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補協櫟歷各反駮音剝）
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山之櫟隰之駮皆
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纂疏釋

木云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陸璣疏云秦人
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榝之屬也其
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
土言柞櫟是也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
視似駮馬故謂之駮焉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
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
棣唐棣也檖赤羅也纂疏釋文赤羅今楊檖也實
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疏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
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
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去聲）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補協袍蒲庚切按衣師一韻袍矛仇一韻）
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
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音汝下同）無衣我與女
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
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
之刺其好攻戰纂疏孔氏曰玉藻云纊為襺縕為
袍純著新綿名為襺襍用舊絮名為袍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補協澤達各切按衣師一韻澤戟作一韻）
澤潤澤也箋釋褻衣近汙垢（說文襗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補協戟訖約切）
作起也箋戟車戟常也纂疏正義曰車戟常考工

記盧人文常長丈六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補協兵蒲旁切行叶杭捺衣師一韻裳兵行一韻

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平聲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母之昆弟曰舅箋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纂疏釋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乘去聲注同

贈送也乘黃四馬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補協氏他本俱个叶慶荄叶韻巾氏有支韻思新齋反佩蒲枚反又去聲韻可叶者思去聲之字不叶佩叶弊

瓊瑰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胡雅切

夏大也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音嗣我其意勤勤然

今也每食無餘

箋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

于嗟乎不承權輿

承繼也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補協簋叶巳有切

四簋黍稷稻粱纂疏内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内

圓外方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三升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補協飽補苟切簋飽爲一韻乎輿爲一韻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鄭箋卷之六六之二

毛詩鄭箋卷之七 七之一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欽程應衢校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宛丘（怨元反）刺幽公也荒淫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補協湯音傷曰音蕩上叶傷曰如字）

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補協情慈良反望音房曰音去聲畯按若依曰讀則與情字不叶今為改正則上下韻自協矣）

洵信也箋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補協下叶戶）

坎坎擊鼓聲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補協夏叶戶）

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纂疏釋鳥云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七尺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數十枚長尺餘毵毵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者所持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方有反補協道徒口反）

盎謂之缶

無冬無夏值其鷺翿（補協翿值有反）

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切）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栩音許）

枌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纂疏釋木云榆白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著莢皮色白是枌為白榆也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補協下叶戶）

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箋之子男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補協差七何反畯按原字與差麻不叶恐字之誤耳俟知者）

穀善也原大夫氏箋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

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補協麻眉波切娑如字

箋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鬷子公反補協邁力制反

逝往鬷數邁行也箋越於鬷總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荍音翹

荍芘芣 芘音毗芣浮 也椒芬香也箋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 去聲 我一握之椒交情好 去聲 也此本淫亂之所由纂疏釋草文舍人曰荍一名蚍衃郭璞曰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璣疏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 音酉下同 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掖音亦

箋誘進也掖執持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游息也箋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

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饑可以樂道忘饑箋饑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饑者見之可飲以樂饑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取音娶

箋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補協子叶几

箋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補協麻眉婆反漚烏豆反

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織作衣服池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

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補協姬乎聲與池叶麻與歌叶按池姬日不叶畋所讀如此

晤遇也箋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

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與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紵直呂反補協池與姬叶紵與語叶紵𦻏跡陸璣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箸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東門之池可與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菅音姦補協池與姬叶菅與言叶

言道也𦻏跡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

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音佞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牂音臧

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期而不至也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補協肺曰音猶今如字

肺肺猶牂牂也

昏以爲期明星晢晢晢音制補協嘐按肺自可通晢不必改音

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箋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

薪惟斧可以開析之箋興者喻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傳之訓道至陷于誅絕之罪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夫傅相去聲也箋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昔久也箋巳猶去上聲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鴞呼豪反萃去聲

梅柟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梅之樹善惡自

有徒以鶚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入聲矣以
諭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而陳佗從之而惡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息悴
訊告也箋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之告
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補協顧叶古予音與
箋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
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晩也纂疏陸璣疏云鶚
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
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

物各隨其時唯鶚冬夏尚施之以其肉美故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卭笻同苕徒彫切
興也防邑也卭丘也苕草也箋防之有鵲巢卭之
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
此讒人
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侜音周忉音刀
侜張誑也箋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侜張誑欺
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纂
疏陸璣疏云苕苕饒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
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
小豆藿也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甓音闢鷊音逆
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草也纂疏中
唐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孫炎云堂
塗堂至門之徑也 有甓釋言又云瓴甋謂之甓
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甋甎也今江東呼為
瓴甓 旨鷊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
陸璣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去聲色也在位不好去聲德而說音悅美色焉
月出皎兮
興也皎月光也箋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星曆反
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僚音了糾音矯
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纂疏正義曰方言
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

勞心悄兮
悄憂也箋思而不見則憂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補協皓音昊懰劉卯老切懮音受時倒切慅叶音草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補協照如字又叶止小切燎去上二音紹去上二音慘七到切又采早切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補協南尼心切下同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去聲
匪適株林從夏南
箋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去聲自之他耳觝拒之辭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補協我乘去聲馬滿補切說音稅野上與切乘我乘上平聲下去聲
大夫乘駒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平聲君乘去聲馬乘平聲君乘去聲駒變易車乘去聲以至株林或說音稅舍音赦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音悅憂思去聲感傷焉
箋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補協陂叶波
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音悅男之性荷以喻所說音悅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

淫風由同姓生疏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別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傷無禮也箋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
見之
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寤覺音教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補協蕑居賢反
蕑蘭也箋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
信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卷音權
卷好貌
寤寐無爲中心悁悁悁音娟

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
菡萏荷華也箋華以喻女之顏色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儼矜莊貌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補協枕知險切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毛詩鄭箋卷之七七之一

毛詩鄭箋卷之七七之二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衢校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
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

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
能自強於政治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忉音刀
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爾女女音汝也三諫不從待放
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
堂公堂箋翱翔猶逍遙也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膏古報反曜羊照反
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悼動也箋悼猶哀傷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箋喪禮子爲父父卒爲(爲爲俱去聲)母皆三年時人恩
薄禮廢不能行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欒音鸞)
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箋喪禮既
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佳賣反)緩無三年之恩
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

慼之人形貌欒欒然臞瘠也
勞心慱慱兮(慱音團)
慱慱憂勞也箋勞心者憂不得見
庶見素衣兮
素冠故素衣也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
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聊猶且也且與子同
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庶見素韠兮(韠音畢)
箋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
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音現下同)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
(苦旦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
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
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
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
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
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
者之所勉箋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

(去聲)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
者也
箋恣謂狡(古卯反)狎(古快反)淫戲不以禮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猗於可切 儺乃可切)
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銚弋之性始生
正直及其長(上聲下同)大則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
(音萬)草木興者猶人少而端愨則長大無情慾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天平聲)

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箋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
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音配）匹之意纂疏釋草文
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
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
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
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
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脱之可韜筆管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箋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補協發叶撥）
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匪有道之車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周道周之政令也
迴首曰顧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補協飄嘌皆叶匹妙切）
迴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弔傷也纂疏正義曰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
也一曰飄風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亨音烹 鬵音尋）
溉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
則知治民矣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
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
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纂疏釋器
云鬴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

謂甑爲鉹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鄭箋卷之七（七之二）

毛詩鄭箋卷之七 七之三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欽程應衢校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楚楚鮮明貌箋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

日如渠略然纂疏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閒曰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語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去聲將無所就往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補協服蒲北反

采采衆多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潔箋掘閱掘地解音蟹下同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服朝夕則深衣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說音悅協韻如字

歸說猶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去聲君子而好去聲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何上聲祋都律都外二反

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及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是謂遠君子也纂疏正義曰戈祋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故及字從殳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其音記補協芾芳勿蒲昧二反

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

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纂疏縕赤黄之閒色所謂韎也珩佩玉之珩也黒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矦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 鵜平聲

鵜洿音烏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纂疏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云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

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稱去聲補協服蒲北反

箋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 咮陟救反

咮喙 虛穢尺稅二反 也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媾厚也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補協薈音穢蔚音畏隮音賫

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箋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補協孌音齎

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音暮從下上上上聲平均如一箋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箋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補協梅莫悲切

飛在梅也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補協絲新齋切

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纂疏孔氏曰玉藻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也玉藻又云襍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襍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三玉用采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忒疑也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正是也箋執義不疑則可以爲四國之長(上聲)言任爲侯伯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補協榛如字又叶逵人如字又叶然年尼因反又如字)

箋正長也(長上聲下同)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音恭)公侵刻(克同)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稂音郎)

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興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纂疏釋草云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

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愾苦愛反補協嘆曰不叶駿按嘆音灘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既當叶則冽彼下泉愾我寤嘆亦當叶京居良反)

箋愾嘆息之意寤覺(音教)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

明者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補協蕭疎鳩反按泉嘆一韻蕭周一韻)

蕭蒿也

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補協泉嘆一韻蓍師一韻)

蓍草也

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芃音蓬　膏音告)

芃芃美貌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音旬　勞去聲)

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鄭箋卷之七

七之三

毛詩鄭箋卷之八　國風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雍鍼程應衢校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七月陳王平去二聲下同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補協火虎猥切衣叶几

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纂疏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云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觱音必補協發曰叶方味反烈曰叶力制反褐曰協許例反畯按古韻雖有此叶今只以歲叶蘇絕反則上下自協矣不必改音

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箋褐毛布也卒終

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
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補協耜羊里切子獎里切 饁音曄畝滿彼切畯音俊）
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
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
田大夫也箋同猶俱也喜讀爲饎饎（尺志反）酒食也
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
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
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箋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補協庚叶剛行叶杭）
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箋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
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
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

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春女
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
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
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萑音完補協火虎猥切）
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將言女
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纂疏孔氏曰釋草云
薍似葦而小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
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　月令季春云
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斨七羊反）
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
桑荑（徒兮切）桑也箋條桑枝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
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纂疏正義曰左傳云譬
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角皆遮截束縛之
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又曰破斧傳云隨銎曰
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釋名曰斨戕也所伐
皆戕毀也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鵙圭覓反）

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
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伯勞鳴將
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
焉凡染者春暴（蒲卜切）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
厚於其所貴者說也纂疏李巡曰伯勞一名鵙左
傳曰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以五
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
盖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云　玄黑而
有赤謂色有赤黑襍者考工記纁氏說染法云三
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黑者三入而

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
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
間其六入者歟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
終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
入矣朱色深於纁故曰朱深纁也　易下繫辭云
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
地天色玄坤色黃故玄以爲衣黃爲裳象天在上
地在下土寄位于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
玄衣纁裳之義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葽於遥反　蜩徒彫反）

（穫戶郭反　蘀音託）
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
墜蘀落也箋夏小正四月王萯（音婦）秀葽其是乎秀
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
之候物成自秀葽始纂疏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
華華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
之英　蜩蜋蜩螗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
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釋蟲又云蜺寒
蜩郭璞曰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
鳴與此鳴蜩不同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

蟬鳴是其異也　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
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
自是王瓜令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
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
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
巳秀是葽與否未能審之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貉戶各反貍力之反爲去聲裘渠之）
反
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
裘箋于貉往搏（音博）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

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纘子管反豵子公反豜音牽）

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豵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莎素和反補協野上與切下叶音戶）

斯螽蚣蝑也莎鷄羽成而振訊之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

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纂疏陸璣疏云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鷄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作聲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墐音覲）

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音酉）也墐塗也庶人蓽戶箋為此四者以備寒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補協子處茲五切）

箋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

女功止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薁於六反亨烹同菽音叔補協棗日音走稻日如九切壽如酉切皎按日有此叶不若只從壽叶如酉切而三換讀自叶矣不必多改音三換音者薁菽為一韻棗稻為一韻酒壽為一韻）

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老刀反）也眉壽毫眉也箋介助也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女亮切）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纂疏正義曰鬱棣屬劉稹毛詩義問曰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

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薁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卽鬱薁李卽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上食如字補協瓜叶孤苴七餘反荼音徒樗敕書反下食音嗣）

壺瓠（胡故反）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瓜瓠之畜麻實之糝（素感反）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

九月築場圃（場直羊反補協圃叶布）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箋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
治之以種菜茹如豫反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補協稼古墓切稷音卜六叶六直切麥
訖力切
重平聲
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箋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於
囷倉也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入爲上時掌反出爲下箋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
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綯徒刀切

宵夜綯絞也箋爾女汝同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
當作絞索以待時用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亟紀力反
乘升也箋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
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補協陰於容切韭舉夭切
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
冰室也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
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
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
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補協饗叶香
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兩樽曰
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十月民事男
女俱畢無饑寒之憂國君閒音閑於政事而饗羣臣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補協兕音似觥古黃切
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箋於饗而正
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

豳頌
十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
遺去聲王名之曰鴟鴞
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補協一丁叶洛室叶施皆與斯叶
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
亾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重言鴟鴞者將述其
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
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

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纂䟽陸璣䟽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補協閔叶民

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迨音待土音杜杜戶皆上聲

迨及徹剝也桑土音杜桑根也箋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女音汝補協予音與

箋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於既反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 拮据音吉居捋力反瘏音徒

拮据撠音戟挶俱局反也荼萑音丸苕音條也租爲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

曰予未有室家 補協家叶姑

謂我未有室家箋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 譙在消反注同翛叶音消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箋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已勞苦甚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翹祁宵切漂匹遙切嘵呼堯切

翹翹危也嘵嘵懼也箋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托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女汝同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說以使
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去聲周公周公歸攝政
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
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補協按歸字與山字不叶古韻中亦無明文日本但云無叶未詳竣讀魯詩世學以濛字作謨悲切以叶歸字或然今亦不敢為是請俟來哲
慆慆言久也箋濛雨貌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

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
苦也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
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補協行音杭枚讀悲切
士事枚微也箋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
服也亦初無行陳陣字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
曰善用兵者不陳纂疏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
軍法止語為相疑惑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蠋音蜀補協野掌與反竣按蜀宿一韻野下一韻
蜎蜎蠋貌桑蟲也烝窴也箋蠋蜎蜎然特行久處
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窴塡塵同也纂疏釋蟲
云蚅烏蠋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補協敦都回切下叶戶
箋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
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臝力果切蠨音蕭蛸所交反町他頂反畽他短反熠以執反燿以照反補協濛讀謨悲切行叶杭按歸濛一韻實室隔句一韻宇戶隔句一韻場行一韻

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
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此五物者家無人則然
令人感思纂疏正義曰果臝之實括樓李巡曰括
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樓如
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
瓜瓣是也伊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
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為喜
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璣疏云鼠婦在壁根下
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一名長腳荊州
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

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是
也場者踐地之處町畽是鹿之跡也燐螢火也舍
人云螢火卽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
光一名熠燿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愼云謂兵死
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天陰
沉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
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補協畏於悲切懷胡威切畏懷爲一韻
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
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
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 補協垤他吉反至之日反按歸濛爲一韻垤室窒至爲一韻
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之鸛好水長鳴
而喜也箋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
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塞洒灑埽拚也穹
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
婦望也纂疏釋蟲云舍人曰蚍蜉卽大螘小者卽
名螘也陸璣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
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

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
名背竈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
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鶵若殺其子則一村致
旱災.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敦徒端反補協薪年一韻薪叶先又如字
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此又
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
之辦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
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補協年如字又尼因切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補協濛謨悲切
箋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爲去聲序歸士之情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箋倉庚仲春而鳴嫁取去聲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
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婚禮今還故極序其情
以樂之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補協馬滿補反
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箋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
駁其馬車服盛也纂疏釋畜文舍人曰駵赤色名
曰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

黃處有白處則騮白曰駁謂馬色有騮處有白處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補協縭離羅二叶儀宜何二叶
縭婦人之褘也毋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
儀也箋女嫁父毋既戒之庶毋又申之九十其儀
喻丁寧之多纂疏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
則縭當是帨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注
云繫也又曰衿謂之袸注云衣小帶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補協嘉居宜居何二反何奚何二音
言久長之道也箋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
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叙其情樂而戲之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 去聲箋同 四國焉
箋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斨七羊反
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四
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
為大罪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四國管蔡商奄也箋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
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將大也箋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補協錡叶巨何切
鑿屬曰錡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 吪五戈切
吪化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補協嘉居何切
箋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銶音求
木屬曰銶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
遒固也箋遒歛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休美也纂疏隋銎曰斧隋孔形狹而長銶一解云
今之獨頭斧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箋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
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
之禮是以刺之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箋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取娶同

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以先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

遠求也箋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踐上聲

踐行列貌箋覯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 音悅 之纂疏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鄭氏曰籩豆其容實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旊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直之柄是瓦亦名豆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 于逼反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魴 鱒才損反 魴音房

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箋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纂疏九罭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　鱒魴郭璞曰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陸璣疏云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箋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鴻飛遵渚

鴻不宜循渚也箋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

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鴻飛遵陸
陸非鴻所宜止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
無與公歸之道也箋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爲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
無使我心悲兮
箋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箋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太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疐音帝補協胡膚舄句一韻尾几舄句一韻）
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纂疏正義曰跋前行曰躐跲却頓曰疐以跋爲躐者謂跋其胡而倒頓耳老狼有胡謂頷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孫音遜舄音昔）
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絇音劬）箋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去聲）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避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履赤舄几几然纂疏正義曰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

爵弁冔其屨飾以繶次云几几絇貌謂舄頭飾之
貌以爵弁祭服之冔飾之如繶次屨色纁而絇用
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繶次舄色赤則絇赤黑也
狼跋其尾載疐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補協瑕洪孤切
瑕過也箋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鄭箋卷之八

毛詩鄭箋卷之九　小雅

周卜商子夏叙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衢校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呦音幽補協鳴叶茫苹叶旁
興也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
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呼招以成禮也箋
苹藾蕭纂疏釋草文苹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
可食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
可食又可蒸食是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補協笙師莊切簧音黃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箋
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叶杭
周至行道也箋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
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

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蒿菣也菣去刃反纂跡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菣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菣陸璣跡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恌音洮補協傚胡高切
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補協敖牛刀切
敖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芩草也纂跡陸璣跡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補協湛持林反
湛樂之久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勞使皆去聲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
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去聲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騑芳非切倭於危切
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盬音古
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去聲也箋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嘽他丹反駱音洛補協馬滿補切
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鬛曰駱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鵻音隹補協下叶戶栩況甫反
鵻夫不也箋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

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
乎感厲之纂疏釋鳥文鵻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
名鵻今楚鳩也郭璞曰今鵓鳩也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補協父音甫

將養去聲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杞枸檵音計也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補協毋滿彼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 補協駸叶寖

駸駸驟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諗音審

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諗告
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女音汝曰我豈不思歸乎誠
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
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去聲任同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

箋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
辱命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補協華叶敷華夫隔句一韻隰反隔句一韻

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使能
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箋無遠
無近維所之則然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駪所中反

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春秋
外傳曰懷思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
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補協駒如字又叶鉤濡如字又叶柔

箋如濡言鮮澤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補協驅如字又叶駈諏子須反又如字

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箋爰於也大
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
善道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 騏音其補協絲新齎反

言調忍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補協謀謨悲切

咨事之難易去聲爲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烏毒切度待洛反

咨禮義所宜爲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 駰音因

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不音孚韡韋鬼反

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柎同纂疏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補協弟上聲

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補協懷胡威切

威畏懷思也箋死喪可畏怖 普布切 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裒薄侯切

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 故能 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補協難平聲二音

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纂疏釋鳥文脊令雝渠也郭璞曰雀屬也陸璣疏曰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補協歎平去二音

況茲永長也箋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嘆而已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 鬩許歷反補協務叶霁又音侮

閲很（戶懇反）也箋衡禁務侮也兄弟雖内鬩而外禦

侮也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補協戎如字又而主反）

烝塡戎相也箋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

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塡寘塵同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尚義切切然箋平猶正也

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儐賓胤切　飫於慮切）

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私者圖非常

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宴則尚毛箋九族

從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

次序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好去聲）

箋好合至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應和皆去聲）

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内宗之屬亦從王后

於房中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補協眈　持林切）

翕合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補協家叶姑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孥字今讀音奴也）

帑子也箋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亶都但反）

究深圖謀亶信也箋女深謀之信其如是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平聲）故舊則民德歸

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陟耕反）

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丁丁嚶嚶相

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

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

聲也其鳴之志有似於友道然故連言之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幽深喬高也箋遷徙也謂鄉（音向）時之鳥出從深谷

今移處高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君子雖遷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嚶其鳴矣

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

則復鳴嚶嚶然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矧況也箋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
乎可不求之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補協按他本自伐木至此共爲一章）
箋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
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許叶虎釃師麗二音藇音序上聲）
許許柹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箋此言許
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

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羜直呂反）
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
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
宗族之仁者箋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之飲
酒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補協顧音古）
微無也箋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於音烏埽蘇叫切簋巳有切）
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粲然已灑掃矣陳
其黍稷矣謂爲食禮（食音嗣）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補協舅咎皆上聲他本伐木至此爲一章）
咎過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補協阪曰雖叶乎畜切按阪自可通衍不必改音）
衍美貌箋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
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補協踐在演切）
箋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餱音侯補協愆在淺反）
餱食也箋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
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

遠之（遠去聲）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補協湑思呂反酤音古）
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此族人陳王
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茜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
于族人纂疏釋文曰茜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蹲七旬反）
蹲蹲舞貌箋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
謂以樂（音岳）樂（音洛）已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迨音待暇後五反補協按他本自伐木至此爲一章）
箋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音閑）暇

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

伐木五章章六句 補協按朱熹及呂氏讀詩記皆云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輙云伐木故當知三章今從劉氏畯按此朱人偪彊之論未足爲據凡攷韋者倣此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固堅也箋保安爾女音汝下同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

甚堅固

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單音丹除直慮反

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單盡也天使女盡乎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庶衆也箋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戩子淺反

戩福穀祿罄盡也箋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

降爾遐福惟日不足

箋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

箋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箋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箋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上聲之時也萬物之收皆

增多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 蠲古玄反饎尺志反享虛良反

吉善蠲潔也饎酒食也享献也箋謂將祭祀也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禴餘若反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箋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直留反纂疏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汋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疆居良反

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君曰卜爾者尸

嘏古雅反 主人傳神辭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弔都歷反蒲協福筆力反
弔至詒遺去聲也箋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
之謂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質成也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巳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百姓百官族姓也箋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
德言則而象之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恒弦升出也言俱進也箋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
而就明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騫虧也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箋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
無衰落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

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箋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
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
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
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補協作字又則故反
薇菜作生也箋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
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平聲言采薇者丁
寧行期也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武博反又音暮
箋莫晚也曰女音汝下同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
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玁狁北狄也箋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
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
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去聲
故曉之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柔始生也箋柔謂脃腝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之時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箋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
憂心烈烈載饑載渴 補協渴曰叶巨烈反按渴自可通烈不必改音
箋烈烈憂貌則饑則渴言其苦也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聘問也箋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
使歸問言所以憂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
少而剛也箋剛謂少堅忍時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陽歷陽月也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

以名此月爲陽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補協盬音古
箋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補協疚訖力反來於力反
疚病來至也箋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
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補協華芳無反
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箋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
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箋斯此也君子謂將率
戎車旣駕四牡業業
業業然壯也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三息暫反
捷勝也箋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
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
謂侵也伐也戰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騤音逵腓音肥
騤騤彊也腓辟也箋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
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 弭音米補協服蒲北反
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魚服魚皮
也箋弭弓反末彆 方血反又邊之反 者以象骨爲之以助
御者解轡紛宜骨也服矢服也纂疏釋器云弓有
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繁束而漆之又云無緣
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
弭者弓弰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
也紛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
紛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
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

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象骨若轡或有紛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陸璣疏云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為弓鞬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補協戒訖力反

箋戒警勑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玁狁之難去聲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雨于付切

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箋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音悅之

行道遲遲載渴載饑

遲遲長遠也箋行反在於道路猶饑渴言至苦也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補協哀於希切

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去聲還音旋率也

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去聲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補協牧莫狄反

出車就馬于牧地箋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補協來六直反

箋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將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尊也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補協載節力反難去聲

僕夫御夫也箋棘急也王命召已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去聲其召我必急欲疾趍之此序其忠敬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 補協郊舊叶高按郊自可通旄不必改音旐音兆旄音毛

龜蛇曰旐旄干旄箋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 旆蒲昧反

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

憂心悄悄僕夫况瘁瘁以醉反

箋况兹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纂疏正義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旂雜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旐或載旟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補協彭叶旁

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箋王使南仲

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補協華叶敷雨于付反又如字難去聲

塗凍釋也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喓於遥反趯吐歷反阜螽音婦終

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音向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補協降叶洪

箋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

薄言還歸卉許貴反萋七西反補協喈居奚反祁巨移反還音旋

卉草也訊辭也箋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夷平也箋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音弟杜勞去聲還音旋役也

箋役戍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睆華板切補協實日爲一韻
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
盡其天性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盬音古
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
勞苦無休息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箋十月爲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
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閒閒音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

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說音悅之陽月而思望之者
以初時云歲亦莫莫音暮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補協萋悲歸爲一韻
箋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室家踰時則思平上二音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補協母姥罪反杞母爲一韻
箋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幝音闡上聲痯音管幝痯遠一韻

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罷音皮貌箋不遠者言
其來踰路近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補協來六直反疚訖力切來疚至恤爲一韻
箋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我念
之憂心甚病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補協至朱力反
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補協偕舉里反近渠紀反偕近邇爲一韻
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箋偕俱會合也或卜
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

補協屠畯按楊太史古音畧例曰此詩四章章七句首章尾二句陽傷皇爲韻次章萋悲歸爲韻三章幝痯遠爲韻末章偕近邇爲韻又皆三句比諸詩例既異而體裁亦奇矣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麗音離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上聲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
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箋內謂諸夏夏上聲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
祭祀而歌之
魚麗于罶鱨鯊罶音柳鱨音常補協鯊蘇何反
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太

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音畏)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魚瓩切)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七欲反)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纂疏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爲罶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草木疏云鱨鯊鱨一名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鯊今吹沙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沙

君子有酒旨(絕句)且多(補協按陸德明曰有酒旨絕句且多二字爲一句後章放此晙按他本俱以君子有酒一句旨且多一句以罶酒隔句一韻鯊多隔句一韻今依陸讀仍以經文旨字下小書絕句小二章亦然)

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魚麗于罶魴鱧

鱧鮦也纂疏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一名鯇

君子有酒多(絕句)且旨

箋酒多而此魚又美也

魚麗于罶鰋鯉

鰋鮎(乃廉反)也纂疏正義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鮦四者各爲一魚

君子有酒旨(絕句)且有(補協有羽巳反)

箋酒美而此魚又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補協嘉居何反)

箋魚既多又善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補協偕舉里反)

箋魚既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補協有羽巳反之時上紙反)

箋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去聲)孝子相戒以養(去聲)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亾其辭

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音玄)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

亾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亾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以下非孔子之舊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毛詩鄭箋卷之九

毛詩鄭箋卷之十　小雅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　江都陸弼　歙程應衢校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罩張教反補協曰又竹卓反

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篧也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

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樂五教反補協人歷各反

箋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之也纂疏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篧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汕所諫反

汕汕樔也箋樔者今之撩罟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衎苦旦反

衎樂也纂疏釋器云橾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魚
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瓠音護纍力追反
興也纍蔓也箋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箋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
安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 鵻音隹又之誰反 補協來六直反
鵻壹宿之鳥箋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
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補協又夷昔反
箋又復 扶又反 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
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纂疏釋
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
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
禦雨是也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為茹
謂之萊烝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基本也箋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
又尊敬以禮樂 樂音岳 樂 音洛 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
考之福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補協已滿彼反
箋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栲音口補協楊太史慎曰按栲去九切說文本作梳从鳥為聲許慎讀栲為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爾雅栲山樗許慎正讀為糗是其明證然則栲之音口正音也非叶也
栲山樗杻檍也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補協壽直酉反茂莫口反
眉壽秀眉也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

也茂盛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俱甫反楰音庾

枸枳枸楰鼠梓纂疏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璣疏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補協耇果五反後下五反艾五蓋反

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亾其辭

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亾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亾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

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去聲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湑息呂反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箋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補協寫想羽反

輸寫其心也箋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箋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纂疏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卽蒿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瀼如羊反

瀼瀼露蕃貌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龍寵也箋為寵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補協爽師莊反

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泥叶你

泥泥霑濡也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豈音愷弟上声

豈樂弟易去声也箋孔甚燕安也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補協豈去禮反

爲兄亦宜爲弟亦宜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濃奴同女龍二反

濃濃厚貌

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鞗徒彫切

鞗轡也革轡首也忡忡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

鸞箋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纂疏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曰鞗呂氏讀詩記後漢志注曰干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箋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於監切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息列切宗也箋

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門庭皆設大燭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去声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補協子古韻有慈音
此章隔句韻也斯于一韻棘德一韻按他本無此讀峻讀之如此
箋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
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音醫補協子叶慈
此章椅離子儀四句爲一韻也他本無此讀
離離垂也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
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
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箋諸侯敵王所愾苦愛切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
賜彤弓一彤矢百旅音盧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
後得專征伐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弨尺昭反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箋言者
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
之乃反入也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補協貺虛王切
貺賜也箋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
序之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補協饗虛良切
箋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 補協載子利反
載以歸也箋出載之車也
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補協喜音戲
喜樂也
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補協右于記切
右勸也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
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 補協櫜叶古號切
櫜韜也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好呼報切
好說悅音也
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補協醻大到反
醻報也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
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長上聲育人
材則天下喜樂音洛之矣

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雪戀反)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興也菁菁盛貌莪羅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

君子能長(上聲)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長育

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纂疏陸璣疏云莪蒿

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

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烝香美味頗似蔞蒿是

也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補協儀牛何反)

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

又以禮儀見接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中沚沚中也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補協陵如字畯按韵補中又叶良中切)

中陵陵中也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

也纂疏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么貝

小貝不成貝爲五也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

百一十文二枚爲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

十文二枚爲朋么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

二枚爲朋小貝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枚爲

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

是也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

楊木爲舟載沉亦沉載浮亦浮箋舟者沉物亦載

浮物亦載喻人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

無所廢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箋休者休休然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音洛)缺矣四牡廢則

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

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

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

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

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

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
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
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
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
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
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棲音西飭音敕騤求龜反服蒲北切)
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箋記六

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
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纂疏正義曰周禮車
僕掌戎輅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
車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
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
補闕之車萃猶屛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
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韋弁服周禮韋弁皮
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
裳白舄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尺志反)

熾盛也箋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
以是急遣我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箋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
封畿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比毗志反)
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補協服蒲北切)
師行三十里箋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
行三十里可以舍息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補協子奬里切)
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
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顒玉容切)
修長廣大也顒大貌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奏爲膚大公功也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補協服蒲北反)
嚴威嚴也翼敬也箋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
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

其武之服以定王國

箋定安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茹音孺穫音護

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度入聲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纂疏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織音志

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

箋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纂疏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画急疾之鳥於縿也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画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爲縿盡爲鳥隼又絳爲旒書名於末爲徽織以著於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画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舊象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葢其制也死之銘旌郎生之徽織也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蘇薦反行叶杭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皆去也良也箋鉤鞶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音抗其制之同異未聞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輊音致補協安叶於連切閑叶胡田切

輊摯佶正也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言逐出之而已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補協憲音軒

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吉甫此時大將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祉福也箋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補協久舉里切飲於鴆切炰白交切膾古外切

御進也箋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

長乆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補協友羽己切

侯誰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釆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釆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芑音起菑側其反畝滿被反

輿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音餘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輿者新美之喻和洽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纂䟽陸璣䟽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補協試詩止切

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箋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箋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

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奭許力反茀音弗補協服蒲北反

奭赤貌鉤膺樊樊讀如鞶帶之鞶纓也箋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纂䟽正義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令馬大帶纓令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陳所乘補協陟按釆芑四章章章體裁不同亦詩例之奇也今每于篇末表而出之以資解頤　其一章十二句第一芑與第三畝第四止第六試第七止一韻第九異第十奭十一服十二革一韻蓋上每隔一句連用兩句爲韻而下四句連用韻耳總之爲兩轉換韻

薄言釆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鄉所也箋中鄉美地名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箋蛟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

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軝音祁補協衡戶郎反瑲音槍

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纂䟽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上加以朱漆也呂氏讀詩記曰鈴在鑣曰鸞馬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芾音弗補協珩戶郎切

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箋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補協其二章十二句第三鄉第六火第八衡第九瑲十一皇瑲十二珩一韻蓋上每隔三句為韻又每隔一句連用兩句為韻總之一韻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鴥聿音

戾至也箋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于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纂疏陸璣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補協試詩亡反

箋三稱此者重師也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鉦音征

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補協淵淵旧叶於巾切闐旧叶徒鄰切㬋拔淵自可通闐不必改音

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補協其三章十二句第三四止止第六七試止一韻第八九鼓旅一韻第十一十二淵闐一韻蓋隔兩句連用兩句又隔一句連用兩句為韻以下別連用兩句又隔二句連用兩句為總之三轉韻云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蠢尺允切釋文文曰爾雅不遜也

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箋大邦列國之大也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元大也五官之長上聲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猶謀也謀兵謀也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補協醜尺由反

箋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嘽音灘焞音推

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箋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音皮勞也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箋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補協第四章十二句第二讎第四猶第六醜一韻第八焞第九雷十二威一韻蓋每隔一句用韻以下隔一句連用兩句再隔兩句

用一句爲韻總之兩轉韻云畯按此章與諸詩雖有小異大略相同也以上皆畯揣摩之言其是與否當質正于世之君子

釆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如羊切)夷狄復文武之竟(境同)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箋東都王城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鹿同扶公二反)

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補協好許厚切阜符有切草此苟切狩始九切按田雖有此叶不若好與草隔句一韻阜與狩隔句韻則自叶矣不必多改音)

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魚列反)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囂五刀切)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所主切)車徒者爲有聲也箋于曰也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敖地名箋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言諸侯來會也

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諸侯赤芾金舃舃達屨也時見(賢遍切下同)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金舃黃朱色也纂疏正義曰金舃卽禮之赤舃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補協佽音次調音同按佽恣一韻調同一韵)

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佽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纂疏正義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音恣)

柴積也箋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去声)

下同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補協按楊太史右音略同欲柴爲韻於首尾調同爲韻於中又一體例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補協猗如字 喫接猗叶於寄於箇二反

言御者之良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補協馳如字 駿按馳叶徒卧反破叶彼寄音過二反

言習於射御法也箋射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補協屠駿曰猗叶離音於寄於箇二反馳叶離有徒卧反破叶離有彼寄反然不若如上決恰例駕破爲韻於首尾猗馳爲韻於中乃爲得之不必改音楊太史但舉決拾而不及四黃因爲標出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言不讙譁也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 頻小扶了二反 而射之達于右腢 音愚又音偶 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 蒲禮反 達于右髆 除繞切又胡了二反 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 去聲下同 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箋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爲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聞音問注同

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箋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箋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補協戊莫吼切禱丁口切

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 去聲 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纂疏正義曰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爲之天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補協醜叶尺切

箋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補協馬叶滿補切

外事以剛日差擇也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 補協麀音憂麌音語

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箋同猶聚也麕牡曰麌麌

復麌言多也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補協有羽已切

祁大也箋祁當作麎麎音辰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

儦儦俟俟或羣或友儦音標俟音于紀切補協友羽已切

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補協右羽已切子獎里切

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食亦反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殪音意兕音似

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去聲微而制大也箋豕牝曰豝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毛詩鄭箋卷之十

毛詩鄭箋卷之十一　小雅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　江都陸弼[illegible]程應衡校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切）來（力代切）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切）寡無不得其所焉

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箋鴻鴈知辟（避同）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補協野上與切）

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于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棘呈切補協寡果五切）

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偏喪（去聲）曰寡箋爰曰也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音周）餼之鰥

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補協澤徒各切）

中澤澤中也箋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復還定安集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箋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補協宅徒各反）

究窮也箋此勸萬民之辭女（音汝）今雖病勞終有安

居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嗸五刀反）

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箋此之子所未至者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箋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宣示也箋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平去二聲）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今切）

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
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
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之早
晚
夜如何其（其音基）
箋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
之辭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將七羊反）
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箋
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

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纂疏正義曰庭燎者樹之
於庭燎之爲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樹
於門外曰大燭門内曰庭燎釋文曰在地爲燎執
之曰燭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艾音刈　晣音制　噦音諱）
艾乂也晣晣明也噦噦徐有節也箋芟末曰艾以
言夜先雞鳴時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鄉音向　補協煇叶熏　旂渠斤反）
煇光也箋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耳今夜鄉明（音向）
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彼列切）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音免）水規宣王也
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
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補協海虎洧反）
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興者水流而
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
見（音現）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鴥（鴥音聿）彼飛隼載飛載止
箋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
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補協友羽軌切　母滿洧切）
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
之父母也箋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
侯女（音汝下同）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
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
父以事君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湯失羊切）

言放縱無所入也箋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扶又反）不事侯伯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

言無所定止也箋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

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忘補協 行叶杭 弭彌氏反）

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

箋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懲止也箋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去聲）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疾王不能察讒也箋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去聲）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

沔水三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聞音問 補協 野上與切）

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色主反）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集跡陸璣疏云鶴形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鷄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音現）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檀徒洛反 蘀音託）

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箋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

往也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補協石實若切　錯七落切）
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他山
喻異國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補協天曰叶鐵因切淵曰一均切　畯按天自可通淵園檀若如曰叶則與園檀不叶矣）
箋天高遠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箋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穀惡木也纂疏陸璣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
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音圻）刺宣王也
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
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祈父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此司馬也時人

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
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補協牙訛乎切）
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予我轉
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
爪牙之士當爲（去聲）王閑守之衞女何移我於憂使
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
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
牙之士
祈父予王之爪士（叶上聲）
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厎履切）
士事也
厎至也
祈父亶不聰
亶誠也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尸陳也熟食曰饔箋已從軍而母爲（去聲）父陳饌飲
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羊亮切）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箋剌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場直良反縶陟立丁立二反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音半維繫也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焉於虔切又如字
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乘是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藿火郭反夕補協夕辭俞反
藿猶苗也夕猶朝也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補協客克各切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補協思新齎反下思同賁音閟又音奔
賁飾也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
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慎誠也箋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待洛切已終不得見自決之辭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空大也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芻楚俱切
箋此戒之也女音汝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毋音無
箋毋愛女音汝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箋剌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啄音卓
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穀善也箋不肯以善道與我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音配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言我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補協明叶芒）
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明當爲盟盟信也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補協兄虛王切）
婦人有歸宗之義箋宗謂宗子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栩音許）
處居也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父音甫）
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箋刺其不正嫁取（音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芾方味切 樗敕書切）
樗惡木也箋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音娶）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音汝）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補協家攻乎切）
畜養也箋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蓫音逐）
蓫惡菜也箋蓫牛蘈（徒雷反）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纂跡陸璣跡云蓫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
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復反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補協葍筆力反）
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葍當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字俱音汝）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

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纂跡陸璣疏云葍一名蔔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補協富曰不叶畯按古韻中有筆力反異逸職反祇音支）
祇適也箋女（音汝）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去聲）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

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補協干居焉切山所旃切

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補協苞補苟切茂莫口切

苞本也箋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栢之暢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補協好許厚切猶余久切

猶道也箋猶當作瘉羊主反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

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似續妣祖

似嗣也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西鄉音向下同戶南鄉戶也箋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箋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椓音卓橐音託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約謂縮板也椓謂擣周犬牛物二反土也纂踈正義曰以繩約束之繩在板上繩約版直則墻端正也擣土者取壤土投之版中擣使平均然後椓之也擣者以手平物之名故擣字從手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除直慮切補協除又如字去如字又丘於切芋王遇切又如字

芋大也箋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墻屋弘

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如跂斯翼跂音企

如人之跂竦翼爾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補協革月叶訖力切按棘自可通革不必改音

棘稜廉也革翼也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

如翬斯飛君子攸躋翬音揮躋音賫

躋升也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

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臺者鳥之
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爲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
祭祀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 殖市力反
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箋覺直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噲音快正音征噦呼會反冥莫形反
正長也冥幼也箋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
煟煟 音謂 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
煟然皆寬明之貌
君子攸寧

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莞音官補協簟徒檢徒錦二切寢千檢千錦二切
箋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
臣安燕爲歡以落之纂疏正義曰釋草云莞苻離
其氏日本草云白蒲一名苻籬楚謂之莞蒲郭璞
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籬西方
亦名蒲用爲席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補協興火宫虚良二反夢音蒙又莫江反
言善之應人也箋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補協何如字又叶奚羆彼宜彼何二反虺許鬼切蛇于其土何二反
箋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兆也纂疏
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
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釋魚云蝮虺
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
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
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今人自名爲
蝮虺今蛇小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猪
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補協羆彼宜彼何二反蛇于其土何二反按羆蛇隔句一韻祥祥隔句一韻
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
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
生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衣於既反
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男子生而
卧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 去聲 以裳者明當主
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王以璋者明成
之有漸
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箋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室家一
家之内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
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補協裼叶音聲替瓦魚貴切
裼褓也瓦紡塼也箋臥於地卑之也褓夜衣也明
當主於内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補協儀音義罹音麗
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
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

事唯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遺去聲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
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音淳
黄牛黑脣曰犉箋爾女也女音汝下同女宣王也宣王復
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
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
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濈莊立反
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箋言此者美畜産得其所
爾牛來斯其耳濕濕濕始立尸立二反
呞丑之反而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補協池唐何切
訛動也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
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何何可反又如字蓑素戈反笠音立
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箋言此者美牧
人寒暑飲食有備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補協物曰音微律切叶笠以爲笠在緝韻物在物韻故耳殊不

知物自可通笠不必改音具叶居律切
黒毛色者三十也箋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音汝
之祭祀索色白切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補協雌于凌切
箋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新蒸搏禽獸以來歸也
麤曰薪細曰蒸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兢其冰切騫起虔切
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
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補協古更切
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此言擾馴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旐音兆旟音餘

箋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

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補協年尼因切又如字按此下又魚旟隔句一韻年溱隔句一韻

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補協溱如字又音連

溱溱多也旐旟所以聚衆也箋溱溱子孫衆多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毛詩鄭箋卷之十一

毛詩鄭箋卷之十二 小雅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欽程應衢校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節如字又音截注同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箋家父字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惔徒藍切

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俱瞻視惔燔也箋此言尹氏女音汝下同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子律反補協斬側鑒反監古蓝反

卒盡斬斷監視也箋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補協猗於何切

實滿猗長也箋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

木平滿其旁倚之畎古犬反谷使之齊均也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箋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
也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瘥才何反喪息浪反
薦重瘥病弘大也箋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
相亂而死喪去聲甚大多也
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補協嘉居何切憯七感切嗟遭哥切
憯曾也箋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
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大音泰補協氐都黎切毗婢尸切
氐本均平毗厚也箋氐當作桎鎋胡瞎切之桎毗輔
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
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敎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
憂言任至重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弔如字又丁歷反昊胡老反
弔至空窮也箋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
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補協信斯人反子獎

里反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仕察也勿當
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
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補協殆養里切
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
也箋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
也無小人近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箋壻之父曰姻

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
其祿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補協傭曰叶敎龍切
畯按傭自可通訩不必改音訩音凶
傭均鞠盈訩訟也箋鞠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
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
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傚爲之愬之於天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補協屆叶居例切闋叶苦桂切惡去聲
屆極闋息夷易去聲違去也箋屆至也君子斥在位

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鞫訩之心息如行平易去聲
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于上可反復
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
誰秉國成補協天鐵因切定唐丁切生桑經切酲音呈
病酒曰酲成平也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
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
言日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
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補協政音征姓桑經切

箋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
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項大也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
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蹙音蹴騁音逞
騁極也箋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
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補協惡與懌隔句一韻矛與讎隔句一韻惡入聲相去聲
茂勉也箋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

矛矣言欲戰鬭相殺傷矣
既夷既懌如相醻矣補協懌弋灼切醻音酬
懌服也箋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已
相和順而悅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正音征
正長上聲也箋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
安寧女音汝下同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父音甫補協訩許容切
家父大夫也箋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
誦也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補協邦悲工切
箋訛化畜養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
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
之憂傷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將大也箋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

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補協京居良反癙音鼠痒音羊
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箋念我獨兮者言我
獨憂此政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補協瘉音庾後叶後五切
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自從也天使
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
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

免身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補協口孔五切
莠醜也箋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 音汝下同
口出惡言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
中謂其可賤
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愈愈憂懼也箋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者殊塗
故用是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
惸惸憂意也箋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

也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并必正反
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箋辜
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
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
越茲麗刑并制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箋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于何
從得天祿免於是難 去聲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
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侯維也林中大木
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
人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補協夢莫登切
王者為亂夢夢然箋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
所為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補協定日無叶唆彼詢補叶有唐丁切勝音升

勝乘也箋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皇君也箋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去聲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

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箋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補協夢莫登反

故老召之訊問也箋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補協雄胡陵切

君臣俱自謂聖也箋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彼別反異之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補協局訖力反號音豪

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暉鬼反蜴星歷反

蜴螈音元也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纂疏正義曰釋魚云蜴螈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蜴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蜴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菀音鬱

言朝廷曾無傑臣箋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音閑辟隱居之時

天之扤我如不我克扤五忽反又音月

扤動也箋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音峻疾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箋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仇仇猶謷謷也箋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玆之正胡然厲矣（補協厲力傑反）

厲惡也箋玆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滅之以水也箋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窘困也箋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補協輔扶雨反）

大車重載又棄其輔箋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補協予音與）

將請伯長也箋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晩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員音云補協輻筆力反）

員益也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補協載節力反）

箋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補協意叶億）

箋女（音汝下仝）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補協沼炤俱叶灼）

沼池也箋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慘慘猶戚戚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補協殽與下云殽不叶案別本又有嘉殽作又有殽烝烝叶音）

言禮物備也箋彼彼尹氏大師也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比必味反）

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

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慇慇然痛也箋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 佌音此 蔌音速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箋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

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椓補協 都木反

君夭之在位椓之箋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哿哥 我切

哿可獨單也箋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將困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醜補協卯 莫後切

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月臣道日君道箋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哀補協 於希切

箋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協凶虛王切行戶郎切

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亾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箋臧善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 爗于輒反 補協令音零

爗爗震電貌震雷也箋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沸甫味反 崒子恤徂恤二反本亦作卒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

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言易位也箋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憯音慘又七感切
箋憯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
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
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父音甫棸音鄒蹶音厥趣七走反馬滿補反楀音矩煽音扇
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箋皇父家伯仲允皆

字番棸蹶楀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
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
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
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
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
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
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
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
但目以卿士云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 補協謀謨悲切汙音烏萊夌之切
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
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
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
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
父所築邑人之怨辭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戕在良反補協矣於姬切
箋戕殘也言皇父旣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
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向式亮切亶都但反

藏才浪反
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
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專權足己自比聖人作
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
侯二卿
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 慭魚覲反補協王于放切
箋慭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
與之皆去無留衛王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式亮切
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箋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
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囂五刀切
箋囂囂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噂音撙沓徒答反補協天如字又叶神人叶然又如字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箋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為此者由主人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補協痗呼洧反
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
羨餘也箋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箋逸逸豫也
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補協徹質直反
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箋不道者言王不循

天之政教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箋亦當為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補協德如字又都木反國如字又古祿反
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纂疏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饉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
箋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畏恐天下而不慮不圖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舍音赦辜平聲
舍除淪率也箋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戾定也箋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勩音異
勩勞也箋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補協夜施灼切夕祥龠切
箋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

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覆芳服反
覆反也箋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補協天叶神信叶申
辟法也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補叶天叶神
箋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愼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 暬思列反憯千感切
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訊見倅反又音碎
以言進退人也箋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出音毳
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去聲切剴古愛反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舌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補協仕上聲叶殆養里反子獎里反友羽已反

于往也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補協家叶姑）

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思去聲補協 血虛屈反）

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鼠憂也既辭

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箋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敷布也箋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遹音聿）

回邪遹辟沮壞也箋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補協用于封反邛其凶反）

邛病也箋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潝音及訿音紫 補協哀於希切）

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箋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補協底都黎反）

箋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

必至於亂
我龜既厭不告我猶 補協猶曰叶于救切
猶道也箋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
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音胄不中去聲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補協集諸古韻俱無所謂叶疾救者彼葢欲強改以合猶耳恐曰叶之妄也姑闕之以俟知者
集就也箋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
從故所爲不成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謀事者衆訩

節南山　毛詩鄭箋卷之十二　二十二　玄鑒室

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己當其
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補協道徒候切
箋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
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
邇言是爭 補協聽平聲爭曰叶側經切按爭自可通聽不必改音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
近言箋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
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

見動軔則泥陷不至於遠也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潰遂也箋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
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否音鄙膴音無補協謀莫徒反
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
有聦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靡無止
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
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

節南山　毛詩鄭箋卷之十二　二十三　玄鑒室

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
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
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箋淪率也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
牽率爲惡以自濁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馮符冰反補協他音陀
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
小人之危殆也箋人知音智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

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亾也

戰戰兢兢 補協兢平聲

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如臨深淵 補協淵一均切

恐隊也

如履薄冰

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箋亦當爲刺厲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補協天如字又叶神

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纂疏正義云鶻鵰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補協人叶然又如字

先人文武也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補協叶同上

明發發夕至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齊正克勝也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温藉自持以勝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補協富筆力反

醉而日富矣箋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補協又夷益反

又復也箋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補協采此禮反

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蜾音果蠃音倮 補協負蒲美切

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纂疏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虫俗謂之桑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璣疏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虫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又正義曰中庸云夫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

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已子也䖯
按蒲盧本虫也今學究俱以爲草故標而出之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補協似 養里切
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
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題音第 令音零
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箋題之爲
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
止息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箋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
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
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忝辱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扈音戶
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
終不可得也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
其天性不能以自活纂疏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
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

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
竊脂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填音顛
填盡岸訟也箋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
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
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温温恭人
温温和貌
如集于木
恐隊也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惴音贅
恐隕也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兢平聲
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鸒音豫 補協斯 新賫反 提音啼
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貌箋樂
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
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宫庭相與飲食亦提提

然樂傷今大子獨不纂疏正義曰鷽居卑釋鳥文
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
江南呼爲鵯鳥是也此鳥名鷽而云斯者語辭猶
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以劉孝標
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鷽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
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罹力知反
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
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穀養于曰罹憂也天
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

也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補協何叶奚下仝
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號音豪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補協道叶郎口反草此苟反
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箋此喻幽
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于四方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心之憂矣
疢如疾首 惄音溺補協擣當口反老魯口反疢音趁
惄思也擣心疾也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
疢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梓音子
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 補協母叶姥罪反屬蜀獨二音
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此言人無
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
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
何曾無恩於我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補協在叶理

辰時也箋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
之吉凶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菀音鬱蜩音條淠音譬
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箋柳木茂盛
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補協屆居氣反
箋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
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箋遑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雊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壞瘣也謂傷病也箋大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箋寧猶曾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補協先息吝切墐音覲

墐路冢也箋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兎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補協忍如震切

箋君子斤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隕音蘊

隕隊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 補協醻市救反

箋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箋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

伐木掎矣析薪扡矣 補協掎叶居何反扡叶湯何反

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補協佗湯何反

佗加也箋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補協山輸旃切浚蘇俊反

浚深也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易夷豉反屬音燭注同垣音袁

箋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笱音苟

箋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
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
我窮不閱遑恤我後 後上聲
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
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
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
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
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
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箋念
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
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
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且音疽 憮音呼
憮大也箋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
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
之人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補協威紆胃反罪叶
梓憮平聲 大音泰
威畏慎誠也箋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惡
王甚傲慢我誠無罪而罪我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 涵音含補協暵按生生隔句韻涵讒隔句韻
僭數涵容也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
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箋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

之所生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補協怒奴五反遄市專反下仝沮慈呂反按怒沮一韻
遄疾沮止也箋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
幾可疾止也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祉音恥已音以按祉已一韻
祉福也箋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
庶幾可疾止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補協盟謨郎切長直良切
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 腰仝 也箋屢數也盟
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音朔）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盜逖也箋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談鹽二音）
餤進也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共音恭　邛音筇）
箋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旣不共其職事又爲王
作病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度音鐸躍音剔毚音讒獲黄郭反）

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箋此
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
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
者謂田犬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補協樹上主反數所反）
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此言君子樹善
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
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以支反又補協口孔五切）
蛇蛇淺意也箋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
口出非由心也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補協厚胡五反）
箋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慙於人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補協斯先賁反）
水草交謂之麋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
曰何人
無拳無勇職爲亂階（補協階居奚切）
拳力也箋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
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

旣微且尰爾勇伊何（尰市勇反補協何曰如字　晙按古韻中何有奚音）
骭（戶諫反）（脚脛也）瘍（音羊）爲微腫足爲尰箋此人居下濕之
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
能也
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補協多曰不叶按轉注中有祇音幾如字曰空希切何叶奚曰如字）
箋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
衆幾何人素能然乎（補協晙按兩何字俱叶奚自與上階麋斯相叶曰以伊幾二字以與上叶則兩何字將安處乎今去伊幾不叶叶兩何何字）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以絶之
箋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補協艱居銀切又如字門眉貧切又民堅切
箋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
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
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巳之時女與之乎
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
之而未察斤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補協云如字又丁元切
云言也箋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
也由巳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
二人從行誰此爲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補協禍胡果反唁音彥
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
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
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
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箋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
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巳薄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補協陳如字又叶出身如字又叶捐
陳堂塗也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爲何
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
身乎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補協人如字又叶然天叶神又如字
箋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補協風孚愔切南尼心切攪音攪

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
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
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
我疑女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
云何其盱補協舍商居切亟紀力反盱音吁
箋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
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
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補協易以支切）

易說（音悅）祇病也箋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壎音塤 篪音池）

土曰壎竹曰篪箋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纂疏正義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爲之爾雅釋樂文大塤謂之嘂嘈郭

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注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出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旹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補協斯先齎反）

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補協日莫筆反 靦音腆）

蜮短狐也靦姡也箋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纂疏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

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反側不正直也箋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箋巷伯奄官寺人内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纂疏正義曰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廵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或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太音泰補協甚食甚切

箋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哆昌者反侈尺是反

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補協謀謨悲切

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補協翩批賓切

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補協言叶誾按他本言字俱不叶信斯人切

箋愼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

捷捷幡幡欲謀譖言 幡芳邅切

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女音汝下仝

遷去也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 誹芳味反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
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
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補協天如字又叶神人斤然又如字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補協者字與切諆滿
投棄也補切畀必二切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北方寒涼而不毛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補協受承咒反昊許侯切

昊昊天也箋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猗於宜切補協丘渠之切
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欲之楊園之道當
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補協子曰不叶唆按轉注中有慈音
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
欲使衆在位者愼而知之旣言寺人復自著孟子
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
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纂疏陸
德明曰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
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
是厲王之變小雅　按釋文在節南山之什詁訓傳
第十九下

毛詩鄭箋卷之十二

毛詩鄭箋卷之十三　小雅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illegible]鈞程應衡校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女音汝注仝

箋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補協女音汝予演女切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

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纂疏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謂之猋猋上也

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寘之豉切補協懷胡隈切

箋寘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補協遺夷回反

箋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補協萎於回切

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東風生長之東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補協怨字古韻中無叶畯按他本作於危切未詳

箋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音六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養去聲注仝 爾

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興也蓼蓼長大貌箋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蔚音尉）

蔚牡菣也（去刃切）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箋瘁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缾小而罍大罄盡也箋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纂疏正義曰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

受一斛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息淺反補協久舉里切）

鮮寡也箋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箋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拊音撫畜音旭長上聲）

鞠養腹厚也箋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箋之猶是也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補協烈如字又力制反發如字又方味切）

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補協害音曷又叶褐）

箋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補協弗分聿反）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箋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饛音蒙簋音軌捄音求匕音比）

興也饛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
載鼎實棘赤心也箋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
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
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補協視善止切
箋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
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
睠言顧之潸然出涕 睠音眷二音補協涕音勢出音毛秏泚同潸音山
睠反顧也潸涕下貌箋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
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
古
大東小東杼柚其空 補協東都郎切杼音佇柚音逐空姑郎切
空盡也箋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
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
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佻徒彫徒了徒高二反行土如字下戶抗
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葛屨夏屨也周行

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
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
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補協來六直切疚訖力反
箋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
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氿音軌契苦計苦結二反憚丁佐反補協泉從倫切
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
也箋穫落木名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不欲使氿泉
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
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
歛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補協載節力切
載載乎意也箋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
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哀我
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 補協按曰以泉叶薪人從倫切以叶薪人畯以泉如字歎音灘泉歎隔句一韻薪人隔句一韻下文薪人隔句一韻載息隔句一韻則自然成韻不必改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補協來六直反服蒲

(北反䀹按子于將句一韵來服隔句一韵)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協裘渠之反按子于將句一韻裘羆隔句一韻)

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補協試中之反)

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此言周衰羣小得志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或醉於酒或不得漿

鞙鞙佩璲不以其長(鞙胡犬反璲音遂)

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纂疏呂氏讀詩記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居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釋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紱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箋監視也喻王闓(音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纂疏正義曰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丘豉切)

跂隅貌襄反也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

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纂疏正義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也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爲舍在地爲辰星之行晝夜雖各有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不能反報成章也箋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睆華板切)

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

也箋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纂疏牽牛
正義曰河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河鼓牽
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
牽牛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補協明謨郎切庚古郎切
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
續也箋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纂
疏啓明長庚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
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
庚續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

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
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
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
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
者别星未能審也　畯按呂氏讀詩記載長樂劉
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
日之長李氏曰鄭樵云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
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
見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補協行戶郎反

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祭器
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簸波我切挹音邑
挹㪺也㪺巨于反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揭居謁切
翕如也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纂疏正
義曰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
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
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

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
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
故令相對爲名　呂氏讀詩記所載董氏曰箕其
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
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二星
爲柄垂而下揚故曰揭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並興
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補協夏叶戶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徂猶始也四
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
一朝一夕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補協予叶與
箋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
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淒七西反卉許貴反腓芳非反
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箋具猶皆也涼風用
事而衆草皆病興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瘼音莫

離憂瘼病適之也箋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
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
爲亂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補協烈如字又力制反發如字又方吠切
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爲酷虐慘毒之
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
疾也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補協害音曷又叶裔
箋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
寒苦之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補協梅莫悲切
箋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
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
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補協尤于其切
廢伏也箋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
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相息亮反補協濁珠玉反
箋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
侯並爲惡曾無一善○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構成曷逮也箋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
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江也漢也南
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喻吴楚之君能長
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補協有羽已反
箋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内以兵役之
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

吴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補協鳶以專以旬反

天如字又叶神淵如字又一均切

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翰高

戾至鱣鯉也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

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

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纂疏正

義曰說文云鶉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

之大者又名鷲鷲大鵰也鳶鷙鳥也鶉鳶皆殺害

小鳥故云貪殘之鳥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杞枸檵音計也桋赤楝也箋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

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纂疏正義曰釋木文白者

楝舍人曰桋名赤楝也其氏曰白色爲楝其色雖

異爲名同江河閒楝可作轂郭璞曰赤楝樹葉細

而岐銳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

葉圓而岐爲木大也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補協哀於希切

箋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去聲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去聲其父毋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箋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己行役不

得其事

偕偕士子朝夕從事補協子奘里切事上止切

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箋朝夕從事言不

得休止

王事靡盬憂我父毋盬音古補協毋滿彼反

箋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

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毋思己而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音普補協下叶尸

溥大率循濱涯也箋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

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補協賢下珍切

賢勞也箋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

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補協彭叶旁

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

將壯也箋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
壯乎何獨久使我也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旅衆也箋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
使之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
燕燕安息貌
或盡瘁事國 補協國越逼切
盡力勞病以從國事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補協行叶杭

箋不已猶不止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號戶刀反慘七感反又音操
叫呼號召也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
以趨走言促遽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湛都南反咎其九反
箋咎猶罪過也
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風音諷議叶宜
箋風猶放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箋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
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
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
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
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補協疧按疧古韻中無叶如依字讀當為都禮切與上塵字不叶未詳

疧病也箋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
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為憂適自
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補協冥莫迥切
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
傷已之功德也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熲音耿
熲光也箋思衆小事以為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
光明之道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 雝平声反於用切

箋雍猶蔽也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重平聲又直用切
箋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箋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

故舉以刺之
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艽音求補協野上與反
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大音泰
箋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共音恭涕下皆仝
箋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罟音古
罟網也箋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除直慮反莫音暮
除除陳生新也箋四月為除昔我往至於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丁佐反補協暇胡反

憚勞也箋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睠音眷
箋睠睠有往仕之志也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譴棄戰反怒乃路反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音郁補協此章奧今韵叶
奧煖也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蹙促也箋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補協戚曰叶子六反按戚自與蔵通必不改音

戚憂也箋詒遺也我冐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

箋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

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箋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處昌慮切

箋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女音汝

箋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守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

息猶處也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協福筆力切

介景皆大也箋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將七羊切湯音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箋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箋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

宜至信不可忘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 補協喈居奚切湝賢鷄切

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補協回乎為切

回邪也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 補協鼛音皐叶居侯切妯敕留切

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箋妯之言悼也慕

疏正義曰鼛卽皐也古今字異耳韗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猶若也箋猶當作瘉瘉病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欽欽言使人樂音岳下仝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
四縣皆同也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縣音玄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補協南尼心切僭楚林切
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
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
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雅萬舞
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

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去聲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箋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
神不與福助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
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
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
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
也纂疏正義曰茨蒺藜也郭璞云布地蔓生細葉
子有三角刺是也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與音餘
露積曰庾萬萬曰億箋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陰
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
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
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補協祀逸織切侑夷益切福筆力切
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爲
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

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
大福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蹌千羊反補協亨鋪郎反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
于牙或齊于肉箋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
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
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補協祊依字補彭切叶補光切明謨郎切
祊門內也箋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

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
處祀禮於是甚明纂䟽釋宮云閍謂之門李巡曰
閍廟門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補協饗虛羊切
皇大保安也箋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
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補協疆袪羊切
箋慶賜也疆竟界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補協踖七畧切碩常約切炙直畧切
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

炙肉也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
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補協莫木各切庶陟畧切客克各切
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
尸及賓客箋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
之稱也庶䏑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
肉物肥䏑美者也
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醻音酬補協度待各切獲黃郭切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始主
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

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補協格剛鶴切
格來酢報也補協按楊太史愼云此詩皆古韻非叶殆不可讀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熯而善反補協愆反起巾反孫須倫反
熯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箋我我孝孫也式法
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
以此故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
予主人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補協式逸織反偪筆力反

幾期式法也箋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
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
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
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稷疾勑固也箋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
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
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
辭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
多無數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補協備蒲北反戒訖力反位力入反告古得反
致告告利成也箋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
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
意告尸以利成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
皇大也箋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
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
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箋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
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補協私息夷切
燕而盡其私恩箋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
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 補協奏叶族慶祛羊切
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箋燕而祭時之
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
祿安女之殽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

君是其歡也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補協飽彼五補苟二切首賞呂切又如字考口舉去九二切
箋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
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
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補協盡子忍切
替廢引長也箋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
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 補協甸叶仁畇音勻田叶塵
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箋信乎彼南山
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
佃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
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
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我疆我理
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

南東其畝（補協韻滿彼切）

或南或東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補協雲如字又于云元切雰音紛又孚焉切）

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霢霂音麥木渥烏角切）

小雨曰霢霂箋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埸音亦補協彧于逼切）

埸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補協年尼因切）

箋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補協瓜攻乎切菹側居切）

剝瓜為菹也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貢四時之異物

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補協考孔五切祜侯古切）

箋皇君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周尚赤也箋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才細反）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纂疏正義曰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正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

色如今之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醳酒也昔酒如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膋音聊）

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纂疏正義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　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

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
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補協享虛良切芬音方明謨郎切

烝進也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
禮於是則甚明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暀是孝孫而報之以
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毛詩鄭箋卷之十三

毛詩鄭箋卷之十四　小雅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欽程應衢校

南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箋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補協田他因切又如字千倉新切又如字

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甫之言
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
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
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
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補協陳如字又叶田人如字又叶然年泥因切又如字

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
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
年之法如此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補協畝滿彼切耔薿魚里切薿音蟻

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箋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

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
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髦音毛
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介舍也禮使
民鋤作耘耔閑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
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齊音資補協明叶茫
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
也箋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
爲去声成熟報其功也纂疏社后土也正義曰祭法

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
以爲社句龍職主后土故謂其官爲后土死以配
神社而祭之　方迎四方氣於郊曲禮注云祭四
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
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補協慶法羊切
箋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
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御音迓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
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
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
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纂疏正義曰先嗇若神農春
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
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
名殊而實同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補協子奬切饁音曄畝莆彼反攘音穰右羽已反否浦美反
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

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
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
爲農夫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
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
美否示親之也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補協畝莆彼切有羽已切
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補協敏母鄙反
敏疾也箋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此農
夫能且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補協京居良切）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稼禾也謂有藁者
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
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箋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
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補協慶祛羊切）
箋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
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

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古頑切）寡不能自存焉
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
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
刺之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種章勇反 補協戒叶紀事士止切）
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
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
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
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補協耜養里切 畝滿彼切）
覃利也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
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補協穀工洛切 碩常約切）
庭直也箋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衆
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
不奪其時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補協皁子苟切 好許苟切 莠餘久切）
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也莠似苗也箋方房也謂

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
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
氣之和所致之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去起呂反 注同 螟莫庭反 螣徒得反 蟊莫侯反 穉音稚上声）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箋此四
蟲者恒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
纂疏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
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螣也
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

萬民財貨故云螽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螟與螣蟊與螽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虫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全故分別釋之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炎火盛陽也箋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亾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渰於檢切萋七西反興雨之雨如字祁巨移切雨我之雨于付切私車夫切

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箋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斂力檢切穧才計切穗音遂

秉把也箋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歛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 矜音鰥 纂疏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彼注言此秉者以對禾秉爲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補協子畝叶見上甫田

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禋音因補協祀逸織切下祀仝福筆力切

騂牛也黑羊豕也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黝於糾切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補協畯按泱與下茨韻不叶未詳）

興也洛宗周溉浸水也泱泱深廣貌箋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箋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靺韐有奭以作六師（靺音昧韐音閣奭音赩）

靺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靺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靺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靺韐聲也靺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纂疏正義曰靺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靺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靺韐即一入曰靺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靺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靺韐以此靺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靺韐士言靺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靺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夫為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靺韐士冠禮爵弁服靺韐不言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琫必孔反珌音必補協畯按泱與珌室不叶未詳）

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音遙）珌諸侯盪（徒黨切）琫而璆（音虯）珌大夫鐐（音遼）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箋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斷制纂疏正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遰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元珌文因琫而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

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蜯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卽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珕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珕也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箋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

安則無篡殺之禍也補協揚太史愼曰此詩首二句不叶韻亦猶騶虞屆句不叶之例 睃按此詩首不叶者疑亦有脩音經傳失之耳既不能詳而楊太史所論恐未必盡然又別本云首章維水泱泱作潏潏者係二章維水泱泱作潏潏叶俱必切或然當俟知者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補協同徒黃切

箋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箋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湑思呂切

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箋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

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補協寫想與切

箋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

芸黃盛也箋華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

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補慶羊反

箋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補協白僕各切

箋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

不純

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言世祿也箋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成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補協左左音祖戈切宜牛何切右右音羽巳切

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補協有羽巳切似養里切

似嗣也箋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箋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補協扈音戶上声

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交交猶佼佼飛往來皃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補協胥思呂反祜音戶

胥皆也箋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祿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

領頸也

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屏蔽也箋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

翰幹憲法也箋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補協難乃多切

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亾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兕音似觩音求

箋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

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敖自淫恣也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箋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物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箋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

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偶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補協宜牛何切
箋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言休息也箋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補協福筆力反
箋遐遠也遠猶久也
乘馬在廏摧之秣之 補協秣莫佩切
摧莝音剉也秣粟也箋挫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廏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補協艾魚肺切
艾養也箋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

爲福祿所養也
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補協摧如字又音剉 綏如字又土果切
箋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音畦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
箋戾雹也暴雹謂其政敎如雨于付切雪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

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補協嘉居何切）

箋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補協他音拖）

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音鳥施音異 補協柏逋莫切）

箋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

王之尊箋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亾也纂疏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延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

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補協奕懌皆弋灼切）（說音悅）

奕奕然無所薄也箋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亾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

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時善也

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補協來叶犁）

箋具猶來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補協上叶傷怲叶枋）

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補協舅巨九切）

箋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音線）

霰暴雪也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箋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亦亾無有日數能復幾
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
也刺幽王將喪亾哀之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
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
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 補協舝胡轄切又下介切孌音臠逝石列石例二切

興也間關設舝貌孌美也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
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
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
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括會也箋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
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
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補協好呼報反朮仝友羽巳反
箋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

屑是燕飲相慶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鷮音驕補協敎居爻切
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
也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
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
教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補協好呼報反射都故切
箋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
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 女音汝
箋諸大夫覬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
之此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
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
之至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 析星歷反柞才落反
補協上薪叶褒下薪如字湑思呂切
箋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
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

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
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補協寫想呂切
箋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
憂除去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補協仰五剛切行上如字下叶杭騑字非切
景大也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
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
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教
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和胡剛切

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慰安也箋我得見汝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
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補協樊汾乾切
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興者蠅之爲蟲汙白
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
外之令遠物也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豈音愷
箋豈弟樂易音洛易異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箋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補協榛如字又叶連
榛所以爲藩也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補協人如字又叶然
箋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

是詩也
箋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補協秩與下楚不叶未詳
秩秩然肅敬也箋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
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
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
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纂疏正義曰射禮
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之擇士
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
因燕賓客卽與射于寢此三者其處不仝其侯亦

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
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
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
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
諸侯無之故不言也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
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箋豆實菹醢
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 纂疏正
義曰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桃
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藤
藤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籩實有桃
梅故稱核也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補協皆舉理切
箋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
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
鍾鼓既設舉醻逸逸 補協設書質反 醻音酬
逸逸往來次序也箋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
縣 音玄 也纂疏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
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醻始言鍾鼓既
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

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
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
鍾鼓不足以妨射眾須改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補協抗居郎切
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舉者舉鵠而
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
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
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
其非祭與 音餘 纂疏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
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
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

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
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
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
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
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
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
豕皆止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
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
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

又曰尺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
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
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
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
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
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
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
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
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
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

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君射如卿射
之禮案卿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
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
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
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
之故於此言既抗也　正義曰按大射前射三日
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
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矦射人
張之矣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補協同功叶不可晐按古讀中同有如黃切功有俱黃切

箋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
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纂疏孔氏曰射
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
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
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
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
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補協的丁藥反
的質也祈求也箋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
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

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纂疏孔氏曰大射之矦其中制皮爲鵠
賓射之矦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矦中三
分之一其燕射則矦中畫爲獸其中射處皆二尺
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爲正鵠也司裘
注說皮矦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
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矦中所射之處爲
質也 補協暇按前章與第三章四章皆前兩句無韻亦如楊太史譫彼所言首句爲助語之類但然別本首章左右秩秩作秩秩左右注云右叶條古反以叶是三章今四章載號字見首章飲與下

不叶彼叶奴梨切
與下鄭字叶或然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補協奏宗五切衎音看暌按禮與上鼓奏不合古韻亦無有叶別本禮叶會然亦未詳
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
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美洽合
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
所獻之禮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壬大林君也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
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

萬國之歡心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補協湛持林切
嘏大也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
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音洛也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補協能奴金切按古韻中有泥音仇其求二音又協尤二音
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
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子孫
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
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

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是也仇讀曰𣪠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
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補協時如字又叶酬
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
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酌者酌之
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補協恭與下醉止不叶豈筵與反補遷僊爲一韻而兩醉止自成一韻邪未詳
箋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

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
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
屢舞僊僊補協反幡仙叶希
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
然箋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
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
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怭毗必反補協秩按二醉止隔句一韻抑秩隔句一韻
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號胡毛切補協呶旧音女交切按與下僛不叶未詳別本呶奴刀切乃與下叶或然郵叶尤傞素何切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箋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補協福筆力切嘉居何陵之二切儀如字又牛何切箋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補協否彼美切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大音泰補協怠養里切箋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恚一瑞反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羖音古箋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補協識失志二音又夷益夷豉二反箋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纂疏正義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爲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毛詩鄭箋卷之十四

毛詩鄭箋卷之十五　　小雅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衢校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箋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亾之禍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頒音焚藻音早補協藻鎬隔句一韻首酒隔句一韻

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藻水草也魚

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見賢遍反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鎬胡老切豈音愷

箋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樂音岳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亾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補協藻鎬隔句尾豈隔句一韻

莘長貌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那乃多切

箋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箋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

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纂疏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骨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補協予音與下仝馬

君子謂諸侯也箋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
以爲薄
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玄袞卷袞音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及與也玄袞玄
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
袞冕而下侯伯自驚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
之賜維用有文章者纂疏正義曰玉藻註云龍卷
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
龍袞是龍之狀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觱沸檻音必弗芹巨斤切

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言我也芹菜也可以
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
清也周禮芹菹鴈醢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
君子所屆補協旂巨斤反○淠匹弊切嘒呼惠切補協屆居氣切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
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
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補協下叶戶紓上與切予音與
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箋
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
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
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
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
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
予之纂疏太古蔽膝之象正義曰易乾鑿度云古
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
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

韠正義曰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
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
王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邪幅正義曰邪纒
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
緘束之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補協命彌賓切
申重也箋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
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
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補協蓬如字又皮江切

蓬蓬盛貌箋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補協邦悲工切又如字同如字又徒黄切）

殿鎮也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補協從如字又徐王切）

平平辯治也箋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纚力馳切）

紼繂（音律）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葵其維反膍頻尸反）

葵揆也膍厚也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補協戾郎之反）

戾至也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騂息營許二切補協反旧叶分邅反）

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纂疏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内於檠中此弓已調利而言檠者蓋用訖内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即緄縢也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補協遠旧叶放圓切）

箋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補協反遠二字旧雖有此叶然不若如字自可成音不必改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補協遠叶宛）

箋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效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

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裕預與二音瘉音全
上
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箋令善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箋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
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一瑞切
之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
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

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斯此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補協駒如字旧叶據者非食音嗣補協後上去二音旧叶下顧者非
巳老矣而孩童慢之箋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
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巳亦
將然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食音嗣饇音飫補協取音旧娶今叶此苟七臾二切
饇飽也箋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
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
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

禮勝音聲補協䫄按旧本駒之叶據后之叶下顧者彼以二音欲叶之以合饇取耳蓋饇音飫取
音娶故也今取之諸古韻駒並無叶據後並無叶下顧者但叶胡故者侯字耳假今後字可叶則后
厚姤郈等字將盡可叶矣雖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藾之音不足爲其韵豈足理哉知其說
也則旧叶之謬宋儒之倔彊不辯而明矣畯今以駒饇二字不叶而以後取二字叶之庶幾上下之
韵自適也識者正之
毋敎猱升木如塗塗附
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
敎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
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敎之則進
纂跡正義曰猱則猨之輩屬非猨也陸璣跡云猱

彌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
之白䰄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然則猱猨
其類大同
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補協屋叶注
徽美也箋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
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敎
之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瀌音標晛音現
晛日氣也箋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
見人則皆称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

與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敎之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箋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

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補協髦莫裦切

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

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

興也菀茂木也箋尚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

蹈動暱近也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靖治極至也箋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愒音器

愒息也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補協瘵子例切

瘵病也箋瘵接也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補協邁力制切

箋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補協天叶紳又如字 臻如字又叶先

箋傅音附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

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補協矜音勤又音鰥

曷害矜危也箋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

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箋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仝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彼彼明王也箋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温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望叶亾

周忠信也箋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又疾今不然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撮補協租悅反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綢直留反補協髮方月反

密直如髮也箋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殺所界側界二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說音悅

箋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

琇美石也箋言以美石為瑱瑱塞耳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

尹正也箋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

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苑於粉切又音鬱補協結激質切

箋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厲補協落蓋切 卷音權補協丹蠆敕界切

厲帶之垂者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蔡疏正義曰小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

綠之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箋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

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旟音餘

旟揚也箋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

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

也旟枝旟揚起也

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盱音吁

箋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箋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

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匊弓六反

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匊箋綠王芻也

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

不專於事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言我也禮婦人

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

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補協藍盧談切襜尺占切

衣蔽前謂之襜箋藍染草也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詹音占

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

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

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纂疏衣蔽前謂之襜正

義曰釋器文也郭璞曰今之蔽膝　內則云妾雖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注云五日一御諸侯

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

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至其天子則天官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

九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

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

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韔勅亮切補協弓姑

弘切綸音倫

箋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音灼也

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
從之爲之繩繳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魴音防鱮音叙上声
觀古玩切補協者掌與切
箋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
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
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

此恩澤事業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芃蒲東扶雄二反膏古報切
興也芃芃長上声大貌箋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
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
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勞力報反
悠悠行貌箋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
之國將徒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
以先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任音壬注同輦力展
連典二切補協牛叶泥哉叶資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
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
牛者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補協御上声
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步行曰徒召伯營謝
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
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邑也箋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
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
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箋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
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
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難乃多切）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箋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補協沃鬱縛切）

沃柔也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補協樂音洛）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補協幽於糾於交二切）

幽黑色也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補協膠居侯反又音交）

膠固也箋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敎令之行甚堅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補協愛許丞反）

箋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箋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菅音奸）

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白華於野已漚名

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

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箋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纂疏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補協茅如字又叶牟）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不覆養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
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補協猶叶控又如字）
步行猶可也箋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
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
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
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
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符虎皮休二反補協田叶陳又如字）
滮流貌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
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補協人如字又叶然）
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
所爲故憂傷而念之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五綱切烘火東切又音洪煁市林切）
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人
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
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

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
事亦猶是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聞音問）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
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
不聞亦不可止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懆七感七到二切）
邁邁不說也箋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
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鶖音秋）
鶖禿鶖也箋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
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
而餧申后近惡而遠善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箋戢歛也歛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
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
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箋良善也王無咎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
我怨曠 力號切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扁必顯必淺二切
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
同其行登車以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
賤
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疧祁支切
疧病也箋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箋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
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
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緜蠻黃鳥止於丘阿
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
仁箋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
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
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補協飲於鴆切食音嗣
箋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
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
則予之飲饑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
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
箋丘隅丘角也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箋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
及時疾至也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
箋丘側丘旁也
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箋極至也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
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箋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

卒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孚煩切補協亨鋪郞切
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葅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兎他故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鮮白首也補協燔汾乾切獻虛言切
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兎白首者兎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補協炙陟路切酢才洛反
炕火曰炙酢報也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兎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纂疏正義曰凡治兎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爓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焼乾脾也柔謂殺巳多日而未乾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補協炮蒲侯切醻市周切
醻道飲也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漸士銜時銜二切詩仝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箋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漸漸山石高峻箋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箋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之朝於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在律反補協沒莫筆切

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箋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蹢音的

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

之波漣矣喻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滂普郎切

畢噣音晝又有角反也月離陰星則雨箋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荊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他音拖

箋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又音韶詩仝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箋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苕之華芸其黃矣華音花

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

敗則京師孤弱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箋傷者謂國日見侵削纂疏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苕一名陵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隰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

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
故將落乃然
苕之華其葉青青青音精
華落葉青青然箋京師以諸夏爲障蔽今陵苕之
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
見也見音現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箋我我王也知王之爲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
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閔之甚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
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無是
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
周將亾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
也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鮮上声補協鮑補苟切
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
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補協行叶杭
箋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
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
行乎言常行勞苦之事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言萬民無不從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補協玄如字又胡匀切俱倫切又古頑切
箋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
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

故謂之矜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補協民彌延切又如字
箋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
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補協野上與切
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兕虎比戰士也纂疏正蒙
曰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以爲鎧釋獸云兕
似牛郭景純曰一角青色重千斤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補協暇後五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芃薄紅扶東二反棧

…扳切補協狐車隔句三韻草道隔句一韻

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箋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纂疏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毛詩鄭箋卷之十五

毛詩鄭箋卷之十六　大雅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鄒程應衢校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於音烏補協天如字又鉄因切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補協新蕭前切又如字

乃新在文王也箋太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補協時上紙切

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補協右羽巳切

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亹音尾 哉音栽 始也 補協子獎里切）
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令
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
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
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
子庶爲諸侯皆百世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不世顯德乎也者世祿也箋凡周之士謂其臣有
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

維周之楨
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幹也箋猶謀思願也周
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
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
幹事之臣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子禮切）
濟濟多威儀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於音烏 緝七入切 假古雅切）
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箋穆穆乎文王有

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
爲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
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補協服蒲北切）
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于於也商之孫子其
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
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
之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祼古亂切 補協京居良切 黼音甫 冔況甫切）
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
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
曰冕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
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藎進也無念念也箋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
之法王斥成王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聿于筆切 補協福筆力切）

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
自求多福箋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
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喪息浪反
帝乙已上也箋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
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易以豉切
駿大也箋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
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補協躬姑弘居員二切天鉄因切又如字

遏止義善虞度也箋宣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
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
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
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補協臭初尤反孚芳尤反
載事刑法孚信也箋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
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補協上辰羊切
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
天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
晢見於天謂三辰效驗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忱市林切適音的挾子燮子協二切
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天之
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

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
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
厚美周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 摯音至任音壬補協京居良切行戶郎切
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太王之子
文王之父也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摯
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
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大音泰補協身戶羊反

大任仲任也身重直勇直龍二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補協福筆力反回越過反
回違也箋小心翼翼恭愼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
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涘補協集昨合切涘牀已切
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涯也箋天監
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
王生適有所識則爲聲去之生配於氣勢之處聲去使

之必有賢才謂生太姒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嘉美也箋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
女可以爲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牽遍下顯二切
俔磬也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
之如天之有女弟
文定厥祥
言太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問名之後卜而得
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

親迎于渭迎魚敬切
言賢聖之配也箋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
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
迎太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
殷時未有等制纂疏正義曰納采納吉納徵徵成
也問名請期親迎采也吉也徵也三者單是夫氏
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又云案士昏禮

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即問名
也釋水云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
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
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
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
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
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
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故
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

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
焉箋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
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姒
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右音祐注同
篤厚右助燮和也箋天降氣于大姒厚生聖子武
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
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補協興叶歆野掌與切按旅野女隔句一韻林興心隔句一韻舊無此讀㪍讀之如此

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
下之望周也箋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
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
師勝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女音汝
言無敢懷貳心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
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 騵音原補協彭鋪郎切
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
也箋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

又強則暇且整纂疏釋文郭璞曰騂赤色黑鬣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父音甫涼音亮
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
佐也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鷙鳥也佐武王者
為之上將 將子匠反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補協明叶芒
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肆故今也
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
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
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
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
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
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
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纂
疏釋草云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

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亶都但反父音甫復音福補協穴戶橘反

古公亶父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為二章發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補協父音甫馬滿補反滸音虎下叶戶

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知音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膴音武堇音謹飴音移補協謀謨悲切

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則又從矣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補協茲津之切

箋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補協右羽已反畝滿彼反事上止反

慰安爰於也箋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補協家叶姑

箋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
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處昌慮切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縮音宿補協戢節力切
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廄車為次居室為後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
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
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繩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捄俱鳩二音陾音仍
度去入二聲馮音平
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

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箋捄捊也度猶投
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勝音升
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
樂功也箋五版為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鼛鼓不
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
朔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補協伉苦郎反
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
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

門焉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
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廼立冢土戎醜攸行補叶行叶杭
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
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
社也箋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
蜃宜社之肉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殄田典切
柞音昨棫音域拔蒲蓋二切兌吐外徒外二切
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兌成蹊也箋小聘曰問柞

櫟也棫白桵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
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
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
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混音昆駾徒對反喙許穢反
駾突喙困也箋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
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
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太王辟狄文王
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音媿補協生曰叶桑經切按生自可通古不必改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補協附曰叶上聲後曰叶下五切奏曰叶宗五切侮曰上聲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箋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補協晙按附之叶上聲者古韻中原無上聲而止有叶符又切後奏侮古韻中雖自如上所叶然不若附叶符又切侮叶莫侯切而以後奏如字則上下自叶矣不必改音識者評之

緜九章章十六句

棫樸 棫音域 樸音卜 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槱音酉

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上聲辟音璧 補協趣此苟切

趣趨也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半圭曰璋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補協峨魚羈切又如字宜如字又牛何切

峨峨盛壯也髦俊也箋士卿士也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淠匹世切涇音經楫音集

淠舟行貌楫櫂也箋烝衆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與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天子六軍箋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
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
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補協人如字又叶然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箋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
猶天子爲法度于天下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補協人如字又叶然

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
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
俗近如新作人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追對回反琢陟角反注皆同相如字

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箋周禮追師掌追
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
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
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覩金玉然言
其政可樂也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箋我王謂文王也以罔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
爲紀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劉之業太王王
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楛音户補協濟子禮反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旱山之足林
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
樂者被其君德教篆疏正義曰榛似栗而大楛木
名陸璣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
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
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黄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
有楛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二豈字俱音愷弟上聲

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箋君子謂太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
求祿亦得樂易 易以豉反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 瓚才旱反

玉瓚圭瓚也黄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
秬鬯圭瓚箋瑟絜鮮貌黄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
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
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篆疏孔氏曰王
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

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
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
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尺以下黃流秬鬯也孔氏曰
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
之艸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
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九賜含文
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
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
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動作

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敎訓內懷至仁賜
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泄賜之朱戶
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
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
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
之秬鬯以祀先祖是其九賜之事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補協降乎攻切
箋攸所降下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補協天如字又叶神淵如字又一勻切
言上下察也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
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
喜得所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補協人叶然又如字
箋遐遠也言太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
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補協載節力反騂息營反補協備蒲北反
言年豐畜碩也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
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補協日祀逸織反福筆力反
言祀所以得福也箋介助景大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燎力召切
瑟衆貌箋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
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力報切注仝
箋勞勞力代切來猶言佑助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藟力軌反施以豉切補協枚莫回切
莫莫施貌箋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
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箋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 側皆切詩今 文王所以聖也

箋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補協毋音人后姓罪沫補二切婦蘇后房說本甫二切人音泰

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大介上補協男尼心切

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箋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恫音通補協公恫那爲一韻

宗公宗神也恫痛也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 其所爲者其將無有凶禍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補協邦悲工切

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補協廟目叫貌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箋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射音亦補協保目叫妙

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箋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補協按保字古韻並無所謂如者朱本叶之疑古韻有此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假占雅切

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淡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補協日云用韻未詳

言性與天合也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補協按別本我叶奚亦切入叶如式切式然當俟知者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造爲也箋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斁巳亦反厭也鄭音擇髦俊也補協曰云用韻未詳按鄭本自不斁亦式孕此爲一韻）

古人之無猒於有名譽之俊士箋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補協按別本造叶七西切士叶牀至切或然暇以爲此三章詩古韻或失之者不必强叶）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按鄭本四章章六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修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補協赫黑各切）

皇大莫定也箋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知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補協獲胡郭切）

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全於惡也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耆巨夷切補協宅達各切）

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箋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

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屏必領切菑莊持切翳於計切栵音例辟婢亦切檉勑丁切椐紀庶切檿烏簟切柘都故切）

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箋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刋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纂疏正義曰釋木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栵而檉河

柳椐檟檿山桑皆釋木文郭璞曰栭樹以樹　而
痺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為栭栗陸璣疏云葉如
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輈其氏云河柳謂河
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
雨師枝葉似松孫炎云檟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
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
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為弓冬官考工
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檿桑次之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串夷即昆

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
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配媲也箋天既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姒也
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省悉井切拔蒲具切兌徒外切
兌易 以豉切 直也箋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
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作為也天為邦謂

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
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補協友羊利反兄虛王切慶袪羊切
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篤厚載始也
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
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美
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補協喪平聲
奄大也箋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

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 度待洛反補協明彌延切長張丈反補協君姑元切
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箋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
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
慶刑威曰君
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王于況切補協比必里切又如字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箋王君也王季稱
王追王也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補協悔虎洧切又如字

經緯天地曰文箋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爲匹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祉音恥補協 子奬里切

箋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羨錢面切補協 岸魚戰切

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箋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補協邦悲功切 阮魚宛反共音恭

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補協怒暖五切 按音遏 補協祜侯五切下後五切

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補協京居良切 池徒河切

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度待洛切 鮮息淺切

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向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豊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長丁丈切

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

者其爲人不知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
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
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
衝車也墉城也箋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
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
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
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補協閑何艱切　馘古獲切　補協安於虔切　禡滿補切　附符上
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
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
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
尊而親其親箋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
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爲之不
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
無復敢侮慢周者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

拂補協茀分聿切　仡魚乞切　忽虛出切　拂分聿切
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箋伐
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
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
獸昆蟲焉
箋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天子有
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
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旣視朔遂登觀臺

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
也不日有成也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址
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
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
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補協來六直反　按朱傳勝本自經始靈臺至此六句爲一章
箋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址非有急成之意衆民
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補協劉曰叶郁今如字伏叶如字今筆力切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
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箋攸所也文王親至靈
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纂疏釋獸云鹿
牡麌牝鹿是爲麀牡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補協濯直角切翯各角切
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鳥獸肥盛喜樂言得
其所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補協朱本自王在靈沼至此六句爲一章
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靈沼之

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虡音巨樅音聰賁音墳鏞音庸論平聲樂音洛辟音璧
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
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
者箋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
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
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
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
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言感於中和之至纂疏正
義曰縣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植立
者爲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
如鋸齒爲之飾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
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鼓正義曰賁大
也故謂大鼓爲賁鼓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
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
辟廱正義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
地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
觀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音駝逢音蓬矇音蒙瞍音叟

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
瞍公事也箋凡聲使瞽矇爲之纂疏陸璣疏云鼉
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
甲今合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

靈臺五章章四句 按朱本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

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

武繼也箋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補協京居良切

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此三后既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謂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箋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補協命叶名孚孚尤切按京命隔句一韻求孚隔句一韻

箋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無信不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式法也箋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爲法勤行之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則其先人也箋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

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媚愛兹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補協服蒲北切

箋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

許進繩戒武迹也箋兹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祜音户

箋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遠夷來佐也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音聿駿音峻

箋遹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聞音問上仝)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盛

文王烝哉

烝君也箋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補協此篇每章後言烝哉者不叶韻葢贊美之詞猶與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箋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

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淢音洫補協孝曰叶許六反按古韻無此叶朱仲晦或有所據別本欲作猷孝叶虛由切或然)

淢成溝也匹配也箋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城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巳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

王后烝哉

后君也箋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謚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illegible])

濯大翰幹也箋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旣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敎定其法度

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績業皇大也箋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

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皇王烝哉

箋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補協服蒲北切)

武王作邑於鎬京箋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補協京居良切正之[illegible])

箋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修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補協子將大里切

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

弗棄基

武王烝哉

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纂疏陸德明曰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按釋文在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下

毛詩鄭箋卷之十六

毛詩鄭箋卷之十七　大雅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衢校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補協民如字又彌延切嫄音原又魚倫切

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毋配高辛氏帝焉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

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補協祀養里切子獎里切

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主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補協敏毋鄙切夙相即切育曰逼切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補協達他末切

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毋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易以豉切

不拆不副無菑無害拆勅宅反補協副字迫切菑音災害音曷

言易也凡人在毋毋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毋橫逆人道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補協祀養里反子獎里反

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

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寘之豉切隘於懈切腓符非切補協字與翼爲韻二林字自爲韻

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補協翼叶異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氷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補協去曰如字今叶丘於切呱曰叶故今音孤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補協訏叶去聲匍音蒲北反補協曰嶷魚極切按朱本自誕寘之隘巷至厥聲載路十句爲一章

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荏而甚切穟音遂幪莫孔切瓞田節反唪布禮薄孔二切

荏菽戎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盛茂也唪唪然多實也箋蓺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纂疏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樊光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春秋傳齊侯來朝獻戎菽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

下今之胡豆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息亮切補協道徒口切

相助也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

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茀音弗補協草此苟切種上聲補協曰茂莫後切苞補苟切褎徐久切秀思久切好呼口切

茀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

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箋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裦枝葉長
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
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
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秬音巨秠孚鄙反穈音門芑音起
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
白苗也箋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纂疏
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
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

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
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
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
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
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
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
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
宜當用之故以二米斛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
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
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

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
雅得以稃爲秠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穈今之赤
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
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補協畝滿洧切任音壬負扶委切祀養里切
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
位也后稷以天爲巳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
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
二王之後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舂傷容切揄音由簸波我切蹂音柔補協叟所留切
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叟叟聲
也浮浮氣也箋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
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
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
簋之實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軷蒲末反補協又叶蒲昧反烈如字又力制反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
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

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
爇蕭合馨香也羝牂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
貫之加于火曰烈箋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
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
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
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
此而往郊
以興嗣歲（補協歲叶聖又如字）
興來歲繼往歲也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
齊敬祀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

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卬音昂盛音成補協升登爲一韻歆下與今爲一韻時祀侮爲一韻時上止切）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箋
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于豆
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饗之何
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
也纂疏正義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
是木曰豆瓦曰登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補協祀養里切悔呼委切）

迄至也箋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
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
故推以配天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箋九族自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
也耇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敦史受
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音團泥音彌）

補協案章次毛鄭同
敦聚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箋苞茂也體成形也
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
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
之況於人乎纂疏正義曰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
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萑葦成是其事也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弟上聲補協案章次毛鄭仝朱仲晦本自敦彼行葦至此共爲一章）
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筵者或授几者箋莫
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

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
者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補協席祥勺切御魚駕切席酢隔句一韻御斝隔句一韻
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箋緝猶續也御侍
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
侍者謂敦史也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酢才洛反補協斝居訝切案章次毛鄭同
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進酒於客曰獻
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
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醓他感切補協薦即略反炙陟略反脾婢支反臄渠略反咢五洛反按章次毛鄭同朱仲晦本自肆筵設席至此共爲一章
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
咢箋薦之禮非葅則醓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
函爲加故謂之嘉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 敦音雕下及注同鍭音矦補協堅古因切 舍音捨
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蓺箋舍
之言釋也蓺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
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

序賓以賢 補協賢下珍切按章次毛鄭同
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
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
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
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
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
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
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
僅有存焉箋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 補協句勾姤一音鍭矦候二音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
挾四鍭則已徧釋之纂疏正義曰射禮搢三挾一
个大射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
故插三於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
个个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
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四鍭如樹 補協樹上主反
言皆中也
序賓不以侮 補協案章次鄭本自敦弓既句至此爲一章朱仲晦本自敦弓既堅至此共一章

言其皆有賢才也箋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

射多中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補協主如字又當口切醹如主切又奴口切斗肺庾切又如字耇果五切按毛本自敦弓旣句至酒醴維醹六句爲一章鄭本自曾孫至黃耇四句爲一章

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箋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旣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于先王君子可也纂疏正義曰按禮器制度注勺五升經六

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台湯來切 補協背必墨切

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旣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纂疏正義曰釋詁文鮐背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又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補協福筆力反按章次毛本自曾孫維主至此六句爲一章鄭本自黃耇台背至此四句爲一章朱仲晦本自曾孫維主至此共爲一章

祺吉也箋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按鄭本行葦八章章四句朱仲晦本行葦四章章八句

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箋成王祭宗廟旅醻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在意云滿是謂之飽德

旣醉以酒旣飽以德

旣者盡其禮終其事箋禮謂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補協福筆力反

箋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

旣醉以酒爾殽旣將

將行也箋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

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補協明叶芒

箋昭光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有又令善也天旣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

以善名終是其長也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補協俶尺六切告姑沃切

俶終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補協何如字又叶奚嘉居何居之二叶

恒豆之葅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

也箋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補協儀牛何切又如字

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補協時日叶上止切今叶時吏切子口叶奬里切今叶音字按如字今叶則與子匱類若協如日叶則一章分兩韻矣識者評之

箋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匱竭類善也箋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補協壼叶若後切

壼廣也箋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致已乃及於天下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補協祚才故切

胤嗣也箋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祿福也箋天予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臨天下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也箋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補協士鉏里反

釐予也箋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補協子奬里切

箋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箋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

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纂疏正義郭璞曰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馨香之遠聞（音問又如字）也箋爾者女成王者女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補協沙桑何切宜牛何切）

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箋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爲宜亦不以己實臣自嫌也

爾酒既多爾殽既嘉（補協嘉居何切）

言酒品齊（才細切）多而殽備美

公尸燕飲福祿來爲（補協爲吾禾切）

厚爲孝子也箋爲猶助也助成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渚沚也處止也箋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

得其處

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湑息汝切　補協下後五切）

箋湑酒之泲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泲酒脯而已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潀在公切）

潀水會也宗尊也箋潀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補協降[illegible]）

崇重也箋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祀之禮而燕飲焉爲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亹音門補協熏眉貧切

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箋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補協芬豐勺切艱居銀切

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補協子叶則人如字又叶然天鉄因切又如字

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申重也箋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宜君王天下也箋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箋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抑抑密也秩秩淸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敎令又淸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朋友羣臣也箋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

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塈息也箋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王居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 埸音亦餱音侯 槖音托輯音集

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埸迺疆言修其疆埸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槖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邰國乃有疆埸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槖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補協行叶杭

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干盾也戈句孑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 補協 繁紛乾切 歎音灘

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巘音言補協曰舟之遙切 瑤音遙 鞞必頂切琫音蚌補協曰刀徒招切

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陟

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
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
進玉瑤容刀之佩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溥音普 補協京居良切）
溥大覯見也箋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
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
閒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
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補協野上與切）
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
曰語箋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
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賔旅言其所當言語
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補協依於豈切 蹌音搶 濟音姊）
箋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
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
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
升坐

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補協依於豈切 造音慥 匏音庖）
賔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
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公劉旣登堂負
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
殽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食音嗣 補協四之字自爲韻）
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
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相息亮切）
旣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厚乎公劉之居
豳也旣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旣以日景定
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
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補協單多涓切）
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
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
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

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
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
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寛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補協館古玩切鍛丁亂切
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爲鍛質
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
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
材木給築事也

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補協有羽已切
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箋爰曰也止基作宮
室之功也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
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
止旅乃密芮鞫之卽
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
曰澳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旣安軍旅之役止士
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潦音老餴音分補協饎昌里切
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箋流潦水
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
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
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緊
物纂疏正義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饙
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音脩飯爲饙饙均熟爲
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
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補協母滿彼切

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
親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罍音雷
濯滌也罍祭器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
漑清也
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箋塈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箋吉猶善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補協南尼心切]

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矢陳也箋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

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泮渙廣大有文章也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酋音囚]

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箋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昄符版切補協厚很口下主二反]

昄大也箋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補協主當口腫瘦二反]

箋使女爲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

茀小也箋茀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嘏大也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汝大受神之福以爲常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馮音憑]

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箋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傚以爲法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顒魚容反卬音昂聞音問補協望無方切

顒顒温貌卬卬盛貌箋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箋綱者能張衆目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翽音諱

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翽翽衆多也箋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藹藹猶濟濟也箋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 傅音附補協天叶神又如字

箋傅猶戾也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補協命叶民令如字又叶然

箋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

補協駿按天與人字爲一韻而以命只如字讀不必強叶民也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温仁之氣亦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菶音蚌補協喈叶鷄

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治則鳳皇樂德箋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補協多如字又叶祇馳唐何切又如字

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補協多如上叶歌如字又叶歌

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

爲樂歌王曰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補協安多之叶祇歌之歌並見古韻初非強叶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爲姦宄彊陵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汔音訖

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

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詭音鬼憯音慘補協明謨切

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憯曾也箋謹猶愼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勑愼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柔安也箋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

休定也逑合也箋休止息也合聚也

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補協怓原音鐃今叶宜猶切

惽怓大亂也箋惽怓猶讙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

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休美也箋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補協國于逼反

息止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慝惡也箋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求近德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愒音器泄音異

愒息泄去也箋泄猶出也發也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補協敗蒲寐切

醜衆厲危也箋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厲壞
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
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補協大特計切
戎大也箋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
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賊義曰殘箋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
不爲殘酷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
繾綣反覆也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諫音簡
箋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
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

道也箋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
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爲謀不能遠圖
不知禍之將至
靡聖管管不實於亶
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箋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
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諫音簡
猶圖也箋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補協難尼涓憲虛言
切蹶音媿

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天斥王
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
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
成其惡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補協輯祖合切懌弋
灼切
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箋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
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嚻嚻嚻音梟補協笑思邀
切

僚官也囂囂猶警警也箋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
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及
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初俱反蕘音堯
芻蕘薪采者箋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
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
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蹻其略反
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箋今王方
爲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

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耄毛博切熇許各切
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箋將行也今我言非老
耄有失誤乃告汝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
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叶協懠箋爾切音跨毗平聲
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箋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
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

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屎音犧喪去聲叶協資箋西切師霜夷切
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箋葵揆也民方愁苦而
呻吟則忽然無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
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
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壎音員篪音池
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
如取如攜言必從也箋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

合而從之如此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易音亦辟字俱音辟
辟法也箋易易也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
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
爲邪僻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協藩分遭切垣胡田切
价善也藩屏也垣墻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
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

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補協胡盛胡罪二反畏於非紆會二反〕

懷和也箋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音俞〕

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箋渝變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補協明吽苎旦得絹切衍怡戩切〕

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箋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愼乎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纂疏陸德明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按釋文在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下陸德明曰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　按釋文在民勞下

毛詩鄭箋卷之十七

毛詩鄭箋卷之十八　　大雅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叅疏補協江都陸[illegible]鄞程應衢校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辟音壁注仝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辟音避

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補協諶音怵又市隆切終諸潨切又如字

諶誠也箋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女音汝下仝掊協服蒲北反

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慆音滔

天君滔慢也箋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懟直類反攘如羊切

對遂也箋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毁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作則慮反祝音呪

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箋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且祝詛求其凶咎無極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

炰烋猶彭亨也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

背無臣側無人也箋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無陪貳也無卿士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湎面善切補協式吏切

義宜也箋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呼火故切補協夜羊茹切

使晝爲夜也箋愆過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傚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蜩螗音條唐補協羹盧當切

蜩蟬也螗蝘也箋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孰𩞄疏蝘蟬屬草木疏云一名切蟟青徐謂之蝭蟧楚人名之蟪蛄秦燕謂之蛉蛥或名之蜓蚞郭璞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正義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

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喪平聲補協行叶杭

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奰皮器反又音備覃都南切

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箋此言時人忕於惡雖有不醉猶好呼報切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補協時上止切舊巨己切

箋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箋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補協聽湯經切

箋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補協揭去例紀竭二反害暇憩許列二反撥方吠筆列二反

顛仆蒲北反又赴音沛拔也揭見根貌箋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然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補協世如字又私列反

箋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箋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補協戾非二反

職主戾罪也箋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下孟切

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箋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許況于切補協告古得反

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箋則法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補協今日叶經

政日叶征酒日叶子小切

箋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于酒言愛小人之甚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樂音洛補協紹日叶子小切共九勇切刑日叶胡光切

紹繼共執刑法也箋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倣女所爲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補協喫按此章日雖有此叶而揚人叟云詩此詩與尚書辭命不全不必強叶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補協尚平聲
淪率也箋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
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
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自率引爲惡皆與之以亾戒
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
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
洒灑章表也箋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恤政
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補協兵晡光反逷他歷切

逷遠也箋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
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
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補協虞元具切
質成也不虞非度待洛反下仝也箋侯君也此時萬民
失職亦不肯趍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
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愼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
度而至之事
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補協儀牛何切嘉居何切
話善言也箋言謂政令也柔安嘉善也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補協爲吾禾切
玷缺也箋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
敎一失誰能反覆之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易以豉切捫音門補協曰苟矣曰云此二句不用韻逝音制與舌叶晙案此曰叶之矣也蓋苟矣逝矣二矣字自爲韻何以當叶不叶不當叶反叶耶
莫捫持也箋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敎令無
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敎令
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補協讐市又切報蒲救切友叶以子獎里切

讐用也箋惠順也敎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
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
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
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箋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敎令天下之
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解音集補協顏叶魚堅切愆平聲
輯和也箋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
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

乎言其近也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相息亮切

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箋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補協格剛洛切度待洛切射弋灼切

格至也箋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補協嘉居之居何二反儀如字又牛何切鮮上聲

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箋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虹戶工切補協子奬里切

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荏音任補協絲日叶新夷切然古韻雖爾柔絲自通基不必叶矣

緡被也溫溫寬柔也箋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爲德也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補協言如字又叶闆人切然又如字僭心尋反

話言古之善言也箋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於乎音烏呼下仝補協子奬里切否音鄙事上止反

箋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啓覺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補協子 獎里切
借假也箋假令人云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
子長大矣不幼小也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莫音暮
莫晚也箋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
而反晚成與 音餘 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補協昭叶灼 樂音洛 夢音蒙 補協慘七各切
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箋孔甚昭明也昊天乎
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

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諄之純反 藐莫角反 補協教叶覺
藐藐然不入也箋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
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爲政令反謂之有妨
害於事不受忠言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耄莫報切
耄老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補協悔 虎委切
箋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恨也

天方艱難曰喪厥國 補協國 于逼切
箋天以王爲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
兵寇將以滅王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遹音聿
箋今我爲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
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爲無常維邪其行爲
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菀音鬱 捋力活反 瘼音莫
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
箋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
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
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
羣臣恣放損王之德
不殄心憂倉兄塡兮 倉兄音愴怳 注仝 塡音塵
倉喪也兄滋也塡久也箋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
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補協天叶神
昊天斥王者也箋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
不矜哀下民怨懟之言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補協翩批賓切泯彌鄰切按騤夷黎哀隔句一韻翩民燼頻隔句一韻
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
也夷平泯滅也箋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
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
寇虐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補協燼咨辛切

黎齊也箋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君
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
害所及廣
於乎有哀國步斯頻補協於乎音烏呼哀叶依
步行頻急也箋頻猶止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
害比比然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補協將子兩切疑原音魚乞反今叶如字按資疑維階隔句一韻將往競梗隔句一韻
疑定也箋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爲政
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
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補協競其兩切階居奚切梗古黨切
競彊厲惡梗病也箋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
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
今日相梗不止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殷於巾切僤都但切補協怒暖五切東叶丁按慇辰東瘏隔句一韻宇怒處圉隔句爲一韻
宇居僤厚也箋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

之言
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補協痻音昬日叶民
圉垂也箋痻病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
急矣我之禦寇之事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毖音秘用叶必非也按古韻原無叶必者彼徒見首章隔句用韻故亦強叶之何用哉二章五章放此
毖愼也箋女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也而亂滋
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恤亦憂也逝

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
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
當用賢者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補協溺奴學反
箋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
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
力民代食遡音素僾音愛補協風叶孚音切古韻雖有此叶然不若如字讀荓普耕切
愬鄉音向僾唈烏合切荓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
天祿也箋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爲政見之使人唈
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
心當任用之反却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
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
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禮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
盜臣害財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箋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嗇吝之人與愛代食者而
已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蟊莫侯切痒音羊

箋滅盡也蟊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
斂曰穡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
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蟲孽爲害五穀盡病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恫音通贅之芮反
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箋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
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
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補協瞻側羊切相平聲
相質也箋惠順宣徧猶謀愼戒相助也維至德順
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
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箋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
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
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宜猶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甡所巾切補協譖如字叶子林切非
甡甡衆多也箋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
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

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谷窮也箋前無明君却迫罪役故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
瞻言百里遠慮也箋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
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爲王言其事淺且近
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補協忌 巨巳切
箋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
皁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

罪罰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補協迪 徒沃反
迪進也箋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
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
者而愛小人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箋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亾故安
爲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隧音遂
隧道也箋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

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補協垢 中六反
中垢言闇冥也箋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
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
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類善也箋類等夷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
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
而行此人或效之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覆反也箋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
是形其敗類之驗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補協獲 胡郭反
箋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女也我豈不
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
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
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 女音汝 下仝
旣之陰女反予來赫 陰于鴆切 女音汝 補協赫 黑各切
赫炙也箋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

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告音谷）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補協背必墨反）

涼薄也箋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

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箋克勝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箋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逐用彊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

戾定也箋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令民動搖不安定也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

箋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距已諫之甚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補協曰本云此章叶韻未詳）

箋予我也女雖觝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箋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補協天鉄因切）

回轉也箋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纂疏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爲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

河精上爲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於乎音烏呼喪息亮切）

薦重臻至也箋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於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補協牲桑經切聽吐丁切）

箋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

聆戎之精神而興雲雨纂跡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至卽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年十有二聚萬民其有一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爲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大音泰下仝）

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於謹切）然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瘞於例反）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宮宗廟也爲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補協臨力中切斁丁故反）

丁當也箋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補協推吐雷反遺夷回切下仝）

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箋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亾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補協摧在雷切）

摧至也箋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吁嗟乎

告困之辭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靡瞻靡顧 沮在呂切補協顧果五切
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
死亡也箋旱既不可却止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
我無所庇陰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
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補協助牀所切予演女切
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百辟

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
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
憂心如熏 滌徒歷反補協川樞倫切魃蒲末反惔音談補協焚符鈞切
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也
憚勞熏灼也箋憚猶畏也旱既害于山川矣其氣
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
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纂疏神異經
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
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
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災消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補協聞微匀切遯徒匀切
箋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
心遯遯慙愧於天下以無德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黽彌忍反瘨都田反
箋瘨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
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
致此害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
宜無悔怒 莫音暮補協虞元具元切怒乃路反
悔恨也箋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
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
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 補協宰奬里切右羽已切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
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
粱士飲酒不樂箋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

凶年祿餼不足人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

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箋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假音格 贏音盈）

嘒衆星貌假至也箋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

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爲于僞切 補協正音征）

戾定也箋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箋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息中反）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補協天 叶神）

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

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箋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翰音寒 補協蕃分邅切）

翰幹也箋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榦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

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補協式失吏反

謝周之南國也箋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法式也亹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補協伯逋莫切宅達各切邦如字又悲功切功切功切叶光又如字

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補協邦悲功切又如字庸如字又于方切

庸城也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補協田如字又叶塵

徹治也箋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天命傳御遷其私人補協人叶然又如字

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俶音蓄

俶作也箋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藐亡角切補協伯逋各反蹻渠畧反濯直角反

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箋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

爲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補協馬滿補切

乘馬四馬也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補協寶叶補

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近音記按說文從辵從丌俗從斤誤補協保叶補

近巳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

子之記保守也安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 餞賤淺反 郿音眉

郿地名箋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箋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天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疆居良切 峙直紀切 粻音張 補協行叶杭

箋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補協番分邅切 嘽吐丹切

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翰音寒

箋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補協憲虛言切

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

箋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揉汝又切 聞音問 補協國于逼切

箋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箋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 音諷

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假音格 補協甫□下□□

仲山甫樊侯也箋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
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
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
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箋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補協曰云叶韵若賦
未詳
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
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

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
之補協按明命使賦別本作明命之使賦注云毛本作賦非也或然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補協辟音璧曰
云無韻未詳
戎大也箋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
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
安使盡心力於王室補協工躬是保別本作工躬是佛音弼注云毛本作保非
也或然按別本辟必方反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補協發方月反
喉舌冢宰也箋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

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
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
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否音鄙補
協明叶芒
將行也箋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
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箋夙早夜莫音暮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茹音汝吐上聲

箋柔猶濡毳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
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
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矜音官補協寡古禦上聲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補協圖動五切
儀宜也箋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
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
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
自我也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補協助牀峯切

愛隱也箋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
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
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
者仲山甫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補協捷在接切及極業切
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祖者
將行犯軷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

行車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
之日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
無所及於事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補協彭鋪郎切及極羊切
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
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彭彭行貌鏘
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騤求龜切補協喈居奚切

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
仲山甫也箋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補協誦日不叶今叶牆容切風叶孚愔切今如字心日如字今日思容切
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穆和也吉甫作此工
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
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補協按誦之叶牆容心之叶思容者蓋並見古韻初非強叶日以風叶孚愔者古韻亦有之彼徒見心字故以風就心耳終不若今叶之爲妙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
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
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
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
史伯日周衰其孰興乎對日武實昭文之功文之
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補協日云道與下考叶叟按命與下命叶矣
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

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
侯伯也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
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
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
命爲侯伯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補協懈曰叶訖力切以就易爲一韻變今以懈位爲一韻易辟爲一韻
戎大虔固共執也箋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
或作共音恭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補協易異亦二音辟避璧二音

庭直也箋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
失法度之方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
自謂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修長張大覲見也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
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
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
書曰黒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
受命者顯其美也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
鞹鞃淺幭鞗革金厄補協衡戶郎反鏤音漏錫音羊鞹若郭反鞃苦弘反幭莫歷反鞗音革補協厄於栗反
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
金鏤其錫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
覆式也厄烏蠋也箋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
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
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
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
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父音甫

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祖將去而祀軷也
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
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
卿也餞送之故有酒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
乘馬路車炰白交切蔌音速
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炰鼈以火熟之也
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
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
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纂疏正義曰蔌菜

萊茹之總名釋器云萊謂之蔌　筍竹萌釋草云
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湥蒲謂蒲蒻入水深
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璣疏云筍竹
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
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
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
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且子餘切

箋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
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取娶同補協子日叶奨里切今叶慈按日以子就止里今以子就妻亦韵之宜非強叶也若依日叶則止里得矣於妻字何以處之乎下止里當別一韻

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
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
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
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補協彭鋪郎切鏘七羊切

里邑也箋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
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補協門日叶眉貧切 按門自可逆雲不必改音

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
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媵者必娣
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粲然鮮明且衆
多之貌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 爲于僞切姞其一反相息亮切 補協樂力告切

姞蹶父姓也箋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使

使所吏反 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
其所居韓國最樂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
有貓有虎 訏況甫切鱮音序噳愚甫切貓苗茅二音

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
者也箋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
備有言饒富也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補協居斤御斤於反譽羊茹羊諸反

箋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
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補協完曰不叶按古韻中有髡音城今隔句一韻完蠻隔句一韻曰不此讀或讀之如此）
師衆也箋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補協命叶名蠻彌鄰切貊武伯反）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

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
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貔音毗）
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纂疏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羆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補協滔他矦切）
浮浮衆強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
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鋪病也箋車戎車也鳥隼曰旟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日出戎車建旟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

討淮夷也摭至戰地故又言來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湯書羊切 洸音光

洸洸武貌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補協定唐丁切爭甾陘反

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滸音虎

召虎召穆公也箋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補協海虎委切

箋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翰音寒

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補協子奬里切似養里切

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戎猶女也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

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補協釐力之反瓚才旱反卣音酉日本云二句無韻未詳

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補協田自叶他因切二命字日叶彌并切

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周岐周也

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
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
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補協年叶彌因切
箋拜稽首考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
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補協別木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作秬鬯一卣釐爾圭
瓚叶才田切祖命之命叶眠餘不必叶汁云先儒不知其錯而以月年強與人叶非也或然俟知
者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補協休虛久切考去九切壽殖酉切子奬

里切聞音問國越逼切
對遂考成矢施也箋對答休美作爲也虎既拜而
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
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
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
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
然
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修我戎補協士叶所大音泰父音甫戎叶汝
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
爲大師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
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
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齊整六軍之衆治其兵甲
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
者公兼官也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補協戒訖力反國越逼反
箋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
謂勅以無暴掠爲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

尊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父音甫陳行音陣抗
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
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
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
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
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補協緒象呂反

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緒業也王
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
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補協業且劫切　嚴音儼補協曰騷蘇矦切業與作一韻遊與騷一韻
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
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箋作
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
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
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

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補協霆驚曰不叶今以霆廷羊切驚叶姜與方爲一韻
箋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
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
仍執醜虜補協怒暇五切　闞呼檻切又音噉虓火交切鋪普吳切濆符云切
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虜服也箋進前也敦當
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
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

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截治也箋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嘽吐丹反補協翰漢曰俱如字叶按翰今音寒漢今音難古韻並存原非強叶苞鋪鈞切
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箋嘽嘽閒暇
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
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
川流以喻不可禦也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補協國越逼反

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王兵安靚且皆敬
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
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補協來訖力切
猶謀也箋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
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
陳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來王庭也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還音旋補協歸曰叶古迴切按歸自與回通不必改音

箋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刺幽王大壞也

箋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塡音塵下篇今

昊天斥王也塡久厲惡也箋惠愛也仰視幽王爲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補協瘵側例切蟊音牟屆居氣切瘳敕留反

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箋屆極也天下擾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大惡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補協有曰酉由二反奪曰徒活反女音汝有與收曰爲一韻奪與說曰爲一韻

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補協收曰殖酉殖由二反說曰音脫按曰本自人有土田至此八句爲一章

收拘收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哲知也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補協曰本第二有與第六收爲一韻第四奪與第八說爲一韻而以兩城字另爲一章之首體裁虽奇亦強叶之過也㸔今以四之字爲一韻而以兩城字爲一韻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補協階叶雞天叶神又如字人如字又叶然誨呼位切曰本自哲夫成城至此十句又一章

寺近也箋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敎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忮之豉切補協背必墨反

忮害忒變也箋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

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
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
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
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
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盖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
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

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
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
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
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
也箋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
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
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祈協刺叶切富方味
切舍音捨
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箋介甲也王之爲政既無
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
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
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類善殄盡瘁病也箋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於
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
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優渥也箋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
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之
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
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幾危也箋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
能覺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觱沸音必弗檻胡覽切補協後下五反
箋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
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怪何

故正當之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 補協鞏叶古
藐藐大貌鞏固也箋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
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補協後下五反
箋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 旻音民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
箋閔病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瘨都田切 補協喪音桑
箋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爲政
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
國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
我居圉卒荒
圉垂也箋荒虛也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盡空虛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補協訌戶工切
訌潰也箋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
網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

讒惡
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椓丁角切共音恭 補協邦悲工切
椓天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昏椓皆奄人
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
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
者皆謀夷滅王之國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 訿音紫 補協玷丁險切
皐皐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箋玷缺也王
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貶隊也箋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
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
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棲音西苴七如切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
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
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相息浪反 補協日本云叶韻未詳按潰止作潰且七於反苴苴爲一韻或然請俟知者
箋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

潰邑亂曰叛

維昔之富不如時

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富福也時今時也

維今之疚不如茲 茲補協時茲一韻

今則病賢也箋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

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補協曰本云叶韻未詳按別本粺薄昧切引以計切粺替引爲一韻或然

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況茲也引長也箋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

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頻厓也箋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補協中諸仍切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泉者中水生則益溢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溥音普烖音災 補協躬姑弘切

箋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烖王之身乎責王也烖謂見誅伐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辟音闢

辟開蹙促也箋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於乎音烏呼 補協舊臣巳切

箋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

喪亾其國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鄭箋卷之十八

毛詩鄭箋卷之十九之一十九　周頌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欽程應衢校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音烏相式亮切

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執文德之人也箋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其生存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射音亦補協按射自本亦周頌不叶韻不

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纂疏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

所由是故因其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叙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

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之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

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有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補協河間獻王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舜之命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奏瑟朱絃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

惟堂上特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非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某氏曰詩傳謂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然朱熹又言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挽歌之類蓋每句而四人歌之則成四句已似一章而末句一字自然成韵故曰有遺音矣畯讀清廟維天諸頌而嘆古韻之不可考矣蓋詩唯二南可奏之於樂而變風變雅或可歌以觀其志耳夫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然後神人以和百獸率舞矣今考之諸頌韻多不叶韻多不叶何以能調聲而合歌舞之節也況變風變雅太史錄之以存鑒戒皆非奏於樂者猶然叶韻豈有被之管絃薦之郊廟者反令韻有不叶耶所謂遺音云者蓋其音韻悠長辭旨婉戀聽之而有餘音謳之而有餘味如曰餘音餘響之遺而非遺失之遺季札所謂渢渢泱泱者是已夫有韻然後有音有音然後有詩未有無韻而可成音無音而可成詩者假令一人倡之四人和之末一句自然成韻卽今之古風歌行律體絕句可以不韻而成亦曰一人倡之四人和之自然成韻豈理也哉雖曰古今異體韵叶不全然必一字展轉注釋而后可叶今周頌既多不叶必古韻原有叶而今亾之故曰不可攷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箋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

我文王

純大假嘉溢愼收聚也箋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曾孫篤之

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補協此詩叶韻辨在清廟章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典法也箋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

肇禋補協禋於英切

肇始禋祀也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補協禎如字又叶眞

迄至禎祥也箋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箋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光也文王錫之箋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

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於女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競疆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補協此章曰不叶韵按別本首句公與六句功爲一韵三句疆五句邦八句皇爲一韻十句訓叶虛均切與九句人爲一韻十二句刑叶形強功與十三句忘爲一韻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箋先王謂大王巳下先公諸盩至不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大音泰

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補協行叶杭

夷易也箋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

子孫保之補協此句不叶韵亦猶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文王烝哉之類蓋贊之之辭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巳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

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寛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寛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補協此詩叶韵已在清廟章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將大享献也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嘏古雅切

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箋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補協

此章右曰音由與牛叶享虛良切與方叶畯詖右享二字既與上叶矣而保字獨不叶之郎將以爲贊之之辭不應三句俱爾初疑古韻原有叶今失攷耳及觀別本所載云此詩以三之字爲一韵則前疑始釋因爲補入博雅君子將亦有以解頤乎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嶽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箋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箋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

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戢聚櫜韜也箋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夏戶雅切

夏大也箋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

允王保之

箋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補協

此詩叶韻在清廟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箋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紀覲反 補協明叶芒

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

箋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補協喤胡光切 筦音管 將七羊切 穰如羊切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補協天口不叶韵按古韻中有汀力切

極中也箋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饑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補協育日逼切戒日叶訖力夏日不叶韻駭今解在毛鄭注後

牟麥率用也箋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

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補協此詩天育界俱有叶而夏字獨無今考之轉注中夏字有於護切則夏字諒亦可叶為此音而以求字為如字讀矣及韻別本爾界作爾畛叶經緣切夏如字或然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毛詩鄭箋卷之十九 之一 十九

毛詩鄭箋卷之十九十九之二　　周頌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錄程應衛校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釐力之切茹如預切

嗟嗟勑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莫音暮

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箋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於音烏

康樂也箋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庤持耻切錢子淺切鎛音博銍珍栗切艾音刈補協此章曰不叶辯在清廟章今辯在下方

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箋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補協此詩曰不叶按別本云匚公爲一韻維莫之春作維春之暮音慕畬音與茹莫爲一韻明叶芒迄用康年作迄用年康明康爲一韻奄觀銍艾作奄觀銍穫胡郭反鎛博爲一韻欲亦有理今爲補入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噫音醫嘻音希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與音餘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假音格

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補協穀曰不叶按本作古以切或然耦叶擬曰以爾里擬二字爲一韻今以爾穀里耦爲一韻

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

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仝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二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補協惡烏故切夜羊茹切譽路切斁丁

箋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箋報者謂嘗也烝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補協稌音杜叶音幾秭咨履切叶音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補協皆米里切

皆徧也箋烝進畀予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虡音巨鞉音桃田當作朄朄音胤縣音玄柷尺叔切圉魚呂切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鼙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小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箋瞽矇也以

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
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
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
轉字誤變而作田箋疏正義曰周禮瞽矇爲大師
之屬職播鞉柷敔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
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
以飾栒爲懸也懸之橫者爲栒其上加之以業所
以飾此栒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
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
爲兩解業卽栒上之板與栒相配爲一故通解栒

虡之體植者爲虡橫者爲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
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
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業互
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其形捷
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爲栒既言業所以飾栒
則與之爲一據栒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
橫曰業也栒業既橫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
謂之虡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
則栒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
者靈臺云虡業維樅樅卽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

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
文以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
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栒其上刻爲崇
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者
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
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卽業之上齒也
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
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
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

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
云周人畫繒爲翣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
簨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
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
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
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故云田大鼓也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
周法鼓始在心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
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
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

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控圉揭者以樂記有控揭之文與此柷圉為一故辯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也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大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皐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

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柄簨圉敔古今字耳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補協奏叶祖喤二王横二音聽音汀按虞羽鼓圉奏舉與上聲字叶韵

箋既備者懸也悚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

纂疏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或云滑餹凡餹謂之餳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餳者餹之類也管如篴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篴形小併兩而吹之令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

以為如篪六孔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補協聲鳴聽成與上庭字為韻

箋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補協此章首句與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句為一韻第二句與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三句為一韻蓋先頻起兩句而以半叶首句以半叶第二句亦體裁之奇者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 猗於宜反與音餘沮

七余反鱣張連反補協鮪于軌切鰷鱨鰋音條嘗偃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箋猗與歎美之言也

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補協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箋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音地泰祖也

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相息亮切下仝辟音璧補協祀養里切

相助廣大也箋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假古雅切補協考叶口子幾里切人如字又叶然後上聲

假嘉也箋宣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

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補協天叶神又如字壽殖酉切

燕安也箋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右音又補協考叶口毋滿彼切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補協此詩雝與公隔句一韻肅與穆隔句一韻牡與考隔句一韻祀與子隔句一韻人與天隔句一韻后與右隔句一韻壽與考隔句一韻祉與母隔句一韻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鞗音條鶬音倉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

纂疏正義曰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旂在旂上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補協享虛羊切　祜音戶

昭考武王也享献也箋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献祭祀之禮以助考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補協嘏叶古

箋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箋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補協馬滿補切　且七序切　敦都回切

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愼貌箋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縶陟立反　補協馬滿補切按馬旅馬爲一韻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箋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箋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補協追綏夷爲一韻

淫大威則夷易也箋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大音泰

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烈業也箋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迹劉殺耆致也箋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 補協此詩叶韻未詳所說辯在清廟章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毛詩鄭箋卷之十九 十九二

毛詩鄭箋卷之十九 十九之三 周頌

周卜商子夏叙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　江都陸弼　歙程應衢校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補協造徂侯切嬛其朋切疚音救

閔病造爲疚病也箋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

特在憂病之中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於乎音烏呼下仝補協考祛侯切孝呼侯切庭叶定

庭直也箋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緒也箋夙早敬愼也我小子早夜愼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

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箋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荅之以謙

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若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

箋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箋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補協按此章叶韻未詳所說辯在清廟章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補協思新夷切哉奬黎切茲津之切

顯見士事也箋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

日月瞻視近在此也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補協子奬里切朋叶芒佛音弼仔音茲補協行叶抗

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毖音秘）嗣王求賢也

箋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爲政以救患難（難乃旦反）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懲直升切荓普經切補協螫丹施隻切按別本叫戟或然）

毖慎也荓蜂摩曳也箋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

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拚芳煩切）

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纂疏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璞曰鷦鴨亾消反桃雀也俗名爲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全但毛以周公爲輔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

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難乃旦切蓼音了）

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補協此章懲蜂蟲隔句一韵毖螫隔句一韵鳥蓼隔句一韵）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芟所銜切）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箋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

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補協柞叶疾各切澤叶徒各切畛音眞）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力也以用也箋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

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

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嗿他感切饁于輒切 補協婦房諟切士上止切）

嗿衆貌士子弟也箋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補協耜養里切畝婊非切活呼[illegible]切）

略利也箋俶載當作熾菑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氣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補協達他悅切 麃表驕切）

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濟積皆上聲）

濟濟難也箋難者穗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飶音秘）

飶芬香也箋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佑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補協今叶經茲不叶韻未詳所說按別本）

玆叶增
或然

且此也振自也箋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補協此章作澤一韻耘畛一韻旅以婦士耜畝一韻穀活一韻達桀一韻苗麃一韻濟積姊一韻香邪一韻馨寧今玆一韻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畟音測補協耜養里切俶音蓄補協畝姝罪切呼呼酷切

畟畟猶測測也箋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合生氣言得其時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女女同饟式亮切補協糾其了切鎛音付補協趙直了切薅音蒿

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也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補協茂莫口切挃音窒比去聲補協櫛則瑟切

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箋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捄音求補協角盧谷切

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補協此章耜畝一韻穀活一韻女筥黍一韻糾趙蓼一韻朽茂一韻挃栗櫛室一韻盈寧一韻角續一韻按下續古之人一句不叶韵蓋贊之之辭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形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補協紑孚浮切俅音求牛曰如字按古韻有魚奇切鼒津之切正義曰何承天云吳俗作吳从口从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

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纂疏正義曰鼎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

補協此章按別本紑俅牛觩休本一韻不必以基鼒叶之深爲爽然足破前人之疑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吳譁也考成也箋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於鑠音烏爍

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家之士助之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龍當作寵正義曰寵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補協造徂候切嗣叶祠

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

實維爾公允師

公事也箋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補協按蹻蹻王之造別本作蹻士之造時注云毛本無時字曉也嗣時師爲一韻或然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箋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綏萬邦婁豐年婁力注反

箋綏安也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士事也箋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
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
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
有天下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間代也箋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
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補協此章叶韻未詳所說辨在清廟章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勤勞應當繹陳也箋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
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
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
時周之命於繹思於音烏補協之思思爲一韵
箋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
汝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
勤之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箋般樂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於音烏嶞吐果切翕許及切
高山四嶽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翕合也箋皇
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
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
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
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裒蒲侯切

裒聚也箋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
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補協此章叶韵未詳所說辨在清廟章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毛詩鄭箋卷之十九　十九之三

毛詩鄭箋卷之二十上　頌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 補協江都陸弼叙程應衢校

駉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箋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音扃補協馬蒲補切坰音扃補協野上與切

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補協者掌與切驈戶橘反驪音離補協彭鋪郎切

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纂疏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騂曰黃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思無疆思馬斯臧

箋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補協馬滿補切野上與切者掌與切騅音隹駓音不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

思無期思馬斯才補協才前西切

才多材也纂疏正義曰釋畜云倉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

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
騂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
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
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黒皃之名倉祺曰
騏謂青而微黒今之騘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允註
云青黒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爲青黒色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
以車繹繹 補協馬滿補切野上與切者掌與切・驒音馱駱音畱補協繹弋灼切
青驪驎曰驒白馬黒鬛曰駱赤身黒鬛曰騮黒身
白鬛曰雒繹繹善走也纂疏正義曰釋畜云青驪

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
淺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黒鬛駱郭
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黒鬛然則髦卽是鬛皆
謂馬之鬉也定本集註髦字皆作鬛其騮雒爾雅
無文爾雅有騮白駁騮馬黃脊騝音乾則騮是色
名說者以騮爲赤色若身鬛俱赤則騂馬故爲赤
身黒鬛曰騮卽今之騮馬也黒身白鬛曰雒則未
知所出檢定本集註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
作駁字爾雅有騮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
黒身白鬛也

思無斁思馬斯作 補協斁曰叶弋灼切作曰如字 按楊太史斁音度作音做亦然
作始也箋斁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
牧之使可乘駕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驒有魚
以車祛祛 補協馬滿補切野上與切者掌與切駰音因補協騢洪孤切驔音簟祛音區
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
曰魚祛祛彊健也纂疏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
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
炎曰陰淺黒也郭璞曰陰淺黒今之泥驄或云目
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

白倉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
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
名騢郭璞云彤赤也卽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
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爲魚
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驒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
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
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
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
與驔異也
思無邪思馬斯徂 補協邪子余切

箋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
馬使可走行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符必滿筆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箋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
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
安國箋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
而臣莫不盡其忠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補協公曰不叶韻按古韻中有姑黃切原非強解明叶芒
箋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
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補協下叶户咽音淵
按于胥樂兮一句結句耳不叶韻
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
也箋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
義明德而已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
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則又舞
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箋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駽呼縣玄二反
青驪曰駽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補協燕去平二音
箋載言則也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補協有羽已切子獎里切
歲其有豐年也箋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
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芹音勤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
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
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
也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
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補協旂斯斤切○茷蒲害切噦呼會
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
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箋于往邁行也我采水
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
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此
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補協蹻居表切昭之繞切

其馬蹻蹻言彊盛也箋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色溫潤也箋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
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補協茆謨九切
茆鳧葵也纂疏正義曰干寶云今之鼧䶂草堪為
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
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
又云或名水戾一云今之浮菜即猪蓴也本草有
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

正沈以下全及草木疏所說為得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補協老魯叫切
箋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
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
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
九十日有秩者與與音餘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補協道徒吼切
屈收醜衆也箋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
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
為惡之人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假音格
假至也箋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傚也僖公
信文矣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其聰明
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祜音戶
箋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傚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
福祿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補協服蒲北切
箋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

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補協馘況璧切陶夷周切
囚拘也箋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補協南尼心切
桓桓威武貌箋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吳音話訩音凶
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觩音求搜色留反補協逆宜腳切
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猒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補協獲黃郭切
箋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謂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鴞吁驕切補協黮音沉
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箋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憬音耿琛勑金切
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音秘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箋宇居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侐況域反
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

日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
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嫄音元補協依叶畏遲陳回切
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補協福筆力切　重直龍反補協穋六直反稙徵力反補協麥訖力反國于逼反

先種曰稙後種曰稺箋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秬求許切緒象呂切
緒業也箋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纘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補協此第一章十七句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翦齊也箋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補協緒象呂切　屆音戒補協野掌與切　女汝仝
虞誤也箋屆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補協功日叶居古切按古韻中並無此叶別本作克咸厥功敦

商之旅或然朱傳并別本附錄于入章之後識音許之
箋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補協此第二章十二句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補協子叶子古切
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箋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

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彊於衆國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箋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
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
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
不得專臣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 補協子獎里切祀養里切解訖力切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
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

言四時也忒變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補協犧虛宜虛何二切宜牛奇牛何二切多章移當何二切
騂赤犧純也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
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
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
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女汝全衡音杭將七羊切炰音庖胾音恣羹古杭洋音翔補協慶祛羊切
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福衡

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
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
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此皇祖謂伯禽
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
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
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
房然萬舞干舞也纂疏正義曰犧尊飾以翡翠象
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阮諶禮圖云犧尊
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
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

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
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　毛
炰豚正義曰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爛去其
毛而炰之也　胾謂切肉　羹大羹鉶羹正義曰
大羹者煑肉汁不和鉶羹者肉味之有菜和者也
大羹謂太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
之於登　大房半體之俎正義曰大房明堂位曰
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房堂
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

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半體可知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

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補協此第三章三十八句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補協乘神陵切縢音騰重音蟲補協日弓始弘切

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纂跡孔氏曰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弓束以綠繩縢謂約之以繩非訓縢爲繩　重弓謂內弓於鬯鬯中有二弓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 補協綅叶息陵切

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纂跡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曰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膺當承止也箋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補協富方未切背蒲寐切

箋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補協大特計反艾五計切害假憩切

箋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爲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 補協此第四章十七句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補協邦悲工切

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 補協此第五章八句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補協繹弋灼切宅達各切貊莫博切

㒵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
荊楚也若順也箋諸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
順也 補協此第六章八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補協嘏果五切
常許魯南鄙西鄙箋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
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
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田未聞
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

祉黃髮兒齒 補協母滿彼切士上聲有朋巳反 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
箋燕燕飲也令善也僖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
壽其母謂為之祝壽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
亦祝壽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 補協此第七章十句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補協栢逋莫切斷
音短度音鐸 補協尺尺約反
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
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桷音角 補協舄七約切 碩常約反 奕弋灼反
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
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孔甚碩大也奕奕姣
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
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
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
文公之時大室屋壞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曼音萬 補協碩常約反
曼長也箋曼修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 補協此第八章十句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
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二句

毛詩鄭箋卷之二十

毛詩鄭箋卷之二十下　頌

周卜商子夏序　漢趙人毛萇傳　北海鄭玄箋

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江都陸弼歙程應衢校

那之什詁訓傳第三十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箋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亾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

授厲公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 猗音衣 二與字音餘 那奴何切 鞉音桃

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祝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補協淵叶英

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磬玉磬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

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於音烏 補協孫叶思倫反

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鍾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鍾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
作有所作也恪敬也箋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
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
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
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箋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
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
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賚我思成 祜酤皆音戶補協成叶常
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箋祜福也賚讀如往來之
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
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
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
於尊酌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
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
黃耇無疆 補協羹叶郎平叶旁鬷音奏格補協言叶昂爭叶章
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和羹者五
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
之德也我既祼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
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
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
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
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

康豐年穰穰 軧音祇補協衡叶杭鶬音槍享叶虛良切穰如羊切
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約軧轂飾
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大也享獻也將猶助也
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
鸞鶬鶬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
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
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
纂疏正義曰軧者長轂之名皮纏約而朱漆之也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補協亨虛良切
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

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箋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箋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

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

天意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補協有羽已切

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補協殆養里切子獎里切

武丁高宗也箋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

明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補協此子字不叶韻勝音升糦音熾承音城

勝任也箋交龍爲旂糦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補協海叶喜

畿疆也箋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

及外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
何假音格補協祁其加反河何加切宜尼加切何本音荷今叶何加切
景大員均何任也箋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
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
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
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
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隕既長隕音員
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箋長猶久
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
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
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
之世故爲久也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娀音嵩
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帝黑帝也禹敷
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
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
云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
既發補協撥必烈切遹達字皆他悅反發方月反
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承黑帝而立子故
謂契爲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
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
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
視之教令則盡行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息亮切
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
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
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至湯與天心齊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
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
九圍躋子兮切假音格

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降下假暇祇
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
然而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
已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
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綴張衛切旒音流何音賀
球玉綴表旒章也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
休美也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
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
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爲

衆所歸鄉 鄉音向 纂疏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
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
服所守惟此二玉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絿音求遒子由反
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箋競逐也不逐不與人
爭前後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 補協共叫拱厖莫孔切龍音寵
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
執搢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

之謂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補協動德總切戁奴版切竦小勇切總子孔切
戁恐竦懼也箋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補協曷阿遏切
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有之言又也上
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
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
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補協蘖五竭切達他悅切

苞本蘖餘也箋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
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
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補協伐房廢切
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箋韋豕韋彭姓
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
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 補協予獎里切士鉏里切
葉世也業危也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

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
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
傳曰畏吾之震師徒橈敗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補協衡叶杭左音佐右音佑
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
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裒蒲侯切罙面規切

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
罙深裒聚也箋有鍾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
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
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補協緒象呂切
箋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
罪更自勑整截然齊一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女汝同氐都啼切補協享虛良切
鄉所也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

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
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
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
不如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
匪解辟音璧適直革切補協解訖力切
辟君適過也箋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
天下衆君諸矦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
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
穡非可解倦時楚不修諸矦之職此所用告曉楚

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矦之國定是以
云然補協按別本稼穡匪懈下有祀事孔力注云毛本脫祀事孔力一句或然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補協嚴叶莊國越逼反福筆力反監濫隔句一韻嚴遑隔句一韻國福各爲一韻
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降
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
愼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
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
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補協生曰叶桑經切按生自可通寧不必改音

商邑京師也箋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斵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補協山叶先丸丸音員斷音短斵陟角切桷音角梴音延補協曰閑音賢安叶烟

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斵於椹上以爲桷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毛詩鄭箋卷之二十下

〔明〕胡紹曾撰

詩經胡傳十二卷

明崇禎十六年胡氏春煦堂刻本

詩經胡傳序

夫詩者思也亦史也虞書詩言志魯論思無邪蓋作者之性情依躍至今人人同此性情即人人赴此詩理又孟氏不以春秋繼書而謂詩亡春秋作則詩也者其商周以來王事之所寄天道人情莫備於此詩有小序儒先以為國史所

編非小序即孔子或不能知漢興四家並幟蓋去聖門之授未幾而毛公尤得其真及后鄭衆賈長卿賈逵馬融並作傳而鄭玄復為之箋孔穎達為之疏歷諸大儒咸以小序為岱宗斗杓自宋儒各以意說詩而紫陽特以意斷序至其釋關雎取稚圭解柏舟取更生賓之初

筵取韓嬰上帝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取左傳昊天有成命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汪禹敷下土方取楚辭若舊說之可疑者仍昌詠深涵而臆改之說者以詆序信已為朱子病然不足病也余觀卜夏讀詩夫子造然革容乃質稱素絢解在禮後孟子長於詩大雅正篇

附諸貨色善詩者其言詩類如是乎則夫誦者苟逌然自得其心正我夫子存詩之旨也顧今日以功令程詩則詩亦趨所令當永樂間嘗患學者守陋專殘因纂修經書大全其旨之弘儒皓匠惟沿襲餖飣無所闡發于詩部尤鹵耕莽報正統初南畿督學彭勗慨然有見輯

成一書期繕寫進呈或束以功令而寢彭所著固誠不知何如祇訂正古經藉以明道不當以是自阻也孝廉宗一兄今之賈董英博絕人讀書余署先後三載課子之暇兼爲余批訂周禮昭明選諸書所治葩詩超出前賢意表探微舉賾盡廢筌蹄跡其嗽四始之體裁鏡列

國之善敗黍離非孔子所降鴟鴞非周公自明黎侯未嘗入衛平王非爲戍申賦白馬則微子有慚色論周師則牧野非上勳以禮則素冠致服制之統以書則東征決三年之疑以春秋則猗嗟展甥誅忘父之讐以易則鴻飛遵陸筮姬公之漸東方未明庭燎之什皆爲諷晏

般爲告於山川長發以下三篇爲受釐陳誡以至論雅鄭可折朱呂之夢如辯笙詩足徵儀禮之莫據若夫韻轉四聲字標衆識物窮至細彙合天然皆曩帙所未有亦藝府爲其資者矣昌黎子言春秋五傳束高閣延胡傳後出遂與麟書爲合部宗一之言詩亦足云爾已是

書也余同年方相國暨李都諫嘗欲公之宗一謝未敏今始告錢亦惟此經神理實亘天地間斗岱斯懸海内之人所共瞻賴夏云不朽業矣

賜進士第正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錄尚書事前詹事府詹事　南京國子監祭酒通家友生王錫袞拜譔

胡氏詩傳

東干釣叟曹勳序

聖人之道以經為日月經有七惟詩以机用故無孕諸經而随人引晤善讀者當推詩外之意如曾子子思當達詩中之理如端木卜商當佩其一二雋旨如季路南宮若

是則真籟流通而三百咸秩故秦以前之詩凡在德言之埒人人皆詩也漢以后古蹟既遠詩題數易於是師門分系不免拘篇説鈐如齊魯韓卒附已意毛傳遂見衆孚唐世以來英儒飈起卒於趙詩無加宋代表章惟呂氏冡集其成寔

主小序朱子岀排序説然晥季推遜東萊至云集註繇少時浅陋是文公未嘗焘然垂信也逮今日而離辨之詩轉為制科之詩意趣束于尋行性情封于濡墨　國家須注頤大全申刻両雍儒生安於盼見浸乖　明旨故怗括逾盛而詩

亾今説詩蓋有種種或退尋古義制且遠旨或拘牽訓詁刻舟未悟或依宗理學而名物之故不存或象設形臚而虛白之光反窒又或專求彙韻斯情落方隅甚則章句鈎聯乃天机盡失夫治詩之法寔源解脱得意忘言其上也循其脉

絡披卻滇竅聲容自備其次也若
鑿枘加之徽纆引之抱蔓畫締豈
復有詩哉吾社宗一凡才嘗景略
而操大義十年一布袍卽許衡之
學猶不然之其視孳孳矣孰直藁
蜀鈐恒以貫千之冨濯其高資所
揚榷辯難多當世巨公嘗皋以李

年兄獎軒家斃翁以虎觀名宿佐
鑒人倫於䄂宗一盖鼎相宣而顧
相解令學憲司部諸君擴經服業
偕與出入風雅攷訂曩今是書之
成固彔腋融醍稱爲至粹徭斠公
讀書不傳會古先注脚爰本有宋
一代腐習如宗一諦審經指而財

擇㵼唐并裒百家以昭餘朱子之
肌臆剖遼析疑繞隨大道有王氏
之共情而無其僻固先喆之功臣
亦來蒐之教主夫善易者不言易
然而河上公鄗象致合玄微卓爾
稱絶詩亦有所不言然可與言者
其惟知道者乎風期高灝超超文

字以上則言聲出而理致具來故
善詩者卽不解詩可解詩而詩盡
解又安可無解哉

言詩七條

經以垂世立教而考文爲帝王大端古經竝竹簡漆書蝌蚪鳥跡詩獨無壁經可譯屬群儒口授毛詩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后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譌厥旨遂殊唐韓王李元嘉藏書萬卷嘗以古文攷訂同戻隋時牛洪言經有五厄自隋至宋其厄又多宋時諸家詩亡廢既久毛傳歸然特存朱子從毛詩其別籍𥿻伍者概不用則一準毛本可已乃字樣失真不可枚列猶或傳繕偶乖至如何彼襛矣之作穠也終然允臧之作終焉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蒹葭萋萋之作淒也不可畏也之作亦可也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爲也家伯維宰之作

冢宰也朔月辛卯之作朔日也爰其適歸之作奚其也以享以祀之作饗也天降滔德之作慆也彼徂矣之作岨也庤乃錢鎛之作痔也言授之縶之作受也其旂茷茷之作伐也降于卿士之作于也俱明㚷礙理竝無他據若夫召伯所憩之爲憇也之炬矢靡它之爲他也羊牛下括之爲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删大也隰有六駮之爲駁也取彼狐貍之爲狸也婦歎平聲于室之爲嘆去聲也鄂不韡韡之爲韡也冢室君王之爲室家也不憖遺一老之爲慭也析薪扡矣之爲杝也昊天大憮之爲泰也仲氏吹篪之爲篪也潸焉出涕之爲潸也維塵雝兮之爲雝也既匡既勑之爲救也不皇朝矣之爲遑也洒埽庭內之爲廷也小旻抑詩兩泉流之爲流泉也以

篤于周祜之删于也不拆不副之爲坼也穫之挃挃之爲桎也享祀不忒之爲享也此則互易倒採𨥥在錐頴若是者朱夫子改之與經何可改也不暇加訂與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蟲鳥不可追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通篆隸則義有不待釋者故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疏則用時畫庶使學者得窺三才之奧而經學用是可明竊嘗有志奏考古文以錄經本偏考古本以正經文於同文之治豈云小補茲集凡古本互别者標識備稽

詩有章有句章者明也總文苞體所以明情者也句者局也連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合而成篇則出情鋪事云既徧矣據十篇爲什非也樂章九奏奏一演謂之什卽一章一句皆可稱什茲集以

黍離爲下風之首取尊王爾猶上風之首王化也二南舊爲卷三衛爲卷秦之另爲卷者别于中國也豳自爲卷小雅前後各四什分爲上下蓋離散之後謀猶爲王召旻居大雅之末此小旻居小雅之中與大雅板蕩爲分不若就篤公劉爲法其祖之祖三頌之各自爲集者異世代也别侯王也凡十二卷

詩之比興平聲皆賦爾比者附也言切類以指事興者起也言依微以擬議毛傳獨標興體與比亦相通故蘇氏謂關雎鵲巢皆比也蓋興比二字只應隨象晤意非詩人自立此格至朱子始章分句辨幷可解不可解之致有時而亡令人遇興則於本文外强設偶句爲呼應遇比則將正意明明配出遇賦而興則既陳其事矣

又重提本文以起下遇比而興則既將正意貼明亦再提本文以
呼下文或又嫌太疊乃先將正意露出方入喻詞而卽順文直下
以爲不煩凡此種傖父俗師本不足辨但相沿莫置頭上安頭脚
下生脚狀爲可嗤夫使人方讀乎此卽躍乎彼者興也比則詩人
已自不言何須代言此等處弗顯設賓主弗過爲輕重隨文了義
便自爽然且古人詞意本來圓滿無間可截無縫可綴世儒不能
讀書千遍自然接筍難入遂添下過文最爲鄙倍無理善乎張子
之言曰置心平易然後讀詩如畫家寫景淡淡看筆別有生趣能
知無絃琴是琴者可與言詩已

詩者五方文字皆播之樂官其諧聲應節原宛轉相通或就詩中

槪求謂古惟九韻東冬一也江陽二也支微魚虞齊佳灰三也眞
文侵四也元寒删先覃鹽咸五也蕭肴豪六也歌麻七也庚青蒸
八也尤九也爲此說者蓋亦就其聲之近者約言之未嘗深考于
詩也今就十五國計之如[東]字一韻草蟲則東[江]同矣南山則[冬]
江同矣行露則東[麻]同矣晨風則東[侵]同矣[支]字一韻如羔羊則
麻支同矣湛澳則[歌]支同矣竹竿則[寒]支同矣盧令則[灰]支同矣
葛覃碩人則[微][齊][佳]支同矣如[尤]宜爲孤韻然兔罝則支尤同矣
氓則灰尤同矣羔裘則[虞]尤同矣終南則灰寒與尤同矣蟋蟀下
泉則[豪][肴][蕭]與尤同矣如眞韻緜緜葛藟則[元]眞同矣北門則[删]
眞同矣車鄰則[青][先]與眞同矣小戎末章則[蒸]東[文]侵與眞同矣

由是而侵與[覃]同也則摽梅也由是而青與[庚]同也則著也庚與
[佳]又同也則陟岵也由是而文與删同也則敝笱也删與先同也
則還也删與元同也則駟驖也元與寒先又同也則將仲子伐檀
也元與麻同也則東門之枌也麻與[魚]虞又同也則七月之六章
也更觀節南山巖瞻談監之叶及閟宮綅增之叶則覃[鹽][咸]可通
于蒸是無不可通矣以上諸叶相顯錯出者甚衆僅舉國風若雅
頌顯此者尤多合而論之九韻之說患其太析四大韻之說亦屬
未融如商頌皆叶[陽]韻周頌亦然原其故古字多譬況假借故無
不可用無不可叶令人聲域乎地見囿于聞故戛戛難通不得不
以三十音爲界自梁沈約韻書出唐人用以較科後代遂落拘隅

其他如子雲方言僅考名物同異若聲讀之是非未暇辨也及說
文玉篇字說字會音訓旁釋音韻決疑凡數十家竟莫能究其統
歸又如陽休之切韻徐仙民毛詩音反自謂已得然反切傳自西
域古人未然故高貴鄉公不欲解反語令博士家亦不能領矣且
東冬反切自是不同而詩已同試就中原之音則東冬安有參差
就江左之音則安得無異令江左冬農二字呼之絶不成聲竟入
有聲無字之類乃强加反切總屬支離古如縣之作農皂之音香
齊桓呼莒而口開易小象待與之叶離騷夢天之爲棘商字之差
異繁簡如此中州之音最號純正乃入聲似平亦可作去南方水
土和柔其音纖鄙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鈋又南染吳越北雜戎

狄簡文所云梁一侯庚辰吳入遂成同隸此弊今乃日甚至他方操僻尤不勝言如閩人訛齊字秦人訛青字蜀人訛登字吳人訛漁字又如山左無入聲韻山右無東字韻川廣無淸字韻歙睦婺州無寒侵二字韻一字失眞一韻全失以此讀詩則韻不叶韻不叶何能迎機機不赴何能揣情當其叶時則鏗鏘舞蹈情味關生一不叶而跌蹩愈滋矣夫詩乎便而聲已轉容勿而字已易九變而句已離烟雲在呼吸之間生死在抑揚之際韻之爲軸棙大哉若無韻是無詩也梁韻拘而實通唐之廣韻宋之禮部韻我 明之正韻要之于詩不無古今之別夫天下之口相似也韻安有古今哉故吳棫撰補音謂詩之韻無不叶卓哉斯言今不能彙其土而齊其舌在詩固有自叶而叶者亦有不叶而叶者亦有音叶而韻不叶韻叶而音不叶者但使眞能識字眞得正音詳其節奏會其脉絡以平爲主而上去入聽其自轉則五音可以相比八風可以相調又何不叶之有竊就二南稍著其例以俟博雅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然則古人之安依于樂也彼强就脣吻爲解事者總坐暗室耳近世名家多留心此事後有作者或更深焉

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衛宏按詩之傳孔子授子夏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授孫卿卿授大毛公亨亨授小毛公萇至後漢謝曼卿授衛敬仲今序之文或雜采他書有在周末者儒先訂序謂前後人相足成此其

作者終難的指而傳據之久則不可誣況其他三家魯申培亡于晉齊轅固亡于魏燕韓嬰亡于五季所僅存者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說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國却周公之車者矣

群書不能廢詩而說詩或可不用群書如班固不以爾雅爲世法鄭玄以月令爲秦世之文周禮一書多出漢儒附會況卽一代規制其前后習俗又自不同康成以注禮之例箋詩嘗時譏之故博而不通執而不化則快句以鈍靈句以填活句以煞說詩者之大弊也然自宋迄今學者苟安簡陋卽經之本事猶或失之動云稽實待虛乃實之不稽虛於何待谷鄭玄歸而馬融發禮樂皆東之嘆應劭求學鄭門不可得而讀書獨號鄭公鄉至廝婢無不通詩孔穎達專精研討致老宿謀刺先儒所以勉而就此豈易言乎今人不問經途哀哉

解詩者漢有六隋二十九唐三十一宋五十三朱子所見不知凡幾然朱註自輯毛鄭外餘並呂氏蘇氏王氏現成之文惟所謂詩指者多出朱子己意然以註解經可也驅經而附註則不可傳註棼若矣而我心有自得之經會心不違將無同乎孔門言詩如是而已故朱子之解蓋亦朱子之詩茲本於集註所有者一字不贅所無者則翼之間有參酌諸書總期明經無違 令甲

俞紹曾識 本姓胡

詩經胡傳一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註　　弟紹[illegible]校

論國風

列國之詩自周公所歌與季札所請皆單舉國名更無附字則風之目非古也至于風之正變亦非古所分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太師樂歌之次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邠王鄭氏詩譜之次也今詩之次孔子所定也降秦于唐蓋先晉也以豳終之思治也聖人更定不過如此餘弟因之而已或者求其說將以采得爲次則株林何以不後狼跋何以居終將以俗變爲次則齊哀實先衛頃鄭武當後檜仲將以封國爲次則鄭小于齊魏狹于晉至蘇氏以爲亡之先後尤屬無倫而鄧元錫以重地爲說已各相雄長惟卓氏爾康以春秋爲表裏曰二南文王始基之作也衛繼周召入相且挈晉而長秦齊晉而親其先衛國也至東遷而伊洛一隅等于侯國然王國當先列不得不先邶鄘也王室既衰則齊晉狎主桓文之事終春秋所予也故明春秋之旨而可以序諸國鄭者東周之首功也齊之霸也始終當莊僖惠三王之時晉之霸也始終當襄王之時是齊魏唐之次也秦始見于春秋亦當襄王之世若陳以下則微之矣此其說似有理然亦未可執稱如周之盛而首繫乎臣周之衰而特揭以王舊唐而仍謂唐新鄭而即稱鄭一衛地也而別邶鄘一晉也而分唐魏且一國之中而作之先後或不相次若是者夫子有心與不然也夫子無心與不然也所可揣者我稍著其說于列國之首寧敢遽信爲必然耶

周南

史記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公季文王凡十五世又傳十二世至幽王皆西周君按虞夏殷至周凡千三百載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僅十五世約而論之每人在位皆八十許年其子必將老乃生不近人情之甚路史又謂稷生漦𥿾𥿾生叔均均爲田祖自稷至劉已十餘世而世本公非之下有辟方高圉之下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古公亶父豳譜以公劉當太康時韋昭以不窋當太康時疑韋說是總皆不可考者也

文王治岐東有紂亦音數其西昆夷其北獫狁故其化先及于南詩譜以周召皆岐陽地名審是則風始于岐而終于豳似更有理按儀禮周公制作時表先世房中樂以爲風始曰周南召南則公斷非自謂周明已然若止以地稱說音好則千八百國之基僭于列國是王之降不待黍離矣愚謂此以服事殷之心也文王固等于諸侯也雖然二公之稱周召也以地也岐百里二公分治也而獨取周召以名篇則以二公也斯其爲諸侯之長與考索以南爲文王樂名所謂舞南籥胥鼓南此則名異而實亦同耶

關雎次章得字即轉沠字韻叶後世及諧本此末章樂叶五教反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自后妃之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為小序自風風也訖末為大序先儒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今按此序因關雎首篇總論詩之統紀無大小之別○詩說曰文王妃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作關雎○魯詩曰珮玉晏鳴關雎歎之○韓詩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關雎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晏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夫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家以關雎為刺後人非之然觀其意非實謂關雎是刺也言後世后妃夫人無太姒之德故誦此詩以諷之亂今時故咏等字可見

自詩樂失傳關雎一篇或云得之張超或云得之蔡邕齊魯韓三家並云刺詩孔安國文中子皆然漢明帝詔曰昏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杜欽傳曰珮玉晏鳴關雎歎之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今按二南乃周公所定孔子所正苟為刺詩是首播先朝之失尚可為風化始哉先儒推世之衰本諸衽席故取是詩奏之管絃以申諷戒漢書所謂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者蓋作樂之作也如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亦此意耳申培詩說傳自漢初與毛傳最近古而皆謂后妃作其說關雎在洲之旨諸家正同興者悅樂文王之德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相慢也所謂淑女則指嬪御而言供薦荇菜之事皆資左右之助故未得此女思之極其深設若得之預擬為極樂也此其為性情之正可見然讀首章儼然妃匹之間人道之始恐非小星輩所

任此朱子定爲宮人之詩蓋盡翻諸家之案已特未審諸家者果悗服不也全詩如易首乾坤孟子滔遂發諸言則斐斐文章被諸音則洋洋盈耳只詩言詠不堪訓詁
首章四句正是相看兩不厭光景莫將人鳥媲合○六義不明即不可言詩夫興之體有意相呼者有詞相照者總如易之取象須有義存如以二句興二句雖有虛實抑揚不可過爲輕重若興句短而正語長亦不必過爲截取與至其句爲止即此章今人扭定摯而有別遺却得所在意仍增出和樂恭敬配上反似比矣
雎鳩古疏鵰類陸璣云深目目上骨露揚雄云白鷹食綖以爲白鷺風土記以爲蒼鶻歐陽修疑鷙鳥不可比后妃朱子詢淮人遂

用入詁近代馮元敏云似鴛鴦要之主鷙鳥者解毛傳摯字爲猛摯耳集註似非苟然矣劉子鳩有五雎鳩不亂故爲司馬鳲鳩均平故爲司空鵃鳩慈孝故爲司徒四牡之鵻是也鷞鳩主殺故爲司寇大明之鷹是也鶻鳩鷙疾故爲司事祝與小宛之鳩是也○凡禽鳥之屬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河說文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按雍州東據大河大姒生洽陽正在臨河之境○曰窈窕又曰淑照朱解太姒當指所居之宮與在洲應古注疏皆然
二三章本三疊哀樂相生正不必看定未得已得第言此女當如是哀且樂之耳求之四語一句一轉一轉一深末更一字一轉非必誠然也而言哀極致矣鐘鼓亦非房中之樂周禮有縵樂燕樂之鐘此其燕樂與或云琴瑟於閨門燕居之時鐘鼓于廟廷贊見之際然若正以琴瑟鐘鼓爲樂其樂易盡虛形實狀此境難言○季本云后妃肅雝易事難說宮人非賢無由進御故未得其歡心則憂其德之有虧得其歡心則樂其德之有合求者求相合也若未有其人而設如是之思則爲懸想非性情之正已○始流之從而采之至于芼直可通乎神明矣始求之從而友之至于樂則可暢于天下矣所稱關雎之亂非耶○參三爲參差兩爲差古以爲取荇供祭祀賓客或駁云非醢人所用然如蘋藻等何嘗見于天官○荇似蓴可爲菹其莖以苦酒浸之脆美俗有荇酥之稱煮極

熟甜如蜜也王文公曰菨余者言其柔順芳潔可以妾餘草矣餘草蘋蘩也○流之只是隨流正是未得下方采○祭有芼者以草爲士之毛示盡物也毛云芼擇也爾雅釋言芼搴也○同志曰友故兄之愛弟亦曰友以琴瑟聲諧與人相比也若鐘鼓鏗宏非意可洽故第云樂耳○琴瑟皆宓羲氏作琴禁也瑟嗇也所以止邪窒欲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小瑟謂之番頌琴頌瑟蓋其中也又有雅琴雅瑟者君子所常御樂記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其聲則思忠義之臣驕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呂氏春秋瞽瞍判五絃之瑟作十五

絃舜更益以八絃○鐘之爲言空也又動也秋分之音萬物動成大鐘謂之鏞中謂之剽小者棧世本云垂作鐘禮記鐘聲鏗鏗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伶州鳩云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古者撞鐘以知君鐘調則君道得鐘聲可調衆音故魏侯曰鐘聲不比乎○鼓者廓也春分之音萬物廓皮甲而出世本夷作鼓又云巫咸作○睢从且韓詩作鴡洲說文州述釋文佖參本作槮荇作莕輾作展側楚詞則

葛覃 末章薄汙作汚非按汙汚不同○否母叶

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詩說此亦大姒所自作

云后妃之本最可玩葢婦道備于此故次關雎晦翁駁序淺拙未得序意序謂在父母家者言其性本然故既嫁猶如是是可以安父母無詒罹也況此詩本爲歸寧而作若治葛之勤特女工一事序先提在父母家一句真堪解頤曰既成絺綌而賦直恁無味全章思父母是后妃意中事不待葛之成也末章陡接歸寧則其意之所旨前二章不言自見如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也古人之作有開口即見本意者有寓諸其中者有篇末方明者有終篇不露者初不曾是說到此方做到此即思父母意亦不教汝說破朱子云讀詩只疊疊推出一事上又見一事見一端好處又見

一端好處○或謂中章是現前首章是追叙或謂首章是現前二三章是預道或謂全章俱是已然余曰不勞如此尋求后妃雖克勤乎知他曾到谷中斬葛藤聽黃鸝否也古說者直以爲興

兩葛覃句不同一是初盛一是葛成凡詩句冒語每章換一二字者固不必言其相同者亦須隨章會意若輕輕疊過殊非詩體○葛蔓可二十步其花籐皆醒酒粉益人野葛斷腸家葛三年不收者亦不可食誤中者羊血可解浣葛衣用梅葉揉水于磁器中溫洗之方不黑脆○黃鳥爲應節趍時之鳥故詩中往往及之羅願云今荊州冬月于田中得土堅圓者鸎體在中候春始破而翻出谷試飛僊遷于族生之木葢聞見之初也○嚴粲云婦人之欲不可厭后妃亦只此心不放張栻云讀服之無斁知周之所以興讀休其蠶織知周之所以亡就無斁以概后妃就尚絅以概莊姜亦無不可特不入詩人語氣爾○讀詩當隨機觀化又須趍韻庶見天姿如中間及重無斁是失分章之法下註將薄汚三句裁爲一截遂令轉韻失度非分句之法矣○註說無斁亦是呆話詩人祗謂此一葛也治而服之有甚厭時○三言字兩薄字皆語辭首二句不過告師氏歸耳如左傳婦人無傅母不下堂是也凡詩體有疊章者有疊句者又有疊末二字者子孫其湛其湛曰樂無矢我陵我陵我阿是也有疊首二字者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是也有疊一字者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正域彼四方方

命厥后是也有一句自疊者曰采采曰有客有客是也添出使告于君子迂已○師氏內則立保慈師三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使為師教以四德謂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世本胡曹作衣王后禮服有六褘揄闕三翟刻繒畫五色不可澣得澣者鞠展褖乃純色之衣也故曰害澣害否然周初未必備六服或云何者澣而何者未澣乎總欲皆澣耳私服孔頴達云六服之外惟有纚笄綃衣按私如左傳衵服衣則常服也若澣禮衣恐說不去○覃詩說學亦作覃數禮記爾雅作射

卷耳

序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詩說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

左傳荀子並云能官人也說者皆宗小序文公舊註亦然今註近于閨情淺視經矣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其職矣然如鄭之雞鳴何害朱子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于臣下近世楊愼曰婦人思夫而登山飲酒乘馬攜僕雖曰言之亦傷大義陟岡者文王也僕馬瘏病者文王也復與文王酌酒以自寬也然陟山采蕨徹酒敖游者獨非婦人乎翟茀行而庶士從者又非婦人乎僅言之耳何傷于義且我字首尾銜決吟咏一往

自覺不必倘其說果然亦須以酌酒屬后妃章法較穩首章之婉逸與上篇末章之雅澹千古詞人未易到此○卷耳即蒼耳可為茹又麵蘗中可用淮南子曰位賤尚枲是古嘗設官主之矣一名常思菜此草拔心不死猶鱧魚去頭復生齒也○旣曰不盈又曰寘彼可見不曾采也莫先提出因緣驀然道個懷人纔得集註已三綵但要除託言二字○頃筐其淺者懿筐其深者○曰姑曰維以專欲解憂却是解不得情性可想將刀斷水水復流將酒消愁愁更愁太白即用此意弟說破耳○馬為地精地王月月數十二故馬一歲而生午為馬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膽○罍取象雲雷慱施如人君下及諸臣韓詩說用梓為之鏤作廻文以

其似雷字故名○玄黃用易玄黃其血若玄馬而黃難通○兕觥韓詩受五升觥者廓也君子有過廓然著明兕善抵觸酒宜言發氣其過在抵觸故製為罰周禮觥撻失禮之罰也又曰觥其不敬者按諸經古書釋此器皆以為罰自考亭不載遂為汎爵矣亦以（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亦是罰耶）后妃非罰爵也（作者本非居杜情者至可刻舟）然此篇以觥不在五爵之例所受獨多故取之他如七月桑扈絲衣則燕饗鄉飲並有旅酬無筭爵易失敬故設之末章猶覺繁促讀至云何吁矣全詩情味盡露依詩緝云而今云何乎祇有長吁爾自妙可見詩在善讀不善讀○卷爾雅蓉虺隤說文瘣頹詩考補遺作虺𩓡姑本作𡚸罍漢書注作罍兕觥本作兕觵砠說文岨釋文碓瘏本作屠痛作鋪

樛木

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詩說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

愚按左傳晉侯其言多忌又曰妬賢嫉能然則后妃不妬忌者言其柔淑和順有德以獲人所謂樂只也自說者獨重情欲一途藉口專美后妃將無唐突西子而謝家媼言周姥撰詩决不爾爾直堪絕倒矣此詩言后妃以樂易處下是坤道之施下篇故言一宫之內人人皆和然後及于桃夭一國無不和推而至于江漢汝墳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若其稱也無誇詞其頌也無溢詞衆妾之性情亦正矣

南謂荊揚之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草木南土爲盛○藟樹如葡萄作藤生左氏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木下曲故得上延說不盡處已盡上二句中樂只君子周代君臣概稱周初先以稱女子至變風變雅并男子一無稱樂豈易言哉諸家俱云后妃能樂文王循文咏之竟指后妃爲順禮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女君則稱后妃爲君子固可矣○福履猶言祿履考祥是已然之理非祝願○纍是緣附綏亦維挽意荒是奄冐將亦迎助意縈是繞匝成亦完固意○樛韓詩朴纍本作虆縈說文縈釋文帶

螽斯 叶孫不

序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古今說者以螽斯專比后妃其比后妃也專言不妬衆妾殊失之此詩正美周家一宫雍穆耳凡有陰陽血氣者耦居衆則無不爭易嗃嗃嘻嘻家人得中之難如此今周之宫中有若螽斯群集群作群止而無一之不和者和爲萬物生生之母此宜子孫之道所謂本支百世也宜則非勉强能致下篇宜字亦然○天地間人與物俱生于太和咏物徹物理則徹人情則通造化無二機也詩人反覆一螽而卜世卜年皆系于此○螽蝑蟴斯語辭博物如劉孝標而立鼉斯之名是不精也朱子就五月斯螽動股疑斯非語詞夫旣曰螽斯又曰斯螽顛倒成文非語詞而何或云至冬而盡故名

螽斯若專言螽是春秋所謂災也不思凡蟲皆冬盡且螽類固不一爾雅螽斯蚣蝑實鍾和氣其子大小不一與他彙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有翼者不和則翼不能戢故就羽言三羽字一是集一是飛一是復聚詩中此等最多須側求跂跂言足濈濈言角之例○細看各疊字具含生意○螽爾雅作蜤詵說文作辥

桃夭

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詩說周人美后妃始終婦道之詩

愚初說二南自首篇即欲推王文王讀至此序猶云后妃所致晦

翁駁之改爲文王之化云云然當時之人見之子則咏之子見游
女則咏游女何嘗道文王來所以爲文王也序中致字可味有漸
及意又有不知其然意○想當時無怨無曠即閨中少女皆薰蒸
爛熟是當桃夭時候隨他家裡一个便堪執婦道詩人亦自閑閑
地作此詩若見爲賢而美之便不免粧點此篇今只曰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正不知從何處見得却自見得也○或曰咏華言儀足
以稱咏實祝多男咏葉還自芘言成家也此古說者比而後賦之
義○桃五木之精仙木也玉衡星散爲桃禮王弔則桃茢前以能
辟鬼服其花令人好顏色仁主散閉血殺小虫消癥瘕其膠用桑
灰漬過服之愈百病桃着樹久不落者爲桃梟療五毒不祥四年

以上宜以力劚其皮不然每東炊然至數年輒枯一園師訣云此
木易衰者其根淺也若少衰即連幹髡之再發復盛每次如此根
自深可至百年○蕡麻實也麻最多子故借言之○夭說文枖又
作妖壽通典秦

兔罝

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此詩人是巨手巨眼蓋既深知公侯又即武夫而直觀其表裏看
此氣象眞是天地間賢人出且當時才力大略可見西伯武功亦
有可想○墨子云文王取閎夭太顚于罝網之中而西土服今此
兔罝者三稱肅肅亦足物色其人矣如天顚其名雖醜其居業必

有可觀夫曰季之識冀缺郭泰之識茅容皆然況聖主乎○肅肅
綱擧目張貌椓扣也扣杙以張罝○兔字从免加點口中吐子也
今作兎誤矣兔目不瞬尻九孔足底皆毛肉具十二肖所處穴三
竅或云兔皆雌獨顧兔居月中雄故望以嬗氣按文苑及木蘭詞
兔自有雌雄又論衡云舐雄毫而孕博物志中秋無月兔少然則
兔雖舐毫亦感月而生今孔雀亦合先儒謂聞雷而孕其理正同
月缺故兔口缺祍婦食兎生子亦口缺殷紂時兔生角大竈生毛
爲兵兆○武夫就其業而言非椎魯少文之謂集註雖字猶字不
必○公者貢也才德兼人咸貢薦于王也字从八古背字从厶古私字
背私則爲公矣謚法立制及衆稱公○侯候也候順逆也又斥堠

于外所以守藩也周書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謚法執
應八方曰侯○干城即尊俎折衝意非定侯登用亦非專言武備
與下好仇腹心不作淺深看白虎通天子崇城諸侯干城言不敢
自專禦于天子也註以盾釋干未必當城之言盛也始于鯀或曰
禹作城○腹厚也又富也以其爲五臟之總也心任也又纖也言
纖微皆貫其克在血脉其華在面故心憂及夜半不寐則血不歸
心而面憔○林野外也○眉山蘇氏曰丁丁人所聞也中逵人所
見也中林聞見之所不及也而猶肅肅焉則敬其事也至已然中
逵中林或非一日或非一人詩之分章者各不相粘今說者必欲
自此之彼失之矣○兔本作菟赳後漢書糾逵說文馗

芣苢

序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詩說兒童鬬草嬉戲歌謡之詞○韓詩傷夫也

韓詩據列女傳以芣苢比其夫有惡臭之疾辨命論亦曰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遂相沿以芣苢爲惡臭其實非也蓋此草一名蝦蟇衣以其葉之形相似而蝦蟇皮狀則癩者似之耳轉轉不白幾令草木含寃○詩凡六叠體似繁促意甚悠閒即一事而始終之化國之日舒以長正可想見逐句采采自各不同○苢本作苡可鬻爲茹大滑其子性冷利强陰益精令人有子采之正采其子但不用着相仙經五月采陰乾服之輕身耐老

漢廣 首章休求叶詩體句末用助字概叶上一字又疑息字乃思字之誤 思謂息字一轉即叶未必悞蓋詩體何嘗之有古人亦無印板文字

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自關雎而下皆文王之化也序者言后妃至漢廣汝墳則周公助流政教也序始言文王並有深意朱子極斥之乃詩篇則先桃夭之女而後及武夫其下往往婦人之詩爲多此其義類當有在朱子又駁此序首句謬然命篇者不言喬木特取漢廣蓋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至是化及漢旁故以漢廣名篇序正得詩意豈云失之遠也○自屈宋以來騷人詞客多生江漢而大堤女兒相流傳久矣二南爲三百篇之首亦考風之一端也作此詩者庶幾好德如好色然若夫願諧厥偶徒作魂搖殊覺多勞無謂 若如此解何以爲文王之化

一章爾雅釋喬不一總是上竦之義朱傳增無枝二字則是爾雅之檄矣○游字不必管獨不見求桑采芣者乎或云被化尚淺或云指昔而言或云游者且然況深居者俱穉解不可求思語自斬截直咏下四句便見然詩人自有慨想在連用諸思字雖助詞却言外無限低徊○漢水諸書並言有二源今考之出鞏昌府秦州之嶓冢至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入江者西漢水也水經導漾爲漢是也出漢中府沔縣之嶓冢至漢陽府入江者東漢水也水經沔與漢合是也 嶓冢有二處 漾至沮縣即爲漢水沔水出自沮縣蓋別爲

一水矣惟其同屬于沔此從來言漢沔者每混爲一與○江者公也諸河所共也水之會江者居天下半故四瀆江爲首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然不言其源考元和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松州之外其流抵揚州入海按桑欽稱漸江孔穎達解北江俱誤葉少蘊言之甚詳如桑孔者天下所稱學海也而皆北人故于南條之水有不盡核○廣者兩岸濶也諸所言總是永○韓詩漢神爲游女即鄭交甫所遇者廣雅江神爲奇相

二三章錯薪皆翹翹然而刈先楚蔞意若曰游女皆有德而娶則拔其尤也箋謂不敢斥言已娶故稱願秣以致禮餼此解深中情理時說之子將歸故先自秣馬又云即願爲執鞭意皆失○兩錯

薪亦自兩梂草木皆可爲黏觀楚蔞可辨○楚之爲荆有蔓荆牡
荆牡者取其子漬酒久服治顫○蔞香草爾雅翼以爲珍菜○駒
之从句言馬之幼者血氣未定易蹄齧宜拘制云○喬本作橋永
韓詩作漾漾長也

汝墳

序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
以正也○詩說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
按序及詩說意本相通直尋詩義最爲串合朱子率畔事紂之云
雖非無據不若彼之了然也 朱傳與序及詩說之意未嘗不相通也
詩有踰年之役有調饑之思有遐棄之慮有赤尾之賴有如燬之

懈而特終以父母之戴無畔于王室抑何言盡而義高也說者當
有忠臣之志弗傷服事之心
汝墳城在豫州南陽府葉縣境內墳言厓岸之高也周禮墳衍其
民皆而瘠○婦人伐薪亦以其夫行役然意重景物伐枚伐肄便
紀兩年古人立言如此今人待書歲月矣○枚木別生條也凡樹
多留枚本枝即枯○惄小弁訓思正解也但宿不食之飢其意又
如此故訓飢意合看疊兩處句法有味調字傳註皆非言惄如此解欲
調其飢也刺如字無着落不我遐棄一語中完却千端萬緒正是悲喜兩交○赬
縓再染之色尾之言微也魚之力在尾尾謂之丙○父母孔邇直
是一體集註如父母然多却如然毛詩解此句言當念父母甚近

弗時得罪韓詩言父母甚迫于飢寒後漢周磐讀詩至此慨然出
仕是從韓學者○惄韓詩溺本又作愵赬說文赬尾字書焜

麟之趾

序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
信厚如麟趾之時也○詩說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
詩不苐曰公子又曰公姓曰公族直包百世而爲言序最中解考
亭謂之時二字可刪葢未嘗深讀耳子弟當以信厚爲主麟趾騶
虞以終二南欲不王得乎 麟趾文王時詩人所作也則美公子公姓公族而百世在其中矣若以計之曰今之美如是全意義周之衰此風當不替已則詩人何忠厚之有乎
全詩麟無一體之不仁與公無一人之不仁趾字正與公子註公
之子非是看首句之字并麟兮畢竟歸到文王后妃古今說二南

者每篇先提出后妃之化文王之化復用紛紛却不想此處詩人
早已詠徹孔子蚤爲結穴矣
麟玄枵之獸陰之精也音中律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不罹阱網
一角示海內共主又示有武不用爲德屬信爲瑞應禮牡者麒無
角正義曰言于五行主金孔子時獲麟葢作春秋教萬世故金獸
應之○趾止也象草木出有基○傳振振信厚也考亭謂詩內無
信意改仁厚夫厚可兼仁獨不曰與國人交止于信耶○子孜也
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又孳也相生蕃孳也○姓之爲孫以孫是子
所生也孫順也順于祖从子从系系者續也三代之前姓氏爲二
三代之后姓氏爲一葢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

或氏其官或氏其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有芒角也此五音之角獸角義亦然○族湊也聚也生相親死相哀恩意流湊有常聚之道也○麟爾雅廣定字書類

召南

召是周内之小邑集註召亭乃武王分陝後所徙非詩之召也史篇公名醜豈君奭其字耶據燕世家風俗通皇甫謐俱云召公文王庶子左傳富辰言文之昭無燕二說不同召公世次無考史記但云九世至惠公當厲王時春秋有周公召公蓋本其氏非復故地康公元子繼燕而支子繼召爲王官猶周公封魯其餘子食采者仍稱周公也

鵲巢

序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按毛詩興同比體故鵲巢以興諸侯積累而有國鳩居以興之子靜專之德享其盛也蓋意附詞外曰比意起詞中爲興若專取順文相呼如此等處直有不便矣○禮記大全禮不可以苟合故授之以貴天下之情微則兒絀苟則易離昏禮者其受責之義乎雖士庶亦得攝盛所稱百兩者恐攝盛言之未必多如此亦即關雎琴瑟鐘鼓之謂○鵲字書鵲从昔者其音似也知氣候疾徐陰陽向背風水高下其髓能化石血可調于鳴則蝟反不行自小寒五日始營巢取杪枝不墮地者巢背太歲而向天乙至春乃成内有隱木令鷙鳥不能見傳枝揹感而孕乳鵲成即空巢多被鸜鵒鳥雅所奪○鳩生三子一爲鶻歐陽修謂拙鳩別一種決非鳲鳩然但一拙而已安取乎○御本作詠又作述○方者居之定也盈之註本箋解會意入神并子孫亦在内方于成之無欠

采蘩

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詩說夫人親蠶之詩

射不歌此爲射節取其内志外體始終一敬也蓋即奉祭一端諸德可概故次第美之

首二章句法極連屬有情寫得一心奉祭意出○詩中于字多有近往意者弗實作往○蘩水陸二種蘿蒿生水中朱註白蒿陸草也可生蠶詩說正泥爾風之蘩耳然本草注皤白也蒿生中山川澤于詩亦自合○曲曰沼沚者止也澗者間也○祭所以通神明而合萬類有國之盛典也故曰公侯之事宮也者以人道事之祖孫一體几筵如在故曰公侯之宮凡祭豆之品四菹之類七示物咸在詩偶掇一蘩耳說者指定在宮爲薦蘩已失之又言歲味先蘩采爲禴新尤非

末章但言首飾而形態在目孝敬如畫正祭時君純冕夫人服副故康成云服被是未祭及祭畢時在宮視濯溉饎爨之事夙夜者

先夕入廟以候質明還歸返燕寢東房也按祭禮質明行事言其極耶翟公巽袞参古今書謂當候鬼宿渡河常在中夜以後詩稱夙夜可證○古或剔賤者刑人髮以被于假髻故名被即髮周禮所謂次也集註編髮爲之則是編矣○蘩本作緐夙說文殑

草蟲

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詩說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周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古說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此天性也婦之從夫亦如是采蕨薇婚姻時也未見而憂者離親懼不得當于君子也既見而接遇有禮斯安矣按朱說較近情然鄭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子展其後亡者在上不忘降夫禮可以爲國必謙抑以自降觀此知以禮自防之說由來本情矣（春秋士大夫引詩則斷章取義賦詩則各以其意曲暢而旁通不必同作詩之本旨何如也故不可據以論詩）篇中沿情砌字不特章有淺深亦且句有呼應草蟲鳴而阜螽躍以起忡忡故云降蕨本拳攣以起惙惙故云說薇本芒苦以起傷悲故云夷然自忡而惙也惙而惻然之傷無聲之悲也降而乃說說故漸夷也亦良工心獨苦哉○大約全詩景候是春暮夏初或以首章爲晩秋下二爲次年春要須識得首二物時序自見○草蟲阜螽釋者不一陸佃羅願張衡以草蟲爲蚯蚓與阜螽異種同類草蟲鳴于上風阜螽鳴于下風而風化證類本草亦謂蚓螽同穴爲雌雄陳藏器以阜螽爲舴艋陸農師又云阜螽曰蠜草蟲曰

負蠜正以其相需也按嘤嘤頗肖蚓鳴然今蚓自鳴未見有所謂躍從之者且蚓當是土蟲豈謂草蟲或云總是一蠜生于茅草生于陵阜種各不同故以草阜別之如農師所云似已終未知然否大約古疏皆蝗屬者近之○只用兩亦字一則字而情迫如逖今詩家用虛字即緩殊律格之遠古如此見者貌相接覯者形相親○蕨狀如足之蹷故名食之令人足殊亦好睡生者食之病嫩時作蔬甚美内有白粉蒸用佳○薇有二種生水旁似萍者薇也生平原川谷似槨葉者白薇也詩咏采薇並山菜三秦紀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改○覯本作遘蕨作鱉

采蘋

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而共祭祀矣大射用此爲射節取其能循法度以成君事也試玩其篇歌想其音奏眞有恭敬純一之致夫法度者童而習之古者女子不出既教矣先嫁三月又復教之祖廟未毁教于公宮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據此則季女往奠于宗子家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以蘋藻蘋藻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清潔也始設羞親奠者習婦道也此詩乃將嫁之女教成而祭能敬其事于歸而執婦道可知若已嫁則曰妻曰婦家婦雖少豈應稱季女耶婦未廟見雖得稱婦然古義班班可信已○蘋蘋之大者稱青蘋白蘋綠蘋者花葉之色亦水陸之種耳○藻聚生頗有牒氣又有自然之文故名在波漾中

尤縱橫交加故言行潦葉可採蝕糝蒸爲茹俵天下極冷之草無過于藻古者象服有火必有藻論語藻梲亦取厭火○按詩諸水菜易混葉徑一二寸有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茆也似茆而稍尖長者荇也花有黃白二色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實如小角黍者水萍也楚王所食萍實是其大者也每葉下微鬚無根與水爲平者一夕九子浮萍也四葉合成一葉中折十字如田形者蘋也葉長二三寸兩兩相對生者馬藻也葉細如絲節節連生者牛藻也如此辨自明可廢諸書紛跪蓋卉草相牽相雜隨地異形隨時異色人之緣物徵于北者不必徵于南見其稺者不必見其老宜乎同物已作殊觀況訛其類者乎○潦者霪溢也可行處亦積水楊愼

云行音杭○筐大筥小筐之義正故方筥之用圓故圓錡小釜大錡言其奇故三足釜取乎坤故無足○宗室諸侯之別子始爲大夫稱始祖繼別子者爲大宗廟祀不遷宗者尊也爲先祖主族人之所尊也古人廟堂南向主皆西向室在其北室之戶近東則西南隅隱暗故曰奧神主在焉牖者鑿壁交木爲牕也牖下毛鄭皆以爲戶外蓋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與朱子直以爲奧耳經典無以牖下爲奧者朱正同王肅即詩指謂助祭大夫亦出于肅然正義已非之○末二句全要想序意註非正解○蘋本作薲筥月令作篆湘漢書注作鬺齊本作齋

甘棠

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詩誥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追美之

說者以周公近召公遠在易二與四多懼多譽之別故周公無詩召公有詩然二南皆周公所定碩膚自孫況父有文王當時誦已者應不復存若近故無詩則孔邇之歌謂何○按召廟在洛州壽安縣召亭在岐山縣召樹在陝州三代直道周更文焉故有此等後世祠頌濫觴由來遠已○棠下偶駐爾詩中自明韓詩外傳不欲勞民之說近于墨道已○棠一名杜其樹有牝牡之別子白者棠即梨也赤者澀古語梨百損一益食過多即慾致死又有人患金瘡偶漬梨汁腐至骨而殁○召公卒于康王時蓋百餘歲其封

伯在武王時亦入爲王官之伯故說者以爲追思而賦然未可據周禮上公作伯此九命之伯也方伯八命之牧也在殷制爲州長之伯有五等之伯此七命也有牧下之伯每州一牧佐以二伯管仲言五侯九伯是也有州里之伯內則所云州史獻諸州伯者也然公侯伯子或作通稱如譚子稱公衛鄭之詩皆有叔兮伯兮如八命爲牧而民牧亦概詞召伯之云未必指封爵○蔽釋文劉漢書作鬋茇說文废憩毛本憇俗本从甜訛本又作揭拜廣韻作扒說本作稅又作脫

行露一章二露字叠韻古詩每有此如商頌那叠三聲夜音豫亦叶三章牙家是平叶二章家字轉入聲即角屋韻也在四聲中本自叶不必另作反切前家音谷後徑谷空反二字兩音豈成文體凡語同者概不必叶其有一

章叶者下雖不叶而四聲自叶

序召公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〇詩說野人强委禽而女不受至于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史美之

周南之女游矣而人不求之召女方衆足而乃致訟雖曰地有遠迩詩有先後然此女似有所懼焉似有所愧焉似有所隱焉得非幾幾乎合于始而後毋玉碎于終乎不然召公之男女也而有此太無情之訟也至其辭之倩利滑㨗憯于世故非猶稚少疑當矜寡之流周禮所謂無夫家者有鈎深索隱之致非老吏不能斷也才婦善淫顧忌至此誰云化淺

劉安成瑾以訟卦說此詩極有意葢初六陰柔而九四以剛不中正應之此貞與暴所由興訟然曰室家不足則初六之辨明已雖有小言終吉也曰亦不女從則九四雖訟不克徒何益哉所以然者召公爲九五之大人也 解極妙深可翫味

首章毛以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厭浥是仲春時豈不願及時而行迨多露則是三四月間踰期矣故不行也朱註近毛意但行露當指六禮未備之人我豈不欲早嫁乎其如禮缺則污人也

二三章誰謂四句不着轉則不明然詩辭卸脫其巧處正不須轉只緣强解事者亦不要轉竟作一氣貫下無復文理可尋今亦不

煩多說只將二句停斷其意自出〇隹从少从隹言依人小鳥每巢尾隙曰尾雀所謂穿屋也性淫日瞟輒盲禽經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云雀以猜瞿其意懆妬艾罝燕巢燕避輒奪之有味無角音鹿角尖觜也〇釋名屋者奥也其中温奥也獄者埆也實确人情僞也臯陶造獄天文志貫索貴人之牢勾圜十五星屬杓賤人之牢夏曰夏臺亦曰念室殷曰羑里亦曰動止周曰囹圄亦曰稽留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〇鼠爾雅其種十有三多壽故稱老性貪又多疑豫曰社君曰家鬼曰白衣曰穿窬小人皆其別號也有齒無牙牙即撩牙上下相錯者龍門子曰鼠牙雖尖而有害牛之技葢偶感物理實失之〇墉者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淮南子

舜英屋築墻〇浥本作挹穿作窮

羔羊

序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〇子貢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人美之

此序不曰被而曰化幷在位云云皆深中窾窔當時紂惡染汚有怙侈驕淫服美于人之俗文王卑服懿恭以身作人凡厥髦髦漸流大雅四友風采茲可想聞故孔子曰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讀詩到此可見肴衣蔬飯時神倚伏俯無不浩現別人眼孔光明亦無躲閃處〇古人之衣取諸其道而衣之者亦依其德也今之服官者衣自在躬而躬不在衣良可慨已〇羔群而不黨有角而

不用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嗁類義飲其母必跪類禮爾雅羜也
摯也羍也䍦也皆羔也凡贄卿執羔士大夫相見以羔○禮諸侯
視朝卿大夫入朝皆服羔裘紫陽作燕居之服誤燕居狐貉耳至
釋檜風則曰羔裘諸侯朝服豈諸侯以朝者而大夫以燕耶蓋朝
服先着明衣次中衣乃加裘裘上裼衣外加朝衣朝畢就私朝治
事止去朝衣仍存裼裘私朝是公所故下承云自公蓋退食則又
從館歸家矣毛傳云大夫羔裘以居謂居朝非私居也朱子集註
時但閱毛鄭正文而仲達疏義竟置不觀往往誤認此類頗多有
細心讀書者自見羔裘黑色論語可証古經疏徧同○皮言被也
革更也○素絲以為英非縏綫也雜記注紕施諸縫若今之縧五

者其制耶為裘合衆皮其衡縮之縫必多裏自有袷外則毛深而
縫隱矣今言五豈非飾耶或謂合五皮如百里奚衣五羊之皮或
謂五以示約皆非以其兀突故謂紽以其分界故謂緎以其紐聚
故謂總薛君章句紽數名也則緎與總其亦絲之數與○退食鄭
北海訓減膳蓋如趙盾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自公訓從于公謂
正直順于事也○革非去毛之謂○居身不自在賢者為甚處世
不自在士大夫為甚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也且在公之謹飭可
勉退而委蛇其心胸氣象何如哉然君子能治其外又必有良妻
妾以和于內斯其退食之餘自得無不至也序以為鵲巢所致有
味乎言○埤雅云蛇屬紆行蟠屈或如卦委蛇義取此獨異志齊

桓公于澤畔見一物怪之管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霸令人相問
慰者曰無它它蛇也○紽本作他委蛇韓詩透迤或作禕隋緎作
黬

殷其雷（末二句叶哉宋或音飡豊氏子哉俱作上聲）

序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
勞勸以義也○詩說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
故作是詩
古說雷喻號令義取諸易次句喻在外言君子奉行君命遠出也
末句反言未可歸故云勸以義蘇轍云雷聲隱然在南山之陽耶
然不可得見思見君子而不得如是雷也蓋中春始雷正行役歸

期又將風雨則思行者之勞寓景發言若有意若無意以興體讀
之亦得乃說者謂視汝墳尚淺不想彼是既見而作如卷耳亦未
見何嘗言公義耶夫室家之情別則思思則怨而況以無定之蹤
值不遑之勢第曰歸哉歸哉稱其君子者有素行之優望其君子
者無意外之慮亦可謂中正和平之什矣朱子謂詩無勸以義意
說無亦非○殷其輕雷鷃冠子殷若壞牆大約雷始發聲如此雷
為天地長子出入各以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皆出雷入則萬
物皆入○何斯違斯箋云何為乎適居此復去此玩一何字幾多
含情玩莫敢字自有盡義在或閒或也○遑本作偟

摽有梅

序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詩說女父擇婿之詩

古稱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言其極也女子十五許嫁後五年之間徐備六禮急則半載之間亦自可辦霜降迎女至桃夭而極蓋九月以前婦功成三月而後農事興也遲至仲春此時有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媒氏紛然又至摽梅時婚禮殺止已久男女及瓜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七而擇其吉三而迨其今塈而聽其謂總非卽行嫁也先有成言候他時可畢室家之願耳詩說是能以禮言詩者毛鄭亦云國俗相與迨時之作此眞萬物得所氣象晦菴屬貞女自作可無羞嫌又云過時則有强暴之辱是何充斥無忌耶

文之者曰六禮不及卽謂之奔憶周禮相奔不禁第不禁耳人固有娶妾女固有願爲之妾者誰使決奔而爲妾也

言不見摽者有梅乎起得感慨梅花繁初實易落然摽乃人摽之若謂梅自落頃筐句說不去矣○梅其種九十餘見范石湖譜核能明目益氣不飢○我嫁女者自我也庶士未定之詞說文云士事也推十合一爲士庶事六禮也吉卜而得吉也今言今此時也非不待吉謂之媒妁之言○摽韓詩作莩梅作楳

小星

序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詩說小臣奉使行役之詩

命之一字難爲女子小人道久矣此卻說个命若徒作感慨亦是迂話如漠然說安命亦不見分外好處朱子有言旣是怨詩仍還他些怨此法直入三昧人須不是土木安在命卽怨亦不在夫人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姪娣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當一夕五日而徧也將御齊滌漱愼衣服櫛縰笄總拂髦衿纓綦屨是爲肅肅○星之言精也陽之榮也故字从日而生又言散也古文上作三圈蓋象形而下生庶品其分野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牛女揚州虛危靑州室壁幷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荊州靈憲云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

命每小星徑三十里○毛傳三心星五柳星言衆小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御于君蓋初昏將旦而三五特明者必非無名之小星也○宵兼夙夜二際亦可春秋傳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書大傳史奏鷄鳴于堦下夫人鳴珮玉于房中此人君寢興之節是夙夜皆當見星矣禮謂不敢當女君之御夕集註似誤認在公何嘗非一夕○參白虎宿十星昴天耳也七星此二宿見則成亥之月故下以衾裯應雖不必拘亦有意○衾裯君所寢者夫人當夕之後次御者抱衾裯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四夜旣滿來者又抱而還衾之言广(音儼)也如广之受人漢世名帳爲裯或因于右所須帳者因二人偕往其一入幃也按序言賤妾當非九女之妾

進御猶言上直舊說泥定被寵未是則衾裯當屬進御者寢具○寔韓本實裯本作幬猶作猷

江有汜

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說諸侯之媵不容于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

此詩始于欲蔽終于理明從欲則蹊而褊復理則安而舒三復其故可以觀性情之際矣序于前篇則以惠及賤妾故各安其命此篇則以勤思無怨故嫡自悔上下之道人已之間其相與盡致如此集註待年之說與詩未侔

禮惟嫁之女仲氏以下皆為姪娣（按此漢儒言禮然采蘋季女碩人邢譚大明摯仲則商周之禮可証恐此議未確也）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一娶九女者象九州也人君不再娶也姪娣從者不相嫉妬也二國媵之者恐一國氣脉俱無子也必偕時行者定名分窒亂源也還待年者未任答君子也按禮大夫士亦有姪娣但不必備耳

此媵沿汜沱而來蓋梁州之域岐西地也舊以江水有容見嫡能容妾朱註反興着猶字雖字然字未融不我句亦含怨意但下面自有佳境耳俗儒到此等便抹殺人情如云中間輕輕說過者詩用此法令人欲嘔悔處嘯歌各着其字是媵行時遙寫正嫡心口之狀非必實情固不遠人情○轉處只用上文而圓妙有味愈讀擊節過謂使我得過從也○嘗見唐亡名氏著嘯旨謂氣發于喉而濁謂之歌氣激于舌而清謂之嘯善嘯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有十五章句權輿正畢十二法云○山海經帝俊八子是始為歌歌者直己而陳德也效山林谿谷之聲比于琴瑟師乙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又有高歌放歌長歌短歌安歌緩歌清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

野有死麕

序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詩說婚姻惡無禮之詩

全篇通是詩人之言末三句亦是旁人訶止之辭朱註云乃述正不相妳若女言安得如此誰浪强暴作嚴厲終未允毛鄭謂凶荒殺禮女欲其人于野中裹肉為禮蓋婚用麗皮即此潘叔恭謂其男欲以此不備之禮為强委之具嚴華谷謂獵之分肉猶有其藉況如玉之女而妄求之三說嚴為近○麕鹿俱善駭道書麕鹿無魂味竝清烈故以興貞女○麕聚散不常故从囷如小鹿而美又名麞章者美也亦言傽偟也凡見影輒奔本山獸乃掘澤草而食捕之者乘騎逐之不止即獲至老則牙見于外俗稱牙麞○鹿性喜林故山足曰麓至春極羸夏惟食菖蒲即肥骨肉之易長者莫如鹿故能補血氣然久服其角膠者往往有大害○

茅杀順絜白之草古者藉祭縮酒受土貢方之類皆用之○懷春猶言欲及時也○春之言蠢也物蠢蠢生○誘古注以爲導儀禮射者先有誘射禮言吉士當以禮引道恭禽幣相將漸以致之歐陽永叔誤謂挑誘則非士行何吉之有○野外謂之林樸樕爾雅心也名木○如玉言其德色全已更不言誘連下章讀自見與法章決之異者○舒而三句言事當從容也而語辭略讀如突而頎而趨走失節則觸珮巾○按舒而句當指如玉之女謂其雍容守禮說而不失其正蓋兌之爲德剛中而柔外也如是則無人焉犯之矣下二句不作戒辭○尨犬之多毛者斗之精散爲狗艮爲狗金畜也故善守狗王吠故五行傳屬言狗不見星陸務觀云笻竹杖

擊狗則節節斷此理難曉高辛氏有犬曰盤瓠嚙殺亂者房王封犬爲會稽侯即犬戎之祖也

此篇語意媟嫚倘列之鄭衛間爲淫者私其所好而絕人之詞當爲黜頭矣只緣在正風中另眼看取夫二南多言稚廓蓋天地一夫婦也下至螻蟻一陰陽也至誠位育盡此而已男女之情未嘗不同但女多顧忌男樂放縱所不同者其外耳商俗淫亂至于女知禮戒已是化入性情若夫男不至褰裳滅頂斯足矣魯男子固佳安能數得之哉故詩中女弱而男彊非化之有分實情俗之大凡也說者必欲爲聖人諱此一段機緣豈不糟粕鄙俚叔孫通耶

○龎本作龐又作厐

何彼襛矣 襛說文衣厚皃今本从禾旁誤　東尺養反

序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周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婚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國人傷之而作

按此爲武王時作何以繫召公且二南中或更有武王時詩矣古說德能正天下故曰平王書大誥洛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君奭云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乃命寧注云周公謂文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爲寧王又如商頌稱契爲玄王稱湯爲武王諸詩稱辟王皇王文人亦其例也然則平王既爲武則齊侯之子

當是丁公矣弟武王娶太公女稱邑姜則丁公與王姬猶之中表兄妹也且武王元女歸陳胡公其次當娣媵豈天子禮絕故皆釐降耶或又解齊侯爲齊一之侯如易稱康侯自武以後春秋以前王姬之歸不可考若莊公元年王姬歸于齊時周莊王四年也此歸襄公則齊侯爲僖公莊公十一年王姬歸于齊此歸桓公是齊侯又襄公矣設果東遷後詩得入召南豈采風者得之邵地遂繫之此耶彼黍離不列西周者作詩大夫固東周耳抑秦火之後漢儒偶有撫襍耶合之周南篇次頗自可疑又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似今詩不無錯簡先儒疑江汜以下三篇或非原編曾細玩死麕之作亦非周初文字安得古人一質之○昔帝女

之降而曰嬪于虞春秋王姬下嫁與列國同一書法自秦以來尊其名曰尚使以男事女而失其倫甚且夫行臣禮婿以色升宜乎剛不能制柔而辭婚削秩貽笑史冊也哉

一章肅雝或指登車時或指車中之人或指日後言皆非也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玉之賢夫以伯玉之車宜有是轔轔則王姬之車宜其肅雝矣車之肅雝只是範我馳驅和鸞節奏意更無別說○穠韓詩栽○唐棣樹似白楊大至數圍團葉弱蒂微風大搖其花先開後合故曰偏其反而與睽離也論語註以爲郁李則陸璣誤耳○王姬亞王后一等車乘厭翟(次雉羽使相迫也)勒面(以如玉龍勒之韋爲馬當面飾)繢總(五色畫繒着馬勒)有容(幨)蓋(覆項)○周自后稷別姓爲姬○車黃帝所作少昊氏加牛禹時奚仲駕馬

二三章言族類之稱則先女後男尊王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曰平曰齊本其父之德則男女之美不言自見○李東方多子之木爾雅三種一曰座即麥李一駁赤李一無實曰休越絕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蓋瓜田李下可疑無實則可休爾

騶虞(首章虞既音牙二章又作五紅反非是在同句不叶之例)

序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詩說美虞人之詩

周書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吾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恩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弗德是爲大仁宜乎此詩所稱有如是也

按毛傳未出之先皆以騶虞爲官名射禮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書六騶七騶左傳群騶知禮則騶爲馬御舜咨益作朕虞則虞爲山澤之官禮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時二官皆在詩蓋歸功二官以吁嗟發之而文王之化見矣賈誼以騶爲文王之囿虞其司獸官也與申公正同韓詩說騶虞掌鳥獸官魯詩解又以騶虞爲文王囿名或云騶虞謂騶所馭之虞人也周禮馭夫掌御從車易有即鹿無虞之戒是虞人乘此佐車從左驅逆以待射者爾雅

無騶虞惟山海經云騶虞如虎五色備尾長于身日行千里出孟山鳥鼠同穴山亦出林氏之國謂是野獸爾自毛萇以爲義獸至信之應遂入符瑞中物原云湯時獻于朝六韜云散宜生等得騶虞之乘以獻紂于是司馬相如東方朔皆從而夸附之○葭其萌虇爾雅醜芀言葭蘆葦荻一物四名其類皆有芀秀揚如雪聚如絮也初生時剝其小白花嘗之味甘主水餽王早○一發則四矢五豝是間有疊雙者然傳云翼以待射有五豝僅一發矢而已不必盡也按皆小獸當戰其命此解爲正○豝牝豕此註誤稚小豝仍作牝从巳言能相把挐也○蓬末大于本其葉散生秋風輒拔而起往往旋合故从逢古者見蓬造車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猻从從群以從母也○虞劉芳詩義疏作吾
愚觀麟趾騶虞備天道人情物理作此詩者仰觀俯察之間實兆
卜世卜年之瑞且二詩辭意亦不相遠蓋理徵爲數故其數無不
稱言發于理斯其言無不一也哉

詩經胡傳二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汪註　弟紹孟校

邶 鄁古作

按邶鄘衛爲三監故封仍邶鄘者猶春秋楚滅陳而復書陳災蓋不予衛之滅也其繼二南先王風而冠列國當有數義焉殷者周之所代也著其代將使聞其音者有不遠之監乎况孔子殷人也存殷之地于王者之間猶進曾于商周之際乎且周轍之東也以戎難也而衛實召狄此中外之防所繫戒也周之不復西者以諸侯之僭也而併吞自衛始則兄弟友邦之首禍已其爲變在衽席之上而夷夏君父之倫倒潰至此嗚呼有天下者可不謹其始哉

衛自武王時康叔康釆地分封號孟侯傳康伯牟謚康孝伯嗣伯庢伯靖伯貞伯頃侯釐侯其伯武公修康叔政百姓和集將兵佐周平戎有功平王賜爲公莊公揚桓公完弟州吁弑之自立見誅宣公晉惠公朔奔齊公子黔牟立惠公復入爲君懿公赤好鶴鶴有乘軒者狄入國人曰亦使鶴與宮人戰狄滅衛昭伯頑之子申立是爲戴公傳弟文公燬訓農通商勸學任能衛以中興成公鄭穆公遫定公臧獻公衎出奔殤公剽襄公惡靈公元出公輒孔悝立蒯聵是爲莊公輒奔齊已復入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又傳十世至秦併天下獨置衛二世廢君角始亡凡九百年
衛有他國之詩六式微旄丘泉水載馳竹竿河廣此附入也無可

疑至于莊姜共姜之詩與桑中之沫邦皆正作于衛而分隷邶鄘
此難以曲說當闕其疑

柏舟

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詩說康叔因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以畔憂之而作○子貢古詩編次曰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于柏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也

晦庵極排此序至謂得罪千古然從來忠臣戀主或稱美人或稱夫君自托棄婦詩之寓言何所不至在讀詩者奪杯澆磈假途濟師又何所不至如列女傳成于劉向以爲衛宣夫人自誓而作亦魯詩說也及論恭顯則以群小爲小人如駁序莫急于晦翁而孟子註仍以仁人代姜氏蓋習詩之法要于達理明心不必專務攻訐今反覆此篇謂其詞氣卑弱誠似婦人要或體吻依情鐵石心腸何詎不作梅花賦然以例推之夫治亂始閨門故二南首關雎鵲巢而列國首柏舟此以風體言之而可信者也邶之柏舟盡禮無慝心鄘之柏舟守義無慝志此以篇義言之而可信者也且居諸之語拗調屢陳心憂之詞連章互見此以句法言之而可信者也至其匪鑒匪席之形容寤辟奮飛之態狀矚目宮妝長門寫照眞見女之無聊豈仁人志士而覯閔受侮卅心至此耶試以此質

之儒先嘗或無從解難

首章彼汎然者柏舟耶而亦汎其流耶亦字含悽耿耿憂思著明不能滅也隱憂隱疾也故用如字微酒二句藍本卷耳讀者全不覺然翻播意外質巧直婉之闗巳逗詩家風運矣○柏者迫也从白爲西方正色凡樹屬陽而柏向陰指西猶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蓋木之有貞德者雜記鬯臼用梆（即柏）以其有脂而香冽之搗鬱周禮冀州其利松柏故衛詩多言之○舟取諸隨言周流也山海經番禺作舟發蒙記伯益造舟

二章鑒能照而不能度我心則匪然也亦有兄弟而不可據者乎柰何往愬而逢彼怒也言物情我自知之而至親者反無是非可據此雙解似于文勢未合然見古人讀詩之致兄弟不可據者當時諸侯每藉大國之援女君亦然而莊姜無足倚也不必眞愬眞怒下一逢字若適當其然到處皆窮凡人失意之時自家骨肉先加凉薄縱然自信自知却無說處或云往愬二句不蒙上文言愬于莊公耳○鑒黃帝始鑄或曰尹壽作鑒武王鏡銘見爾前必顧爾後

三章轉有趣新之意卷有曲隨之意逐有致妍之意以我心則不能改爲迎合之術以取容也以威儀則不能擇爲夭冶之態以爭憐也此不是訴見棄之由亦非自恃無瑕亦非矢此以終身然三也字平平平安頓都巳含得○廣許愼云薦也又釋也黃帝之臣刻

圭玉作㡯○棣本木名盛而澤者借實作虛猶菀栭之菀裳華之裳

四章上二句倒文也孟引之又以順說見義寤辟有摽謂形開張如摽落之狀蓋慵悶之極都不自知若拊心當不獨寤時

五章日月二句雖喻詞仍須似呼訴居諸字奇檀兮何居乎左丘明忽諸皆語辭或曰日常在天故曰居月有蟾蠩故曰諸末句惻怛酸悲終窮是怨而不怒本非欲去亦非不肯去想來天公分付人道牢籠真難爲情却是不得不然賈弔屈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少年不知人痛癢處○日从口月从冂象形以分盈缺也从一从二陰陽也日月皆徑千里下于天七千里○月陰魄得日之光而始明故相望之時其形員二弦之時日照其側人見其旁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時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其盈者日盈之也其虧者日虧之也迭微則月反操日之權矣○敖本作遨棣棣禮記逮逮遲遲朱穆傳注作箓篠詩考補遺擬又作肈迭釋文或

綠衣

序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詩說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此詩言外不獨憂己之失位而已直恐國家之亂將皆由此而起此莊姜之所以爲賢也）此詩宜將序與說合看方得蓋其失所在嫡庶之閒而其憂心在宗社之際獨當含情不露耳若謂無關國本不惟沒賢婦之識抑失錄詩之旨

按六服皆以素紗爲裏取精白在中亦表外色也婦處陰衣裳套而不单尚專一故連衣裳不二其色以青克黃而成綠甲巳合木土渚也爲東方間色衣兮二字隱是說莊公故下文直云女○衣者翳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衣鬼名甚遠○絲兮非喻少艾言絲兮（一說皆通可以並存）儼然衣矣緣其爲絲時女即從而治之故使得至此人情漸不可長寵之自昔其驕宜然訧與尤不同解作過字未合訧者讒沮之言也俾無訧如云讒言其興惟求自盡使群小無間可乘而已○訧本作尤

四章凡怨婦之態每不見人之美亦不量己之醜此云絺綌寒風則夫命之薄也色之衰也種種退步自反自安其賢于人遠矣又言吾今自見如是當古人處此亦只如是實獲我心原無事蹟可證上二句便是寫照耳如上章綠絲方治則彼正乘時當使無訧末章已不逢時惟古道自愛故曰實獲朱註各未貫淒其者絺綌先有寒涼之色柰又當風以字方出○風之爲言萌也立字虫動乎凡中風師曰天雞風伯曰飛廉祀飆曰磔○淒字水旁水雲悽凄貌从二點者非風雨淒淒蒹葭淒淒秋日淒淒同又經中冲凉況決減滅六字並从水梁盜染亦然唐張參五經文字已訛特識于此

燕燕

序衛莊姜送歸妾也○詩說莊姜與娣戴嬀皆爲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嬀焉（戴譌典禮無從曰戴嬀陳姓禮異姓不媵陳女媵齊蓋春秋時之禮）○韓詩曰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也○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無禮于定姜故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以孝于寡人也（朂作畜言孝養也按禮坊記注亦謂定姜詩鄭自云時未見毛傳後不及追改）

詩作于訣別後其歸其送其泣其思皆以子弒國危州吁阻兵安忍兩癸婦殆有飲痛難言者故篇中祇敘離苦而以相藉勉終之然當日事情如訴如畫

前三章反覆次第堪爲酸鼻曰差池于野因彼携此挈形影相看曰頡頏將之猶一後一先驪駒待駕曰下上其音遣送于南此時鳴咽之餘目斷行塵牽懷割膜又復伊始故曰實勞我心○左氏云婦人迎送不出門此以大歸情不能已○凡鳥向啼背宿燕向宿背飛其將飛必繞梁鳴咶上下四旁囑語再三出而復入如是數番然後分翼蓋護其雛而惜別也詩人體物類然○燕有二種紫胸輕小者越燕胸班黑聲大者胡燕又有蛇燕土燕燕能識寶知吉凶來往二分皆避社戊己日不取土猶蝠伏庚申也巢長至尺者吉容疋練者主大貴人傷燕有惡疾食之雷或擊其去也多藏深山空木中或藏坻岸中毛如洗或又蟄于水作蒴窠食經云燕以狂肺淮南王安云燕爲鴒

末章任卽周禮六行之一注信于友道是也凡人相守有情不覺一經相判生平行誼便爾提觸況其臨別之最流自肺腑有不一舉一廻腸者乎

日月

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詩說州吁弒桓公莊姜大歸而作

愚幼讀此詩疑集註有未盡後覽漢唐詁疏頗推敲再三正義以日月同曜齊明于上與君與夫人當同德齊意以治內外其理雖優然詩句前接乃如二字後接父兮母兮覺呼訴爲順矣序說皆爲莊公卒後然州吁之難在桓公十六年而猶斥先君爲之人朱註較穩矣獨所解胡能有定今註未明石碏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亂蓋公不蚤定嫡嗣明樹州吁詩所謂胡能有定而德音無良者也是終貽姜氏之禍故曰不我顧不我報耳寧如字不必作何俾也可忘箋云使是無良可忘蓋一定則名正言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莫不相安德音之無良者已忘矣古人忘字用與亡通如云壽考不忘德音不忘本文忘字正指無良言非莊姜自忘也朱註何獨使我爲可忘陸坳云使我可忘其憂俱未合夫怨每生于責報然姜以古道自處則亦以古道望夫不述者是公不能循禮正碏所謂去六順效六逆以速禍也其報姜氏謂何蓋其變在數十年之後而詩特憂于嬖僭孽驕之時使公翻然古處姜氏治內戴嬀爲助則閨門正矣完爲儲

貳命碏爲輔則國本立矣何至不保妻子哉○註月望亦出東方望前後何嘗不東出耶朔夕在西不知朔朝已在東矣故古人每月之首從朔言之○述本作術

終風

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詩說莊姜戒州吁公不悅莊姜憂之而作

按邶之前五詩紫陽皆屬姜氏作乃其文詞之致每篇遞降豈婉訴者不絶縷疾呼者不擇音與固知志氣之舒迫即文章工拙所繫也

前二章俱一句爲比後二章則兩句爲比而其中又各自爲淺深

此立章立言之可玩者○釋天云日出而風爲暴孫炎云大風揚塵從上而下爲霾又云雲風曀日光且曀者陰往曀日其陰尚薄至不見日而惟有曀則陰雲益甚連言曀曀更結爲雷聲虺虺然曾何得開霽時耶○韓詩終風西風也殺物故言終暴說文作瀑疾雨也○凡風單日起者單日止雙日起者雙日止日起善夜起惡諺云驟雨不終朝暴風不終夕凡夜風至天明必稍息大雨亦然謂之讓日古云人不見風○首一則字便繪出人情謔而浪笑兩敖惡矣曰是悼曰悠思曰不寐則嚏曰不寐則懷寫緒各異俱就上句可得其况惠然肯來莫往莫來陳後主詩留儂不留儂不留儂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曲畫此態朱註用雖云然亦但又則使諸字俱非解詩之法願如字不必作思嚏者聲乍噴而出也朱云鼽嚏是感寒鼻窒而聲出于口月令及素問有此疾然于思情恐不相關毛以爲疐跲也願往從之則跲而不能行鄭以爲即記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輒云人道我此古遺語也古書嘗及此漢藝文志雜占嚏與耳鳴皆有吉凶葢願彼能垂念則已忽嚏說詩至此可謂情寄于詞又復寄寄此別解亦與解也徐鍇以爲腦鼻氣壅須噴乃通思則氣鬱而嚏發耳懷者抱而不脇生有報我之望死則先君之思信乎其能懷矣

擊鼓

序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

怨其勇而無禮也

是役也子仲以公族世卿爲亂賊用乃卒謚曰文而陳人宋人使州吁得列于會以免于討至衛人所怨者僅以其勇而無禮即魯衆仲之料州吁亦未嘗深明大義葢篡逆之風相踵若故事也春秋得不作乎

州吁生而好兵擊鼓二語賦其治兵之狀如在目前來護兒讀此嘆曰大丈夫當如是矣○鼓應是鼖石經作鼛○漕邑戴延之西征記爲白馬城按通典白馬縣在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是也鄭在衛南○觀次章則子仲又非能恤士者孫氏按姓纂云衛武公子惠孫曾耳爲衛上卿因氏焉○伐鄭者是時周鄭交惡而鄭

與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鄭亦伐衛州吁以爲此先君之怨也又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克而州吁求與爲友衛以段故盖謀伐鄭〇平陳者是時陳蔡方睦于衛衛莊公嘗娶陳女厲嬀戴嬀且陳桓公有寵于王州吁欲得王命將使陳請故尤睦陳然弑完者弑陳之所出也陳豈得而忘之哉故特曰平其終見殺于陳宜乎〇與宋者恃宋爲與國也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是爲穆公穆公疾仍致位與夷是爲殤公使已之子馮避居鄭鄭人欲納于宋宋患之春州吁立將伐鄭以求寵于諸侯而和其民夏告于宋伐鄭以除君害君爲王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于是共圍鄭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取其禾還九月石碏討州吁

覲王因殺之于陳并及其子石厚春秋紀蔡人魯公子翬帥師會宋詩畧不載盖意有所重也〇人自居處焉自亡奔若有相求者乎則于林之下可也古者祭兵于山川軍所依止處也故期家人于此求之四語離披消散之狀直陳無諱其不樂爲用甚哉然此詩是賦從軍非說在道卽作臨行時不了理光景尤覺情事如畫則求是求馬〇死生契濶是約誓總辭又執手而丁寧之偕老句卽所謂成說也末言今竟濶離而不我活矣已應上濶與死二字又重歎之我以偕老爲誠然者今乃不得伸矣洵是誠然之意朱註以爲約信恐非字義毛傳洵遠也韓詩洵作夐亦遠也〇契合也濶離也二字舊訓勤苦朱訓隔遠之意今俗通用與朱義同曹孟德詩契濶譚讌心念舊恩亦同〇契本作挈說作悅

凱風

序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〇詩說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

先儒美刺二字是詩家榜眼變詩中如凱風谷風明是人子人婦自作而序一曰美一曰刺者盖詩之爲道非有美刺則不作矣故有從旁好惡而謂之美刺者如考亭所指是也有直陳其事而美刺寓焉者如溱洧之類是也有本詩人自述而序卽謂之美刺者如桑中晉無衣是也自正義不能盡疏而宋人執其一端崇務貶

駁使勸戒與起之用至今不明可發浩嘆余故特標于此

不能愉親于道非孝也凱風惟能不怨而勤勤自艾此所以能慰其母終不去室抜之人欲汚流之中而覽登天理卒成孝子之志何美如之陳止齋謂一門兄弟都有舜耕歷山氣象今讀其詩何悱惻沁人也朱註云微指其事大傷本心有子如是曰母氏聖善誠有不誣者昌黎琴操從此脫胎〇又按淫風欲嫁其過亦不小矣孟何止云不可磯想其母不諒子[此說頗近理]負責養無已七子絕無怨言爾漢尊母后毎云凱風寒泉之思彼帝王家肯托淫婦以爲辭哉晉賈后小字南風亦可証

凱風盛于夏棘至夏始生黃鳥鳴于夏寒泉亦夏所共想作詩時

隨景布意古人興比多如此○棘从朿音刺棗棘皆有朿棗立生獨
高棘列生獨卑故取爲七子之喻棘有赤白二種性堅可爲矢氣
爕植之林旁或挂樹上能辟霜護花此詩之棘并楚茨言抽其棘
青蠅止于棘皆荊棘也本草所謂白棘者魏風園有棘小東棘七
則酸棗也孟養其貳棘是也圖經所謂木心赤者
按通典水經注輿地廣記浚當在河南開封府古濮陽是也一曰
浚溝一曰浚儀其地有寒泉岡一名寒泉陂然則寒泉實水名旣
曰寒泉又在下流恐言無益于浚○想此母藉言其子服養未周
故曰劬勞勞苦詞色失順故曰莫慰古𤨏睍睆好音以興子當和
其顔色順其辭氣也二字从目知當爲色朱註恐非睍睆韓詩簡

簡 睍睆言黃鳥之目清圓轉也凡鳥之秘甚善鳴者其鳴時兩目更加流轉不已以興人子當和氣婉容以事親兩字内聲色俱有

雄雉

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
人患之而作是詩○詩說邶之臣子諫管叔而作
此詩全無閨閤氣舊以首二章爲男曠之詞次二章爲女怨之詞
朱子謂婦人作本東萊說耳
首二句各以自得之義起君子不能自如也此朱註意今詳咏二
興似不同蓋雉之飛其上能丈去若矢一徃而墜本無遠征故曰
泄泄正與伊阻相反雉鳴則交頸今獨飛下上其音蓋有激而噪
着此念君子之勞役也故遂言實勞我心玩展矣字實字接來其

意自見○易離爲雉性耿介分疆而守有越界者力却之或鬪斃
毛美自愛映水至眩而溺雨雪惜其尾高棲木杪往往餓死冀能
枯銀周禮士執雉以其文采有守也古者五工及城門之類皆取
之蓋司閉之鳥仁義爲質而文以禮者詩中雉亦不同翟衣之雉
一曰翬翟素質五采伊洛而南之鳥也斯干之飛翬是也一曰褕
翟江淮以南青質五采之鷂也七章冕服之雉鷩雉也秉翟翟茀
之雉山雞也車舝之鷮雉且走且鳴之雉也○我之懷矣猶言心
之憂矣本非指其人也朱註云我之所思者文勢未合箋懷安也
如懷此都之懷此于文義無憾但非室家吻耳○曰自詒伊阻曰
實勞我心曰曷云能來想蓋有志功名之士未免利爲害本榮爲

辱先婦人思慮更深有不止別離之情者故以用臧期之○棄家
從役不過曰自貽伊阻無較人怨人之詞也自趙宣子引此便作
咄咄嗟悔未必詩意○日月且莫所見又遞往遞來且一去難追
催人易老其間晦明寒暑動輒關愁怍過陽過無不增懷故贍則
長思只此二語言情最驚下二句總思中事○不忮不求達人高
致可以寡嗜欲淡忻厭忘得喪齊物我坐進聖賢曠觀今古生人
凶悔吝三者自然皆吉故曰何用不臧然詩人之言本淡而平執
着深求竟無餘步故又曰何足以臧

匏有苦葉

序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謂夷姜並爲淫亂○詩說邶人刺管叔之

詩

朱子謂未見爲宣公夫人詩胡庭芳云詩以士言當非刺君劉公瑾謂篇中毋以濟涉爲比豈其人居津水之旁與二說固哉高叟愚謂刺淫者多矣惟此詩不特相淫覺其名實間有大不經者第三章正舉婚禮稱士者對妻言耳餘三章俱托喩而不直陳非有所甚惡且甚諱當不然夫宣公之于二姜上蒸下報然宣姜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譏若夷姜則莊公有子之妾且宣未卽位非以君脅也是未免相求矣詩人之意如見怪物焉序之言含曰不中夫豈遠哉

首二章四有字皆是設此以起下讀竟其喩自見若毎句配入比

意便牽鑿○匏苦濟深言不可渡也深厲淺揭言當度也非欲其必渡也如此便自曉膮不必耳求○匏短頸大腹瓠形長而瘦匏苦瓠甘非一物然匏之小而有柄者爲懸瓠可笙又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匏亦通名瓠也性善浮經霜葉枯收作要舟先于霜降時斷其根使蔓徐飮之尤堅成堪佩又瓢亦瓠也蓋瓠其總匏與瓢其別與黍稷之烟殺瓠○濟字從水言當作上聲從渡言作去聲此詩二濟字從水言也載馳旋濟乃去聲耳厲危也艱深故危若謂以衣涉水則涉深止藉衣乎有狐淇厲難通矣

二章取辭巧刻逼人汗下○鷕毛傳雌雉聲小弁朝雊求雌大戴禮正月雉震雊月令注雊雄雉聲蓋正月必雷雷不必聞雉精剛善聽先聞之鳴而後鼓翼雉火禽故記就其雄者言之潘岳賦雉鷕鷕以朝雊混不成句屬文之難如此○軌軏二字俗本易誤車从九者有二解一爲軹卽轂末也一爲轍迹則地上迹也周禮匠人云經涂九軌蓋途容九車故从九輪之廣狹高下皆定于軌軌同則迹同故轂末與轍同謂之軌車从凡者音范或作軌作軏作軋竝同周禮太馭祭軓注車軾前也小戎陰板正揜此軓車之三面林尺寸不爽故借作範圍之義式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逹不知軹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考亭不辨軌亦爲軹竟以車軌釋之若謂車轍之軌正見于地者如蘇轍字子由亦其証也渡水何可云濡地上轍乎朱子欲取軌牡協韻當從轂末之軌蓋車輪

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若濡則水深三尺三寸是濟盈也

三章雁得中和之氣順陰陽爲往來其止成列其飛成行其失偶也終不配用之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婚六禮納采爲采擇之始因卽問名此二禮爲一日事納吉者卜于廟既吉往告也于是納徵用玄纁以聘于是請期定婣日乃親迎以合之五禮皆用雁惟納徵不用五禮皆用昕虔其始明其事也惟親迎用昏取陽往陰來之義據詩上二句見禮備也下二句見時正也曰歸妻是迎矣迨冰未泮正言迎時詩文甚明孫卿子云霜降迎女冰泮殺止朱註蓋泥桃夭時耳月令正月東風解凍謂陸地若水中猶未解也故魚陟負冰二月始渙渙然

末章刺意較前似緩而實嚴凡人只一失足便蹉跌至不可言人皆徒涉而我必招舟以涉之險而涉之人非我友耳○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雝雝詩考補遺嗈嗈雁鹽鐵論作鳱旭釋文盱卬本作仰須作顉

谷風

序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詩說邶之良婦見棄于夫而作是詩

此與氓同是棄婦之作又同出于衛而谷風端謹氓詩鬆脫兩婦面目至今可見夫淑女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花艷驚郎文士之偶也今此兩夫一武一蚩宜其棄爾自詩學之廢丈夫無文況帷薄乎或者以能文爲詬厲豈其然

一章首二句比意出古疏接下尤覺溫厚和平然再三諷之亦恐牽率成文未必詩意陸埰云谷風來自谷中風之怒號者也習習相繼貌所謂終風也以陰以雨所謂曀曀其陰也猶其夫之平日暴惡無常也愚按山海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凱風自是出又令丘之山南有中谷條風自是出又符惕之山多怪風又大荒之中有山以出入風又崑崙山有祛塵風南海經蒼梧山有風門王歆州記崑崙有風竅宋炳詩序恒山有風井佷山有風穴荊州記黃竹山有風門梁州記褒谷內有風出蓋風爲大塊之噫氣有竅斯囊籥其間故祥風怪風皆由谷中爾雅東風謂之谷風谷之言穀

穀生也然觀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則此風當非和舒之風矣大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故知不必作穀風陸說可通也○黽勉二語反覆念之眞釋人慄心助人家理葑菲二語就一事之微發出處人與物情恕理遣宜後世設辭者稱用而不已也德音莫違一句已極簡盡夫婦之乖總由語言相撞耳及爾同死其言質與子偕老稍文矣然一是怨望語一是約誓語兩不可易○黽（音猛）蛙類善怒故謂怒力爲黽○葑菲根有美惡之說惟見鄭高密諸書並不著根何時惡錢氏論下體云近地之莖葉多黃梗不可食蓋慎其解而泥言之○葑蔓菁坊記注同凡久食蔬無穀氣即有菜色食蔓菁獨否事物原始蔓菁蜀呼諸葛菜孔明出師處種之取其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莖冬食根久食滋長棄去不惜回則易尋紀原云諸葛菜今所在有類蔓菁葉厚差小多岐子如蘿蔔復不光澤紫花四出劉禹錫云諸葛菜與蘆菔相似俗訛呼蘿蔔按如紀原劉說則諸葛菜蔓菁蘆菔爲三種如蜀呼則葑正諸葛菜矣今蔓菁在江表已變爲菘故釋者多未的○菲爾雅云菲（音匪）芴又云菲（音匪）葸菜兩見兩釋似二種陸璣爲一物

二章若今人筆正可倒敘此却先從行道說起以有違足上遲遲之意畿之言期也故借訓門內只是不送却說得悽婉有引出婦之禮必送以爲薄送之証眞所謂强解事者其夫之薄倖亡情至此爲極故下接言甚苦又轉遡其夫甚樂廻環綿邈此恨何窮○

以荼之苦甚已之苦不過假借語與賈用不售一例認定作比反
失語致○荼爾雅有五釋草云荼苦菜蒤虎杖蒤委葉蕫蕛荼釋
木云檟苦荼今按詩中有三荼此荼苦及采苦采苦邠風緜之荼
皆苦菜也荼毒荼蓼委葉也如荼捋荼英荼也楊升菴集苦菜俗
稱蘬兒菜○薺春秋繁露云薺以冬美冬至春開白花陶隱居云
薺類甚多此則可食者枝葉細靡通謂之靡月令孟夏靡草死○
按師曠對黃帝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儉苦草先生卽此二種
三章首二句言新昏形已而已則持正守初不爲動搖觀此亦絕
無疾妬新昏之意自安色衰之常又未嘗不修絜不知何以棄也
○山海經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漢書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東南行

千六百里入渭又合行三百里清濁不雜入河按涇渭乃周畿內
之水衛詩引此似可疑想以清濁合流而終不混說者以衛在河
東涇在河西有相望而絕去之意亦强解○逝梁四語沿襲小弁
了無縫合之痕然彼用之篇末則決絕而反有餘思此用之中章
似說盡而無餘地但下另自作轉步回首讀之覺新婦因其成功
翻更可恨○箋我後所生子也
四章上四句亦自借語不必如小註拘拘以四句與二句實得其
大致兩何字更是孤情絕照處蓋人生日用間其有者亦偶耳豈
能常有乎其亡者亦偶耳豈必終亡乎惟是勤勤則有餘情媮則
不足故黽勉求之且以辛苦之積急他人之難賢哉婦乎舊謂凡

民有凶禍之事尚應竭力救之況事君子而有不盡此于婦德似
切然詩意未爾按家禮救之非救死謂救生也人子之喪不食三
日哭不絕聲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心荒忽雖大事有不能周者
況其他哉故聞訃者始則唅襚以周其急既則廩粥以扶其羸奠
則執其禮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舉紼長者專進止其擗擴
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賻不足則賻焉有事必襄有之必
贈斯可謂救之矣降而末俗雖至親故舊吊不及屍芻帛一赴足
謝存亡人情之不古莫大是哉
五章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蓋婦人竊見其夫有貳行將以德爲賈
使其夫之起敬焉或使其夫之怜惜焉不則或有悔悟焉而今是

其所美卽索其醜是其所長卽勸爲短盡阻而不售也○賈之言
固也固有其物以待利也○昔育句朱註太强張子厚解亦滯且
與下句不甚貫愚意昔者生理當恐懼鞫窮正顚覆之時也我則
及爾及乃同苦之意如云將恐將懼維予與女然此章第二第五
句未免語累
六章御窮二字讀之惻然帶到平日旨蓄處亦自堪憐有洸者其
武如水涌有潰者其怒之勢如水之橫決四出既盡也盡詒我肄
言備極窘辱身兼厮養之事末二句猶作感舊之思然追言已新
昏時不無微姍後人李白詩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此意也蘇
氏解云不念昔者由我而得安息也尤覺切情季本云塈塗也謂

彌縫缺乏之事○黽勉韓詩作密勿黽或作僶宴作燕匍匐禮記
扶服鞠古本鞫今本訛或又作諊蓄本作畜御作禦肄爾雅肄

式微

序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列女傳以上二句爲傅母勸辭
下二句爲黎莊公夫人答辭
黎西伯所戡武王以封帝堯後漢爲上黨壺關縣卽三老上書者
黎侯失國在衛穆時然勸歸是有國可返故又疑宣公時愚按宣
之前乎穆百餘年若果穆時作則詩居宣公前一疑也式微者衰
之甚未至亡二疑也旣滅將安歸三疑也若果宣公時則出旣可
歸其出何爲其臣東告于衛足矣其君偕來又何爲序蓋以晉侯

數赤狄奪黎氏地乃立黎侯而還遂意黎君嘗寄處于衛故云勸
其君歸然考史伯曰當成周之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則
河北自衛外皆戎狄也春秋荊暴于戎而狄又暴于荊黎衛之間
其侵偪于狄者當非一事觀下篇云匪車不東若黎君臣身皆在
衛何又云東豈非在衛者其臣而其君應自在西耶曰胡不歸者
蓋其臣自相激勸將歸而戮力也又言我若非以君宗社之危又
胡爲而跋涉于中露泥中哉其辭愈烈已惟衛不拯黎乃終亡若
以下二句爲面語君則忠臣義士何不雪涕未亡之前顧詰責已
亡之後且何不咷號走馬之日徒傍偟于東手之時其君之顏面
將何所施其臣之肝膽亦不足共矣曾此處于兩篇情事頗謂不
誤若爲宣爲穆則毛鄭已不言耶相傳疑爾又胡氏曰以事求人
而人不有其事是爲微君之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爲微
君之躬亦正恐涉怨君也照愚說自不必○中露泥中朱解恐不
成句想當其時奔走患難櫛風沐雨擔簦曳屩其苦如此古今山
川記直以爲二邑豈作詩者一身遂處兩地安知非後人因詩而
飾其名與淩之寒泉疑亦如此○據劉向此詩爲二人作則聯句
非起于柏梁矣如集古之體已見三百篇

旄丘

序責衛伯也時爲州伯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
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詩説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

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
旄丘寰宇記在澶州東九域志在開德府蓋衛之東也丘形如馬
舉頭垂髦旄音務字林作堥○葛生本根聯屬枝葉蔓衍若上氣縵
則節稀旄丘亦非所宜托但隨觸而言似不必作興○叔伯字也
○能左右之曰以不須云他故○狐裘所謂君子狐青裘豹袖蓋
亡相友以裼之者也此裘所施禮無明說或疑燕居周禮注功裘
人功微麤狐青麝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又春秋之
戎服亦以狐裘左傳臧之狐敗我于狐駘是也○匪車不東舊云
我非不能渡河而告東方諸侯也惟衛實切耳蓋旣久在衛則告
衛自不消説然詩氣未爾○流離梟也埤雅梟食母鏡食父爾雅

鸝鶹少美長醜詩蓋謂流離偃伏其子百日而長還食其母始飛瑣尾少小貌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不知其將爲已患也蓋脣亡齒寒黎臣已知終滅衛矣○褎如充耳毛云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叔伯徒有尊盛之服也鄭云女顏色褎褎然如塞其耳褎爲笑貌或云褎即衣褎之褎其褎如充耳之垂不一援手或云褎與褏同借實作虛則褎如是垂貌充耳本瑱名示不妄聽也豈應便作耳聾解蓋言叔伯人人閉耳猶垂瑱之狀付之罔聞按諸說似鄭爲有致但褎爲笑貌未見古訓周禮九拜有褎拜是再拜也○耳之言耏耏然真誥云耳者心之牖○瑣釋文鎖本又作鏁流離本鸝鶹褎作褏

簡兮

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詩說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詞

文公從韻訂四章前三章每提職事煞有感慨集註若自譽而實自嘲蓋得其神輕世肆志之說覺尚隔

首章簡傳云大也大德之人箋擇也擇使爲樂吏朱註簡易不恭之貌看來舊訓固未安若開口便爾倨慢全詩了無餘蘊今只從朱簡易而不恭二字不入口氣蓋泠倫無他責事其簡可知○萬舞春秋萬入去籥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何休注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故名萬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大戴注干戈萬舞也左傳子元振萬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據此則萬是武舞不兼羽籥鄭玄劉炫孫毓皆主之然按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孔安國云文舞抑武事是干亦得爲文舞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說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是羽亦名萬夏小正云萬入用籥是萬有籥毛萇釋萬兼干羽而言義優于鄭初學記萬大舞也韓詩說亦云萬以夷狄大鳥羽今按魯頌萬舞洋洋商頌萬舞有奕商魯之廟豈應存武而去文惟萬兼文武故或偏言或全舉無不通耳○山海經云帝俊八子始爲舞樂府雜詩云昔有陰康始教民舞周禮社稷帗舞用全羽宗廟羽舞用析羽四方皇舞雜五采羽月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辟雍旄舞用氂牛之尾

兵事干舞朱干玉戚也星辰人舞以手舞也凡將舞先三舉足○日之方中毛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在前上處鄭云在前列上頭也蓋設教當然然看方將二字言直須如此耳頗有揚揚自表見之意

二章俁俁韓詩作扈扈美貌如虎言武能御亂也如組文能治民本孔穎達疏亦[illegible]人善解處但庸王難與深言詩人只就力藝容貌稱述一番便足○虎應樞星陽立于七故七月而生首尾長七尺虎金而風木木受金制故立秋始嘯嘯則風從大寒始交交則月暈畫地卜食觀奇偶而行百步外識人氣雖咫尺淺草可伏及虓然作聲即大矣有威骨如乙字足脛至強鬚療齒痛搏物止三

兪不中則止不食小兒不食醉人必守候其醒以其不知懼也死
必倚岩或木不仆青要食虎○嚮之言拂也牽拂以制馬組條之
薄而潤者
三章籥從左者聲爲陽而左陽位也翟在右者容爲陰而右陰位
也籥以通中聲翟以飾德容按周禮籥師掌教歙籥舞孫何休公
羊注吹籥以節舞然舞時自執安能并吹故云籥舞○籥言躍也
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明堂位云伊耆氏葦籥呂氏春秋皐陶
作夏籥古者取卯地之竹爲籥爾雅大謂之產言其聲生出不窮
小謂之箹其聲約矣中謂之仲葢小大間也然則毛云六孔其大
者與鄭郭云三孔其中者與廣雅七孔之說豈悞乎抑時俗之變

乎○翟羽未知始何代當是五采之翳長六尺○錫爵之禮舊以
公庭爲宗廟故云祭末勞翟記所謂祭有畀煇胞翟閽寺也晦庵
不拘祭祀故引獻工則鄉飲酒鄉射大射燕禮俱有之工告樂備
主人宰夫也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爵此是公禮故曰公言言
助辭俗作親命非錫乃賤不備禮之謂今合畀翟獻工之說而推
之則此賢者非士復非府史若士則尸飲九已有散爵之獻若府
史未必在歌工之列祭統以翟爲賤吏今秉翟殆樂正以下衆工
也爵散也容五升
四章逍遙軼蕩遂爲騷壇之祖反復連咏貞一往深情使人飄飄
然有凌雲之意連三人字不在疊韻之例若以末二句爲遠而不

見便索爾無味究竟求之亦何必不然然讀詩最忌到究竟處○
山有之類詩中最多雖不必一一穿鑿須各依情致如越人歌山
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此言其中心所藏不能盡也楚
詞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纔及芷蘭便覺公子芬馥
襲人秋風辭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蘭菊既美又取
芳秀爲言可懷孰甚若物不稱情何當于興要是俯仰生姿橫側
可領○山言產也天下名山凡五千二百七十餘小山不能悉紀
○榛有二種其一爲蓁即亲也說文以榛爲木以亲爲果此榛本
作蓁與榛楛濟濟之榛同高丈餘枝葉如木蓼子作胡桃味一種
皮葉似栗子如杼此大木所謂樹之榛栗是已○苓爾雅作蘦本

草稱爲國老葢藥有一君二臣二佐三使甘草又其賓師解百毒
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劑中罕不用者試毒法食物
時含甘草有毒即嘔

泉水 三章章韋適 衛害一韻

序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
見也○詩說宋桓公夫人閔衛之破而作
此詩宛轉流連亦自可誦次二章遡往追來空中樓閣但從來哀
怨之作每多激促此亦有爲又二十四句中地名十一故國山河
神遊殆徧賁志閑禮聖人所以閔而錄之也
一章首二句宛然與泉淇日流于衛而不息次二句便是女子態

耳末二語情味可掬亦字言出于衛者流亦于衛謀者謀其歸非謀不得歸聊則無聊之極矣○諸姬同姓之媵也周詩定是周女自漢以來相襲淑姬之稱如云戚姬虞姬薄姬唐姬等皆訛矣○毖韓詩秘說文䀸

二章泲即禹貢沇也（沇是地名非水名）其水東入海馮復京云經傳皆誤書泲爲濟惟此不謬○禰韓詩坭一統志大禰溝在兗州府曹界○飲餞按禮傳其工之子曰修好遊故祀爲行神顏師古云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死于道故祀曰祖又曰軷曰道一祭三名○中二句不必正言當違蓋深悲之詞言自此際便違矣○姑姊釋親云父之姊妹曰姑女子先生曰姊姑姊之言古也父行也姊言咨也以其先生可咨問也皆不應來媵詩曰問及者是寧之之辭先儒並如此獨朱註即指諸姬然以諸姬爲姪娣可以姑姊爲姪娣豈可哉況女子同事一夫當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不應稱姑姊但姑姊又安得在兄弟家歸或可寧之耳要亦不言兄弟爲此托稱○

三章干言隋志及李公緒皆爲山名在邢州境內作此詩者豈邢侯夫人乎○以脂塗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舝設舝其用在舝故曰載舝兩載字不空舝車軸頭金也轄又其管轄處車之要害也諸家每混兩字非還車呂氏云猶言回轅蘇氏云旋施其車而試之○不瑕有害傳瑕遠也箋瑕猶過也朱註瑕何也張氏云瑕大也徐光啓云當是方言俗語其音出喉間有聲無詞竟作助字

愚觀此句兩見于衛風而不瑕二字再見于狼跋思齊既曰不瑕又曰有害恐宜上下兩反合成疑辭便到處可通古人句法何所不有只此一字疏已紛紛況其他者

四章肥泉本作淝爾雅歸異出同淝水經注今此水異出同歸按唐盧潘云肥水出雞鳴山北流分而爲二其一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投于淮二水皆曰肥故縣有合肥名然則詩人特舉此泉而曰茲之永嘆或自有意○自須及漕由東而西也一統志須城在兗州東平府漕地在鄘即戴公廬此

據禮父母在則歸寧然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飲以此爲坊猶有鳥獸行如南山者詩存泉水載馳竹竿垂戒嚴已

北門

序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詩說邶之仕者處危國事暗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歎也

集註多用箋但詩人既歸之天蓋忠義之士非恨本不擇君處危事暗從旁推言弗傷溫厚之旨可也

窶則失禮于外俗所云人情疏失爲家窮也貧則并自給不遑故用且字○禮統云天者鎮也神也珍也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効列陳其道可珍重也○謫者絮叨聒耳摧則丈夫別有冲天志幾替消折婦人手非真正英雄鮮不喪其氣頹其擦者曰莫知我艱可哀哉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雖親戚故舊一無賙援矣至虐

夕相對之人而猶不知其心爲貧家婦固難而末世人情亦大略可見○般本作慇推韓詩謹本又作催

北風

序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詩說邶人厭亂之詩

讀此眞如哀飈卷㩳驚騎沓奔使人凜栗欲任足不得

北風雨雪箋喻政教酷暴朱註虐言氣象較不如虐邪二句舊云在位之人其故寬虐徐閑者盡變爲急刻之行朱註較善兩其字初尚疑可緩亟則萬不能已矣是其心雖不忍而見幾則當速也○邪本作徐○喈則聲疾凉不足言霏則紛散盛不待言矣○雪

綏也綏綏然下也从彗蓋雨之可埽者亦能淨坋穢若彗其霙六出元晦云地六生水之義然立春後皆五出想陰陽奇偶天不能違也雪神名滕六雪中有蛆治內熱猶氷蠶火鼠之類潛潭巴云大雪甚厚必有女主雪連月陰作威○莫匪二句舊喻君臣爲惡如一朱註以爲妖祥之狀恐古義優蓋狐烏非幻虐之物耳○狐群者也烏合者也狐所在烏必噪之○狐妖獸鬼所乘有媚骨尾九節擊石出火夜戴髑髏拜斗變爲人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爲三德性多疑古諺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烏茹沫而孕翅重則將雨其聲自呼極壽三鹿死倒一松三松死倒一烏故稱老性善攫喜曠兵法曰烏起者伏也烏集者虛也考爾雅注

疏但有反哺不反哺自腹白脰之別至陸佃埤雅則溷孝烏與不祥之烏許慎說文又以孝烏有著赤白三種王嘉拾遺記以白臆者爲慈烏今卽吳地所產証之有二種慈鵶反哺者頸白聲啞啞人亦不惡之純黑惡聲名老鴉在簷上鳴人輒訝之酉陽雜俎云鳴地上尤凶蓋烏惡異物其鳴者或見異也一烏耳小爾雅以純黑者反哺白腹白項者不反哺驗吳產又不然一烏之鳴也北人以爲吉南人以爲凶目前至多之類其說顚倒况不常見者乎古稱羿日落九烏蓋烏最難射故言其射之捷后世誤爲射日揚雄名其子爲童烏猶司馬相如小字犬子

靜女

序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詩說此陳古諷今之詩諸家俱聱鑿難通覺朱爲順弟曰靜曰姝德容備已城隅高不可踰箋云能待禮而動自防深也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形管之法周禮女史詔后作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左氏云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箋謂荑可供祭凡此又似有說當闕其疑○首之言始也上員象天氣之府也天行十二故首長一尺二寸諸陽所會故卧而覆首者天○形管古者鍼有管樂有管嚴粲詩緝云古以刀爲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按博物志及周興嗣云蒙恬造筆但其字从竹疑如今匠者所用竹筆之類然尚書中候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

曲禮云史載筆工載言蒙莊云舐筆和墨則秦之先有筆矣借曰以刀亦豈得無管哉若方策之鐫至今猶然是所稱刀筆至今不廢乃漢書稱蕭何起自刀筆吏豈恬筆而後間用刀書耶抑故剖劂氏耶抑能與滅訟詞用筆如刀之義耶古今注形者赤漆取赤心記事合觀之其爲筆之管可無疑○荑按茅可供祭荑則如針爾讀詩記云易枯楊生稊康成作荑則凡草木萌芽皆是然列子曰因以爲茅靡茅卽荑也碩人曰手如柔荑爲靡爲柔是輕白之茅晉書生繁翠于枯荑此語無謂○姝說文作㛂貽本作詒說作悅洵作詢

新臺

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詩說衛宣公爲伋娶婦而美築新臺而自納之國人惡之而賦其事也

録此以戒夫絶天理者而衛故滅于狄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一致輾屍一漁陽召寇卽貞觀之盛而太宗納元吉妻宮掖之變殺唐宗室殆盡嗚呼天之禍淫可畏哉然說者止惡宣公而詩實并惡宣姜蓋惟其燕婉之求故遇此醜人而不辭耳其後愬伋通頑總一求字之誤

新臺寰宇記水經注皆云在鄄城李三山云今澶州遺址尚存陸探微有毛詩新臺圖○臺持也泚酒皆臺影從水中見也○釋名

水準也言準平也其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兩人譬男女一者數之始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不鮮不殄從求字來言不能少此人絶此人也又說云不鮮言其狀不善不殄言其病不欬又說云宣公既無人道卽非人形時鳥獸下淫或仰伺無顔或低首自喪詩特刻畫其態曰此狀不少不絶其惡之如此○籧篨卽今竈胸○戚施今竈背說文作䵷鼀卽爾雅鼁䵹郭璞云似蝦蟇圖經云背多痱磊不能跳亦不解鳴○抱朴子太昊師蜘蛛而結網○泚說文作玼酒韓詩漼浼韓詩浘燕說文㬿文選注作嬿

二子乘舟 二章 逝言叶

序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詩說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沈之于河國人傷而作是詩○齊詩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且見害而作

按宣公蒸夷姜生伋至卽位時距莊公之卒十六年伋蓋可娶宣公奪其妻當一二年生子而在位更十九年計其怒伋伋已三十許人壽直舞象間耳且異母弟也而捐身代死伋之言曰天下有無父之國乎而可逃乎皆翩翩佳公子也惜哉迨朔立而左右公子惡其讒殺二兄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朔入而黔牟奔周惠公乃合燕伐周立頹爲王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前事解體狄乘之滅衛嗚呼父子兄弟之間相戕相賊以至流毒子孫絶祀宗祉而餘殃所及且稔王室之禍推其始由于一念之

欲一念燎原萬世莫洗酷矣哉紫陽謂伋當逃使宣公無殺子之事此其說壽固告兄矣伋惟不忍逃耳然此處伋猶可商又謂壽無救于兄反重父之過則壽竊白旄時正冀免兄豈料其復死哉但詩辭短簡似有諱避一則曰不瑕一則曰有害爲之籌躇可否若義其死又若不義其死其諦審于情理者有在已○劉向新序傳母憂其死也而作據左傳待諸莘服子愼云莘衛東地京相璠云陽平莘亭有二子廟謂之孝祠或曰待于隘或曰竊以先或曰飲之酒或曰洗于河詩人第曰乘舟不必果同行也○集註景古影字古無影字晉葛洪字苑旁始加彡今尚書周禮等書皆从葛字誤矣叅詩考作洋

鄘

柏舟

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詩說衛釐侯在位世子共伯先卒共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此詩

共謚伯字名餘僖（史記作釐）公世子婦人從夫謚姜其姓也史記釐侯卒太子餘立弟武公和攻之共伯入釐侯羨（墓道）自殺按武公齒近百歲計卽位時蓋四十餘矣共伯又當加長何云蚤死其妻已非穉少安得欲奪而嫁之且釐侯甫葬猶非還著髦時也安得兩髦乎況已成君亦不復字爲伯矣遷成史時左傳毛詩俱未出故附會如此武公膚聖豈蒸逆之人哉○柏舟言其堅在河言其定齊之西以河爲境而衛居河之西○髧古者子生三月翦髮爲鬌（音朶）（謂留頂者）男角（夾兩囟也）女羈（如三連髻）長則以髮分爲髦象幼之鬌示不忘父母恩父死脫左母死脫右其先脫者服既闋還著之並歿則去之故幼學稱髦士兩髦丱也齊詩總角丱兮是也共伯以垂髦亡爾然豈他無所識惟共伯兩髦哉意姜自謂守志不嫁無事膏沐惟髧然垂髦而已特者言此儀爲我所特亦孤之義也○愚觀禮喪服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此兼論情也程明道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若娶孀婦幷已身失節此專論理也又列女傳申人妻未嫁而守此如人子割股不可爲常

也果矢靡慝乎雖殉可矣不能無他乎醮嫁猶美事矣人情所在卽是天理孔子不嫁伯魚之妻于衛庶氏乎必執宋儒之義我恐世少全人若必以曲逆侯汧國夫人柴世宗韓蘄王爲藉口者又名教之罪言也○髧本作优髦說文髳毛本宂今本誤作他特韓作直諒本作亮

牆有茨

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詩說鄘人刺三監之詩

頑伋之兄宣公之庶長惠公朔也○牆釋名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埽則頹牆猶傷國隱○茨之言刺也爾雅蒺藜先生易據

于蒺藜此草初生可愛後乃傷人莊荑稍刺也兵家鑄鐵爲之以
梗敵路蒺說文作薺○中冓釋詁夜也博雅作冓本又作遘箋宮
中所構成淫昏之語蓋言其初之不從而相倣煽動之詞說文及
顏師古云舍之交構材木謂架材相構結實處○詳韓詩撥○
此詩固有德之言嘗有人于坐次談及暱昵先輩訶之曰中冓之
言不可道也其人茫然猶自飾以爲不斥姓名復訶曰所可道也
言之醜也如此讀詩句句有用蓋醜辱俱就言者論方有理長亦
非語長難竟凡言語冗多最是一病若詳及此等非吉人寡辭也
總註楊氏之說最爲蠛人然昭伯事則齊人使之初不可又強之
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蓋鳥獸行固不待隱

而亦不待章矣詩所刺者想當其始耳嗟乎邪昵狡毒之謀憑肩
躡足或半夜啼涙或倚膍沉吟一念作發壓翼馳飛豈待相會牆
陰及神色顫動始聚人耳舌哉故諺曰欲不知除莫爲又曰惡事
無巧手

君子偕老（末章就四聲轉韻不必盡叶從平）

序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
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子貢古詩編次曰宜姜不閑于禮衛人諷
之

首曰不淑固爲切責然云如之何有與較量發其內媿意二三章
祗極容飾之盛而兩曰胡然再曰展如輔廣所謂小人之責人辭
愈多則氣愈厲君子之責人意已至則言更和者也
首句另讀○副笄六珈總是副上有笄飾笄之玉有六笄所以持
副者天官追師掌副編次按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如今之髻編編
髮爲紒（髻）即今髮圈次者齊髮爲之即下章髢俗作髲是也本三
飾副王后以配褘侯伯夫人以配褕闕極盛之服也釋名云副言
副貳兼用衆物成飾箋謂若今之步搖傳謂編髮爲之朱註因之
要決非編髮毛鄭各以意釋或時制耳笄名物䟽云如今之簪使
冠不墜者蓋橫于首婦人十五而笄亦常飾惟祭服有衡笄則玉
爲笄以配副褘衡亦玉爲之垂于副之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毛傳
衡笄二字連引追師之文以見笄之不同其實二物朱註誤衡爲

橫耳○象服即上副珈等舜所云日月星辰之屬蓋人君之象也
后夫人則刻畫鳥羽爲象○玩委佗二句凡人容德未有不成于
厚重者也即古人仕女圖亦取端麗爲式若夫便捷妖冶行堪掌
上去欲隨風直破舌傾城狐迷燕啄之資耳禍人不暇而尤薄命
哉○爾雅作褘褘它它
王后三翟謂褘翟褕翟闕翟此不得用褘○鬒說文作㐱髮釋名
拔也眞誥云腦之華腦滅則華素易說卦巽爲寡髮寡或作宣黑
白雜也早白爲筭髮○屑之訓潔由來久矣凡經傳不屑二字總
不如瑣屑之義爲便○髢周禮注作髲○瑱言鎭也懸耳旁自鎭
重也按詩中言瑱並無言耳鐶餘經亦然晋唐間所畫士女都不

帶鐶想古無穿耳者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穿耳則戰國時應有穿者矣又詩稱纖手廣膂而無及柳腰弓鞵者愛細腰著于楚而玉笋步蓮之樣即六朝古樂府玉臺新咏等槪無及之或云纏足之製始于妲己恐是始于五代時耳至宋熙寧元定以前爲者尚少○揚如云揚眉眉之上下皆可曰揚目之上下皆可曰清此及猗嗟傳俱云揚廣是眉上野有蔓草傳云眉目之間是眉目上下也○天帝二句傳箋胡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語太實朱註驚猶鬼神語太虛恐當云胡然而可以對天胡然而可以質帝蓋上擧祭服遂以天帝言之東萊云二章之末問之也應是此意○帝之言諦也天之諦審無私也○展禮作襢襢之言亶誠也此見君

子及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或云展以縠爲之色白瑳爲鮮白稀已精綢則尤細靡者○衣而曰展已非翟之嚴況當暑則膚美可見而猶斂束其態是紲袢也此句如此看方有着落見是字之妙膚美旣不露故下只以面目承之○袢傳云袢延蓋熱氣也紲袢是去熱意紲作泄解亦改字例朱觧就蒙字來或然馮時可攷釋云紲袢女子蔽胸服也內用蔽而以蒙于上此解亦通紲本作褻○顏方言顧頟顏顙齊謂之顙汝南淮泗間曰顏然句疊清揚例上晳字宜作容光字看朱註豐滿是添出○末二語無限譏惜之意媛釋文作援助也○後二章正是醉翁酒經開山祖也人謂歐蘇千古刱調不知其原本六經古今大家多如此

桑中 章七句三首字讀權輿可例也上舊呼辰羊反羊之去聲即上上與中宮自協此四聲轉協之例不必从平六帖謂末句獨韻收者非

序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詩說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

按自序至毛鄭禮記皆以桑間濮上爲亡國之音呂東萊目爲雅音朱子極駁之然夫子有無邪之蔽下至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史遷謂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合于韶武陸贇齋則云夫子反魯所正者止雅頌未嘗及變風也風之用于燕饗者惟二南列國變風未嘗被之樂也乃季札觀樂列國之風皆備安得謂無變

風乎或又求其說而不得則云諸淫詩爲後人剿入不知左傳列國相享如鶉奔亦旣歌之矣蓋夫子惡鄭聲淫者正言聲耳豈必詩淫也愚嘗謂鄭聲流布則雖雅頌之詩亦可爲淫響被之雅樂則雖鄭衛之詩亦可用中聲蓋音無不可寫器無不可鳴至于詩又各存之以表見其俗列國偶有淫詩非必盡被之雅其被之雅者亦不必盡奏之朝廷與鬼神也朱子因東萊云諸國之詩皆合奏于雅樂之中便詰以何等朝廷何等鬼神豈雅樂之稱僅以朝廟得名而平居絃誦無詩可被耶且鄭衛之詩皆淫而夫子屢戒鄭聲未嘗及衛則所謂淫者在聲不在詩明已衛故紂都濮水之上有桑間故衛地昔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濮水後師

涓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焉亡國之音于此處出實非鼓此詩也朱子最不服小序因辨呂氏遂信小序并信其引樂記語乃謂桑間濮上卽此篇不亦誤乎今觀樂記明云鄭衛亂世之音桑濮亡國之音曉然不同序特用其政散云云現成語耳何嘗謂此詩是桑濮也自朱註一誤桑中移爲桑間淇上移爲濮上鄭聲淫者移而衛聲淫矣余舊聞東萊新婚不出月餘遂成左傳博議考亭按部時疑台州守唐與正狎營妓嚴蕊遂繫嚴于獄必欲使承此二事正可定兩公說詩之案也

章首二句傳意采者必于彼猶淫者必于此也故爲刺奔註直謂往采○唐傳唐蒙菜名一云女蘿又云松蘿云兔絲云玉女云赤

綱云菟蘆云菟縷云菟纍本草圖經合載如此然一物何至數名或并或別且不知何以稱菜○麥增韻芒也有大麥小麥穬麥蕎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東南夜開花西北晝開花故尤無蒸鬱觸凍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歲時記夏至日取菊爲灰止小麥蠹汜書種麥宜早○沬毛氏曰衛邑黃氏曰水名據朱註卽妹邦以紂所都故稱邦是朝歌矣正義東北爲朝歌蓋泥鄘風耳○桑中禹貢兗州桑土旣蠶蓋其地多桑因以爲名○上宮通典衛縣有上宮臺○孟者嫁止長女也○姜三皇記炎帝神農長于姜水因爲姓國語姜伯夷之後也列國齊許申呂皆姜姓○弋春秋姒氏穀梁作弋氏○庸或卽鄘補傳云漢有庸光膠東庸生

是其後風俗通云古用國也○非必實有三姓乃托言遂無忌

鶉之奔奔

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此衛爲狄滅之由故列定中前

鶉有丹白天文家朱鳥取象于鶉故曰鶉首鶉火鶉尾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火類也性淳遇橫草旋行轉避在野則義豢則搏月令田鼠化爲鴽是也交州記魚化爲鶉魚主火也李巡云蝦蟇所化列子蛙變爲鶉本草衍義云鶉有雌雄屢得其卵何言化也按至道二年京師鬻鶉者盈市時絕無蛙聲人有見半爲蛙半爲鶉物變非一揆耳上世之俗曰鶉居以其無常居也形特禿故子夏貧

衣若懸鶉○奔奔彊彊朱註爲確表記引此証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云爭鬭惡貌然鵲不善鬭或云奔奔鬭也彊彊剛也言鶉不亂其匹鵲不淫其匹○彊本作姜

定之方中

序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詩說魯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按子貢古詩編次以此詩入魯故申公云蓋楚丘魯地然詩中無楚丘字

文公君衛齊桓力也詩人之作以爲創業垂統皆公之自爲而畧無因人成事之迹其意固已遠矣至考諸春秋文公滅同姓之邢

楚執宋公而不能脅天王出居鄭而不拯富强若此終無仁義之功所謂塞淵者葢艱難之後聊固我圉耳卒以不禮晋公子一傳而元喧之難作焉詩成于晚年故叙次相錯細玩其布置聯絡參差整飭各有奇趣可謂方圓匠意典則多風者矣古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是稱九德者此詩有焉至其一歸君心尤非深腊國家之脉者不能爲也○富庶之法惟有農桑開國承家豈能外是而別作經理哉

一章定中揆日互文楚宮應是宗廟楚室方是居室凡偶句如此方免四稜八角下三言隨文而止葢卽琴瑟之用見其一木殊有

深訃增出鑒實相配已非詩句埤雅又冒以禮樂二字尤爲窮大不倫○定十星一曰清廟一曰玄宮又爲軍粮之府及土功事離宮六星爲天子之别宮東壁二星王文章應以小雪時昏中上考唐虞室以戌月昏中至周時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又以子月昏中矣正歲差之法約七十五年差一度之驗推此如七月流火三月三星在天皆就當時則然○宮黄帝始作釋名穹也屋見于垣上穹窿然也古貴賤同稱宮後世惟尊者得稱室實也言人物實其中也吕覽高元作室夫室之爲言適也高室近陽廣室近陰故適形而止○揆日據考工記先于四角立植乃垂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既平就中央樹臬臬四垂復懸懸皆附臬則柱正矣然後可測景也又轉筵畫地爲圓規于日出入時書記臬景之端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正又晝參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云此匠人建國之制衛亦大約放此○栗北方之果味鹹性温宜于腎作粉佳其質縝密故稱玉縝密以栗萊蝟自裹秋熟罅發其實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駭栗戰栗中一子爲栗楔治血尤效栗合橄欖食斷口過○椅按正義說文雅翼諸家椅梓楸檟一物四名要亦大類而小別也○桐之爲木雅直妍淨古人據梧而吟良有以也青桐結子若造琴瑟作屋柱白桐爲良歲生十二葉有閏則十三葉視小葉者卽所閏月也如其時立秋則届時一葉先隕古詩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知

秋東坡云凡木本實末虛惟桐反之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桐與黄楊俱厄閏詩有三桐定中白桐也卷阿青桐也湛露之桐或以爲油桐然與此皆並椅言安見其别○梓卽豫章也爲百木王植于林諸木皆拱向造房用之則群材不震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昔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商子曰觀乎南山之陰見梓晋然實而俯二子乃入門而趍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漆說文象形黍斫其皮則液如水滴兖州厥貢漆絲其土宜也

二章上二句忽作截勢次復連忽生一句作對至第五句降字又與升字逢應固是人謀定而後卜然亦不拘景觀之後叙者本活

遞諷至末自見卜另一項却不見其突爾揷入○虛傳云漕虛時楚未城也然不必泥本作墟按虛是衛地名見管子柳宗元集之虛所趍虛人則概以村市爲虛其用字益奇矣○楚一統志在大明府滑縣東隋初置楚丘縣後改衛南金省入白馬縣本朝又省入滑○堂傳氏云當是博州堂邑○景是正一國方面與上正宮室不同雖用表非八尺之槷○景山按輿地廣記今拱州楚丘有景山景岡乃后人附會名之爲括地志則此正商之景山在開封府歸德州境非衛南之山也今兖州曹縣東南復有楚丘景山一統志以爲衛文公測景于此故名補傳又云衛在商畿內故有景山皆古今所傳俟考○京爾雅絶高謂之京廣雅四起是人力所作○觀桑以察土性總爲民蠶織計衛詩多載桑蓋其地所宜也典術曰桑虛星之精一云箕星木蟲食之成文章人食之老翁爲少童考異郵云桑土之液也本草經曰其根旁行出土上者名伏虵治心疼其葉洗目能明其椹安神變白其枝作湯飲之已嗽久服不患偏風○卜古司怪主之洪範所云七稽疑曲禮云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故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又曰不疑何卜古之卜者必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愚嘗見卜氏雜書有紫姑卜虎卜牛蹄卜鷄卵卜灼骨卜鳥卜箕卜兎卜琵琶卜油花卜雖不法于蓍龜亦有足術

者○云其語詞○毛本終然今本終焉誤

末章首四句正諺所謂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也秉心句本一篇之綱却從上句生來下句接住竟似過遞語氣然使人讀之轉覺此言爲通篇根至處處管着節節飛動卽靈雨二字有與君心相關意今人執煞秉心句硬作要領豈識古人之妙是故篇既分章決無獨重一章之理章既分句決無歸重一句之理以此看他書猶不可况詩乎○衛初遷漕僅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迨文公勞勸生息其富庶不待言故曰匪直也人要想其三句串洽之妙凡成家立業者必篤厚深沉始克有濟故塞淵則謀無不練力無不達也○騋非八尺之龍六尺之驁蓋舉其中而側之馬从來者言進于馬有來無往也禮不用牝此以徵孳畜若國馬之制侯邦六閑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爾

蝃蝀

序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詩說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而作

凡物有所極者必有所反于情欲之間尤著其不敝者禮信之貞義命之閑耳衛之風貴族蚩氓俱化爲奇淫矣一旦耻心忽生舉而直陳痛駡之詩宜含醞豈所論于此等哉

蝃蝀一名天弓夫婦失禮則虹氣盛指之似褻天戒故不敢其氣必映日而成今以水噀日亦成青紅之暈是也雙出色鮮者雄曰

虹暗者蝃曰蜺其占爲女議爲妻脅夫而通釋謂雲薄漏日釋名謂純陽攻陰氣莊子曰陽炙陰爲虹張南軒謂陰氣方凝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按諸說反似日氣爲憑矣愚謂日返而虹見此陰之乘陽而不克者也故雨止日出而虹見此陰之乘陽而克者也則雨應之總由陰氣不正故以喩女淫南軒又云見即雨止初無東西之分朱註同鄭云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說正相反蘇潁濱云蝃蝀之雨暴雨也喩言何苦不俟而淫奔乎考玉曆通政經旦見于西則爲雨莫見于東則雨止旦見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而色黃者則雨止其說確矣孟云大旱之望雲霓此霓言雨徵也正義引十煇謂日旁氣耳諸家隨混爲虹不知氣之圜射

者如白虹貫日風虹暈月亦總名虹四時皆有其實蝃蝀乃月令藏見之虹禮記所謂虹不收藏婦不專一淮南子所云虹霓者天地之忌也暮東朝西竝非近日安可以旁煇混解隮字乎○蝃爾雅作螮按蝃蝀虹蜺字皆从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謂諸書言虹能飲酒又令人露置酒甕虹出則捨之不爾輒耗又北方人讀虹字作岡字去聲與中名捷痕亦此音暮虹止雨然必有數點雨餘雨○有行二句言生爲女子終當遠家耳何用奔婚姻者嫁必昏往故从昏女子因夫而成故从因人生相配各有定分故曰命或作父母之命

相鼠

序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義也○詩說此刺三叔之詩○白虎通曰妻諫夫之詩也

此詩一何厲也所謂絶惡不嚴者遷善不力瞑眩之候情見乎詞有如是矣序首句正文以下衍說文公亦賢君也刺臣而期其效又重彰先君之失是何心哉

禮鼠拱而立鼫鼠拱而舞人固有不若者孫奕以爲相州所出之鼠唐藝文雜占人見鼠拱有慶○韓詩外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禮義不加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以皮興儀蓋見乎外者知衣冠言動之可象是也以齒興止什名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于

齒亦堅定之物止有謙退之義蓋禮以反爲文行禮者未有雍容鎭重而或失之者也以體興禮什名體第也相次第而成體也禮則吉凶賓軍嘉各有條理而不可亂外傳又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其心先亡矣天之戮民聖王所殺而不赦者其速死也宜哉

干旄

序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詩說美衛武公好賢也

毛以爲賢者願告干旄之大夫以素絲織組之法而御善馬之數喩以此法治民朱總屬大夫之儀蓋用鄭說或又以上四句爲衛

君徵聘賢者故賢士得乘此儀其來也遂以漸而近其迎也禮以漸而盛○旄旗旌互見耳言旄則有旟言旟則有旌旄矣諸家說九旗各有旄旄之上皆有羽下有旒縿蓋據秦漢羽葆之制而言山海經潘侯山有旄背膝及胡尾四節生毛旟釋名譽也捷勇趨事則有譽也鳥隼二物旌釋名精也言有精光也旌揷旄上一翟兩羽大夫止用一羽故曰析羽素絲者以爲縷紕謂聯綴旒旒之屬組以爲飾祇使之附著也四之五之六之鄭以爲見賢之數毛以爲轡按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旣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禮王度記曰庶人駕一大夫駕三三乃五轡蓋一驂故內一轡在觼也王肅歷引夏殷周之制由麗而騑而駟以爲據然衞一時所駕豈備三代法物耶朱以爲四馬五馬六馬夫五馬漢制漢以外無聞書杇索馭六馬天子制也或見列子云二十四蹄所向無前疑謂上下通行總是孟浪往往好事覓事牽經解經失者半也本註極其盛而言頗自有見如紕之等經不言所用故註亦不言之此正不苟處詩所謂四五六者或指馬或指車或緣嘗有此制遂借言以協韻耳彼姝二語正從何以處想見下賢之美亦自色飛○畀是增益不能予是與其所無告是直言無諱

載馳 載之聲轉入爲則故則爲載義

序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衞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詩古今說者俱未透出眞境蓋夫人身在許而心已在漕故并其口之所言目之所見無非漕也亦莫非至漕後事也首四句便是急迫倉皇之緒跋涉衆尤亦是去後必然之情次章反覆不置脉脉可掬惟不能旋反于許故陟丘行野宛然衞之山川禾黍何必云歸途也前言視爾不臧言其無善道以採衞後乃明說情事欲控大邦夫許之微安望其能臧已一女子亦何能控且曰誰因誰極并見當時諸侯無一援手者皆無聊之極思耳許大夫方尤之又誰能百思哉蓋微辭諷語以見漠不相須之意至云不若一女子所之此其望憐期卹之心可謂哀痛沁人矣所之仍就歸唁言○兩載字悠悠字則字旣字不能字視字俱有情善懷二語尤千古婉妙○馳走馬驅策馬○阿釋名荷也如人擔荷一邊高也○蝱聚于如貝有分解潤肺開胸言采亦有慈狄入衞在閔公二年十二月至麥盛將五閱月矣○許男爵穆公嘗會齊桓伐楚卒于師其國夾晉鄭齊楚閒故陸賓齋云自傷受控于大國也然非女史懿公有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傅母言曰離大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慮社稷哉公不聽卒與許○驅本作駈跋儀禮疏軷蝱說文作莔尤本作訧穉作稚

衞

淇奧

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
周美而作是詩也
全篇興有淺深而德無淺深總不宜說到自然地位觀首節言有
匪總是嘆美其成德非寬綽戲謔之時便不瑟僩赫咺也序極可
玩蓋從來聖人學問並稱況武公實用規諫成德說規諫最善解
切磋琢磨所謂以禮自防者次章尤見入相于周則因重較句而
生也說工夫說成德處俱是借字中章說瑱說弁便是說德若云
德稱其服便兩無着落
衛居河淇之間淇出隆慮山綿歷太行而東下流與滹沱合至直
沽入海班彪志淇園紂竹箭園也○澳水之內其外曰隈○綠竹

本作菉薄毛傳綠王芻竹篇竹陸璣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
側人呼為菉竹觀下青青如簀或是然淇故多竹漢武帝塞瓠子
決口下淇園之竹為楗寇恂居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竹虛
中直外本固節貞故號君子旬日間干霄拂雲八月為春三月為
秋五月十三為醉迷日栽之必活六十年輒結簑而枯死其實落
地復生一云即竹米兆荒年齊民要術竹性愛向西南引只須于
東北種之楊愼云餘干人言竹實大如雞子生山林深茂處竹葉
重重包裹味甘踰蜜食之心肺清凉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米也
金樓子云朽竹枯木夜嘗發光熒熒尺許○如切二句不分知行
瑟之為義曰密曰莊僩之為義曰武曰大與赫咺統就威儀言大

學說恂慄亦不專主內正義最得旨終不可諼見其為當時一代
人物且自明德開國以來亦衛一代人物也脩德之主自有不朽
于人心處○匪本作斐釋文作邲咺韓詩宣禮記喧說文愃諼禮
記諠
青本作菁禮之在人如竹箭之有筠也筠正竹之青處○充耳二
句勿混惟冕旒時有瑱若服弁時無之充耳者示不聽讒以纊縛
之而屬于紞上屬于衡冬官玉人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
石衛宣夫人玉之瑱也毛云以石蓋失之琇說文璓會本作膾○
會弁會髮之弁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皮弁以鹿
皮為之高尺二寸侯伯玉用三采琪飾以七如星一以為采一以

為踈而不密不上似天子十二綦也
簀床棧也即第朱註刪床字即不明○金錫生于沙礫之中必鍛
鍊而後精純圭璧韞于璞石之內必追琢而後成器傳云性有質
朱註云生質溫潤俱脫却人工又金剛錫柔圭方璧圓似有義○
易乾為金黃為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錫今白鑞
也按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注金銀銅也周禮職方揚州其利
金錫荊州其利銀今以出產言之則銀在揚而錫在荊也考功記
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以今工料言之宜用銅鐵為多特總名
金錫以分六齊止如今所謂錫則豈堪為斧斤戈戟矢刃又豈璧
聲中黃鍾之宮哉又周禮廿人職金皆言金玉錫石蓋銅鐵銀鉛

皆取廿煉成言金錫而鎰兼也楚子賜鄭伯金而悔之盟曰無以
鑄兵此是銅鐵齊鑑孟子兼金則是今所稱金銀也爾雅別黃金
之鎰鏐白金之鐐鈑錫之釧銑特如今世所分五金耳今世日用
銅鐵經文絶少言銅亦罕稱銀鐵固知古人祗言金者五金之總
名以金錫對言者言錫而銀鉛在其中矣〇圭廣二寸厚半寸上
圓天也下方地也銳其首以象春德之發生圭之言潔也信莫著
于見故以圭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〇璧方中陰也員外
陽也其內孔謂之好外有肉肉倍于好璧之言積也用以聘問象
地道安寧而出財物也〇較去軾二尺二寸古立乘應爲敬則垂
手憑下軾而首頫平常則憑較豈較視軾爲兩層故稱重較〇按

武公四十二年當犬戎弒幽王將兵佐周平戎平王命爲公嘗入
相註卿士之車因此然不必泥毛益意爲說或解此句云如在重
較之上又多着如在也本文直就車中言耳〇戲謔所以動盪神
爽而宣洽情况者也故魯論亦曰前言戲之然尋夫子于子游實
有理趣却于凡人最害事詩人若曰雖戲謔亦不爲虐以深見其
從容中節也故說詩者不以辭害意〇武公以寬綽戲謔之性若
非賓筵抑戒底于此詩所言其不爲謔浪笑敖者幾希詩人亟稱
有斐旨哉

考槃

序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〇詩說美賢者

原缺第五十一葉

于邢即此初邢衛交伐衛病邢後滅之齊武平初有掘古冢得銅
罍腹有科斗字云邢侯夫人姜氏墓〇譚姓名未詳子爵公便稱
也在齊州歷城爲齊所滅白虎通作覃私者非正親之稱〇按齊
女自莊姜而外當媵豈大國自尊抑媵居三夫人之列並得稱親
與〇柔與膩凝與瓠俱隔句用韻凝去聲見于后代詩亦多矣詩
中隔韻之體甚異如采薇采薇曰歸曰歸如彼爾維何彼路斯何
如東山首章之歸衣蠋宿二章之實室三章之垤窒四章之飛歸
古人作詩亦自苦吟今詩家其格其體概能求端于三百篇則無
不備矣〇手釋名須也事業所須也〇膚釋名布也〇蝤蠐蝎也
食朽木心穿如錐刃故諧從中起爲蝎諧椰子厚曰木朽而蝎中

列禦寇曰身之有慾如木之有蝎一名蠹又名蛣蝠非蠆尾之蝎
陶通明蘇恭混爲蠐螬誤矣蠐本作齊〇犀瓠棲瓣可作燭致明
爾雅注犀作棲瓠瓞燒樏史張蒼肥白如瓠〇螓麥蛰能作聲有
文者螓說文作頩首〇蛾蠶變蛹蛹化蛾有翼而不飛一種慕光
夜投者俗謂飛蛾又別〇眉什名媚也明皇十眉圖橫雲斜月皆
其名〇目黙也靈樞經五臟六腑之精上注于目論衡云人心慧
而目多采〇笑而曰巧眞神機天趣魏文帝有侍女段巧笑者得
其一節已矜絶寵〇上四句以物之全體言故曰如五句以一節
言故不用如字古文不可增減如此
敖敖閒適之意說釋文稅四牡三句是迎之之儀〇朱染人由綠

入頳而纁四入則朱○幩纏鑣扇汗也鑣鑣猶下章孽孽即儦實字作虡用古文類然○翟厭翟車飾用雉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也○以朝自外朝入路寢正門而適内寢反退二句是從意中寫出非必果有此言亦非莊公初寧蓋以明其不相親者非國人所欲也

末章朱註亦首章之意未然蓋春秋嫁娶多藉大國爲援齊泱泱之風表于海上見其可庇衛亦隱諷公也○河者經天亘地之水按古圖書河出崑崙蔡沈禹貢傳兼列張騫薛元鼎之說而歸是于薛元至元間命都實往求河源其畧謂河源出星宿海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

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乃知于闐鹽澤崑崙積石如常山之蛇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之言庶見其全體乎至九河之迹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終無依據漢王横云昔天嘗連風雨海水溢河地有爲海所浸者酈道元亦云九河碣石苞淪于海後世儒者知求河于平地而不知碣石有無以爲之証故其說終不明古河入海之處曰逆河初禹自黎陽界分河爲渠一南出會陽川衛滑州東是也隋煬帝于衛縣立淇門以通河世傳平原縣杜林下有河伯家河伯一名氷夷又名馮夷金一匳云馮循河圖云吕夷穆天子傳云無夷淮南王安云馮

遲未知所據矣○宓伏羲作結繩而始制蓋取諸離濊本作濊○鱣鮪諸書多有作鱣爲鱓者誤傳云鱣鯉也水經注鱣鮪鯉也古今注鱣之大者爲鱣鯉之大者爲鮪皆非也此魚岫居沈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二山腹有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詩漆沮及河通道之不善遊亦不正食水春出于河輒目眩望濤直上或不得過龍門即點額而還發說文魚着網尾鮁鮁然韓詩鱍○菼鳥區似萑而小實中李巡以蘆亂爲一郭璞則二物鴻烈解積蘆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也○孽者旁芽所謂庶孽也韓作钀○庶士毛言送女者下卿也朱云媵臣媵者往送之名如伊尹百里奚嘗媵既卿則非士亦不得言庶朱優矣揭韓詩

桀

氓

序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詩說淫婦爲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此詩情事發露醜態直供讀至亂辭如學究與人物理世情徹見到底聞之足以戒序謂刺淫者得之矣蓋詩之爲道正言若反美言若懟怨言若慕諷言若譽誨言若規就文求之或去千里文公謂女子自作恐未便妥是也又以序之美反正爲無理序似不拘拘此處文公未肯透領序意往往而然

氓者流亡之民葢去其本土而淫于外邑者以巧婦而伴拙夫托身固有餘矣寧知今之愚者詐而巧者翻成拙耶蚩从屮从虫象虫行屮中也嵬从止从虫之止也二字不同此當从行義○布漢書太公以布爲貨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疋長四丈鄭司農云周禮稱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按古所謂布卽今之鈔但古以皮故曰皮幣今以楮代之耳○想此氓踪迹頗稀旣謀之又送而與訂氓不樂仍要近期故云因無媒氏早來告期故我行計未成請無怒而俟秋也誠恐失其歡心嗣後氓又稀至矣觀下章自見○至頓丘以望涉爾雅丘一成爲敦丘竹書紀年晋定公城頓丘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皆衛邑

在淇水南○媒說文謀也周禮掌萬民之判判半也二半得合凡男女自成名以上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蘇代有言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然周之俗不自爲取妻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旣覯矣媒亦何爲朱註責所無以難其事深見以色媚人之態

垝垣司馬彪云垝最高危限之處莊周云鵲上城之垝韓非云郎門之垝垣什名援也爲人所援衛也○復關寰宇記爲澶州臨河縣城豈氓以地起字與○泣楚詞章句作波○卜赴也爆見兆也筮者信也見其卦也法以四十九蓍分卦揲扐凡十八變而成卦巫咸善筮龜耆天地間壽考之物故假其靈以叩鬼神卜筮不相襲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三人占則從兩人之言數實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占有不得也或龜著有不靈故不專用也二者共違神不祐也左傳稱龜長筮短雲溪友議亦微信之此殆瞽說孔子贊易深著蓍之德晋獻公卜驪姬卜人謂其所言之理有短長因遂誤傳耳古人敬卜筮經中所載無不正應止此處並無準葢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尚已觀賄遷則女固有財廾心貪此氓○體韓詩履

三四章蘇氏曰桑之盛也鳩食其葚則將依焉不知其有時黃而隕也男子之始相得也貌厚而金多終不知其乃食貪而貳行者桑木之衆也容色充潤卽未落亦有沃若之美當其將落忽見黃

瘁故曰其黃而隕有乍見驚疑意使不覩桑之性情何以知其體物乎言桑卽引鳩兮文情甚幻以吁嗟發之并可說不可說亦自虛活猶字佳葢云士猶可飾辭而女則羞害難言也就此四句說道理本說得然玲瓏諷過爲佳○鳩鶻鵃飛翔不遠卽莊生所謂鷽鳩此鳥喜朝鳴又名鶻嘲陸疏及蟫史俱混爲班鳩非然食葚者應非特此鳩傳箋葢以桑未落爲仲秋此鳩春來冬去遂云鶻鳩實臆說也詩人但言鳩耳安必其何鳩○葚本作椹有黑白二種利五臟通血氣久服不飢暴乾主變白髮爾雅桑辨有椹梔○耽詩考補遺作妉○帷儀禮注作幃以幢障車如裳上必有蓋其四垂作幨甲緣謂之襜論語襜如也○不爽者緣此女未笄卽奔

亦是從一而終四句乃反覆深恨之詞上章謂士猶可說而深責
如此章謂女尚未爽而士已貳兩路擒縱多少節節各有一犯貞
風人之言也
五章言語詞遂謂生理遂也既遂二句所謂田舍翁多收十斛麥
便思易婦也惟不知其以勤見棄故畧無閔情但博一笑然獨不
見女君莊姜乎猶且逢怒何況淫者謂曰不知豈不謬哉
六章老字承上文耳此女非必既老俗泥一老字便謂三歲祗食
貧之日月不忍上章叙述歷歷自明夫總角之女未必三年卽衰
無情之人豈待至老方棄不必因一字遂生牽合也照蘇氏解桑
之未落落矣此處并不煩辨〇總角正所謂兩髦〇言笑和則如

暮氣之合信誓誠則如朝氣之明用字不苟如此〇旦本作息〇
反復也如往復之復極有味嗚呼紅顏非昨吟望白頭好事東流
息壞在彼財交未有不疏色交未有不厚且自有民彝以來天道
好還眞如淫慝曰不思其反反是不思眞濁世一痛砭哉

竹竿

序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〇詩說宋桓
夫人之媵和泉水而作
每章毛以夫婦之禮爲言朱子謂詩中無不見答之意豈作者別
有深情寄諸不言之境乎至于促數煩志雖久處他國仍不失衛
音然其章法一步寬一步至末逾不絕望此亦風人之致不得歸
者或父母終或河山阻修或始以婚媾而繼以兵戎遇非一端良
難推遡也
釣非女子事况釣于淇乎如卷耳登高飮酒之例〇泉源水經注
有二源一馬溝水出朝歌西北一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
出逕駱駝谷于中逶迤九十曲故稱美溝歷十二嶃嶃流相承泉
響不斷〇佩什名倍也言非一物也佩玉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
以蠙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衝牙〇滺本作浟〇檜
柏葉松身故爲木之會一名栝性耐寒身與葉皆曲今俗謂之圓
柏以別側柏孔廟一株相傳夫子手植〇楫本作檝說文捷也〇
松者木之公也柏視松猶伯視公故夢見松者見人君有兩鬣三

鬣惟五鬣松皮不鱗服其子長生松柏脂入地化爲伏苓伏苓化
爲琥珀今泰山止出伏苓益州永昌止出琥珀未詳何故秦封松
五大夫俗謂五松譌

芄蘭

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〇詩說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
人之服比其不度德不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杜預言惠公卽位時年十五六按十九以下皆得稱童序或然矣
但似與君競能理未安耳
芄蘭生筴支出于葉間垂如觿狀其葉如韘狀與之最近者〇芄
本作丸支蔡中郎石經作枝〇童子所佩容臭耳佩白虎通云表

意見所能禮記左佩小觽右佩大觿或作鑴劉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鉤絃中三指著沓所以放弦毛氏許氏以韘爲決鄭氏謂禮無以韘爲決故改沓然又出何禮文耶○甲韓詩狎○㡖什名㡖也禮弟子縞帶君朱綠凡佩繫于韋帶○悸傳云有節度也釋文作萃朱註以意解之或云驚不能自持也

河廣

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古詩編次曰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此詩正朱子所云解不得的意思在說不得的裡面也○禮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后無可出雜記有出夫人之禮此葢宋桓公出之襄公方爲世子時作衛未廬漕前也若襄公立則衛文公居河東已數年與詩渡河不合矣宋都睢陽去衛甚遠宋桓賢君也出妻者豈以其爲亂家子與觀夫人惓惓于宋而畧無怨言則其守義之正亦何以出也○刀釋名船三百斛刀貂也短也梁簡文帝云船神名馮耳或呼爲孟公孟姥五行書云下船時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越絕記謂船爲須慮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說苑襄公請于桓公使目夷立公問故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不可以往不曰欲見母而曰舅者懼傷父志也且襄之𧈪其夫人也臨以百犨推是心也其事出母必能致其情者矣

伯兮

序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詩說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

朱子云舊說以此爲春秋桓公五年從王伐鄭然鄭在衛西不得爲東行按衛人從王至京師屬右軍號公林父正東行矣前驅是車右當亦有官○殳釋名殊也以杖殊離人也積竹爲之舉圍矜八觚軗兵同強旅賁以先驅者○膏沐膋以犒齊師沐潘也內則燂潘請靧葢淅米汁也○諼草意詩人極言其情或得善忘之草而植之庶幾漠然無思耳然世焉有此物哉可想情詞之致說者因諼萱同音遂命萱爲忘憂草今萱固在何解忘憂又作諼 作蘐作萲及蕿博物志因以爲中藥之例明皇云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指千葉桃也此種偶言桃何曾銷恨嵇康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董子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又詠萱花兒女花不解壯士憂徐勉萱賦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說文云即鹿葱非也本草合歡乃交枝樹桑枝相結風至輒解雍洛間多有之凡此沿解詩者之言而廣之耳然此草本名合昏誤爲合歡能安五臟利心志令人快樂昔杜羔每鬱抑時其妻輒取少許入酒飲之便覺怡然葢物理實有不可詳者如芍藥養性博物志 皐蘇釋忿王粲書 楨木不妬其棗不惑東晳發蒙記 迷穀聰人任昉述異記 建商清厨續博物志 屈軼

指佞帝休不愁山海經 聲風占病犀能蠲恚唐書 樹有長生鄴中記 木有
無患纂異文 蔬有睡菜卉有鬭形有洞腹出諸臯等記 又極望之而津生
栐書之而筋緩芥嗅之而墮淚草或誠有忘憂者但當與合歡爲
二種王嘉云合歡狀如蓍一株百莖夜則合爲一莖古囊扇枕帶
等皆取合歡不聞取萱朱註混釋非○背禮婦洗在北堂此則指
房半以北之基植花卉處

有狐

序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
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詩說君子于寒夜見
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

就其所言者以探其所不言者詩人之情居然可見矣○綏齊詩
作文○帶有二革帶加裳上大帶加衣上衣毋裓有小帶矣又加
帶所以爲禮也故毛云申束○按是篇據集註之指此鳥可風也
儒先互有見更詳之或說曰狐也而憂其無裳豈人道哉蓋深惡
之矣

木瓜

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
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按齊桓存三亡國律以王法誠爲罪人若捄衛幾于公矣乃不捄
于狄入之時迨廬漕始令公子無虧戍焉越二載封之故許穆夫
人有誰因誰極之思而定中之作直美文公了不及齊德然于衛
實大有造者也今觀衛人德齊之深庶知黎人怨衛之切然文公
乘桓公之喪而伐齊所謂永好者安在哉序說雖無可考要决非
男女之詩其詞輕數蓋衛音本然而含蘊自遠且若非感恩圖報
安用三疊言之昔韓宣子賦此詩答北宮文子申培以爲朋友相
贈賈長沙以爲下之報上孔叢子曰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蓋
皆以意言耳
木瓜一尺百二十二節出宣州者佳本州以充土貢有花木瓜之
稱其皮白微赤黃有文其味甘酸且香調榮衛助穀氣向裡子頭
尖一面方患筋轉時呼其名及書木瓜字于上輒愈古語楙百益

一損粧樓詩良人爲濆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痕江左故老視其
蒂間別重蒂如乳食之津潤不澀者謂之木瓜酢者謂之木桃大
于木桃似木瓜而無鼻謂之木李任昉云桃之大者爲木桃徐氏
云豈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麥李皆草蔓也故加木以別之歟
○瓊玉之光彩也琚者居佩之中所以貫頸珠而上繫于珩下維
瑱衝牙者玖說文玉黑色毛傳石次玉

詩經胡傳卷三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証　弟紹益授

王

自武王宅鎬謂之宗周歷成王誦康王釗昭王瑕南征不復穆王滿伐徐戎犬戎共王翳扈懿王囏孝王辟方夷王燮始下堂見諸侯厲王胡流彘諸侯奉共伯和攝政宣王靖時有馬化爲人羊化爲狐幽王宮湼凡十二君宅西都平王宜臼元年東遷居王城卽召公相宅今河南是也遂以西都賜秦至四十九年己未春秋託始歷桓王孫林莊王佗僖王胡齊惠王閬襄王鄭以河内賜晉文公而東周愈促頃王壬臣匡王班定王瑜簡王夷靈王泄心景王

貴悼王猛初立王子朝弑之敬王丐去王城遷成周卽周公所營今洛陽是也二十年孔子爲魯司寇三十九年獲麟絕筆元王仁貞定王介哀王去疾初立弟叔弑之考王嵬威烈王午初命三晉爲諸侯安王驕命齊田和爲諸侯烈王喜顯王扁三十三年孟子至魏愼靚王定赧王延復遷西周卽王城也逃債竊鈇夷于齊民時孟子去齊東周君爲秦所滅凡八百七十四年

愚按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也其說固矣然帝王之畧莫備于周兩都並建神聖之慮淵乎遠哉西都至險成王周召之心若曰使後世子孫有去天下之上游者洛邑人文庶其可振乎鄗灌猶輿況中央也杜征南亦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所惜者驪山之禍夷氛雖虐餘燼可收爲平王者苟其念邠岐豐鄗之績鐘簴廟貌之重皆繫此八百里正當卧薪疾呼勸召忠誼其間故澤之思同仇之志誰不奔走服從如晉之義和衛之睿武鄭之掘突旣皆王室之勳舊齊藉太公之基魯承禽父之烈亦足以夾輔王室匡復舊京今以書考之天子同姓稱伯父叔父今直稱文侯爲父卑屈怙依有可想見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則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彤弓矢馬則功已報矣曰惠康小民則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則王室無復事矣君臣如是大讎何由雪而王靈何由振乎黍離詩人正不知何等之爵何許之夫也若猶是徒步一男子固不失爲義士倘其列釆分符則包胥之淚弘演之

血句師與國碎首回天豈異人任乃僅靡靡搖搖遂塞踐土食毛之義哉

又按范甯穀梁序孔子正雅頌列黍離于國風說者遂承謂孔子降之吁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書王正方痛諸夏之無君而忍降之乎葢三代封建猶是天下之天下也諸侯朝則王室重雅頌諸詩可見矣孟子言商亦云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當周室未遷其政令猶及天下則其詩天下之詩也遷而東之王迹遂熄則亦東國之詩矣葢自太師陳詩季札觀樂而風之次已然孔子不復揭王于前而仍其故者亦以周之失天下從是伊始孟子詩亡之云葢謂王化不行天保以上采薇以下皆廢耳若謂詩篇告謝則如

小雅所陳尚多東遷後作文中子云詩者人之性情性情不應亡使孟子復生必允斯言也說者又謂其體近風故列于風夫風雅固有辨矣然如小雅末作何詎不可入風乎孟子以春秋繼詩直以天子事屬孔子取其義而存其事若既降之而已復作爲是何悖謬之甚而孔子出此哉

黍離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詩說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音義水名蓋驪山之下也晁潘岳西征賦韋昭作山名非）射王殺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過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

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爲田咸生禾黍彷徨不忍去而作○韓詩云伯封作也○曹植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此詩與麥秀之歌全相似俱不說出興亡之故但彼則憯切此則淒綿質文各異諸父與臣子更自不同耳○黍者暑也以大暑種其黏者爲秫可釀酒字从禾入水黏能去桃毛孔子以五穀之先故不用雪桃黍之秀特舒散所謂離離○稷爾雅粢又名穄書多云黍稷相似儒先以稷與粟爲一物而本草稷在下品粟米在中品按古之粱即今之粟古之粟即今之穀本草以稷與粟有已脫未脫之分故異其品無足疑者○知我不知我二句本文極明白俗謂不知者固不知即知者亦未知我所憂此從何處添來蓋所以憂處盡在心憂二字中倘要別尋連詩人亦難向心外去尋何緣將謂我心憂者亦作不知耶特又不可執定心憂處便作金針蓋其言知者將以喚下不知如鴻雁末章言不知正以形上知者要又兩兩說來不落倒邊方合詩句此全須會意讀過即何求二字若諦想之亦自有味莫便認煞不知一向癡話○蒼天非正色也詩于高遠難訴每稱蒼天黃鳥巷伯桑柔之穹蒼皆是也莊子曰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如玄天青天青是精明之義亦非色也詩家曰碧翁曰蔚藍亦然韓子乃云蒼以爲色故應見譏古今言天者多矣惟一說簡易可信列子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語自地

以上皆天也莊子云彼其下視蒼蒼猶是也此言可信若云與地相去如千里不足信已○此何人哉幽平皆責也○離說文穲搖爾雅慨

君子于役

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詩說戍申者之妻所作

此詩關楔句句幽折字字緜邈點叙景物處疑閒仙摩詰從此茁芽每章兩喚君子真泣孤嫠之魂夢日之夕矣置上下句間寫境奇絕前末句收盡一篇如行空天馬忽然頓足後末句撇開千緒更進一籌撫臆添懷無聊可奈先輩有善讀東坡屈到嗜芰論者

以爲轉折之妙一生用之不盡如此詩擊節數過爲騷爲賦當極
才情之致矣宋人閨怨云怕黄昏又到黄昏葢離人之情最關夕
景曰不知其期曷至哉天涯海角正流轉于心忽觸目前之景一
日又過了此境何堪○雞爲積陽二九成雞屬巽日臨巽位則鳴
與風相應有風疾及目疾并老稚尤戒食五德者首戴冠文也足
搏距武也敢鬬勇也食相呼仁也不失時信也禽經雞以嗔睨若
五色及玄雞白頭六指四距皆殺人輟耕錄司晨必童雞否則不
足據五行傳貌毁者有雞禍風俗通雞本朱氏翁所化列仙傳祝
公善養雞今世人呼之或曰朱朱曰祝祝起此相感志云野雞屬
陰故先鳴而鼓翼家雞屬陽故先鼓翼而後鳴延篤戰國策音義

云尸雞中之主從牛子故蘇秦曰寧爲雞尸毋爲牛從○羊外柔
內剛故兌爲羊易牽羊悔亡葢兌陰在上羊性前逆人在後則驅
之其腸九曲無睛而視五行傳視之不明有羊禍羊不見雨新羊
入群相觸火燒其尾則定故士子瓊林宴爲燒尾宴其脂柔銀軟
銅羖角縮賀錫也羊爲陽精鷩爲陰精二物可種土而生羊以骨鷩
以肉羊性畏露宜晚出早歸詩先羊後牛以此○牛坤畜天地之
數起于牽牛稱牛曰班特處士譽牛曰郭椒丁櫟聽以鼻目止有
豎瞳故見物輒長五行傳思之不容有牛禍犢二首而天下分土
午羊之齒有下無上故曰戴其角者少其齒幽王時牛化爲虎羊
化爲狼洛南有避狠城云○夕形日月之半○毛本羊牛今本次

章倒

君子陽陽

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詩說景王好
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
序閔周者謂賢者如是則周不可輔耳朱子舊解君子知道之不
行爲貧而仕若有樂乎此者雖非聖賢之正然比于不量其力貪
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其旨尚已終以篇次與上相屬並以君子
爲言遂改婦人作謝叠山曰君子高蹈遠引自得其志者有矣未
聞以祿仕爲樂也進不能行道退無取潔身志安身遯視其國之
治亂漠不相關仁人當如是耶義固嚴正然自舜命夔典樂以教

冑子周官太師司樂掌教故君子毋隱于此即其後擊于諸人亦
知去就之義不賢而能之乎序可從也○毛訓由爲用謂用房中
之樂故以敖爲燕舞之位朱依鄭訓從以由房爲婦人出入之地
按禮人君退朝于路寢聽政小寢釋服作樂不正當路寢是男子
亦得入小寢矣○簧什名橫也于管頭橫施其中也以竹鐵作之
又云裁熟簧以熟銅爲之也禮記女媧作簧大笙十九簧小者十
三簧竽三十六簧篪亦有簧按樂師調笙竽竾簧鹿鳴云吹笙鼓
簧此特云執簧甚簧別一物與漢武內傳有震靈之簧王遥有五
舌竹簧宋時民間有鐵葉簧皆非笙竽中簧也○房什名旁也堂
屋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爲室人君室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

而已或云皆東西房自東房入北堦通後堂○翿說文作翳什言
纛也爾雅纛翳也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郭以蔽翳釋之存其義
云其名已僴兮所謂秉翟者雉也宛丘又曰鷺翿是不常用雉則
翿亦取可覆幬之物○敖遊也因以敖處爲敖如遊爲囿也按周
禮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諸子掌凡樂事正舞位朱子刪去鄭
箋燕字止云舞位解活矣然曰燕息之位則與由房相合于婦人
可通第曰舞位亦自有矛盾處

揚之水

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詩說荆
子討申侯殺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之

揚之水每見于風人舊解爲激揚之水朱註易以悠揚但先儒多
以水弱不能流物喻王室微弱不能徵發諸侯朱子斷爲誤認詩
體直取之不二字相應爲興却未想兩之字不同下之此也戍申
戍甫許或云戍甫許亦爲申今考三國並隸河南蓋東京南界逼
近荆楚其戍之者爲王國戍應非爲申但以申侯弑逆之賊亦戍
其國故諸家深刺平王此自是斷章體原作詩之意則第謂其政
教不行既不能斥寇使遠又不能調發侯邦乃勞師遠屯役遣不
均更番無期所以怨也彼其之子自應指不同戍者或周人或諸
侯懷哉雖託辭念不同戍者而實思父母妻子此詩人立言之法
何必指室家而欲同戍耶○揚詩說作鴆○戍从人荷戈地支之

戍越音从戊中一○申侯爵神農之後國在南陽宛縣宣王時入爲
卿士出爲南方侯伯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楚有圖北方之志其
君多居于申會諸侯又在焉魯莊公六年楚武王伐申過鄧十八
年楚文王與巴人伐申其後爲楚所滅漢高祖踰宛攻武關張子
房曰强秦在前强宛在後此危道也漢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
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按申伯藩翰于宣王時以世考之召
戎弒君卽蕃翰者之微也平王知有母而忘父之仇申侯知有女
而忘父之忠繼述之孝兩安在哉○吕徐廣云在宛縣郡國志汝
南新蔡有吕亭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吕國今考左傳楚有申
吕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者爲正○許堯四岳伯夷之後

武王封其苗裔文叔與鄭爲世仇後許男斯俘于鄭○蒲毛云草
也鄭云蒲柳按周禮男執蒲璧醢人深蒲左傳齊侯澤之萑蒲臧
文仲妾織蒲漢書史丹伏青蒲上路温舒截蒲爲牒劉寬蒲鞭蓋
皆草也山海經孟于多蒲左傳董澤之蒲世說蒲柳先零本草圖
經蒲柳勁韌可爲箭笴蓋水楊也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
協箋爲長蓋木蒲之音如浦與許近

中谷有蓷

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
謝疊山謂周官上行荒政以聚民下則有司以時告其上懋遷化
居以賑民必無衰薄相棄者此可以佐集註范氏之說能如是則

讀識之有功于人大矣又云夫婦人之大倫也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懟其夫而且有哀矜惻怛之意焉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三綱之變以是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此可謂善說詩然愚玩詩意實不然曰有女曰遇人當非婦人所作蓋其相棄由于凶年固不待言而見棄之遇各有不同首章之仳離猶以凶歲而艱難也次章則其人實有不良之心至末章之何嗟及矣雖云天時人事至此難回然似夫與婦同有薄倖之道焉夫人情値困窮則牢騷而嘆遭橫逆則憤懣而歗怨尤兩窮則付之悲慟而已今詩人所見有女或嘆有女或歗有女或泣是何見棄者接踵此行道所爲傷心也詩中無相原意亦無安命意以

忠厚讀詩固是詩家衣鉢但不須强屬耳不淑集註以殀亡解之亦通○蓷朱註益母草本草云益母卽茺蔚性宜濕李巡曰蓷臭穢草也或云卽夏枯草初生有臭氣陸璣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今茺蔚葉至初春亦可煮食凌冬不彫益母草亦不臭穢豈菴閭別一種耶○暵說文灘又作灘嘆本作歎脩作蓨歗籒文嘯字啜韓詩惙

兔爰

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詩說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

傳以兔雉喩攻于義遠矣蘇穎濱亦曰天下之禍首亂者宜受之今首亂者逝矣而使繼之者當之天道云何哉朱子用其意而更加切耳然讀全篇猶覺此解未盡如序說正春秋傳周鄭交質後乃交惡鄭伯不朝桓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時事危急何暇及于君子小人哉則所謂兔雉者以比諸侯之背畔緩縱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文公不信序說似矣玩其詩柄畢竟兩支之辭

羅周禮羅氏掌羅烏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郊特牲言大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屬焉是張羅取雉亦得通也如畢掩兔而小雅于鴛鴦亦云畢之○罦覆車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說文雉罹于罦○爲者天下多事也如盟質壇坫等造僞也

卽狡僞之僞按如請隧問鼎所掤見也庸箋云勞也蓋勞民之勞集註用也則自用之用如子弄父兵臣起君獄尚寐者謂夢境良可忘憂無吪之云甚言之耳說者直謂是死抑又甚矣○吪本作訛

葛藟

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皇父士安以爲桓王詩

朱子謂序未有據詩意亦不然故自爲說要其致此者謂非上之衰薄不可也左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興與毛鄭同正沿此意然河旁非葛藟所宜胡氏呂氏興已之失所爲優○昆爾雅晜

采葛

序懼讒也○詩說賢者被讒見斥于野閔之而作

箋采葛者喻臣以小事使出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蓋葛以爲服比于供祀治疾則緩而爲小也凡讒人者多乘間而言之一日乃其間已景帝于鼂錯非不愛也袁盎一言頃刻便斬東市離搆之生于不見可畏哉唐詩云春明門外即天涯非虛語也○葛可禦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蕭可薦祭馨香上達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艾可療疾蓄久益善比君臣之憂戚相關也思之勞切如此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行道之極也葛生于三月蕭成于三秋艾懸以三歲皆非苟作○艾一名氷臺削氷至圓向日用艾于後承其影得火近代以蘄州者佳灸時其氣畢達他處艾不盡徹新艾傷人肌脈師曠占云歲將疫病草先生艾可艾病故名張華云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五十曰艾髮蒼白如艾也少女亦稱艾韋昭云艾者外也妻子爲內故知慕少艾者爲外也○愚按詩以貞志彰教自得其心當得古人之心前賢稱說詩書皆佐已意并正文亦有改之者足明義理或裨風化即斷取其旨何妨此篇朱子以章次與大車相屬詞氣與采唐子衿相似定爲淫詩要亦漫然此詩序以爲懼讒則節外生枝以爲喻君臣亦屬牽強以爲淫詩又太過大槩朋友之詩耳

大車

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凡序中陳古刺今之說往往不若考亭之明便此則其優于舊注者也集註私邑二字蓋泥傳中大夫出封之說恐未然安知非卿士記曰君子禮以好德刑以坊淫魯公父氏之聽獄庶乎可也若免而無恥是詩有焉然衰敝之俗使民顧畏于情欲之間則亦非無常者所能矣讀章首二句覺威靈彈壓聲勢宛在末乃誓訂之詞註云終身不得如其志也便呆○大車周禮王之大夫四命乘墨車出封畿車服加一等則此殆革輅○毳冕之衣所畫者三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繡者二章黼與黻也什名毳芮也畫繡之衣象水草之毳芮溫煖而潔也按毳衣子男朝聘天子之服安

得服以聽訟說文解毳爲獸細毛豈以毳布爲衣耶若然與毳冕名同實異○璊者色名故稷之璊色者亦謂之穈在朱黃間从玉者以其粲而澤故喻之也猶鴇與騏本色名而从鳥从馬以喻之實以璊作玉則非矣○菼說文繳璊作蘺皦本作皎

丘中有麻

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以此篇上屬大車而語復不莊斷爲淫詩苟如是何以存之將爲監乎貞戒一而勸百已毛傳謂留大夫氏子國子嗟父毛時載籍多存必有所本朱皆爲男子字亦不知何據也傳言墝埆之處得有麻麥李者子嗟子國之所治也本在位有功今見放逐故

思之鄭以丘中正放逐之地今有麻麥與李去治賤事所在有功則其在朝可知孝經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産相鄭桃李之垂街者莫之援也然則丘中所有如此信乎其賢者○按留古劉字說文無劉路史留國名陶唐氏後王國之丞當爲周地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定王同母弟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于此非彭城張良留封也○麻有大麻苧麻俱可績緇麻可織爲毯被及作綆索或牛衣雨衣草覆等具○佩玖傳云遺我美寶蓋指昔所施之政箋謂今復冀其來遺我以美道也

鄭

左傳世家周厲王少子桓公友封鄭傳武公掘突莊公寤生娶鄧

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宋執鄭祭仲協立公子突是爲厲公在位四年祭仲專政奔蔡復迎昭公即位二年高渠彌弑之更立亹齊人殺之渠彌乃立子儀厲公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納之歷文公捷穆公蘭靈公夷襄公堅悼公費成公睔僖公惲簡公嘉子産始相先是鄭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爲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亡僑以禮自固歷定公獻公聲公凡四朝其後更傳五君爲韓滅

按鄭初封在圻內風所以次王且周之衰鄭爲之也桓公爲幽王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時王室多故謀及史伯何所逃死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君若寄帑與賄是驕而貪將必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公從之桓以陰謀襲成大國然新鄭即成臯滎陽潁川虎牢之外巖險聞天下故春秋戰爭之多者無如鄭韓受之故戰國兵禍亦惟韓多秦漢以來天下有變必于此决伸負益勢處必爭迄無寧宇者也

季札聞鄭之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樂記鄭衛之音比于慢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紫陽論易則二五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又以夫子特惡鄭聲而不言衛遂于鄭風改作女惑男衛風改作男惑女輾轉遷就且曰詩多鄭詩邪是

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須溪劉氏則曰諸篇朱氏概謂淫女之辭其識甚遠豈衛玠談道乎子絕倒者耶夫聲與詩其義不同詩者樂章敷于翰簡聲者樂音發于絲竹所稱雅樂者其抑揚曲折咸有度數聽之使人和平整肅故謂之雅世下風移趨求悅耳變爲都曼之調音律婉淒弄引煩雜所謂靡靡之樂所謂遂成滌濫之音使人蕩溢流連不克自禁故謂之淫焉鄭衛並居東土有師延之遺聲而鄭尤甚如春秋傳所載師悝師蠲師筏師慧諸人以爲上賂行于諸侯如以女樂賄晉而悼公之志怠以美女賂齊賄宋又趙烈侯好鄭音欲賜歌者田魏文侯聽新聲不知倦此謂淫也若夫詩則雅鄭所奏者無異篇也借曰淫奔所作則詞義邪正

黑白星淵何以曰似是而非惡其相亂乎且晉范宣子之聘六卿餞之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使皆淫詞何爲不諱于客而歌之喻志乎孔子何以叠存而不刪乎至其中人才亦云備矣見諸篇者有賢公卿焉有賢大夫焉有賢夫婦焉有賢士庶焉閔時好德之作不一而足何爲乎以秦晏之樂府概譜二國乎

此論甚是但不盡然耳

緇衣

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記曰好賢如緇衣于是稱桓武之世濟者比比矣以愚論之何賢

乎桓之賢在犬戎難然始惟懼及故謀之一傳武公遂併十邑赫然畿外是無東周之君者始于鄭此桓之遺謀也武之賢在定王東都然武姜娶于申則逆黨也故終無興師問罪之志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今觀之王室何其多故所謂敬讓安卹者未之一聞則史稱和集周人河頬之間亦懷之者不過陳氏厚施薛公市義而已若莊公之果忍則習其機而加甚視其叔之得衆賢不肖以寸耳故周人遂畀號公政而緇衣之風替焉

卿士朝于王服皮弁退食私朝以聽政服緇衣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館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直廬也○粲米一石舂八斗爲粲○改衣授粲或云欲其常服官受釆意豈不然然叠叠咏來親愛無已不要將此話一句闌住敝本作弊

將仲子

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詩說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

武姜愛叔段請立之武公弗許後莊公使居京祭仲曰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大叔又使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叔又收貳爲已邑至于廩延子封又諫公曰不義不

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聞其期伐京京人叛叔乃入鄢公克諸鄢叔出奔共序謂小不忍者蓋未深見莊公之心穀梁氏云公之處心積慮成于殺可謂深中矣既克許則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于四方況能久有許乎既射王則使祭足勞王且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其譎衺巧言類如此

傳仲子祭仲也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我兄弟也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朱子曰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序蓋失之或者又從而巧爲之說誤益甚矣今平心論之夫原情以刺代爲公言而陽拒陰制婉轉聲妻如此洵可謂巧矣不知當時作者果有此情旨乎人心至隱顧有深文

鈎鉅得之。吒可畏也。淫奔之說。似亦可通。然歷小序傳箋疏義及子展賦此。以諷晉侯。皆未足據。惟據鄭氏之一言。更不知鄭氏何據也。且當時實有仲。實有可懷可畏之端。而不之信。乃索一不知誰何之淫仲。似亦未可遽信者已。○杞即可為桮棬者。河朔尤多。葉與子。輕身益氣。按詩中有三杞。此為栁屬。是旄澤栁。雅。四牡。北山。四月之杞。皆枸檵。湛露。南山有臺之杞。乃山木也。○檀。陰木。皮和榆皮作粉。可救荒斷食。王充云。楓桐之屬。生而速長。故其皮肥。不能堅剛。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材之堅勁有以夫。

叔于田

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此謂滑梯之詞。抑揚之間。有意存焉。嚴氏謂如河朔之人。以安史為聖。然竊意其人能為此詩。當亦能知段叔。庸詎非反言以風者。若曰段將得衆矣。請除之。倘猶是子雲美新。孔子奚取焉。序合上下三篇。統曰刺莊公。有旨哉。

田者。取禽于田。因名焉。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乃焚而射。白虎通。四時之獵。總為田除害也。○巷說文。邑中所共也。詩豈謂叔段居此。或辨之云。段以介衆。不得居閭巷下雜民伍。故是淫詞。此連詩句不識何以解經文。公斷諸淫詩。每以篇次相屬。則曲就之。今明明兩叔于田。不特篇相屬。抑且句相符矣。反離之而又存或說。必使淫而後已耶。○狩圍守也。冬物畢成。遭獸可取。爾雅又云。火田為狩。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四時皆然。

大叔于田 毛本。首句。有大字。

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詩。叔將襲鄭矣。脩其車馬弓矢。與公會獵。且搏虎以示其不可制焉。孰知公忌之愈深也哉。叔暴而愚如此。

射正所以田也。射以御行。而段本善射。首章先言其善御。見其材力無藉于人。而雁行齊首之云。皆統于善御中矣。首又姑未言射。而先矜暴虎之技勇。後乃及田事。作者何其揄揚。○于田是往田。在藪。乃到田所。○如組。箋云。如組織之為。○藪。韓詩。禽獸居之曰藪。水鍾澤。水希藪。按職方氏九州澤藪。爾雅十藪。皆云鄭有圃田。

○具舉。具揚。具阜。火第言火勢。王制云。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故疏云。宵田持火照之。然仲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且除陳草。是通得用火也。況叔之田。何必準此。○襢裼。袒去裼衣。○云戒其傷女。豈知虎未必傷人。而人心固有虎哉。詩人之語。微往往宜諷。○射有五。白矢。貫侯見鏃白 參連。前放一矢后三矢連續而去 剡注。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 襄尺。君臣並射讓君一尺不並立也 井儀。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 列女傳工人妻云。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御有五。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驅而入擊則不得入 舞交衢。逐禽左。○騁車則盤旋磬折。控則能制禦不軼。縱是放矢直遠。送者逐後。故能從禽。看又宗兩抑字。射御本自相須。弗板說。然末二亦累句。○如手。箋。如左右手之相佐也。○

挪亦便取飲○弓世本云黃帝命揮作弓山海經少皥生般始爲
弓矢什名弓也大戴禮弓銘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末
四句註從容無傷等言最得詩情獵詩見于經者收拾處必歸文
事漢魏諸賦亦然惟駟驖任法不佳然亦存其意唐人觀獵末聯
云廻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便覺一篇深渾
讀叔于田二篇足以見陝洛間背公黨私之習亦足見其好勇任
俠之概尤足以見貴豪子弟比昵狎邪夸詡徵逐勢必至凶于而
身害于而家顏氏家訓曰共叔之死母實爲之如意之死父實爲
之夫愛之適以害之者豈少哉

清人

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
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
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故作是詩也
鄭處河之南衛在河北狄入衛處其渡河故備之○清郡國志河
南中牟縣有清口水○介世本少康之子杼作甲○矛什名冒也
刃下冒矜也世本杼作矛考工記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
酋之言適也可以追就人也夷常也倍尋曰常不曰常而曰夷者
言可以傷敵也○英孔疏閟宮云蓋絲纏本無的據故用蓋以疑
之集話用羽則從箋懸毛羽之解朱字亦從閟宮推出觀之干旄

干旄當是羽非絲鳥緩飛曰翺布翅而盤廻曰翔
麃麃一注疾貌重喬箋云矛矜柄也韓詩作鷮或云鷮雉名雉飛一
起卽下矛下向而曲狀如雉飛朱註矛之上勾曰喬蓋緣爾雅木
上勾曰喬以類推釋並非確証子謂不若直從毛氏毛云重喬累
荷也爾雅喬之詁爲高矛建于車五兵之最高者也二矛短長重
累如相荷揭然釋文謂刻矛頭如荷葉重疊之狀與箋疏不合遥
本作搖○左旋少儀云軍尚左卒尚右左陽爲生故左將軍爲上
貴不敗績右抽當是拔戟蓋車之五兵戈殳戟酋夷也抽說文摺
註中將軍當作將車○作好言使旋抽爲軍之容而已未嘗實治
軍事

羔裘

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詩說鄭子皮卒子產思之
追賦焉
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云然然通詩朱解爲優每章下二句意卽
從上二句見諷咏之分不閑亦移不得也
裘說文皮衣也白虎通云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取諸羔以其跪乳
見遜順之義○渝韓詩偷
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豹廌
食有程度从勺當爲此也能舐食銅鐵骨節中實少髓毛中空比
比相次齒極堅火不能燒斧斤亦碎落或詐爲佛牙佛骨以誑愚

俗○三英毛云三德謂剛克柔克正直也如羔裘豹飾則剛柔濟
矣此雖詩中自有覺未合毛解召南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英是飾
裘蓋羔裘用素最爲明槩

遵大路

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鄭自莊公朝而氣象一變前後左右無非祭仲祝聃高渠彌潁考
叔子封之徒也老成安得不退乎朱子舊解亦同序箋云子無惡
我留之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君之故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
以此固留子魗亦可惡也好善道也○袪者袂之本袖口也其制
尺二寸足以倂兩手○魗說文作𩴰本作款又作𩴰○按作詩之

意當如序而解詩之詞當從朱註引宋玉賦小註謂宋玉去古未
遠當得詩人本旨則爲小序者尤去古未遠也若淫婦作此眞堪
捧腹

雞鳴

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孟子謂雞鳴而起孶孶一念舜跖分焉蓋長于詩者之言也夫勤
勞以成業和樂以宜家親賢以砥行人道于是盡矣而皆出自房
帷燕息之交彼刲羊無衁承筐無貺室無爰相鄰有責言牝晨家
索禍可勝言哉姜氏之言曰懷與安實敗名而晉太子以覇鄭之
大夫有淇及婦人則敗者是故配匹之際豈非生民之本哉

將翺將翔淮南子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鳧卽孟一匹雛以
其有匹儔故稱鳴爾雅鳧雁醜其足蹼其踵企言脚指間有幕蹼
屬相着飛則伸其足跟莊子鳧脛雖小續之則憂○弋鳧非爲飲
酒而飲酒卽云偕老古人飲食之際饒有義致漢書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曰在御靜好靜則遏欲好能忘惡由是
則善心生已末章不接而接夫以好濫淫志之與而有此靜好二
字不特養性適神之方抑亦砭俗救時之藥也○昔人云調心如
調絃人若此心失調卽坐血氣紛擾之中而情思懵汩無所不至
讀此二句當作是省○朱子謂此詩意思甚好讀之有使人不知
手舞足蹈者蓋先之寢興以時順節而動其氣勿懈夫然後修德

進業無事不可做令人只一晏起便殼了一生也○贈石經貽

有女同車

序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
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齊僖公嘗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且曰人各有耦齊大非我耦也詩
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其後師師救齊大敗北戎齊侯
又欲妻以他女固辭曰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
謂我何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卽
位遂爲仲所逐此序所據以爲說者也審是則以成敗論是非固
世俗之見朱子謂忽之辭昏未爲不正其斥序當已且文姜之生

也魯夫人之字已在其手忽益得之䜛昏而失之懦弱不然則拉脅之禍不在魯而在鄭文姜何賢之足云序據篇中德音二字便謂賢耶且詩稱同車則有御輪之禮當亦非忽事但以爲淫奔似又非倫夫奔且泯其聲迹今服飾威儀必非賤狠者所能彷彿借云托詞亦難備衆美其曰同車則揚鑣奏鸞曰舜華則芳膏醲態曰翺翔則夭矯若神曰佩玉則矩步中節曰孟姜則甲族名閨曰德音則韻流金玉味澤詩書矣至于都之一字尤非易擬楊升菴有言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艷冶之姿加以陸離之飾所謂羊冐虎皮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吃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漢官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可證

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藉國家植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若夫采薪之女教以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三年而集周統豈常也哉

舜月令仲夏木槿榮按槿有二種其一種所稱朝菌者又一種千葉槿花尤鮮茂但非朝開暮落槿花作湯代茗能治風令人多睡傅盛賦云應青春而敷蘤逮朱夏而誕英布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蔕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日星篤論云日給花如柰柰實而槿虛虛僞之與眞實相似也而虛不堪久矣舜从目爲一瞬又仁杏花開時候忽人亦罕見之任彥升云舜草今之孝草是草有名舜者讀顏如舜花之句而色交者宜醒詩人蓋言色

易衰而德可久其刺也婉矣○于同車只言佩于同行言佩聲于瓊琚言美色于將將言德音從類亦佳○將翺將翔黃葵峯云車中衣服迎風輕舉之貌蓋下有佩卽知言衣也解詩如是善觀意致不害爲添德音二字詩中多見蓋人之出言當王德故無諱不德與否皆稱德音或爲言語爲聲名隨文自領

山有扶蘇

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詩說靈公棄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刺之按春秋傳宣公二年大棘之戰宋狂狡輅鄭鄭獲狂狡申培據此爲說但狂狡一人詩分亳難矣

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然扶蘇非大木也鄭氏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然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

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毛解子都世之美好者也似指公孫閼卽見寵于莊公而殺于厲公者解子充云良人也則是泚䛐又云臣無賢者君又狂狡是分言君臣鄭云忽不用賢者反用小人如人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乃反覩狂醜之人次章云人好忠良之人不往見子充而反見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是上以都美爲喻辭而下直作充實之人亦自嫌不同故云狡童有貌無實是狡又須作姣皆輾轉其說勞而無功者也今上二句直照朱註作宜有之意下二句詩人以狂應都以狡應充竟兩反其意卽是俱不必實求其人也董氏曰想當時亦有子充但不見于書耳若在女吻又是喜極而謔之之詞正以爲子都子充矣

扶蘇不見釋木傳云扶胥小木不知扶爲扶疏之扶與華字同作虛例耶抑扶蘇統是木名耶○荷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根藕藕節生一花一葉常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謂之藕藕生應月遇閏則益一節其實蓮其中菂菂可磨以爲散或入糜輕身益氣令人强健菂中薏薏皆倒生兩不一成芰荷一藕荷也又生一牙爲華其華隨晨昏爲闔闢藕荷貼水生藕者芰荷無藕卷荷與華並生出水上亭亭如織亦謂之距荷藕解悶血生新血節能止血○橋本作喬○龍枝幹樛屈著土處便有痕如龍也朱註卽馬蓼本陸璣按陶弘景云馬蓼莖斑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葒草本草經云紅草主消渴去熱明目益氣生水旁如馬蓼而大是二種矣

蘀兮

序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詩說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

舊謂木葉槁待風乃落人臣待君倡而後和風喻號令也今群臣目無君而自相倡和故刺其專此于義覺遠朱註作淫女之詞弁象亦不合愚意鄭自昭公卽位此出彼入此弑彼立其間或戀故主或圖新君皆未可知上二句其詞危懼下二句殊有異志此一說也又或因國勢不安王器將搖不啻如振蒙發落者遂相呼而有唲號同心之誼乎此則猶是忠義之情矣 是二說皆未可知也

狡童

序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朱子曰昭公不幸失國非有大罪使人疾之如寇讎也況若序所云則是公猶在位寧可忘其君臣之分遽以狡童目之且昭公爲人柔懦疎濶不可謂狡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序于前篇狡童方指昭公之所美此篇遂移以指公則其舛更明矣愚按詩詞直用箕子之歌狡童之稱爲古成語如紂之惡不止于狡如紂之年亦豈誠童雖曰箕子以諸父自尊然亦各言其君也且詩非一時一人所作旣謂君臣上下皆狂則前指其臣后斥其君亦不相碍狡童固不應稱君顧作詩者何如人耳況春秋止書鄭忽不稱公子說者謂不以忽爲君也安知非失位之後而追刺之朱子又謂如厲

公却是狡則又安知非厲公詩也必改作淫女遂相去天淵耳維子之故二句註亦戾本文夫不與言不與食君雖見絕而忠愛之士豈遂浩然不顧哉其亦憂思之深至忘餐息以竭我情焉耳

褰裳

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詩說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也

按忽與突更出更入據正義當是突入鄭之櫟據以爭國而忽微弱不能逐去之隣國又無助忽者經書公會宋侯衛侯陳侯于襄伐鄭又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謀納厲公也是諸侯皆助突故思大國之正已焉

乎。箋云斥大國之正卿。當時出師皆由大夫。且對他人他士言。故不斥言君。古訓之密如此。○褰裳可涉。猶云投鞭可斷。言來救鄭之易。註褰裳從男。豈女子善厲。又過丈夫耶。褰本作騫。○朱舊註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綏也。○溱本作潧。云潧水出鄭。溱出桂陽臨武入湞。洧出潁川陽城。鄭國在二水間。子產時嘗有龍鬪于洧淵。能以德消變。○左傳子太叔賦此詩。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朱子云。此斷章取義。夫為國上卿而斷取民間淫語以相拜頌可乎。

丰

序。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人當悔其前失。何反悔其不奔也。鄭之俗日以偷。而欲之中人有愈汨愈迷者。○丰方言作妦。

東門之墠

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毛以為墠本平地。又除治阪則高阜。又草生焉。人欲履之則有難易。行栗表道。無人守之則易取。物雖在淺室。有人主之則難得。總以喻得禮則易。失禮則難。鄭以為墠本易履。雖有蔓草。其為禁難微矣。栗美果在淺家室之內。亦易竊取。總喻女易奔也。蘇黃門曰。除地以為壇則茹藘在阪。不在墠矣。女子潔巳以守。室雖邇而人自遠也。取栗以為贄。亦足以成室家之禮。若無禮。豈可即哉。三說俱穿鑿強附。凡讀詩說道理處。固當湛觀。至于尋常語氣。不必深求。且凡點綴景物。非身到其境。往往有不可解者。如此詩合上四句做一處。亦得蓋室家相列。即有除地有栗。當有蔓草。作兩處亦可。一則寓居稍僻。故有室邇人遐之感。一則闤列紛襯。故不便徑而冀其來。只如此淺淺讀過。毎覺意境宛然也。然却似東坡所論淵明詩。初讀似緩散。細看有奇趣。至室邇人遠之句。更是隱處。家風不當以淫詩概目之。此解甚是

東門。鄭要地。隱公四年。諸侯所圍者。○廛之下。墠之上。謂之墠。○茹藘一名茜。葉似棗。上特尖。下濶。莖葉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實如小椒。根紫赤色。以其牽引謂之茹。以其連覆謂之藘。說文曰。人

血所生。又名地血。能治血。除蠱毒。為最貨殖傳曰。千畝梔茜。其人與千戶侯等。

風雨

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此序惟朱子不從。而古今人無不從之。有不待辨者矣。○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句。猶以邪心視之。安往而不得邪哉。

子衿

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左傳然明欲毀鄉校。鄭之有學由來久已。朱子謂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且末章不得不強解矣。

青衿傳學子之所服衿衣皆交領也古者領方廣二寸○悠悠我心父兄師友望其子弟之進業者蓋如是人不自警拔往教强貽亦何所益嗣音傳謂習音樂也古者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絃誦歌舞之○禮不佩青玉士瑪珉而緼組綬帶之○挑達毛云往來相見貌在闕鄭謂但好登高以候望爲樂按凡務學之名無學之實者意氣虛憍舉動踈濶挑達固然城闕爲樂似有可疑豈鄭之圖闍爲如雲之地而少年輕薄者遂相習狎邪乎○闕什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城闕蓋城門之上高臺可觀瞭者或云闕然爲道也○人于學不可一日荒也昔人三日不見刮目相待陶侃云大禹惜寸陰吾人當惜

分陰先輩有言此日虛度最可惜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以之言情則情深以之攻業則業積○衿石經衿本又作襟嗣韓詩作詒挑說文兆

揚之水 廷从王

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詩說兄弟爲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

按忽與儀璽皆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云終鮮者豈非寡兄弟之恩雖多終見少乎

毛以爲激揚之水豈不能漂流一束之楚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逆亂之臣鄭以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朱意以微弱爲興當近之

出其東門

序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舊以爲見被棄之女心則不忍然非我所能存救惟願得已室家重相畜聚則喜樂耳朱自爲說義致較優但目其室家之語仍舊未雅且室家何消言得意其人目覩淫靡心存澹素若謂種種非我所好只尋常布裁有餘味爾政如梁鴻妻初施粉黛鴻不悅至荆釵布裙操作而前鴻乃悅豈應見他女便將室家對評耶觀聊樂之意若曰即此尚非我之所欲況彼如雲者哉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斯人見而不亂亦云誠矣然聊樂聊娛之意我懼其

卒其不爲流俗所移者幾希竊爲矯情强制者下一箴砭也

如雲如荼皆輕白飛揚之象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蓋本毛意○縞即戰國策所云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薄繒不染自然白色○巾从冂莫狄反从丨音皿象系也禮左佩紛帨即巾也此巾或佩巾按古者士冠庶人巾蓋賤者之服秦稱黔首漢謂蒼頭是也元帝額有壯髮故加巾幘以覆之漢魏以來始有縑巾綸巾葛巾角巾而孔明貽司馬巾幗女子喪冠也豈婦人褁頭者可通名巾歟○闉城外副城回曲以障門者闕孫炎云積土如水渚以望氛祲○荼茅秀傳云英荼言白也○綦說文作綥貝薛君作魂本亦作云娛本作虞

野有蔓草
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詩說、晉曰季進郤缺于文公、晉人美之、
鄭伯享趙孟于太叔賦此詩、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六卿餞范宣子、子𪏆亦賦此詩、宣子曰孺子善哉、我有望矣、觀此必非男女之詞、
毛以草之能蔓延、被露盛也、民之得蕃息、蒙君澤也、鄭以零露仲春時正媒月也、愚意序及傳俱以辭害意、首二句旣喻君澤當流、
則下文正思其君耳、作序傳者應讀不得離騷也、○溥本作團、婉言、宛曲之、媚態也、集韻作醲、逅本作遘、
溱洧

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國土地寬紓、人物繁麗、情意駘宕、風俗淫泆、讀此一篇、可以盡得、朱註自叙、未然、風人直道之、乃深刺之耳、既曰士曰又云女曰則非自叙明矣
旣且者、男已有所遇、蓋倦飛知還之會矣、洵訏且樂、謂非一游可足、○蕳稱蘭草、若孔子蘭爲王者香之蘭、大抵生深林中、林愈深
則莖愈紫、故稱幽蘭、亦名待女、此蕳草生水旁、秋後再榮、楚詞浴蘭湯兮沐芳華、陸璣云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蠹、爾雅翼云、都
梁香、可殺蟲毒、除不祥、古者刈蘭爲防是也、其文蘭以闌之、蕳以間之義一爾、○勺藥有草木二種、一名餘容、一名可離、又名將離、
故別者贈之、猶相招則貽以文無、即當歸也、制食之毒、莫良於勺藥、
故得藥之名、所謂勺藥之和、其而後食之也、發云勺藥之醬、○溱說文溱、潧、溱、韓詩洹、說文作洈、洵訏、韓作恂盱、云樂貌、
按鄭諸作者正是屈宋風味、其啓䏰尋聲似正、似諸者十之六七、無怪道學人不堪讀也、淫之爲言水溢于平之象、性情不節、則言
响流湊、習俗相靡、則文章浮溥、如越人語、終老帶吳、有不知其然者、朱子與小序相左、莫如鄭詩、末年深痛、不得東萊相印、亦惟鄭
詩、嗟乎、古人不復作矣、衆喙紛紜之中、苟未能決、如掇一無題、即事之、咏涵濡而諷繹之、隨人見地、久當自得、至有獲其片言、爲終
身之益者、往迹難詳、至理已躍、雖不言其詩爲其事可已、吁、此爲知者道、堪爲俗人言哉、

齊
太公望受封、居營丘、歷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母、哀公不辰、爲紀侯所譖、周烹之、胡公靜徙居薄姑、獻公山襲殺胡公、都臨淄、武公
壽、厲公無忌被殺、文公赤、成公說、莊公購、僖公祿父、襄公諸兒、爲公孫無知所弒、桓公小白、孝公昭、昭公潘、懿公商人、被弒、惠公
元、頃公無野、靈侯環、莊公光、爲崔杼所弒、景公杵臼、安孺子荼、爲陳乞所弒、悼侯陽生、簡侯壬、爲陳恒所弒、平侯驁、宣侯積、康侯貸、
爲田同音與陳和遷之海上、遂篡其國、呂齊亡、
齊詩十一篇、皆荒躭逸樂、無關修政、以此較鄭衛遠矣、皃他國乎、
姜之易而陳也、宜也、然季札聞其歌、曰美哉泱泱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豈非以十二之地得其要害富强足恃也乎乃札還語晏嬰曰子速納政與邑國之政將有所歸其後秦併六國田齊後亡子夏曰齊音傲辟驕志魏文帝典論云徐幹時有齊氣言齊俗文體舒緩杜牧之論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伯者得之以爲伯猾賊得之以爲亂竊以太公者覇局之祖鷹揚虎賁以開斯宇厥後滋召篡弑之臣其傳至于緩慢潤達而先絶葢首功者多禍而利有遺其害賢人者蓍之德未能漸變土風固如是哉王鄭之後次以齊者東方之國莫大于齊又齊始伯故耳

雞鳴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詩說衛姬勸哀公勤政而作

覯衛宏申培所叙作詩之意則哀公之見烹諸家不言所譖何事而其爲禍有胎于衽席者已序以爲陳古刺今朱註云古之賢妃但不言刺以爲兩借之辭今人每曰齊妃不如何據

耳不必眞有所聞目不必眞有所見曰卽其似者以爲眞言似固非果然有聞有見則其告也反爲紕漏矣首二句有惕然驚醒意次二句詩人代解極淡遠有味若一攪入心存儆畏等語併詩詞亦無安頓處或云上二章是賢妃幸其尚蚤之詞末章慮其將晩之詞○蒼蠅其聲在翼爾雅蠅醜扇埤爾云好交其前足如絞故

字从繩亦好交其後足搓翅自扇鴻烈解爛灰生蠅言蠅溺灰置灰卽活○末章規刺后宮可謂婉約多風○蟲爾雅有足謂蟲無足謂豸然散言通謂蟲羽蟲三伯八十鳳凰爲之長章服雉爲華蟲則蟲飛併爲言之㮚㮚如彼飛蟲亦然淮南子云馬聾蟲也是獸言蟲大戴記云倮蟲之精者曰聖人是人可言蟲矣○會且歸矣言蚤朝則蚤散便人情耳下句自相屬註無謂

還

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首尾二句各相照其譽人乃自譽東萊所云意氣飛動躍躍見于眉睫之表是也齊地有事則材官騶發突騎雲縱平居鬪雞走狗吹竽鼓瑟樂記曰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豈謂是歟夫負力則不好義而相誇則心無誠故輕去其主游手游口于厚施者不亦宜乎○還齊詩營韓詩嫙猱齊詩巙水經注作𤜣亦作㺐從說文从肩說文豣僎韓作嫙

狼爾雅牡曰獾牝名狼其子獥絶有力者迅性怯走走必顧其後驕矜直腸故糞烟直雖風不邪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兒啼以誘人一作聲而諸孔皆沸起臥必穢亂其草故曰狼籍狼扈又豺祭狼卜皆獸之有知巧者从木从艮以此狼將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獵師遇之則喜將多得獸也○崔靈恩集注以還茂昌皆地

名之徃也

著

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禮天子使三公迎后諸侯出至竟上亦不越國觀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以重乎則齊自驕大故無禮也毛鄭以爲正陳親迎之禮爲刺蓋俟于女家也朱易之要必非新婦作未合巹而即議其夫且細窺其物色是遵何說哉或謂女惟不知其非故作爾尤可笑篇中惟叙三俟則無執雁周輪之節可知〇齊詩嘽緩此篇尤見較縱裳之作其大小舒迫相去何遠也

俟顔師古作竢〇著孔疏與宁音義同人君當宁而立是也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按大夫以簾士以帷皆得謂屏未可稱宁漢書地里志注云著地名〇堂演義云當也言當正向陽之屋又明也言明理義之所禮堂上不趍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云度堂以筵度室以几〇充耳之紞君五色臣三色士亦得攝盛但此詩未見定指意君爲多〇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曰英三者蓋玉石光也

東方之日

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〇詩說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

首句毛喻古君臣明盛日喻君月喻臣下言婚姻之正禮刺今不然履禮也鄭以首句爲訴之詞又以東方爲未明盛喻時不明韓詩曰所悅者顔色美盛如東方之日月說各不同總不如朱但曉來暮去未知爲何等事何等姝耳

東方未明

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朱子駁序云未必皆挈壺氏之罪然序先言朝廷則不能掌者猶言不得掌耳齊固荒淫之國也鷄鳴儆之于前此當是刺其太晚反怪其夙太師奏雞鳴夫人鳴佩玉未明時臣實當興如蒙召令雖曰太蚤然觀末句其意了然矣不然刺其夙者豈臣之望君耶〇睎者光氣照物之時自公句或預作慮辭末章主刺挈壺氏正譏諷朝廷若狂夫不如以目其君無乃太甚箋曰柳不可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之事瞿瞿傳無守之貌朱註較明〇柳著微編有八德一不擇地而生二縱横顛倒皆長三先春而青四深冬始瘁五質直可取材六堅韌可制器七穗葉可療治八條枚歲可薪〇晨毛本辰今本誤按地支十二時皆得稱辰顔之推解五更之義云假令正月建寅則斗柄夕指寅曉指午是一夜更五辰矣此辰夜言夜之分數耳

南山

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據詩語氣襄文事未嫁時先有之鄭志答張逸云當時佳爾後乃

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此按桓公使公子翬逆女而不親迎翬遂越
境送姊春秋書公會齊侯于讙是也詩中懷止從止甚明
山上邪獸公行不避蓋此事出于位尊勢隔周禮鳥獸行則滅之
恨時不行司馬法爾綏綏言其威儀無耻可惡懷箋云來也與歸
應○葛屨二句奇箋屨緉文姜冠緌緉襄公姜與姪娣傅姆同處
五人爲奇襄公往而雙之頗傷巧鑿朱註似泛論物理恐未切愚
意冠上屨下本各自耦忽乃同處失倫之甚○屨世本於則作屝
屨複下曰舃單下曰屨其色從裳夏用葛若行禮雖夏仍用皮李
尤文履銘乃制兹屨文質斌斌允顯明哲卑以牧身步此坦道絕
彼埃塵○冠釋各貫也白虎通云帣也貫髮帣持之也人懷五常

貴聽樂成禮故制以飾首別成人禮記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
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
纓士之齊冠也晉傅玄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
敬則正緌者二組屬于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纓之垂者爲緌玉
藻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凡藝麻或子種或壓條或分科
皆取秋耕肥地至春再糞過作區畦以水飲之又用細齒耙容耬
使土浮縱横七遍以上則少葉○衡從韓詩作衡由東西耕曰横
南北耕曰由○告父母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斧什名甫也凡將
制器始必用斧也皇圖要記云神農作斤斧春秋元命苞云斧主
亂行斬狂誅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
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說齊景公急于圖覇大夫諷之
國語云齊莊僖于是乎小覇或者襄以父母之業思欲拓之然而
無其器也見刺于風人公子小白乃竟成之器者何賢爾管夷吾
其人○以此歌于誇大喜功之俗則良砭也然夫人所志必規其
遠大昔人有言不爲不可成又曰天下無難事君子當自審所届
已○讀末章而深感歲月如駛有爲之士敢屑越其神而不底勉
于其事哉范蠡云我聞從時者猶捄火追亡然躍而趨之惟恐弗
及○驕楊子雲作喬孌說文作嬌見兮一本作見之○莠韋昭云

今狗尾草

盧令

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
焉○詩說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
朱子以爲獵者相稱譽耳若然存還之篇足矣此寥寥隻言何必
層見乎孟子曰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
此無他與民同樂也最善言人情反復讀之真此詩義疏孟子論
游觀而引靈臺之詩亦然○按此詩據儒先諸解總屬陳古更無
別義第曰其人曰且鬈且偲頗不類稱君豈當時牽犬出齊門者

固自有權奇足術材知絕倫而混于雞鳴狗盜之間爲時所未弋者耶○盧與食犬守犬異種純黑色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廣雅殷虞晉獒楚黃宋猳並良犬又曹孟海州之犬其聲如神其猛如虎卽崑崙奴所格殺者○令韓詩埝說文作獜○鬈傳好貌偲才也

敝笱

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朱子云桓當作莊夫襄文之會相望于春秋之册固莊公時爲多然桓公與夫人如齊而夫人遜于齊且其先有南山之刺別嫌明

微從其始亂應責爲夫者乎爲子者乎胡安國傳曰桓公于文姜委曲承順如水之泚聽其所適亦足証此詩爲刺桓矣○愚意笱雖敝而惟魚之大者魚之易制者自不能脫故皆唯唯然不敢直前奈何齊子旣來歸魯而使其從如雲如水哉雲水本婦人之性如雨亦言無常不斥文姜淫惡而斥娣姪之屬其立言偏婉如此則兩其字自相關應而歸止又與前篇同照集註則首二句文義不完而其爲豈其矣○敝本作獘○鰥或云卽比目魚比目爲東海之魚設笱何爲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此言偶大者耳康成云鰥魚子不思未成魚何用笱耶○鱮弱魚也失水卽死味不美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西征賦華鰥躍

鱗素鱮揚鬐毋旅行故字从鱮或謂之鰱

載驅

序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詩說齊襄納衛朔抗王命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刺之

舊以每章首二句爲齊襄來至魯境然按春秋左傳無會汶之事從朱爲便○鞹以衛車朱以爲飾與茀爲二事皆人君之儀○豈弟君子詩中之盛稱也禮記以豈弟推言五至三無則聖人之功化矣而詩人咏文姜亦曰齊子豈弟然則名字所加古亦無准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而或者認其區區以類推解宜乎

驪展觸祭鄭玄遽易以闓圛欧移古書最爲大病且所見何不廣也毛公更無此○驅本作駆茀釋文作第○發夕言夕發是夜行○濟濟濔濔言姜之行驕一路沿水而來也○濔釋文作瀰○汶水有二派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臨淸新聞馬之貞記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嶽之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滙于汶固大川也酈道元云汶上夾水有文姜臺

黄久見其急于遽改翱翔游敖見其寬恍恥也

猗嗟

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晋樂廣云凡論人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先輩見有議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其長處以此存心發而爲詩謂宜乎膾炙千古且刺雖一名其體應別如襄與文姜身爲大惡則南山載驅明彰其醜可也如魯桓夫剛不正則敝笱賤之可也若夫莊公處母子之間事之來已久而情之隱難言則詩人之爲詞也安得而不微且安得而不亟稱其美以咨嗟之意深寓其不幸而愧之情之也哉然說此詩者第謂其縱母之惡而忘其匿父之讎夫甥舅之親不易其父子而鳥獸之行又何論乎舅甥爲莊公者力能抗則如重耳之挫秦不則彭生之乘胥沫之劍已事可尋也夫是豈詩人有說哉然猗嗟再三其中不言之味綽綽有餘論莊公者當

作是觀耳○按禚之狩春秋諱其與仇也書齊人此詩三致美乎射不無意焉

爲人君而見美于威儀技藝則其內必有不足者矣漢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止趙氏之禍明皇雅歌弄篴遲孽善媚而不能免蜀道之遷隋陳之主解藝巧制種種伴神卒以爽心炫鬼嗚呼誰謂人主而可標其末不植其本乎

篇中三揚字不同首爲揚舉之揚次爲目之動次爲眉之美然二次皆可爲眉也傳云揚眉三射字不同一章兼三射二章賓射亦可兼燕射三章大射然按鄉射禮云不貫不釋貫猶中也非必貫革之謂是亦可兼三射矣說書不必太泥如此○抑若揚兮何等

句法所謂難描之狀不可顯之情已出其筆端禮有徐趨疾趨但巧拙異度故美其蹌兮鳥之舞爲蹌○射禮記射之言舍也又繹也各繹已之志也山堂考索云肇于黃帝易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見于堯舜之時夏商無攷至周弓之别有六矢之别有八侯之别有三又有五射之法而射禮具矣大射者將祭擇士之射賓射者諸侯來朝之射燕射者燕賓客射于寢凡射更三番而止云終日者推言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故名曰侯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此大射之侯也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朱外白蒼黃玄）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朱白蒼）孤卿

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綠士同）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此賓射五采之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燕射之侯也凡侯用布必方大射者外以其名之皮飾之中又用皮爲的賓燕之侯外亦用皮中畫布○正之爲言內志正則中也正本鳥名蓋捷黠難獲者畫處皆方二尺準其綵之多少均敷于二尺中其外畔之廣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展我甥兮集註辨之甚明但齊人語自有含齧那管認真否也況桓公亦嘗謂文姜曰同非我子或曰詩人亦明知其非但下此語要顯得是莊公凡詩句淡淡看儘佳只此等意見又未必然耳愚按甥者婿稱帝館甥

是也莊公夫人哀姜齊襄公女也莊與哀年實不敵而文姜必抑使就齊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襄以自固詩人之詞厥有深情哀姜通于慶父與弑閔公齊桓召而殺之

舞文武二舞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內則云十三舞勺十五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〇矢伐名指也世本云夷牟作矢荀卿云浮游作矢太公兵法云其神名續長周禮八矢枉絜殺鍭矰茀恒庳象有事四方故四發而訖〇以禦亂兮作結語亦大含蘊〇集韻猗嗟顛兮猗本作欹名玉篇作顛選韓詩作嫢言舞應雅樂又韓作變

魏

先儒以魏之繼封爲畢公高之後武王封庶弟高于畢其裔孫畢萬事晉獻公晉滅魏即以其地賜萬而萬之裔孫魏斯分晉爲諸侯即魏文侯也子武侯擊城安邑孫罃徙大梁稱惠王後又五傳亡于秦至作詩之魏在春秋閔公以前爵氏無考

季札聞歌魏風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王也然其地逼晉楚閒而枕河山之曲變風應作于平桓之世而國遂滅于惠王之時計五六十年間耳豈非寬裕者其流長而躁刻者其流短哉札蓋追憫其無德以行莫之爲輔也至其俗無淫佚則舜之陶漁禹之菲惡所貽實多寧獨其土氣使然晉繼霸也故次于齊而魏唐則仍其國號耳

葛屨

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〇詩說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作此

夫勤與儉美德也然可以居身不可以律人故曰大國不以小道理成天下事者在大度之士彼寒陋小人不能傳家況爲國乎蕭何之治未央劉晏之治運船雖瑣務也而理亦可見賴濱氏曰君子之爲國也立隆而備禮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未成婦而縫裳迨其後也將何不使矣衛人有迎新婦者婦一則曰拊驂再則曰滅灶三則曰徙臼而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不免于見笑則早晚之時異也況使之不以道耶

詩人咏以爲刺非女子自作然習俗移人雖文人墨士亦有不免被刺者固褊矣而刺人者其言亦未宏也如末二句尤失底蘊愚意首章總是喻辭言其俗褊嗇如此玩可以字義致當然唐人論詩有隱字格謂可以字上隱一不字其說未然如周頌不顯不承古詩黃鳥不戀枝此則不字上似隱一豈字如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此直就上句可通下句何消豈字又如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若云知上隱一豈字殊失妙境會得此解只諷咏數過其語氣躍然若煩片字便同蛇足如奕譜謂古來名手下子三連走者絕少蓋粘帶最爲損致今人于古句輒增

入字目以爲跪解究而竟之盡屬可已〇霜之言喪也物彫喪也其神名青女〇曲禮曰諸母不漱裳裳爲賤服新婦可使爲之耶好人傳箋卽指未成婦之女服之謂使服其事又云婦新至門夫揖而入宛然左辟又象揥以爲飾愼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是其君上褊急無德教故然耳不如朱說奢則不孫提提二句亦是儉容佩惟象揥無他飾也宛然委曲遜順貌左辟者不敢當左蓋古貴左也辟路亦然馬永卿又云古以右爲上人之在左正是佐耳今南方尚右北人尚左男子尚左女尚右按左右二字無定說其大者如左祖右社左龍右虎固不可易左當爲尊其餘以手分左右易方卽易敬矣陸文量亦云古之所謂左卽今之所謂右也以此〇摻韓詩纖說文攕提楚辭媞漢書姼辟說文僻

汾沮洳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優刺大夫者卽兼刺君若直曰刺君非詩體也夫守萑苻者可譏拔園葵者可頌之子也胡爲乎然哉玩其語意民將不堪非直以其亡體已

汾濛濁之水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按桑欽水經其包絡甚遠〇莫菫菜也莖大如箸子如楮實而紅赤節節一葉今人繅以取繭絲味酢而滑五方通謂之酸迷〇藚牛脣郭璞云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草木疏以爲澤瀉非朱註葉如車前陸說也〇美無度先揚之后抑之其爲抑也甚已〇按晉取卿之適爲公族如左傳稱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訓同姓之子弟恭儉孝悌是也又卿之庶子爲公行如趙盾爲旄車旄車戎車之倅也公行公路當是一官

園有桃 首章憂字與殽謠叶次章憂字與食國亦叶能見憂字爲入聲卽叶矣不必讀入聲如大叔于田襄揚字一轉上聲卽與藪叶此類甚多不備舉

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毛云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鄭云魏君食園桃而已儉嗇之故蘇氏曰園桃則食非其國之所有則不食矣此許行

之道初魏有行之者程子曰園有桃雖賤亦用其實爲殽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詩類考云殽爲豆實俎醢之屬核爲籩實棗栗之屬今以核充殽猶憂反度曲也又云桃實則茹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對興也朱子則以桃可充殽矣憂則度曲矣相呼爲興只此小小文義諸說紛紛集註近之然無意味尋求詩語原未相呼當用箋說但不必指言魏君果食之桃棘果之賤者爲殽爲食亦卽上篇一草一木不遺水曲之意胥嗇如是其行可知驕指歌謠罔極指行國猶言狂行不羈此炳幾之士其不能不憂者忠也而不直言所憂者知也歌謠行國幾許神情〇殽本作肴〇歌釋名柯也所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支葉〇謠孫

炎曰聲消搖也冊府元龜曰春秋以來乃有婉變總角之謠傳于閭巷皆成章協律嗣後輒有謠言不知何起往往奇應○士未仕之稱彼人當事者許氏曰人以爲驕也于是答之曰彼之所爲果是乎子言何若爾也集註同傳箋箋又云曰于也疏云曰其並爲辭爾雅釋詁爰曰也詩中言字曰字朱子每作實解多未然○行國張天錫與索商云我非好行也臨淸流則貴廉潔之品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覩朝榮則敬才秀之士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夫

陟岵 每章應七句。嗟字讀。其下、子與已止。爲韻。季與寐棄。爲韻。弟與偕死。爲韻。蓋行役二字。三章同。故不叶

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朱子以嗟予以下爲想像之言其過舊說遠矣夫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不言已之自愼而言親之欲其愼斯人也以親之心爲心固魏之孝子亦即魏之忠臣玩其每章之末既自悲還自勉必能使君父聞而無遺責而后即安疏義有云觀陟岵而魏之役其民者可見然據末章知無尸饔之憾是猶先王之遺法也○如此詩凡爲臣子者當時時置念也常思乳哺三年苦更念人生七十稀白雲親舍伊何爲哉兄弟優游林下者數年又何羨學士三也

爾雅釋山有草木岵無草木屺傳反是當有誤○猶爾雅注作猷

十畝之間 間从月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依焉

蘇潁濱曰國削則其民隨之序無理朱子最依之然疏云不足耕墾以居生非無居宅也照今註文義優便而先儒皆不然豈詩之傳固非時諦可盡通乎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土地迫隘故著十畝之詩○畝古作晦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禮疏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長濶一里程正叔云古者百畝止當今之四十一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按若以今隆慶三年之丈積計之則此詩十畝僅四畝尚羸已古者宅必依田每夫五畝此十畝之間正就我與子兩家言也自漢儒臆稱二畝半在邑如孟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在邑何堪樹耶○閑閑泄泄傳往來多人貌閑本作閒

伐檀

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焉

孔叢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傳云伐檀待用若俟河淸於義較優若以河爲流水之通名則朱子之說幽濳有致按黃河上流其水猶淸蓋晉之西鄙豈此君子隱于石隰二州之間與伐檀亦借言正與稼穡狩獵一例說者每似君子從輪輿之業也失其指矣○稼穡四語亦累句也舊說直責在位者亦自儆切且不失魏人詞氣然朱說讀之眞可廉頑立懦意象尤遠稼穡對言曰種曰歛若散則皆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惟種之也湯誓云舍

我穡事非微歛之也穡言可愛嗇也如狩獵散文則四時皆狩晝
夜皆獵對則冬曰狩宵爲獠獠卽獵載鑪照是也又張羅而守曰
狩捷躐而取曰獵○廛地官遂人曰夫一廛田百畝鄭司農云廛
居也楊雄傳有田一廛是百畝之田也廛以田授故云古言室者
小曰十室大曰千室約其中則恒曰三百如易邑人三百戶論語
騈邑三百是也一戶卽一廛三百廛謂三百戶合取之禾一夫與
焉非一夫獨有三百也○貆釋獸云貈子貆貈卽貉也其子形狀與
貉異按照此文何處更有貉耶○韓詩曰人但質樸而無治民之
材曰素餐按易頤貞吉觀頤自求口食夫子翼之曰養正則吉也
反觀于己考其善不善德之養在其中矣伐檀君子以之不素餐

不必更推一層卽咏上文便得昔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供養
之費與所爲相稱則心無愧不然終夕不安先輩有服食訣云凡
當匕筯先淡食三口一思播殖艱難二思父母育養三思今日有
何事功消受此食凡皆至理名言人能如是卽所謂食必知味所
謂終食不違仁也○輻者輪之輮湊于轂以爲直指也○三百億
是三百戶所分禾每人禾一億一把爲一禾○特解有四一豕生
一豵曰特一牲亦曰特獸三歲曰特楊雄方言物無偶曰特此處
似應指豵與上俱○輪考工記行澤者欲梂行山者欲侔杼以行
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
故輪雖敝不甐于鑿故可規可矩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

工○飧字林云水浇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夕當飧也如僖
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從餒未始非熟食不知鄭氏何見定以
熟食爲牢禮之飧○坎魯詩作欿漣漪爾雅瀾漪廛本作墠貆作
狟餐作湌穡爾雅嗇漘本作脣

碩鼠

序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于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
大鼠也

褊心之人其自處必嗇則與人必貪然不能爲大盜而善爲鼠竊
碩鼠所由作也夫士去矣民散矣將何以存此詩故終魏與朱子
以碩鼠指有司誠惡其稱君也意則厚矣乃孵蝣信爲刺君旣爾

托言亦無不可
碩鼠序言大鼠是碩非鼠名或云卽鼫鼠月令田鼠是也形大而
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按形狀當是今之鼠狼
易鼫鼠貞厲注以爲貪而畏人此鼠有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浮
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璣又
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
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詩就方物宜是
此鼠或卽鼫類隨地異耳
將去則著其情于詩若未忍絕也其厚也末二句重歎而疊言之
亦只是想像語逝發語詞○直一云平直言無割政橫歛一云相

直言受抑于此獲申于彼也一云見直猶史得直謂凡有苦情可就理也此近之誰之永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解不甚爽今註當復爲誰而永號空脫之字又不成句正須云誰往而永號者言往必無苦耳

唐

叔虞封于唐子晉侯燮改號晉傳武侯寧族成侯服人徙都曲沃厲侯福靖侯宜臼僖侯司徒當周召共和時甚嗇愛物變風作獻侯籍穆侯費生徙絳弟殤叔自立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爲文侯昭侯伯從翼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號桓叔七年大夫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桓叔卒子鱓代是爲曲沃莊伯弑孝侯晉人復立孝侯子鄂侯郄傳哀侯光二年莊伯卒子稱代是爲曲沃武公伐晉虜哀侯晉人立哀侯子是爲小子侯四年武公弑哀侯及小子晉立哀侯弟緡爲晉侯二十五年武公滅晉賂周僖王列爲諸侯盡有晉地仍都絳子獻公詭諸嬖驪姬盡殺群公子滅虢滅虞太子申生以譖死立奚齊里克弑之荀息立奚齊弟卓子里克弑卓子及荀息納惠公夷吾克誅懷公圉立秦繆公使晉人弑懷公入文公重耳會諸侯于踐土始覇襄公驩靈公夷皋趙盾弑之立襄弟成公黒臀景公據厲公壽曼悼公周平公彪昭公夷頃公去疾定公午后又六傳爲魏韓趙所滅按堯初封唐侯後子朱侯于𠕋𠕋稱𠕋朱至舜封朱于唐在夏爲

御龍氏即劉累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封唐公于杜伯爵堯之後分爲六唐氏杜氏劉氏范氏韋氏祁氏皆爲著姓蕃衍不絕神明之冑遠矣哉〇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孰能若是柳宗元曰唐之地有茅茨木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今儉嗇有允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之化故其人至今恬以愉孔子言唐不言晉或謂黜晉則過矣蓋思堯爾且復周之舊封爾今按晉族之難其兆已見于穆侯而成于文侯初穆侯以條之役生文侯名之曰仇仇之弟以千畝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偶曰妃怨偶曰仇又曰成師兄其替乎文侯既定王室承命歸國治狀不聞其闒茸可知夫以周公忠聖而管蔡猶自流言况文侯愿無強立成師包藏禍心在此日矣一竊分桐遂藐其宗國若晉武之後區區重耳九年覇蹟上不克捍王于鄭下無能垂世尋至跋扈自安厥後權移三卿豈非恬愉之過耶雖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雖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總晉之詩亦名爲唐則其滅宗國之罪逾不可掩其詩繼魏又足表獻公滅同姓之惡也

蟋蟀

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

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
遺風焉○詩說唐人憂國之詩
此詩反復數過覺其樂中有憂憂中有樂一句深一句一章遠一
章故曰憂深而思遠也夫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其究可以喪國
敗家勤勞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仰事俯育以至立身成名恒必由
之詩之作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惕厲之意庶幾與伯益告
戒同類並推
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前此之勤劬可知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後
此之服事又可知然此二句頗有人壽幾何對酒當歌之意其流
巳開後晉人放誕之端無巳太康職思其居巳甚也凡人之情解

其拘者將流于縱廣其儉者或失之侈故疾未巳新疾轉生者多
矣故即以職思貫阻其間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要一串看又要上
下前後通看見得是好樂時瞿瞿莫竟說顧畏去也蹶蹶亦然序
所云及時以禮虞樂融合詩旨八面照到文公言其正相反試將
全詩推原百遍便覺集註乃句句說斷也居是門內如衣食等事
外是門外如里族等事憂如喪疾兵荒訟盜等事○蟋蟀一名王
孫周書云小暑蟋蟀居壁不居壁急恒之暴一物之微有關政義
唐人取以驗時有故也又里語云趣織鳴懶婦驚說文[illegible]○役
車春官巾車注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之禮書云
牛車也

山有樞二章 樞豐氏叶女了反似據集韻畢數字以就女九頗多事
序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
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
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朱子駁序云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固然然以爲民間解答之
詞則頗不類民間且前篇思奢儉之中亦云盡矣當無用解答此
篇念死生之致近于莊周李白所稱或以他人指子孫則所謂不
與兒孫作馬牛也讀之可以破慳可以達生即以鍼守財虜蠢亦
可得三斗汗下
朱子又云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

義只是興起下文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愚謂若竟如此興起亦
無興起人處傳曰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林
蘇氏曰山隰有木而不采同歸于腐敗而巳按樞榆有錢莢栲杻
盤鬱多壽漆栗嘉潤山隰所生足自豐美故取以爲興河東有鹽
鐵之饒此其人不貧兼亦在暮年者
樞榆有十種博物志及嵇康養生論皆以爲食之好眠其皮性至
滑利歲歉碾爲粉可代食又濕搗如糊膠瓦石極有力○婁屢曳
而至褸裂也○栲葉可代茗許慎讀爲槁今人讀拷失其聲矣○
杻葉跡蓝正白華如練蓋樹宮園種之名曰萬歲○宛其字佳慧
道人有云算來未到你忽然巳到將奈何饒君智勇富貴一刻買

不來一物帶不去也王世貞嫌二語頗傷迫切不想合全篇讀之自美耳○洒卽洗字之義或云以水洒地而埽之古書洒削卽洗鞘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二且字有味按如夏之日冬之夜則多憂覺日永此詩意反以多憂則日促何也蓋居幽處獨慇慇遠慕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矻矻勞生則雖長而似短憂則一名實有二義今自少至壯覺日月長自壯至老奔車過隙喜樂可以永日不其然乎○樞魯詩蘆或作蓲愉漢書文選注作媮宛本作苑何魯詩胡

揚之水

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按昭侯封成師潘父弒昭侯晉人發兵攻桓叔此曲沃初舉而國人不與也至莊伯弒孝侯晉人又攻莊伯不果入此曲沃再舉而國人不與也莊伯復伐晉晉人立哀侯此曲沃三舉而國人不與也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小子侯此曲沃四舉而國人不與也及武公誘殺小子晉人更立緡此曲沃五舉而國人不與也抗兵相拒凡六十七年武公大舉入寇賂王得命晉人力詘故從之耳此足以見唐風之厚此詩蓋潘父之徒私相結納頗似袁宏九錫文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云何其憂則其徼功懼訐之情可見或者曰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之則又強解事者且若畔出于衆則閭

命亦可告人凡詩中隱情誠不可知要須平平地讀自見于言外可也

素衣天子諸侯朝祭服之中衣冕及爵弁服也用絲爲之外加朝祭之衣諸儒以中衣在裘裼之襯(内衣何必緣)康成以中衣在裼衣之上(卽今時員領之襯襬)較合朱襮用赤色繒朱繡用黒白色刺斧形襮于朱領魯詩繡作綃○按朱襮朱繡總是素衣之緣然章服斧刺于裳今何得加于頸且斧取其斷故近乃用白近上用黒今曰朱繡義亦不明衣主繢不主繡也秦風黻衣繡裳之句亦可疑孔祭酒謂大夫士衣上無章士惟藻火大夫加粉米皆刺于裳是則衣裳之文可顛倒而用恐非所以辨上下也古禮莫詳無從索已○沃大邑至漢武帝行過此聞南越破更名聞喜縣○粼本作磷○命者桓叔命其徒以舉事

椒聊

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成師之初封也師服諫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本弱矣其能久乎是其阻邑傾宗當不待發又按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迨至三世而弒五主其勢既成雖周天子且無如何遠條之歎不信然乎○兩篇序皆云刺昭侯此詩有太息意未必果出畔

黨嘗是反憂宗國之弱耳詩在衞外此類是也
椒釋木云椒樧醜菉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曲沃見德于民其卽齊陳氏之謀乎秦椒色黃黑細者善蜀椒赤色者善久服頭不白令寒者熱熱者輕輕者重胡椒尤辛辣又有崖椒竹葉椒蔓椒援神契云菖蒲益聰椒薑禦濕段柯古云椒可以求水銀最不耐寒冬日須甕陳詩握椒周頌椒馨離騷椒醑椒漿漢之椒盤椒房其溫煖益人久已又椒性好奪物能殺人故李咸欲爭竇后配食搗椒自隨按晉地近秦詩就土物當指秦椒〇升前漢志合龠爲合十合爲升此升當今之二合崔靈恩謂古量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則又小矣〇匊本作掬古量大于升曲禮云受珠玉者以掬故廣雅以兩手爲匊

綢繆

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此詩亹亹驚疑意外言表諷之足以諒人情雖無淫詩而亦存其詩人情不甚相遠惟聖人與百姓同之故僅免于淫如二南亦然

毛以爲室家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束三星參也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始見在天爲十月閒在隅爲十一二月正直戶爲正月皆可婚之候下文正欲得其時思而不得當柰何鄭直舉失時爲刺三星心也月令季夏之日昏火中在天爲三月之末在隅爲四月之末在戶爲五六月之交故賢者言已束薪于野夜而歸適有婚者遂歷責之如此何言非時損善也朱註情文較順但典意覺牽合無謂當以幸而見者亦如偶然而見玩首二句應是紀時合看意象當從毛三星爲參特是一夕所見不用其分月之說下文全從朱或曰若然正及時而婚矣何喜幸之深不知所謂失時者失嫁娶之月其觖望小失婚媾之年其怨曠深此詩詞氣當由踰年非止踰時也

三星非止參心二宿此言參心者蓋主婚姻合宿而言按參十星實三星下三星曰伐其外四星爲左右肩股心三星大星天王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有尊卑父子夫婦之象不欲直直則天王失勢

晉志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〇士婚禮媵衽良席良者壻也與郎音近〇芻象包草之形〇邂逅傳云解說之貌釋文不固之貌故蘇氏云懼其有離散之憂也說文逅作遘篆字林作婺

杕杜

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耳

有杕之杜凡三見于詩皆以特生爲盛此義安出余嘗觀株林而深嘆物理之奇雖列植至密然一疎則一伏一正則一欹其枝葉不相侵剩守株之說有自來也或以爲豈杜之木並種則不能爲榮其性有獨遂者耶此說疑未是觀今杜梨一顆數子惟一子成

梨因名生梨既惟一子能生則是特生矣姑記以俟識者急就篇以杜卽甘棠牡者棠無子者也牝者杜有子者也字說云詩言甘棠以杜之美言杕杜以棠之惡據郭璞則甘棠者白棠而赤者爲杜陸璣云赤棠與白棠一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埤雅云赤棠子赤色澀而酢俗語澀如杜是也孫楚杕杜賦序云梨有用爲貴杜無用爲賤按既云甘棠則不應是牡而杜有睆實是二者並有子陸說爲確

他人不如至戚已明言之下復求助于人亦可哀已然愚意下四句當是甚慨之詞胡不云者言其不我助試思何故焉猶孟云無他踈之也蓋上既明言不如而此重嗟行之人則又非密友良朋不作冀望之詞可知嗚呼行路悠悠古人悵恨久矣士君子何敢因人成事也○菁本作靑睘作㷀又作煢

羔裘

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朱子舊註從序後改云不知所謂按釋訓居居究究惡也夫爾雅古稱周公所作爲五經之鈐鍵諸詁疏家所望爲斗極者也此書不從義將安取傳云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箋云其役使我人意則居居然有悖惡之色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皆以孫明爾雅之釋居叶斤御切與倨敖意同○意當時曲沃求親于民他人之詞蓋有所指故

舊好舊好也此足以見唐風之厚按此二句若不作刺則囘肘無力非文法已

詩美其人則指其服飾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以爲克柔克剛君子之豹變也刺其人則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以爲內荏外厲羊質虎皮之狀也夫一服而見好見惡服無美惡蓋其人乎其人可望而知之○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褎頭之小稱褎韓詩褎

鴇羽

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按桓王之于晉也一則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一則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是時王命猶行于列國而畔逆者尚爲王師所加唐人之從王也宜也然語意有非其職非其時之怨不徒勞苦之故且其情亦岌岌乎危矣

鴇水鳥無舌連蹄能激糞以禦鷙性淫無雄令妓之嫗稱鴇母以此禮曰鴇奧言脂美也其趾有前無後不便樹止詩于各木曰苞咏其暫止耳肅肅雖羽聲然與鴻雁同詞以此鳥好群居而有行列从乒音賓相次貌亦宛然特趾也農師云逢鳥卽與交故从七十鳥考字不甚近于鑿矣○栩爾雅杼郭曰柞皆櫟之通名○王事靡盬言盡力王事使無不堅緻盬正義曰與蠱同皿虫爲蠱穀之

飛亦爲蟲據杜預則虫之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不堅緻之義又說文鹵海爲鹽鹵池爲鹽安邑之出爲鹽苦而易敗猗頓用鹽鹽是也○稻粳與糯穀之總名諸書或曰稌或曰秔本草及道家方藥別言稻米則又對辭也稻太陰精含水乃能化周禮云揚州宜稻五穀外別設稻人之官以均水利○粱有青有黃有白比他穀最益脾胃但性微寒亦借凉音猶黍爲暑也氾書云粱是秫粟可作粢盛及釀按古米有浮穀者皆稱粟秫是今之粳米禮云大夫無故不食粱故孟云膏粱○此詩幾備五穀疏者紛紛錯揉以陶通明之博物而稻之色類尚云不知又云稷米亦不識丈人責子路五穀不分豈易分哉孔子之聖亦明言不如老農已今老農

家稱稻有五十餘種歲有各宜人不能測故同畝而豐歉異

無衣

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詩說唐公孫僻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爲諸侯國人刺之

序云美者其大夫自美之文公斥序爲賊黨作序者亦豈不知作詩之人爲賊黨哉

按昭侯專封潘父弒主莊伯弒宗而平王置不問桓王二年反命尹氏武氏助莊伯攻晉且曲沃非特無晉其無王久矣莊伯改元用夏正所謂逆亂天常奸竊天統素衣繡襮逍遥僭侈匪朝伊夕况至武公即位已三十七年何有一衣之區區劉仁恭曰旌節我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亂臣賊子氣習風聲彼此一轍要亦是身冒大逆心實難安盜賊不能無禮義亦可見也且周之聲靈日替僖此空名亦不肯守歸賵仲子錫命魯桓要之平王所以賜文侯者襄王即以賜文公釐王所以命武公者威烈即以命三晉綱紀一隳出爾反爾繁纓是惜春秋治天下之旨夫

七衣按鷩冕七章其繢于衣者一華虫二火三宗彝繡于裳者一藻二粉米三黼四黻○六衣按周禮典命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四命之大夫衣服如其命數司服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孤絺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其八章六章四章二章

之衣未詳其制所云衣服如其命數者終不可解賈公彥有大章小章之說王荆公云六者子男之服子男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是皆臆言古無所考毛鄭淹博尚言六命之服不云六章解經當愼重如此吳呂氏解云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有味

有杕之杜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詩說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也

唐人兩咏杕杜疑皆指沃也前篇當爲翼侯時作其曰獨行踽踽則指公室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似云仇讎相尋異姓固有不

如我同宗爲大惡也此篇在無衣之後疑當武公逆節小人歸之君子則否故其君有杕杜道左之歎杜强勍足芘道左則人所願息道周猶周道亦人所馳驅弟獨樹無鬱隆之望耳觀下曰噬肯及適字來字殊有空谷足音之想夫千木深絕文侯而亥唐不仕平公誠賢者豈以其身伍弒逆哉特夫情詞委至有足動人是可風也照本文不添一字其旨宛見朱註敷字决煞了非原象昌飲食之箋云何但飲食之○噬傳云逮也韓詩作逝周韓作右

葛生

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從序則詩爲悼亡箋云從軍未知死生程子曰是思存者非悲亡

者朱註云久役不歸今觀角枕錦衾之句何嘗雜亡然恐是睹物思人并于野于域似墓有宿草之象後二章了然作未亡人語且應是少年孀處矣篇首取興傳云喻婦人外成于他家一則生而有托一則今焉無依亦應是幽閨弱質其言情寫境怨而多姿可想貞婉之性輔廣曰前三章人情之所同也後二章唐風之所獨也○誰與獨處猶言誰伴我幽獨也伊川作一句兩截言誰與乎獨處耳詩中亦有此體如王在在鎬先曰獨處旣曰獨息後曰獨旦言次可念○葛有節性韌蘝蔓草之斂者雖蔓而支葉着地不縱陸璣云子如燕薁正黑其莖葉煮哺牛除熱○角枕猶言角巾是其方也枕什名撿也所以撿項○夏之日冬之夜冬之夜夏之

日紀時也專情也箋云極言之以盡情此釋佳添入多許閨思者愈失古風別賦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本此

采苓

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觀晉事于驪姬申生之間則聽讒之禍及于再世言之不可不審如此然詩中本無讒字弟曰爲言葢戒其始耳

毛以采苓細事首陽幽辟也以興獻公好問細小之事于小人之身求之鄭以爲采苓采苓衆多非一人皆言我采此苓于首陽之巔首陽誠有苓矣然今人采之者未必皆于首陽而人必信之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朱註子欲采苓于首陽之巔乎

其意非傳非箋含醞不明葢因人之爲言雖不是仍言采苓實相承采苓滚下故上二句不復貼出正意只以喻詞還他說采苓者不爲采苓便是比也今若襯一句云子欲求言于讒人之口乎宛然畫蛇既成又煩添足細玩集註此語似以采苓喻聽言首陽喻讒言正合今人襯法不得不用然字轉下隔開語氣恐失本來

按苓甘者又名大苦苦若者得霜如飴葑則有時而甘有時而苦以喻讒言當已或據埤雅苓生于隰葑生于圃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東不必有葑然則苦生山田首陽之下獨非山田乎且葑何獨限以圃也其說泥而未全矣葢三者總是或有或無惟其或有故可信惟其或無故不足盡信詩人相物或精確過于後人而意

致流動尤爲詩趣不可執稱也○苓本作蘦苦苦蕒葉狹莖空斷之有白汁其子上有毛茸隨風飄揚茸落處即生○人于言信則與與則從故先戒其無信也舍而不信不與不從又曰無然反覆說來註中徐察審聽亦是𨈆足讀其上下全不消得苟亦二字亦輕輕說浸潤膚受論語只曰不行正不必逆詐擿奸以爲明也待小人之法只自如此

首陽即雷首山亦名獨頭山在河東蒲坂山南有古冢云夷齊墓其南爲歷山按首山之名所在不一洛東北有首陽隴西遼西吳郡並有首陽詩歌其地當是在蒲者春秋傳趙宣子田乎首山朱註亦以首爲山名而南爲陽然下章曰首陽之東則首陽實山名

論語註爲是

詩經胡傳四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註　男昊生校

秦

自舜賜伯翳姓嬴至十九世孫非子受封于秦更三傳秦仲爲西戎所殺子莊公破戎莊公長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讓其弟襄公代立而將兵擊戎爲戎所敗襄公伐戎至洛卒文公立始盡收周地而以岐之東獻周歷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任好康公罃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又九傳至孝公梁徙居咸陽時馬生人此夷狄主中國之兆占又謂生非其類兆呂不韋也子惠文王駟始稱王四傳至莊襄王滅東周子政立是爲始皇帝二世胡亥子嬰降漢秦亡

按羅泌路史以伯益柏翳爲二人遂以翳爲皋陶子若然皋陶有後亦有天下矣楚人滅蓼陶後所封之時秦方盛于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忽諸蓋秦聲以入爲去故轉益爲翳而秦之先非皋陶也伯益初焚林嘗歷幽崖荒谷目羅手紀怪怪奇奇乃至能通鳥語垂之奕𥚃以畜養昌厥祚竟以峻酷覆宗雖其享國于舜之五臣爲獨長而履天下何促也且呂氏之秦非復嬴氏之秦至秦之取天下亦不復有帝王之影響蓋自開闢以來另造一乾坤即列國爭馳亦惟秦則撓之不屈汪之不盈故吳公子札觀其樂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亦惟秦聲獨大于諸

國要自六國而言則秦之有天下自其立國已然宋汪若海云天下常山蛇勢秦蜀爲首而諸國皆其脊腰如吳越直尾末爾况其先若飛廉惡來材力異人而其後復拱手以受西都八百里其風雄慤其君彊忍襄文翃國卽作西畤鹿畤以祠上帝立史紀事民乃華立法夷三族其吞僣之端誅鋤之勢其興而且暴也已見于肇宇之初夫宗周之危也借秦以救而共王列辟之患卽生于所救事權倚伏利害胡相百也是故建邦禦戎其要莫如自治迫宗周一失不特廟社人士愬相違棄實舉先王之典章名分蕩滅無遺犬羊而王中國自秦始已春秋立經世大法秦人僭等吳越乃晉録于書詠存于詩夫子殆知秦之將有天下故魏唐爲堯舜禹之舊都而秦次之非以秦繼帝王也謂帝王之天下將入于秦蓋痛之至也

車鄰

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此詩云秦之誠也夫子以冠秦風垂戒深已秦始以車馬相誇而寵也馳驟取天下不出此耳嘗及牛馬非謂是與設寺人爲宦而其後君或學于宦人宦者從出兵拜官蓋景監薦商鞅變法流禍趙高殺丞相殺太子扶蘇且未見而使之傳令此䏽越天下矯制詐僞之大端也既見並坐固戎翟之俗猶庶幾平易相親可以戮力進說然或躡足附耳尊卑無別則人情厭之其卒遂高居稱朕聞聲若鬼神督責臣下不可嚮邇矣鼓瑟鼓簧與昔之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唱烏烏快耳目者誠有間乃以視靡歌喜起何如也至曰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所謂樂者徒見氣象方新人情踴躍有忼慨浩邁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之意然而儆戒叢脞示告風慾此意蕩然其後遂不屑監門臣虜尋一日之樂而已亡矣始皇崇尚法律燒絕詩書并其祖宗此等詩亦未能是而情事懸合有若操券雖然之數弊者豈獨驗于秦哉

白顚卽的顱易震曰其于馬也爲的顙莊子曰齊之以月題孔氏曰今之戴星禮曰馬之最貴者荆公云名馬也馬政論乘之凶則玄德所謂妨王者○寺人易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備其官或男女生而隱宮者或被刑者兼用以掌女宮之戒守中門之禁時啓閉幾出入謹房室掃門庭巷伯閹尹內豎中涓閽人內小臣寺人皆官名周禮漿醢饎稾等各有分職○後二章總以可樂之象爲興箋喻君臣各得其宜然此文法詩中多矣推之不盡合朱子每着則矣字自有興起人處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秦人語亦出于經○阪說文云山脅也按三秦記隴阪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于經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稀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百年曰期○楊有青白黃赤四種此蓋白楊也一名高飛

干霄拂雲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〇鄰本作轔寺作侍令
韓詩作伶

駟驖

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秦詩每直致而每章每句都有力如此詩起語便自壯徒
秦故夷落也射獵乃其習至以犬從餘豈蒐狩教民之意此處不
重搬見乃是立國方新人情樂附出田之際倍有得意且其所陳
者止此其所缺者自見

驖雖色亦堅壯之名馭驚王鞭馭悍王轡令轡得從容亦良馬也
轡本御者所執在手見操縱由手善御自在漢書作四载〇媚子

從公所謂射夫同而賓客御者安在哉〇公曰二句亦詭遇貪獲
非聽其不用命者拔矢末與弦會處考工記矢人爲矢夾其陰陽
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比即拔也

末章頗見從容整理之意箋倒本未獵之前言之按田則于囿如
秦之具囿常田所也囿必在郊藪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其
去國近也箋說似可通〇四馬按天子馬六種馬戎馬齊馬道馬
田馬駑馬諸侯四馬古未詳鄭云去種戎意斷之詞輶車二句頗
是點景言之若說定以車載犬則車不爲載犬設且車上所載亦
不止一犬也二語聲律不和亦是泰中累句〇載箋云始也謂始
試之〇獫說文黒犬黄頭短喙者獢善守而多吠此其爲歇驕也

歇韓詩作猲獢戴岷隱以歇其驕性爲解蓋取既閑相應亦嫌章
法伍得無禮故爲是說

小戎

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
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按舜徙三苗于三危其後爲犬戎蓋姜姓也續博物志戎究也其
類六綿地千里其兵長于山谷短于平地秦繆公得由余而覇余
戎人戎殺秦之祖仲先又滅其祖之族成攻弑幽王詩有義戰其
小戎之謂乎秦武事最烈一婦人能更僕數其制是其兵也習已
雖娘子軍亦克已含神霧云秦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膫白色

秀身其言舌舉而仰音中商讀此詩亦可見

小戎當是士大夫車非卒徒之車俴者從後至前之度非謂上下
閒造車之法莫先于收周禮謂之隧蓋輿下左右前後各横一木
並可謂軫（孔疏軫前後横木也說文軫輿後木也考之于禮車前横木不聞名軫）中布板謂之車床
四角植木謂輢輢前及兩旁上各横一木謂之較較下又各横一
木而前者謂軾軾中前植一木謂之轛左右軾當中亦各植一木
謂之軹（此與轂頭之軹別）其較與軾惟後不設便人從後升車三面材總
謂之軓（从凡音範）以板掩之謂之陰毛公釋此軓云由輈以上爲軓板
垂輈是也凡此可以載物而收之爲用完矣前板之兩端各用鐶
維靷爲兩驂引車最着力處左右軫之兩旁上有伏兔謂之轐所

以傳輪之橫軸輿下橫木與輪軸爲十字在四軫中謂之轅轅至前軫前曲上謂之輈輈即軏也亦謂之朝輈長一丈四尺四寸上爲頸下爲踵其曲處每尺所一束其端鈎衡衡懸兩服頸上鈌去七寸以扼馬領爲服馬曳車着力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是其所爲梁也轂之末謂之軌从九美反龜即轊也亦名軹是轂之小穿○梁輈句爲服馬引車之制陰靷句爲驂馬引車之制游環脅驅是分調驂服之制游環集註靷環則并兩驂之靷續于陰板者亦從環中透來服馬之轡亦貫其中是每環有一靷三轡矣以皮限脅不特驂不能入即服亦不能出故此句是調度四馬而非止爲驂也○靷本作靳鋈說文茨○易震爲馵足蓋取其蹀馬政論亦

謂之凶大抵物之吉凶人意爲耳如駁駁不入牲而秦人貴之○玉之精名曰委然水方折者有玉亦如雄冠黃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純漆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瑜不相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在其板屋有以制戎可知亂我心曲豈似閨情語有成敗未可必意襄公此行實無功○轡雖一名有銜勒羈靮鞚之類以成其用○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其用馬有準已○龍之言萌也小則如蠶蠋聲而聽以角其胖見百里之芥然不見石聲如戛銅盤鱗八十一純陽九九之數也剖

卵于陵性愛炸及空青嗜燒燕畏五色綵說原有三停九似之說謂首尾腰皆勻也駝頭鹿角鬼眼牛耳虵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無尺木不能升天頭上如博山形是謂神龍其他應龍潛龍困龍蟄龍土龍毒龍孽龍如董父所豢劉累所御張華所食金翅鳥所啄皆未化之龍豈易乾所稱者哉○盾遯也制有五或木或革爲之蓋象招搖其名未盡詳干伐櫓恐是其三黃氏曰車廣故兩盾合蔽非防毀也按五盾當非盡以衛車備破之說是否未可知盾之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也以紛○觼軜者驂外兩轡已貫于游環執之若驂欲入則制于脅驅內轡不須把故繫式前有舌之環使轡不濕○群之爲和

以凡物能群必和也○厹矛書曰二人執惠一人執銳惠者矛有三叉銳亦矛屬厹釋文厹○鐓取其鐓地曲禮進矛戟者前其鐓○伐本作瞂韔作暢○鏤膺固取其飾以金亦取其堅○閉者弛即檠之考工記所謂奠體則張不流說文作柲周禮注作䩛○厭厭只是沉默深潛不暴露不輕揚也列女傳作愔愔○秩秩德音言其聲稱之達也

蒹葭

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詩說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

呂氏鄭氏皆從舊說首二句言蒹葭待露始成民待禮始服伊人

知禮之賢人下四句言逆而致之則難順而求之則易蓋君子居其地則因其俗人君與民爲政道亦當然而况周之禮必當從秦然此義固正而非詩之情事朱子謂其穿鑿固然朱公遷曰秦無男女淫奔亦無尊賢好德之風豈朋友相念而作歟夫何地無賢岐豐雜鄗之間安知無隱桑遺响乎然玩其語氣一往寄情瀟洒而凄凉深長而浩渺有非偶人惜别之常者豈宗邦淪棄其間賢人君子有西方美人之慨乎是則子虛亡是公之祖已

蒹葭相類蒹謂之荻又謂之薍葭則蘆之小者蒹强而葭弱蒹高而葭短蒹細實可爲簾其根旁行盤互故从兼从狄从亂陸疏又云蒹水草牛食之肥不知自其始生抑别一種○月令孟秋白露

降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露從地而上雨故从路八月朔早作五明橐收百草頭露洗目月明陽氣伏白露爲霜霜之爲言亡也物成而終也○遡洄四語畢竟非不可得之意且天下亦無是物理古人詩亦無孟浪懸空○湄釋名眉也臨水如眉臨目又水草相連如目有毛○右字無不相直之義疑左字之誤古稱相左且韻協○遡爾雅泝說文溯凄凄毛本萋萋釋文同躋本作隮坻作菀

終南

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襄之世未能復周故序云戒勸特未知果作于襄否也

終南李善云關中山總名如曰秦嶺秦川一云在天之中居都之南又名中南左傳中南九州之險也其中金銀鐵瑘琳瑻玕樟檀異類之物百工取給焉按此山西京西征二賦稱之及郴郴州所記西至隴首東至太華當是一山各山有畢道卽堂也文武成康萃于此楊王孫亦裸葬此周都面山故天保祝君斯千考室家父刺尹皆舉此山如齊之南山曹之南山傳就本國言之○條本作樤𣗥雅柚也柚渡淮爲枳爾雅槄也卽山榎亦詁山楸從孔疏耳是柚與槄楸皆得名條按禹貢厥木惟條是木之長者咸得稱條但此對梅而言當是槄槄與楸據疏一木○梅非和羹鹽實之梅

孫炎云荆州曰梅楊州曰柟陸璣釋此梅爲柟似豫章木按陳文帝常出柟木造戰艦新城上庸蜀皆多柟終南與此地通梅應是柟草木同名異種者甚多若在詩中尤當問其土宜○至止不必云至終南之下○夫容與貌章身飾物之大端也見其衣又覩其顏卽曰其君也哉大車毳衣之輿亦然固知一裘三十年眞侏儒之相而闒冗猥寢者無以立於民上也○錦衣狐裘集註引玉藻狐白裘鄭氏以皮弁服用白故取以稱裘按狐白之貴久矣天下有粹白之裘而無粹白之狐昔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難其重如此詩第曰狐裘而孔子亦狐貉以居故陳祥道以此爲燕服亦可通夫秦之無禮久矣且自變

風以來奢儉不一名分倒懸何有一服飾閒而儒先每處訟求其合縱求其合如漢儒之禮有非周公之禮者況如狐白本上下可通服者哉○渥丹草名花甚紅諸丹莫及丹韓作赬又作沰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賛生家服丹砂者其害甚酷○紀傳云基也朱註廉角處是推紀字意解之崔本作屺○黻衣繡裳言繡黻于裳裳亦衣也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漢韋賢傳亞古弗字因謂之黻考工記黑與青繡之其文亞○佩玉禮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水蒼玉而純組綬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詩每曰不忘凡人非久親非有德即使人遺忘

黃鳥

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按輕生尚氣秦俗實然至獻公始以國法禁從死則其初由君有命卽以願殉爲義也應劭曰穆公與群臣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三良皆許諾王粲詩受恩良不貲焉得不相隨陶潛詩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皆于三良無貶辭也李德裕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當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蘇子瞻和陶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是三子惡得無罪又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子安足希蓋併罪康公與柳子厚詩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正同陳鳥飛曰屬纊方亂未可盡從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帷堂方懸不可復請而遽行之是不仁也蓋專責康公孫太

山之議亦然今觀穆公之于晉也怨其君而不忍饑其民于敗軍也自悔其過而不殺三大夫故東坡過其墓曰豈有忍用其良之理蓋爲穆公辨夫合葬周公之命也成王猶違之況殉死何事而穆公初不之禁雖賢罔蔽其辜至其或出于飲醉或出于亂命尤不足論朱子曰觀臨穴惴惴則是驅而納之非三子自願然舊說以臨穴惴惴爲國人哀傷之狀此亦不足辨第使三子誠諾于同飲則其死也久已自取國人緣何痛恤之甚總之專罪康公最得事後之情昔孔子以作俑爲無後而嬴絕于呂呂卽亡于秦曹操置發塚中郎而魏卽亡于晉故曰畏聖人之言

毛公杜元凱皆以人不如物爲輿淵明詩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則是止非其所如桑楚亦人所采刈者雖然良禽擇木良士擇君故答人于此詩有三歎云○奄息言忽然而有生機仲行言行常伸鍼如晉人鍼衛莊子之鍼是力能刺虎○防障水之名○括地志穆公冢在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

晨風

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詩說秦君遇賢始勤終怠故作是詩

秦詩廉勁婦人雄聲乃爾乎古說似長昔王子擊好此詩而慈父感悟則又在語言之外已朱註引瀞婦之歌當是改序張本首二句傳意賢人往穆公如鳥投林次二句言穆好賢如何二句

言今則忘之矣指康公也下以山隰所宜有喻國宜有賢○晨風狀類雞性好風晨有風則搖翅草木子云能搏鴛雁而反受逐于鸛鵲物皆以智相高不獨力也莊子曰鷄爲鸇鸇爲布穀久復爲鷄鹵鶩之性難消如此埤雅則云鷂去來有時似未審其變化耳○北林據所見言○欽欽爲敬以狀想慕意○櫟通名爲柞爲栩爲杼木之無火者其實爲橡斗子枕中記謂其非果非穀煮食最益人心無氣而受氣無味而受味消食止痢令人强健又搏以爲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爲羹肥如胡麻羹其殼染皂○六駮崔正熊以爲樹名皮青白多駁犖遙視如馬之駁吳都賦驀六駮徐鉉云晉侯乘駮徐琳云借翰于晨風假足于六駮李白詩六駮猛如虎駮从交今本从㕛訛○檖木有文者細密如羅赤欏文棘白欏文綏其子似梨梁寅云小酢可食○說文鴥作鴪晨作鷐鬱作宛檖本遂

無衣

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讀此而嘆西都之民周實棄之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軍師先王所以致此非一日故矣朱子遽云爲秦所變若然何能念王哉鼂錯有云合刃之急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業三曰利器用要其後以百二之都加以小戎之銛鋒無衣之練士囂然未已其于東周寧止爲敵國直有拔山舉冉之風斯眞秦之民耳左傳申包胥

乞師穆公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蓋一韻一頓首依此想其槪慷見激烈

三衣字不同袍什名苞也苞內衣也王藻云纊(新綿)爲襺縕(舊絮)爲袍○戈什名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柲(柄)六尺有六寸其下鐏援(直刃)長八寸胡(横刃)四寸接柲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澤說文作襗袴也按此澤當是鄙袒裁足覆胸背者○戟什名枝也旁有枝格也考工記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禮書戟有三鋒能兼五兵其下鐓○甲古者兜爲之曰介曰函是也后世以金爲因名鎧○兵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渭陽

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詩數言耳平平敍來無限委曲淡淡寫出種種深至所謂無味之味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當爲秦風第一篇文亦變風以來第一篇文也說者不必將秦晉後事牽擾亦不須替他周旋依却本文便使人形膜渙然天性勃現輔氏所云良心之發其言如是者也

舅之言舊尊長之稱氏非姓也因姓以別其次也○渭陽水之北也雍在渭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李義山以母在呼舅作渭陽爲

時人用詩一諷正猶稱生人之名曰諱○路車按巾車玉路惟天子得乘外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皆諸侯封車也故總名路白虎通路大也正道也言人君行道德之正也秦車名金根○瑰玉離二件總是佩范氏處義曰以瓊瑰爲佩也句法與黻衣繡裳正同穆姬乃文公異母姊也文公返國時年已六十有二秦以革車五伯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送之入晉初穆公獲晉惠公以歸夫人衰絰涕泣而爲之請然則重耳至晉秦姬夙心康公反憶母心故有是言朱子云穆姬之卒未可考嚴粲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是思母也如此解經最活最中情事康公卽位文公已卒序及其卽位指文公言如母見其卽位也

權輿

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何許賢乎何屑屑而不去又何言之率爾且鄙也周之士驕秦之士賤相漸故然馴至其後而客逐矣而儒坑矣則又此詩爲之權輿也乎

夏傳大也屋箕具也渠渠猶勤勤言食以大具勤勤然此肉食之俎楊雄法言夏屋之帡幪說此者遂以爲屋宇王肅亦然如禮周房俎頌大房又童子幘無屋王莽禿幘加屋陳櫨方屋而高亦謂房屋耶○簋考工記瓬人爲之應屬瓦器易損卦注離曰巽木是其器圓以木爲之考工記豆實三而成觳簋實一觳是一斗二升三禮圖又云容一升然則陶埴大小並可通與管仲鏤簋君子以爲濫惟人君全鏤大夫士刻龜形于蓋禮食六簋或八簋至十有二今云每食是燕食也故用四易二簋用享則至約而惟其誠者○嚴華谷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爾雅末句不字上有胡字

陳

昔舜居嬀水故胡公滿姓嬀樂記曰武王未下車封帝舜後于陳

音田 傳申公犀侯相公皐羊孝公突慎公圉戎幽公寧僖公孝武公靈夷公說平公燮文公圉桓公鮑弟佗殺世子免而自立蔡人殺佗立免之子躍是爲厲公子完奔齊歷莊公林宣公杵臼穆公款

共公朔靈公平國爲徵舒所弒成公午哀公弱司徒招與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嬖子留楚滅陳又立偃師之子吳是爲惠公傳懷公柳滑公越滅于楚是年孔子卒

愚按陳爲三恪之尊大姬親沐大姒之化詎以無子故顓靜禱祠變風卽原于此且史趙稱胡公不淫當其時豈非以賢配賢哉乃俗之敝鬼自宮中出亦異已季札曰國亡主其能久乎然亡于陳而昌于齊天之祚明德何遠也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而變風訖于陳靈蓋其君臣聚麀以至破弒世變已極次于秦其夷之也詩爲教于衽席之上而亦以此終陳靈之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曰是可止已又按周禮有巫覡之官相傳大姬用史巫從嬀滿

會王孫于豐以伐紂今鄠縣七里有胡公臬為大姬治師之地後封于陳說者謂亂臣十人有婦人焉當數大姬也又其地有桑落釀酒特美孔子絕糧正此處

宛丘

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傳云大夫箋斥君○湯楚詞作蕩○宛丘毛釋中央下仲達李巡孫炎並同郭河東獨謂中央高孔疏辨其非按爾雅列諸丘未見中央高者若中央下則上文已有水潦所止泥丘其曰宛中宛丘嫌人未明故下文云丘上有丘為宛丘是中隆矣諸家不省一為字遂不了此義爾雅又云天下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說者以衛陳之頃宛當其二然則此丘故可樂也○袁仁云而汝也言汝無責望之乃所以深望之耳亦得風人之致但語氣似未然○擊鼓擊缶總是節樂蓋為舞之節也○鷺目成而受胎性戒露欲取魚則弭其頂上長毛故云鷺掩絲而窺魚姚鏴云白鷺能碁古稱白接離即此毛為之○缶乃上古之器急就篇注大腹而斂口易云不鼓缶而歌則是樂器又云樽酒簋貳用缶是禮器五獻之尊[illegible]外缶是酒器宋灾具綆缶是汲器總一物當數用耳至缶以[illegible]樂其來已久春秋外傳缶絲尚宮呂不韋曰堯使質以麋鼇[illegible]而鼓之史記相如請秦王鼓缶墨子云農夫息于吟缶楊[illegible]酒後耳熱仰天鼓缶淮南子窮鄉之社扣甕擊缶徐幹論曰

聽黃鐘之音知擊缶之細其他如莊子鼓盆王處仲擊唾壺亦皆其類又唐郭道源善擊缶用越甌邢瓶一十二旋加減以箸擊之其音韻妙于方響愚按缶上口當有幎蓋方可鼓○翿爾雅纛

東門之枌

序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曰東門又曰宛丘曰南方之原又曰市既有子仲之子又有不績麻者又有以鬷邁者既曰于差又曰于逝可見無地不聚無人不舞無日不遊集註聚會者自作蓋緣爾我之稱也然爾我人衆通辭耳或以為非自作蓋緣不績之云也似近之傳以子仲為大夫

氏若微末者不足顯其姓名故云大夫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豈此人上祖有字子仲者與又以次章之原為大夫春秋季友如陳葬原仲亦一証箋以首章為男次章為女末章雜言男女凡此總無從考

枌榆皆多陰者榆性扇地所扇與木等故其下特無生植而可就息焉○婆說文媻○穀旦疏云無陰雲風雨差韓詩嗟按差字有數義今俗借作役使之差外如易差之毫厘舛也孟愛無差等次也雅既差我馬擇也禮御者差沐淅米汁也則于差有二說一為整首飾頟一為欲游之急不及炊以漸往也又莊子自差觀之其義為觀解此處尤便然除役舛二義餘並可通朱註用擇較穩但

差之爲擇本就馬有不齊故解其意非正訓也○麻一名枲女作
纖微典枲謂之苦工三變成衣生成形一變也漚取皮二變也積
成爲縷三變也九歌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此牡麻之
華味香服食可長年○緵傳數也疏云麻縷之總每數一升用絲
紀之然則持其業而往似貿絲之珉也或以爲頻數之意箋男女
總集同行集註用之○荍爾雅蚍衃郭云今荊葵謝氏云小草多
花少葉葉翹起濮氏曰蚍衃紫荊也春時葉未生開花紫色自根
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甚蠛寞玩爾雅所名濮說或是然紫荊木
類而荍从草

衡門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朱子云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傳首
章喻言國雖小有可爲次二章何必大國然後可爲箋更說用賢
總無甚意義朱註本韓詩外傳但彼子夏之言夫子之與又似斷
章取義通詩可以字豈其字必字相呼成篇另一格也居游食色
等雖不是借言然作者之味自廣徐咏罕譬乃達其旨○風之淫
鄭衛陳爲極而鄭有東門衛有考槃陳有衡門皆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人欲場中一帖清凉散也乃更受用
泌之二句孫鑛云是感激立志忼壯不息之喻此意佳與集註別
蓋泌非水名是泉之狹流涓涓不息至洋洋然故李泌字長源朱
子論學云嘗觀分水嶺之水初流甚細行一二日漸大到建陽遂
成洪溪亦此意○樂本作藥○魴鯉魚之貴者里語云洛鯉河魴
貴于牛羊神農書鯉爲魚最爾雅什魚以鯉冠篇一名穉龍

東門之池

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反覆道之見其悅且慕也首二句傳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
教○東門池水經注陳城東門內有池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
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凡池中置牛骨
水不涸○池漚之法先作小束晝晒夜露五七日自然潔白取紡
成纑同石灰煮熟濯淨用曲薄平鋪水面攤纑于上半浸半晒候

極白方織亦有成布後始練白者○姬爲周姓陳本元女故稱淑
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此在後代可耳當時應不然○晤傳
遇也箋對也朱註猶解也猶非正訓而義亦全故知說詩即一字
亦當活也晤言者同心之言顧動聽授語交答也○紵本作苧科
生宿根在土不再種一歲可三收剝之以鐵若石挾之皮自脫得
其裡煮之成紵布○菅即苕也華有黃白黃爲蒯白爲菅菅可爲
屨苕非陵苕亦非苕饒

東門之揚

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朱子舊註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即所見起興○揚之字甲早于

他木葉盛如此毛鄭以爲三月時牂牂肺肺實字虛用牂牂則葉堅起肺肺則葉展潤而厚蓋時晩之極矣晳晳白而失光又晏于煌煌

墓門

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民焉

按佗字五父殺桓公之子免自立淫于蔡爲蔡人所殺世家云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免又以佗爲厲公躍爲利公躍立五月卒皆馬史之誤左傳載佗勸陳侯親仁善鄰之言中于事理其初殆非昏愚者后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知其不免數年間耳蠱壞如是

程子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

焉今佗不良而不能去自背誰如是乎此追咎佗幼時不擇師傅致成其惡埤雅云墓門旣非梅之所宜生而鴞之爲物亦非梅之所能養猶之陳佗無良師以至不義且鴞所鳴民將有禍則惡加于萬民之譬也蘇穎濵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亂故追咎公言有棘不斯我恐汝歿而棘害汝墓也鴞集于梅梅將得全乎言求太子之無危不可得矣蓋以墓門爲桓公巳歿亦意之之辭傳箋之意則斧能斯棘以喩善人方能化佗也梅雖嘉木然生于墓則鴞自至以喩佗亦有良心然習于惡則惡矣夫也者傳也郊特牲云夫以知帥人者也不巳不誅退此惡師也訊者告言其師之惡○按諸說紛紛程以首二句主自治言埤雅意不甚貫蘇說棘與鴞是巳所言墓門及梅似傷鑿朱註但取之字相應甚無味且卽興亦宜到末或云以墓門爲興者人而無良近于歿亡也大抵棘與鴞正指不良之人斧以斯之言宜誅絶也次章自是不善人爲害特未知所謂梅者安指耳若果是刺佗則毛鄭解爲優其不巳之云或云巳此陳佗或云巳此惡師然集註優誰昔然或云誰人昔使之追言昔之相處者非善人也註照什訓文亦便

墓言孝子所慕處闕里志孔子墓無枳棘唐紀魏徵狄仁傑墓棘皆直不歧○誰郭璞云發語詞○梅傳枏也列女傳作棘○鴞大如斑鳩綠色不孝之鳥又搏鳥子其肉甚美可爲羮臛莊子云見

彈而求鴞炙○訊韓詩諫也一本作誶

防有鵲巢

序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詩說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

舊以予美指宣公考亭曰此非刺其君之詩

蘇氏曰首句言衆鳥得而居之衆人得而踐之次句言衆得而采之歐陽脩曰鵲巢以漸而搆成苕饒以蔓而牽引中唐非一甓積累而成綬草非一色雜組而就故以興讒言鄭箋以所有者爲處勢自然朱註類之

周禮稍人以防止水是隨地皆有也巢當在防上之木毛長云防

邑也郡國志注邛地在陳縣北有防亭○孔疏鷊畏人而近人若一名翹饒廷于高故言○唐者大言也唐弓亦爲大廟堂至門之徑以甓峻其中央所以去水甓郭云今甋甎○鷊綬草本或作鶪又作鶃又作鷊一鳥名也亦云吐綬鳥又稱錦帶功曹咽下有囊具五色余嘗見之其囊或縮或吐○誰侜予美照序是有人將巳譸張于予美譖于他人今北人猶呼欺誑爲侜濮一之曰有裝載增加之意○美韓作娓

月出

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詩說朋友相期不至而作

呂氏曰此詩用字聱牙其方言與愚觀樂則淫哀則傷陳風尤著矣夫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絶欲辭屑結也屑也于此作可見焉○月下曠懷易發私情亦易生欲之賊人憯于戈矛勞心如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矣張方平諫書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讀此詩知其害也豐城朱氏曰設移此心以好賢將何求不獲哉○皎者明融皓者潔素照者輝朗僚言其美好懰言其飄脫燎言其光艷窈糾言幽思深結懮受言憂心煩積天紹言中情急促悄然其心之隱愁也慅然其心之騷動也慘然其心之苦切也○皎本作皦佼作姣僚作嫽懰群經音辨作劉本作懰慘作懆

株林

序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夏姬鄭穆公女貉之妹也初嫁陳大夫御叔叔之祖有字子夏者因以爲姓株其私邑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衷姬之衵服以戲于朝後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舒病之射公于廐殺之楚遂入陳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而止公子側欲取之臣曰是不祥之人也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轘子南出孔儀喪陳國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王以嫁襄老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屈巫使齊將取姬乃盡室以行申叔跪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室

以逃者也卒取夏姬奔晉後爲子重子反滅其族叔向取其女生食我亦滅羊舌氏按徵舒能殺人則姬當四十餘歲至巫臣竊取時蓋六十餘巳復生女諺云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呂成公曰或問靈公何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公則牴賴之曰我非之株林從夏南爲淫行自之他耳然而乘馬則稅于株矣乘駒又朝食于株矣乘馬乘駒蓋公與孔儀所乘此本非面質詩人故爲是言○王氏以株爲邑名林與野則邑外也曰朝食則極夕可知

澤陂

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所美者不知爲男爲女想所居近盈盈一水觀無爲兩字其淫蕩
極矣王氏曰株林之應也朱註以美物相佞爲興但解語未協詩
氣○蒲香潔之草荷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滂沱言如雨之
盛也○荷樊光汪爾雅作茄傷魯詩陽菡本作萏又作歁萏作歁
儼韓作嬌汪重頤也輾作展
按列國惟陳詩最後然猶在孔子未生之前也春秋成於獲麟時
爲魯哀十四年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風亦亡非止謂雅亡亦
非黍離降爲國風故云也

檜 一作鄶又作會

世本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有子六人第六子季連爲楚之祖第
四子會人鄶祖也其封系未詳據王子雍子爵按重黎二人馬遷
合爲一人謬檜當是黎後其地北鄰于虢史伯曰虢叔恃勢鄶仲
恃險皆有驕奢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史解云昔有鄶仲喬儉減
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據二說各異然其病亦相因鄭譜以
爲夷厲間變風作亦安知非丁幽王然觀其西歸之咏則時世概
可見矣鄭併鄶而詩獨逵于鄭者鄶詩不爲鄭作且其聲亦不相
類也後于陳者以國最小故季札自鄶以下無譏且鄶曹皆有思
王之歌處之後以溯前爾

羔裘

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良道一作好絜其衣服逍
遥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凡人之情飾于外者必不足于內炫其小者必闕其大而況人君
當以德容爲華聖君惡服賢君大布之衣豈尚物色春秋小國未
有不以怙侈敗者孟云小國師大國而不以仁蓋只是放其心所
以至愚極陋終必亡而後已
此詩固不重違制亦不重修容其事只在詩中其意反在詩外鄭
箋以爲先言燕服後言朝服末章弟舉燕服則其不務政治自見
曰思曰悼總在箇中解詩如是稱爲經神不誣耳
羔裘褐以緇衣據論語則是朝服狐裘按記大蜡息民則有黃衣
狐裘又曰君子狐青裘褐以玄綃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

此經第云狐裘若狐青則大夫服且其功麁惡檜君必不然鄭王
狐黃者以狐白爲天子朝之服諸侯受賜則服檜未必有賜衣朱
王狐白者以狐黃特黃冠野服之風檜君當御其最美耳曾以詩
不言衣并詩閒觀末章則表褻爾是媟褻無禮他何待言

素冠

序刺不能三年也
凡喪禮制爲斬衰朞功之服者其文也不食旨不聞樂不處內者
其實也有其實而外飾其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
則與短喪何異服制當一以周公爲準後世所改者其失莫大于
臣子以日易月及女子三年服之制益天子達于庶人君父一也

齊宣短喪孟子喻以紾兄之臂自漢文遺詔之謬後千年間惟宋之孝宗洎我　明仁宗毅然終制其餘相率踵行恬不爲非推其意若曰嗣君與祖爲體尊無二上可以從殺云爾或則曰朝廷萬幾禮有所不便云爾又或者曰事親以實不以文爾夫天子之尊不加于所生若謂其孝與庶人異則孝如堯舜禹湯足矣何以三代共之且郊廟封覲諸典不以在制而廢即無害于萬幾豈所爭者在五色紛紜間乎藉曰服者其文耳然三年間睹物則思其人觸于目必有感于心實固未必全盡也文亦未可遽捐也女子在室爲父母三年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葢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夫　婦人生有三從嫁則從夫其不二斬者不二天也

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葢喪服有以恩服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有以義服者臣爲君之類是也故曰喪父三年喪君亦三年使民不疑也今焉既嫁雖父母亦降矣而翁姑則加一隆一殺示人可疑使人子有薄其父母之心而爲父母者亦有薄其子之心生女雖外成于夫而三年之愛男與女一也已之父母爲夫而降夫之父母又爲夫而增增者見爲義趨降者反以恩恝至于夫爲妻妾爲君俱三年嫡孫爲祖祖爲嫡孫父爲冢子亦三年父非爲子服爲祖廟服耳昔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葢妻齊已而承祧其義亦重已迺後世有不盡同者夫蕩于禮法魏晉爲甚然如嵇阮輩居喪一慟嘔血數斗

偶飲酒食肉輒見譏當時至于渝廢是故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而文之不可或苟者禮之安世人飾其文飾其可號于人者也而實之居于已者概有未盡故詩人一曰素冠隨曰欒欒然佚其文而不足則其實逾亡矣故下二章祗以服言之嗚呼不祥之衣常情之所厭見而當時賢者憂勞其不見如此是爲何心幸其一見則同歸如一是又何心此天性自然之心先王之制服制以是心而人子之爲服亦服以是心而已三年之間白駒過隙一失本心彌天大罪且人之生養往往百未盡一思之眞堪號慟故曰人未有自致者聖賢發明天下子情痛切如是而柰何執親之喪恐無親乎曾故稍參禮文家禮及輔氏吳氏諸說并服制末見附記

于此

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也葢初喪之日至朞之日不計閏凡一十三月爲小祥再朞爲大祥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也又中月而禫中仲也又仲月是又兩月不計閏凡二十七月禫祭訖從月則吉祭而樂矣是爲三年喪畢也然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易服凡六宋豐熈云二十七月除服後又必歷九月始得衣錦肉食燕樂嫁娶此全滿三十六月然則今制二十七月謂朝者亦非矣孝子之情有加無已實居三年獨無恔乎此詩所刺大約在朞之外素衣素冠毛公以爲既練之服葢小祥後用稍熟麻布爲之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縞冠是大祥之冠也鄭又以素衣爲素裳

既引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遂引朝服緇衣素裳而韠衣爲裳至素韠又云韠從裳色祥祭之服亦然總緣拘一素字謂經所云素皆用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白絹須大祥可用故也夫既練之布其色益白稱素何害論語亦曰繪事後素素不必絹也且若僅短大祥後之服是與更三年古人所謂五五斷仁者已合其制所未足者餘哀之數耳詩人作刺料未必然至其改衣爲裳如曲禮云兩手摳衣如秦詩云黻衣繡裳衣是大名裳亦得稱衣且卽素衣亦應素裳矣于義似可通然與其他借証佐旁及冠禮朝祭之禮轉轉牽合不如直就本詩亦自曉然竟從毛說爲妥素韠于既練之服雖無可考弟素冠素衣則韠自從素東萊所謂觀詩者論其大意卽詩人亦未必尚治禮記也○按朱子從鄭說以素冠爲既祥之冠則所謂素者乃白絹非白布矣而註素衣又從毛說素冠則素衣使朱子之意謂素衣爲布則與縞冠不相蒙若謂爲絹則大祥之後無服絹衣之理鄭惟因此故改衣爲裳而朱子至末章註方云素衣素裳則素韠總支吾兩無當之辭○孔仲達引閒傳注黑經白緯曰縞朱子從之今考彼注黑經白緯曰纖豈今禮本誤乎抑孔氏誤也纖乃禫祭後吉祭前之冠○棘者刺迫之木故以稱居喪骨立之人○韠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后王示不忘古始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上廣一尺象天也下廣二尺象地也加革帶博二寸

萇楚

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序蓋謂萇楚之枝柔弱牽蔓如人之多欲者矣反思始茁之時未就蔓引生意沃然此所謂赤子之心也何樂如之蘇氏曰以喻君子雖有欲而不留欲也蓋萇楚猗儺夭好似乎多情而實無知并無家室此解更佳但以爲疾君之淫則其辭過于激以爲怨已之苦則自枝而華而實爲遂生之次第自身而家而室其照應各有情朱註尤覺近人也○萇楚華紫赤色實細如棗核有桃之號故亦言夭其枝弱過一尺輒緣別草鄭氏乃云始生正直故長大不妄尋蔓誤矣欲取正直不蔓何必此草一云有兩羊桃其一種華實皆連理○萇爾雅長猗儺楚詞旖旎

匪風

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患而思周道焉

黃氏曰周家得民于此見之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周中興

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輕疾非有道之車韓外傳曰當成周有道陰陽調寒暑平群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云云王潛夫亦云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按古說如此照朱註則風車急疾何緣中心怛弔但周道二字舊說似穿鑿愚意凡道閒風車震宕則不安難行今無此二者而一望周道其不寧難行如

有此二者故傷之葢幽厲之虐一時景象暴惡凌轢實當似之至亨魚之典毛以爲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矣西歸之望與得賢人往仕以治民也亨鮮之喻至今爲美談其云煩數亦有合于當時但亨魚易能朱註自有感發人處看上二章氣勢則其不欲歸者猶菀柳之懼尚非晝爛宵錦人所不見時也回首曰顧正視曰瞻怛者驚痛之意○嘌傳云無節度也由疾故無鸞和之節當是車聲令註失之○鬵大釜按甑曰鬵鬲亦有名鬵者此惟王享非食具○怛韓作䫦飄卽猋字說文典或作票漑說文槪

曹

曹叔始封伯爵傳大伯脾仲君平宮伯侯孝伯雲當周厲王夷伯喜幽伯彊戴伯蘇惠伯兕弟武又弒世子碩甫代立是爲穆公桓公終生莊公夕姑釐公赤昭公班共公襄被晉虜已復歸文公壽宣公廬成公負芻武公勝平公須悼公午囚于宋聲公野弟通弒之自立爲隱公弟露又弒之自立爲靖公子伯陽爲宋滅

昔堯嘗遊成陽葢薨于此焉而舜亦漁雷澤故其遺風厚重猶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土地勍險處魯衛之間寡于爨難末乃富而無教遂更驕侈當周惠襄時而變風作矣夫人情困窮則思治房喜亦云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夫子繫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繫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則春秋之終其相次于風之末也有以哉

蜉蝣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昔堯舜傳心故魏唐之詩曰憂思曰褊心皆以心言至曹詩四篇而兩篇實言心學人心之體無所不包無所不屆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是堯舜未嘗死也若一息不存則一息已死若終其身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則百年直旦莫耳令其人至如朝生暮死之物此所謂心死其何能久讀詩至此可見至有常者人之心生爲英死爲神可也至無常者人之身朝可生夕可死者也心既放矣詩

人固有攝心之法故欲其於我歸歸字畧讀處者先令安處然後靜息息如孟日夜之所息又必開發要道使之蔽去而理明故曰說說叶入聲豈作舍息解

蜉蝣言生舜華言色蒲水言履與戎言口危乎危哉○夏小正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說文云以其有浮游之義故名其角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小有文采豬好啖之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謂之糞壤蝎虫淮南子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死廣志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此似另一種○傳云蜉蝣朝生暮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衣裳麻衣朱註卽貼蜉蝣未是詩人蚤見其人禍亡之無日以爲浮生俄頃不重在好絜衣服時說下二句云

欲與從容朝夕所謂習與正人居意此亦是無安頓中討箇出落呂伯恭云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蓋謂賢者見其主孤立于上已或同姓之臣其勢其義有可爲者故憂之深而討之容如是倘所刺果曹君或者其說有當特所引申亥事則此篇舊屬昭公雖未知果否而其下篇候人方爲共公舍靈王距此甚遠詩人何遽尋此樣先是如共和之匡太子亦其証也序云將無所依蓋由于任小人凡小人首禍至勢難解亦且立而觀之逃而去之耳不則反因而梃之耳共其樂者豈共其憂哉人主好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聚無法故奢序似于經文無當而獎所由來炯如矣○楚楚說文黼黼○掘閱鄭云掘地解閱言掘地而出開解悅

懌喻朝夕變易衣色上云采采此云如雪故也解閱初本鮮閱掘說文作堀从土中出也一云掘閱挑撥貌一云閱者升翔也管子云掘閱得玉王雪山疑當時常談如此○麻衣鄭謂深衣諸侯夕所服用十五升布爲之當以采純必鍛濯灰治故得如雪

候人

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首章傳云賢者官不過候人蘇眉山則云言其如是之材而已何爲而寵之乎觀兩彼字傳爲近之然果賢者豈受戈祋而不去故朱從與夫國亂則多官多官則民害曹以蕞爾而滿路皆官故以候人爲興○候人周禮夏官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人此王國之數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候賓客有四方來者則致之于朝及歸送之于境何戈祋者其徒也○芾卽韠也或作韍韍紱紼並同又稱韐鄭云冕服爲芾祭服爲韍其餘謂之韠名物疏一命之士爵弁亦稱縕紱則非冕服獨稱賈公彦云雅南征朝會有朱芾赤芾則非獨祭服左傳疏又謂韠以色別韍乃加文飾者亦未然諸書各字通用正不必紛紛

二三章鵜在梁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疏義曰鵜處所不當處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則身不稱或云鵜之于魚勤矣出入泥塗翕受溷濁而後得魚今集于梁之上竊人之魚乃味翼之不濡以言小人非有功勞而飽祿也○鵜爾雅

鵜鶘原始云鵜形似鴨其脚連尾不能陸行常在水其膺瑩鐵方言曰鵜野鳧甚小好沒水中陸璣云鵜鶘似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群共抒水滿其胡棄之水竭乃食本草云身是水沫惟胸前有肉其皮袋中盛水養魚前漢志鵜鶘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爲水鳥按諸書鵜與鵜鶘當爲兩種據原始方言則所謂處非其所者爲得矣○媾言其好合如婚媾然不遂言終不愜所望昔人有云凡事不可與小人謀用小人者畢竟如此

四章傳云薈蔚雲與貌蓋雲氣雜草木尤蒙霧也註解其半耳箋小雲初升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在位終不能成其德教曾意林

木鬱茂而樵牧朝隮小人畢知趨利而幽居者特飢也○曹南山
一統志在兖州府曹州南春秋盟于曹南是此○殺禮記注僅靈
恩集註俱作綴彼其禮作彼記國語彼已薈說文嬒變作嬒
按曹伯之見執于晉也有豎侯獳貨筮史得解用小人之效見于
豎筮使其早用君子也亦無係此效也已此與齊之田文以雞鳴
狗盜脫于虎狼秦者何異及伯陽之初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
宮謀亡曹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其後彊以弋獵被寵晉師入曹
將返曹人詬之致還滅曹小人之禍章章如是太史公曰余尋曹
叔之夢豈不欲延其祀者哉孟子謂蔽賢者不祥其信然矣

鳲鳩

序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據序則淑人君子當言淑民之君子毛鄭孔疏俱不言此漏義也
疏意首章但云七子下章各言所在是鳲鳩均養之使得飛處以
刺在位養民不能如鳲鳩
此詩理學深微事類明正可括經書大義以蕞爾小國有能作此
者如衛淇澳猶承沐膚聖賢之季其何所興起乎宜曾子作傳與
文武之詩並歌而曹不能用是人為可歎也
首章解者紛紛如傳云執義則用心固益以儀為義也其語直可
翼經後儒或云就其儀之一知其心之結或云儀一由心結或云
儀之一卽心之結各以為得詩之旨愚謂論理總不相妨論詩則
兩句各自對說不須綴合未嘗不貫益理有理致當得其致詩有
詩法貴存其法無理外之詩只須詠詩無詩外之理不必執理
二章或云根儀字或云根心字論理亦通然總不必若要根儀其
帶其弁卽是儀若要說心其帶其弁便是心矣且通詩儀字是模
範規矩之意不定指衣服間○騏說文璂亦作琪周禮注綦
三四章其儀足以表正四國則民自不能忘胡不萬年言此君子
常在人心目間安有敝朽之日非祝壽之說亦非得天之說益無
恒者其人易亡有常者其人難滅譬如嬰孩之貌日異而月不同
故轉面想之卽恍惚莫記成人之後其骨格已定雖歲月之隔猶
堪肖像有常儀的之君子其道猶然也人人見其儀人人偏為爾

儀安有亡之日哉
鳲鳩卽鳥官平水土者仲春之時鷙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
如痴而化故曰尸也漢書卽作尸从九者形變一而始九究復變
而之一物窮反本也故復為布穀承叔云今所謂布穀與鳩絕異
按鳩之類不一而變化更多故諸家于詩各鳩雖辨終淆卽月令
之鳴鳩已各自為說矣格物之難如此

下泉

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此詩益倣小雅大東之三章黍苗之首章而成篇古人不嫌相襲
亦集古之祖也前三章衰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章榮盛相似而

語亦相呼故俱作比而興但隨文說下兩者皆在水宜滋物洌而下則傷物且叢生之茂者亦害之是更無得所浸本作寖念周者念其盛非念其衰○稂陸疏禾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羅氏云惡草也魯仲孫它以飼馬按若禾之未成亦是禾矣何云惡草又能幾多而堪馬餘本草有狼尾草似茅作穗生澤地今詩云苞當是此也稂莠並稱莠爲狗尾稂爲狼尾從類可信○蓍科生生便條直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多者三五十莖花如菊實主益氣聰明傳曰王道得而蓍長丈蒲百莖其下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草植三百六十蓍爲之長草之最壽者故从耆亦能先知筮必浴之○黍之苗也暴雨之項一蒸

于日則稿矣故以陰雨爲善膏讀去聲內則脂膏以膏之同○郇伯左傳文之昭也鄭故云文王之子服虔云郇在解縣東竹書紀年秦園令狐次舍于郇其地與公劉豳城相去不遠

匪風作于東遷之前故詩人惟知有王此忠義之發不能自已也下泉作于桓文之間故思王而并及伯然一則冀望之深一則惟有㥀想而已讀此知室不復興抑見覇者之無德夫甘棠之歌知有召伯卽不知有王而下泉既嘆無王隨思郇伯賢臣之關于國係于人心何如哉

詩經胡傳五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証　男昊生挍

豳

古文邠唐開元間改从豳

豳特夏時之列國耳而其風已爲周之風故居於周國之末見其得天下之久有如是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采周公諸篇自爲一書而又皆其處變之作夫處變之詩繫于雅不可何者正雅爲周公所定以周公故而使盛王時有變雅非所以示後也繫于魯不可公王朝卿也未嘗之魯而治魯公不敢離王而孔子敢私周公於魯以傷公之心哉

七月

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本詩言先化也而太師題之曰邠季札聞之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先儒皆謂公追念先德比叙已志葢公嘗請老云茲余其明農哉公于農事固得于生知而本于家傳然而昆蟲草木之微勤動樂嗟之狀亦必假以歲月嘗驗歷焉而後如身有之斯言之親切有味相傳以爲居東所作信不可誣及公再入王室忠釐夜旦身致太平總不出詩中所諭惟公形如斵萵心萃危疑亦自謂多材多藝乃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其制作隆萬古雖曰聖人豈坐得哉

此篇備風雅頌三體而大致則諷誦以風王故從其類曰風朱子謂此說壞却詩體則豈雅頌之中無一句可入風而風之中無一言得幾雅頌乎至所論篇章鼓歙則鄭氏之三分固未然王雪山謂詩皆全用特其聲有不同最爲有見朱子又謂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按此諸篇晦翁以意釋之不同古說故爲此論恐未可遽指爲豳又首取王安石之說云豳詩別自有雅頌而今皆亡夫豳之爲俗乃先公初奮于戎狄此時安得有雅頌耶

七月極言民事而終以君之壽且祝其壽者出于農夫之儔則人君所以圖萬年者其故可知又篤稱下之愛上則上之愛下不言

而喻蓋盛世君民非以責報而其中曰田畯至喜曰公子同歸曰躋彼公堂上之視民藹然家人父子也若其篇章之製參差錯綜周詳委曲不可盡紀而其略有足言者首章開衣食之始下三章言授衣則必及公子而父老有所不言至穹窒之時忽聞父老之嗟愛則衣帛之無凍可知六章以下言食則先言父老而公有所不言至滌場之後以朋酒羔羊終焉則總一歲之收而爲此舉其平日食必思君可知蓋忠孝一理因此則見彼略彼則詳此有義存焉又首章言衣第反言之其下乃備言采績等事首章言食則實言之已將耕饁勸農該盡故後只現成叙其收穫之功且其言衣則每歲相屬于來年之事特詳至言食但叙本年只用其始播百穀一語酏還之周而復始之義于是見己且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爲言故並以七月爲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爲端五章接以五月六章接以六月而終以九月七章接以九月而終以十月末章接以二之日似乎不相承矣實則上入乘屋已畢十一月事如前獨缺三月則以纘月補之後不言十一月而以宮功隱之嘗取此詩正文細視百遍宛然身遊千百世之上與豳之父老談農桑見其少女田夫作息往來見其疇廬衣食樂其人俗之忠淳且卽一鳥語蟲鳴如列伯益秦仲冶長介葛盧白鼀年章而綜辨之至于輞川幽林山莊疏詠又無俟後賢之足術矣

一章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生故以日言

言風化惟陳衣食之事蓋民人所以生國家所以立敎化所以興莫實于此矣○火天之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至焉人心有光明最易動故屬火尭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則季夏火流至周公時歲差既多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流于未位天傾西北故自東徂西爲下而流○觱發栗烈四字甚奇觱羌笛也樂書名風管其聲悲肇寒風驟發似之今諺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律觱發許愼說文作滭泼栗烈卽蘇氏謎所謂栗爆鳳皇見也蓋天偃地凍閉塞反坼之象冬日烈烈義亦然烈从火是熯也故坼傳云寒氣解大意耳說文作颬颲○三之日二句古今風氣及土宜早晩不同大槪此時東作興矣且古者耕耘或皆用兩耜于耜周制

所謂民無𨽻耜正月農緯厥耒也舉趾者古無犁車之制耕則足
推〇耜劉熹云齒也猶齒之斷物易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耒者手所執曲柄耒下前曲接耜者爲庛庛端木爲耔耔卽耜也
以木爲之或以金爲則惟一金不岐頭兩人併發之二耜爲耦也
陸龜蒙嘗著耒耜經〇田畯詩多稱之今周禮無田畯正職故傳
卽田夫而知爲田大夫且周重農當選俊人勸課亦豈司稼司農
田正之通稱與郭河東云如今嗇夫
二章言蠶事也少女采桑便入風情舉貴者而齊民可推然遠親
爲悲發于理義夫通天下之志者君子極人情之至者聖人孟子
言太王時無怨無曠亦卽此詛當成周時周公所以體其民者至
織至悉卽男女閒居有不禁之奔行有孔嘉之慰然此猶曰當時
民爾后稷公劉之世去公遠矣而詩猶言及此則一物之微一夫
之隱又豈有不推量之哉〇倉庚卽黃鳥倉亦黃也庚本作鶊或
云倉清也庚新也感春時清新之氣而出凡詩言倉庚者春也言
黃鳥者夏也性好雙飛故又从麗鳴時蠶生故求桑云云〇微行
墻下逕〇蘩本草蓬蒿也似青蒿而白生于陸爾雅所云皤蒿蠶
未生者以蘩𧄼而沃之則易出今養蠶者皆然朱註未食桑先食
蘩或又云桑已老而蠶尚未齊故啖以蘩想俱未睹此術以意解
之傳云所以生蠶自明又按蠶書柘可飼蠶或云莪亦可𩜾蠶且
蠶種不同㮚棘欒蕭皆有食者但此正桑繭之蠶[illegible]耳〇

毛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此言抉生人之秘又以同歸爲
公子躬率豳民偕出偕入葢毛鄭之論婚姻各從所傳毛以此時
非婚期鄭以仲春爲婚時故解同歸云與公之女同嫁據疏引公
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于群公子之舍則以卑又左傳稱梁氏女
公子觀下章所言公子則鄭說甚當至第四章難通豈男女各自
爲獻故各自爲稱歟按家語孔子對哀公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
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婚禮殺于此詩中嫁娶多從春令與家語
所載毛萇所傳不同
三章以上雖皆終首章無衣之說而其意則益深遠葢上章言暑
退將寒而衣之得授實始于春月之蠶桑此章又言暑退之後今
歲之婦功已成而來歲之蠶績又始故必備之周而謀之豫如此
曾意此處七月流火一句卽以八月接之葢爲暑退將寒萑葦可
刈而言凡詩句隨文認義貴圓不貴執今解者又添入是歲禦寒
既備却不想此句已藏在上章九月授衣內若于此重說是本章
又缺九月授衣一句也萑葦固是備來歲有此一句則明年蠶事
却不待再言其蠶月句仍如上章接春日言本年耳葢因收萑葦
故復言采桑鳴鵙五句亦就今年言之玩章法當然〇傳云薍爲
萑葭爲葦按萑葦先儒皆爲二種據此處當是萑成葦耳言已秀
堅實可用也周禮亦有葦籥以其韋緩故也〇先蠶西陵氏黃帝
元妃也蠶神爲苑窳婦人又曰寓民公主俗云馬頭娘蠶無胃惡

濕荀子曰蝟以爲母蠶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先孕而後交
生子曰魏曰魏曰蚢曰蜥善壯拙老屢化而不壽仲長子云飢寒
則引日長温煖則閱日短此脩短之理騐于物者縲繭水及漚麻
沐並治消渴并丸製諸藥有功周禮蠶馬禁原蠶蠶馬生于午月登
晩蠶同時不能兩盛蠶蠶爲龍精背負馬迹又其喙冉冉類馬貌
𣪊時首亦如馬世衰而禁不行是以桑弱而馬耗○條桑如厥木
惟條言桑盛也故大枝伐小枝採○斧斨皆有銎孔也形狹而長爲隋並用
二者視其疎密桑勁所宜庶不旁傷也凡取桑須轉腕回刃向上
斫之枝查既順津脉不流諺云斧頭自有一倍葉此善用斧之效
○猗長貌葉盡則枝猗猗而長○鵙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至七

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詩紀可績故舉七月箋謂邠土晩寒鳥從
其氣未必然此鳥单棲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鳥官伯趙氏司
至楚詞云恐鶗鴂之先鳴令使百草爲之不芳陳思王云賊害之
鳥也其聲鵙鵙故名爾雅其飛𩙪謂不能翺翔竦翅上下而已搏
鷹隼于林則盤旋嗷聒俟其出擊之俗呼爲鳳凰皂隷言百鳥畏
之也鳴則蛇結不動其血昏金○玄爲天之色染法史傳闕夢溪
筆談云赤黑色觀玄鳥可見按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禮
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玄在緅緇之間朱爲南方之色南爲朱明
故曰孔陽
四章終無褐者乃是豫備來年月令孟冬始裘而皮韋踰歲方可

製也秀葽鳴蜩皆倒字以見物爲時所使上章鳴鵙亦然下斯螽
等句則以物皆趨時故順文言之四月陽氣極于上微陰已胎于
下葽感之而秀五月陽極而畏一陰之氣上而與陽爭蜩感之而
鳴韓愈所云物不平則鳴也于貉陸佃埤雅云往祭表貉杜子春
云兵祭也田以講武故祭表貉于貉而取狐狸者狐貉之屬出入
貉爲之導故名取此而亦得彼箋云于貉自爲裘得狐狸以供尊
者一之日民俗自往二之日君臣民大行狩禮故曰其同纘武功
不特續一之日蓋歲歲比然邠西近戎北近狄故勤武功其開國
如是而後且弱然弱者處東耳此地之風終賦無衣先公教不誣
矣小獸私之大獸公之就狩時言或云豵豜不爲裘特爲耤以禦

寒如士坐犬豕之類太泥○葽鄭玄疑爲王萯月令四月王瓜生
令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呂覽孟夏王善生注云善或
作瓜按蔡伯喈曰萯生于陵本草王瓜生田野然則王萯王瓜明
是二種特今月令及夏小正生秀二文當有一誤耳若以葽爲王
萯則七月採實以爲王瓜又非不榮曹氏以葽爲遠志按爾雅有
葽繞郭注今遠志也曹氏蓋以葽繞之名涉于葽而又味苦合于
劉向苦葽之說故據爲遠志嚴華谷羅中行從之然不榮而實謂
之秀遠志有花不得云秀且本草言遠志四月采根葉不云採實
或以黍稷有花亦可曰秀若然則秀是吐華而遠志又三月開花
總未的是且物之實者二三月已有之矣惟其不榮而實故足異

耳○毛傳不明其物爾雅亦闕馮復京因唐山夫人歌豐草葽注蕘盛貌以爲況言草有盛秀按既曰豐不當又曰盛蘷本草名而今未能識也○蜩爾雅蔫醜螗言蟬屬皆坼母而生牝蟬不咽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故無力三十日而化陸清河賦蟬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也其遺溺中人影則疾蟬爲總名揚雄方言隨方土異名最爲繁夥楚謂之蜩此蜩乃大而黑色者今俗稱蝍蟟酉陽雜俎云蛣蟟冬附于樹根枯處因化爲蟬其腹中有朽木蟬之始齊女所化○其穫其字非盡然之詞○朱註貉狐狸也以三獸併一貉善睡之獸踰汶則死○狐善疑貍善擬其迹皆凡音鈕而不逵不可以有爲故取爲燕居之服狐搏物必以虛擊字从孤省其以此與

貍類甚多豸从里善穴而埋焉卑身隱伏以候敖者行必猜虞其發必獲故侯象取貍首貍其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又貍之言不來也是射其不朝者故后世諸侯惡而去其歌今本从狸非

五章正所謂有衣有褐可以卒歲且及老者之愛下章遂承言少者之愛篇內忠愛慈孝之間最爲拳拳集註因穹窒等遂云以終禦寒蓋大略如此說今便泥此句爲本章關鍵亦失神情且此室後尚有茅綯之功當言禦寒其事未盡也○虫陰類而由陽生故曰昆虫至感陰氣則蟄擊飛鳴皆有其勢陰盛之極又復向衰曰動曰振曰入可見○斯螽蝗屬爾雅螽醜奮言好奮迅作聲或云即蚱蜢也莎雞一云似蝗一云似蠶蛾而五色傳云莎雞羽成而

振迅之據郭璞及圖經生樗木上六月後出飛頭方腹大翅兩重外灰色而內紅身不黑首亦不赤蟋蟀陸疏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月令小暑蟋蟀居壁是從壁而出崔正熊既混莎蟀程正叔又誤入斯螽紫陽遂併三爲一雅翼云莎雞即絡緯蟋蟀即促織按絡緯今俗之絡絲娘又稱經布娘促織今俗之螇蝍以其聲織織故名馮復京云一股鳴一翼鳴一注鳴迴然三物也按三者不同詩已明言至于物之同類有變不變難以盡知但三者之形本同時並見莎舊作沙蟀說文螌○宇什名羽也屋四垂如杼韓詩注屋霤也牀之言安也○穹窒二句月令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是也向儀禮疏作鄉蓽戶者以荊竹織門遍風故塗

之墐平去二音此從平月令百虫墐其戶○嗟我三句食貨志春令民畢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所以順陰陽備盜賊習禮文也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餘子亦在序室曰漢書作聿○改歲之義因至冬萬物告成歲事已畢猶祭義于五月云歲已單矣言蠶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猶堯典稱冬爲朔易晦庵乃云周歷夏商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故私紀其時劉氏曰邠國刱自偏方故有十月改歲之俗無論邠于王都相去非遠若悖正朔不臣莫大又呂伯恭曰三正通于民俗周迭用之蘇黃門曰此詩言月者夏正也

言曰者周正也其意亦同蔡仲默以夏啓征有扈數其怠棄三正
是子丑寅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三正言三旬之政也或云天地人之事書傳誤曾按
三正之建建其名爾一代之興表其得時而進成功則退之義至
于天時人事有自然之勢越時理物者必始于孟春而終于季冬
今周之令于月者具在未嘗變也孟子徒杠輿梁之成其月亦夏
正註自誤耳卽後章鑿氷以二之日而周禮亦以十二月令斬氷
其事可証夫三代雖遞更而四季則有定夏者必不可爲秋而冬
者必不可爲春故歷數之傳從來一轍如曉漏有六更之名首春
有十三月之號何曾易其大常也且夏正唐虞已然卽商革夏正
而伊訓之十有二月仍以寅起數秦法至嚴建亥音皆之令不閏十

六年之歲月一旦乘除其改臘爲嘉平應在九月而仍云十二月
史記可查也若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則他詩何以皆然若謂夏
周之正互用則篇中蠶櫃諸物何以盡屬夏時必以十月之改歲
爲易新正又以二之日爲卒歲公一詩兩舌耶
六章前言禦寒則及狐貉等此處言食亦及果蔬等然章意却重
養老儉已猶前之勤獻于公也○鬱實如李正赤味甘○薁韓作
藿山韭也爾雅薁藿按鬱薁俱棣屬故同得車下李之名又同名
郁李就陸璣崔豹鄭樵及本草嚴緝參觀之知薁實大李或以
爲唐棣或爲以常棣或云子如龍眼又云如梨皆非也圖經謂其
子如櫻桃則似說常棣耳○葵類或植或蔓或生水中或出牆上

皆衛足鮮不堪茹天有十日葵與之終始故从癸今七月所亨當
是秋葵傾陽者周禮醢人葵菹又公儀休食葵而美魯監門女嬰
謂馬佚食園葵歲利亡半漆室女亦云終歲不厭葵味潘岳閒居
賦菜則綠葵含露爾雅翼葵爲百蔬之王味尤甘滑齊民要術有
種葵法甚詳且謂種葵三十畝過于十頃穀又按冬葵作茹尤美
此齊桓公得于山戎非邠人所見但食葵無蒜則不可詩家有露
葵二字當是葵名爾雅注葵承露也諺云觸露不掐葵應非露下
葵耳顔之推家訓蔡朗父諱純遂呼蒓菜爲露葵然王維詩松下
清齋折露葵若蓴非輞川所有宋玉賦烹露葵之羹曹植云霜畜
露葵語並在朗前○菽本作叔其種不一隨土而生故爲諸豆總

名春秋說題云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左傳隕霜殺菽
以菽最難殺菽死則凡草可知荳之葉爲藿今曰亨則似葉矣但
未詳何豆葵藿古人取其向陽○棗類甚多爾雅十一名郭璞得
其九大棗補中益氣養脾通竅久服不老齊民要術收棗撼而落
之爲上蓋未熟難落過熟自墮剝而取之爲得時也養生論齒居
晉而黃因晉地多棗○春酒傳云凍醪是冬釀夏熟者夏不便釀
貯此繼之后世名酒如富春若下春土窟春石凍春燒春麴米春
松醪春抛青春皆始于此○眉壽者年老眉間有長毫秀出或過
垂眼下尤良介字如人左右手相助緣酒王敬亦以爲養故古人
毎于此致祝如將進酒歌皆是也醇酒能厚腸胃資氣體惟沽酒

不可○瓜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若香麝觸之至一蒂不收有兩蒂兩鼻者殺人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華之巾以絺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又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墨子曰甘瓜苦蒂無全美也莊子曰朽瓜化爲魚李沉則熟瓜浮則甘棗如瓜者仙棗也瓜如斛者御瓜也今田家所食其種頗多惟西瓜退暑菜瓜特昏目脹腹有此疾者食之必難瘳○壺蔓生過八月枯不可食故斷之其種有長者圓曰壺盧古有壺尊令人亦曰酒壺以瓠盛酒冬即煖夏即冷○苴味甘平久服肥健人可爲糝二三月種孟冬天子以犬嘗麻○采荼四時可食未必繫在九月觀下句另有食字可見新樗者畜樗爲薪伐之此時故并及

之樗蹞理而臭惠子所云擁腫拳曲不中規矩葉脫去有目故戲具稱樗蒲子

七章以三時之勞一特之逸而猶有所不暇則歲歲田務之相逐也既同者言盡聚也諸禾所收不齊如麥則熟于夏總一歲之事故畢言之宮功數句以語脉求之朱註前說似長觀上入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輔氏作公家之宮先急公宮然後自乘其屋蓋公宮未必用茅索也按邑居田廬之制據儒先謂歷貢助皆然則公劉徹田爲糧其制或應如此但都邑之民自有國中之田即有授于郭外者亦必在近郊出居當有數五畝之宅爲兩分偶就都民言耳畢竟定居林牧者多不必盡是內外兩居也○重穋周禮注作種稑○茅以覆屋索以縛茅傳綯絞也朱註偶訛孟註得之○百穀說者以梁爲黍稷之總名稻爲溉種之總名菽爲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蔬菓又各二十種共稱百穀

八章上四句鄭氏云前言禦寒此言禦暑意亦通然鑿冰發冰如蘇眉山說關係最大見其君普愛之心故其民用力之勤冰以風壯而風出日在北陸則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其斬之也取諸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山人乃取藏之時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北方之神玄冥故用黑其發之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風俗通云積冰曰凌按冰三其凌以備解泮而室之制必違陽故曰凌陰凌人下士二人春治鑑以侯貯祭祀則共冰

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夏頒冰掌其事秋刷除冰室將納新冰凌說文作滕四之日啓冰服虔即以爲普賜今註依鄭氏火出而畢賦詩言仲春尚惟君用之時亦莫非愛君也蚤禮記注作早○獻羔句是特羊告廟并荐新菜而冰于是啓焉祭司寒或有是禮然此不主也韭象形在一之上宗廟之韭曰豐本其本豐則其末殺矣獻韭尚黃惡其末盛也俗呼懶人菜言一種而久又利病人可久食但不宜于時行熱症春食香夏食臭本草云辛溫歸心安五藏除胃中熱凡草宿根名荄宿則遍十二支矣而韭之根當名荄則以久也其根喜上跳故畦欲深又欲鬆諺曰日中不剪韭○肅霜句言成物畢朋酒四句毛以爲鄉飲酒之禮公堂爲學校則

黨正屬民而飲于黨之序學也稱兕觥者雖無過可罰而舉以誓衆使不違禮鄭以爲國君大飲之禮則月令注所謂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也然事理文情集註甚安○朋酒二句酒預儲而牲鮮割以先後爲句次玩斯字其懷意久矣特佐之耳觥禮注贖○萬壽無疆祝其君也猶以介眉壽祝其親也郊之民尊尊親親一而已矣

鴟鴞

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詩說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周公辟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詩以貽王欲王省悟以備殷也○子貢古詩編次曰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難王傷政以備之賦鴟鴞

曾按監殷之舉孟子亦以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則盛言武王之踈夫謂過則過矣不特命監之始難億其畔卽流言之日惟成王與公亦未遽料此言出自蕭墻也二年罪人斯得以公上聖之知叔動猶未卽明未叔忍遜之耶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雖距賈一時而公之行事白于萬世者斯言力也至云武王之踈則事後之辭殆不足辨武之伐紂也惡惡止其身商先王之祀烏乎草莽則武庚立誅其父而立其子取其天下而南面以臨之勢亦當畔慮其畔而無爲之所亦非先幾于是俾我之懿親介弟邑其國旁

夫天子使其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殷制也豈以速武庚之反又況我之懿親介弟而顧助他人反者哉不幸而昭考徂孺子幼天下之政歸于周公公固有不得已也而薄姑氏則云百世一時已欲謀周室必先拔公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能以間公三叔武庚非淮夷徐奄諸國不足以張聲勢故先流言以撼公而公自不得不避蓋既不居中則不利之言自息也然公非謀爲一身止也集蓼棄輔禍將益崇故既得流言之人則作詩諭王及親迎公而公復位彼罪人者懼本情之既暴乃大發以畔當是時兗冀之間東南半壁頑民戎氛聯灼鼓沸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七國之變倉皇謀天子自將者也其他封國新造未知所禦故多邦庶尹盡有艱大之疑如曰民不靜在王宮邦君室僅欲閉關自守矣夫叛之形則同而叛之情或異公爲文王第四子而管蔡其兄也不肖之心意者欲位周公上而武庚之愚則意在反商奄國之助猶借義故君而淮徐及熊盈諸戎進將窺中國退亦思扼魯以籍繁弱夏璜之富周之禍亦烈矣公惟深見將來之機寔慮毖銷之晚故著鴟鴞稱說先公先王所爲締其室者庶幾王心之戒懍今說者反謂周公自鳴本情則失其義久矣夫屬在兄弟而稱我子既已不類且成王方疑未悟公乃嘵嘵居功碩膚之孫他人猶能言之而多難之日自專其伐雖百喙何繇格王耶今書之篇凡出于周公者未嘗有一言居乃勤績

亦足見公矣故曾嘗謂負扆而朝諸侯殆史言之過不然公之來讒邪也其何辭哉自孔安國以我之弗辟爲致刑之解遂啓後儒之紛紜文公註亦從孔說末年與蔡沈帖蓋深悔其不然故蔡傳則從鄭箋爲避居之辟詩註乃文公未及追改耳倡亂本自監者詩以武庚爲戎首此手足立言之情抑且痛之甚焉然公義卒難揜三監一入叛黨勢卽不免曰既取者早罹典刑其後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鴟鴞貪經鴟以愁鷫鴞以凶吽或云鴟鵂一名隻狐鴞鵬鬼車之類是二鳥矣朱註鵂鶹乃夜能撮蚤者博物志及本草訛云夜拾人瑿爪禍人郭注此鳥爲鴟鵊是不得爲鴟鴞矣韓嬰以鴟鴞爲巧婦先

儒多然今按衛風之流離土梟也陳風之萃鴞梟鴟也此鴟鴞別一怪鳥能破巢取卵爾雅謂之鸋鴂非巧婦也硩蔟氏掌攻妖鳥○初武王欲伐紂管叔曰商而可伐先君其伐之矣盍猶行先君之意乎既定殷王謂管叔曰存殷者其子哉遂封管叔鮮爲邶侯蔡叔度蔡侯霍叔武鄘侯康叔封衛侯此鬻子之一証也或又曰周公討祿父之亂封將兵合攻遂盍以邶鄘地○鬻子之閔毛云爲稚子成王之病鄭以爲成王聞流言多罪周公之黨屬故言此鴟鴞之子可閔望孺子念其祖父有功勤周不至誅絶也此無論事理未必然而詩情亦不類什言鬻稚也○桑土者剝取在土之根或敢侮予是四顧深虞之詞非正言無侮○拮据卒瘏者正作

捋荼蓄租之事兩所字自明拮据拘也口啣枝而作巢亦以口故卒瘏置在下觀未有室家之言則先王之得天下而更欲保天下也其情亦孔亟矣

末言翹翹漂搖尤深著武庚之謀爲王室之禍上言無毁或侮亦卽此意蓋武庚之情既破則王國之戒自嚴而在已疑謗不言自釋○追說文隸士韓作杜字林皺蓄本畜瘏本屠譙作樵哓詩考憢

東山

序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以下序有一章至四章云云見朱註○詩說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

士故作此詩也

東山無考意者師必阻山爲東土之山與或云卽魯之東山蓋魯衛接壤征武庚故頓師于此又金縢惟言周公居東疑爲王畿之東蓋周公次子食采于周其餘食小國者更六人公避居時恐在王之郊外或曰在東魯古者罷相則歸處封國閱史傳未聞公之魯雖云周公治魯三年報政乃伯禽奉公之訓卽果爲公宜非此時鄭氏便以爲東都則其時并未相宅安得稱都愚嘗觀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意公辟于東之畢蓋文王所葬地後成王亦葬公于此然總無明文可據者也

又按三年之期諸家疑之或曰周公神聖誅此不順何待三年或

曰恩撫德招不事兵武三年非久或疑公攝政七年流言避居二
年東征三年又其間伐奄營洛何日制禮作樂故有謂居東即東
征者有謂居東東征雖二事而避居時其常隨護衛人衆公出亦
出至承命東征亦即時率行首尾三年之久此二說其曰避東即
東征者固非且大誥數稱王命明係成王既悟新迎復位然後東
討豈有主方重疑于上而已乃擁兵于外至後說未免牽合今細
考其時武王之崩在冬十二月則明年爲成王元年聞流言公乃
辟去又明年既得罪人迎公蓋已在秋間矣雷風禾偃可証也書
言二年者爲王踐祚之二年始流至得或不出月季間公復位商
畔遂東征當在冬時明年公在東又明年春旋師倉庚之候可証

也計里道往返外與敵人相持僅可數月寔計公避東東征離朝
日月不及三載東山以歲計故稱三年耳又考書傳及鄭氏孔氏
皆云成王元年年十一歲至二十二始親政公之相歷年亦久更
無可疑
一章首四句每章叠言情景各別曰歸反悲盡出羇人情性如人
久隔至親一見涕出正不期然裳衣二句箋云制兵服而來初無
行陳啣枚之事蘇云勿物通枚一也言家人制其衣裳使物色其
士行求而與之此解情則到矣頗似曲說語氣在還師時朱註較
優蜎蜎四句即在野之物感而自嘆悲中有幸幸中存悲說文
蠋下同〇蜎井中虫也此虫兩頭重墜好作圈蠋亦動成圈一名

甋虫之獨者蠶于桑間以絲自裹此虫凡葉多有之曰在桑野未
必即處桑上又鳥名蜀蜀已从虫毛晃云又加虫俗也然加虫以
別于獸耳會總蜀不獨宿獨亦獸也食猨一叫而猿散〇烝字此
及第三章程子俱訓升也
二章果贏木曰果土曰蓏同蓏此物蔓生附木故得兼名實名括樓
皮黃肉白七月開花九月熟〇伊威爾雅委黍說文鼠婦遂訛鼠
婦轉訛鼠負或便云常蒞着鼠背而行此濕生虫多在甕底及鬆
土中色如蚓多足背有橫紋歷起俗名土鱉虫孔疏似白魚而大
則又一種亦多足但白色段成式云鼠負巨者化爲蝙蝠子多負
于背然今江南未嘗有蝙也按鼠負今鱉背虫狀如小鼠背伺起

如蚤亦能躍諸家未的〇蟏蛸長踦小而脚長人觸之則伸前後
足如草使人不疑爲虫故曰長踦貫欺蛛類甚多其布網絲必右
轉著其網衣領中洽德意〇町小項也疃田區也于寶有云不可
井者則町之莊子云舜舉于童土疃也本作圢疃〇熠燿宵行舊
以熠燿爲虫曹植云螢也董氏以章內熠燿兩見故名宵行爲虫
以意造耳夜行有一種虫是不能飛流者形如米虫尾有光按腐
草爲螢此虫又早于螢皆濕化濕能生火之義〇不可畏也考亭
訛作亦可遂極力擬註終是員鑿方柄
三章鸛說文雚水鳥將雨則長鳴而喜鸛井必雨群繞旋飛如井
也能齿步出蛇又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養魚以飼雛可厭火若

殺其子不能群薄霄間散雨一村致臭○垤陸農師云朔地蟻封有大如冢者嶺南山蟻特大唐李石云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集註鸛食蟻則未聞然內則蚔醢是掘大蟻卵爲醬人且食之矣按古以蟻封訓垤言丘形爾如云馬鬣駝峯朱註認眞蟻所居冢因誤鸛食蟻此文理極謬處○我征聿至到此如何說得瓜苦四句所謂一吟淚流者也○苦瓜即錦荔俗名癩葡萄秋結實蔓生莖葉皆柔宋時太后以賜陳母遂連皮食之宮人多笑母對曰往年夢食此生堯佐後又夢食生堯叟時仁宗未有嗣宮中遂食之因舉皇嗣二人○歎平聲作嘆去聲非栗釋文作蓼四章縭韓注帶也郭璞以爲香纓非昏禮言結帨此縭當是帨帨

故可結結之示繫屬于人弁申戒詞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于純帛五兩牲止于魚祭而饋九十者數始于一終于十極言之以見攝盛拜覿盡其文也末二句合令一軍歎笑篇中所舉自是夏初景物而末章又屬中春似不可曉舊以爲出軍時士多新婚者故極言以戲之又按鸝必匹飛其出在仲春而毛之鮮明則在夏此詩昏期或正因歸晩也孔晁又云二句喻嫁娶盛飾詩中情景難明如此

破斧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詩詠周公至自殷四國美之周公出其身以爲成周之天下必先出其心以爲有周之民當時

畔者夷夏之族凡十有七國公內弭釁瑕外安反側使冲人晏然委裘而旣韜之兵不至爲漂杵之續者德何如哉且公若以威取則一鼓可滅乃必遲之又久頓師三載蓋非特靖此一方凡當日所以設致首渠散解脅從間離將蠢慰奠潛風及一切處置事後之方告猷中朝之蓋以及耕屯犒衄諸政皆有成緒惜世遠書燔付之不可知耳如尚書所編一二化商之事勤劬懇惻不啻父子家人且多方一誥作自踐奄之後猶諄諄于四國人心況身統六師之日哉若非公爲此舉則煽于邪者當非一國罹于辟者何慮萬民篇中哀之一字至今惻然有可想嗟乎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周公之心天下知之要非上忠至誠弘格者彥保翊于朝公又

何能專施于外也公之正天下由自正其心始哉○斧雖兵器與斯並言乃民間所用采桑者錡爲鑿屬銶爲木屬或云獨斧以類觀之似行師除道樵蘇之用若戰而破缺則鏖兵折戟殺人不旣多乎故東山有敦瓜苦蒸在栗薪先儒皆云君子專專然身繫于軍衆任析薪之役是心苦事又苦其言有以也○皇吪遒有淺深將嘉休各體上意皇齊詩匡錡一本奇吪爾雅注訛遒一本揫

伐柯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詩詠管蔡以殷圖衛大夫議迎周公作此詩一章比也二章比而賦也東人固應愛公然徒喜見公而不念公之所遭則兒童之見爾能

愛公者必知公叙矣程子亦曰此詩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公之道蘇氏以上章喻成王欲治國安能棄周公下章言召之卽來也箋云伐柯必斧以類求其類也喻王欲迎公當使賢者先往娶妻必媒喻當使曉王與公之意者又先往下章上二句則喻云迎公之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又云之子斥周公迎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觀樂以說之愚意首章上二句當喻甚亂必須周公益柯卽斧柄流言者本公同氣也下二句諷使迎之箋說然矣次章箋尤未安當喻公至則難平而治國之禮成公于朝廷爲至親自謂必不離王王心一悟何煩留行者宛轉其間故首章箋說不得盡從然親迎乃成王執書而泣特

發悃念自新而迎非臣下所預測箋言使媒者旁人置量不過如此〇籩豆皆容四升周禮四籩之實四豆之實謂朝事也饋食也加也羞也籩有巾幂用雕篹周獻豆獻疏刻之昏禮有豆未見設籩之文

九罭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〇詩說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

毛鄭意首章與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禮次二章遵渚遵陸明公不宜居東無所不復言無所以歸公反公之道明道曰於汝信安寢矣深責在朝之人也末章毛云王有此袞衣不能反歸周公將使我心悲兮鄭云願王以此袞衣封公于此朱子自記云說此詩者多少委曲附會到底鶻突此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自看來集註已盡得聖人之心千百年後須有人知此按朱子恁地說倒今細讀之較諸家果顯易了然但若以爲成王迎公而東人願留尤覺合情至鴻飛二句朱解似可商曾觀之易曰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蓋初六之鴻始進于下而上無應小子不能燭理故危懼有言理實無咎也此正周公之象干爲水涯遵渚是也歸無所者未得所安也又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蓋陸非鴻所安九三過剛不中故有此象不復者離群醜也然利用禦寇公雖非過剛不中而所遭如此則爲師征之兆至上九之陸一作逵卽用爲天

下之儀已語既相類事理亦符原作詩之旨及東人之愛公惜公隱刺朝廷盡在解中竊謂阿蒙譬語通周易也

九罭緵促之囊罟大小魚皆得〇鱒魴埤雅云鱒魚圓魴魚方況公道以圓內義以方外鱒目中一道赤貫瞳好獨行故从尊極難致見網輒逝魴則陽畫所云與陽橋相反者投綸錯餌若有若亡若食若不食其爲魚博而厚味〇袞衣皆畫以爲繪衣主陽陽至輕淸故畫之龍取其變山取其鎮華虫取其文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裳主陰刺亦沉深之義五色備謂之繡藻取其潔粉白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按先儒之說有虞氏十二章周以日月星畫于旌旗冕服惟九章然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王者制作皆以

十二象天使天子與上公同是九章但爲升降龍之異恐非所以昭等也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君云設日月畫于衣服旌旗據此則袞冕之文亦畫日月鄭注弁師袞衣之冕十二斿卽斿數而章數因可見○古人謂畫之事與文典同功經天地動鬼神安國治民之上制也今東人只曰袞衣繡裳而公之德咸在詩中美刺類舉服飾不添隻字○鴻進有漸飛有序故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鴻水鳥而羽輝絜白能薄雲霄故取其漸于天逵渚陸非所處也或曰鴻之集也必于中澤今飛而遵渚遵陸正翔起之時以與下二句朱註正此意○無所之所猶云早爲之所公之歸雖未有所然東人亦知非久留

者故云信處信宿而已

狼跋

序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詩說周公居於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傳箋以老狼進退多難然不失其猛興者喻周公進亦爲躐始欲攝政流言及之退亦有跲後復位而老王更留之然衆咻不惑王疑不怨克立其志以成厥辟文武之業終始有藉聖德無以尚焉孫膚者公身致太平未嘗自有其功吐哺握髮以下賢人訓伯禽則曰無以國驕人公之安泰在此而德音之隆亦以此故孔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使驕且吝餘不足觀程朱說此詩專就處變言其興意以狼善顧則多疑性貪則眩于利害其跋前疐後動輒得咎者宜也而公不然按章首二句跋于前則必却而頓後疐于後則必進而躐前觀兩載字置句中其解實如此孫之爲義正如公孫于齊蓋諱詞詩本謂孫此碩膚或者便謂孫居東土已乖然孫意猶未失今說者直點出當時事情顧雲鴻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矣又講孫字毋涉有心若公自欲概滿虧盈謬而益謬赤舄几几只從舄言之不添別様話人情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或喪履喜或折屐詩人就此以形周公公亦宛見傳几几絇貌几者人所安故朱註以安重釋之○跋本作拔疐說文蹟一本疐几几一作巳巳一擘擘○舄履之複下

者什文云腊也行禮久立地恐濕故以板複其末下使乾腊也舄字古篆作鵲形鵲知太歲欲人行履知方舄順裳色青舄白舄以赤爲上其飾如繢次有絇繶純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在舄頭繶接底之處縫絲其中卽以絲爲上繫之鼻純口緣也赤舄其色當赤黒古人舄履至階必脫惟著韈而入蓋堂上布席況韈又從韋乎禮戶外有二屨又諫不行納屨而去漢特賜劍履上殿王喬鳧舄先至可證也惟行禮時不脫耳

楊龜山曰周公之遇變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見其氣象斯得之矣

詩經胡傳六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詮　男昊生挍

論二雅

按鄭北海曰大小雅皆西都時詩也先儒之說小雅自鹿鳴至杕杜為文王詩魚麗武王詩嘉魚至菁莪成王詩六月至無羊宣王詩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幽王詩中惟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為厲王詩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為文王詩下武文王有聲武王詩生民至卷阿成王詩民勞至桑柔厲王詩雲漢至常武宣王詩瞻卬召旻幽王詩此其時世大較則然未可盡考又以小雅鹿鳴至菁莪大雅文王至卷阿為正雅六月民勞以下皆變雅鄭樵以雅無正變之別特順王者之世而編之其言近理矣竊謂正變當隨詩言之如東山破斧亦可謂變車攻烝民亦可謂正大序曰政有小大故雅分焉夫正大雅所言凝命繼成之事固皆大矣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晦翁以燕饗之樂受釐陳戒之辭為正雅大小之別其論卓然可信鄭玄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復有上取下就之論朱子亦云小雅施於君臣間大雅止人君可歌孔穎達云詩以風化天下故得遍用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本諸侯之詩鄉人用之故諸侯進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按左傳穆叔如晉聞歌文王之三不拜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蓋二雅首三篇

書傳皆云升歌或云工歌是樂常歌之然據儀禮上下通用正取之南雅無用大雅者此大小雅之分與夫肆夏奏於晉侯僭于趙文子雍徹歌于三家孔子故有雅頌得所之嘆然此正雅也至變雅之大小則又有難齊者正義曰變雅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朱子云亦是變用大小雅之正腔耳程大昌曰均之為雅又別大小則其聲度必有豐殺廉肉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夫仲尼刪詩先敘正樂漢末聲歌之樂斬然曹孟德得漢雅樂郎杜夔然老矣所習于三百篇者惟鹿鳴文王騶虞伐檀四篇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協惟鹿鳴一篇自晉而後則絕無傳樂之不明何敢用臆判二雅雖然二雅詞氣則有可佐証焉大雅之文宏遠而疏達明大體以匡職小雅大抵迫數而多憂傷純乎雅之體者為大雜乎風之體者為小卽正小雅十六篇其篇首多寄興之詞或促節短章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渾大與國風夐然相去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變雅中如崧高黍苗同事異撰其體可見且小雅多言其事而已大雅類言君臣同德有不知其然而致之理至于民勞召旻諸詩何詎大于正月十月則所疑作者有先後肄者有殊音又小序謂其出于召穆凡伯而小雅多作于群臣家父孟子之流也小雅末簡數篇入國風何辨正義故引曾子言帥天下以仁帥天下以暴謂善惡之政皆能及人幽厲之詩循變天下非若王風僅止一隅故列于雅焉昔季札聞歌大雅曰廣

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聞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蘇軾曰札之所[illegible]衰者蓋其當日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猶未忘也愚按季札之觀率多況夸況在未删之前恐非確論如文中子則有[illegible]激而偏矣淮南子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司馬遷稱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俱不言大雅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班固論遷則云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明哲保身難矣哉又漢稱河間獻王爲大雅不群推此則大小之雅作既有

體識者達之故爲異區蓋自周太史已然抑周公制作時便分兩部鼓吹也儒先所論互有得失稽之于詩總未盡驗大要參此數端或大小之影響不至消歸爾

鹿鳴

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全詩只是上隆下愛君敬德臣悅禮恭敬和樂有儁永不盡之意且雅無繁音章各不同首章是乞言二章是憲老三章只云燕樂并憲乞亦不消說俗講一以求言爲王各章補出於溫柔敦厚[illegible]旨全失之

鹿喜群聚走必成群周官視朝服皮弁蓋取其群而和也分背而食以防患得美草則鳴相召故詩以興君臣之情麈亦鹿屬諸鹿動止視以爲主其尾辟塵清譚家捉麈尾取言有準不妄發也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鹿無上齒故也○苹毛云萍鄭云藾蕭以苹水草非鹿所食也按黃山谷有一帖載胡居士言鹿性多別良草恒食九物其中有水芹卽末章之芩陸璣云生澤中下地鹹處又水草之交爲麇則鹿亦食水草唐文宗嘗問宰臣苹是何物李珏曰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今詩疏又不如是○鼓瑟吹笙如升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則笙奏南陔六篇是也○承筐句按飲有酬幣天子

酬諸侯當用黼黻而琥璜之爵將之春秋傳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是燕饗皆有幣今考燕禮惟有好貨無幣文此承筐弗用食之侑幣坊記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以上三句雖云樂備禮隆却其中懇到勸務有官人作人至意須想其鼓之吹之者并是將之義若僅僅儀文何便云好我示我周行猶云示我顯德行雖不常在言詞間然承于好我之後則是指言也

蒿蘩至多晏子曰草之高者爾雅蘩薔蔚莪購蕭毛詩俱有之本草又有茵陳蒿邪蒿同蒿詩中未見如青蒿亦有黃青二種荆楚間謂之䔼其氣頗香莊子稱蒿目而憂今蒿細弱而陰潤最易棲塵故云○德音孔昭舊指旅也語時似不必猶云令聞耳蓋自塾

黨冑齒掄于鄉國升于天子之庭用于天下其聲施遠矣○視民
二句語意本平箋以下句承上亦不必周家忠厚開國然處三王
之後無事漸趍文明有事即煩誓誥故貴其不恌視箋云古示字
孔氏曰古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后世目視物爲視示人
物作单示字因此經傳中視與示多相亂然𠔁篇具有二字正不
必改辨上示當指言下視當指德也則傚字亦有序然不重在君
子當法
苓說文亦云蒿也爲草眞實○燕禮有因祭而餕因勞而勞因聘
而飲因閒暇而會行之在寢使宰夫爲獻主一獻四舉旅降脫屨
升坐無筭爵取醉而已無筭樂取驩而已其肴體解節折而共食

之有酒無飯故曰燕以樂慈惠而慈惠以布政○蔡邕琴操云鹿
鳴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賢者幽隱故彈詠風諫

四牡 中三章一瓶父母咋如小弁第三章亦然漢歌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序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聖王以孝治天下爲人臣者亦臣之以孝父母之心而已謝疊山
云忠孝不兩立夫聽此歌而不謂忠孝之全也可乎
首章王事傳以文王率畔服紂之事○倭遲本作委夷威夷地里
志郁夷
二章嘽嘽傳喘息貌農師云駱馬尤耐勞者漢書驛說文作痑痑
○啓處古席地故蹲起皆須跪居則坐也

三四章是述其感物思親之意朱註非正貼詩吻○鵻本作隹禽
經鵻上無尋葢孝謹之鳥孝以致私恩謹以教公義其聲慈漢授
民七十者玉杖端以鳩爲飾或云鳲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
故有尸祝之號禮云嘏以慈告祝以孝告我　聖祖見巢鳥翼哺
曰禽鳥且爾令群臣有親老者歸養宛然此詩之旨○此鳥馴愿
猶載飛載下始得安集况爲臣子能不勞身立名致揚其親徒思
無事以獲安乎反興之中復寄勸勉正旨使讀者別有感厲將訓
養養未盡兟義夫内顧之奉厚卹之恩豈缺于使臣之家哉特所
謂觀志觀色朝夕扶省先意而迎者爲有歉耳將者孝子之極思
也○杞一名天精一名地仙苗春夏采葉秋采莖實冬采根名地

骨久服堅筋骨輕身不老其枝無刺結實形長者杞也有刺而實
圓者棘類能淋人冦氏衍義又云杞未有無刺者朿如枸莖如杞
故兼二名然驗今田野所生有朿無朿仍各不同惟出于邉陜者
爲丼枸檵入藥沈存中筆談言丼杞本無刺
末章又總叙一番憂勞睠然無已至曰將母來諗不特代人語言
直露人天性爲之臣者感泣捐糜將何不至夫雅之體視風則嚴
王者勞下尚爲代言又况騷人游女之作其寄托豈有定裁乎如
此等篇設無禮經左國明文又或不列正經一作久役而怨其上
毛鄭之徒雖百口其何辭

皇皇者華

序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使臣之職亦重矣自非發其光榮盛其儀度俾其心力之交赴將何以旣其忠哉俗說此竟似漢遣繡衣唐遣十三州刺史非古已

各章首二句所以責其行也皇華毛云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程子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于天下也故以爲興二說亦同而傳較切○征夫遣雖一人而介之倅之者非一故爲衆多然駪駪自是駕馬齊行之貌楚辭侁侁說文莘莘○每懷靡及毛云每雖也懷和也言雖內懷

中和之道當自謂無所及故疾驅咨訪之鄭云春秋外傳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言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事將無所及蓋王言不宿于家也按諸書無訓懷爲和者玩毛亦非正訓爲和鄭破此字最有見管敬仲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姜氏之勸重耳曰懷與安實敗名當時語亦可証此句照今註自不費解但古語相傳宜詳之○駒本作驕咨作諮

叔孫穆子聘晉歌及此詩曰臣聞之忠信爲周謂賢者伊尹亦曰自周有終周忠信也訪問于善爲咨杜預註問善道也鄭箋訪問求善道也愚按咨本嗟歎聲凡事有難無易故發問之端如此左傳所云正謂訪于忠信之善人杜鄭解似可商咨事爲諏杜云問政事也咨難爲謀杜云問患難也毛云咨事之難易也二解不同按宜從杜然患難正所難也故須謀之其意仍一咨禮爲度杜云問禮宜也毛云咨禮義所宜也

咨親爲詢杜云問親戚之義也毛同正義云言事卽有難易當問禮法所宜言義卽有親疎此雖附會先後于義亦通○按此數字太甲左傳國語毛鄭諸家明確可証穆叔再拜而言君敎使臣必咨于周益人非忠信則亂視聽傷中和當時言詩如此朱子不從但曰變文叶韻已失雅體且諏謀度詢四字竟無着落語言輕已

常棣

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此周公作也而舊說屬之文王者鄭玄所云閔管蔡之失道故爲隱之遂推而上之也按公之心若曰已則行誅恐天下見在上皆然致疎兄弟故作此以敦天下之俗鄭又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召公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富辰亦言此周文公之詩又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蓋周公旣作推而爲文王之詩則悲痛有甚焉當厲王時九族恩疎召虎重作樂以歌之足以見聖人之至言至性敎萬世無窮朱子斷序則曰自相矛盾于富辰之言則曰不知其說要皆未暇深考耳

凡人處常多而處變少故兄弟之恩每忽略于平時詩却從變境先說然後平日之誼油然以生而文章之用亦躍然以顯已若令人爲之自必倒叙故曰常棣非周公不能作又曰讀杕杜而知無兄弟之危讀常棣而知有兄弟之幸

首章詞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慨不盡之意○常棣及采薇之常華

爾雅以爲棣與召南及逸詩所稱唐棣不同爾雅以爲移也呂氏程氏云卽今郁李華蕚相承甚力陸璣云从隶者言輝榮交隶也按此韡一柎生二蕚兩兩相麗故稱韡韡興者取兄弟聯生之義箋承韡者曰鄂不卽柎鄂足也蓋鄭以韡下有鄂鄂下有柎相覆相承乃得明盛喻兄弟同氣相須爾按不字有二形一作不晃木也一作不風無切古無邇骨切者字形帀象花蒂也曆家有債不令俗語貸未還曰債不謂債久如結蒂然誤爲債負胥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雜問志云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左傳韡不注山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李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諸皐記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又令

湖州有餘不谿因此地有梅若二溪故取其餘流相通亦可證也韡旁當从𠌶吁音草木下垂也與華字不同作韡者本誤旁又从韋蓋盛而有力之貌秝文顆聚作煒煒〇凡今二句非汎言世人不如也讀至章末自明且五倫多人合惟父子天合然兄弟早于事我者久于我事者其謂莫如宜也〇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

二章兩言兄弟要看孔懷求矣裒同一體下二句舊解以地相聚而見高下情相求而見兄弟然集註自裒至

三章脊令大如雀尾長喙尖背青腹白頸下黑色如連錢一名錢母其鳴首尾相應或名雪姑其色蒼白處如雪亦好雪中飛鳴啄雪按雪姑非水鳥箋云失其常處故飛且鳴似未然蓋小宛責努力取其飛則鳴此興急難取其行則搖非在原不見其行也貪經脊令友悌蓋此鳥共雛者常不離故詩每以興兄弟左傳作鶺鴒〇急難急字猶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公子高義急人之困下二句毋字亦活蓋旣曰良朋寧有袖手坐觀却知已之患者然當其事勢之窮分義之禁則徒抱其心而詘于力者往往有之非恝也我在三之誼所當致劾者多若又推而朋友無禮以節之則我之責無窮而人之遭無已此聖人立言亦止如此故曰故者無失其爲故而已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情以全交也然則朋友居倫之五而先王亦制朋友之服何與曰力所克全義所當振雖塗之人

猶不忍棄況朋友乎至以德報德者更無藉口斯言而令張羅之門更署絕交之篇冉廣也〇朋公羊高曰同門爲朋鄭玄曰同師爲朋同志爲友

四章按富辰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言雖好讒鬬很之兄弟猶使來侮之人望望然自遠也集註用傳箋意固爲眞切如富說亦佳但弗用讒字呂與叔解鬩爲窺伺謂寇至則兄弟同力以相扞也曾意鬩牆如云耳屬于垣便是兄弟之郄不須到鬬很按揚雄方言宋衛間怒而噎噫曰鬩今俗語着閱言着憤不悅也〇況也烝也朱註俱作發語聲未知所出毛傳況茲也箋茲對也言相對長歎烝字古訓君也進也衆也塵也此烝字傳訓塡也古聲塵塡寘

同箋轉訓久也蓋塡是久意嘉魚烝然箋亦云久如古又訓烝淫
也烝祭也以上諸烝字竝不从草惟薪蒸之蒸加艸頭耳古又訓
烝烝作也烝烝厚也總是衆意蓋作則進進則厚厚則衆衆則生
塵衆之所聚則爲君此詩烝也宜作衆解斷非落空無謂
五章極淡極至多諷却得堪歎人情雖遭一番危難兄弟之情已
見而事後輒忘肝膽反向他人殷勤偏遺同室失其故我之甚者
也俗說此節只作過文體詩安有此
六七章毛鄭以六章爲竝陳飫燕之禮七章又論內外之歡言王
與族人飫燕故其族內外又自相和好也詳篇勢集註爲安○飫
傳云私者以飫禮在路門內非公朝也燕坐則脫屨飫立成禮房

烝而已是偶飲亦不可遺兄弟皇氏注禮記又以爲享禮照朱則
此是室家之宴飫說文飫○翕是式相好矣假令酒肴聚會妻帑
婉順豈非人情所快設一二同氣或異地或睽心一念所至便當
慼然雖云歡笑終屬强顔何孺之有自知自解欲遣還來何湛之
有湛本耽
末章朱註偶雙承詩語本活夫兄弟之間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
挈分食傳服聯業共遊雖有乖薄之人未始不相愛也及各妻其
妻各子其子雖在夙敦者不能不少衰矣孰知同氣不和幷其室
家妻帑客有未保如管蔡不咸至于毁巢取子又如建成私謀譚
尚相攻徒自賊以利漁人今世俗執迷交訟兩敗而盡者往往然

矣所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自是古今實話故語云兄弟手足
也妻子衣服也不能舉手足何以承衣服又曰易得者田地難得
者兄弟又曰一廻相見一廻老能得幾時作弟兄彼夫七步而吟
尺布而謠者直何心哉○凡兄弟失睦起于兩端一則以疎爲親
而疏得閒親一則婦言是聽而紛紛難詰詩中友生妻子俱已道
破○究圖固是欲人反覆尋索透出性天然亦不必說向太深到
得信其然又却有生惡可已不知手舞足蹈處聖人猶不自爲然
而使人自見其然從來骨肉之地人所難言須令自知悔悟先儒
謂周公善聽善教以此

伐木

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
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此詩毛傳分六章章六句眉山蘇氏訂爲三章燕詩二雅亦有矣
而此詩之體自不同首章多引端語其下一章又半章爲文之腹
至民之失德以下又申叙其情夫既燕矣又皆言自盡之義兼爲
遠怨之辭是所以勸親親也治天下之經也
一章將伐木與鳥非又以鳥與人首句與下二章同例夫事之甚
小而須儕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之遷喬以
爲安而不獨有也又嚶鳴以求其在谷者況事之大于伐木而人
之有知者可以不如鳥乎是故雖在高位不敢忘友也○丁丁嚶

嚶皆非一聲釋訓云相切直也是爾雅巳言與喻之義故毛鄭諸家竝言友道相規厲○神者對言則天神地示人鬼散言則天地人總有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聽即處高聽卑之聽終者終然也和平即在神上說蓋朋友爲達道其道達于天上下交則自泰孝經云天下和平灾害不生朱子所謂吾之心正吾之氣順天地無不正順也箋增減齊等爲和平

二章以伐木共力與友道相成也上段言酒次段言食下章言籩豆互文○許許說文所所○諸父者伯父叔父以國之大小爲別諸舅者伯舅叔舅其別亦然○註中有故二字解適字佳微我弗顧微我有咎蓋朋友之隙嘗生于相責[illegible]詩云寧適不來是不問彼之于我何如而但盡其在我最善[illegible]入巳之閒下章數我字亦然有咎指在巳之過○八簋以設黍稷按周官掌客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據待族人言八則籩豆倍之

三章伐木則同其處以興兄弟之皆集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則曰無遠立言之法然亦是來之使不遠按禮族食世降一等注云疏者稀親者稠此不來無遠之義也兄弟兼同異姓○民之失德二句言凡人之失其恩意者乾餱之薄不以時及人耳朱註有愆未合什名餱候也候飢者食之○有酒二句言不以有無爲辭湑本作酤傳云酤一宿酒也言卒造之按酒正職注功沽之巧功是善酒沽惡酒也蓋久則功多暴釀爲惡孔子不食沽酒三代無賣

酒者周家市飲有禁至漢方榷酤且從來不聞買酒之天子也○鼓舞二句樂書引傳云坎坎蹲蹲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樂之樂也始于鼓以作其聲終于舞以動其容人道性情之變盡于此矣按天子食更老親在舞位此鼓舞不必親爲之猶上湑酤總言自我耳說文坎作竷蹲作墫○迨我二句無事而燕本禮也箋云及我今閒暇其飲此酒欲其盡醉之意此即就燕時說覺迨義甚明

天保

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按答歌之說未有確據且治內之詩以此爲答治外之詩獨不可以此答乎序未嘗言答歌也且諸篇舊雖以爲文王詩亦明云非文王作後王推其先緒上繫之耳前四篇既繫之文王而此詩有先王字文王時未嘗追王則其下下云者蓋不指前篇明矣詩難讀序亦不易看也

豐城朱氏以天之福君神之福君竝言又以第三章第六章爲各形上文之福如此對待最失詩體程子曰天保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此說得作詩之意却未可立爲全意耳看詩不貴另提章旨只讀去其中自有提出全無意味若不提出却逐句可發悟性試觀古人引詩

一章維王不易故曰保命不于常故曰定稱君爾古道質歐陽脩

以爲對天而言非是金縢稱三王亦曰爾俾爾等句俱以下句足上造化無全功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故特曰單厚多益看俾字則非虛言福也故傳箋云王業日厚人物盛多○除字詩中皆直慮反除猶易也如除官除夕易云除戎器皆同揩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二章受天以上至已然言下遐福又從悠遠說一受之一降之保定無已戩穀二句一意說下言俾爾動靜云爲一切盡善而無一之不善也翦亦有齊義維日不足詩書並有此語不足非就日言此句卽遐字之義

三章又自爲進盛無已之意不必擬上以莫不興箋云使萬物皆

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按中三句興陵自叶而意則山川爲例末句總承後人言詩有折腰有拗韻近此體類若但取韻脚則如山二句形容與字下又先着如川以擬增字倒文相足古人每有此法○阜者茂也芒坂曰阜言平地隆踊岡亢也陵隆也體高隆也是岡爲山之高者陵又阜之大者二句亦不平然山是塊然之積川更活潑矣川什各穿也穿地而流也國語川氣之導也蔡邕云衆流注海爲川九州其川有九故州从川

四章原祭祀以見卜爾非重在盡其禮始獲其休也三家詩並作吉圭惟饎禮記疏吉作絜饎作饎○自殷以上禴禘甞烝周更名春爲祠而以先代之春禴爲夏取其禘配祫屬年數之祭祠之言

食春物始生無可享薦熟而已禴者夏有新菜可礿禮記注禴作礿甞甞新穀烝進衆物冬畢成也○集註公叔祖類大王父也卽組紺又名諸盩音綢

五章稱神弔者緣上只是嘏辭故此又就神言之弔卽不弔之弔叶作入聲周道文處文之趍于僞也故鹿鳴曰不恌此言質矣傳云質成也箋云成平也日用飲食謂豐富之時無所容其知巧惟務孝弟忠信是徧爲爾德也此四句正是多福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按虞書平章百姓注云百官古有姓者皆有土爵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者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而漢碑每著其出自帝王

亦可訝也竊恐周時百姓已作概稱今對群黎言故應別之徧爲句猶云莫匪爾極集註則而衆用箋文是將爲字實看又云助爾爲德益足其意而愈遠

六章亦自爲一意不必紐定神詒益神福亦天也二句是常新二句是常固二句是常盛有卜世卜年之意正義以爲德位日進基業長久又世嗣相承無衰息也○恒字除易義無可解者蘇氏訓常也考韻書惟組字訓弦索又作緪其音古鄧反考工記有恒角亦音亘壽字主南山言言福如山之不虧非祝君壽或字不知誰何之稱舊葉未落新葉已生不知不覺便自有在此惟松柏爲然故云後彫

采薇

序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按此詩遣率遣役同時同歌故序合言下篇而鄭氏所據爲說欲其同心者也詩中君子小人並言或乃謂遣將帥無謌非也又往還之期集註載程子說疑就宋時防秋爲言考之經傳並無此汝墳枚肄小明寒暑皆朞過耳鬼方之伐三年祿父之誅三年世曠商周而再見事垂詩易而互陳勞民頓師聖人謹之要皆蕩穴犂巢抑將徐服其心非可常期論也但此詩之玁狁頗亦事勢充斥

非止戍守故事者兩朞之說再詳之篇中或閔其情或激以義或述其事或代之言委至肎轉不必過分

一章首二句言可以行也次二句先言歸以定其心也作柔剛箋以爲先後輩行○玁狁在唐虞則山戎夏商獯鬻秦則匈奴漢之單于月氏皆狄也春秋傳狄防風氏後漆姓史記封建考桀亡其子淳維遁于北野隨畜轉徙號曰葷育北方之種或分或合或本古初或生後代總其同類也

二章憂止者憂其歸晩而烈烈之憂又承上句起下三句之憂此飢渴是去時之苦末章飢渴言歸時我戍二句總是憂中事○靡使一本靡所

三章陽止集註嫌于無陽未爲通論坤之卦上六曰龍純陽而離草死純陰而桃李發陰陽常相伏也又如日月水火是常在之陰陽憂心孔疚解爲憂國愚意便與上憂同說何害若肯我行不來憑他如何憂可亦本乎人情也按古出師及戰克以喪禮處之故孫子九地篇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巾偃卧者涕交頤蓋必死也必死是以能生

四章合下可見古者馭夷之法要惟能戰方可守而能戰又本于日戒中國車馬動則衝如轟雷止則堅如負郭人有所庇物有所齋其利大矣至春秋霸國王于略地攻城猶以車戰未嘗迫人于險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

則爲于犨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抑輪自晉敗戎于大鹵車戰始廢然三代之禦夷也中朝有必克之形故亦有正正堂堂之陣後代客常過主獸挺鳥散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慓疾于是必設伏以誘之覆壍以薄之飛降疑天宵渡若神以倖萬一若必推推檻檻是授以耳目而犒以貲糧矣非車不利所以制夷者不利于車也夫兵法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彼口實于房琯而棄有脚之城是懲噎嘗食必譚車戰于逼廢之夷王越所謂鷓鴣啼者乎○路華路輓以華無他飾也以卽戎故稱戎車據此則卿以上所乘車皆稱路或遂以戎車專指戍役之車按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倅王在軍所乘廣車之倅橫陣之車闕車之倅補闕之車屏車

之倅。對敵自隱蔽之車 輕車之倅。馳敵致師之車○定居言止戍守無事
五章君子小人二句可見將士輯睦腓傳云辟也言辟患箋云當
作芘亦改字例未的集註復引程說而程子自謂當刪去且云百
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何解按易咸艮皆取象于腓彼傳
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程子以
腓爲隨足而動固未合然生民腓字之正謂牛羊不加踐以足肚
過之具腓者彫其枝葉僅存本幹亦腓象也字書腓脛腨○翼翼
當從車說來看上下句自見獨舉弓矢者亦制夷長技○象之稱
有數義望頭若尾有混成之象行如丘徙遇險偏捷其馴者聽言
則跪起拜隨人意有進退威儀之象感雷而齒生花斧刃傷之見
星月則瘢泯亦合于天象云篤陰陽之誼一死則埋之號吼其處
或不飲酒食肉其交不許人見孕五歲生性能久識見其子皮必
泣身具百獸肉惟鼻是本肉力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別道之虛
實鼻端有爪可拾針畏犬聲尤畏鼠其目細故畏火胆隨月轉易
取象以此牙辟邪定癇佩之不遺忘因齒以焚其身如龜不免七
十二鑽故天之生物鮮有全吉者○弭什器云弓無緣者謂不以
繫束也弭頭亦謂簫以象飾其彆戾處則受弦不至齟齬又可解
轡紒○魚羅氏以爲鮫魚狀如鱉無足其子驚即入母腹皮有珠
文可飾乃然魚服之魚自是獸其皮將雨或海水潮毛皆起左傳
歸夫人魚軒服或作箙

六章方行而念其哀且曰莫如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抑以見
體恤之情更有所不盡也若曰予既知之者此即隔人情萬里矣
○謝太傅問子弟毛詩何句最佳謝玄吟此章四句蓋上二句景
愈舒而心轉促下二句身離樂而遇又悲也晉人取語致耳○楊
柳本二種相似混稱如江東通曰楊柳北人都不言楊按枝立葉
短者楊其花入水爲浮萍枝條嬝娜葉細而長者柳其花漫空如
雪朱子云楊柳之高起者柳楊之下垂者說文柳小楊也欲知二
木以此參之集註蒲柳即水楊亦名蒲楊條枝勁韌與楊柳別○
班固以采薇爲懿王時詩

出車

序勞還率也
輔潛菴曰古者師出誓衆故前三章如秋霜之肅旋則凱歌故後
三章如春風之和
一章謝疊山云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志有整暇勇決
之材有奔走犯難之忠○天子傳謂殷王故朱註謂周王○僕夫
按周禮戎僕掌御戎車又御夫掌御貳車從車則僕與御有辨此
僕夫是御元帥戎路者蓋偏裨之任非卒伍輩也
二章都城外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其外牧○按州里建旟
縣鄙建旐車馬非盡從國都而出是往郊牧總督以發所建不同
者其州長遂人咸就統也大軍非只分兩隊○設旐二句言屬旐

于旄之干而建于車彼旟二句俗講先于彼郊之下補出統前軍者固有旟矣至此雙承說下以爲有根此最失體隨文而來直云彼前軍之旟後軍之旐胡不旆旆然旆旆傳云旐垂貌蓋雀七旒龜蛇四旒下章龍旂九旒也虎六旒東萊建而不旆之說引左傳蓋言旆之本體是繢帛旟旐之末爲燕尾狀晦翁非之今註乃借實作虗猶云鑣鑣生民詩旆旆亦揚起也註中朱雀沈氏云莫知何物然天文家朱鳥取象于鶉占者遇之爲赤口畫于前取其勇疾但鶉非隼鳥或云鳥隼鳳鳥與飛隼也取其德威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是後勁之義熊虎曰旗屬右出軍訣云牙旗者將軍之精又曰旗者三軍之目蓋前後左右之位動而

不亂所恃有旗○悄悄之憂是上將軍以喪禮處之兵陰事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况瘁之僕是正副同心古者六卿出軍自五人之長以至每鄉之帥盡統于將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禮書曰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貴爲賤僕者有以弟爲師僕者○瘁本作萃○以上三章倒本初事者蓋勞役以其力勞率以其心此成功之本也

三章南仲爲周大將而名無別傳按國語文王諮于八虞注周八士爲虞官尚書有南宮适汲冢周書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又宣和博古圖武王時有南宮仲然則八士爲南宮氏此南仲或其二仲間一人蓋突爲縶難忽爲治亂其名亦相副也若仲是其名室家何以目之據常武其子孫稱皇父則皇爲字耳如蹶父姞姓之類詩美南仲而作後之勞率者未可遽歌然則采薇之率或卽南仲○凡諸臣之物旂爲上旐爲下此舉上下所建則南仲所統皆在巳○城朔方是扼地保塞堅壁清野足斷戎狄往來之路蓋西北本相聯也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此不必是營城郭故箋云築壘爾雅舍人注朔盡也北方萬物盡也尚書宅朔方曰幽都共工氏流其極陲按朔方卽今之延綏鎭在長城內介山陜之中其廣周圍三千里古來屬郡縣其黃河一曲名河套天順間爲北虜所據卽此詩之虜○襄之爲除蓋不戰而退矣○央本作英襄作攘

四章簡書古無紙書之于簡仲達云簡所容一行字耳故稱簡王言嚴重也又中庸方策方版可數行版用刻方所不容者用策策或汗青爲書皆可編之成帙孔子韋編是也

五章康成云諸侯聞南仲更伐西戎之命皆喜躍而鄕望之如阜螽之就草虫焉又恐王師不至故憂也勞者因美其伐功東萊曰說者以此章語同召南遂指室家觀其赫赫二句詞氣奮張豈室家想望之言按詳後三章文勢則朱說爲得呂氏所斷固是然詩人或止六句爲叙室家也當時若無西戎之舉卽室家又豈作空中樓閣故上之六句爲諸侯爲室家未可知而薄伐之舉自當有耳古今事局不同當其城朔或幷牽制西戎故遂歸功稱薄伐焉

皇甫謐帝皇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正月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文王閉門脩德不與戰尚書傳四年伐犬戎此二事皆西戎也是南仲一行幷舉二寇書序云殷始咎周蓋紂因此畏忌之遂拘羑里六章執訊獲醜或云只備其人耳此詩不過屯戍也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必不戮一人若作執訊獲醜之人是本句又缺之人兩字矣此說雖是然亦未諳詩體大抵古人文章有覈實之體有褒美之體如春秋核實之體也故據事直書詩篇則褒美之體也雖溢美隱刺而無傷是非之案如此詩縱未嘗與虜交鋒未嘗戮一人卽言執訊獲醜亦非所以爲過〇于襄自城守之時言功在一方于夷自凱旋之後言功在天下〇太史公以出車六月爲襄王時

杕杜

序勞還役也

首二章上四句爲室家之言中二句是勞者敘之末句又爲女子言也日月陽止言積日成月而爲陽也朱註局爲不歸亦解經妙處人情當然前詩亦以歲暮曰歸爲言但本詩曰遑曰歸曰不遠邇止自有次第卉木二字代却杕杜宛然睹物興思

三章全爲室家之言漸迫故及父母檀車二句展莊叔所稱車甚瘁人必瘁者〇幝幝韓詩綫綫釋文張張

四章匪載耶匪來耶胡爲不歸使我憂亦甚病且今期逝矣則愈多憂恤毛傳遠行不必如期但室家以期望之俗說以匪載二句爲卉萋睹期逝二句爲采杞時亦屬過泥集註繇者兆卦皆有占辭卜筮二句又叙其事末句自慶邇止而不言已至之樂正在箇中

前三章上四句各二句爲韻末章上四句來疚爲韻至恤爲韻而每章尾連三爲韻又皆三句其體裁視諸詩爲奇

按勞師勞役言情獨至而不及論功行賞之事何哉蓋古者忠信重祿任保訓練已感激于平時故有事則竭誠盡瘁者人臣之分也抑與後世毒民必死而徼倖成功者事又不同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誘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

魚麗

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隆之燕饗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觀之儉豈所先哉居山以魚鱉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者此庶人之義也非所論于王公易樽酒簋貳可用享蓋言其誠而瓠葉兔斯以酌獻亦述其謙非可推準而務損也禮至周大備卽其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毋有差貸宜其酒之盛如此後三章覆述一番王情宛然

魚與燕略相似。其腦隨月盈虧。乙其腸也。丁其枕也。丙其尾也。古云魚不見水。無耳而聽。國語魚禁鯤鮞。魚體象火之熖。能發內熱。惟鯽與鰌益人。蓋水族陰火所滋。樹果陽火所結。故朝食果則致癨。且夜飡魚則致腹疾。天文家魚星名。又鼉鱉雞雀皆星名。○罶什器。寡婦之笱。蓋以薄承梁。其功易成。故云寡婦笱耳。後世有魚麗陣。陣凡五。每五陣又各重五。敵入其中。不能脫。然則罶之爲用亦可見。又易稱貫魚。楚詞魚鱗鱗兮媵予。蓋魚性游泳必群。故麗者衆。○鱨鯊之美。不若魴鱧。而鰋鯉尤美。故其序如此。又鱨黃。鯊黑。魴青。鱧玄。鰋白。鯉赤。是咸備。○鱨之爲揚。言其性也。集註依陸疏什文。又云大者長七八寸許。○鯊集註之吹沙。長二三寸許。背

黑點。脊有刺。雅翼云。大者二斤許。唇特厚。寧波府志。其類甚多。今按目前三種。其最小者爲海岸之沙魚。其稍大者則江漢之常產。亦食沙。又海中有鯊。常化爲虎。詩所指應是重唇。○鱧註鮦。毛據神農本草經也。曰鯇者。爾雅文。羅願謂鮦別一種。陶貞白云鮦今作鱧字。日華子稱鱧胆甘。陳藏器稱鯇胆至苦。則郭陸以爲鯇者並非矣。爾雅鱧鯇。如云鯉鱣。蓋別二魚名耳。鯇今之鯶魚。鱧則今之烏鱧。其首戴星。夜北向。道家稱爲厭。舊言是公蠣蛇所變。與蛇通氣。亦或相生。有舌皮有花紋。至難死。猶有蛇性。从豐者。或以胆汁甘也。○鰋之爲鮎。爾雅毛傳同。本草云鮧味甘。主百病。陶云即鮎。雅翼云鮧善登竹。有水堰。輒自下騰上。牝鮎含雛躍洲。復吐出。語云鮎魚上竹竿。梁寅曰鮎腹平着地。故从匽。○鯉能飛越江河。雖不如龍之變化。而有其理。其脊鱗六六之數。蓋至陰之物也。陰極則陽復。故素問云魚熱中。鯉尤發痼疾。養魚經此魚不相食。易長。又貴雖困不反白。故宜育之。水經云鯉上度龍門。不得度者暴腮點額。雜俎云唐號赤鯶公。以其音與國姓同也。

魚麗。嘉魚。瓠葉。子貢傳以爲皆燕大臣之詩。然其詞有隆殺焉。

論笙詩

古言笙詩有辭有聲。朱子云有聲無辭。按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笙磬同音。以雅以南。皆有詩也。歌咏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有改也。朱子謂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則爲無辭。

夫同一辭也。見于詩則曰歌。寓于音則曰樂曰奏。是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衆聲合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獨謂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當有聲有詞。如其無詞。宜曰笙調。不曰笙詩。且若無詞。幷無義矣。從何立其名耶。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與凡所笙奏曰賦。是有詞。新宮今亡。或即以斯干當之。則斯干不得爲宣王詩矣。然則可謂管亦有聲無辭耶。如曾薛之鼓。其譜即附于投壺。若以笙入爲譜。亦應各附于鹿鳴諸詩矣。平鄉

輔氏以爲不綴于彼者欲以六篇相次也今六篇亦不盡聚爲一
或又云笙詩未嘗亡卽鹿鳴諸篇便是此說尤非歌終而後笙入
豈前後複奏耶劉會孟云詩之入歌者皆在獨亡入笙者想當時
原只有聲如今琴譜本無其詞甚矣束晳補亡云云然廣微固先
晳名流必有見而補辰翁似失傳疑之旨耳孔子與諸篇爲什序
亦與諸詩例並列此其爲詩甚明但笙詩之序每止一句而先儒
之足成序說者已無從下手故直標一語云有其義而亡其辭葢
諸詩以歌學士大夫得而錄之六詩以笙次惟工得而習之學士
大夫失錄則亡之朱子以鹿鳴諸詩爲工歌淸廟之詩爲升歌雖
不盡合于古然工歌者相間而歌升歌者堂上之樂不以他樂爲

間而獨歌也此義優于聲辭之別矣
古本魚麗在第十篇而南陔白華華黍繼之南有嘉魚爲次什之
首南山有臺之後由庚崇丘由儀繼之至吉日爲次什終其笙詩
篇名皆不入什朱子升南陔以足前什而以白華爲什首華黍魚
麗繼之由庚繼之南有嘉魚繼之崇丘繼之南山有臺繼之由儀
繼之幷蓼蕭湛露爲次什之終此六篇既非顚附徒亂故簡雖與
六月序相合而魚麗一篇又舛據照儀禮爲正恐儀禮屬漢儒附
會而毛學在前且嵩經何取以彼訂此今仍還毛舊

南陔 笙合吹黃鍾大呂二宮應鹿鳴

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按泊宅編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械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于械且辰窮于亥是戒之時

也序之傳豈草草者

白華 笙合吹太簇應鐘二宮應四牡

序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笙合吹姑洗南呂二宮應皇華

序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按以上三篇升歌三終然後笙入三終今如間歌例卽附記本篇之下便覽耳非古也升間後乃合樂周南首三篇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謂亂也

南有嘉魚

序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此詩上二章言求賢之道下二章言賢者之附此古義也陸佃曰
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者上籠之如罩下

撩之如汕其無遺賢矣嚴氏曰人君之于賢始則多方勤求之繼
則禮貌以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美實得樛而纍如孝鳥
群然而來也頻濱解末章云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君臣之義
如之何其廢之試隨文涵泳弗倒其辭當云有嘉魚則必致之有
酒則與嘉賓共之樛故使之纍鳥則去復來總以興君子之款洽
于賓有如是也朱子于三章之興謂有取義謂末章全不取義則
于首二章爲無甚義矣夫安有不取義而得云興者乎何興乎
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爲貴故曰南有嘉魚未必指丙穴穴向丙之
拙魚也此魚得乳泉多脂而益人未必原名嘉魚也自傳引丙穴
之魚爲釋世遂名其魚爲嘉魚卽以名其縣地志此類甚多我輩

讀書不可反爲書囮也註鱒鯽肌當作鱒鱗肌古字誤○蒸然箋
云久如○罩汕集註依傳箋本釋器文蓋罩爲魚籠汕爲捺罟捺
則漉水自上而下故以名器雪山王氏云罩胡郭切魚同幹水聲
汕魚上水貌皆群行自得之意按說文汕魚游水貌王所云罩未
知然否說文作䱎○以樂以衎二以字就主言之衎尤樂之和易
飲食衎衎子夏侃侃而樂虞翻上孫權書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漢
紀萬石君童僕侃侃如也皆樂而和漢書侃然正色論語侃侃如
也皆和而諍說文侃剛直也○綏之是使嘉賓形神俱適按燕禮
曰賓以我安則對曰諾敢不安鄭所釋綏義○鵻本作隹壹宿之
烏壹意于所宿之木故興君子壹意待賢且性慤士必慤而後才

知可入官也又思亦就主言蓋賓數燕則主情可知孔仲達以又
爲頻與之燕或云周禮上公三饗三食三宴侯伯再饗再食再宴
子男一饗一食一宴又有宴無數者或云就一日之間而燕于庭
復燕于寢此與孔說皆可合或云即一燕而獻酬交錯反覆無已
此亦燕禮所有並得通○末章之叶孔䟽思皆爲辭是來又叶也
凡思爲語辭者協上一字若思慮之思則本字協集註或說思念
不忘是來與思協然兩思亦自可叶古詩間有重叶者并語辭亦
可叶如園有桃之哉其之反哉常棣之圖乎是也

南山有臺

序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詩說此亦大臣
美天子之詩
篇中反覆美歎之尊之至也南山北山之有無不備所謂杞梓楩
楠皆君材也得賢之盛也與止四句舉草木亦各有倫臺萊附地
者故以基應桑楊沃若者故以光應杞李多子者故以父母應栲
杻枸楰耐久者故以眉壽黃耇應若以兼備爲興則三章五章未
免曲說○箋云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
以自尊顯范氏曰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雋以德壽主人君也
詩格自有相因意德壽二字不必膠柱○只左傳作旨○基與光
即是德不必又云德足以爲基爲光基者所謂治生于君子賢者
爲國之楨幹也光者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也○萬

壽以祝賓者古道質當亦齒爵俱尊如士冠禮祝辭云眉壽萬年
又古器物銘用蘄萬壽邾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爲自祝之詞則
君以祝賓容何傷○無期無疆者願之也遐不者必之也不已是
無間意是茂則益盛矣保艾則壽考而且祺矣所以爲善祝也遐
遠也遐不猶云不遐蓋倒文言不遠有眉壽乎朱子云遐字獨禮
記注訓胡字覺處處可通爾後就本身說
臺一名山莎其根爲香附子○萊即紅心灰藋亦謂萊蒸或名落
帚初生可茹大可爲杖○杞勁材也理白而滑可爲函撿其子木
蝨入藥○枸多枝而拳曲故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岩腹有絕大者
酷似狗其作音亦似狗吠爲屋柱則隣釀皆薄其核在實外能解

酒壽古者人君燕食庶羞凡三十一物而相在其中又婦人之贄用之○梗山楸之異者今江東有虎梓

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由庚 閒歌魚麗笙入合吹蕤賓林鐘二宮

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崇丘 閒歌嘉魚笙入合吹夷則中呂二宮

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由儀 閒歌南山有臺笙入合吹无射夾鐘二宮

蓼蕭

序澤及四海也

天道風雨露雷所以隆施亭毒然雷震百里雨分百步風或千里或半天下惟露所隊無不至故易云庶物露生其字从路爲大也此詩初燕而歌湛露則夜飲歌之甯俞曰諸侯朝正于王賦湛露夫朝而受正朔是世見者亦在其中此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有不朝者征討四夷之功于是乎著故形弓繼之古之詩傳蓋有所本晦翁不暇尋其設語之意而直斷曰序不知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卽以爲澤及四海其淺妄類如此若然則作序者文理全脊何以歷諸大儒篤信其說而不變也全詩固取下濟之義爲典然蓼蕭是上句不可倒文○蕭爲香蒿可以祭者字从肅蓋有義也○凡諸侯各君其土惟恐讒言聞于王國當來朝之際其心實不能安今天子傾倒其情如此則諸侯得安其處此君臣相忘形迹之言也寫者情志相暴肝胆畢輸也詩中譽字照蘇氏訓樂爲是○龍光着爲字當就已言如云與有榮施也德字不必粘上詩詞最活既云德便自有着落處不必尋箇所以德德之戲者壽亦戲仁者壽此必然之理也壽考壽且考終蔡註順受其正是也○孔燕箋云甚安小註濮十南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自貞于久也然則知二字亦是牽文朱註不釋燕字者意取本詩二燕字相同仍不明言以置可否闡俗解便倒此二字不計其語之無謂矣豈弟本作愷悌後凡放此○宜兄宜弟或至友邦言大學自斷章取義按繼世爽畢而朝皆

嫡長應受命者故擧其兄弟閒爲言二宜字言宜于兄宜于弟○以上二章集註勸戒之旨是善言詩處蓋古者臣之頌君美不忘規況君之于臣特詩吻不可直露耳○鞗革二句鄭以爲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按王惟覲禮不下堂其朝宗迎之故秋官大行人有車迎賓主步數春夏以生氣故迎之文也秋冬賔不迎此二句說者倒本來朝恐未便蓋言旣見時備沐君寵而從容自得也○雄曰鸞雌曰和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按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傳文鑣爲馬勒傍鐵驅逆之車在鑣若乘車鸞在衡衡雖與鑣近却不可連言當云在衡曰鸞韓詩鸞在軛升車則馬動馬動則和鸞鳴自然有節奏疾則擊雜緩則失音賈誼新書作

雝雝○同福寬說不泥君恩

湛露

序天子燕諸侯也○詩說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
此詩情至厚而意則嚴飲酒至夜隨以湛露爲與首言匪陽不晞
不醉無歸若爲達旦之懽繼曰在彼豐草豐草露易積意止深夜
爲期且云成其禮則必無過後二章其坊之又深焉露在杞棘堅
强之木無不任以與明信之君子內外洞達舉動忠誠故雖久而
德不爽至桐椅之實尤爲細密以與樂易之極而貌言中禮無有
不善夫迨夜則矜持或懈而既醉則情易流且在宗則節可畧而
儀德之令如此此君之恩愈覺其隆而臣之敬更無不足也所謂

酒以成禮不納于淫豈爲長夜者濫觴哉○厭厭安也傳文安故
久久則足總是一意韓詩作愔愔說文懕懕夜飲者申私燕之恩
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燕禮君曰無不醉賓曰諾敢不醉○宗
之言尊也尊者所居正寢也禮書王六寢大寢一小寢五燕禮云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載考者如敬仲辭桓公卜夜此之謂不成箋
云賓讓之乃止考則情益厚矣○棘周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樹棘表赤心而外刺聽訟之處名棘庭
義亦取此

彤弓

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獻四夷之功乃賜彤弓孔穎達云有功則賜之不須四夷之
功按城濮之役其賜宜也若平王之賞則非敵愾矣然東遷之後
賞罰無章所賜惟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陸容云
此詩首章是統體下二章載與櫜是藏之之事喜與好是貺之之
心右與醻是饗之之節亦着得仔細
周禮弓有六王弧夾庾唐大無彤弓名鄭以此爲唐大其往來體
若一合七成規彤必有菆弓必有矢此以彤弓統言之凡弓必漆
以防雨露周尚赤故以彤爲重傳云彤弓以講德習射潘勗九錫
文以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
云云宋均云內傳訓言爲我然其下有我字箋訓言爲策命藏之

是受賜者出而藏之既箋云欲加恩惠也朱註既與也猶許與之
與非與彤弓一朝鄭云猶早朝呂氏言無留遲二義俱未甚的葢
饗禮獻依命數終卽止立成不坐故云一朝按此饗與他饗不同
爲錫弓而設享後自更行燕本章數句叙來其錫之之意已見俗
講饗之云彤弓卽于是賜焉古有不完之經耶○饗大禮行之在
廟故用鐘鼓大樂亨大牢君親獻設几不倚爵盈不飲敬則用祭
器
載傳云載以歸也右傳勸也言勸有功也箋主人獻賓賓受爵奠
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也既義謂勸以助懽非是右在酬
前主人先酌自飲亦可曰勸酒但大饗何云助懽醻傳報也報有

功也箋解今註同○按右疇二義毛主功鄭主饗朱子既依傳爲
勸復添尊字緣古道尚右右有尊義也是右不屬酒疇亦當依傳
報功乃復用箋疇酒又叠訓勸去取之間亦覺兩混疇本作酬

菁菁者莪

序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詩說天子燕
賓興之士則歌之

此詩若無末章亦是直頭布袋蓋徒致接幸之懽而不追平生之
願其情猶未深也朱子初從序皆以爲比其後乃云全失詩意按
左傳文公如晉晉侯賦此邾穆公來朝昭公亦賦此又韓愈曰既
見君子樂且有儀天下美之之詞序說之信久矣云樂育材者歌

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
既見者官之而見也舊以爲下之見上朱以爲上之見下○且平
聲只且皆語助

傳曰君子能長育人材不如阿之長莪菁菁然菁薛君作莪○樂且
有儀內外至也或曰言可則而象之○莪一名蘿蒿開淡黃紫花
作角結子長二寸許微彎陳藏器云生高岡陸璣生澤洳詩文正
兩宜也○則喜者其樂難言○錫我百朋箋云得祿多明得意也
王莽好舉古事以大貝牡貝幺貝小貝四種各相與爲朋而不成
貝者率枚直錢三文不爲朋因知古者貨貝按凡言朋者皆以貝
言至十朋以上則爲龜矣此班固食貨志龜貝之品也易云或益

之十朋之龜況百朋又十倍于此乎賢者能逆知前物故以元龜
之直至重者賛之若謂如得重貨之多則計利之陋情何以言于
嘉賓矣

六月

序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
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
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
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
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
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

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
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
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以凶亂之餘而攴夷氛之惡宜倉卒不暇詳今觀此詩其所自治
者已若有餘而治彼者則簡略而猶未盡雖事勢固然而理亦當
如是也

一章棲棲傳以爲簡閱貌凡戎車一乘後必有輜車衣甲載于輜
重有守衣裝五人當戰乃服在道故載之註素裳白舄耳詳匡者
正大分

二章戎事齊力而得四驪後篇又曰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亦

見中興同馬庶猶駟騵彭彭之盛于三十里漢書律歷志計武王
伐商亦準此
三章顒者顒然可望也有嚴威克厥愛允濟也有翼敬克怠者吉
也共武之服欽承天子威命是也定者固大業
四章夷兵而能整居其勢亦强矣而侵而及而至皆游兵麕食逐
步爲巢計亦狡巳焦穫爾雅十藪之一孔氏云此藪外接獫狁鎬
箋云北方地名孫毓王基並然集註亦云非鎬京之鎬按如長安
洛陽代爲帝王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皆與京師同名
涇陽疏云去京師近○按焦穫方涇陽雖有遠近並隸陜以西孫
炎以焦穫之藪爲岐周是狩地也又韓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

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瓠口卽集註瓠中是涇與焦穫亦相近而
方爲朔方可無疑止鎬未詳想劉向以詩中鎬方並言方去京師
當千里遂并鎬亦云他無所據末章來歸自鎬蘇氏以爲歸其采
邑則燕亦私宴季本疑鎬爲大原邑名漢魏于此置高平縣豈非
原與鎬之義要亦意取耳○織文二句傳云錯革鳥爲章革者鳥
之急疾是隼也錯字解織字言錯雜畫其文爲章也又云白旆繼
旐者言此鳥隼之旟旣以絳白爲縿正幅又以絳帛爲末垂其名曰
旆白者帛也非白色出車雖以龜蛇爲旐然正義明云對言則旟
旐散則旟亦可名旐也且出車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是旟旐皆有
旆矣此二句總言織鳥文之旆央央在前集註引傳亦未嘗分統

前後今人旣以註之旐爲龜蛇之旐卽以本文之織字爲旗幟以
本文之旆專爲龜蛇之旆又因鳥隼之旟是統前軍遂以此旐爲
統後軍將一事分爲兩物支離葛藤可謂繆中之繆不止黃葉爲
金矣葢此旗總是元戎所載無前後軍之說特舉旟者正以選鋒
所建况周禮軍行百官建旟則旟是統言耳左傳稱旆多矣杜注
各不同反覆推之所稱子元之旆陽貨之旆軍前大旗也狐毛所
設與亡大旆之旆壬申復旆之將軍所建大旗也此詩白旆當是
軍前大旗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在先長發載旆義同其曰央
央不專指燕尾之狀○元戎毛云先良也韓詩云其車縵輪馬被
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按此車以啓敵之行列止

曰十乘則爲馬四十疋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乃其辭意
如左稱先聲有奪人之心者
五章車馬之盛以上每章各言之此章首四句尤詳整見爲薄伐
利用兩如字猶云如式而如古通用也○薄伐二句按穆王西征
犬戎遷戎大原夷王衰蒻荒服不朝命虢公伐大原之戎至俞泉
宣王遣兵伐戎不克僅驅之出界而巳葢自穆王失策而宣王復
料民大原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巳兆于此詩紀薄伐雖曰來則禦
之去則不追固待夷之法然周得中策而貽患于後猶下策也葢
内侵之冦見中國王氣卽自遁宣之初興有召方程尹之將應易
爲功乃僅能逐而不能克觀至于大原則是卬境未必盡境廓淸

長駕當非其志已强弩之末遂更敗績讀此篇可預見○大原卽晉陽禹貢旣脩大原帝堯嘗徙此在夷名大鹵大作太非○文武二句不專王出征時言總是稱道之詞漢唐而下經生弁師分爲二途往往相牽制不知兩義同歸也○尹氏世卿也其先後擅政春秋譏之族貴盛五葉不別遭荒羅兇憂否聲聞數里後世義門何以加諸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之也吉甫放逐孝子雖能旋改頗似宣王不終其德者

六章燕喜師出成功則安而可樂若作燕飲則下嫌叠受祉者吉甫之爵祿勛名從此益隆或王私燕者蓋爲我行永久飲御諸友似是吉甫意中語不知此乃作詩者體其意爲之王之諸臣在吉

甫則爲諸友然王於臣亦得稱友如酒誥太史友內史友蓋其親信者宣王亦嘗曰友紀○雙以御爲侍言使思舊故友侍燕追陪蓋尊崇之○包鱉膾鯉箋云加其珍𩞃所以極勸也炰乃連甲燒之膾則切如銀絲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牢牲若鱉鯉非常膳故云加之○鱉以思生孚乳以夏有雌無雄與蛇爲牝牡遺卵于岸蛇嘘之初成蛇久還爲鱉聽以目故名神守又養魚經魚有引飛出水者納鱉卽止其伏隨日朝東向暮西向凡在陸地得者及四目獨目白目者三足赤足者腹下作字形者頷下有軟骨如龜形者頭足不能縮者眼凹陷者皆不宜食諺云三爪團魚四爪鱉五爪青龜六爪蝟古云跛鱉不息致于千里○吉甫休兵飲至

同席者固不一也如後篇方叔與伐玁狁則亦當在[illegible]而獨舉張仲夫孝友卽文武之才也所謂事君不忠非孝臨陳不勇非孝故孝友爲百行之全大舜以孝友陟爲天子君陳以孝友尹茲東郊今北伐篇終特言孝友則治夷者非恃兵威其在德之服人也哉稱甫文武亦此意然自讀詩者看出若作王說都非詩旨或曰孝友之云猶江漢言文德蓋慮其黷武也此便不了事勢宣王初年夷氛方熾荊蠻徐淮次第當討何暇遽紓其指又說者爲將相調和之論如所云自來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成功于外者然在宣王任賢圖治此言亦不必設凡皆講師語甚失詩人風度傳止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人處內集註止云賢吉甫而善是燕

總是道其一時之盛含畜醞藉可忘筌蹄

采芑

序宣王南征也

詩本班師時作前二章猶出車追言始行時精神風采整暇如此次說軍律次說軍謀歸于以望成功蓋亦褒美之體非誠不戰而服也乘路而不乘革車命服而不戎服皆就行時所見言至其臨陣自當革容古者兵制甚嚴禮法甚備說者便引後代之將不親戎服爲言已覺好事至以第三章爲碍末章來威之說則云平日兵法又云大叚不須戰鬭又云執訊獲醜之人此等話念之失矣

一章已耕之田其芑可食與軍容之盛也時方中興故以新菑爲

言新田新成菑田也菑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更和餌則爲畬○芑詩中亦有三豐水之芑爲草維糜維芑爲穀此芑爲菜陸疏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又地黄亦名芑二月生摘其傍葉作菜甚益人○涖者秉節鉞以臨之率者將以行故率止以下惟言將事涖本作莅○天子六軍令號三千則十八軍矣美卒盡起而皆嫺于法周家兵農之制有素然宣王每動大衆此卽料民之舉師干之試當是人與器相習也箋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如輔慶源云師衆之捍禦夫敵者皆練習也不成句○四騏以下非三千之車路車或云象路巾車所謂象路朱也按五路惟金路亦飾有鉤鉤以金爲之馬頷之飾也但金路同姓以封方叔未審同

輿豈元老上公亦得乘輿巾車又云金路以賓革路以卽戎朱註戎路則指革路矣有魚服似是戎車然革路漆黒不得言䡲且此乘戎路而下服命服禮何以稱膺之樊纓皆以五采罽（音計織毛爲之）爲飾纓依命數爲就（重也）以綴于繁

二章旂旐統就諸侯縣鄙所建而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卒兼舉之約軧以下亦非三千之車傳云朱而約之緣上是金路轂色宜與金同註爲兵車之轂是將卒通辭何取乎朱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亦可想其雍容之度八鸞屢見于詩在式者和然散則通名鸞也曹氏曰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不及戎車戎服正如吳起不帶劍諸葛武侯羽扇指麾羊祜輕裘緩帶杜預身不跨馬皆盛著威名按此說當其臨局固未必然而功成咏美亦不相妨後世爲將或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充其類不至于吮疽不已也父母之仇不共天視民如子者民視之如父母爲人子弟者豈待父母之解衣推食而後矢報哉是故若吳起之倫未足言將方叔之儀度其紀勲二雅信不誣也○朱芾二語句法倒用以爲錯綜朱芾非韎韐葱珩非劍佩三命至九命俱葱珩葱本白末青其青尤美玉之菁葱似之○芾白虎通紼或作紱瑲作鎗○諺云汝州風許州葱葱雖小物而取景最廣亦最宜人其來尚矣

三章隼至急疾亦飛而止以興威武而有節制興六句止○古今言隼未有的指其物者或以隼爲鶻然禽經鶻以搰之隼以尹之

說文鷂也陸璣又云鷂屬詩言隼必以飛聯之法言鷹隼䎘䎘禽經鷹好跱隼好翔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諸書輒與鷹並言故或名雀鷹蓋隼之言迅也其搏百中故从隼然有不擊書曰隼憫胎○鉦人伐鼓上不言伐下不言人陳師鞠旅下不言陳上不言鞠伐鼓淵淵振旅闐闐上無治兵下省伐鼓舊皆以爲互文看來古經句法意存卽止只照文有鉦人焉有伐鼓者焉陳其師而鞠其旅焉蓋令之初發十以傳百百以傳千自不消倒說陳者整其行列鞠者告之曲盡所謂三令五申也自其大衆而言爲師自其部分而言爲旅末二句尤爲義致淵淵幷無煩補綴矣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獨臨陣時且此句在陳鞠之上則坐作啓處疾徐疏

數之間皆用鉦鼓軍訣云金鼓者將軍之氣又云金鼓爲三軍之耳鉦人如公司馬執鐲卒長執鐃徇人執鐸皆是也伐鼓如司馬兵法昏鼓爲大鼜夜鼓爲晨戒旦鼓爲發昫以及馬上之提鼓亦是也濮一之曰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節與止皆用于鼓故曰鉦人伐鼓或遂云鉦鼓各有司而以鉦人司鼓蓋進不恃戰之意總因文害義鉦國語曰鼓丁寧韋昭云丁寧鉦也蓋以其聲濁謂之鐲鐲如小鐘以其聲譊謂之鐃鐃如鈴自其正止言之謂之鉦禮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淵淵闐闐孫武云戰如守行如戰仲達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也振則尊老在前復常也止之爲振亦有餘勇足賈

之義

四章蠻荊蚩種故曰蠢爾蠻之言慢雕題鑿齒同川而浴極爲褻慢也尚書三百里蠻其在唐虞爲要服夏商時漸爲邊患周代彌盛平王東遷頼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後屬于楚其黨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焦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脊唐蘇鶚記有菩薩蠻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卽佛國也稱南無云○元老按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銳者不足與言兵惟丈人長子爲師中之吉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强武之名蓋以謀爲壯非以力爲壯也○戎車三語是善用中國之長其威如此焞本作哼

車攻

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說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

夫盤于洛表五子鬱陶恒于遊畋伊尹祇戒田何足美哉然宣王二詩能一人心而復古制仁敬禮藝咸于是可見焉且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亦偉矣而夫子弗錄豈非岐狩爲常而東巡爲盛事乎春秋宣榭火蓋講武于此尸祝不衰可想一時之盛云車攻之篇本爲朝諸侯也故體弘而象遠吉日爲狩于西則詞簡而意促矣要皆典則不靡後世獵賦若長揚上林等騁怪徵淫夸張耳

目誠爲雅云一歎

篇內各既字俱見法度脩飭有夙戒意兩稱駕言俱致特之詞前各章不須襯貼餘意自有結贅在後讀至允矣展也二語若或窺見不絲微情寄諷考其學問才情作者抑吉甫之流歟

一章孔疏作往東朝會最是蓋首言車攻馬同而一稱駕言次章另言田車四牡而再稱駕言明爲兩節若以徂東便爲往田既失本事且兩章可廢一矣○先王之制車出于甸人馬掌于挍人周代尚輿工之所聚故以攻爲堅富必問馬故以同爲盛若王行則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此二馬諸侯賜封得乘茀四章所駕是也)田路駕田馬其駑馬給宮中之役六馬各一騶王之又有

總王者爲七騶
二章田車木路不輓以革但漆之蓋堅樸之車甫草毛云大芟草
爲防然後焚而射焉與鄭異薛君傳作圃草馬融傳注作圃草郡
縣志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多麻黃草述征記踐境便
睹斯卉窮則知踰界所謂甫草也
三章之子不敢斥王也囂囂(音翺讀梟者非)只重選徒之衆註云靜治是
超經先說却餘意建旐設旄言設旐于旄之干而建于車以統衆
也其實所建者不止一旐亦不獨旐有旄凡旌旗止則納之弢中
○敖山名殷仲丁所遷其下當卽甫田按晉師救鄭士季設七覆
于敖前則此山之地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誘敵○玩搏獸于

敖豈眞徒手言搏哉若以爲氣大事小也
四章諸侯芾舃並黃朱故皆赤色王安石云諸侯沿其臣下則朱
芾君道也朝于天子則赤芾臣道也然如方叔朱芾亦當是黃朱
金舃傳達屨也舃之最上達更無尊者舉尊統卑之詞觀會同二
字知古經亦活如上稱狩苗豈冬獵而又夏此云會同豈時見而
復殷
五章決之爲言抉也抉以開之周禮注作抉集韻作夬拾韝捍也
言拾其衣褎以利弦大夫與士射袒熏襦(以拾蔽膚)君射袒朱襦(以拾斂衣)
(而已)佽者臂指相比次調者調弓使正調矢使宜○射夫自諸侯以
下其在澤宮皆曰士在武皆曰夫天子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卿大

夫士發天子抗大綏諸侯抗小綏獻禽其下既同者心同力亦同
也正言射時鄭以此二句爲賜射餘獲之事蓋射夫既田又同復
射于澤宮射而中田雖不得禽亦取禽田雖得禽射不中則助中
者舉柴初尚勇終必尚禮也或云舉柴卽火烈具舉柴積薪也
六章騤難制不猗亦御善不失其馳卽過君表逐禽左也
七章蕭蕭悠悠毛傳不諠譁也蘋之推每歎此解最得情致然此
二句形容妙矣却非盛周之詞遂爲後代刻畫之祖凡有鹵無角
者其聲蕭蕭天籟也并悠悠俱卽田事始終而言集註以爲閒暇
之貌蓋単泥末句遂指此章爲終事既失詩趣而不驚亦說不去
也若欲層層序次會同何以在于苗下驚者或奪取而至于争或

遇軼材卒然以駭○大庖不盈三等之獲皆入君庖每等得十是
每禽共三十矣故曰不盈註皆傳文面傷踐毛(謂在旁逆射之)不獻者嫌
于誅降不成禽者惡其害穉小也古者田不出防不逐奔走三殺
俱自左射膘骨後髀前腸肩前上殺貫心卽斃肉最鮮潔次殺達
心緩死髀股外髃骨邊下殺死益遲肉又惡也須餘是待復射之
后須與中者亦是習禮曠典不盈中亦涵得此意漢人賦風毛雨
血洒野蔽天文人之心多死信夫
八章于征猶言此行有聞言六服盡朝王靈丕振無聲言人心整
肅時靡有爭鬬一本問○治世以心立事以德非其人則不能爲
故曰允矣君子然天下大器人心之紛庶事之𡨴周全統貫無一

之遺是爲大成

吉日

序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詩說宣王
田獵復古史籀美之
一章曲禮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吉戊傳云順類乘牡蓋日有
剛柔猶馬有牝牡也大歲在戊曰徒維什名云戊茂也物皆盛茂
也按戊字與茂同音梁開平間司天監請改戊爲武古今人不識
字久已地支中巳字亦从以音○伯禜祥也王車駕南星曰左驂
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
起星離民流夏官挍人云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騬馬
秋祭馬社始乘馬者臧僕冬祭馬步能災馬者獻馬講馭夫並用仲月剛日
祭于大澤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又禱天子馬六種凡十二閑每廐
二伯一十六匹叚成式云馬鬼名賜說文旣禡旣禂○旣好二句
神則相之以追逐言則爲從
二章庚言陰氣庚萬物說文象萬物庚庚然有實也故爲堅强貌
大歲在庚曰上章辰午爲馬蓋辰之支執徐其屬龍在天曰龍在
地曰馬龍亦馬類午者牾也陰陽交牾大歲在午曰敦牂物皆盛
壯也○獸之所同四句語意聯屬婉轉要得體認言獸之所同必
麀鹿麌麌之處其惟漆沮之從乎誠爲天子之所也蓋聚麀則獸
至祥發水鍾之地則滋盛而宜狩也麕牡曰麌此麌麌言多亦借

實作虞麌說文噳○由其地言則漆沮就其高者曰阜平者曰原
○漆沮禹貢雍州漆沮旣從孔安國顏師古皆云卽馮翊之洛水
正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宅洛也漆沮之會于同州者
去鎬京三百餘里視緜之漆沮則爲下流爾雅周之藪曰焦穫焦
穫近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頌之潛亦是此處
三章其祁傳云獸之大朱註亦不明言地之大陸聚岡始王地言
爾雅疏祁作麎○此及下章各末二句只就下之人樂上之心供
上之燕說其意別有在言外悉率二句今解無味且上下文亦不
相稱傳箋云悉驅禽順其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疏云使天子得
其左廂之便此解是已但以左右屬禽覺右字終不明嘗按田者
之防並爲二門天子六卿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爲一
方取左右相應不得越伍教戰旣畢士卒出門左者之左右者之
右然後驅禽納之于防焚燒待射所謂悉循左右之宜以安待天
子之射也蓋古者田法如此○儦本作麃又爊馬融傳注作駓
四章兕按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犀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華皮充
武庫角助文德羅氏云兕卽犀之特者特犀之角美于服飾牯犀
之角艮于藥餌能解鴆毒故有鴆之處必有犀此造物之制也犀
入藥最難擣先解爲小塊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候氣薰蒸乘
熱投臼中急擣應手爲粉末古語人氣粉犀謂此射以得兕爲雋
○以御是須禽以酌是燕飲賓客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

臣爲大客此並云者無不舉之詞〇醴猶體也齊孰時上下一體
文選注韓詩說云醴甜而不泲也左傳稱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
明堂位曰殷尚醴盎醴不可專飲惟其酒之初故始飲酒者先飲
醴以醴爲敬故言之

鴻雁

序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
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雁大約相類秋南春北鳴聲嗷嚦進止有序從風而飛以愛氣
力是其同也鴻曰雁蒼鴻寡侶而雁多群鴻薄霄而雁遰必啣蘆
至雁門始郄之鴻毛可囊以渡水而雁翅僅能辟暑是其異也按

月令八月鴻雁來乃雁之父母九月鴻雁來賓雁之子也曰賓者
以先至爲主十二月雁北鄉亦大雁正月候雁北亦小雁先行故
爲鄉來齊乃稱賓北是其鄉則南爲賓也小者翼弱來遲故去亦
遲汲冢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雁不北
鄉民不懷止蓋此鳥求避陰陽寒暑故轉徙無常夜宿汀澤鴻在
內雁在外且其聲哀故以興比
肅肅之勤正未知所稅駕肅本作䎘之子傳侯伯卿士也箋王使
是子巡行天下勞來其民之病苦于外者于是可怜之人則及之
令賙餼焉又哀此鰥寡收歛之使有所依歸也〇矜人二句集註
未明當看及字此字言同征者無非可怜之人就其中更有鰥寡

可哀也又離偶亦曰矜鰥者昆也昆明也魚目恒不閉故爲愁悒
不能寐之狀白虎通云鰥鰥然無所親也寡踝也踝踝單獨之言
百堵言比屋皆寧古人作室先築外垣毛意版廣二尺一丈爲版
言其横之長五版爲堵言其直之高雖則劬勞仍指前日于征下
章自便〇宅什名擇也
嗸嗸二字更爲憯切食貨志及荀悅俱云天下嗸嗸總待哺顒凉
之意何必云自比作歌蓋離合悲歡之際苦咄樂嗟所必至耳〇
哲人四句向以愚人形起上句固爲得之但言哲人爲周知民瘼
之人若此詩出于旁人則可若果出于流民反不必指稱君上只
是泛言人若悉我顛末則謂我痛定思痛種種可憐若但見目前

之安定而不睹前日之苦情則必曰幸有頓揷反更譁嘵爲不知
足之分也

庭燎

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〇詩說宣王勤政史籀美之
按夏以鳥鳴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所稱三朔也周
之早朝宜其如此王之志勤矣然天有四時君子亦有四時朝夕
晝夜運行節宣若有所思者坐以待旦可也至于朝常之景卜之
雞人奏之太史今未能安定疑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所謂言乃
雝章之佩者王則不然其後有難繼者矣或曰此非王之問夜也
乃詩人叙其設朝由夙而晏序所云美更箴耳然則始也姜后脫

齊之諷既〻女嬀淫樂之湛妃匹之關于君德何如哉○若以夜如何三〻爲句次句尤不費斡旋央廣雅云極中益其字从中而分景侯云夜半是也過夜半則屬旦侯漢宮有未央古詩有樂未央是皆以央爲晝也○庭燎爲君子而設不得並揣庭燎者樹于庭而燎之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僭天子也其差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百枚之制未詳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艾箋云芟末曰艾○觀旂正當朝侯○將本作鏘噦噦說文鉞鉞鄉本作嚮

沔水

序規宣王也○詩說宣王即位乞言于群后而作

夫宵雅廢則變雅作變之極則謀猶回而周宗滅此雅之甚亂也其實由訛言故自雨無正之有若人也而君臣之義暌小弁之有若人也而父子夫婦之恩絕角弓之有若人也而兄弟之氣乖何人斯之有若人也而朋友之道喪巷伯之有若人也而士大夫之心離十月之有若人也而地震天鳴下民孽作矣讒夫昌與亦曰殆哉然何代無讒殄聖弗行寔在人主至其所以弭之者要惟一敬謹身畏天不示以間使其說無由乘即亂無自作故詩紀亂原首先沔水夫以是規君則忠以是全親則孝詩人之誠懇發于中而意象苞于外所謂要言妙道者其是謂歟舊以沔水飛隼喻諸侯之當朝而顧放恣自如不若今說之中情益取象于濆溢飛翔之物自當就訛言說首言水與鳥必有所底次言其勢方盛末言隼雖飛必循中陵總見其當念當懲也

一章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之言尊也欲其尊王水之入海多矣書獨于江漢言朝宗正以吳楚間爲難服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傳箋用此爲說○海什名晦也神曰海若其深者十里有岐海幼海少海東稱渤海亦通謂滄溟凡四海曰裨海稗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考異鄭云黃星騁海水躍○念亂者念亂之從生并其究極自必覆宗禍嗣父母益切言之○誰無父母箋皆生于父母也臣之道資于事父以事君

二章蹟者行步之跡故不蹟爲不循道○弓張弛由弭弛時多故

云弭忘

末章疑逸首二句隼之循中陵者天下之物必無凌空而能蹈往必有所起來必有所止人之爲言雖如鬼如蜮必有其端故止謗莫若自脩也○訛者言之善化其去其來初無可迹有訛則讒自起以其惑世謂之訛以其誣民謂之讒懲即上念字意其興者決其不能興敬可格天況人乎孟子三自反之說最盡敬義詩教人處亂亦非是專管自家不顧別也否則犂元所云口衆我寡幾何不殆○逸詩有河水或云即此篇

鶴鳴

序誨宣王也

今人談理非是蹠實卽是凌虗古人所造儘高隨說一件便自有味并其詞亦不可及如後人說山說林之作亦祖此詩然說一句只是一句也集註誠明好惡字皆以巳意貼出詩亦備此解但攙入卽得其一說而遺其又一說耳且若粘定并不須言鶴等兩章無分淺深一鶴也鳴之至深遠何以無不聞而于野且于天可思也一魚也言其潛則必在淵之深而又或在沼至求諸沼之淺而又或在淵可思也園固可樂然檀植其中而擇與穀亦並托其下將并棄檀乎亦并容擇與穀乎可思也一石也其在他山誠賤矣而金與玉必不能以自成將棄石乎否乎天下亦有無用之物乎可思也○鶴内典云影生埤雅聲交而孕游息于陰警露飲

露輒飛𦬁陽鳥好以陰濟之易曰鶴鳴子和聽之𦬁聰仰鳴則晴俯鳴則雨鶴所以壽者以其當子午二分陰陽氣生必鳴且舞能吐故納新也禽經鶴以潔唳以怨望其糞化石成麀惟華亭鶴窠村產者爲及格其黒在翼註尾黒誤○擇或便指檀可○錯者百工之所須轉用無竆錯說文䃺○穀惡木而取名則善猶𦬁草爲大苦也詩中惟此穀黃鳥無集于穀當从木餘者百穀之穀及生也養也祿也善也之穀俱从禾殷中宗時桑穀共生卽此穀按有二種其一皮有斑花可績爲布後代又擣爲紙故紙亦曰楮一種皮白但葉似葡萄作瓣有實如楊梅而無核初生青綠色秋紅熟水浸去皮穰甲子日陰乾爲末每水服二錢抱樸子云餌之一年

老者還少劃穀皮取膠可團丹砂并粘金箔不脫又楮汁調白芨飛麪二物粘紙縫如線永不解甚便經典

祈父

序刺宣王也

按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世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也國建侯以統其民也國有弗順則正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以卒卒有弗戢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群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其六軍之士出自六鄉六鄉不足取之六遂六遂不足則取之公卿采地及諸侯邦國無取于王國之禮

詩緝曰宣王料民大原人不足乃令圻父出宿禁以從軍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伐大原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敗績三十九年敗績于姜戎四十一年征申戎破之詩所刺當在四役也宣王初程伯爲司馬應繼之者非其人然卽以祈父爲司馬則非其詩數言耳句法圓洒錯綜且不斥王而訴祈父先公而後私怨而不怒可謂責人有禮矣○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其屬六十有司右王勇士爲車右者有旅賁氏以膂力衛王者爪牙爪士猶虎賁之徒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宫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是也○前用胡字後用亶字及轉字恤字俱佳止居底止亦有淺深○不聰俗解云不聞成法此亦泥末句故煞𡨋

語司馬成聖言征伐所以通天下不聰則何以通此猶云不知人情耳有毋有字自活非人盡然饔外傳雍

白駒

序大夫刺宣王也

蓋不知其未至而招手抑將去而挽手抑既行而追手要總為賢者不肯留也宣王之末訛言方起虢文公仲山甫之倫諫而不聽誠賢者應不樂與祈父同朝苟無見幾將為杜伯左儒之續至其詩則每章六句流水行雲餘音嫋嫋亦緣情之絶致矣末更微諷以君臣之義大體淵然詩為教萬世豈虐哉

首二章朝夕非永也嘗其行而朝夕不啻永矣末句箋云今于何

逍遥乎思之甚也○蘇氏云逍遥無事也嘉客亦非執事者○場苗非禾苗藿原始云香草也一云菽之小者可作蔬亦可羮公食禮云鉶毛牛藿注藿豆葉也子路食藿

三章從來說者不一以集註為妥傳箋意云願其來卽責之言惟公侯之尊可以逸豫爾豈公耶豈侯耶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也慎者誠也誠汝優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庶使我終不得見極而與訣之辭東萊曰白駒既駕賢者去矣時事可知爾為公侯者尚逸豫無期不知動念乎是歎尸位者不知以人事君之義也復眷然別賢者期其且慎且勉言行矣自重也又按宋人制舉義有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勞于王事逸

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為朝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士計又深體其情不容不去也尤婉轉有味子由云君子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為樂顧豈少哉曷亦戒爾優游強爾遁思以來從我乎朱正用此意但語氣爽捷不如蘇耳或又以慎字勉字作隱諷之詞如云遯世須教弗悔要不外正義之解○賁按易山下有火賁以火照石成黃白色蓋離為天文艮為地文相交成輝也荊公讀如奔言來之速此取月令玄駒賁之賁不如照易義

末章以其不可卽也故作有餘不盡之詞言情顓然古文亦多然究亦是聲消景滅雨落波沉之轉語耳或便以為謀國之音恐白

衣山人遂祠為鼻祖○空薛君作窮毋本作無

黃鳥 集穀肯穀二字不同非疊韻

序刺宣王也

舊以黃鳥宜集木啄粟者今夫禁其室如此是失其常蘇氏則曰士之願仕于朝而食于祿亦猶黃鳥矣今焉却之則惟有去耳集註云云似近之然曰此邦之人則其言沉曰不可與明則其情隱恐未為的說也借曰見困于異國亦當是羈人旅客離鄉見賤無彈冠推轂之遭非飢饉流離之輩也

粟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今人以穀之細而圓者名粟則粱是其顓古不以粟為穀名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合米而成粟呂

氏書說無殺曰米有殺曰粟蓋古者米穀兼儲穀氣全尤可久後
代軍儲獨以米切用而易腐孟子曰米粟非不多也

我行其野

序刺宣王也

按周禮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今觀此及上篇人情薄惡世路崎
嶇由其俗而在上之政可知也

首二句毛意我行適野惟得此惡木與惡菜我所遇亦惟得無行
不信之人鄭以樗盛而蓫蓄生正婚姻之時蘇子由曰在野而求
庇雖蔽芾之樗猶可以息而況其非樗者哉朱則實言所依所食
已

蓫本作蓄原始云馬尾草或云即夏枯草孫炎注爾雅以為蕒前
草按牛蘈似蘆菔方莖葉長而銳赤色穗間有華紫縹色可淋以
為飲○葍爾雅葍注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著熱灰中温啖之葉
細花赤者為藑蕢一種而分又芴也葍也蓿也皆其類也从富或
以此歟按蓫堪入藥蘮為茹滑美葍香可啖未必惡菜徧考釋二
物者頗似谷風葑菲再詳之○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言聯親久矣
今我新來匹于汝家汝何不念舊以求安我也成不以富亦祇以
異集註最分明但新特須另指一人方可通畢竟我字未便古本
我作爾箋云汝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以此自異于人邁齋氏云
如是而獲富可也誠不為富亦祇為異而已矣蓋總言其思得一

富人耳或又云可見人不在富在乎有異行責其富而行薄也壻
父曰姻

常人之情當其處窮必責望于親舊及其不得則怨詬無所不至
詩人第云我當歸復而已至末又原其出于厭貧然不曰以貧而
反曰以富又曰成不以富秖今昔之態異耳夫時移勢換雖已之
面目亦自不同而顧可尤人耶此豈小丈夫悻悻之說哉先輩有
云貧不必患亦不足言遇貧者弗言貧以其無益于我也遇富者
弗言貧恐以為有求于彼也昔魯褒作錢神論蕭綜作錢愚論由
今言之但見其神不見其愚嗟乎富則多事堯之言也不謂貧乃
多辱此風歷衰周而至今哉

斯干　第四章同上二章俱五句一韻顧夢麟謂無攷姑闕其實飛躋一轉入聲便叶

序宣王考室也○詩說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

考室者舊以為釁廟則似續妣祖句是也其禮雍人舉羊升屋刲
羊血流于前又以為落飲則下莞上簟句是也謂鋪陳筵席設盛
食澆落之落亦樂義成曰落猶治曰亂皆防其未然之詞夫人之
居室相孳相保惟是兄弟況王者聚國族于斯然好則未易言也
篤其倫者惟豈弟之君子乎由是而宜室家樂妻孥和氣攸蒸禔
福咸集子孫之祚有可知矣篇中備五倫而首及兄弟所為善頌
禱者與

一章秩秩是近景幽幽是遠景干豐水之干下五句連用五矣字

祝兄弟處宜就居室上言弗作戒辭
二章箋云先立姜嫄后稷以下之廟然後百堵並起○妣之言媲也媲匹于考二曰妣祖釋言祚也物先也○室者通名曰百堵則堂寢左右房皆舉矣故其戶或西或南古之堵堂東西爲序房及夾室爲墉堂下爲壁亦謂之牆異其名其實一也○居者恭巳南面處者利用安身笑者恊群情而胥慶語者集衆思以爲明
三章重屋曰閣閣閣是相乘歷歷然周禮注作格格有底曰橐橐橐則層固可知風雨攸除常迎陽也鳥鼠攸去恒居人也攸芋看攸字言君子雍雍于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非直居移氣也橐本柝芋韓呼○上章是總言肯堂肯構之事此章以下由外而內

由堂而寢因願其傳子孫于斯
四章上四句總形容堂之一間是借言故用斯字○棘韓詩作朸蹶云古語謂戟爲棘明堂位越棘大弓左傳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射者左手附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革韓詩鞹堯典仲夏鳥獸希革言毛疎皮見此時必舒其翼也
五章上四句總是一室實言之故用其字○庭爲自堂而入之處非堂下至門之庭○楹釋名亭也亭然無所倚也是上階之柱○噲噲二句箋云正晝也冥夕也日則快快然夜則焆焆然皆寬明之貌按楊慎云噦噦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賦所謂蟭螟飛生風尺蠖動成響此說佳巳似噲噲未稱

六章莞爾雅苻離濮氏云燈心草也○乃占我夢思其所夢也夢有六正夢（謂無思無爲而得者）噩夢（驚愕不寧而夢）思夢寤夢（寤時道及而夢是半寐半醒似夢非夢）喜夢懼夢衛玠嘗問夢于樂廣廣對以想玠曰形神不接而夢豈想哉廣曰因也記事珠云夢神名趾離呼之而寢夢必清吉王逵蠡海集夢乃魂與物接雖皓首頹年夢中未嘗自謂老也凡所歷多少壯時事葢魂爲少陽之氣爾○熊羆直眼而惡人之横目皆富脂熊白尤美各能緣高樹自墜謂之撲臕人音熊以梃撻之更壯長食鹽即死熊好攀木引氣謂之熊經見人喜極顛倒投下輒笑不止行數十里悉有跧蹄之狀冬蟄飢則舐其掌故掌特美胆隨四時轉其舘在石岩枯木中以物擊之云子路可起即出羆

披髮人立或曰貙畏虎虎畏獅獅畏羆按熊之水居者曰能制字能加足爲熊以能陸居最矯捷也然熊之足可以其物火之四熊曰羆言其絕有力然羆即爲疲且羆之首亦可罔也是故力不足稱而能不可恃也○虺朱所註自一種蛇鼻上有針詩所指應此釋魚云蝮虺以有鱗故入魚類或云一身兩口別有土虺色同土形短而扁博三寸首大如擘有牙最毒又按水虺五百年化爲蛟詩旣云虺又云蛇意其爲水陸之別爾雅入魚之虺亦當是水蟄耳○蛇有水土草木四種惟蟒爲之長巴蛇吞象蘄鄧白花蛇入藥蟒蛇胆治廷杖今俗烏燒蛇治瘋蛇性最淫有人力不能制者投以女衣即不動其聽以眼其蟠向壬好食茱萸鼠桃然見蜈蚣

卽伏至抉其目食之正如燕之弱而剪鷙鳶鼠能斃象鱟經蚑卽
死蟹鬪虎而虎敗大爲小制如是瑣碎錄見蛇莫打損壽遇蛇交
有喜若治毒蛇脫去還來嚙人以刀斷之必回傷曰蛇箭蛇六足
名肥䖴見則大旱又率然亦蛇也果然亦獸也
七章占夢之官中士二人而曰大人明其法天人所爲也
八章男釋名任也本命解云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寢
之三句想見古人蚤豫敎之法裳晝衣也下飾也明當王外事亦
變盈流謙之義璋以比德半圭示成人有漸又人臣所奉也王景
侯云無生而貴之欲爲君父先爲臣子按半圭則六寸矣此爲弄
應象其形而小之○泣喤喤以爲祥者后稷之聲覃訏羊食我之

生也聽其聲知滅羊氏喤喤如洪鐘之音是也○室家毛本家室
九章寢地以爲卑者偶寢之喜其成于坤德蓋天尊地卑之卑非
賤也○地者地也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鈆北至祝栗謂之
四極東至太平日所出西至太蒙日所入南載日爲丹穴北載斗
極爲空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此
八極之境也其體四游冬至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下行南而
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不知○裼夜衣明
王內事其制方侯苞云示以端也美瓦見其事自易以至韡女工
不止紡緝也裼韓褅○瓦桀臣昆吾所造朱子曰舊見畫漆室女
手執銀錠樣者意其爲紡塼然未可知黃東發曰今紡無用瓦者

瓦與塼亦二物嘗見湖州婦人以麻綫爲業用瓦覆漆以絞麻久
率成坎豈古亦然故以玉象此爲飾與○有非固不可何以戒有
儀如棣棣之儀德容也若徒事儀卽誨冶而非所宜矣箋訓儀爲
善至婦人以善譽又豈家之福哉詒本作貽

無羊

序宣王考牧也○詩說宣王考政史籀美之
前三章猶士庶之富耳古畜養亦世有術其後鴟夷五羖甯戚之
儔頗能講之末章方爲王者牧天下之政或謂宣王之末旣庶且
富故借牧事以頌然觀吉夢之獻宜兆將來且篇首誰謂之云當
係初盛而非晚年也孔叢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一章三百維群蓋獸三爲群故以成數言之總見其多朱註照箋
三百頭爲一群俗誤云凡三百群而群中不知其數是豈牧法羊
性善群故群从羊犉本作犉篇內來思來字在詞○戢爲藏兵之
義从水爲和放牧必水草間也牛醫視牛以耳祭義牛毛尚耳牛
去耳卽死故歃盟之主執牛耳只此四句象物宛然合下章可作
牧人圖也○或云九十其犉猶言九十其儀犉之多如此他色亦
然可知若止九十則三十維物只二千七百耳
二章固是牧者之善但人與物參差各說不須牽照訛釋文謁○
牧人下士六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而蕃阜其物凡陽禮用騂牲
陰禮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

毀事可用羆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買牲供之其屬有牛人掌公牛祭祀共享牛求牛賓客共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凡沈埋祭辜磔祭侯禳釁積共其羊牲故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三章薪烝雌雄言牧者之來惟給芻蕘別牝牡而職盡矣雖飛曰雌雄然散言得通四以字最有區處蓋伺其齡齯固爲要事至于分闌隔繼利其孳息尤不可苟若牛羊自爾牧者自營他務曠鰥之罰何辭矜矜就各言兢兢就合言騫崩亦然不羸瘯蠡至全污也羊一疾輒群耗又外柔能悅草而中內剛狠故以麾肱言

四章舊云夢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或則云似人實魚似旐實旟又云人變爲魚旐變爲旟皆非也要只是恍忽所見如是又知他果有此夢否以魚兆穀以人兆人各從其類龜蛇鳥隼陰陽之屬與前篇熊虺相似故蘇氏云陰陽備則男女多若所統多寡何以定之魚之兆穀諸家俱說不明雖實求近痴亦要有謂國語曰庶人祀以魚箋曰魚者庶人所以養也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疏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則爲太平而萬物盛多又埤雅云春魚遺子如粟埋土中其年水及故岸則皆爲魚如暵則暴其子成飛蝗魚與禾皆宜水之物西北尤苦旱豐年夢魚此亦一証

按自六月至此舊屬宣王簡戎行狩諸作如出一手閒夜留賢祈父諸篇又如一手夫宣王赫爾中興宜復文武之舊洎其晚節殆不及漢之光武幾與唐之明憲無異或者爲宣王辨以謂未必出此然自古中興之君有終者鮮此其故何居曰激而後發中人之性也亂之極乃克圖治其于德也未純其于政也非學惟商之高宗出于恭默故能持久令終耳若夫中主及其皇居晏然庶物亡恙而怠侈作矣詩人就其美而箴之旣而規之且誨之誨而不入然後刺之原夫刺其君者豈人臣之意哉浸乃日敝黄鳥行野刺者紛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乎然編詩者以爲周之中興由宣王也卒成其美遂取考室考牧之作以法祖媽民終焉乃嗣是而後周之子孫失其序矣人民離棄矣兩詩皆以夢事爲終亦異哉

節南山 古止名節

序家父刺幽王也

以下諸詩皆一時賢人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爲篇長牘累纏綿反覆在讀者領其大旨則自覺忠肝義膽慘人人心如必章分句應代爲牵合則神氣索然諫君者顯猶不可况于刺譏過甚至曰國旣卒斬曰幷其臣僕曰豔妻煽方處曰覆出爲惡一語之彰莫必要領故說者疑爲東遷后作然周代有矢詩之典有采詩之官雖當監謗之日未嘗以詩爲謗也詩而賈禍其趙宋乎若唐特指斥無賴亦未嘗蒙罪如紂至無道也祖伊奔告天巳訖我殷命蓋忠

臣忘身痛哭疾號庶幾一悟所謂可以怨者處君父之變勢理宜
然槪以敦厚温柔解詩人之怨得半而亡半者乎
撥亂之道必由君心所以居幽厲變雅之首○按尹鄭玄云其先
世官尹因以爲氏路史云子朝入尹尹周地尹氏采元凱云鞏西
南偃師令汾州有吉甫墓記卽其邑按春秋隱公七年正月平王
崩四月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
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來聘時距尹氏之卒十有七年故劉瑾
疑卽此詩之尹氏家父且玩篇中所陳更似亂亡以後然春秋于
景王之末復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其世權危國更幾人都稱尹氏
桓王時之家父或如宋大夫稱孔父父子同字父未可知總之此

詩非厲卽幽則此尹氏非吉甫之父卽其子矣但十月之交歷數
群凶而不及尹氏抑其擅權有先后與
一章節韓詩視也憂心如惔箋惔指民言後憂心如醒亦然蓋此二
句上各承民字或主詩人未然不敢戲談尹氏之惡極矣故篇首
陳之○嘗謂夏商以書廢而亡西周以禮廢而亡東周以春秋廢而
亡秦以詩廢而亡蓋秦人使民間困苦無聊之意不敢發紓也然
醜忠忌直歷代之亡莫不由此○巖本作嚴惔韓詩炎字書燄說
文炎
二章草木者山之實也訓實爲滿有字覺空以左傳我落其實及
衛風菉竹猗猗觀之可爲集註第三說之証南山之高層層陡絕

故曰節而草木森長一望瀰目不見丘谷是其平也○憯訓曾未
的錢氏云痛也嗟字屬詩人嗟乎可柰何哉雖不必分句却詩中
自有一字爲句如入此室處匪行邁謀皆末一字如敝予改爲辟
爾爲德是上一字○瘥說文瘥憯本朁
三章首二句王臨川曰京室以巨族爲氏朝家以尊官爲氏尹氏
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按四圭爲邸故毛訓氏爲本鄭以天子惟
爲周本以孝經鈎命訣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故訓氏爲桎言轄
能制車猶大臣能制國讀都履反按氏乃星名列宿數起角亢下
繫于氏若木之有根爾雅所謂天根也紫陽云均當作鈞蓋倣鄭
改字之例乃又云不知鈞爲何物潘時舉云恐是爲瓦器者所用

車盤是也運愈急則成愈正今訓平者此物惟平乃能運也愚謂
古經字只就本字可思其義若氏從桎則足械獨非桎乎均從鈞
則關石和鈞獨非鈞乎如氏之爲字或从土或从木或从車或从
石此其義自見均猶言百揆宰衡司空氏主均禮冢宰均邦國書
冢宰均四海俱不必改也俾民不迷言使人曉然知向朝廷不惑
其擧動也迷卽下文弗信○毗一本庳又埤俾作裨又畢
四章弗問弗仕集註意所用之人皆無虛懷咨訪更歷世務者看
來宜就尹氏說言弗謀于衆又未嘗歷試諸人徒以罔上行私其
究且爲小人所危則無膴仕言到此此蓋自然算不着
五章昊天不傭云云舊皆以爲呼而訴之詞言昊天乎由尹氏爲

政不平乃多降此訩訟之俗乎朱註凡言天皆直就本文解之較諸家獨撓君子宜指尹氏對民而言總是在上者之稱朱子以上章君子指王是已一篇之中嫌其異同又難脫出尹氏遂註云傷王與尹氏之不能細看豈成文理眞以文害辭如本詩爾字初屬尹后屬王不平二字一屬尹一屬天不寧二字一屬民一屬王作者何嘗拘拘乃有隔篇稱謂亦欲牽合信乎不必也如屆如夷註雖以行政用人開說其實必躬必親自然不用小人而式夷式已自能加意圖治無二局也屆者盡心致力之意然不如竟言身至爲便○傭釋文庸

六章酲是宿醉之病就亂之又生言之國成者國之政教一成而

不可易不自爲政惡其用小人也即自爲政固有不可者矣所謂不以辭害志

七章箋云四牡者人所乘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喩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蘇氏以爲雖有良馬不能騁其力所云善者無如之何也二說亦似過求詩人之意不過見天下皆亂無一得安並非王土地日蹙亦非已欲避亂而無地可容也按家父嘗奉使諸侯之國故云

八章曲盡小人情狀實爲可惡兩爾字怒則各自怠嘷一相字喜則互相勸懸看方字既字只一時閒又看相字如字似眞似假形容毒甚

九十章方直刺尹氏之心然后及王心前原不說出心字式夷如夷就政邊爲多雖不如此分隔其經則然○訛一本譌

正月

序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總王刺王非兼刺訛言要其作詩之故則在褒姒滅周亦不明言王實寵之前篇以通牘譏尹氏而人莫厭其多此篇以一語罪褒姒而人不覺其少蓋如老吏斷獄不擇繁簡而判案如山者也然其陰幽愀喟之氣緼緼絮絮國之將亡其音愁蓋神實使之豈作者欲然耶

一章以長養之月而徵肅殺之威于洪範咎徵爲急恒寒若之灾

蓋酷暴所致篇中厲政是也集註正陽之月誤蓋正爲四月陽爲十月不應並稱耳訛言孔將舊云讒言之禍曾按詩中每稱訛言其稱訛言也必曰民之訛言又必欲上之懲之至于讒直曰信讒聽讒而已蓋訛言出于民所謂民言無嘉其說不知何自來亦不知何以忽徧天下即後世所目謠言其或僞或眞或應或否總不可知在幽王如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亦是所望懲者非懲彼人乃因言致戒自爲懲耳詩中言懲如憯莫懲嗟胡憯莫懲皆王自懲無指爲懲人者至讒言絕不言懲而訛言亦不言聽與信其不同可見如本詩云孔將正謂天變于上而人言又可畏以是並爲灾蓋國將亂亡徵之物者爲妖徵之人者爲訛其間小人又從而顛

倒是非是爲譏言下文所云好言莠言是也自古及今兆驗顯然不可不辨○念我四句不必云禍大憂亦大亦不必云獨憂故心小畨衍說來總是書出可危之狀癙憂如鼠病于穴徒幽憂耳痒之从手癰病也

二章不自二句當體其意非苟欲免身好言二句言汝口一爾譽毁同出其中不根之甚莠旣惡草且不實者愈憂反侮孔子曰人不與善已獨憂之則謂非妖卽妄也愈本作瘉

三章無祿者傷値今生無辜二句王肅以爲無罪者且爲臣僕是刑罰趣重然經曰幷其臣僕非以爲臣僕也猶書云越玆麗刑幷制箋王刑殺無辜幷及其所臣之僕蓋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士皁

輿隸僚而僕第九僚臣僕僕吏臣臺也又古者罪輕晝則役之夜入圜土亦名臣僕如傅說胥靡禰衡罪同胥靡賢者處亂世每不能無罪哀我二句謝枋得云忠臣義士固無二君所哀者一世之人不知何從耳此亦贅入且詩人此語亦非定以自謂從祿之云非食人祿蓋言脫災屯之數享生人之樂耳瞻烏二句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也蘇眉山發之云有以飮食而無畢弋之患者則烏之所集也言民亦惟歸明君朱註不然尤覺虛憺有情○惸本作煢篇末同○以上三章要反覆讀之得其憂危之意

四章總就禍淫一邊說○舊說中林當有大木而維小木喻朝中祗聚小人也蘇云大木旣摧惟見薪烝喻世家大族散爲皁隸或云小木雜然不可分辨○伊誰云憎舊言誰實當憎者欲天指害之○按此章朱子只興意太緩或可商至其發明天人之故雖本黃門而旨趣淵然末二句尤得詩家不盡之味讀之別有感槩

五章謂山二句傳曰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韓外傳孔子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此謂山蓋卑之說蘇氏云山或卑矣然岡陵未始不爲難也興者以訛言爲不足患而實可畏或云以山爲卑又加岡陵也按諸說不同各有義趣集註較明訛言共知共見與讒不同故須召訊若讒則鬼蜮之謀王已不覺何用紛紛召彼四句箋召而訊以占夢侮慢老成也王每曰予旣聖矣安所復問爲則

又誰敢辨其是非也哉按史伯之譏幽王曰今王竆固去和而剸與同此卽晏子和同之論先儒解詩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相似誰復別異之蓋有所據照朱註正祖伊所云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也具曰二語俗泥註反似深咎故老占夢殊非只言雖自以爲聖而于訛言則付之不知也○凡禽雌雄多以首尾毛色爲別烏雌雄同色故莫辨然此句借言曉意若曰難辨又非○卑本作痺訊作誶

六章孟郊詩出門皆有礙誰云天地寬說者謂郊性褊故其言如此而實本于詩嘗反覆是篇亦未免斯譏特忠愛之旨雖大聲疾呼不病其爲迫耳若郊則無謂矣事未至此而過言則無倫理所

不然而妄言則非脊倫如人之脊脊如骨之次哀今之人或指王
言虺至毒蜴至變籙又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
避甚可哀也○蜴五色十二時變色故易以名經其類有四一種
在澤者形大而短黃色名蠑螈亦名蛇醫一種頗小見人不動醫
家謂之石龍子一種形細長五色乃蜥蜴也在草者又一種形扁
褐色偃伏雜壁間擊之則尾脫爲蜆龍猶蝘蜓即此俗稱潛龍爾
雅埤雅方言說文俱混蜥蜴爲守宮非是蓋蜥蜴有鱗在山林間
能吐雹與雨故俗祈雨或用之若守宮之稱以其居壁又博物志
食以硃砂滿七斤擣萬杵塗女身非近男終不滅故得名按此類
形狀可惡並不嚙人今槩目爲虺毒或擊殺之冤矣想緣讀詩之

誤弘景水經之報當不免也○局本作跼蹐作述
七章特苗生于阪田其終不遂也必矣逸詩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亦此意抗有粗悟挫折之意彼求四句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
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之謂也大抵亂世于賢者僅欲借其
聲望究無用之之實如季布謂漢文曰陛下無故召臣必有以臣
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必有以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
臣一人之毀而棄臣恐天下有以闚朝廷也○仇仇釋訓云敖敖
郭璞云傲慢賢者蘇氏云仇仇耦也是不得自由矣不我力力字
屬王言不用力于我耳猶女與是力之力
八章正箋云長也謂國之長毛本胡然今本爲誤○燎之四句詩

人直不信此八百里之基壞于一婦人手然則幽王之亡非申戎
威之乃褒姒威之然使幽王不還自威雖百褒姒何爲哉按若周
未亡而姒方寵不應若爾指斥無忌故集註載或說而安成劉氏
亦信之至讀下章又似道未然愚觀桓下伯陽及史伯答鄭桓語
蓋其時皆知幽王必亡又何疑此詩上滅从水蓋火之滅由水也
下威字以女寵如陽氣至戌而盡蓋火伏于戌也○褒爲夏同姓
故姓姒後倂于楚其地在谷中即蜀出師處南口曰褒谷北口曰
邪谷初夏時藏龍漦歷殷莫發至厲王發觀之處妾遭漦而孕生
子棄之宣王時有檿箕亡周之謠王執鬻是器者其人收妖子奔
褒至幽王元年伐褒姁遂入此女自贖五年立爲后按娶時姒年

十四自厲歷宣其在母腹當五十餘年故先儒謂妖大之人王每
裂繒以悅其意又舉燧戲徵兵博姒一笑十一年姒爲繒西戎所
虜
九十章起末皆就車說兩終字自相應任重之車輻以固轂輔以
益輻僕以將車雖三項然詩意只以棄輔喻棄賢而輻與僕不必
別有所指當得其大意或以無棄爾輔作既用之人以屢顧爾僕
喻旁求未用之賢太泥
十一章魚在四句是統言處亂之人爲虐即上厲正
十二章殽釋文云熟肉有骨者○鄰其黨也
十三章王寵小人使得奢富殄貧澤于下民故舉世皆貧佌佌然

侏儒之貌佌說文作佌𢧵漢書速按蔡邕傳速速方穀夭夭亦加
據此疑詩夭夭字在舊本已誤夭夭亦小貌是小人椓之椓如椓
杙之椓頓挫不寧也富人未必智而惸獨實可哀詩言此以況彼
耳嗚呼惠鮮鰥寡文王所以王安宅矜寡宣王所以興富可惸哀
幽王所以亡故孟子曰得天下者得其民失天下者失其民

十月之交

序大夫刺幽王也〇詩說幽王之時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而
奸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
按鄭玄以此下四篇爲厲王詩其次應在六月之前疑毛公遷其
第置此遂屬幽王耳其證此詩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

褒姒豔妻不得偕寵幽王司徒爲鄭伯友不得同位也然使十一
年之間此數臣者先後相代姒立正后誰曰不可故王肅皇甫謐
蘇轍皆不然之但雨無正之篇鄭謂厲王流彘群臣皆離則其說
似長此孫毓之徒疑未能決要之古詩雖無他可據而小序自明
毛何緣輒改序文并移其第且漢諸儒異幟相攻甚于仇讎毛苟
移詩則他師誰肯信而韓詩之次仍與毛合又孰爲之哉如稽中
候擿雒貳之說其名氏災變與詩合正屬厲王或讖緯未足信在
正史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唐志云以曆推之幽王六年日食
伯陽父亦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將亡已此則信
而可徵從毛當無疑也

前三章不必用占家禨祥諸說翼奉云學齊詩聞五際知日食地
震之效昭然可明曾謂讀至後章其感應自見經典之文明白正
大如洪範自是箕子別傳然亦不言事應后世董仲舒何休劉歆
等始以其事當其災故曰聖人觀人而知天術家觀天而徵人詩
人見日食即哀下民固非術數之學也
一章按天本無可度其體即日月五星次舍之體因強以度分之
儒家論天道皆云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皆逆而右轉至謂日
行地下則其說無稽易日入于地明夷乃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
之說曰入而非曰行也〇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
晨明登于扶桑是謂朏明出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蚤

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隅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
靡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回于女紀是謂大還經
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
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由崦嵫經細柳入蒙谷之浦
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月見于西方曰朓見于東方曰朒哉生曰
霸死曰灰日之神曰鬱華月之神曰結隣日之御曰羲和月之御
曰望舒日運爲纏月運爲逡禮記王者兄事日姊事月〇天體升
于東降于西從外而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六度
候食之法天如一圓瓥其赤道是瓥子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
在赤之內半在赤之外日行黃道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會

則日月在黃赤相合處（按黃赤等九道特立各色毋段以一色名之欲別筭位亦强各也）朔時日在上月從下揜之故食月陰質以質交故日見虧日爲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闇虛月爲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平常月明乃受日之光也如水本黑而天光照之故水中反亮望時月爲闇虛所射無所受光故食然闇虛本氣故月光奪而魄露焉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當一交則與天首（羅睺）地尾（計都）二星會而始食蓋月得二星而陰氣盛日遇二星而陽光奪周禮馮相氏司其常保章氏司其變禮有救日之儀左傳有伐鼓用幣之制其職庭氏掌之瞽人樂官嗇夫庶人各共其事○漢世通儒未有能就曆法考此十月辛卯日食者獨王基謂此食在共和前

則屬厲王矣然曆法自北齊向子信乃候知黃赤道歲差漢世猶旣耳曾按有當食不食即有不當食而食者蓋上古陽德盛則至歷而陰自紓后世陰氣盛則近歷而陽即揜如夏書季秋之朔辰弗集于房何其警懼非常如襄二十四年七月日食旣于法前月之食旣則后月不得食而八月復食非春秋書之即不知矣此詩次章云不用其行明是舛錯失常其食之應歷與否有未可知然則此云交者或非正當交以其偏因謂之交所爲甚醜而凶也朔爲月之蘇紀日從月者陰陽隨也毛本朔月令本日誤重光爲辛單閼爲卯辛釋名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卯說文冒也萬物冒地而出天干甲爲陽乙爲陰則辛陰也而屬金爲陰金地支子

爲陽丑爲陰則卯陰也而屬木爲陰木十月純陰又干支皆陰群陰相脅陽弱特甚○日有食之有之爲言何也吐者外壤蝕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不言月食之其形不可得而覩亦抑陰之義微字就其體言之不作食字解

二章上四句正郭林宗所云仰觀乾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告凶箋告天下以凶亡之徵

三章爗本作燁震者雷聲駭駛過常易元苞云噬嗑列缺搏（雷之動也）礣礌灼（雷之耀也）雷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虫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莩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電莊子云陰伏于黃泉陽氣上通于天分爭則成電蓋眞火之

激射也太平之世電不眴目雷神爲豐隆電神爲列缺按伊川曰世所云龍車石斧鬼鼓火鞭金蛇等皆誕怪之說然聖人惟不語怪則怪非無也如雷州每多蠹石謂之雷墨又于土木中每得楔如斧者謂之劈歷楔有雷冊療祟雷耕見祥又述異記有山石磧玄中記輸石數千爲雷磧酉陽雜俎柳公權窺造雷車而目盲搜神記楊道和以鋤格雷神國史補雷公冬月蟄于山山中人往往掘得之狀如蒼鷹國史我朝　太祖嘗問儒臣雷有神乎對曰此陰陽相摶之聲　太祖曰卿儒生言爾昨雷神于殿角向朕稽首而去○不寧者震盪也不令者凶罰也李尋注總爲失序天人之氣相似也人身之氣鬱則爲癰疹天地之氣舛則爲薄蝕崩騰之

象水流趨下今反溢出毛以爲貴小人也山高在上今崒崩是君道壞也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按雅頌言山俱曰巖巖此云山冢曾嘗謂山無不空水無不實山無不連水無不斷王太史嘆此言爲古今未有又岸谷易位枉下史曰陽失而在陰原塞而土無所演夫國依山川今無所依民必亂矣○崒本作卒憯作慘
四章七子多宣王時故家宣自申姜崩孌番子而攝后則番疑幽王之母族也漢書作繁爲卿士者卽南仲之裔皇父爲趣馬者卽韓奕之蹶父其他如位在太師而迷民誤國乃常武之尹氏率犬戎弑王者爲嵩高之申伯諸人固未必皆其身亦未必盡歸炊亡故知人才惟視其上唐之裴矩卽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卽漢之名士也劉瑀彈王僧達云膺藉高華人品冗末蓋後世仕門不肖子弟往往鄙癡惟周特多兇殘蓋幽厲興則民好暴斯言不誣爾○卿白虎通云章也言肯邪向正彰善明理也釋名慶也言萬國所慶賴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又兼雜爲名○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佐王安擾邦國禮記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養老恤孤上賢絀不肖○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失紀曰亂乃飭冢宰毛詩維宰今本冢誤○膳夫二人以養王及后世子樂侑食受祭品嘗王齊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災邦有大故並不舉王燕食賛祭飲則爲獻主凡肉羞之頒賜皆掌之歲終則會惟王及世子之膳不會○內史一人

掌八枋之法執國法及國貳之令受納訪凡王有命則賛爲之以方出之四方事書內史讀之按此卽唐虞之納言後世之尚書所謂王之喉舌是也家語子曰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趣馬下士一人註中士誤掌賛正良馬簡六節及駕說之頒聽馭夫○師氏一人居虎門之左察王視朝有善道可行者詔王并記國中得失也以三德教國子凡貴游子弟學焉○嫋則不止爲宮中之孽矣妬臣寵妾勢常相倚一豔字概其德一嫋字概其辜曾詩閻妻扇方處杜欽傳班婕妤賦皆作閻一本處作熾
五章皇父爲群惡之首故特數之古之道不敢鄙夷其民凡有興作謀及庶人如盤庚遷殷登進告之三代世守此法故惡其作而不謀作者築邑以居更遷人衆實之想人心未卽允從故撤屋擾佃仍飾不戕之令○萊并草名乃草荒之總名周禮萊五十畝焉時可云作詩者蓋大夫而豈耕畊哉謂撤去居廬與田卒同處汙萊耳經文未必然甚矜而有致記之見讀書之法○禮則然矣謂建都優尊合當從役
六章孔聖言其聰明才知足以弄權服人也○向按桓王與鄭十二邑有向又諸侯伐鄭師于向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則皇父亦姜姓也○禮畿內諸侯二卿皇父立三卿以在東都故自比列國時周未東也而先營邑後適爲畿內之國豈孔聖者有預睹耶多遷富戶正如馮驩爲薛公營三窟及董卓之郿塢秦

檜之多寶閣是也昔南宫載寶而朝孔子曰不如速貧韓獻子論遷都曰近寶公室乃貧先輩有云專與富人往來其人可知○不憖二句皇父之惡莫大于是至平王東遷推嗣丕從亦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使皇父能貽一老成碩德者以輔君側則馮翼可恃幽王未至身弑國亡皇父惟自爲巳慮必盡削之而後快也以居徂向倒句也○毛本憖今本从憖非

七章黽勉漢書作密勿黽又作僶犯之在我者曰罪不可赦者曰辜囂囂釋文聱聱下民之孽卽被讒者自謂孽者禍之萌也噂聚談也沓猥從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復相憎焉由人正與匪降句應

八章四方四句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當時從遷者自傷之至則見天下之苦無甚于我要非不知人情者也末二句本是無可柰何並非委命之解然君子不隕巳之阨亦不忘人之亭上言降辜匪天蓋明于論人此言不均由天則安于處巳篇終矣讀之有義命自制之想○里爾雅注作悝詩考作瘇痗本悔

雨無正

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詩說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暬御之臣閔之而作

鄭玄曰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蘇轍曰夫雨豈嘗有所正雨哉不擇地而無不被也民之受禍者亦如逃雨然無之而非是矣按此詩之作傷時無可爲以著倫明義云耳夫君者群也群人所歸往臣之言愼也愼其事以奉上周之君臣兩愧其名首倫旣斁其後各篇父子夫婦朋友兄弟之怨不亦宜乎

一章元氣晧旰故夏曰昊天萬物彫落故秋曰旻天晦菴曰仁覆愍下曰旻此詩呼天駿德言昊疾威言旻從其類也正義曰定本皆昊俗本作旻非○下段言王虐刑耳集註仍就飢饉言之若飢而死畢竟是窮民何必計有罪無罪也舍之爲置與史置之法同○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爲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凡亦通名○淪胥以鋪韓詩熏胥以痛

二章周宗既滅鄭以爲王出居彘鎬京滅也蘇以爲族黨皆散是親戚畔之靡所止戾若在厲王則召周當國未卜宣能中興若在幽王則東遷亦誰料也按如以流彘爲滅宗則詩求用訊欲其遷來王都彘豈王都而流者尚可訊耶若指東都則集註或說爲長○正大夫掌官法以治要其下各有屬六十故六卿稱長○我勩卽就正大夫言之猶云自靖自獻○三事大夫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天子加拜待以不臣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毛傳正以

爲三公按古者爵惟一字大夫獨兩字取其大扶進人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苟其賢能隨人可進達則公卿總得名大夫朱註又分大夫爲諸職若其私屬何得夙夜自達于王○邦君諸侯按封建歷皇帝王皆千萬國至秦立郡縣秦何亡之速也漢祖欲封六國後石勒深異之唐太宗議復古制長孫無忌等謂前古封建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柳子厚云封建非聖人意本此學者稽古此爲大綱其得其失所宜詳論○天人之象如此何以反惡彼見群心既離愈思作威自振此剛惡之常安危利菑之實故曰暴察之威成乎危弱任妄之威成乎滅亡周本紀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流彘

三章辟言三句不聽至言將欲行忘反曾意辟當爲君言其教令無常正所謂雨無正也亦足發明先儒之意○敬身三句其義精矣蓋世雖昏亂君子不可爲惡常情無特操者見上所爲如此則必將自懈故戒以敬身敬身要粘定止共說人惟自敬此身不肯苟且故已職必盡即可對人自仰不愧天也味其語意指天相戒敬即是畏無人已天人兩層

四章不退不遂蘇氏解云兵難既成王雖欲退而休之不能矣飢患既成王雖欲遂而攘之不可矣較朱註捷然不退者兵不退也不遂者生不遂也尤便暬御四句意自相貫用訊謂用以訊指上兵荒言聽言二句極盡中臣落落之態王誠詢及亦依問而對但不盡誠遇有譖言亦不揚其波只奉身而退蓋去則太甚在者惟用此術不爲戎首不至禍身○箋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蓋凡受言允否皆有答王未必肯聽言故解如此

五章哀哉詩人代爲深嘆蓋原其情然後可以責之匪舌是出毛云不可出是舌也言出則禍入看匪字見非獨發言無益○舌爲心苗心苦乃上于舌

六章維曰二字便見斟酌百難豈堪索性欲爲善善不可爲將爲惡惡不可爲○于仕則直道枉道所關者大不止謂能言與否棘迮也仕路最窄也朋友之道不善則規故云怨及言公議終在

七章詩人嵩意在復反王都以顧若絕意于勸者又就其托言詰

[illegible]無可解則君臣之義何[illegible]可謂盡人之情更盡己之諷者矣○血釋名歲也[illegible]諸血皆屬于心血出不由聲人極哀則無[illegible]故曰泣血無言不疾箋屢託已困于病也

詩經胡傳七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註

小旻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專刺邪謀篇終言小人之禍不可量故深危之夫治亂未也凡憂亂思治亦言其槩也惟君臣之謀乃其出于數之先而治亂之由伏即九疇之道亦不外此觀第三章及五章則斯大夫者學問之正大志慮之深長其得箕子之傳信乎不誣已

一章天之疾威即是說王不必云天使王也視其謀猶即甚可病不待其爲之敗而禍之反也猶韓作就

二章潝潝訿訿聚則和不忤物情背則指訐以示早見小人深爲自全如此荀子作噏噏呰呰漢書作歙歙具違具依指王言之伊于何底言將何所至乎是必至亂矣底訓定覺寬

三章洪範云謀及卜筮蓋取初筮之誠若不衷是非而徒問利害且發念惟慮身家其瀆而取厭宜矣故雖得兆占繇不中國將亡聽于神况神又違之乎○龜爲地甲又名神屋易離爲龜十龜異名六龜異室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月令季秋登龜季冬釁之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而畫以墨食墨爲吉秦之必襲而曳踵奠之必端而辨其首卜則腹骨灼則四體而太卜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不一凡龜蛇伏氣首皆向東咽日氣而壽故養生者服日華活之延年龜能行氣導引雖有鼻而息以耳故人龜息者上壽其體無定故人貴欠伸不滯其爪前四後五惟鼠亦然故鼠屬子與龜並爲陰陽之大用大腰無雄龜鱉是也與蛇通氣而孕○好謀而成惟斷乃成如漢制國有大疑則令公卿以下雜議治河之議鹽鐵之議皆久不決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議者非一人議之非一日適皆召侮啓釁金人有言待汝議定我已渡河故聖人集思則蒭蕘必詢至斷則山岳不易盈庭莫執者小人口倡游言心營脫禍傳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匪行邁而徒謀終不能至蘇氏以爲不謀行也作句愚謂謀于不曾經行之人故不得道

四章先民二句事按之古則是非利害林然可見又凡謀事先持大體其可其否其始其終必有定局監往而自能盡勢立常而後可制變

五章惟聖定國聖兼五德否不及聖亦當稱賢然則今之民各具一德者亦有矣誠使聖者主之哲謀者慮肅乂者斷國何不定之有柰何使之胥亡也○思之德睿睿作聖視之德明明作哲聽之德聰聰作謀貌之德恭恭作肅言之德從從作乂思視聽貌言者五事也睿明聰恭從者五事之德王君言聖哲謀肅乂者五德之用王臣言國論不定而曰聖否則聖就謀上見蓋議事通明能贍言人所不能者○箋國雖無禮民雖無法訓止爲禮言禮法行時

比屋可封今不能也膴鄭音模法也王肅讀爲幠喜吳反是大也韓詩作膴按幠之爲義大也有也有故多又敖也肉臠亦謂之膴膴無骨腊故訓厚也又法也幠覆也又幔也哲漢書作悊或作喆○如彼二句大凡人才用則此牽彼引其精神得著于世不則萎謝不振年與時馳意與歲邁良可惜也胥敗言盡歸消靡無者戒辭以無字安在如字上便明是倒句或兼國事言非○毛本泉流今本倒

六章莫知其他傳箋以爲不知畏小人最切集註云喪亡之禍稍寬但詩人語氣本是含畜雖明指亦無害而不必也兢兢左氏矜矜

小宛

序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人感念先烈作法貽後處剝之六三雖危極問天終不出于儌幸之途祇期惕厲無咎且其貧也病也老也猶不忘自善之道所以爲眞君子篇中五與皆忼慨悽愴讀者應不待其詞畢卽首二句已發人九仞間矣

一章與意言先人之賢雖不可及亦努力及之蓋從來父母必賢于子人子試于明發想之父母萬千之恩而我何曾報得分毫父母所志所事拳拳貽我并所望于我者千萬立身揚名而我今做得何如眞是處處痛心事事逆過故曰天下何嘗有不是的父母

而不肖之子比比滿前也○范蜀公見鳩擲卵上下接之謂胎教云

二章昏字从民其从氏者唐太宗名世民故諱而改之見張世南紀壹醉之壹如文選鬱壹是專一之義日富腆于酒必好奢○人只是儀當愼如嫚四肢褻三光一言一動傷和損福皆是不敬儀偶有點缺天必見之豈積德致祥之道且天又豈在身外哉詩人此言最精且切已敬儀廣說飲酒在其中

三章與雖兩層但末句只是用善以作法更無二意○螟蛉蜾蠃說者不一隱居云含泥于壁作房如並竹管生子粟大取青蜘蛛滿中擬其子大爲粮酉陽雜俎云窠于書卷或筆管中楊愼云近有詩人毀蠃窠視之乃自有卵寄螟蛉之身養之久則螟蛉盡枯其子成形穴竅而出按細腰無雌蜂類是也其種不一諸人所見者蓋別一種若曾親驗一種土蜂大于懸窠之蜂色黃黑六足有鬚就地爲穴抱取青虫頗似絡緯不生不死只兩鬚微動置于地若煦嫗教祝者數番乃捧入穴隨以細泥封其口飛去亦時來開視之楊子雲所謂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相似或云此蜂能禁呪使所負之虫不生不死也因知本草注雖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窩特摙土爲巢其說非矣諸家已不辨螟令爲如何物又云蜾蠃名蠮螉亦名蒲盧鄭玄注中庸蒲盧以爲蜾蠃取速化之義蓋鄭之細腰蜂之細腰者並名蒲盧瓜曰果蠃虫亦曰蜾蠃正如緌草緌

鳥皆謂之鶌而綬乃佩用青黑之㚇青黑之鳩俱謂之鵻而鵻又
凡鳥短尾之名物類固不可殫詰也說文作䴌鷮鸆鷊
四章日邁月征言日月逝矣至下句亦只云夙興夜寐總當不得
用功字然勤勉意昭然可見朱子嘗說此章云看時也只恁地但
裏面自有意思只管讀時自得玩此則集註各務努力等句是推
其意非正解邁征也今人猶未認註而況本文○一說所生猶言
此生善道生而有之
五章首二句或云喻肉食者皆剝民財○桑扈山海經爾雅皆曰
竊脂按竊古淺字脂白也此鳥有九種其色不純諸儒類解竊脂
爲好盜脂膏食之則竊玄竊黃作何解乎少皡氏以九扈爲九農

正扈止也取其扈民無淫者也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以其多在
桑木故名俗稱蠟嘴性慧可教○宜字悲憐可掬與可以履霜可
以字同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
子不死于市若塡寡則易茹無援岀內適當○塡韓詩疹岸作犴
犴胡地犬好訟亦善守故用之于獄○握粟出卜四字盡入盡入
聲而韻又相近古言質至漢魏多有五字皆入者○穀箋生也
六章恭人四句言賢者處今世如是而況我儕敢不戰兢履氷乎
惴惴二句恐正言恭人○逸詩篇名有鳩飛或云卽此篇
小弁 首章今四支韻疊兩何字不叶叶上一字伊之巧言末章伊幾同
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詩說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

鄭大夫作此以諷其父吉甫
昔高叟爲詩孟子譏其固論者遂無祖叟盡徒見爲怨不卽其事
而體其有親親之心孟子長于詩欲人求之文辭之外故于叟明
其說實則此詩千廻百轉疾首蹙額未嘗有引慝之誠而但見天
親之忍所以用其怨者未必非所以畜其怨者則大謬觀其衰懦
苟安忘親衛仇皆于卽位之後豈非平日怨父一念使然哉平王
中人之資曷足窺大舜心事孟子就詩論詩未暇概其生平然頌
其詩當論其人夫宜臼固有罪矣至其傅又烏能無責焉
古之說者自韓魯諸家趙岐王通暨漢書皆以爲伯奇作夫以吉
甫之才爲時名卿卽其所交遊多孝友之彥乃卒雲其子則後母

之腸槪可知矣借曰誠賢或則已無所出嗚呼殷之高宗猶以後
妻殺孝己而況他人乎世皆稱閔子之孝而不知其父實慈故終
能成母之慈不然母方厲刃而父又爲之加梃者豈少哉此于義
方有黑心符之著也昔曾參善事後母而㫺大杖逃之幾死參嘗
出妻遂不肯娶亦曰身無吉甫之賢忍有伯奇之禍余讀張邦基
墨莊錄雌燕偶斃雄啁哳久之少遲一雌偕來明日群雛並墜赧
視之吭皆棗實也又張大復蘇齋記鸛方並棲或繳其雌久之一雁
鸛扶一匹至而雄不復悲鳴旦視其卵已擲地矣此可爲後娶之
鑒固知小弁之鳴爲萬不能已而孟子不責其怨眞聖賢觀情性
之深原追德之意也

一章弁傳箋樂也雖小鳥亦樂漢書作卞朱註爲飛拊翼則下又有歸飛○鸒有二種一雅烏本草謂之慈鴉似烏而小一種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亦謂之雅烏法言曰頻頻之黨甚于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以其多群故賊糧也今詩所稱正以歸飛爲可念不知其取反哺之烏乎抑傷不能反哺也當與韓文昌陽同○何辜二句雖如此說終是自以爲無罪非求其罪也云如之何固是無可柰何但非安之之辭篇内心憂句五見愈憂愈深今註却不似首章語

二章興意憂懮葶塞然何取爲此言出之平王巳是詩讖維憂用老此語堪醒不獨使老又使人病○蹴補遺作儵擣釋文疛本又作痗疢作疹

三章首二句爲人子者嘗常念此言禮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犬馬尚然而況于人乎○父者甫也矩也母者牧也冒也人無有瞻而匪父者仰取法惟父也無有依而匪母者得以長育惟恃母也凡詩句難解者一倒自明如云匪父靡瞻如末章云山匪莫高然能頓挫誦之又不消得入體毛生于表而裏在内人子受氣成形無不相關毛什各冒也離一本罹○辰之爲義儒先皆以天體無星處當之按庸孟以星辰並言書撫于五辰論語北辰左傳日月之會謂之辰星書稱大火謂之火辰水星亦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謂之三辰五行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于辰巳之辰辰位乃星躔之首歲紀之始也萬象至辰而畢見故以辰統之齊詩不能辰夜辰義亦然豈專指無星處哉

四五章興意之下又用譬彼正以各上四句其義已明蓋此篇其有取義也似比其明言其意也似賦然借彼聲此故又屬興與他詩頗不同正不必拘拘如柳斯四句柳盛則多蟬淵深故多葦以能容爲興似已然下文仍不相應若以得所依爲興語脉覺未順愚意鳴蜩之云言呼號無時息也萑葦之云言搖蕩無時定也淠淠是流動之貌萑韓外傳作雈譬本作辟下同○鹿斯四句言物皆親其群而巳獨否也伎本作跂壞木說文作瘣木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

六七章投兎猶投鼠謂擲取之墐說文殣○拖毛本木旁今从木誤舍彼二句言人之有罪則舍之而不問我之無罪則加之而不恤其苦甚矣不必說个譖人

八章冀望之情固深如呂氏云推本亂之所生由言語爲階愚意此解未盡蓋鄭語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正如衛伋申生有譏必死幽王若更宣暴惡言則鑠金銷骨不殺不止故深懼之耳○莫高者非山也莫浚者匪泉也其意便明亦是含畜語箋則云惟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縣存者爲此語甚可畏蘇云山高矣人猶登之源深矣人猶窮之豈王之言人莫獲知之歟逝人梁而起其笱者必有盜魚之罪今當是奪嫡也然

何能止之哉此四句深悲極痛宜乎流播人口卬之怨婦一字不移葢人之情其奮然欲訣𢦤中有不决者在也離騷憂憤懷君其亂辭乃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惟其不忘情于君父故爲是訣絶之詞若猶塗之人也何必爲此言哉

巧言

序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詩說幽王時詩詩人之禍于讒者甚矣首章反覆申吟其痛不置次二章反覆奧王之悟惓惓于生亂捄亂其所謂怒與信者即指讒巳之人所謂祉與盟者言王待巳之事至後二章尤所稱知言之選乎自非深觀天下之情深晰天下之理者固不能爲也末章復喚醒讒人仍

發其媿恥而無怨懟之詞焉聆其篇如發哀響而飃虛牝要歸理致而已

一章傳云愼誠也泰毛本大字今改非

二章先涵而後信最盡情事小人之爲術也姑試而庸人之受欺也漸迷養姦畜亂總因優柔無制此楚莊齊威之事不能以常見也僭詩譖其字从兩无作僭作僭俱非涵本湎字韓作減○君子之喜怒便足巳亂如板之篇以辭爲可弭亂葢危急存亡之際常有一見而即决片言而可定者○如怒四句及下章屢盟四句其意各自相通須得其立言之旨○祉箋福也謂爵祿之若但言喜則情可轉移耳然喜解爲優晋范武子引此亦然

三章屢盟亦是狐疑不斷之事傳箋朱註並未嘗云王與賢者盟俗說誤矣春秋時君臣不相信輒盟如伯有之亂鄭伯與臣下盟及盟諸僖閔盟于周社亳社之類又如孟任割臂以盟莘元入楚師子反懼而與之盟是無牲亦盟夫作誓而疑作會而畔盟可尋也亦可寒也即孔子與陳蔡盟旋曰要盟不信周禮會盟注書其辭于策坎牲角而埋之人君用牛○盜者逃也亦伏而得之之謂春秋傳賤者窮諸盜讒人之言曰我能得其隱衆莫知也此與盜何異而君遂惟恐不聞矣止共二句孔子對哀公曰不共其職事而病其主止者心所安也共本作恭又供

四章曾意奕奕二句興秩秩二句猷謀也葢見之行則爲大猷出

之口則爲碩言朱子論此四句云詩人所見極大故形于言者無非禮義之正言則美矣以四句興兩句意象不倫未免于迂○爾雅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兎犬皆非良物然獲兎須犬我先君有言世間好事常由惡人做故賛佛云能殺賊者還是賊首論來總是喻小人小人雖狡更有狡者自古君子之治小人用正而小人之攻小人用奇倉頡解云兎之大者曰㕙犬狗之有懸蹄者○秩說文作㦸漢書猷作繇莫作謨或作漠忖本作寸

五章讒言不過行道之言翩緝往來朝浸夕潤若遇有心人正如一十百千數計不爽下四句着二矣字言旣不爲所惑自坐見其情態也彼碩言則虵虵而出之口彼巧言如笙簧之婉轉終覺厚

顔而自難葢言貌未嘗不相符君子辨色亦得之也朱註是斷文解非協吻○古說行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是善言也實從心中計數而出若小人徐爲大言徒出于口雖如簧悅耳極是可羞一說焉何也行道之言何足數

六章言其本易削除葢倡亂之人若日侍君側及權黨盤踞者猝難就撲今則不然豈此人能挾一術以中君而又自詡爲士林所不齒故仍其晦下以避怨惡與○微尰孫炎云皆濕疾麋本作眉尰說文瘇

何人斯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

毛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温爲司寇則蘇國在温杜注今河內温縣是蘇在東都也春秋時爲公者皆畿內諸侯經書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鄭地孔氏亦以暴爲畿內但蘇子爵而爲三公故得稱公書有司寇蘇公漢時有姓暴者考亭云詩無蘇公又止有暴而無公字不知序何所據此說固慎客世本云不知暴辛公何代人宋均注平王時諸侯又按桓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失國當在平桓之際并據杜宋則東遷後詩尚入雅亦足考見○以相知之深一旦翻雲覆雨故其詩感慨發露至于拳拳屬望非故假此以媿之亦有不忍絶者然終如越人彎

言談笑而道則蘇公自反無媿處朋友之變當然也

一二章或云逝梁等俱托言似太落空梁橋也從猶並也始者二句大抵讒人者羞見此人必自解以爲其人不足見故破之云語詞

三四章陳言可陳列也諸先生云不成三尾而陳之陳居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不愧不畏只承上言之註奈何譖我不相屬篇中亦無譖字

五六章爾今安行乎亦不遑稍止乎爾今急行乎何又遑脂車乎一者之來我望之何如極其情求其故終不得終亦望之又云往不及舍設還而入我亦頓然心平無事苦索至還又不入則爾心

之否大爲叵測然又終望之易韓作施

七章伯仲二句屬喻言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云古有塤篪尚已二公特善其事按呂氏春秋倕作塤篪周禮笙師掌教塤篪前二說俱因詩而附○塤言喧也其氣薰烝而聲出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水火合而成器亦以水火和而成音大者雅塤謂之嘂如雁子聲合黃鐘大呂小者頌塤如雞子聲合太簇夾鐘○篪言啼也其聲近哀東甌諸郡有竹象蘆非此竹不成笛大者謂之沂史記伍子胥吹篪乞食吳下按毛本篪字今本作箎誤宋徽宗見林虎名不雅于虎上加竹然無此字也○如貫卽言塤篪葢二者德音之音必相倡和也古今注皆非

諒不我知雖用韻脚郤卽轉上文以趂下詩多有此法集註未領
語氣○詛小于盟盟者盟將來詛兼詛已往設禍福之言如鄭伯
令出豭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按傳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所用
各一牲而已以三物並可用故連言之只云爾斯亦不明指心事
八章爲鬼爲蜮謂其隱形以中人象宵小陰害之慘鬼之言歸也
鬼不見地蜮說文云似鱉三足錢白石云此能也蜮如蟣蝦蝍文
云射工沙蝨動成瘡疥洪範五行傳蜮生南越地男女同川而浴
淫亂之氣所成南越志水弩四月上弩射人八月卸弩抱樸子云
冬蟄谷間其氣烝灼大雪不積掘地尺得之禽經鵞飛蜮沉蓋雁
能食之埤雅云口有橫角曲如上弩因氣爲矢激水射人欲渡者

先以石投水令濁不見影免患中之者以雞腸草搗塗愈字說云
蜮不可得也故或之春秋秋有蜮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注
魅也韻會因以鬼魅之蜮音惑短狐之蜮音域是意分之

巷伯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詩說幽王時詩
按寺之言侍也王之正內五人侍王于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
宮之戒巷伯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或云宮中主刑者蓋永巷爲
宮女有罪所居漢稱掖庭是也今按寺人之稱散則通名當卽是
巷伯想其親近王所深憫讒禍遂爲此篇夫瞽御之慘瘁賢士大
夫也巷伯之憫傷亦閹宦之賢者哉聖人取其言之敎敬足以垂

戒耳已據毛意乃遭讒者將踐刑著此詩古者犯淫男腐勢女幽
閉故傳于章首各二句言斯人避嫌之不審因歷引顏叔子魯男
子之事以証之五刑之屬惟宮爲極刑以其絕人道而滅人類也
讒言之禍至此其惡上通于天宜乎至猛之物無所加而至陰之
地莫之載矣故云惡惡如巷伯鄭解巷伯名篇之意云寺人被讒
憂其將及巷伯則非因讒被宮刑矣觀其寺人孟子之言疑原爲
此官玩序自明朱從毛恐未確也
一二章萋斐哆侈四字各淺深俱讒者所爲非詩人自認小過貝
錦者疏謂貝之文也朱註同禹貢揚州厥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謂葛越木棉之屬其精者謂之吉貝則是錦文如貝非謂貝文是

錦已○貝肉如科斗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居陸贆在水蜬大
者魧小者鰿玄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
而險蟦小而橢有徑一尺六七寸姬伯嘗獻貝免拘○本作緀菲
誃該○箕天口出氣爲后宮之長一名卷舌又以調弄爲象故謂
之敖客主八風及口舌凡日月宿箕東壁風起蠻夷將動先表箕
焉星明直君無讒間疏暗則憂
三四章嚴粲曰緝緝然如女之織翩翩然如鳥之飛○不信女遷
必至之理故是忠告古說卽讒人相謀之辭○緝本作咠口與耳
近之象謂密語也翩作扁
五六章草草補遺作慅慅○豺很屬狗聲龍門子曰豺舌雖狹而

有殺虎之能俗云骨瘦如豺豺之言柴也霜降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故曰人而不祭豺獺不如

七章什丘云如畝畝丘欲之畝丘者先從楊園加步乃得之自園及丘設語可鑒蓋小加大甲凌尊其來有漸是以君子當預嚴其防小臣傷于讒大臣如蘇公者將必不免君之骨肉自此亦不可保矣作起也特起爲此詩雖刀鋸之餘亦足刺朝廷而醒當世之士敬而聽勉其先自盡也非謂敬聽其詩

谷風

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朋友之倫制于天玩首二句可識其義白虎通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一介之士必有密友相扶相益本非擇利害也此安危窮達所以若一如急則相求緩則漫棄恩厚易忘怨小必記眞小人之交也張陳凶終蕭朱隙末總自怨生或謂魏無忌曰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于公子願公子弗忘乃公孫弘有言寧逢惡賓無逢故人今觀此詩猶然怨而不怒庶幾君子交絶不出惡聲者耶

前二章總以周旋不舍之意爲興以風爲主○雨雖潤物得風乃行風爲雨先故曰及各將字有意與女之與言巳幹人于難○頹下也廻風從上下也風而又頹是積而有力

末章之比可以觀天道悟物理體人情○維山崔嵬上承谷風下言草木明是風被山而生物也此句亦不用添綴小怨輔氏以爲遽色懟言之類急難中或不免寃本作冤

蓼莪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詩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

父母之恩人皆知之皆不盡知人皆言之皆不盡言獨此詩蓋前乎堯舜周孔能道之而未及道後乎毛鄭匡朱互解之而未全解豈非善心刱于至艱篤論寄于明發勞而有得窮且益工所謂泣鬼神而動天地者舍是奚歸人能深思九我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庶乎親在雖啜菽飲水必盡其懽亡則有終身之喪巳嗚呼本欲直而時不待也椎牛祭墓不如雞豚及親存也詩人不得養而悲憐如是設復得養其愛敬承順又當何如昔玄宗至蜀道始誦李嶠詩歎爲眞才子孰知才子見而悔巳莫追乎故事親者有親可事愼毋忽也

讀首二句爲人子者將何以副父母之望而稱才子者乎噫○莪莖可生食烝之香美隸釋漢碑作義一作儀○蔚卽蒿之無子者今青蒿皆葉端着子如米大蔚獨無耳觀其下云鮮民又云靡至豈妻子代養之人其尚缺者歟

三章缾喻父母罍喻子但取相須之義鄭子大叔引此亦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喻周罍喻晉不取小大爲象○缾卽甕也

易井卦羸其缾左傳挈缾之知淮南子云古者抱缾而汲揚雄酒
箴以鴟夷嘲缾柳子厚缾賦以缾嘲鴟夷葢可汲亦可盛酒也罄
說文作窒○不幸爲鮮民生不如死其來久矣在父母視之有子
不養與無子同在子言之旣不終養不如先父母而死且父母本
根也人子支葉也本根瘁而支葉雖存亦何爲哉恨之甚爾怙猶
冒也凡事有父在前人子蔭庇無父如露頂而坐風雨之來在所
不免有母則飮食起居可恃無慮否則飢寒疾患誰復周念銜恤
者不言而飮痛靡至者入而不見音容杳如茫然非我之堂宇已
四章生者言我在天地間有父斯有我是一氣流傳人或不肖而
有怨其親者何不念曰我怨親之身正從何來○鞠如鞠躬畫瘁

之鞠懷妊胎養步履周旋之間雖欠伸呼吸亦不克自寧也○子
之于親分形而實聯形是故嬰兒號而母乳出母齧指而子心疼
昔岳武穆軍中有父刑而子生其頸甚細此類可見○拊者抑搔
呴嫗摩其痛癢防其畏驚察其肥瘠之類○畜者時其乳哺節其
起居謹其出入之類○長如南風之默長萬物飮食以資之藥餌
以扶之使其血氣日充體貌日變○育者樂育如易曰育德孟子
曰教育養其志氣牖其聰明言動必誨擇師慎友皆是也○顧者
反覆照玭如行則提携疾則守視時喚時伺倚門倚閭皆是也○
復字嘗照易義如病則復之于安勞則復之于逸習則復之于性
是也○腹我固以三年之懷言然着出入字尤剴切如父母有所

往則挈護其子而不忍離父母自外歸則懷抱其子而不能置是
也○德字舊連之字言此德也今註就子言昊天罔極以體言之
非頌天恩昊漢書皞
末二章重歎莫不如人也南山二句或此孝子自敘行役之苦而
恨瞻望之遙焉或以山高大則風必疾親老而多危亦猶是焉或
以大風本出于山谷而反以被山子出于親而不及于親焉或仰
山之高而嘆親之不得常在悲風之疾而嘆巳之遇爲可哀焉又
或山高風疾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之痛焉讀
此語覺其意象難盡正以哀苦之情觸目增感未嘗明指其故耳
○烈烈傳謂山之難也按四月冬日烈烈采薇憂心烈烈恐只是

凛冽之意律律如从律則高貌今律亦似風聲所被飄本作票

大東

序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國在東春秋齊師滅譚此下國之詩而隷于雅如費誓之繫周
書西周時諸侯未立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藏于周室且
其事又爲朝廷作也是時虢石父好利用事又亶維多藏之皇父
爲群邪宗然西人懽喜東人怨亦據詩言耳在西人固有不敢訶
哀者
此詩前四章又半章感慨悲辛參差點綴讀者酸鼻後世能文之
士有其意者無其致也至或酒之一接若離若合不知從何得來

五章之半以後忽入指訴愈引愈長愈變愈巧奇情逸韻千古猶
驚而未免馳騁淵踈直疑以文爲戲想其人固在名臣詞客間誦
其詩得尚友也
一章以禮食之盛興周道之隆且鐱則不平曲則不直似有取象
○簋下有足陳之有糦覆之有巾朱其中飾以玉故夏曰璉商曰
瑚所盛黍稷卽飧也○棘有拳曲奉上之象故取以爲匕匕之別
凡四有黍稷之匕有疏匕柶也所以取飦此小者有牲體之匕挑
也雍人所以槪骨肉長二尺四寸三匕皆以棘爲之見赤心盡誠
喪祭之匕用桑○按禮此二句乃客始至主人所致之儀以其爵
等爲之牢禮之數陳但詩言匕不言肉或此匕卽廩人所槪黍稷

者不分兩件覺于興尤合砥石之細而平者公劉取礪是其麄○
履視二句緬想言之○睠本作眷潸毛本从月說文从目今本从
日訛
二章箋云譚無他貨惟絲麻耳今復盡也淮南王安云伯余之初
作衣也緂麻作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杼柚以便其用○糾糾五
句箋雖譚公之子衣屨不能順時至以葛屨履霜送轉餉于道空
盡而往周人空盡受之而徒來初無反幣復禮之惠要此及末句
散散讀正佳○柚本作軸佻韓作嬥楚詞作苕周行作周道
三章氿泉如車軌之橫出也是旁穴非正從地出○契契二句言
我契契然鉥心劌骨寤不忘歎以哀我勞人契鍥同憚癉同薪是

穫薪上薪字言將用以爲薪不盡其財不盡其力皆息也○氿本
作晷
四章之子猶言輩也舟人水居而釋簑笠以服裘私人無籍于王
而嘗試爲百僚○舟朱育集字作周僚本作寮
五章或字見無所不共酒佩其一漿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
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則是漿薄于酒詩以酒對言則漿是酒漿
爲釀者矣與下句例且其字可通鞙鞙二句箋云徒美其珮而非
其長釋訓鞙鞙刺素餐也是官非其材雖古義然集註佳○鞙本
作琄○漢水之精與河海通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在箕斗間箕木
位斗水位分析水木爲津自坤抵艮爲地紀緯書云王者有道則

河直如繩似光非光本不能監曰亦有已了却不監意○織女在
河東婺女之北爲天女孫一名收陰主果蓏絲帛珍寶其星微微
占王者至孝三星俱明晴則天下女工廢不見兵起淮南子有鵲
橋渡女之說因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世遂傳女牛相會因
以其夕爲節歌詞猥瀆實爲褻天或傳郭子儀微時嘗于是夕見
織女按周天十二次日月五星爲緯自爲步運餘皆經星隨天而
旋非此星獨七襄也正取織女耳○跂說文歧
六章人織必往來反報成章星之續則有西無東故曰不成朱註
太無謂睆彼二句蘇氏云言惟牽牛乃可免爾雖與上下文不類
而語甚巧刺不以字更合○牽牛星紀也六星爲天之關梁主犧

牲事史記東至于牽牛牛主耕植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也或又名何鼓（訛音黃姑古詩多然何擔也或作河）占明大道路無阻不則牛疫死移入漢中天下亂〇服箱傳云牝服之箱駕牛之車其較八尺卽服也〇啓明不能先日而照長庚不能續日而明總在載施句內庚續也啓明長庚或以啓明爲金星長庚爲水星考毛詩韓詩廣雅並爲一星又李白母夢長庚因名白字太白金星也當是一星矣啓補遺云〇有捄天畢鄭箋取義于祭器之畢禮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所以助載鼎實者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若羅畢之畢又施綱其上葢畢八星二直爲柄六星曲爲兩行爲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于畢觀有捄同于首章則祭器爲長朱

註首章捄曲貌此處便難通傳訓長貌畢昴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也

七章箕四星好風承帝以掃者故揚穀器取象焉史記南至于箕言萬物根基也王客蠻夷胡貊明直則五穀熟〇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音標）第七星又爲招搖斗有環域居陰布陽故稱北一名帝車運乎中央歲指十二月爲建一南而萬物皆生一北而萬物皆死占王道平和星盛明天失其平斗機絕綱玉衡撥攝提云七星相去八千里本九星二常隱不見霍光家有典衣奴忽見之得壽六百按朱註此斗非太微北三垣之斗此與箕運宿箕在斗南斗在箕北故詩兩分之如壁在室東稱東壁井在參東稱東井也斗六星四星方如斗二爲柄見時柄在西

四月

序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〇詩說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

前三章詩雖有賦興比三體如此處三義似皆可通以其因時寫景故屬興耳夫處樂者四時皆令節也憂則觸景嬰懷令詩人于夏苦其煩灼于秋悲其憔悴于冬畏其凜冽則情事之惡殆有難言者矣

春之氣自下而升故春色先于曠埜春日遲遲卉木萋萋有鳴倉庚是也秋之言揫也歛也秋氣自上而降故秋色先于高林百卉

如足腓之象冬之言窮也終也又中也萬物藏于中也冬風吼地而起故曰觱發曰發發從地生也以此觀詩亦得造化之景已〇自四月至六月而暑方徂困人之久暑之言煮也今世七月乃如煮亦歲差之故唐文宗詩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信乎所處之異也匪人匪他人〇淒本作棲腓補遺痱〇亂離瘼矣言亂離之爲病非憂亂而病也世亂必流離奚其適歸猶言將何底止若作詩人無所騁恐非語氣毛本爰其左同今本改誤左傳引此云歸于怙亂者也照詩當言歸于吾人〇民莫二句言彼甚此之詞

四五六章梅栗皆卉也梅種不一渡淮則變而成杏猶橘渡淮爲枳橄欖去閩蜀爲槵栗五方味各不同按西京雜紀上林苑有侯

栗侯梅別是異種豈卽此耶抑因詩取名○莫知其尤箋以爲惡人不自知其過觀梅栗生于山則此殘賊指在位之臣明矣莫知當就王言王不能明其惡也○滔滔二字中便見是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所以紀理南國不至底滯意此大夫蓋受事重臣百責所萃者疑荆州牧也朱註以南國之有江漢興王之不我有瘁本作萃

七八章鶉說文云雕也从敦聲非鶉奔之鶉六翮乘風輕勁其毛所在能令諸鳥羽自落大者名鶚漢書所謂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能扇魚出攫食之并能擊麏鹿之屬鳶亦雕也五色備○鳶不善搏而貪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藉風高翔直入雲霄墨翟飛鳶

刻楮引絲倣此說文作鷻鳶○按詩此等皆興也感物而言意明卽止不必有所應○山隰二句箋云所生各得其處○蕨攣扃薇濕芑杞叢刺桋錯勒四者亦有取象桋本作荑○維以告哀出之乎下則告亦難盡莫知我哀言之于上則知之已深但遭亂雖迫知誼無可逃故曰維以亦窮而不失其正

北山

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此詩人以壯年薄職出身勤王觀其才志氣力實有可尚夫君子之乘也車本勞薪而必先護轂其用馬力也平日委之以莝有事則予之粟而况用人乎乃使其父母憂其曰不均信乎不均矣雖然古之君子於國家多事豈顧期人代之若人人見以爲勞將難乎其爲上蓋以國士遇焉彼則國士自爲以衆人遇之彼將曰以王之大何使而不得乃必于我哉亦欲分之衆人而已故不均之說亦善立言者也所怨不蹶此也

首章只取杕杜之三章增入二句然登山非望親采杞非紀侯故箋云采非可食之物見已行役不得其事曰士子則力小任重故父母憂之

二三章獨賢之云朱註發其意已然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非勞亦不得爲君子也故作詩者以勞爲賢而孟子發其意云獨賢勞也彼好逸者究亦爲小人之歸爾至嘉我等句反若

以王爲知已經經畫營營造作事如作室然

末三章只彼此互形怨而不怒或字十二疊亦異格也後世若昌黎南山詩信國正氣歌皆祖此○瘁本作顇

鞅掌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負荷捧持以趍走是煩勞失容之狀按說文鞅頸皮也釋名鞅嬰也喉下爲嬰左傳注在腹曰鞅愚意鞅本馬之纓也謂纓絡之今曰鞅掌是束手掣肘之象或云如六轡在手惟慮奔軼則鞅非轡也南華經鞅掌之爲使郭象注鞅掌自得蓋以爲不仁之疾故自得也○出入風議只因身在事外惟論旁人短長

無將大車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詩說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

古說蓋以大車爲小人所將如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茀詩語上下相應上既爲喻下二語頗不相承朱子曰行役之作蓋見大車爲興而前後篇又皆征役者故意之之辭若百憂不必惟行者有也然均可之說而序足以戒則讀詩者當有取乎爾從來誤引小人或誤爲小人用其後進退兩難離合不可至于身名俱喪者夫豈少哉掉臂暮夜固其淺已小人猶蝮虺也其所嚙之草木猶足殺人而況身近其嚙乎一言之浼或至滔天一事之疎或至燎原故君子之待之也不惡而嚴凡以小人都不可作[illegible]也百憂之罹

自詒伊慼而已曰無思者正其思之深思而無可奈何則姑聽之大車與小車不同大車一牛小車四馬大車兩轅小車一轅大車轍廣六尺小車轍廣八尺大車衡長六尺小車衡長六尺六寸大車軫長八尺小車軫長四尺四寸大車縱橫各六尺故謂之方箱小車縱四尺四寸横六尺六寸故曰俴收○箋解冥冥云撿人自明令無所見徒蔽傷已之功德不出于熲言不得出于光明之道或云多思則心昏而聽明反不能出○雝毛本雍字

小明

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三覆其篇大抵正直露才爲人所忌故畀以遠役而有自咎之情也豈此詩人非若北山之有父母本思其室家而作此以寄僚友遂專言思友乎前三章共人之念叠山以爲讒虐之朝在内者亦無可樂故念之似未得其情觀此句之上下文總是因勞思逸其後章曰無恒安處則固以爲安處矣正直之云似謂一介孤臣待罪于外所恃諸君子開誠布公加之意爾亦惟懼禍懷憤故終不盡言然據其内外兩窮而規若友者惟是脩身助德之事且以爲得天之道不越乎此斯其自處亦可知矣

初吉者古人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載離寒暑就一歲言離罹也

毒者爲人所害也共人稱美之詞罪罟言以罪加人如網之取物

施不及知納不能出也憚我言我勞本作癉反覆謂刑辟無常靖

卽書自靖之靖安也靖共言一心共職

鼓鐘

序刺幽王也○詩說此昭王時詩

據詩文當是作樂淮上書史皆無幽王東巡厲王時虢仲征淮夷宣王時召穆征之皆不親往歐陽永叔謂成王之世徐戎並興淮夷已叛疑其後王無至淮上之事然徐淮接壤而淮夷亦分南北不必盡畔卽夷人果畔而揚州之境豈遂無中國之輪蹄哉或又以爲時有淮水之災而幽王淫樂不息幽之淮災亦無所據且尋篇意則此鑿說也古之蹟有不備于史而見于經者況經文甚明豈得因史之缺而疑其事特未知正爲何王耳如昭王嘗南征如

穆天子周流天下。詎不一至此。以篇列厲幽間。故可疑。乃其下。卽
接楚茨諸詩。則時代更當違觀耳。
湯湯、湝湝、三洲、蘇洼、佳。却不知其從流上下。抑率彼淮土也。但若
正當淮身。雖歷時之久。未必遠。然孔子曰。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
門。○樂之先鼓惟鐘。左氏所謂金奏。孟所謂金聲也。此鐘蓋特懸
者。謂之鏄。堂上所擊。一云在堂下。古者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鐘。
馬鳴中律。鸞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
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之鐘。以治容
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
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淮奔山洼海。其流合

汝漢潁淝渦泗諸水。其水母若獼猴。獄瀆經。禹獲淮神。名無支制
之龜山下。淮水乃安。晉永嘉中。淮竭。梁武帝堰淮。淮漲。十餘萬口
入海。佞佛何補哉。○懷允猶允懷。○鼛。韗人之鼛。○妯。毛傳。動也。
蹴以爲變動容貌。如疾首蹙額之狀。說文作怞。○猶字之義若也。
謀也。如猶豫之猶則獸名。是疑也。此惟若字稍通。觀斯干相好相
猶。以猶對好。則箋作瘉似得之。但改字例未敢從。○作樂是王詩
章。籥舞皆作樂中事。欽欽句另看與上倒。堂上下之樂相比。則曰
同音。磬作。笙亦作。磬止。笙亦止。此編磬非收樂之磬。雅南乃其所
叶之章。執籥卽舞此雅南之事。以雅者以音奏雅。以南者以音奏
南。以籥者吹籥以節舞也。風俗通。籥所以和中聲。毛鄭以雅南籥

爲三舞之名。○笙者生也。按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毛傳。笙
磬東方之樂。蓋東爲陽中。以其在物生之位。故曰笙。儀禮設于阼
階東者爲笙磬。西階者爲頌磬。亦有笙鐘頌鐘。皆編而縣之。蓋宮
縣四面。舉琴瑟之繇音。則餘音可知。言東則三面可知。○樂書又
云。言雅則頌可知。言南則三方之夷樂可知。朱註二南。此云夷樂。蓋周禮旄人掌教舞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卽南也。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言籥則萬可知。以萬爲武舞也。籥文舞。磬或云帝嚳所造。或云無句。其聲尚角。其音則辨。象萬物之
成。有貴賤焉。親疏焉。長幼焉。磬音調則民道得。其聲消釋而近于
悲。君子聽之則思死封疆之臣。大磬謂之馨。特縣配鏄。孔子在衛
所憂。當是笙頌之屬。

楚茨

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
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至車牽。凡十篇。及魚藻、采菽、黍苗、隰桑、稱述詳雅。詞氣和平。
序以其在變雅中。皆爲刺詩。朱子斷云。傷今思古。詩固有然。不應
諸篇相次。絶無一言以及衰世之感。當是正雅有錯在此者。其說
妥矣。特楚茨、南山、甫田、大田等作。舊皆以爲明王。而朱子屬之畿
內公卿。則未有確據。豈以甫田十千之文。爲采祿乎。此不過就一
成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其數固不止此也。今
依朱說。則其先世。如周召之顯勳懋于國。德加于民。人心願其保

世之隆故美之祝之如此讀此等篇須觀其祖孫一體君民一心尊卑上下相親相愛之意可以見周士亦世之顯而本支有祖維者也禮樂盛和益備于是孟子論井田亦因有考夫豈非一代經制所寄者與

一章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見也茨禮記注作薺楚詞作薋毛本藝今本蓺說文埶○黍言與稷言翼從其性盈與億言多爾王氏云倉既盈矣而庾尚億傷巧○享祀以神言妥侑以尸言享祀箋以此初祭用酒食之始指灌鬯及朝踐酌醴饋熟酌盎準下句之節也按宋元豐五年禮文云古者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朝踐則于堂饋食則于室毛本享今本饗誤○以妥初尸入祝延之入

廟與行祼禮既祼于室然後延于戶西坐于主東南面行朝踐禮君出迎牲祝酌奠詔羨定于堂乃延主于奧又迎尸坐其北而奠爵舉焉此時尸卽至尊之坐或不自安故祝詔拜以安之尸答拜遂坐○以侑尸飯三口又食食胾又食舉腊肩又食舉牢骼又食告飽祝侑尸又食舉牢肩尸不飯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後主人酌獻尸

二章首句亟下數句○絜牛羊正迎牲之事初度其色純角正是擇之絜也在滌而芻是養之絜也比親射牛封羊是殺之絜也按古經傳絜皆作絜故孔疏絜鮮絜然依文亦通○或剝是內饔司士所職謂豚解而腥之鬄左右肩髀爲四又兩胉一脊共七然後

退而合亨○或亨者亨人之掌諸子正其牲體謂體解而爛之左右肱骨各三肫胳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各三代脅長脅短脅也二觳又脇與兩髀不升于俎所用者是十有九矣○或肆是外饔之事初殺陳于牙架屠既熟七載而出俎人于冉北升之俎別骨體之貴賤以爲衆俎也周人貴肩其脅貴中骨則貴右而賤左貴前而賤後貴上而賤下○或將薦熟之事司徒小子之類奉之○祝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小祝佐之○祭祊索祭也祭之言察也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意其生時凡食燕之禮每在廟舉行則守立待賓之處必索謂之祊者以其爲廟門之傍因名焉爾雅閍說文作鬃○祀事卽上備物循節孔

明者孝子悽愴怵惕之情旁昭直遠惟其能明故如生如存否則冥冥爾○皇傳大也箋往也朱註君也總是洋洋如在之意有慶卽下二句

三章執爨廩爨炊米饔爨煮肉爲俎主饔言俎由冉升天子九冉九俎九之下有七五三牛羊豕也魚也腊也腸胃也膚也鮮魚鮮腊也俎之九也公卿減鮮魚腊大夫士遞減孔碩言牲體之博腯所以獻神燔炙以獻尸量人制其多少長短之數俱臠而貫之肉難透故近燔肝易熟故遠炙肉陰也肝乃魂之藏用肝所以表其魂也濟以火以陽而感召之也○爲豆是先祭而豫作祭時先薦豆而後行獻天子百有二十品公卿以下其數推減內羞穀物醞

食糝食之類在右陰也庶羞牲物羊臐豕膮鹿麷之類皆有胾醢在左陽也○賓客正所擇之士兼同異姓禮家每以諸侯爲賓大夫爲客此分言亦有尊卑二爲字與上爲俎爲豆二爲各有義故集註以筮戒釋之而祼獻等事皆在爲字中獻醻是主與長賓禮畢乃擧觶酬長兄弟禮畢衆賓衆兄弟遂徧相酬對飮爲交斜行互飮爲錯卒度總言獻酬交錯時卒獲只就交錯言之於旅方有笑語也笑不至矧語不至吳是獲也此四句當得其立言之法蓋獻醻之擧主人以敬神之意敬賓賓亦自始至終一于敬然其事在三獻旣畢之後不言其酳尸之敬而擧其祭末則助祭時益見已着二卒字言卒歸于敬○醻本作酬

四章熯釋詁云敬也式禮式于禮言此二句以起下○徂賚徃予也時孝孫在神前而曰徂者以嘏從神來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祝遂釋嘏詞以勑之天子則使宰夫受之苾薛君作馥禮之盛故報以福儀之著故報以善如幾者須而卽得若有所期如式者備足無欠若有度以衡之○齊者不亂衣冠瞻視必嚴也稷者駿奔走匡方正而無跛倚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是也敕者愼固之意執玉捧盈是也古本勑字今誤作敕

五章旣備旣戒擧祭之始終言大要則是三獻禮畢君初獻君婦亞獻賓長又次獻也樂則終三闋○周制尸未入前王祼于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四獻也皆所謂朝踐也薦孰畢王酌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此天子之禮樂亦九闋至此則擊晉鼓而大鐘應之故正義說旣戒爲告廟中之人以祭畢也○徂位是徃阼階上西面之位祝出西階東面告成告畢然後降階送尸朱註于致告之前卽云徃阼階下太遠爾致告諸家訓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集註則云告于主人蓋準少牢特牲本大夫士之禮一告于主人尸遂謖無鼓鐘奏送之

事則亦未可據矣且士出立于戶外西面祝東向告之大夫出立阼階西面祝于西階東面告之其位已不同賈公彥云天子諸侯于堂上告成此亦就尊卑推其遠近總無確證○具醉非一神之詞○尸筮無父而有爵者爲之筮必于三日前有宿戒之儀取嫡孫之倫子不爲父尸而孫得爲王父尸孫幼則使人抱之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曲禮爲人子者不爲尸天子諸侯之尸以卿大夫服祖考之服則幼者不與毁廟之主升合食立二尸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鼓鐘送尸集註出入奏肆夏天子禮也序以詩爲古明王故箋引周禮之文朱子旣以爲公卿則公卿禮亡遂用此箋實之據儀禮大射及燕禮諸侯得奏肆夏畿內公卿比外

諸侯或亦得奏耳按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堂上謂行堂下謂步門外謂趨自其出言之也則黃鍾之鐘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自其入言之也則蕤賓之鐘所以奏采薺也出撞陽鍾而陰鍾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鍾而陽鍾應之則止而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以止則無過舉止而濟以動則無廢功古人制器協律莫非至德精理即此可見孔子聞韶忘味夫豈聲容間哉○送尸之節尸在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故迎送皆斷以門內神保聿歸句不空言象神之尊明日繹祭燕之○自君婦外總稱諸宰或以宰夫無徹餕之文專指膳夫太拘諸宰徹諸餕君婦徹籩豆而已衆賓出諸嬪乃贊徹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客之俎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皆自徹而出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諸父二句蓋賓則拜于門外而不敢留時主婦別宴內兄弟主人以胙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設于西序下凡族人具備而燕于路寢昭穆以序之夜飲以成之天子使宰夫爲主服皮弁服脫屨而坐立監相禮其牲肴脀所以合好也羞庶品以盡愛爵無算以尋懽諸侯禮大率不異六章樂具入奏所奏雖不同而器一也綏安也後祿祭之餘福觀下所祝總自神來箋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蓋兄弟既翕父母順焉寧有愛其所親而神不益隆嘉祐者乎樂奏綏祿召和自然○內志外物惠也不䟽不數時也是其所爲盡也

信南山

序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古詩詳畧有體如楚茨叙事輕重適均者也而禱福偏詳以祭先王恩耳此詩前二章似可畧而反詳合觀之則田之治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之澤故三章首句承首節次句承次節而耕耘之務自不待言此宜詳故畧者也其四則獻瓜自爲一節以示孝子盡物末二章惟言獻牲之事每章各發一義也

一章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于詩如此篇及文王有聲韓奕閟宮長發殷武皆明頌之又沔水楚茨等篇不言而言此類尤多可見禹功在人而古人之不忘本也○按甸者六十四井也方八里居一成之中井田昉于八卦故以六十四言之見其治也又禹貢五百里甸服則王畿四面也甸韓詩作敶畇周禮䟽作畇畯原隰以敗平畦○曾孫傳指成王後二篇同○我疆二句本一套事平分即誤矣疆之極即是理理之極亦是疆蓋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統言皆疆析言皆理劉彝曰疆謂經界之以岸言理謂䟽通之以水言亦分明只須照此雖嫌太析終不錯二我字正如禹之盡力也其陵澤不可方者隨地形而制之○南東其畝俗解誤認劉執中之說乃云凡地勢

東南下故築畝以防之此論天下大勢可耳若就論一方豈不可笑或云視其下流所在卽爲畝或南或東西北可推亦附會其說三代五十七十百畝之制明明畝卽是田井九百畝謂九百壟可乎元儒朱公遷乃云畝以防水則遂之上旣有徑矣又烏乎防周禮稻人以防止水匠人爲防左傳爲掩町原防皆偶有之亦正謂之防不謂之畝如必以畝爲防則書云曷敢不終朕畝亦終事一防之上乎詩每云饁彼南畝俶載南畝向惟依水防以餉又僅治一水防乎晉郤克使齊盡東其畝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無顧水宜也但書傳及左注亦訓畝爲壟朱子沿之近顧夢麟從甫田集註所引食貨志一畝三畎以闢劉說謂治田先就田中耕爲畝廣深各尺伐其土于兩邊爲壟廣一尺播種于畎中乃自溝而遂戽水入畎後仍推下其壟以壅苗根是田中關水高處爲畝于田首廣深各二尺爲遂遂如今之車缺正劉氏所謂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必南向以對着遂其遂南入于溝則畝必東向以對着遂此說于治田之道實然但此畝壟是耕之初所必有至耕時則盡平恐難抵此畝字且畮畚以此証或耘或耔而不載入此章則亦未必作此解矣總之本句只有畝字自說者尋出遂溝二條乃滋纏擾五涂五溝怕上句無有而偏向下句尋求蓋步百爲畝畝聚一鍾畝者田之身也田事喜陽惡陰人功向陽背陰故以東南言之古今稱田惟曰東田曰南畝並不曰西田北畝若說舉東南而西北可推亦非況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北家之南亦卽南家之北總之田稱南東耳

二章冬天爲上天雲之言運也雲師曰屏翳氾書雪爲五穀之精夏小正云農及雪澤語云冬無積雪夏無餘糧俗說冬至後第三戌爲臘臘前後三白爲豐年之兆凡蝗產子地中至春夏而出若冬積雪則寒氣遍入地三雪益深不能出矣又冬隆則存活頗少亦主有年○優者徐飲渥者厚漬霑者遍濡足者全饒俱就土膏言生我百穀有不惟人力者矣優說文瀀

三章穡就斂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穗遠者納粟又遠者納米最遠貢篚以充○酒五齊三酒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齊者以度量節作之二曰醴齊今酵醅三曰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四曰緹齊紅色五曰沈齊滓沉一曰事酒有事速造二曰昔酒昔久舊釀三曰清酒冬釀夏成非五章之清酒畀尸及賓所以敬祖考也畀言始終用酒食之事

四章祭時有瓜遂舉言以見中田所出觀剝菹則非薦新按曾詩世學古祭不用園蔬籍田亦不用糞惟以灰雜麻豆壅之此乃用瓜其潔植耶禮亦云瓜祭

五章首句是引起下文玩從以之文自見蓋祭先期神格用鬯以求諸陰致其魄也此酒不在獻例祭字卽灌地○享于祖考是牽牲入廟麗于碑告肥于祖考也後乃于廟門外殺之納亨若祭義殺于神前之說又云就庭殺之非所以體先祖見生不見死之心

矣○古刀皆有環蓋取好還之義以示慎殺古詩云何當大刀頭已失其義此刀曰鸞是刀環有鈴聲和而斷則中節也朱註王人親執蓋沿介甫之說考特牲少牢士大夫止視殺猶不袒割國語有天子諸侯自射其牲之文蓋射以備祭此云執刀乃泣殺耳○啓毛謂取毛以從血則血有辨而卽以告純如牛毛尚耳是也旣取毛則毛不接而有間故曰開牛人共牛牲之盆則血盛于盆熟而薦于豆禮所稱血毛告于室取膋摶黍置蕭中俟薦熟牲之後方焫于爐升首報陽致其魂也

六章是烝二句正薦亨不兼酒說焫升在此時

甫田

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詩考亭以爲力農奉祭則其作當在報賽之時其次章秋報春祈集註自明故宋儒若呂氏嚴氏胡氏皆以首章及次半節爲今歲之事下半節及後二章爲明歲之事則第三章曾孫之來並以爲省耕此說雖分明但經意未然名物疏云一篇之詩首尾聯貫祈雨之文卽月令仲夏大雩帝并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而神農配赤熛怒正合詩迎田祖事今說者沿此而誤乃云全詩總一時事首章省耘因覩禾生之盛次章遂行報禮而卽祈之三章亦卽此省耘之時知其終當有年末章果有然也按社祭有三仲春命民社仲秋禳禾拜社稷孟冬大割牲于公社是也方之祭朱註引獮田祀方則在中秋與孝經緯所稱禳禾之舉或可同時若雩祀之說縱使爲然亦與方社異時其禮何嘗聯貫也至言隨報隨祈則報之禮自秋報外惟有東臘大蜡祈之禮自春祈外季秋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又惟或大旱則更脩雩請澤復非此詩所云矣且祭各有主而方社配以四方之神自必及田祖祭田祖必及后土后稷此豐城朱氏以爲互文故方社言禮田祖言樂亦互文然則俗說一時之祭似爲可通惟拘爲耘耔之時故未通也夫古禮云亡議禮者紛紛莫詰執禮言詩亦非通解但就詩觀詩其禮自在不必屑屑傳會凡上諸說不過欲將全詩捏時濇月次第相成故牽合以就其見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編

年紀事詩中或順時述務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尋言旣往初非拘拘以時月爲先後以事顚爲配合也如此詩每章各舉一事各叙一時則次章之祭爲秋爲春總不相礙曾孫之出省耕省穫聽其適然古者君民間亦自不限巡行之節也但今明經家旣以此應舉則不得不遵其一說首章今適定爲省耘二章總屬本年而不必泥爲耘候三章來止依註作饁耘可矣

一章首四句歛散有經豐凶有備倬釋文作箌按九夫爲井其稅一夫爲田百畝井十爲通其稅十夫爲田千畝通十爲成其稅百夫爲田萬畝是十千也○自古句註以解上便失叙致耘耔薿薿漢書云芓儗儗○烝我髦士朱註于詩情較協如漢寵力田亦近

古道也康成云進其髦士之行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藝三十而五經
立若依此則下章穀士女之穀當爲善然則大田之詩其卽髦士
所作與
二章禮以備物故于報成言之樂以達和故于祈年言之觀齊明
句明是物成而祭齊用六穀以稷統之齊本作齍明猶潔也○郊
特牲云社稷大牢則犧當是牛白虎通云諸侯少牢箋云純色之
羊則解犧爲中犧牲之選也○社以地廣博故封土而祀之此所
祭者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爲陰祀其牲黑○方
金木水火土五官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皆在南蓐收在西玄冥

在北○農夫之慶箋大蜡慶賜農夫末章同按如此末言報福覺
有着落然以楚茨有慶觀之集註爲妥○離音縣而琴瑟以之南
方之樂也坎音葦而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事而陰萌
焉故萬物由是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由是之生
琴瑟擊鼓者以自冬徂春田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
作是樂以迎之各有度數存焉此鼓乃土鼓以瓦爲匡蒙之以革
兩面可擊者其桴蕢
三章以其婦子恐不必云曾子以之故後篇註不然○畯本作峻
至喜者喜其來饁助勤攘就田畯說觀上下文自見善者頴栗之
美有者億秭之饒喜怒非自外至曰喜曰不怒則相與皆誠矣不

怒言無惰農可謂
四章未刈之禾曰稼若已穫則茨梁不足言○報以萬壽愛民至
矣食其力敢忘其功哉一篇始終無非爲民讀者當深見此意

大田

序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詩叙終歲之事自苗生以至成實其間害草災虫種種皆除更雨
澤及時所以大穫也篇中如曾孫是若田畯至喜先公後私伊寡
婦之利周畿之民忠厚如此最宜着眼
一章稼地官司稼注種穀曰稼如稼女有所生種大司徒辨十二
壤之物而知其種司稼辨穜稑逐人以土宜教甿稼穡如黃白宜

禾黑墳宜麥蒼赤宜菽洿泉宜稻旣種者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
旣戒者季冬修耒耜具田器乃事謂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則
事之覃爾雅注作剡○曾孫是若朱註謂下順乎上箋則云順民
事不奪其時也月令脩五政無聚大衆無作大事
二章上二句終上庭碩之事不稂至我私又追叙以見田事之善
若强就一時說全不知文理者也○螟言其姧冥冥難知也陸疏
似蝆蚄頭不赤雅翼云無足小虫以絲纍葉使禾心不展呂氏春
秋云螟之音亟亟許愼云吏犯法生螟○蟊說文作蟦本又或言
假貸無厭伯喈云蝗也介身赤首能飛揚一朝蔽地或數十里禾
苗食盡輙移○蟊本作蛑或云長而細之虫或云卽蝤蛄也李巡

云由吏抵冒稅取萬民○賊言貪狠也陸云似桃李中虫赤頭○
按孔氏云虫食禾稺尤甚不知惟稺時方得生此虫其生在夏今
當夏消亡故曰秉畀是未嘗生爾炎火盛陽也秉韓作卜
三章夏雨必由雲勝故曰興渰本作弇又黤呂氏春秋作晻萋作
淒○雨我二句言應時之澍本由公能格神而衆因以徧也○不
穫稺是已熟而低小故弗及刈非上文之稺不歛穧是已刈之藁
科不及束者遺秉是盈握之束失于齎載滯穗折亂偶墜者莖粒
曰穗○利寡按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頒此偶
捃拾耳然上好仁而下好義亦可見
四章曾孫來止朱註作相告亦不必○來方以下古者奉牲以告

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三農不
害而時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有嘉德而無
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夫受莫大之福則其君有安寧壽考
之樂此天下之極治也而其本在省課之勤賑助之亟故耕耘以
時倉廩以富而四方八蜡得通蓋衣食足然後禮樂備禮樂備而
後和平興此農事不可緩也

瞻彼洛矣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晦翁初註曰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賞賜之厚又帥天子之六師
以討有罪也君子皆指諸侯

按豫州之域三代迭都湯翟夏城禹都也南踰洛陽百里而近偃
師西亳湯都也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武王定鼎郟鄏使召公相
宅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是爲東都今苑內故王城是也又卜瀍水
東召公往營之是爲成周今河南府故洛城是也成王畢此志者
以天事言則天地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
朝聘道里均焉又毖殷頑民洛距妹邦爲近也然周自克商後歸
放馬牛韜戢干矢遂大封建而藏兵于諸侯脩井田而藏兵于民
焉其天子則以時朝會相與講武非但蒐苗教旅卽祭祀燕飮之
間皆舞武命射以爲斯人之耳目習而神氣張其道不外是矣乃
三傳而式微其後富不如齊强不如秦晉列國交雄競改其制或

作內政或作爰田或作丘甲或作封洫而周人卒無所改拱手以
聽其爭不能馳一介發一矢區區以口舌弭天下蓋周初熊虎亦
無多稱禮樂旣作其武祗在聲容間三監一釁幾至失守此其驗
也洛水之躬擐甲胄亦其文焉而已然聖人之法以爲如是而止
不然覬凌詬誶君有篡弒之禍臣有跋扈之憂迨觀八百過曆枝
傷幹扶風亟爛存秦雖免胄而過門楚雖觀兵而問鼎吳雖告勞
而矜功旋且慴服不動又況中國之君乎區區一洛復缺其半尚
賢于十萬師萬年家室豈韎韐琫珌所留哉周之所得者在武事
之外其所失者正不在武備之虛也夫使周而强則天下豈無强
于周者哉

洛山海經謹擧之山雒水出焉又云秦冒之山洛水出焉禹貢導洛自熊首周禮雍州其川洛汭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初學記豫州其川滎洛葢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故洛在天下其名最多雍州之洛亦名漆沮出京兆上洛西山然流尚微此關輔之水非河南洛也本詩之洛自指豫州合伊瀍二水爲周三川入于河毛傳云宗周灌溉之水是遡其源也洛之言繹也水繹繹然光耀也以流坤吐地符昔黃帝遊洛見鯉赤文成字堯沉璧于洛玄龜負書出皐陶于洛見黑公湯沉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武王時青雲浮洛此水無冰字書云漢用火德忌水故洛字去水加隹此說非○韎韐是一染之緼傳云所以代韠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

正義云此士服也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箋故云諸侯世子除喪服士服入見今註直爲天子服矣又韎韐傳云茅蒐箋云茅蒐韎韐聲也韋昭云齊魯之閒急呼茅蒐聲如韎韐其色赤可以染故兵事之服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朱子以韎爲色韐爲韠其義已離乃不言以配韋弁而云所謂韋弁尤考之不精矣韍白虎通作絶○六師出自六鄉每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總七萬五千家所出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經傳多言六師不言六軍葢通詞○鞞本作琕琫作鞛珌作琕毛傳天子玉琫而珧(蜃甲)珌諸侯璗(黃金)琫而璆(金尤美者)珌大夫鐐(白金之美者)琫而鏐(紫磨金也)珌士珕(不及于蠡)琫而珕珌○萬年之保不

作禱辭各隨上文俗于二章補朝會三章補閱武甚謬天子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

裳裳者華

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孔叢子曰於裳華見古之君子世保其祿也蘇轍以序爲曲說仲晦云只用似之二字生出

總以可觀爲興華裳裳而葉湑氣相屬潤相滋也蘇氏曰君子內修其身輝光發于外人望其容而知爲君子矣譬彼裳裳之華附以湑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裳者外服取其顯見于外故傳云猶

堂堂譽處當言所處之樂蓼蕭註恐未安○有章者盛世賢才自有禮文法度蘇曰君子之有章粲然如華之盛也○有章有慶軒軒如朝霞之欲舉決不從暗室屋漏中來○常華赤以黃爲盛又有白者四駱六轡便是稱其盛儀○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之蘇氏云中誠有之則發于外者睟然其似之矣似之即上有章車馬等

桑扈

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詩說天子燕方伯之詩舊以君子指天子特末章以爲既飮美酒思得柔順中和之人彼彼賢者曲說難通故宋人都不從之然猶照序說也朱子斷從詩

說曾按第三章亦興也只從第二章分出成篇仍不離上興意以語長故另作一章耳

前三章箋意竊脂飛而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君子以禮法威儀相升降天與人皆樂歸之按鶯即黃鸝也桑扈兼此鳥之色集註故云鶯然○樂胥之云蓋以其動而安善莫不中理成文何樂如之孫毓曰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四封無事則諸侯樂矣或云樂只例作稱詞不必實求以樂受福可言若以樂爲屏便要費詞此亦說詩一法要非所以論樂只之義也○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也言使無侵尋翰則使能自立不至頽隳爲憲只是法其屏翰中修治之事○戢者功高勞大而能不驕難者法家敵國時

以爲警二語直作戒儺可古良臣戒君見于書者其言迫切况君之于臣特詩取婉喻故先儒微其詞爲豈不云那本作儺

末章兕觥古罰爵設之正以思柔之酒易溺人令觩然而陳名爲罰卜不犯已匪敖只就上二句見君輕叙首文反從第三轉句另講詩頭非詩體左傳甯子曰古之爲饗食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云云一本觥作觵觩作斛又作觓漢書匪徼匪傲

鴛鴦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前二章傳以爲候其能飛乃取之猶漢書豺獺未祭罝網不布埜澤其在梁者順之而已蘇轍云惟其飛而後取故在梁者得安後二章箋以爲在廄之馬或芻或粟則在牧者不然可知以興王者之身亦然齊而後三舉朔月大牢恒日則減焉蘇曰君子之于物也將用其奴則不忍絕其類將用其力則不忍薄其養天下所以願其萬年而享福祿也愚意鴛鴦性匹而馴則易取當其飛也既畢且羅則無不得已夫人之于福祿也動或失之今則福祿來宜亦無不得已鴛鴦之靜也靜亦何患君子之安安而止也與時俱息與陰偕翕凝然以受遐福而又何不宜哉馬所以養人故任重至遠無不致力然惟其在廄則固爲人所養而有所不勞君子之安養于福祿何以異是○此詩不用穿鑿如上諸解頗足助發然但順文諷詠便自有相安處○鴛雄鴦雌略具文采好思而頭白

止則偶飛則儷淳篤之鳥也○上宜字自福祿就我言下宜自我受福祿言萬年不作壽只永享太平意○戢韓詩云捷也捷其嘴于左翼也○天廄十星主馬舍左汪春分埛牧秋分水寒草枯則比日還廄此周典也斬芻曰摧委粟曰秣○時說艾爲天下殷阜玉食其身綏爲萬邦誠和泮奐其體義亦不忤但福祿字實艾綏字虛說箇福祿自然有此若從艾綏二字起見則福祿反無着落矣

頍弁

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詩說此燕王族之詩

此詩其情親其詞危似有感悟其上意序說或可通但以欸云之
曰而猶相與維宴其不情已甚乎子由則云苟今夕有酒也君子
亦維宴而已不知其他矣知不可得免也如此頗似王莽飲醇啖
鰒終不近情
首二句箋云幽王服是弁也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
蘇氏云夫弁何爲者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王可自謂我貴
而忽兄弟哉照此只是興起下文亦佳朱以弁爲燕服是賦又用
伊何嗼起匪他何期嗼起具來在首嗼起兄弟甥舅不惟語勢相
呼其相應似各有情故從興總是作者偶然語致無甚深寓此等
與例惟文公見爲然諸家無之如第三章明云如彼而又作比以

就前二章例然賦而興又比既乃經中自有只須順讀亦自在何
是轉牽纏○知皮弁者以爵弁則士祭服韋弁則戎服服弁則
喪服冠弁則從禽惟鹿皮之弁上下通用制同委貌狀如覆杯前
高廣後卑銳所謂頍然也按頍亦以實字作虛士冠禮緇布冠頍
項因無笄著頍圍髮際項中有緇由固頍爲之未冠笄者著卷幘
亦頍象所生也皮弁有收持笄亦有紘○蔦蘿二句傳云諸公非
自有尊託王之尊○蔦生桑上者其實明目輕身通神亦生槲櫸
柳楓等樹上托根皮節間或云是鳥食物子落于樹感氣而生○
女蘿爾雅蒐絲按古詩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李善注二者異
草毛公誤合爲一釋文在草曰兎絲在木曰女蘿亦非蓋兎絲仍

延木上本草女蘿松蘿今詩施松當是○奕之局至變故心遊無
定爲奕奕懌本作繹怲怲如耿耿明貌有臧猶悅懌或說天倫之
美非○甥舅異姓之親爾雅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
舅妻之父爲外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兄弟爲甥姊妹
之子爲甥○雨雪二句箋喻王不親其族益有漸或以散而能合
合亦隨散言人生剛合卽離○雪在冬者摶之卽聚立春後不復
成摶○霰爾雅雨霓(霰)爲霄(消)雪又云雨雪相和爲霰韓詩注霰
英也謂雪花二說不同曾子曰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煖陰氣薄
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爲雪陽氣薄而
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冰而爲霰劉向以爲湧湯之在閉器

而湛于寒泉則爲冰此雹之驗陰脅陽也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
此霰之驗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猶月食爾○古人勸燕樂多爲
危詞如日昃嗟耋他人是保又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維宴之云
正所謂眼前一尊又常滿胸中萬事如等閒也此詩非必在座皆
暮人無日之云言無期可定少長皆然今夕楚詞作今昔

車舝

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
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詩說宣王中興士得親
迎其友賀之而作
禮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宴爾新婚昔俗之言耳朱子云燕樂其新婚非古已

一章間關兩間相關之聲蘇氏云雖無好友以事王于外姑得賢女以奉王燕處之樂猶愈于小人也○括本作佸

二章平林非山非麓一望茂滿平埜之林也○鷸雉之徒者頭上有肉冠冠上藂毛長數寸尾長六尺从喬以其首尾喬如也乘轝以其尾爲防釳著馬首語云四足之美有麃(即麖)二足之美有鷸○轝樂也

三四章歎爲歡之無具情有餘也又慮無德以相與則其情亦正矣興猶配也○柞枝葉最密故析之而葉盛落以興得賢女而心

盡傾也或云柞薪不才之木尚有葉湑然以興已寡德而有賢助可樂也鮮我之鮮猶鮮民箋意湑然之葉足以蔽岡故析之褎姒之蔽王猶是矣

五章高山二句恐即往迎之所見以寄其愛慕之意讀詩固不貴着迹索解如朱註以高山景行興馬服御良仰行興迎女則太無謂也即四牡二句情詞委順亦要得其言外之意大抵此詩出自懿好雋永沁人其托興總不出可喜二字而末章尤是佳境○朱備萬曰高山景行于六義屬興觀孔子之言則于行道進德之喻尤爲切至宜常常諷詠之益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其道以求至乎聖人其亦可矣然則仁之不堯若也孝之不舜若也才不如周公而學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游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豈不惜哉本作仰之行之○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蓋以新婚指褎姒

青蠅

序大夫刺幽王也○詩說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

毛公于此詩特曰興也想當時諸家竝以爲比朱子以首章但有青蠅次二章方用讒人相對故一以爲比二以爲興

營本作營青蠅首赤蛆所變還生蛆復生蠅穢敗無極雖玉不免惟遇冰乃側翅遠引○止于樊箋云驅之使遠也棘榛即樊嚴粲

曰在樊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必入宮室汚几席樊說文楙史記蕃○聽讒必由持心猜險故顧其樂易○罔極之禍其究亂四國其初構二人

昌邑王傳王夢青蠅之矢積四階東以問令遂遂引此詩對之其時實左右交亂也詩偶托言一蠅而千百世後王位之大鬼神之幽附以爲兆古人體物命意豈可忽哉宋儒不暇考輙云細故爾考之而誤又云非緊要處至解格物之義則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則物有大小理豈有大小耶

賓之初筵

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

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朱子以序說爲誤而從韓詩蓋當時列國無私乘故謂大夫亦得入雅則武公自悔之作編雅固宜且幽王之世旨嘉洽比雖小心恭人猶以壹醉爲戒武公之酒過再觶之抑篇其初當或不免是韓詩固足信也然本詩曰賓之初筵曰凡此飲酒其辭槪責而非獨歸則以爲刺時其說豈得而廢昔武王因商受荒腆故誥戒康叔武公因幽王沉湎故追作賓筵誥之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詩之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因射而飲因祭而飲猶所稱父母慶克羞耉羞饋祀也合其情旨祖孫若一夫酒之爲禍我民用大亂喪德大小邦用喪罔不由之樂記亦以獄訟益繁其流生于酒

自書有爽酒之戒群飲之誅禮有幾酒之警屬飲之搏猶未也寓鑒于用器如爽則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壘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孤而爲觚淺而爲醆單而爲觶否而爲杯傷而爲觴喧而爲斝觸目入手無非儆存人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爲物絕之不至傷生湛之必致大患且醉字之義从酒从卒其省而从酉者夜醉尤戒昔人稱父命以辭君况友戚乎武公獲享耄期此詩蓋有助矣莊周論觀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酒也者禍福之門而賢愚之相也愼乎綦愼哉
一章筵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一席可坐四人彼食前方丈所以爲侈也○按射之禮有大射天子將祭先習射于澤宮然後射于射宮中者得與祭有賓射來朝則與射于朝有燕射射于寢三者諸侯亦得行焉若鄉飲酒而射則大夫士也毛萇以此爲燕射安成劉瑾主之燕射之儀獻酢旅酬畢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于是乃射其次與經微不同經文未或屑屑準禮特燕王于飲酒而射以爲樂奏爵無筭先王之世已不醉無歸武公所稱當不出此鄭高密以爲大射蘇轍主之大射先燕以安賓然後改懸以避射位既旅然後張侯比耦既耦而後射其次與經正合至于集註則牽率難憑其曰因射而飲則是大射射義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是也至解鐘鼓既設引宿懸之文正諸侯大射之儀凡樂懸之位王宮懸言四面懸象宮

室也王達四方諸侯軒懸闕其南如軒也以避王南面卿大夫判懸象左右君也士特懸象士特立獨行也射義本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不言改懸者以國君與臣行禮從畧三面而已不具軒懸其東西懸在兩階之外近兩階惟二建鼓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故不須改懸若天子大射具宮懸須遷耳朱子改乃射爲將射再入鄉射遷樂之文而冠以大射之禮裂經解經將以爲天子事乎則旣云武公自悔作詩非刺時矣將以爲諸侯事乎則改懸不協及解大侯旣抗又用獸侯夫獸侯爲燕射之侯非大射之皮侯矣燕禮曰若射如鄉射之禮註不繫左綱云云正鄉射文也然則朱子又似作燕射若燕射則路寢有常懸之樂儒先從燕射之說者

皆以既設爲更憖理之而不用宿懸之義又朱註訓侯則惟詳天
子之制合耦則獨舉諸侯之群蓋大射主以六耦侯以三耦其外
各有衆耦而註止從侯禮原夫朱子蓋本大射之說而忝引取明
未暇詳證故辭改序之刺時而不覺其入于天子愚意從鄭卽是
從朱合觀次章禮復鄭重康成駁傳云下言烝衎烈祖其非將祭
之射與古大儒未嘗自挾所見玆特出一言以明之抑足徵其有
當矣
此章飲凡四節賓始至主獻賓酢賓受酬爵奠之然后卽席是初
筵以上有一飲孔偕以上是未射之飲至出席舉酬是將射之飲
祈爵卒射之飲但首節之飲該于舉酬中不必先補見○左右謂

坐次○竹之籩陳核桃梅之屬木之豆設殽菹醢之屬既設爲燕
故也遷樂乃一時權宜不在設義旅醻時易亂故云逸逸言從容
而又便也○大侯大射之侯其道九十弓最高大天子諸侯皆抗
三侯燕射惟一侯共射之弓矢斯張仍陳于次如今更衣帳以待取也
張矢是出冰室○既同者有司比之其衆耦各自相就獻爾發功
上射發而後下射發有的者有常之的的爲明白之義爾雅云方
六寸○祈爾爵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所以養疾祈爲爾養
然無獻拜之儀故爲罰
三章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奏能以上子孫獻尸也奏時以上賓
客獻尸也各段內自有尸酢之爵便是因祭而飲劉蠡蘇轍皆以

爲飲在祭後非是俗說于各段俱補尸酢愚謂曰錫曰奏自然得
飲補字補句補意斷不可加于古文若要說古人爲何不說若要
說盡古人何嘗不說盡如又補出分明是酢而又酢畫蛇先成反
云其酒者也○籥舞在庭笙鼓在下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和奏
烝衎者緣祖功宗德寓諸樂故聽之而喜以洽百禮樂之聲容必
依禮之上下升降爲之百禮如牢醴玉帛禮物也祼將妥侑禮文
也壬者規模之大林者品節之詳兩有字卽既至之義按天干壬
妊也蓋百節苞舉林者如蘩木然箋壬任也謂任事之臣林君也
○子孫奏能若就祖宗言子孫則三獻既畢有長兄弟洗觶獻尸
之禮雖曰長兄弟特推爲主而衆兄弟自應同拜侑若以主人言

子孫則祭祀之終有適嗣獻尸如士祭禮云上嗣舉奠文王世子
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天子祭法云推禮當然也但本文曰
子又曰孫曰各奏應非指上嗣要之兩者祭時亦盡在○手仇之
義未詳說者似皆强取今註用箋解實改字也室人句少牢下篇
三獻之後亦有工人洗觶酌獻之禮既于賓客中擇其賢者佐主
人設饌將事則亦當獻尸佐食士一人大夫二人諸侯天子未審
幾人按此二句祭禮第三獻屬賓長此手仇之賓又衆賓長獻尸
獻非一人故曰仇當爲偶匹之義其獻實在適嗣之前凡正獻既
畢而復申之總爲加爵子孫及衆賓長之獻俱加爵也入非自外
入言上也入又者入而加爵朱註正謂室人獻尸俗誤解加爵二

字乃謂賓執爵而室人執壺加滿其爵爲甚○酌彼二句總言上賓客獻尸酌者挹注之謂獻尸總以安尸故曰康爵俗以此爲酢爵而飲酌之下句難置康補遺作凍賓客之敬總歸主人故曰奏爾時益時祭之義不應就助祭者言之○曾按此章紛紛其說總爲因祭而飲四字所牽耳不若竟以酌彼二句終上祭事則主人子孫賓客總受康爵之酢全不煩補綴矣

三章以下謂非射非祭而飲者○曰未醉則亦將醉故反反然能自掩收示人不醉又抑抑然爲彌謹之文以見酒不能酗少焉旣醉而小人之態出反釋文作昄僊僊乎身若浮空

四章僛僛不能自持傞傞雖蹉跌不止郭璞注郵者人所經過又

借爲愆過之過側本作仄傞作㜲○旣醉而出數語最爲入情孔明教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量可以至醉無致于亂○受福者凡過飲最無便宜並受者合衆賓及主家言之先輩云淸宵扁飲辰朝卧此事人家百獘生伐德字可味

五章立監佐史是並嚴非謂監所不及者史輔之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監卽執法主罰史卽御史掌書酒過也○式勿以下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之又不可得言自言語與人語故着由字醉則所語皆相從失理○俾出童羖分明是向醉者之言羖羊之性

牝牡有角○三爵古人凡以三爲節箋云獻也酢也酬也則賓主各無三爵亦大約言之王肅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矣三爵而油油以退○附箋意凡今之飲酒于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用監史督令皆醉彼醉者之狀已不善反耻未醉者而罰之又云武公見時人喔言醉者每取恚致仇故戒以勿謂仍當護持之弗使太慢其匪言無爲人言之其匪行無爲人語之如復由其言責汝出異物矣戒之深也若旣醉者已無知何戒之有或云童羖正醉人妄言

魚藻

序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

古之武王焉

此詩猶鴛鴦也但言其樂不敢頌其德乃其樂燕安居如此非盛德何以致此哉詳其篇法似有次序可想始終太和之象

在在是疊字例不作問詞○鎬周武王宮或作滈漢武帝穿昆明池其址淪陷焉○豈樂樂豈不粘飲酒上豈本作愷○在藻與在鎬依蒲又在藻之外以與那居則是辰居星共之安舊以在藻之魚首尾皆見至依蒲則近岸愈促矣幽王惟飲酒安居而不知將喪鎬京也按若盛王而秖頌其飲酒恐未然

采菽

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

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詩說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詞
按左傳亦以此爲幽王舉烽火戲諸侯悅褒姒詩孔叢子曰予采
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蓋與序同朱子于瞻洛裳華桑扈
鴛鴦俱作一美一答至此又以魚藻爲美采菽爲答夫贈詶之實
經無其文倡和之名古無其據文公生千五百年之後何所見而
盡革一切之舊說特作一美一答且不啻耳而聞之忽若目而見
之了無疑詞直施所解夫失其文辭猶可言也掃其儀章典數之
誼不可言也如第二章古釋猶使人愾想禮隆何可刪抹曾故每
章稍恭諸家聊以翼註未備云
一章菽雖微采之必有其器矣而況君子之來乎曰何錫予之見

幽王之徒徵而無禮也雖無予之獨不有先王之賚典乎
菽所以芼太牢卽鉶羹之藿羊以苦豕以薇毛以爲采之待君子
○玩何錫予之又曰雖無予之曰又何予之其情無盡幸其來亦
無盡○車馬以分氏族也用金飾路樊纓九就象飾路則七成覲
禮註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路蕃國木輅○衣服以別官階
也玄衮以錫上公舉尊統卑衮卽卷也畫龍之狀衮黼正是九章
時說及黼以徧列侯綴入亦無害宋均注進退有節行止有度賜
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法服以表其德
二章檻泉之芹至潔肥也則可采矣君子來朝是侯度至脩也古
明王使人迎之視其旂之徐也鸞之和也又駕六馬而親逆之其

待君子之后者如此其隆也
觱沸泉湧聲觱詩考補遺作滭檻泉從地而涌自下上也檻說文
濫銜也如人有啣口開則見○芹潔芬有節之草青赤二種高田
者根白本草云水芹主養精保血脉益氣置酒漿中香美或曰不
如田中者宜人斷蛇嗜此故作芹香周禮芹菹兔醢箋云亦所用
待君子○言觀者所以致其敬因以省禍福也按覲禮至于郊王
使人皮弁用璧勞蓋大行人迎于郊小行人迎于畿又天子之太
子十八爲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則迎之○嘒嘒入天都不敢馳
驅也○天子駕驂駟以迎之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
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

五十步○載驂載駟或云兩驂并服而四然此以驂對駟非對服
埤雅云載驂卿大夫載駟諸侯或云載驂者車有驂乘也按古駕
三之爲驂四之爲駟只言盛儀不必實求如干旄五之六之是也
○君子所屆朱註與來朝句複
三章諸侯之見也謹飭如是宜爲天子所嘉獎矣彼君子爲天子
所命乃自昔建邦親賢者也亦福祿所申蓋世祚無窮天眷宜加
者也若曰其可傲之慢之乎
芾以謹拜跪赤則侯邪幅以利趨蹌幅雖微而有差等之度彼左
氏云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芾白虎通作紱○所予胥所字宜因匯
紓來則予舁乃心嘉與既曰命又曰申則命卽是福祿凡賞貴寵

靈皆是不粘定錫賚之典命之申之在君子所謂人謀鬼謀皆吉
也見王者賞惟天道古者賞人必于廟亦此意
四章一柞也而枝與葉相爲盛榦猶天子也葉猶諸侯也由君子
之來能重王朝則王之聲靈威爽實藉君子其德如是豈不爲萬
福之所同乎今連屬左右之國無不畢至忠之盛矣
柞堅忍之木其枝窸窣故从乍常有葉新將生故乃落柞也枝也
葉也不分三項上句是木之盛與君子下句葉之盛與殿邦同福
此朱註意也然左右二句亦殿福中事是極喜之詞○軍行在後
曰殿取鎭重之義平平二句箋意諸侯有德能辨治其屬國故皆
率循而順之晉魏絳和戎亦引取此蘇氏云以福祿被諸侯然後

能平平然左右王室矣故曰亦是率從平平卽書平章之平彼傳
亦作辨章蓋平辨古義通毛訓辨治謂辨而治之韓詩平平作便
便左傳作便蕃率作帥
五章楊舟汎汎無定則綷縭可以維之天下諸侯撫之則懷慢之
則背亦如舟之無定耳惟明王葵其來而厚以福祿彼將優哉游
哉樂而常至矣（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紼以竹爲索也絙纜之屬繫舟使止箋云制舟使行俗以繩維二
字與葵膍二字云本朱註然無甚義觀爾雅纚作縭韓詩纚作䋿
則紼纚二字連今註不成句矣膍本作肶末二句朱註倒本而言
文義未便毛以爲優饒之哉游縱之哉明王之德如是至矣鄭以

爲諸侯旣得賜祿故優柔哉游息哉于是其心安定矣于由以爲
今幽王躭于佚欲以諸侯爲笑樂之具則是亦戾王而已豈有至
哉曾意已見上總章因讀孔子叔向竝歌逸詩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更想優游之義當是言福祿之至于君子者優游然也如曰優
游爾休凡福者徼則不至不徼自至其來也引而不迫

角弓

序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古之南面聽天下未有不首親親者協和以九族爲先立經以勸
親爲大是故有上治下治旁治之道有合族屬治際會之等今若
此詩無禮寡恩甚矣維城壞則斯畀至王之蕭墻肘腋有縉大焉

故詩人于卒章著其兆而深憂之
前四章調和之弓不善用則翩然而反人道本親豈可不以恩御
而相遠哉○騂說文作觲又作弲弓人以幹角筋膠絲漆六材爲
弓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曲處）孔仲達云彼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
角弓蓋別有角弓如北狄所用但冬官未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
體反若不繼檠不復任用或云凡弓體有往來惟角弓獨反張故
岐伯以此爲症狀此于興義協註未詳其制也○兄弟婚姻合爲
九族兄弟父族也父族四是親與從再從三從之叔伯兄弟婚姻
母妻族也母族三則母之父族及姊妹族也妻族二則妻之父族
母族也○民胥然矣民人也卽兄弟輩下無良之民同然者心所

然傲者述其行相怨一方各據其是各鄙其非衛玠有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而況骨肉之間乎受爵二句毛氏曰比周而黨愈少鄙争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東坡詩所謂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娛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王者量功程能而授之爵然受者必讓禮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益讓美德也自古大聖名賢寵及必讓至于已斯亡劉辰翁云亡斯已然不倒亦通已終也猶言終必亡

後四章意本聯屬言小人越量謀爵如猱好登木不由王教之故攀緣附著遂相軋相争也王若以徽猷化之雖無良不讓之人亦轉相親愛其陰慘刻薄之氣忽若披雲霧而見青天有釋然解者矣

帷王莫肯兼損此輩用是居然益長其驕亡分茂戚致同鬱髦耳○老馬四句集註本蘇氏于文爲洽古訓以爲人皆薄親遂慢侮之如齒長矣而玩若孩童不自念其後年老人遇已亦然此說未必經意最足醒人朝野僉載昔有少年遇二老人頗嬲之一老曰子亦當有此曰其一曰無留與彼還使人厭其少年竟殀○如食二句古訓如食老者宜使之饇謂具其脆則飽也如飲之則若器之孔聽其所容以爲取弗强多酌益孔者空也老子曰孔德之容亦謂器之受處觀之三代盛王身躋耄耋未有遺人之年者自有虞氏尊養醫叟推而養天下之老其制代詳漢杜鄴云恩深者其養謹凡燕食老者宜愛而節之宜饇韓詩餞饇○教猱升木是登

與釜相附也○猱善援說文作獿或作獶作蝚杜詩覓胡孫是也或稱王孫楚人言沐猴而冠即此性不仁躁動多知雖群不善好竊食儲類其聲嗷嗷而悲元康地記云猴與猿性相反宿不共山臨旦相呼若人山行遇其來侮宜擲以石子其首易碎故畏之以獼猴置馬廄利馬見獨異志○徽猷即五品五惇哉與屬只是相遜睦若言與屬于王反狹○雨雪二句或云比小人見善即化也王不肯以謙下之道遺去聲于衆但常驕以自居是無身教矣○晛韓作聸曰作聿婁釋詁聚也集註用屢字意訛按屢婁古通用此婁一作屢屢顧屢盟屢舞本或作婁是也○荀子宴然聿消下遺作下隧○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今雲南姚安府即唐貞觀中髳州

菀柳

序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西周之將亡也暴王矯其强而思讋天下以威雖有好義之人不肯易其殺身之禍是故王迹熄矣然而齊桓晉文則易以輿馬乘六服之去周藉爲口實復收其餘靈以恐喝天下是伯局不始于平桓而始于厲幽也

菀柳箋喻盛王上帝箋以爲訴天或以爲實指天如天之方蹶皆非蓋託之天以指王蹈者踐履之謂故傳云動也甚蹈則高足濶

步恣行無忌箋作悼今註作禱皆破字例○俾予二句言我若朝王王見時事多艱必使我靖王室後乃不可知矣俾之爲使非假使之使註使字正如諒不我知註中誠字皆附其義而實失之俾本作畀下同○彼也者外之也人也者賤之也君固昏虐臣之忠厚謂何○居以凶矜箋云處我以凶危之地是放流也呂氏曰猶所謂式居婁驕傳說有言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古之論治亂每言居焉○按末二句殊非忠義之道詩貴風勸當言王若責我以靖然后我往竭其力耳今不使我靖何居然自取凶矜乎

都人士

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世事無爲民間淡樸其日用服飾如是而已詩人就其所及見者言之非有張皇盛態也然業如想聞隔世○首章毛詩有之齊魯韓三家並無左傳引行歸二句服虔以爲逸詩也

彼都疑東遷而遡西周之盛士者貴賤之通稱君子女亦然詩中士字往往對女言之不改有章方是太平行歸二句例下當就今日言○傳曰周忠信也

臺爾雅臺莎草其皮滑緻可爲簦笠禦暑兼禦雨○緇布冠缺讀頍項青組纓屬于缺庶人雖委貌深衣在儉者或力作時服緇布僅撮則無梁矣此冠有纉緌者用于始冠及大夫卜宅與葬日○綢

直如髮言容而不曲如其髮之本然不用髢爲高髻之類唐詩大道直如髮蘇云髮之爲物既密如一而本末無異有常之至也

充耳琇實言其瑱則以美石爲塞○吉鄭石癸曰我聞姬姞耦子孫必繁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姞姓皇帝裔伯儵封于南燕賜姓姞○以下三不見本作弗見

垂帶而厲禮大帶垂三尺康成云而如古通用如厲如鞶革之厲似贅說○卷髮如蠆禮斂髮無髢而有曲是就短髮曲之爲飾恐如今長髮之制○蠆有毒即南陽王所致者長尾爲蠆短尾爲蝎段柯古云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蠆蝎牛以迹規之不能去如制蛝蚣也爾雅蠭醜螸螸垂腴也一名蠆其字象形蓋蜂類至多動以萬計故借爲千萬之萬蠆尾名草○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句法雍容有情着轉便失其神

匪伊垂之四句儘自閒適可味服御之間固貴盛美若有意文飾亦非盛世景象如晉人風流尤在醞藉故自不可及也

采綠

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紫陽云此怨曠者所自作非刺其上亦非有人刺之終看序刺字不明蓋見諸言即爲刺矣白華亦云刺幽后若曰此在所美在所刺者也全篇與卷耳載馳一例都非事實然其形于言者如是則怨曠已深頗作情癡矣或曰采綠采藍好鮮飾之事也薄言歸沐

整容以望幸也五日六日怨非所當怨也韔弓綸繩與外事而無節也言觀其鈞悅之無已則情之流也要之詩也者不遠人情而爲之亦不遠人情而讀之在夫婦則亦不失其正誠欲加之何患無辭

綠盜礪之草可以洗攪本易柔爾雅菉蓐今呼鼻腳莎○歸沐或言待君子之歸而沐○藍有數種木藍蓼藍皆可染惟一種蓼藍成靛爾雅謂之馬藍月令仲夏毋刈藍蓋于草中獨有禁故从監也木从監則爲檻以禁內外孫卿曰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蔡子曰作人當如園藍不異衆草染而後朗然楊震供母嘗種藍諸生有代植者輒拔更種使母食其力也晉鑿齒與謝侍中書曰此中有

紅藍摘其英助婦人顏色○五六之日畢近喻遠傳云婦人五日一御故假其期言之○韔本作卷○觀爾雅多也箋云多得此魚是其夫善鈞坦叔云君子鈞時傍有觀者以其技美爲榮按此則韔弓綸繩不必實從夫出然既託言何所不至韓詩觀作覩

黍苗

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詩說宣王命召穆公往成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

按遷謝城謝同事也城謝城齊同役也見于大雅者名公之作意重纛章故鋪叙弘麗此則意在總帥文模簡促所謂山林臺閣氣象迥如巳

一章召伯者穆公之本爵勞者知其勞也二三章各上二句見供其事亦見其勞各下二句見其得遄歸亦見必終事始歸○任者荷持什物輦者扶伴引而行輸上弁斤鑿梩鋤各一周加二版二築十五人輓之止則爲蕃營車將車者牛服牛者秋官罪隸職曰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是也人在轅外○蓋者疑詞亦發端之詞孝經諸言蓋皆示不專决此爲幸詞故若疑云

四五章營之故肅肅就城郭宮室言成之故烈烈能趍事赴功也○五土十等惟田功爲重故以原隰概之既平者疆其土田因高而高因下而下皆使成方也泉水之發流水之衍既清者治其溝

洫蓄洩有條按水經注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是其巨川也○有成則寧天子統萬國而方伯分一面之任當時宣王睠焉南顧展親式邦實釐宵旰召伯豈能辭其責哉惟躬任其事申藩既壯則王心始安此庶役之言深明職分者也惟夫勞怨難堪然後罕知大義耳

隰桑

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詩說天子燕士之詩

序以盛者惟在隰之桑則原上之桑不然可知然桑固宜于隰未可例賢之野處也蘇黃門解末章云我誠愛之賢者豈不我告我

有時而忘者心不藏也其說巧矣乃反覆此詩終非歎息招來之
旨季本云惟婦人于夫可有此情若以語懷賢恐未必然故參註
亦疑之
其樂如何則不能形容云何不樂亦安能自止○德音孔膠所謂
千載一會說論無疑魚水之投孰得而間者也○愛而難言其端
有三一是相見猶淺我甚愛之而未卜彼悰所出者三分話耳楚
詞思公子兮未敢言是也一是戀慕之至抑已不解欲宣之吻巧
舌難鳴古樂府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是也一則隆好之至忽
然相覿竟不知簪何以聯而手何以把此時胸中千般了無半句
是情也藏之中心眞終身不惑萬載無塵者矣此四語逐句有味

又一串說來曲盡言情之致玩其詞氣已有不啻口出光景○遐
註何同蓋取音之同如吳音稱何人爲遐箇是也鄭氏遐之言胡
又以義不以音矣

白華

序國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
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此篇每章托喩情哀志迫而意象衰颯如小巫之見大巫則眞失
志者所爲也然其言有序而不亂其怨有則而非激丁此變惡終
不絕念于玉反若咎其无以動王者古道自處伯仲衛姜焉
一二章白華已漚成菅柔韌中用矣白茅輕揚可愛然脆不堪供

乃以束菅使之約結何爲哉且菅也茅也皆露所濡王何有遺濮
耶子由曰已漚而復藉以白茅其表裡無不潔矣白雲露之其所
受以爲質更可知矣有人如此而忍棄之耶此說本騷經亦極蘊
藉可取○白華爾雅野菅舍人云茅屬陸璣云似茅而滑澤無芒
根下五寸中有白粉性柔韌宜爲索漚乃益善○俾我獨兮爲婦
不見夫復令子母離也○英英韓詩作泱泱天之澤必由雲重則
雨輕則露蓋山川五土之氣上烝爲雲而露乃其中濕潤下隊也
今觀之天有雲則露微無雲則露繁然詩言白雲雲氣微已○其
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識破大妖已合氣數猶云此禍水也滅火
必矣小弁周道茂草其意亦云想當時母歌于內而子不知子歌

于外而母不聞然何其言之適合且其詩皆八章而各見于次章
輿干之際鬼神有通之者耶
三四五章滮池在咸陽說文作淲沱一統志鄗水下流合滮池水
水經注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按亦入渭一名氷池又名聖
女泉浸本作寖稼人下地種稻是宜水之物或說二句云喩已身
雖微亦能裨益君王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甚于慟哭也○煁
烓竈猶今之爐古人燎以助明○鼓鐘二句箋云王失禮于內下
國聞而自化宮廟也懆本作慘邁邁不廻頭竟行也韓作怖怖謂
意不悅好
六七章鶖似鶴而大貪惡之鳥好與人鬭嗜魚而不善没水惟于

急流處伺之俗呼信天翁○戢左翼者雄鳥右掩左也以喻幽王不然鳥雌雄不別者視其宿時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咸爲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八章石之扁然下者可施于履之卑譬若人之賤者何可使之高也此一說也然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凡人情欲一途苟非所宜必致取禍否亦取辱總由自屈所致夫彼之色有時而替我之身從親而來何可使卑嘗醒此詩二語覺各義之言觚稜難泯毛傳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按夏官僕隸云王行則洗乘石鄭氏據禮書設于兩階王與后出入所登降故就此石傷之不復得履而卑也先鄭意同但未章作此言似未然

緜蠻

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序之詞太爲迫狹故朱註特順經文揣摩其旨曾意當是賢者思得明君而從之遊玩其語氣悠揚反覆爲望深巳夫君子之處世也事事而需人則人必有所不副然事事需人者必其一人出于衆人爲衆所宜耆也今若此詩其異于人者雖切而言外亦有感恩慕德之意焉非徒作寒號之鳥也嗟乎彈鋏者能市義而乞食者可登壇求人之中未嘗無人若夫抱犬衣牛閉門僵臥志誠高巳貴其厲世磨鈍若施之于用則此得彼失未可知也

托言黃鳥卽謂之比此倒亦惟紫陽爲然毛輿也緜蠻韓詩文貌鳥止于阿丘則容之不以厭也外傳曰君子之告人也微而挾人之急也婉詩云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欲其貧巳而行也如蘇季入秦乃有李兌教之誨之欲其示以逼逐也如陳平佐漢由魏無知後車命載渭濱之獵有然矣乃今而後振拔于負釜

瓠葉

序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燕雖以誠不以物然當其盛時則大享以養聖賢義在優賓不必謙言至此惟上下不交儀文盡廢則奚必嘉蔬雖一瓠葉不必異

饍雖一兔首有不可見者矣思而歌之何以稱朝廷而懷西歸之士哉

瓠葉兔首舊以爲野人之味見庶人且然而況王者然此篇作燕飲之詩可而作燕飲之物不可古獻醻猶今客始至把盞瓠兔乃菹醢之用原無多儀○瓠葉少時極美可爲羹又可淹者嘗之亦饋新也○斯首之斯箋白也白首是兔之小者毛色未重故也按此斯字不屬兔字若如鹿斯鸒斯連讀則不成句左傳于思亦白首貌思斯字異而聲同鄭故作此訓但改字以就方言近鑿當如有扁斯石斯此也○治兔之宜鮮者毛炰之殺既越日爓炙之乾則燔之爲脯腊兔本作菟炮作炰○獻之奏進于賓得以親賓酢

則洗爵以報賓亦洽主醻則賓主禮終而殷勤之意庶幾無憾醻
者主先自飲耳洗奉賓是導之飲本文醻字就作勸賓言正不飲
而奠之爵也此三爵乃安賓之儀其後遂行飲禮又復舉醻

漸漸之石

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
外故作是詩也○詩說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
按周自昭王時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兎皆震喪六師于
漢穆王命辛伯餘靡修師旅西征犬戎至崑崙丘其後荊人入徐
毛伯遷率師敗荊又大起九師東至九江架黿鼉爲梁遂伐楚至
沔共王滅密懿王時虢公帥師伐犬戎反敗逋孝王命申侯伐西

戎夷王時虢公伐太原之戎其冬雨雹大如礪王陟厲王立詩所
作未知何世若勞民黷武視前代亦甚哉
首二章言所經之路歷展插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如今五溪之
道非攀藤裹氈不可踰也其山窮者則水斷之其川盡者則山排
之重重相繆祇辦應接豈非悠遠而不遑乎維其者據所可見曷
其者憂所難窮○勞言其路之勞人非正言已勞也猶唐詩天下
傷心處勞勞送客亭
末章上二句是久雨次二句又將雨○易坎爲豕豕有三一橧牢
之彘卽牲也一林麓之豕山獸之屬一生長于水今江豚也猪首
魚尾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兆雨詩稱涉波當是此豕

謂其遨遊鮮水雨患可知又按風土不同物性或異文王繫辭曰
象是豕之大者遼東之豕見誚于昔安知首豕無涉波者我何敢
謂三豕渡河之必無其事也詩隨方咏物難格者多矣○月太陰
之氣水之精西方爲雨雨屬少陰之位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
雨是畢之好雨月使之也鄭注洪範云雨木也爲金妃故畢好焉
然離陰則雨離陽不雨孔子爲子路言之按月爲金精至秋特明
其與畢相感有由然○畢主邊兵明大遠夷入貢其星上有柄下
開兩叉形類漉魚之畢蓋漉魚則滲水漉下若兩然畢之名義可
見沱史記作池○久役苦雨天時地氣亦或不同如周無寒歲秦
無燠年如交廣多雨河朔多風陰山夏雪壽陽冬湧蜀有漏天縣

有不夜是也○末二句遠人可以德懷不可以力服武人豈所以
來之哉當此之際人力旣疲天時又害我則深入不毛彼且阻兵
嵎負不服他謀智慮廢而憂患專性命懸于敵人之手國威士氣
又何待言故曰好兵者必亡○毛本不皇箋釋言皇王也朝言朝
于皇出謂使之出聘于皇不皇他言不能使之不干皇命今作不
遑是朱子改本與古義絕遠

苕之華

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
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陵苕爾雅黃華蔈白華茇雅翼云今陵霄花蔓生極木所至開花

其端此花之露入目失明是皆謂其花不黃也康成云華紫而繁
陸璣花紫似今紫草可染皂煑以沐髮[illegible]一名鼠尾生下濕處
合鄭陸二說與上又異或云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將落皆
變爲黃按今蔓附之花將衰則黃多有之苕未果陵霄而陵霄
之衰亦極黃也芸黃未必是衰而芸固黃之極也○青青者華盡
徒見其葉耳朱註似未當○牂羊墳首傳言無是道也箋無是道
者喩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三星在罶傳言不可久也箋不
可久者喩周將亡如三星之光見于寡婦之笱其去須臾也按此
說深擬序中周室將亡句先儒讀小序一字不放過乃其意致玄
幻亦非翻書架覔紙堆者所及以此哦詩當思過半然朱註自確

○釋畜云羊牡羒牝牂鄭漁仲云牝羊本首小羸則頸弱反見首
大然墳是骨見而起非必爲大

何草不黃

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
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詩說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
息周人苦之而作
草黃歲暮時草玄始春時若以爲興則草豈盡黃而玄者若謂如
芸苕之㬥則又似比矣註興者覧物起興也是冬與春也箋云草
芽蘖者將生必玄按孫炎據釋天文九月爲玄遂解爲物衰色玄
正義非之以爲爾雅之玄乃陰而氣寒其色屬黑不以草言也春
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草玄在斯時
耳玄是黑而有赤正爲生意○矜鰥同○哀哉上不以民待民而
以匪民待之迹其自傷直不如禽獸耳○率彼曠野指征者言○
狐草行草止其毛芃然曰幽草是以草爲適與巳道行道止則甚
苦也○有棧之車按士乘棧車不革輓而漆庶人役車卽輜輦載
任器者疏云有棧是役車之狀非卽棧車按棧是可以庋器之義
如棧道棧閣亦取其平乘疏不甚明不若徑指棧車曰有棧是旁
有架木貌
變小雅多近風體而末什諸篇蕭條委蒻不可復振欲不降爲國
風胡可得也

詩經胡傳八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註　　男杲生校

文王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雅者明白正大之謂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多因後儒瑣說剿言强生支節如此篇秖就經文從容諷誦覺其往往來來替歎醒動使人凜然必須主敬脩德

一章聖人之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天也故其殁則精英不泯洋洋在上詩于天人之際每云陟降言其至顯是實理然也○在上毛萇云在民上也有功于民其德著見于天陟降左右云一升

一降惟察天之意隨其左右而行之按此章照舊解更不費辭武王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二語可該二章雅頌之别也○於鳴古今用字異耳周雖舊邦本遷岐言之就邦字則周實地名○有周二句註分承不必泥

二章令聞者誠之著不息之徵也註云既没之後夫既不已無論生前生後陳錫以下雖曰天錫之其契繄處當自有在葢君臣一德非盡聽天也到自脩時又皇天無意祖宗無權○陳錫若云天錫恐下文說不精采且經無明文曾意當如洪範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若哉之爲始箋已言之是始造周也按左傳兩引此句一云能施也一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其義可

識矣國語芮良夫引此云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蘇轍云文王雖不專利而布陳之以與人故人思載之而奉其子孫也葢哉載古通用亦始也左國皆用始意如蘇解則又轉載爲戴矣載戴亦通○士公侯卿大夫總辭○亹本作娓亦後魏禮志奕

三章厥猶以下就亦世言之以寧亦通既没言註以王國之王爲文王太泥葢以思皇六句就文王生時言爾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疊衍也此篇多複詞俗說以上句爲天生下句爲聖化牽就非是○楨牆中木也觀賛瞽峙乃楨榦竝言則爲二矣凡築牆立木于中支拄之横曰楨兩邊直者曰榦卽榦○按書曰無逸詩曰以寧

合而觀之葢德運于上惟敬作所故四友之衆如紀之屬綱焉

四章聖人心源有未易言故既云穆穆又以咨嗟發之○天命侯服反覆言之葢代商本武王事也詩但言商人來服而不言伐功是統于文王之德也假哉二句一串下朱註失其語氣或以有商之有爲臣之之辭麗偶也數物以雙○眞西山云侯服爲周諸侯○服卽禹貢五服之服葢隷周版圖稱爲臣妾也若照以服事殷是誠服之服然經句不應如此弱

五章周禮賛王祼將之事注將送也故傳以行訓將俗誤云殷士行祼獻之禮則厥作祼將句不通矣祼禮王以圭瓚酌于爵獻尸尸受而灌于地故謂之祼○常服殷廟之常制也黼冔皆殷制時

商人亦黼裳而商臣又冔冠耳冔之言詡也名出于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商建丑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蔡邕曰冠皆以漆布爲殼加冕其上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黑而赤前小後大有虞曰皇皇然章也夏曰收言約髮周曰弁弁名出于槃言大也蓋采章始虞約束則忠覆蓋則質先大爲文已冔本作緌○因商臣行酒故即呼周藎臣○讀大誥諸篇甚言安殷之難讀此詩二章甚覺服殷之易蓋水火之際周家之德于湯有光綏撫之餘商先王之仁與周無媿矣且作誥作詩意各有主三復詩詞感發無盡註引劉子政所云使人讀之憂深慘怛大有不堪者蓋孔子殷後而向亦漢宗也

六章聿脩漢書作述脩自求多福謂福無與天事當不求諸天古義前言商王世系此言殷據亡國未喪師二句大學重得衆此言克配故不丧漢書成王有上賢之資因文武之業然周公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詩則曰宜監于殷宜禮記作儀易古讀入聲

七章無自遏絶于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也武王數紂亦曰自絶于天箋云毋至汝躬則止遏本作謁宣昭義問古聞問通就文亦得呂祖謙曰所謂明四目達四聰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此照箋解蓋延訪是人君第一事古聖賢功夫必曰學問○虞者恐懼脩省將殷自天一段光景時在意中惕若○上天四句朱

註云不可度似有顯微之隔矣蓋此詩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爲一善事天者必有驗于文也天何嘗露此言色但儀刑文王天下信之便是得天中庸引此說着玄微經自討个着實耳載言興廢之事蘇氏云上天之所欲載者非有聲色臭味可尋而取也至萬邦信之則天載之矣載字雖異而解特快禮記注讀曰栽謂生物也揚雄傳作縡

大明 古一章二章六句三章八句四章六句五章六章八句七章六句八章八句

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記曰其先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周公之述先德可謂明矣可謂仁矣父子夫婦君臣之際

孰有過此者乎若其篇章蜿蜒隊溯豈容被之金石必當繞梁遏雲惜乎聲學之不傳耳

一章下則明明一毫無可穢濁上則赫赫一毫無容緜閃次二句亦各開說詩人語氣本爾不須扭合何嘗不聯○忱漢書諶○天位殷適紂故挾之挾故天不使之○按紂之母帝乙妾也生啓及衍立爲后生受及德是微子爲紂同母庶兄終舍而立紂說者謂帝乙當從權傳之啓也春秋之義出于聖人乃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蓋論官天下之公雖外人可授而況庶長乃詩曰殷適久矣家天下之法有不可摇者夫知人爲堯舜所難紂才辨勇藝時雖未盡誠或反足眩人然知子莫若父帝乙乃取狂夫假以

利乃其緒雖正如宗祊何

二章摯國任姓按黃帝之子十二姓姬與任其二也周語注此奚仲仲虺之後○自湯以下稱商自盤庚以下稱殷此稱殷商則摯當處兩國間○來嫁曰嬪上句紀其地下句正其位爾雅注作聿嬪嬪者有德之稱言爲巳所賓也書亦云嬪于虞曲禮亦曰嬪蓋其夫以美號施之○京者周地之小別不得卽云京師凡立國必有京○乃及正所謂婦隨也列女傳曰太任誠一端莊及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聞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由其胎教也晉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傳不勤○爲婦稱仲任爲母稱太任

三章翼翼者戢斂之極無一念少有飛揚前篇以事君此篇以事天故皆取其義昭事言此心與上帝相質明白洞徹了無蔽碍若此心稍回則此理便違天人上下便不相管束以受者非彼來附乃我此中自統攝着落得○聿懷繁露作允懷

四章旣云天監旣集後又曰有命自天可見天之反覆眷依匪懈亦匪易集如鳥止有廻翔而就之意○以下婚禮似文王自王之亦隨文便義之例初載若云卽位之年則時巳四十有八不近人情若云初立爲世子時非古法箋云有所知識之時蘇轍云載成也始成人時俗說卽嘉止時玩文不然豈詩意本初生時而大姒爲同甲歟按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古今文得通用○洽陽渭涘如嵩高本山靈之意山以南爲陽水以北爲陽○洽本作郃洽水入河一統志云郃陽縣東四十里有大姒墓水經注水南有文母廟○渭源出陝西經岐山縣又至咸陽縣界豐水南注之東流入河

五章妹如易歸妹言幼也天之妹猶云天之子○舟廣雅作船船神馮耳○不顯其光由以德配德且周家王業之基始于此

六章于周于京卽來嫁曰嬪之語也屬下讀言大姒維行卽前維德之行言維行大任之行此四句亦蒙天命來○莘姒姓禹後一統志莘城在郃陽縣南按伊尹耕于此散宜生求美女于此因文王外族左傳有神降于莘卽虢地○按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

五生武王據大戴禮諸家互有不同九十七崩武王齡齒是謂剛强八十四嗣位次年成王生九十三以瘧崩王肅又云文王崩時成王已三歲○保之保其躬右之思啓行纘命之作君作師右本作祐燮下从火非

七章會說文旝如林鷺子曰紂虎賁旅百萬起自黃鳥至于赤斧則非止畿內外之兵故詩稱殷商之旅○牧野書注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說文作坶竹書紀年同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淸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坶野地所稱洋洋按牧爲郊外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維予侯興乃商人望周之意侯字實作候衆若一句疊兩維字不成文臨女二句解爲衆勉之詞未妥盖女者由上帝言之武王固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

曰朕夢協卜襲于休戎商必克則武王何待衆歛詩人本云上帝
實式臨之武王恭行天討其心毫無所疑也爾心猶乃心若又作
女亦不成文輔潛菴曰此二句辭意嚴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學者常涵泳之所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
八章叙戎事較書爲詳然言車馬而已不及戈矢也言將師而已
不及士卒也且周公一以伐商之績推重尚父公此心即虞廷九
官相讓之心所以斡旋于君臣父子之際者嗚呼微哉〇師尚父
按太公爲太師卒周公代之卒畢公代之初畢公嘗代太公爲司
馬而不代其太師其先神農裔孫伯夷佐禹封呂呂尚少貧壻馬
氏老而見去嘗賣醬屠牛俱不售至八十文王獵卜之曰所獲非

龍非螭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果得于渭濱曰我先君太公望
子久矣（此句出史可疑）因號曰太公望武王娶其女是爲邑姜將伐紂雨
甚雷震武王之車太公曰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及伐後雨雪
十日深丈餘殷民觀周師之入見太公疑新君也商容曰非也其
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
臨衆果于進退時太公九十二矣兩齒老師堪君多難後百二十
六歲卒孔子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世傳太公多陰謀鑠枝曳
柴以敗荆樊若水引絲以渡江皆祖其知或遂附爲兵家言則罔
矣海上名賢任爲不臣不友太公三請而竟誅之曰我恐其亂法
易教也武王號尚曰尚父蓋尊之亦以其國舅也桓公號管仲曰

仲父猶以字配父或曰尚父仲父皆字也至後代誤以尚父爲官
名如郭子儀號尚父而李輔國王行瑜亦號尚父其名不亦辱哉
〇燮者伐之德肆者伐之功亦足想盡美未盡善之意〇會朝武
王以戊午渡師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率其衆來拒一
戎衣而天下定矣此役畢竟會戰據孟子不信武成之書則僅爲
兩兵相矢之旦耳〇按商周之師有不同者商伐夏秋收時周伐
殷春耕時湯伐後旱七年周伐後屢豐年湯之伐桀也玄牡昭告
而殷之戎事乘翰則白色也今周用騵已改尚赤女涓曰湯武之
伐其騂皆用牝一則南巢之放與天下棄之一則縣首太白而子
武庚暨頑民反側再三湯惟有慚德羞見卞隨務光鳴條之戰直

陳不恤我衆之言且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至武王則盛言紂之
淫虐故孔子疑之而以臣伐君之故義士猶或非之雖然有說焉
湯武之舉應乎天而順乎人固矣然桀紂之毒天下既有兩聖人
則其勢直一隅之禍耳設湯武翦其蘖放其主而擇其後之賢者
立焉仍退而就臣位以謝爲禹爲湯之靈不亦萬世之義哉朝覲
訟獄謳歌之歸不得已若舜禹故事斯亦何慮天下之口實也況
獨夫紂爾伐而絕之既自焚矣設不容于死則卓之燈臍莽之臠
肉亦群黎之自爲之耳乃復加輕呂（郎赤力）而揭之竿何爲耶竊疑
好事者之過也魯論垂萬世之教其于湯罕稱焉于武爲未盡善
以三讓天下服事殷者明至德焉尼山之意竊有以窺之矣〇鷹

瑆光星所散禽經鷹不擊伏魏彥深賦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
炎精指重十字尾貴合盧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背同劍利脚等荊
枯云云世說雖復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

緜

序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夫刱業之主內有賢妃外有賢臣此君德之大關也詩人特宣發
此二事覺其識見氣象甚遠篇中着幾爰字曰字迺字又着肆字
及適着矣字讀至末章覺蹶生之靈甚積甚驟歐陽修云緜之詩
初說大王遷岐建都邑治宮室至第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
斷嶺相去絕遠而氣勢聯絡觀者知爲脉理之一此最文之高致

愚因承叔之言觀古人作文最用意見前後相稱絕無單弱如大
明既推母德則以鷹揚之臣終之此詩亦然思齊首言大任大姜
大姒則終以成人小子等皇矣叙大王有厥配叙王季則及大伯
叙文王伐密既入阮共至伐崇更無可述則曰同爾兄弟從空位
置易云匪夷所思是也

一章瓜之瓞當是言后稷以下至組紲今說者以喻全詩則宜云
瓞瓜矣瓜瓞言瓜紹之似○生字與末章之生同按周語夏之衰
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自竄戎狄之間盖周初幾替
后稷之業至公劉乃由西戎遷邠故時維姜嫄此一初也自土沮
漆又一初也土齊詩杜言國于杜與沮漆之間漢扶風有杜陽杜
水南入渭○沮漆按水經沮出北地入洛漆出扶風入渭古公居
邠在雍州西雍西沮爲首故此章稱沮漆下章云率西水滸則二
水至岐周其下流在雍州東矣雍州漆爲多故吉日與潛稱漆沮
邠到岐二百五十餘里○自土沮漆固是公劉然詩人不言如第
八章不稱王季說者代爲補出亦失文家藏脫之法○古公猶云
先公以亶配父當是字父本作甫趙順孫曰殷末猶質故以名言
然詩作于周公恐不應爾陶復二句雖緣俗樸民稀未盡革巢窟
之風然邠處山谷僻近西戎非可邑邑久居且易令生心其不興
制改度亦自有意○陶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有虞氏尚陶傳云
陶其土爲之復說文作𥨈複于土上也穴鑿地也下地則復上地

則穴其狀皆如陶竈○未有家室不盡有也觀七月及公劉篇已
脩宮制

二章太王之遷本爲狄侵然詩中不及總見其奮輿之舉跋涉艱
難精神風采有如是耳來朝走馬古人已有單騎者言其來也朝
則走馬率西水滸是一路相宅孟子曰非擇而取益謂太王初意
非以岐爲可王故動民以徙若其遷時自然詳審豈苟焉稅駕哉
魯人曰太王翦商周頌曰天作高山計太王卽無狄人亦自當遷
說者牽纏狄難因彼害此非詩意也○岐山九山之一山有兩岐
因名當崑崙東南爲地乳其上爲天麋星峰高矗若柱亦名天柱
山山神名涉矗成周聚水山歷周原郡縣志在鳳翔府許慎云在

長安西畨漢右扶風美陽縣也周之興也鸑鷟鳴岐成王蒐岐陽
著石鼓文其石形如鼓○姜女其先出于炎帝神農貞順率道廣
于德教賢而有知故荒岐胥宇皆與謀焉
三章膴楊愼云土膏如無骨之月本作腜菫荼句言不問美惡皆
佳爾菫毛以爲菜即内則婦養舅姑以菫荁之菫根如薺葉如細
栁子如米烝食之甘汋食之滑鋣芼所用也爾雅謂之齧荼即七
月之采荼雖苦得霜而甜亦可言如飴今朱註所謂菫乃爾雅之
芨晋驪姬寘菫于肉唐玄宗試藥張果用菫汁是也有太毒何可
嘗之比飴其名萴子烏喙附子烏頭天雄總一物但以生之旁正
形之大小采之先後爲異耳○爰始巖栔以爲謀及乃心爰謀謀

及卿士庶人觀二爰字當然古人先人事後鬼事謀既定然後卜
此大遷貞大也龜必用契即荆者卦之德方契心亦方故方以動之周
禮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以燋爲契之鋭頭左定九年晝借
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契刻也漢書注亦然按契从金爲鍥大東
云契契則集註或說爲是○詳士功之時出王半山觀兩曰字可
從按爰曰于字異義同總是語辭此兩曰辭也解者誤
四章廼慰二句書傳略說太王邑岐凡束脩從者二千乘一止而
成三千戶慰者民心安也止者民居定也左右王景侯云開地置
邑以居其民宣是廬田散居註次解本子由當從畝處廣狹也
以上先定民事然後下章及君古人重民如此

五章司空按元命苞云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主水少昊以
鳲鳩氏爲之唐虞以上曰共工尚書伯禹作司空至周始以爲冬
官其屬有匠人專掌量地制邑度地定位故先召之空去聲穴也
論語空空如也史記舜從空中出同古者穿穴以居言空尚主之
何況于實以微見著也○司徒擾兆民凡用衆則掌其政教○室
家晦菴云人君制宅畧倣井田畫爲九區中一區君之宫室其前
一區爲外朝凡藏庫邸舍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
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之區左則宗廟右社稷焉○其繩
句轉韻起下就作廟言直者廣輪正也易萃渙二象皆以王假有
廟爲言蓋因民之聚處民之散皆立廟以堅其志且先靈登依亦

仁孝之極思也
六章垣牆所以周其外舉外則内可知○捄猶捊手乘虆者虆虆
疾而大之聲登登言其用力而成仍脫版乃削之馮馮言堅平可
依○鼛即春秋傳魯人之臯臯者緩也古之使下以仁故名爲臯
至于用之則是與衆勸力二義原不相妨非是以鼓緩之而民弗
聽之謂
七章臯門是王居之郭門非都城門也臯遠也以其門最在外應
門取居中應治之象鄭玄云天子五門一臯二庫三雉四應五路
諸侯三門惟庫雉路也按書又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周禮
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伉釋文閌

○大社以棲神爲群姓而立土五色而冒以黄其位在中門之右其壝北面主答陰也其飾不屋記所謂天子之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表則木其方廣五丈其主石爲之

八章不殄二句箋以爲文王不忘恚怒惡人之心亦不隕其聘問之禮按孟子以爲文王故後儒承之詳文則此章本不容判然皇矣曰帝省其山云云則拔兌不待文王孟曰文王事昆夷則大王不必有維喙之事葢摠叙大王王季文王王業鬱勃欲申之象耳○厥愠是遷岐後雖遠玁狁復有混夷之擾按混夷卽犬戎出自三苗葢姜姓也山海經其先爲白犬之種綿地千里産牧爲業其兵長于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衝突夏桀時入居邠岐

間商武乙時實偪古公迨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復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帝乙時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文王初不與戰卒伐之武王伐商羌髳率師來會後弑幽王在漢卽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棫王蓍云卽柞也可爲器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名白桵則柞乃赤心矣觀下篇以樸從棫則註引爾雅爲小木或是○駾說文馬疾行貌毛故訓突喙張喙而息也奔喘之狀如此混本作昆說文犬夷呬矣左傳注畎夷喙矣○四矣字不期然而然之意

九章虞芮皆在岐周之東據括地志一統志二國相去不出百里衆註引地里志虞在平陸則是河東芮在馮翊則是河西以此爲接壤恐踈○蹶生者初周原甚狹故孟言文王方百里起及訟獄朝覲謳歌一旦攸歸岐山之下忽然震動如弩撥機踼有不可禦者已嚴氏說云虞芮相爭良心闕矣文王蹶然發其生意使之復見本來不終汨于血氣呂伯恭云文王始政行于西南而已質成一擧東北咸集文王蹶然深省其致此者則以其功讓之臣下予爰有疏附云云德盛而不敢當也○予曰四句未嘗說定文王藉此四臣祇想像言之足發人意○凡詩中曰字多作語辭此曰亦辭也楚詞曰作聿予宜照呂說爲文王自予葢文以讓德致化及人皆歸服而終讓四友若疊四予曰爲作詩者言之語氣稱甚○疏附箋使疏者附也孔氏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于義更優

奏本作走禦侮正義引孔子曰自我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極有意如云山有猛虎藜藿不採非必來而禦之

棫樸

序文王能官人也

此下二篇朱子皆云咏歌文王之德詩盡咏歌也于此獨云反覆讀之自使人擊節興感

一章雖小木無不用而積焉左右翼然趣之是官備也此頗濱解葢薪之似聘用賢人槱之似積賢于朝又趣與趨有別趣是疾促他人之意史第趣卽促字言左右非一人皆勤文王之事次章則是用其所宜故序曰能官人○月令季冬乃命取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

祀之燔燎大宗伯云以禋祀祀帝以實柴槱燎祀三辰之屬○槱本作栖○詩之章法活看詩亦要活如首章與義讀至次章方完此格詩中自有紹曾始爲標出所說条廩二三章亦其例也

二三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奉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祭易怠故曰攸宜師易畏故曰及之要想人心何以至此○璋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仲舒云左右奉璋文王之郊也先郊而後伐也然祼惟宗廟如天地大神不祼故鄭玄以爲宗廟祼尸之儀祭統曰大宗伯執璋瓚亞祼葢亞祼屬后夫人容夫人有故則大宗伯攝焉註中左右奉之句朱子就詩文添入鄭氏原文無之葢鄭不明言亞祼何屬若以爲大宗伯則與上句不蒙若以爲后夫人

則左右難通也按瓚者勺也圭璋皆柄也璋比圭得其半耳圭璋之用一屬宗廟鄭氏所云是也一屬朝廷周禮玉人所謂瑑圭璋八寸以頫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是也葢執璋人臣之職今詩不言祼亦不言瓚毛公亦不以此爲祭故王肅云群臣從王行禮則奉之況括云璋者合之成圭左右之臣同體一心趣乎王者也葢不鑿事實依文而止讀古書最當用此法○莪本作俄○淠在周地與所見也語云胡越同舟相濟如左右手六師齊心戮力葢亦奇矣文王未制六軍大雅多追言之

四章雲漢從北極分爲兩頭至于南極其一經南中過其一經東井過河圖括地象天河四瀆之精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于箕尾入地下○作者鼓舞振動之謂凡士氣須有常新常奮之意方得日月進成況商末沉溺求其良儉正直非明聖久道必無可觀然作之一字亦是人心自有此善所以會起非聖人別將一物事與他如由地而仆者自由地而興○晦翁曰周王既是壽考豈不成就人才此已自大段分明更着箇雲漢爲章提喚起來愈見功用難捹活潑潑地此六義所爲興正是興起的意思如易以言不盡意須立象以盡意凡興者皆當以此求之不必多牽外來語意壅滯了他按此段最佳葢此詩上面已俱是作人不必到此處方着實求之

五章上二句言追琢其金玉也詞對而意不對古文以一事分兩

句其法如此毛公以爲物之得成其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故也喻文王得成教化者由其爲睿聖故也鄭氏以追琢喻文王之爲政先研精于心合于禮義然後施于萬民則皆愛好之如覩金玉然葢以相爲視也按此二說似屬強附王子雍云文王聖德其文如追琢矣其質如金玉矣嚴氏曰文王作人既使有成器之文又使有可貴之質人材之變化如是而文王勉勉不已莫不統括而維繫之也按此說亦是愚所言下章方完上章之興朱註恐其似比用三至字以就興意終有刓削之迹章周禮注璋勉荀子作亹○綱者網之大繩張則無所遺紀者網之細縷理則無所紊朱子云四方皆在他線索內牽着便動

旱麓

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周家每以草木禽獸微言王化且謂帝亦省之此處榛楛柞棫葛藟鳶魚皆有實義卽圭瓚據子思引子夏言乃帝乙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賜者葢宗器也

一章周語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而求福焉若山林匱竭藪澤肆既民物耗彫將險哀之不暇又何樂易焉毛傳依此爲義東萊云此固得其實也若詩人發興之意則語有所未盡○旱之爲山無他見山志在漢中南鄭縣山常無雲有雲卽雨或云旱暵之麓不通水泉者而生氣自滋焉○楛木中矢者可筏以爲箱筥禹貢荆州貢楛上黨婦人屈以爲釵○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和順之氣所凝聖人一身溫良愷直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葢理全于已則數全于天有不期然而然者凡詩書所稱福祿皆是物也至所謂理者並非艱深窮索待人强取子思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葢此心安處卽是理凡人具有聖性聖人不出凡情夫惟豈弟樂易所以爲至德也○干者相干之謂反言之如人爲不善于隱微而卽干神明之怒豈有意以干之哉豈弟以干祿則其受祿也適還豈弟彼夫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必其身外之物意外之遭耳聖人不存祿想

雖有天下何與焉豈禮記凱

二章瑟說文瑟玉之英華相帶如瑟絃也然古注爲潔鮮今註爲縝密葢皆通于柞棫之瑟耳周禮注又作卹彼○玉瓚之瓚勺也三璋之勺形皆相似璋有繅瓚亦應有之今禮圖據漢制有槃其鼻口之流皆爲龍吻或周制相傳白虎通云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羅氏云鬱與鬯皆陰而圭璋爲陽方之玉故假之以人道事鬼也受則祭之卒之奠之古者諸侯九命爲正錫玉人云瓚圭尺有二寸若錫當是九寸以下○黃流或謂金杓故酒照而黃然鬱草如金以百二十貫十葉爲貫爲築則釀成亦黃矣

三章必言作人者聖人之有名位豈身備其福而已哉成已成物必使天下之人修行蹈道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朱註意鳶魚與君子戾天躍淵興作人言鳶魚之屬何者不自得于天淵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君子于人何不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作人就人自作說諸家或云文王之世上者安于上而務其大不爲府權下者安于下而務其小不爲希高如鳶飛魚躍各盡其性此作人之極致也或云化遠而物咸得其性焉況于人乎君子推其誠心以御萬物雖幽明上下有不難格者矣或云天之高也以爲不可及淵之深也以爲不可測已而鳶魚至焉躍焉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聖人察乎天地其以是夫諸說各有微義朱子順文爲興得其致矣終倒其意葢天淵所以育鳶魚恐不當以鳶魚象君子耳

四五六章清酒騂牡傳云時豐畜碩也騂是追述之詞○燎說文
祭○神不承上祭祀神雖聰明正直必依人而行君能行善則神
之禍福靈爽有所憑乘而不爽故忻悅而勞之使不虛作德之勸
矣藹藹以與君子藹本作藹

思齊

序文王所以聖也

一章齊者母道媚者婦道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嗣徽者
亦然○自古未有三世皆得聖賢爲妃而復繼以邑姜歷二百年
間文王皆親見之宜乎子孫盛于夏商而且永也或曰使文王而
遇瞽瞍又使如孔氏有三世可出之妻將不得爲聖乎成湯不以

孤聖獨興乎雖然人之幸不幸固有然者卽好逑一事直爲風始
先儒謂諸葛擇妻正得醜女意其知慮之所以精明威望之所以
日隆蓋有所自云況乎其聖妃也又況乎堂上提誘之人爲我言
笑識知所自啓者皆合而成我其涵沐之際當何如哉○按世家
太姒所生凡十人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
鐸郕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叔季載衆以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
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又宮之奇曰虢仲虢叔文之穆
也此其見于書傳者已十八人百男之咏夫豈徒哉○則法也言
爲母能教古之母而兼父者罕已姒又兼師十人中管蔡非顯其
他皆以聖賢成名而封爲司寇季作司空雖末少猶表表云然百

斯男可兼子孫

二章宗公箋指大臣神或以爲天地群神晉語文王詢于八虞度
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
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云云則是順臣而及神也按宗
公宜照朱神宜寬言觀刑于之下推開可見惠于勿就祭祀○怨
者怨彼之不顧恫者痛已之無後刑于三句只將二南看便了然
刑之一字見夫婦之際特嚴書刑于二女所謂有別之道自我身
始也○寡妻猶書稱武王爲寡兄言寡有之兄毛云適妻也鄭云
賢也按大雅諸篇謂皆出周公乃稱其母則就文王爲辭而曰寡
妻寡非謙辭明矣○御箋治也猶書御事朱註訓迎未明

三四章宮箋辟廱之宮○臨卽易之臨言儼乎如涖也○古之聖
人惟文王所遭爲最難故易之明夷特言文王詩謂之戎疾且言
不殄夫惟文王困而不失其所亨烈假或以爲心學或以爲王業
天下無心外之事生人無遺事之心卽上文臨保亦非虛言心體
也宋儒頗分兩截遂令俗解紛紛○諫乃所以爲聖人古之大人
何嘗一日而忘交儆哉兩亦字聞諫何嘗斁

五章終歌文王莫大于作人易所謂觀我生君子无咎呂氏以爲
澤流萬禩續天地生生之德是也○有造者所習有業基于蒙也
○古者故也一往不返之謂今日稱昨日亦可云古典謨作于虞
夏之世其稱堯舜禹皐陶皆曰若稽古○髦是毛之長而特[illegible]

曾按此詩諸解互異晦菴所擇精矣特其分章之法不若從古四
章章六句爲妥今第四章上下二語頗難合也又無射無斁既爲
同義則一詩之中不應叠出異文書曰攸斁詩曰無斁斁之爲厭
不待言矣至射乃借射字爲義是有人厭之故曰在此無射又曰
矧可射思射思對度思而言度是度彼則射是射彼此無射亦保
當云人雖無厭之者亦未嘗不懷保之也頌曰無射于人斯文王
之德久矣爲人所歸矣

皇矣

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此篇備言太王王季文王蓋追王所由也周道成于是故序曰美

周

一章首四句言天立君之意在詩書中可謂至明切矣曰監觀四
方其下二國四國及西俱與四方相應究度字沓顧字俱照監觀
天氣清虛無貌可辨讀此若首目口皆具秦宓離謔引以答張昭
亦自有致也莫漢書虞○二國不獲仲達以夏殷等說故追配言
之愚以周歷夏商商末代夏而代商之人已定詩人連稱蓋本天
意且堯受河圖昌名在錄詩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矣○不獲言
不能安民○書釋文音髻傳云老也箋以爲天雖革商然猶須假
而望之乃至其老而惡浸用大故憎怒之但此時商猶祖甲紂未
生勿指及集註訓耆爲致蓋本毛訓耆定之耆也則讀當音指然

云致定爾功可也云上帝致之義終不明○式廓輔氏云如式樣
之式匡廓之廓本作郭省本作睠宅王充論衡作度

二章上八句各因其材各順其理疏以爲治之各有其次蓋伐木
以通道路立田宅卽亦計其材之美惡也○枯木爲菑者妨他木
也自倒爲翳者枝葉覆蔽亦妨地也翳韓作殪○栵爾雅栵木理
堅靭而亦可爲車轅子如細栗内則云芝栭蔆椇是也○檉似柏
而香凡柳望秋卽零此獨負霜雪卽令三春柳一年三秀者知天
將用先有氣應之故从聖其材可卷爲盤合其乳可煮銅爲銀○
椐靈壽木也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二四寸自然合杖制
令人益壽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王粲頌寄幹堅正不待矯揉○

檿禹貢青州厥篚檿絲蓋此桑之蠶其絲中琴瑟爾雅注又可作
弓及轅○柘卽山桑之有點文者山桑之蠶製爲甃久不敝埤雅
柘宜山石考工記弓人取材柘爲上投壺云矢以柘月令季春無
伐柘周書季夏取火于柘又染色黃赤人君所尊也其材亦可旋
爲器按山繭惟萊州有之烏號弓本柘爲○帝遷明德傳箋以爲
徙就明德也猶孟晉天下而遷之串夷載路言民之歸者皆其道
里平其險阻满路不絕也按天作云有夷之行則此解是而載當
爲則路大道也言衆往而成路串本作患○玩受命既固見天子
不輕既遷之尚有遲迴審諦之意合上下二章觀之最有味○別
本作鬆

三章兌易直也○作對不指定王季并文王已在○按本紀太王
曰我世當有興者其昌乎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世
承家非有愛憎之私故太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然詩
人以爲太伯之淸王季之任皆天也其讓其受皆未明言況言傳
歷及昌爲大王之志此後人追附之耳且太伯之去孔子猶云無
得而稱柰何說者于詩人不言之中妄添一段公案特王季之友
在泯迹者不能知也故詩人再三贊明之○因心或云因親親之
心而友之所謂惟孝友于兄弟也看則字置句中亦合且文義周
至或云因其兄之心而友之所以成其志也總不若今註提爾益
因心是本其平日愛好之誠說者必欲就處變求之甚費周旋讀

詩到此等處正須渾然涵泳而過自見作者微情若待剖離扶鏑
則上下語氣皆滯并幾則字亦失其致矣篤慶或以爲太伯篤之
益集其統于弟也而弟則錫之光一家父子兄弟相成如此○奄
大也覆也朱註至于文武是超下章末句此亦太拘使王季而不
克受四方之祿周之追王也不幾誣其祖乎○觀因心之說凡處
骨肉之間常與變只此二字千足萬足蓋當時欲讓則讓不徼其
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迹忘爾忘我無適無莫其于天顯之親鞠子
之哀分毫無損此意在墨胎兩公以上但難向末俗之人言耳孔
子曰求仁得仁亦是因心之旨推論之雖堯舜禹之授受皆然
四章春秋傳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擇善

而從曰比貊樂記韓詩作莫二比字禮記作俾○王季君其國耳
特曰王此大邦雖追言之亦勤于王事已○凡人心久則多悔賢
者尤不免此句本屬王季玩朱註却說文王
五章文王之王也始于伐密終于伐崇詩人皆原于帝謂見天命
所集文王惟順天以行○無然就人皆然說來此三句言其從容
中道也畔援是逐步上隮歆羨是道味漸親若不思不勉則自然
捷合不假因緣岸者重厓隄防之處蓋以涉水爲喻也彭執中云
無畔援是中立而不倚無歆羨是剛大而無欲說得明正韓詩畔
援武强也按畔與叛通方言音婆爲物所牽而心不快暢曰畔援
漢書注援作換○密姞姓子爵介于戎翟間近岐書傳文王受命

三年伐密須皇甫士安云文王問大公用兵孰可公曰密須氏疑
于我其先之管叔曰不可其君賢公曰我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
伐順伐險不伐易于是遂伐之密人縛其君而歸謐雖采摭舊文
以傅其事然密之不恭或妄窺周家有畔殷之勢且其地險故詩
有依京之語也○阮共及徂旅之旅古皆以爲周地 旅即莒春秋莒子盟于密
魯詩阮也徂也共也皆國名按共即衛之共城在朝歌西南是逼
紂界矣○曰整旅雖散則師旅通名然以德不以衆亦可見按徂
蓋不俟其及共也按本遏
六章密方徂共而爲周師所按則已退歸故周師遂出阮疆而往
侵之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周禮大司馬職賊

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穀梁傳拘人民驅牛馬曰侵公羊傳精者伐觕者侵又深入淺入皆得名侵如子濯孺子侵衛是淺掠諸侯之師侵蔡以深掠故蔡潰孟子曰諸侯伐而不討詩于密曰侵于崇曰伐雖不拘義例要亦出其不意故曰侵耳密遂不能戰亦不及脩降○依京三句子由以爲密之妄侵也自阮而始且依阮京而處宪乃此岡爲我有之曾意依京者密自恃阻山之險而周忽侵之蓋京爲大阜凡國必有京非獨周可稱京也後世始以王都爲京耳朱註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蓋卽湯之不震不動武之無貳無虞然句孤而意晦矣○無矢四句是不戰而服我陵我泉疊言成文本只無矢我陵阿也○度

其以下按周書稱王季宅程又云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故儒先皆云徙都或云未嘗徙疑是又後儒每說遷都作邑則云歸者日衆地不能容夫有人斯有土豈歸者盡棄其故宇而新造者更無故民乎此相沿不察之誤凡遷或避難或啇興而旣伐人國則必制其都邑使隷我版圖如齊人伐燕取之秦郡縣諸侯之地豈爲容畜流民之故○爾雅小山别大山曰鮮○岐陽渭將是去周原不遠至伐崇方渡渭而都然只隔一水總亦名周○萬邦二句言伐密之後人皆懷其威德王者往也其制字通三才之義

七章不大四句明德之實也卽是不顯卽是固聰明聖知達天德中庸集註猶有聲色者存卽以解子思之引言亦未是令人視文王功德茂隆爲振古之烈而當其時直曰不大不長漠然無心此其用晦之至易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史謂之陰行善實只如此不然何以容于紂也○呂祖謙云不大聲以色則無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張載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長中夏鄭解上句云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毛解下句云不以年旣壯而變于幼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毛詩或問長卽短長之長○夏者大也凡物至夏而大革卽易之革文王之時革則有悔或云夏如夏秉夏翟至夏而變故云夏以革○帝則二字玄之又玄仍確然示人順者弗違奉若則卽孔子所謂矩也○仇方崇爲不道天下之仇卽文王之仇也集註引史記語則是以私仇伐之恐非聖人舉

動況曰同爾兄弟則其罪尤昭昭在人按魯仲連曰紂醢九侯鄂侯爭之抃脯鄂侯文王聞而歎故拘之羑里百日韓非子曰文王說紂故因之淮南子曰天下二垂歸文王紂曰恐伐余一人乃拘之左傳文王因崇亂而伐之說苑文王因崇侯蔑侮長老百姓力盡故征之皆不及諸事○臨車高如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是也衝車大孫臏攻城之法修其轒轀是也○崇在夏爲扈禹弟叔禽之封也虎其二十九世孫爲紂三公○臨韓詩作隆衝說文轒墉陴也亦曰睥睨

八章毛鄭以爲一事而兩言之不分先後集註載朱子魚三句因壘之說遂分兩截○訊本作訙又作誶馘作聝聝必左者玉藻云

聽響任左按獻級从首獻格从耳此及泮水皆屬首級○類一本
禷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文王所行疑禮有不同又或如冢土
之祭其後遂爲天子禮也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氏以爲祭天
之禮其重者謂之郊禮之輕者類乎郊爾循祭地謂社其輕者則
曰宜言宜稱乎社也按尚書舜攝堯武伐殷皆曰類乎上帝何云
禮輕蓋此祭恐只類聚山川方社之屬而告之○禡未詳所祭應
汝南云馬者兵之首故祭其神埤蒼云馬上祭爲禡猶車下祭爲
軷史稱軍法始黃帝管仲稱蚩尤鑄劍戟蓋上古兵事希潤記戰
始于阪泉故后世祭之與按此說雖本肆師竊意蚩尤逆臣且始
造毒民又戰而敗安得世享祭典此軍行之祭蓋如今六纛之神

耳○致附箋云致其社稷群神附其先祖爲之立後侮者或思乘
我之懈或謀應援之舉○仡仡韓詩摇也蘇氏云崩阤貌說文作
圪○肆者伐之疾春秋傳使輕者肆焉絶絶其統緒忽者塵滅無
餘也如云其亡也忽諸無拂言人皆服義消其忌忮

靈臺 古五章章四句首章臺來叶中盧營攻成各第三字叶韻格亦奇

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靈臺五經通義云其崇九仞極陽之數其方位說各不同禮統白
帖云夏曰清臺殷曰神臺周曰靈臺公羊高云天子靈臺諸侯當
有觀臺時臺易乾鑿度含神霧云作豐邑起靈臺靈之爲義朱子
直照孟說則是民謂之矣然文王作時不應無名孟氏善說詩故

云云耳且文王當日未嘗稱王王在之言亦是追說左傳秦獲晉
侯舍諸靈臺是文王故臺若衛侯嘗爲靈臺何靈乎○不日無幾
何日或云不設日期若云不終日豈後世一夜池成者耶勿亟不
以戒令言亟補遺作悈○囿沼白虎通云在東方主養也○麀善
驚易逸故特曰攸伏賈誼新書作鴅○虡業之飾周代極文不
知文王時何如然詩特言之似非復商制矣樅之言聳也其飾虡
以贏屬此虡各懸一鐘一鼓者賁鏞說苑云鼓法天鐘法地爾雅
賁作鼖周禮鼖鼓軍事書云鼖鼓在西序鏞者深長之聲頌鐘
也若十二鐘同虡者是編鐘矣○論者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
爲事羽爲物物不大于事事不大于民民不大于臣臣不大于君

樂記曰論倫無患○辟廱韓詩云辟取辟有德廱取雍和也所以
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更老位在南方白虎通云辟積也積道德
也廱者壅殘敗也外圓內方德當圓行當方也釋詁肉玉身倍好孔也
謂之璧然則此水形如璧但內又有地諸侯則半之靈臺辟廱及
明堂太廟先儒皆作一處惟袁準論之特詳各爲異處愚按魯詩
以辟廱爲宮且古無辟廱名始見于此自漢以來乃立爲太學耳
後儒以鎬京辟廱爲天子之學故此處亦云文王之學棫樸鳶魚
之化何地不然以爲設學亦可但考之莊子稱文王辟廱以配黃
帝之咸池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則宜爲樂名矣作樂取空虛故于
此奏之於樂者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也作人之化于此見之箋

云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樂以詳人物之心實允與否○再疊
二句古詩換章之體無過歎美○鼉肉具十二肖力能頹岸横飛
不能上騰性喜靜好睡常閉目吐霧致雨其鳴應更聲大而遠聞
月令季夏取鼉凡一人掘須一人牽百人掘須百人牽不然終不
可出顓頊作承雲之樂鱓同鼉乃以尾鼓其腹先爲樂倡○奏公奏
文王之功也所謂王公伊濯樂作而功存焉矣樂之更端曰奏故
九成謂之九奏奏則鼓以動之○逢埤蒼作韸
此篇若非興教致功之云則觀娛之事曷陳大雅乎春秋書築臺
者三築囿者三譏厲民以自樂也其後章華建而臣規阿房築而
人畔且夏作破斧之歌而民悲殷作靡靡之響而民泣工與聲之
閒非甚盛德孰能當此者乎○古五章章四句

下武

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篇曰下武故序曰繼文武非武王之武則文亦非文王之文蓋人
知周家以武取天下而不知下武者我周一代之德未嘗上武也
周世有哲王如大王王季文王皆王也而武王實配其在天其配
也惟是作而求世德夫世德一天理也天下信三后久矣今信武
王無異于信三后此所以成王之孚而下土無不則之爲君爲師
有以建極于民上是也試觀天下之人無不愛戴武王者其應如
是亦以其有此永孝之順德耳然則武王之孝其嗣先王者昭然

見于天下且昭于來許而所以繩祖武何其永也我武豈不萬斯
年受天祜而四方賀之其佐寧有窮哉蓋武王戎衣有天下而詩
人以爲即三后之心源其成萬年之功者在一念之繼述而已末
二章來許即萬年繩武即嗣服賀佐總就武王說即子孫受祜亦
是武王受之也自說者以下作文既改孚無謂而維字亦難通且
次二句尤不便傳箋下後也武繼也其義不完蘇眉山云既沒而
其迹在下者惟周然耳或以下對在天言而武爲武王亦晦集註
將繩祖屬後王又添一層其文勢須于昭茲一斷終是支離此篇
複言疊呀迴環不已讀數十遍旨脉曉然俗解多失
作求猶言敏以求之作起也成孚言三后之時王迹既著其孚已
見及武王成之孚猶書作周孚先之孚所謂天下信之無思不服
也○永言由續三后來維則舊以爲武王則其先世于詩旨甚協
孟子引此疑斷章之法○順德二字見周易或云德即世德順即
作求家語淮南子竝作愼○昭哉嗣服言武王之定天下實由纘
緒而非剏業其心事光明無不可見諒于人○昭茲漢碑作昭哉
來許二句古訓來勤許進也言武王勤行進于善道能戒愼其祖
所踐之迹蓋美其終成之漢書注許作御繩作愼武作文○昭茲
二句註本蘇氏然蘇云武王昭其孝于來世使紹其祖武而行語
脉更貫○萬年受祜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自然之
理也

文王有聲
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前篇言繼文見武王之取天下非以力此言繼伐又見武王之武
由文王開之序體察詩意其精如此按維清奏象舞合此詩爲九
德之歌堂上以琴瑟詠之堂下以象箾吹之頌合大雅例如此朱
子嘗云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咏之意正謂此也每章着烝
哉二字不特見文武能盡君道亦示後世子孫必能繩祖然後爲
君若安民固是人君大德但詩意自王王家作述之間不必定泥
此求之也
一章箋云遹述也文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

寧觀成無非所以述之說文作欥求○駿者一朝騰茂如云𡡴生
○孟子歷叙帝王於文王獨曰視民如傷蓋文王恪守臣節士女
之綏終不欲身見故詩人特着求字觀字摹擬之可以見文王之
時可以見文王之心又可見武王之繼伐爲不得已○觀成就巳
然言文王可爲不爲其時實巳成功○烝之爲君爾雅釋詁文韓
詩注美也
二章受命之云統言人心歸卽天意從耳史遷因謂文王受命元
年伐犬戎明年伐陰密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而作豐
邑漢諸儒遂有稱王改元之說更雜以中候我膺元命苞易是類
謀諸家有赤雀册書之瑞夫讖緯不足辨至于稱王改元則宋儒
歐陽修游中立胡一桂嚴粲暨朱元晦辨之巳詳但尚書有文王
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此痕叚可疑孔安國解云諸侯歸之
九年而崩後儒故以虞芮質成爲受命之始然歲月難稽無從致
詰抑豈書所稱正以文王受賜爲西伯當九年耶詩屢以大命歸
文王如云黼冔祼將顯禡行軍葢追遡先德之體若以文王受命
爲稱王則王季不云受帝祉耶今推太誓三篇祇稱文考至武成
柴望方稱文王中庸言武王猶末年受命豈文王而早稱王乎周
人之詩備于二南不過曰公侯曰父母稱其裔曰公子而稱紂則
王室且書稱西伯戡黎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是知終未稱王
而帝謂詢仇乃曰同爾兄弟兄舅者又豈稱王之謂耶且夷齊義

士也若不非其父而非其子豈近人情孟子辨舜之攝堯其義甚
正尤足以折好事之口特宋人有云文王所爲未嘗出于侯伯職
分之外曾竊謂不然葢文爲西伯征伐可也而滅人之國則未可
卽滅其國可也滅國而邑其地則不可度其時其勢豈特翦商終
必革商或問朱子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何如朱子曰文王氣象
未必竟休却似果實待他熟了自落下來此言最合事變惟孟子
蚤識此意故其勸戰國諸侯每以文王爲言至論燕及公孫丑王
齊之惑又以文爲難王此實正議且勺之詩周公明言之矣蘇氏
乃云文王必當稱王改元若如世俗之說則文武之間必有一人
受其非者斯則未達當時事局也今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

其稱武王不過纘緒卒伐一向不肯鋪張此雖詩人斡旋之意然文王當日情念亦非若韓愈所云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者矣孔子明言三分有二而說者必欲微其迹以避紂之怒夫湯之始也夏臺可囚其終豈得而囚之哉桀故曰我悔遂不殺湯文王牖里既釋訊伉作都設紂再欲囚之文王樂天知命固奉尺一之詔我恐斯時紂有所不敢爲而散宜生等嘗早勸文王伐紂諒不能拱手聽命八百諸侯將有不期而會者矣夫古之大聖大賢其作用非一端文王龍德變化謂終不取紂之邑可耳若必欲執而殺之又豈可得耶惟其如是而猶以服事殷所以爲至德曹魏云若天命在我我爲周文王此言雖爲后人唾駡却已道破文王局面彼紂

之君至此而猶頌曰聖明周家之勢如此而謂文王不審武王之必伐皆腐儒之見也○武功雖不一然曰有此則定指伐崇以其事最後又最大故特言之崇書大傳崇○作豐則已涉渭矣據孔氏豐去岐三百里玄晏云文王自程徙豐澧水正在其旁按詩稱于豐則非始作而加名也豐原國名其君以酒亡國故燕禮設豐示戒朱註卽崇國之地或儒先傳說○此與王之本故稱王后自其根基之積厚有所樹立而言謂之后自其德業之顯著無不覆冒而言謂之皇

三章築城二句照集註言城邑大小適準賦法十里之成爲式則是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按典命注及書傳百里之國則九里之城據匠人則天子之城九里或者天子實十二里自韓詩減字作洫毛傳亦云成溝紫陽不爲注疏改成爲城據稱豐卽崇城則崇墉已自言言而城溝之廣深僅八尺可乎况詩旣言築又言作又曰維垣則其制更非崇之舊若因舊溝爲限則何必更築然愚意築城伊減猶云築斯城也鑿斯池也其實狹不可考說文減疾流也是設險守國之象矣○匪棘其欲從來不得解反似言文王非狹小其制以求速成也如此竟成繇謂語並追孝亦說不來蓋言伐崇之功王功也居然可以取天下文王伊減伊匹不汲汲以侈其欲此前人傳忠之道也孝之至也禮記作匪革其猶適作聿○孝者善繼志善述事之謂故文王之孝在于伐崇而成王功武

王之孝在于成王之孚文王所求乎子卽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孔子曰父作之子述之箋云來勤也

四章王公卽王業非云文王之功濯者洗濯一新之意○四方如荆之南徐之北汶之東渭之西去豐雖遠其臣民皆歸也然當時雖只如此而人心所向不以地限

五章仍承豐邑說來見武王化國爲天下卽文王之心○豐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水經注澧渭會同陰山無他高岡異巒惟原阜石墩老聃云豐水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于外○曰東注而知武王之澤與水偕注曰禹功而武王之功亦不在禹下矣皇大也武王則王業益大故稱皇王焉

六章武王遷鎬盖相天下之勢卽其先或避或徙亦相地之勢朱註地不能容之說未當按豐在岐東南二百餘里岐在郃西北四百餘里郃近而邠又遠緣稷子入戎其後又漸徙進豐在澧水之西鎬在澧水之東豐鎬近隔一水相去三十里耳○鎬京卽王城左傳芮郃岐畢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薊吾北土也○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四方之服久已此言深入其心也鎬京在西故首言西無思不服言意慮之微一念之發毫無勉强○此章韻則二句爲節語則中二爲聯且雍東之叶北服之叶天然自合幷不覺其轉換所謂神工鬼斧古詩往往而然後代斷不能爲

七章考卜四句見王志先定而合天意也洪範稽疑以汝則從爲主盖建都大事神人響應流祚無窮○按此章實應在上章之前而反置後盖首四句當是考卜適顯維王之兆鎬爲可宅盖豐猶偏而鎬爲全故云正之武王每事卜此卜開八百之基上以承前下垂后昆故章次在此特舉謚爲見祖功

八章仍就豐澤能生爲興在豐時武王尚爲諸侯然其取天下勢不可已文王不爲以待武王武王又不爲將誰待乎故曰仕曰謀非止言擇都集註次說亦輕快○燕翼之義深矣介甫云非翼亦不能燕且武王已爲孫謀令成王之爲子謀者又當何如

生民 第三章以字字發韻忽林林氷三韻一氣趕落而下仍歸字叶就文勢生韻別一格

序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按此篇盖著有周之始本由天衆以見周之受命其發祥特久雖三代不言符命而商周追述遠祖皆有其端後代帝王紛紛瑞籙亦何足怪自六章以下言祭祀之事如蕭脂燔烈等皆周祀也下卽承言盛于豆云云本是一貫朱子將七章屬后稷八章爲配天之祭似强分未合序盖言作者之意故云推以配天孔疏所謂于經無當者是也愚意自誕我祀以下皆作今日祭事言由肇祀以來得藉其粒食之功以祭宗廟祭外神至于郊天而天格我祖神明之德徧于上下幽明如是周德不既遠乎此詩之作不過叙述后稷之事如各篇言大王文王也若正郊而歌則有思文若受釐

而歌又竝無錫福之云且次章語近乎褻兼亦不應及羣神也願有識者叅之

一章首二句嚴華谷云生后稷乃以生此民也所謂粒我蒸民然觀緜之初生則舊說爲穩○姜姓嫄名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周從姬而嫄從姜按亶指祖妣之名雖實亦嫌豈以其生周之始故謚之从原與○禋袁準云煙氣絪緼也天體遠因此就之釋詁禋祭也又敬也○古無巨跡之說特列禦寇異端子長好奇康成信緯候遂以爾雅疑似之訓互相沿踵齊魯韓諸家亦然誇莫如魯頌使其有之則閟宮當咄咄怪事已蘇洵論之曰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帝

辛氏之行及鄭作箋而後有吞𧿒之事甚哉其以不祥誣聖人也
使誠不夫而育當如褒氏以妖禍天下柰何其爲稷契哉然則稷
何以棄曰稷之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歟鄭莊公寤生
驚姜氏事固有然者也老泉此論本王景侯然信輿妖而疑開吉
是上帝長于爲惡短于爲善也至見棄之故則其說可通若必以
拇感而棄則吞卵固有不棄者矣馬茂陵則云郊後御于夫蓋爲
兩平之論又云遺腹所生故棄之則荒唐已以考亭而猶信鄭說
至云無人道而生子則其母無人道而求子不更堪絶倒哉所引
張横渠化生之說或可以窺三才之始而不可以論中古之時蘇
黃門詞則美矣要非事實麟龍之生異于他物仍胎于麟龍也古

來大聖莫如舜文孔子其生不聞有異于人今以理折衷當依毛
以敏歆爲疾響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依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
拇指歆感合二家以去取之雖不中不遠矣蓋詩書凡言天人之
際似親相傳接其曰聞于上帝若實有耳乃眷西顧若實有眼帝
謂文王于帝其訓若實有口神具醉止若實有狀則履帝武者誠
敬之至若實有足其亦可矣如以帝爲帝嚳則嚳之次妃慶都生
堯而稷乃堯之君母所生親弟嚳既歿稷立堯且堯在位初不能
用俟舜舉之迂已況帝嚳聖夫姜嫄正嫡何乃神其母不及其父
故鄭以爲高辛世妃蓋不知何世也譙周亦然然稷爲堯官則時
不遠此疑當闕○攸介攸止傳云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

嚴氏以爲神介助之依止之俱優于朱註○夙早也所謂彌月不
遲也註攺字訓肅而引內則注釋之○后官名稷爲五穀之長故
以號其官以嘗見棄也因名棄字度辰在唐虞時嘗爲司馬
二章達說文作羍坼副本作疈不寧不康或云姜嫄疑上帝不
寧康也故棄之○居然是易詞
三章楚子文之生虎乳之齊蕭同叔子生頃公狸乳而鸇覆之其
異古今信有矣覃訏舊以爲稷之育也其體長大其聲又大蓋此
二句毛詩屬下章故也覃本作譚
四章匍匐本作扶服岐言其頭角之峥嶸嶷言其氣體之安重箋
有知識貌是早慧之景岐嶷本作跂𡵓○蓺之二字貫下文蓋詩

有順裝者此五句是也有倒裝者七月在野四句是也○荏菽爾
雅以爲戎菽舍人等以爲胡豆蓋夷種也大豆常食令人肥然身
重肌粗燥有人每晨水吞黑豆二七粒至老不衰又鉅豆形如腎
大益人說文云冬至日赤[illegible]豆爲粥食之厭疫○旆旆言其莖葉
如旗之展穟穟言行列之各[illegible]幪幪者密極如覆瓜瓞大小蔓生
丰則可唪故唪唪以實言之總[illegible]稱齒所植即異常人之能○
禾之从木以五穀生于五木黍生于[illegible]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
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故候木盛衰各占
穀也○役之爲列以人供役者必在行列故借言之一本役作穎
唪作[illegible]

五章有相之道箋云若有神助之力張載云贊化育之道集註云盡人力之助三說註得之卽茀草可見盡力之一端三皇以來粒食久矣阻飢之后后稷能別其類性教以百穀種法且凡人之穡聽之于天后稷之穡獨盡之人○茀韓詩拂按草盛曰茀謂拂地而生故蔶茀之茀訓蔽治草亦曰茀言拂地去之其時方澇災草多豐草叶此茍反今本音茍誤○黃茂疏謂黍稷葢土膏之滋民食之主然禾麥至熟無不黃者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幽州宜黍稷稻兗州宜黍稷稻麥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療人病○諸實字與上章同○方傳極畝也箋齊等也苞傳本也箋茂也言無稀概之處種箋生不雜也

朱註惟此字未便發箋發管也穎是穀之芒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幹其上抵于穎處反是根人與禽獸生胎亦皆首在下此易之卦自下而上葢陰陽自然之理○卽邰之封葢就其所生之地以報乃粒之始傳云順天以顯神集註主祀欲起下經為說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仍位于先祖之上尊之也○邰左傳駘史作斄幷魏芮岐畢皆后稷所受樊噲攻雍邰城屬右扶風郿縣古有邰亭

六章誕降為肇祀言之不主教民○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穈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簠簋秬非二米秠不必黑如鄭氏釋春官鬯人郭氏解草俱相雜矣若二米者尤嘉異之物制鐘律必用此黍以其得中和之氣大小適勻故足為準按今百穀一稃二米者惟麥為然說文解來牟來字一來二縫是也秠者米有粗皮之名卽稃也穈穄也爾雅說文穈作虋○穫畝之云豈黍米必曝乃成與○肇祀者祭祀上古有之然明水太羹薦血毳豚而已至是而酒齊殺菹禮于是大備焉且內外神之祭亦于是設總由后稷之稼穡始耳

七章舊主郊祀以祈年今朱說則或春四句是為饎以供內外神四或字言各有司存皆敏事也載謀二句言廟祭取羝二句言行祭然蕭脂內外皆爇燔烈獻尸內外皆有尸則竝得通也雖要分明在詩人隨文見事耳○揄儀禮注作抌說文作舀○蹂箋云又

潤濕而春之舂于鑿也按楚語郊禘之盛王與后親春之豈卽此沓與葢鄭以旣簸之後不宜倒言蹂禾然古文不拘或退以就韻○浮說文烰爾雅音義作淅之潘潘本又作溲溲○惟或云思之專也○祭脂箋祭牲之脂或云祭卽奠也奠而後燔或云取蕭脂以祭○羝本作牴○軷月令孟冬其祀行祭先腎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疏義五祀行最小又最後舉軷則餘祭在其中此歲祀也詩主此又古者出必告道神為壇而祭周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行山曰軷犯之者謂累土為山象以菩芻栢棘為主伏牲于軷上天子諸侯以犬以羊卿大夫用酒脯而已旣祭乃驅車轢其山而去之喩無險難戎僕之儀亦然此行而祭無時也故

傳箋謂祭而往郊崔靈恩云有宫中之軷城外之軷軷又名祖○燔以備庶羞烈以實薦豆○與嗣歳謂與來歳之祀也肇祀迄今皆屬來歳傳繼往歳是足其文非解嗣字箋求新歳之豐年孟春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又古者嘗之日涖卜來歳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歳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歳之稼

八章大羮不和陶匏無文至薄也而神不繫物惟德易物○登儀禮鐙香本作馨○歆字謝君直解云天地間有此理卽有此氣鬼神惟此理與氣在冥莫之中以我心之誠而召此理卽通此氣故馨香能達肹蠁至速也○胡臭句箋何有芳臭之得其時若此者乎美之也○末三句形容祖宗之德娍而明典而賅肇集韻兆庶

者幸詞集註値敬之說太濡（朱註本于商頌其義甚精）

行葦

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篇先儒都將禮文禮次紛紛致詰却正不必只領序中忠厚二字便自渙然

一章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仁人君子禁勿蹴傷之終將爲人用而況于親戚間哉葦就已成者言體幹也泥文選注柅張揖作苨○兄弟之恩本厚但常相見則意自浹而親愛之發其于肆筵授几之事自有不容已者矣○具邇傳謂揖而進之按燕禮公降

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邇卿面南北上邇大夫北面少進○授几惟老者

二章鋪陳品物者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人所蹈藉也按司几筵五席莞藻蒲茨熊又有次席（桃枝竹次成）在下者莞席紛純在上者竹簟黼純卽重席也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有以少爲貴者鬼神之祭單席曲禮曰奉席如橋衡又曰請席何向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凡虛坐盡後食坐盡前群居五人則長者異席有喪專席而坐有憂側席而坐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楚詞作杌几釋名庋也長三尺或云五尺承形几卿大夫漆几○緝御所謂更僕是惇史之屬

或獻或酢王與族燕之禮異姓爲賓宰夫爲獻主也下文又云曾孫維主說者謂親祖宮執爵而酳要不必拘總以尊事黄耇其詞如此洗以致敬奠以俟舉總一物也而曰爵曰斝以爵是總名斝爲前代之物用之爲尊故禮運以大夫用之爲僭又或通稱取韻耳○醓醢是進酒時所薦燔炙爲羞脾臄是正饌外加之盛王不侈異味卽此爲嘉肴吉甫之燕韓侯之餞皆然臄本作醵醓所以濡菹醢魚雁之屬爲之莝肉雜以鹽麴漬以美酒置瓶中冥封百日成矣五月一日作之佳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醢用陸產加豆陸產也醢用水物脾之言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物○咢者徒擊鼓其聲震愕也

三章王肅以爲燕射于旅酬爲之有不中則以中多爲序盡多中則以不侮爲序總以勸飲也○敦弓卽王弧于漆上加畫鍭矢殺矢用諸退射田獵若禮樂之射當用恒矢庳矢今曰四鍭蓋私宴不與常射同抑矢必有金猶爵斝之通稱與句說文彀旣句傳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

四章數箇以字其情無盡然是稱觴爲壽之常不必向飲酒上推求所以俗將引翼三句另説旣涉規戒味亦索然○大斗據漢禮器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此蓋從大器挹之于樽若在爵中不當如此長勺也明堂位周蒲勺禮書又云勺與斗異○鮐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靑黒有黃文性毒小獺及大魚不敢啖之老人色消瘠似之或云鮐卽河豚也人老則膚燥硬似此魚之皮其肝入水沉者大毒諺云但煮十分熟便去八分毒輟耕録載中其毒者用槐花微炒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搗爲粉水調灌大妙然河豚非西北所産恐不入詩人詠○背釋名倍也○引者使不昧于所趣翼者使不怠于所行董仲舒曰壽者酬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則酬之于久自行不可久者酬之于不久○照序則末數句當是曾孫祈此黃耇台背之人引翼我躬介我壽考之福蓋老成者能稽古人之德有能稽謀自天此其所以可重

既醉

序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古以旣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命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令終考終命也東坡曰旣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按紫陽諸説一歌一答皆未足據獨行葦旣醉二詩似爲有理然則行葦先以五福祝父兄黃耇台背壽也以介景福富也以引以翼攸好德也壽考維祺康寧而考終命也信乎至誠不懈之治先于宗族故天下頌之是其所爲致之者與

一二三章萬年通後世言非祈之以壽也○昭明高朗受福氣象如此無不明之謂融令終是悠久之義○令終有俶蘇氏云終而又始福無窮也此說最捷朱註頗費推解若依註則有俶正指籩豆[illegible]以去騶其善始據告詞卽是令終矣○公尸尊之之詞或曰二云　爲尸天子之卿有以諸侯在職者故曰公尸或曰君祀公買故尸之尊者惟公尸

四五六章其告維何舊云公尸所以告者何也以籩豆云云蓋維何二字凡四疊一例乃衍文之體朱註以爲述尸告之辭今徐讀一過其稱朋友稱君子豈是嘏詞○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貴其多不用常褻味所以盡孝思也○助祭必先筮戒謂之朋友猶稱賓客皆所以重祀事也攝者收斂不放之意傳攝佐言相攝以佐非有二義○孔時卽承上句指朋友朱註又就主人說非是卻不想朋友孝子之敬卽主人之敬時言自始祭至終隨事合宜○按特牲祝酌酒奠神席前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嗣子入尸

大雅注註　八卷　四四

取奠斝飲之以示其傳附祖考之意嗣子洗爵酢尸尸啐酒仍奠其斝當告成之後而猶不匱故美之○永錫爾類總承其告維何以下數句陳壽翁單承孝子句蓋未詳此詩多連珠體耳類之爲善以類相從也由其庶品之美則報以祚由其臣子之敬則報以胤○按不匱二句古人引之皆取以孝及人之意春秋傳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錫類與圮族相反故下云錫之于法宮之中蓋祚胤之原正在此也叔向說此詩云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言以室家孝道化天下康成云壼之言梱室家先梱緻相親以此相親化人是錫類也朱以宮中之巷爲壼則未信

參言起化于袵席見脩身齊家之意方令治

化日昭子

祚胤相關俗竟解作有那其居如云九重之奧六宮之區寺人掌令閽人掌門司寢掌夜內豎掌蹕奄尊怡神何其森邃嚴肅此等語耳堆數行全不明白○祚胤箋云天予汝福祚至于子孫也

七八章祚胤非互說玩其章法自見曰有僕者有所屬也即胤也又接云其僕維何寔重胤邊○被徧至也僕訓附者凡僕御必附于人○曰從以則子孫之賢可知

鳧鷖

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禮天子諸侯曰繹繼昨日也尸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追尋而思念之大夫則曰賓尸士曰宴司皆于本日夏曰復胙殷曰肜周曰繹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是也但不灌地降神繹之禮于其堂神位于西也鄭高密以水鳥居水是常故在涇爲祭宗廟之尸宗廟主告成故言來成鳧或出水旁故在沙爲祭四方百物之尸祭在國外也按易需于沙爲接水之處水少則沙見故字从之是水旁也來爲者言其身爲福祿所造乃群助之辭水中之地猶地上之丘故以在渚爲祭天地之尸按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爲尸是也來下者自上而下也說文小水入大水爲潨故以爲祭山川社稷之尸即八蜡也按白虎通周公祭山川召公

也潨有瘞薶之象故言來崇山之絕水爲亹

外七祀者司命泰厲戶竈中霤門行也小神不能隋而故僓曰毋後艱諸尸惟廟以明日餘皆本日燕之按鄭說頗似穿鑿但先儒讀經乃最詳苦存以備考

繹詩故反覆見義鳧鷖之爲物也愿而遲尸之容貌安詳則似之○鳧好沒鷖好浮鷖一名水鴞數百爲群以名自呼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若群飛至岸主風潮至則翔迎浪蔽日食小魚諸鳥擊之甚便故禽經云信不知用○宜循寧也或云家神者宜居賓位以本文求之覺費力○脯者薄析獸肉令乾燥相搏也○說文來燕醺醺○後艱就一身言

假樂 朱子本毛氏分章嚴華谷依陳氏分六章章四句今按宜分三章章八句

序嘉成王也

詩雖稱頌之詞然作者自具本領惟有令德故人慍之人慍之故天祚之且百福之後但舉子孫而愆忘怨惡四字皆從心生必格心之大臣始能及此至所願于子孫者惟是綱紀二字王實夫有云元氣不存雖壯且盛不足為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富且强不足為國之福蓋綱紀立則臣下自安安故忠愛其上自然盡職以及于民所謂民生之原由乎吏治而股肱之良惟在元首之明也只疊疊說來玩之自有意思

一二章假樂猶言豈弟或云可嘉可樂之君子非是○宜民宜人新尸于宗右臣○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假中庸

祭七祀之 籥又選注傚

三四章舊註作適歸鄭氏于不愆以下徑說時王甚捷○威儀四句即綱紀之事○德音秩秩箋云教令清明○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群匹之匹即咸有一德之義玩此二句旨趣最淵惟其了無嫌拂乃有同心之佐惟其君臣一心故弟率由之從欲而治不煩有為真盛德享太平者也其受福何如若漢文帝能容臣下守法故其治庶幾成康○不解于位王朋友說為是

詩經胡傳九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註　男杲生校

公劉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王安石曰召公之志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每章皆欲王之務于忠厚以守其成也忠厚者言其專于為民而得民之甚

一章安小月要國司乃固言之虞夏之世代有屢遷然如盤庚遷耿有蕩析離居之憂固宜一舉從之乃巨室胥

居顧戀矣言始告之中威之終綏爰之令公劉之于三ラ之多ㄟノ區從行下無永嘆之赤子上有蹌濟之群臣富庶之效不日響臻聖人舉事不過如此雖康共却貨兩王同心而人情頓懸亦平日所感有異耳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公劉有焉語其要尤在匪居匪康盤庚三篇蓋未及此詩之首章也○尚書傳公爵劉名王子雍云公號劉名王基云公劉字也周人以諱事神召公戒時王何故直稱先公之諱又若以公為爵則追王始太王其上皆公也何獨稱公劉及古公組紺古公亶父三人為公當再詳○場者田之小界疆是大界積如今場圃連藁之粟餱糧本作糇粮輯者鳩之使和光者拓

之僾盛此其志蓋刱業垂統爲可繼矣○戚小而揚大太公六韜
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黃帝制以銅爲鳳首啣刃三代通用
之武王以黃鉞斬紂金斧也太公以玄鉞斬妲己鐵鉞也○啓行
開道也斬荆棘攘寇奸也仲達云發部之日委棄壞積呂成公則
云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封內也○按公劉初近西戎正當黃河之
曲河自東行皆害而河西獨利地肥宜稻邠亦用富
二章上四句言相土居民下五句又言相土初時事作者紆廻寓
旨輔氏云民之所以卽安者由親執其勞故也便是執縛○庶繁
[illegible]先居民後作室也朱註已然俗反泥一章
見如此此等衣皮之見無益于用全詩竟漏

四民相錯也○既順二句蘇氏云公劉順民
之欲而從宣導之以事故其民勞而不怨○由原升巘復下至原
反覆不倦如此巘復本作巚覆○舟之三句古說民相與求獻此
佩愛之至也佩玉以節行文事也佩刀以禦侮武具也末句鞘以
琫爲飾而藏刀于內也
三章俗說云前章胥原大概擇其可居此是既得地又覽形勢以
作邑居其說非是蓋若擇地當在未遷之先上章相居民之地耳
此章方及都宮朝廷之事要之民居既安君之方所便自有在非
另煩擇取詩之體各章自發不必相纏俗又說逝彼四句云下觀
者觀其包絡之形上觀者觀其拱峙之勢亦欠洒脫總是度此京

一從下觀一從上觀合則其形見耳○曰百泉曰南岡則其邑居
屬泉流所滙亦負山而[illegible]百泉平凉府北地所出之水皆流入涇
至邠州廣輿記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是爲百泉乃覯于京
二句連文邠雖荒遠然山川盤鬱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故稱京
師○曰于時卽是作居矣不必又添足○處處是君之宮室廬旅
如地官遺人待賓客十里爲廬廬有飲食則是邸舍之名言言是
直陳事理無所指譬語語是交午細推
四章于京斯依言依京以作邑○曲禮大夫濟濟士蹌蹌○曹之
言[illegible]漢書每云我曹曹者輩類之稱造其曹是
官曹如周禮[illegible]各牛人羊人之屬是也朱註言群牧處是槽

而非曹矣○[illegible]集註依傳或爲之說曰創業之君與其臣
[illegible]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其粗率簡易故燕王于辨若
守成之王堂陛既嚴則燕王于和詩言各有所重也意亦略得鄭
氏云群臣從而君之宗之是言臣下之待公劉也呂氏說爲之立
君立宗詳章勢只言一時燕饗未必遽及此且國君不統宗故別
爲大宗小宗既爲之君安得復爲之宗則宗之當王群臣自相統
系說語意只就一時飲食位次說公劉是君不待言已其餘各就
其宗自爲尊卑排次就坐同異姓咸有
五章篤既溥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按周禮大司徒辨土宜之法
相民宅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令賦以地與民

制之是其典章周密固在後人而景岡數句公劉已垂遠大之規矣景岡卽下二句便是但不必分承相陰陽凡田畝當審其所向使背陰就陽以收東作而田之廬舍穀之宜寒宜暑者亦因可定已觀流泉可引者資其便可導者順其宜○三單毛傳相襲也謂在道及初至時慮有寇患故令壯者在外老弱次之婦人在内三重爲軍其數單也按當勢不應作此說且夏殷之制大國百里通計國之男以爲軍數老羸及女亦不得稱軍也鄭云古者大國三軍后稷上公之封亦應三軍公劉遷時丁男未集僅滿三軍之數見是三萬單矣或云三單者正言三軍復有羡也或云家有三人　或云通計國中三丁役一人或云三韋更番

防守不重出　出之法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大養一卒也此周公之賦則然○隰原三句是制賦禹貢雍州原隰底績是善地也夕陽句不言糧者承上文也公劉當夏之世宜用貢法其曰徹者召公據周代之賦言之其實此徹字乃均通而無輕重之意蓋田有隰原則瘠濕肥境之不同故隨地加減以通其數使皆準于什一公劉度田制糧恰寓後來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意但朱註解徹字只是助乎通力而作想固當然計畝而分未見的據○豳山至夕始陽者未詳何山譜云豳在岐山之北又書傳注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之東所有大山其梁乎太王踰梁邑岐可見矣○荒或云治也

六章白虎通作于郊斯觀○涉渭而南雖不止取厲鍛然舉此則餘材皆賤水流本順橫渡則絶流而擾之故曰亂厲鍛本作礪碫○廼理言無不理猶云周爰執事也或止就田功言則此理字未嘗有廼疆爲對○芮傳水厓箋水之内也按以芮爲汭乃職方氏注引此詩爲証似未足據又書序注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内據杜預在西都畿内疑卽此芮耳恐公劉時未必踰遠至此或一水而引長之鞫非从匊究也是水窮處韓詩作芮阸○末二句見方興未艾之勢周之有天下基于此矣

泂酌

序召康公戒　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君之于民勢遐絶須是平易相親召公勗君善喻人情如此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事秦有周一代君臣皆稱豈弟其得民者深哉

潦者雨集之水行潦則黃濁無所施用然酌之于遠挹于大器又注之別器澄淀既久無不堪任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商鞅曰天下無棄物丘明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羞于王公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玩首三句所謂淸與濁同源也貴與賤齊等也且夫遠近相需彼此相濟天下之理固然也舊說賦體文公主興要其含畜深到不窮○餴說文餾○攸歸言

民所依倚攸塈言民所安息○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字爲句者洞酌之首是也顏延年非之謂詩禮本無九言由聲容嘽緩不協音度耳愚按詩中惟蓼莪鮮民二句十字可作一句何人斯始者二句九字可作一句故詩長短非所論也

卷阿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成王之時泰之時也然聖人懼焉周公立爻詞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以四者爲保泰之道召公傳帝王遺教其詩意正與易同欲用馮翼孝德之賢以成君德是則慈祥者進而有包荒者矣篤實者進而有馮河者矣上而媚君下媚庶人則遐遺無不周矣吉人彙征儉亡自遠則朋比無所私矣誠保泰之道哉然公嘗作旅獒以戒玩物喪志也其詞直卷阿則其詞婉蓋成王中主靚武王之聖不同又當君臣危疑之後故用婉也且其詩無溢美無强聒讀之悠然感動漢文帝時賈誼痛哭流涕天下之勢未至于此則帝不之信固知老成將順沖容不迫前四章語雖未及求賢也而意已津津欲動後六章若規若頌未嘗云王宜求賢也而旨則躍然公自謂矢如矢之發而有中也自說者將五章以下緊緊推原經曰俾爾彌云有所以俾之者曰以引以翼則云在王之能以之曰維君子使則又云王若不使卽無奈何是以鶴頸未亮從而續之獨不觀末章車馬之云尚留風旨後人專喜探喉取物何耶

一章首二句與洞酌三句眞出一手意象含蘊似具賦興比三義而朱註有所未盡今按其作詩之由則游阿而凱風至成王樂而歌之當從朱屬賦卷阿之遇風而風之至于卷阿則賡歌喜起之有機屬興且夫虛中屈體之大陵而當化養萬物之廻風不虛中屈體則其化養也無由此言外之意又可作比也○飄本作票○豈弟君子舊通謂賢才朱子就上篇折之然詩人或以稱君或以稱臣何可齊也

二章伴奐是解縱之意優游是從容之意俾爾祝詞也○性者生也成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是也○似本作嗣○周之先公莫不壽考自稷至武十六世當夏十六君而商尚有三十君卽世記有遺豈至全漏一代如成王尚屬夭歲耳公三言彌性眞得保傅之體酋者酉也陽因而陰老萬物就緒也夷狄屬陰故其帥爲酋長

三章昄章者成周之服畿甸要荒星羅棊置倬然明也厚言其鞏固○按有周中國之地最狹秦楚吳越蜀閩竝爲蠻夷淮南爲群舒河北河東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狄潞諸國洛陽爲王城而有大荔泉皐等戎京東有萊牟介莒之夷杞都雍丘用夷禮郲近于魯亦稱夷其爲中國者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蓋于今天下特五分之一然制以九州鎭以兩京內外相維道里均平故詩云云

四章受命長由祖考計之或卽成王一身言自十有三歲踐祚爲

武庚所擾凡六七年必不暇游今曰伴奐優游曰土宇昄章曰茀祿爾康亦可見其歷年之久非復小毖訪落旁皇恐墜時矣然則自數年以後三十三年以前皆可謂長況召公薨于康王二十四年則百有餘歲作此詩時相去公劉洞酌又不知幾何年耳○茀之爲福無正訓按茀者草之盛也茀祿疑猶百祿爾雅注茀作祓赧字詩中皆以祭事言之故箋謂神之福君亦因百神句

五章謝枋得云不求非常之才而止曰孝德何也蓋孝于親者必忠于君唐虞以上無才德之分如皐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凱之才皆德也有者言今日甚有

六章傳云顒顒温貌卬卬盛貌○聞本作問○爲綱是四方皆就其條理之綱是上有以維繫四方

七八章舊以爲成王時鳳凰來集君奭曰我則鳴鳥不聞說者爲鳳鳥也古樂府成王作神鳳操操詞不古假托無疑然其瑞當有之鳥之有朋者莫如鳳今朋字古鳳字也莊子大鵬取此義鳳飛則群鳥翽翽而從亦必止而傅賢者連茹以升猶是也故興按惟鳳凰能隱故曰爰止而下反以天子應之亦惟鳳能升天而下反以庶人應之一高一下之間其義深矣○鳳高丈二凰雌則早鴻前而麟後虵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鶴顙而鴛腮燕頷而雞咮鸛植而麗化出自西申之國丹穴之山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六像九苞食有質飲有儀埤雅云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睽之也按五鳳皆具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南方曰焦明水之感也北方曰幽昌旱之感也東方曰發明喪之感也西方曰鷫鸘役之感也中央曰鳳凰出則太平又五采多黃者鵷多青者鸞多白者鵠多紫者鸑鷟多赤者鳳也又南錦紇北定甲東諫珂西鴧雀皆似鳳鳳飛則從鳥萬數知天時故以名曆○翽說苑歲○士稱吉者承與而言之按易所謂吉必愼言愼動自求多福者也故曰吉人之辭寡康公老成之見誠以天下之福生于和而患每生於激也故其立言主藹吉焉○維君子使若云誠爲王所使也諷在言外維字承多字來

九章鳳梧各自咏不得牽綴劉安成曰上二句盛世之賢才也次

二句治朝之明王也梧之菶萋者明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雝喈者群賢和集之德音也○按岡桐乃油桐書嶧陽孤桐乃白桐中琴瑟者如梧桐是青桐月令桐始華爾雅榮梧桐是也其性便濕不生于山豈作者誤耶抑梧桐可概稱耶抑朝陽爲山南之地不必山上耶○此章用韻奇絶四句中鳴與生高與朝岡與陽三韻遥鬭自然而合如首章亦用阿歌南音二韻開闔

十章車多馬閑就從游言之應前來游意矣詩遂歌應前來歌意遂字見是迎王之音只此字可謂納約之美箋維異王遂爲樂歌朝夕娛聽也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也
按周自成康以來其民覿德而不覿法久矣昭王復設象魏舟膠
楚澤穆王改都西鄭辛伯餘靡毛伯遷或征戎或敗荆至起九師
架黿鼉爲梁遂伐越且轍跡徧天下共王伐密懿王復遷槐里又
敗逋于犬戎孝王有事西戎夷王伐太原之戎王陟而厲王立矣
數傳以來無非黷武傷財之事民將何堪夫子刪詩卷阿之後繼
以民勞康娛之漸垂誡深矣然卷阿王于用賢民勞王于去佞治
亂不同所以制世者一機爾孔明有云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
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說者比于伊訓說命有
以哉○此下三篇本是斥王寄責同僚寄傷前代乃得盡言抑監

謗之故與序原作詩之由故曰刺王此其所以爲序也
民一也而先京師者周之王畿如一列國其外皆諸侯所治王國
安則列辟自肅而民受其惠矣○無縱二字是總關小人之逢君
也其始用詭隨之法其卒無一善狀極其惡至于寇虐而上天不
足畏此詩語之次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曲揣詐順書所謂面從
孟所謂面諛也不畏明則爲惡于衆人共見之地遠人生踈不相
入故用柔邇則常習易忽伎倆亦易見曰能者服而擾之調度有
方此句無逸言之而亦曰難壬人詩書同旨也○憯說文作朁曾
也本又作慘柔本作揉○民逑之民不必指四方隨各章之文可
耳惛說文昏爾勞未必誠有前功葢勸掖之詞以爲王休王者之

休貞大于安人也○罔極箋云極中也是所行不端敬儀方可近
德此二句至微切近字有味不然人將望而遠之○正者國之紀
綱法度是也以小子稱同列此必長老之辭就下篇亦可見豈此
少年者固王寵任之人與○箋王乎我欲令汝如玉故諫焉禮人
臣不顯諫而此及下篇俱云大諫葢時危不得不直爾○諫左氏
荀子作簡

板

序凡伯刺厲王也
天下有三脉賢關民情言路是也三者壅而天不安其常板蕩之
老臣所爲深痛大學云必自小人矣可不監哉

一章板板反覆不定也爲猶不遠指謀國猶之未遠言其自討之
踈蘇氏說此句云幸其邪謀尚未遠庶可救也故諫之○管是空
虛之物管管之義卽下句是也朱註多看轉葢此小子摠是一團
浮氣○板補遺版癉禮記癉又作僤
二章難者不復安常處順也辭非出令是謀國之言尋上章出話
爲猶下章囂囂謔謔可見輯懌者平心和氣忘形順理書曰同寅
協恭和衷哉和則民情自無異同悅則民情自無反側○泄說文
詍爾雅洩詩考補遺辭作詞輯作咠
三四章按書乃言惟服言可服行也似與此處同有言相傳之善
言也詢于芻蕘在居官者極爲要箴凡大兼大故匹夫匹婦最能

知之○灌灌者情至語盡如水之必期其入也蹻蹻說文云舉足高也凡人少則喜跳成童喜趨壯則行老則坐○多將二句箋云將行也多行慘毒之政誰能止其禍○僚本作寮囂本作敖灌爾雅作懽熇補遺譌

五章時說大言以夸人則人或以為眞能而信之諛言以附人則人或以為愛己而親之小人之常態也夸則威儀亂于侈肆毗則威儀亂于諂從按此王刺小子言貌之愆非兼有旁人為矜為諂夸是他大言不慙毗是他邪言不正威儀另說何必相串卒迷言禮數不明○殿下从共非屎莫葵猶阿房賦天下之人（一見到此便不可欺者衆矣）敢怒而不敢言也我為殿屎者自我或云我小人或云古訓言為我此我字當反訓言其說皆可通然下文即云我師則此句乃倒文云我莫敢葵[illegible]一我字頗難置不以害辭可耳殿屎說文唸㕧○蔑資以為殄民之財可通而桑柔云國步蔑資故集註以資為咨或云資藉也蔑資無所倚賴

六章牖即納約自牖之牖民當亂世已無恒心然就介然一隙之中天心自發如聲相和形相比取攜之便舉手即得無費于已以為益也牖民之易如此此數句言天用民之妙其義精矣孔疏上有六如因攜處未故乘而反之是六者皆無曰益也益是耳費工夫○易或作入聲從韻也言即速變而之善立辟之辟傳云法也子由解云方世之治也天下咸聽其上設有一之不從則刑足以制之今天下皆邪矣雖有刑辟尚何從立之哉言雖殺之不動則亂烏能已

七章譬彼作室其懷德者為主人藩者所以為界有大德之人則規模整肅國勢截然垣者宮室之所由固也民心既得環衛何如屏所以為障巨室雄峙人不敢窺翰者墻之立木也本立則難拔故富貴之戚族可恃無恐城所以禦外而安內同姓之親宗盟世守重臣有所憚下民有所繫合好捍惡本支憑依也○价漢書介維作惟○大宗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也箋云同姓之適子也詩人以懷德句間其中而寧則為虛字是寧此數項也○屏翰維城之說如成周南有荊北有翟然申呂在宛何畏乎荊衛在河朔何慮乎翟東遷之後晉鄭焉依晉有河東鄭有滎陽成皐皆洛都之保障也至子朝之難鄭之是入子帶之難又晉之從定猶有賴于二國矣○無字乃着力說獨斯畏言獨當此災也親戚畔之無與共患箋云斯離也

八章無戒詞敢字連下讀○曰明言日監在茲曰旦言常晝不夜如人于隱暗之處稍有不善天亦自知也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由中達外無適非是詩中此四句奇醒異常古來說未出其後楊伯起既言四知乃曰何謂無知每念及直使人一念不敢動

蕩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

是詩也
序以上帝爲託稱厲王故以蕩爲蕩然大壞綱紀文章卽詩中典
刑也蘇轍謂非詩之本意至其傷悼再三則有甚于刺者尋上三
篇其作益亦有次然雖壞亂已極而終冀其改圖此忠臣之極致
爾
一章蕩補遺作盪多辟之辟本作僻有初鮮終正是匪諶朱註作
自解之詞語氣雖覺紆徐然一解明指味反短觀其下文云天降
女興天不涸匪上帝云云則此處正不待解矣凡讀詩最宜章還
章句還句字還字轉折聯應一切無取○厲之爲厲貪暴而已僻
字卽照疾威曰烝民便是厲王便不似厲王○有初二句如子貢

原紂之惡眞聖賢之論自古亂亡之君雖至桀紂其初皆是聰明
材知其究至于覆宗如厲王初立荆楚畏之自去王號其後乃更
跳梁詩中覃及之語蓋指此韓詩外傳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
孝衰于妻子其鮮終之謂夫
二章曾是者深悲甚異之詞彊(从弓譌)禦强梁捍禦之人掊克掊剋
克深之人卽慆德也毛本滔字今本誤女興是力言力興之○禦
漢書注作圉
三章彊禦多懟言用彊禦以取多怨本句不說用他蓋承上秉字
來○流言是口給之言流出無窮非指外邊流傳之言或則云緣
惡人心虛自見叢怨恐禍不測毋撫取浮浪之言栽爲風聲以弭

衆口以奪主疑○呂正獻公曰昏主利有小人而不知其終爲大
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悟其怨歸于
已也漢傳燮云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由于內(大事細事無不由于內)唐裴度云欲平賊
當先淸朝廷宋眞德秀云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此
數則說盡此章之故○作本作詛
四五章爾德四句反覆一意言王德所以昏者專爲無好人也看
時字以字自明○陪是副王者公孤師保是也左傳天生季氏以
貳魯侯卿是正大夫以至六卿○齊色曰湎不義凡人與政皆有
俾晝作夜只是昏沉過日又或飲酒失節如宋華元郡王元艮好
晝睡由是一室之人皆晝睡夕興○漢書作以亡背亡从陪本作

培從作倍二式字本作或呼作譁
六章蜩螗沸羮不甚相遠一是形容謗讟叢興一是形容人情騷
動○蜩卽楚詞蟪蛄鳴兮啾啾是也五采具螗蟬也亦五月鳴周
書曰蟬不鳴貴臣放逸人臣不力爭易通卦驗云蟬不鳴國多妖
言蓋蟬爲應期言語之象不鳴者鳴則失時故爲災○近喪猶言
感亡人指時君臣內奰覃及厲王時諸侯不享淮夷入寇○鬼方
按唐高祖紀云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
厥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注云于漢爲先零戎帝嚳云陸終娶于
鬼方氏竹書紀年王季伐西洛鬼戎又今貴州有羅鬼而夷俗亦
呼貴州爲鬼州楚辭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紂醢九魁侯效夷

虐也今其俗漬牛馬骨爲上品供客名曰買鬼易高宗伐鬼方詩
言荆楚是一處也豈楚俗尚鬼故名與驗諸屈原九歌可見
七章不特二句伊川所謂自是無人豈是無時也下二句言借使
無人亦尚有法況豈有無人之理書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曰
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用舊曰無侮老成人
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誥康叔也
紂則播棄黎老紂惟咈其耇長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
徒凡伯芮良夫召穆衛武皆在焉柰王之不用何
八章人亦有言正言夏商之勢沛是沛然一決莫禦之象揭者高
露其根○說文一在木下爲本一者生機也一在木上爲末

抑

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
按武公即位在宣王十六年薨于平王十三年謂刺厲王者蓋追
刺之舊以詩中小子爲斥君不幾馬援戒其子口過而自以鶩狗
類人乎但其作詩則因時有此失耳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
戒是也若無與王室何列大雅夫武公而既耄矣乃其自稱則曰
小子一似初爲子者故寢興洒埽小學之事無不勤又曰抱子一
似方爲父者故修齊治平大學之功無不敕今究其要義所在不
外子思所引不愧屋漏此其捴心之精約諸德之廣大皆有可見
焉篇中曰威儀曰話言曰政曰德或開說或合說總是一事古人

做過工夫見道分明左去右來不離箇中往往信口通貫令人向
文字承當口頭辨說不免支離牽滯便分其段爲何其句爲甚看
理學書所最戒也只如此篇舉一威儀括之亦可蓋威儀者曾子
以爲至善又以爲道之所貴孟子以爲盛德元晦語類云聖賢教
人須就外面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斯言自有本領也又不然
雖舉一語言賅之亦可言也者生心發政滿國滿堂不見孔子之
答司馬牛仁在其中矣惟其頭頭是道故不必縛也
一章德之隅不分內外說蓋威儀者學問之城塹道器之藩籬若
非此則德無廉稜相率于頹刓媟褻而已此處說抑抑是德隅後
面說溫溫是德基最好體玩愚哲之云且至第九章亶宣此義其
解自明若竟以無威儀作愚亦未盡得○戾如獲戾滋戾之戾即
後章之僭賊也朱註反字覺懸空箋以戾與疾並言則戾爲刑言
畏刑禍故佯愚也與通詩不甚關切○按北宮文子以聲氣可樂
言語有章爲威儀論語疏亦以威儀文詞爲文章可聞則威儀亦
該言語雖不必牽連實無不通也
二章蘇氏云人君必先任賢以訓天下又內秉直德使之心服然
後大其謀既定爲令矣則思其所終稽其所弊而以時告于天下
又必敬持此身以爲民則是其所以爲國者大略備矣說得周密
可觀然修己治人本非二事不須如此聯絡也○無競句箋云人
君爲政莫強于得賢人愚觀眉山資福寺銘有云自生人以來人

之所爲見于世者何可指數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于造化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于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孰有烈于此者乎此數言正堪發無競維人之義○覺之爲直傳本釋詁文然詁云梏較直也與覺音同字異禮記覺亦作梏按無競有覺所重自修人心須提醒使之常覺方能積德而成行成公說到覺民便非○惟其謨之大則有難創之處故須定惟其猷之遠則有需時之失故須辰謨漢書漠○辰告如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至正歲復懸象闕使萬民觀之○謝安嘗稱訏謨二句偏有騷人深致

三章興迷句箋云尊尚迷亂于政之人湛漢書沈女雖四句言雖湛樂是從獨弗念厥紹乎乃罔敷求先典而克共之

四章毛本泉流今本倒用戒用遏制危于安天下之勢在我者不至于偶疏則在彼者自不敢輕動也○蠻方不必南蠻猶周禮蠻畿蠻服九州之外並通也

五章質爾人民言德之既修出身加民昭然與衆相示質之訓成本爾雅薆質則自平故曰質厥成歐陽修又訓定也成故定矣鹽鐵論質作詰玷說文卟○按玉至堅潔故以喻謹言三緘氏則以金人爲喻磨兜鞬則以名爲喻古人于言其戒如此語云守口如甁甁安足禁雖耶

六章兩矣字叠韻不必別求叶此四句反覆有味要諷兩無字冀

字不可字由言者惟由其言故失之以爲可茍則又失之惟其莫捫故易逝逝者一往難返所謂駟不及舌也曾意逝爲往亡之意不可逝則此言終在曰朕舌則是茍言者自恃其莫捫故舊以此句連上茍矣解之照朱註則當云莫捫爾舌矣○言之爲字丁一確二必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方是口也○朕字古通稱臯陶曰朕言惠屈平曰朕皇考秦制爲天子自稱○中二句已將言德並說則下四句總承說去或順文便說德亦可不必單主謹言之效俗泥註幷將報德輕伴讎言全失詩體報德照後章便是非酬恩之義讎酬古通○惠順也朋友卿大夫小子民而又民也繩繩守之不絕也萬民總舉朋友等承字或云即奉其子孫靡一本作是繩補遺作僶外傳作承

七章言大庭之際不至違有過差又必顯微無間而後乃眞修德遐遠也朱註訓何不得不將此句又拘向心內是以文害意○屋漏者日光射入處若定指西北隅則孔子所謂當室之白今天無隙是也○不可度言無時無處無鬼神無一隙之疎容人偷伺耳

八章衍禮記譖僭及下章我僭本俱作譖僭是理本在此却謬向彼賊是理當如此却不如此是被他殘害○童旣無角則而角者言妄爲有角之用思觸物也○虹乃不正之氣須臾幻滅

九章桑木撓之不折可以射疏及遠○詩中言柔嘉言輯柔此又言溫柔如抑抑淑愼等亦是此意人惟溫柔方能受善亦惟柔故

哲也若傲物者其氣甚粗此中必無一段湛然虛明之景決難長
進程明道張橫渠論學皆云須先消磨客氣恭本作共順字可味
蓋亦作聰明中有若決江河氣象民各有心只嘆愚人有味
十章手攜非扶之使進如把臂而談與面命一例示猶指也
十一章首二句分看又合看多少森嚴孔昭言明著之甚我生靡
樂言人生最是苦境子輿曰生于憂患子休曰大塊勞我以生○
按既曰抱子又曰既耄似不相侔蓋八十九十爲耄曲禮文也晦
翁據此而信九十有五之時然板曰言耄左傳老將知而耄及之
是耄言知日昏也故正義以爲憂其將自此終身昏如矣聿字爾
雅二訓述也自也此從自耳○慘五經文作懆諄禮記注忳補遺
訰藐作邈
十二章曰喪韓詩作聿喪取譬不遠說者謂指上二句不知並下
一句讀其義自明譬是相曉之言不遠言非虛譚禍福茫無徵驗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按武王時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時顧命芮伯在焉桓王時芮伯同虢仲伐曲沃厲王時又作詩蓋畿內同姓世卿也
篇章之富小雅惟正月大雅惟桑柔然正月有憂讒懼禍之意桑
柔則天道人事反覆悼哀誦其詩論其世凡所爲者極難耳一則
曰執我仇仇一則曰反予來赫苟非忠懷哲識其得免于當時者
幾希

一章桑以柔而盛瘼此下民就桑言捋采之候維夏暑矣故苦暴
爍塡小註胡廷芳云積也悲悶滿于中也與古訓異我矜之我即
下民
二三四章朱註皆征役者怨辭然詳文義未然鄭箋惟于第四章
云此士卒勞役自傷之言吳侯云詩人念天下土宇之不安也東
萊云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則亦不爲征役之辭矣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時爲西周故舉東以見天下盡不安耳孔棘我圉圉者
國之四垂也舉邊疆以盡四方○翩本作偏○正義黎衆也靡有
黎則是死多于生按黎本黑髮亂世絕少盛壯光悅之人驗之良
信燼本作盡頻說文矉○將扶助也疑即凝字意凡人有疑則且
止故毛訓定山有九疑世作九嶷非子瞻說老子用志不分乃疑
于神作凝非○無競之競當以貪爭言與本章稍切然此句最是
國家要領若出征役之口似未顯箋云王實不强于善蘇云王實
秉心無强是以致亂蓋執競可以圖治也曾細玩此四句語意相
承蓋曰君子實能無競則誰階此厲至今乎惟有競遂爲梗耳此
正言朝廷之上分朋植黨相激成亂觀後諸章自見說者咸失其
旨○僤本作亶
五章六章謀毖着兩爲字藏有用非其人意告然後誨則序爵所
以止憂也執熱四句一直說不用轉三復自得之逝不以濯是倒
句逝往也執熱者必先濯○恤本作卹○肅畏也因風氣故用肅

字既有異心誰能使逮便是自使莽本作逆又作拺云語詞不逮
鄭云使不及門是不得仕進也○力民爲勞力之民也今註頗費
解
七章立王舊謂王之所恃以立者指稼穡也難通按厲王三十七
年國人畔奔彘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穆公以其子代死乃
與周公行政號曰共和此後代改元之始也凡十四年厲王崩宣
王卽位此詩疑作于奔彘時○恫本作侗靡有二句言無許多氣
力可以回天孔疏旅衆也言無併力念天者北山詩亦訓衆朱註
作膂于彼尤通
八章民人所聽與卒狂反註帶過此句非詩體自獨俾臧各二字

爲一意上言任獨下言用其所臧○肺本作胇金藏也氣之本爲
五藏之華蓋通于鼻腸之言暢也○卒狂言用一人衆皆駭異
九章鹿喜群每相呼又能環居衛患故曰甡甡○已甚也進退二
字寬言不必指定朝野無水曰谷是窒碍傾陷也
十章十一章覆狂以喜箋謂王喜愚人○求訪索也
十二三章嚴坦叔曰大風損物喻小人也來自空谷小人乘虛而
至亦猶是已按合二章觀之此說似當集註隨文起義耳大舊讀
泰爾雅注作泰西風爲泰風是又以西風能成物也○文公語類
云凡人品洞朗如青天白日涵渾如高山大川如龍象之爲威如
麟鳳之爲瑞無纖毫可疑者必君子也若夫糾結如蚓蛇瑣屑如

蠛蠓閃爍如鬼蜮貪暴如虎狼此其爲小人斷斷無疑縱其才或
可取而授以正務委以眞心未有不負人并自敗者○曰作曰征
俱力行之義中垢猶易之內陰小人其外未始不光明而中實穢
今註分開二字未便征外傳作往○類傳云善也○嚴氏又云君
子起而爲者旣已式穀無可陷矣不順者則攻以陰事鉞口騣眛
使無由自明此小人陷君子之常也○聽言二字小雅與諸言竝
陳若以爲王欲聽言似與諸言非例且誦言之解朱註亦似牽合
蓋聽言者道路之言也誦言者朗誦之言是法語也彼則答則退
以臣言此則對如醉以君言
十四五六章其詞何厲也温柔敦厚難以概詩至此則不斥王而

痛責朋友傷哉忠臣之致矣○朋友卽善譖之人而作謂汝所行
○飛鳥翺翔自恣或爲繒繳所得言小人難脫禍機也○極者中
正之處罔極是失其常則○職涼謂專由涼德之人註依鄭改字
○涼曰不可我謂涼德之人不可汝則反背見譖善字亦有味

雲漢

序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
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詩說宣王憂旱史籀美之
宣王之詩大雅始于雲漢猶小雅始于六月惟有是棲棲敬共之
心故其下數篇各有是安攘之烈

一章漢在天非雲似雲與水氣相應將雨其兆先見于漢故望以為占薦繁露作洊○靡神不舉所謂咸秩無文自天地五帝四時王宮日夜明月飌師雨師幽宗星辰雩禜水旱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屬無不索祭之大祝掌六祈類造禬禜攻說小祝掌候禳禱祠之祝號○用牲或特牲或血祭或貍沉或疈辜三物隨宜○用玉按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王孫圉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牲類多故言靡愛玉易竭故言既卒

二章蘊本作煴蟲蟲韓詩烔烔爾雅爞爞補遺爞爞按虫之為字屈申也虫蟲音不同虫許鬼反蟲直忠反蟲蟲是鬱勃不散之象○郊之禮以冬至祀天于圜丘璧用蒼牲用騂犢幣用青繒瓦器匏爵藁秸及蒲為席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illegible]之舞獻尸凡七按蘇軾圜丘合祭劄子其證天地合祭最[illegible]文月令于四立及季夏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南郊而祭于泰壇凡[illegible]因以祈穀日用丁辛○瘞者寘于地醴稷牲玉之類瘞者埋于土幣帛祝冊之屬焚而藏之宗者豐潔致祟瘞音意从夾非○數說文字林皆殫

三四章民之不保身之不保先祖之不保是其所為兢業者也兢本作稌炎本作惔○靡瞻靡顧箋曾無所視無所顧于此國之中而哀閔之蓋上句曰大命是舉國家大數故云然○群公先正蓋古者德盛爵亦盛故生為貴臣沒為明神

五章滌說文蔋○魃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走行如飛見則赤地千里得之者投溷中旱災可消山海經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天女魃黃帝攻蚩尤尤致風雨黃帝乃下妭所居處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焚本作樊燀字毛讀丁佐反故訓勞鄭讀徒旦反故訓畏朱合二解豈臨讀作兩音乎遯本作遂

六章畏去之畏不敢也胡寧數句非謂無罪之詞蓋自閔其格天無術瘨韓詩瘆○祈年句始耕則以上辛祈穀方穡即預祈來年天宗日月星辰也○方社皆以血祭方為四坎壇牲隨方色社即冢土用騂牲毛之靈鼓帗舞日用甲春祈社則願今歲之有秋秋報方則祈嗣歲之豐稔然方社大抵同祭春秋各有所主耳○敬共二句俗說訴天之詞即所謂不我虞也然詩句散說為得神本作祀

七章友紀即臣紀王者以臣為友鞫哉疚哉言皆竭力于禱賑之務師氏掌以媺詔王毛傳弛其兵朱註便謂守王門之兵是移經文以就傳不可不辨左右者近習侍御之官布列于位不令有所修造○周字古以為群臣咸出賑卹○能止是竭力幹旋之謂止當為語詞○云如何里蘇解里居也言以身當之而不得以身逃

之而不能將使我如何以居哉○疚本字卬作仰里作瘽
八章次句說文作有識其聲昭格無贏是丁寧相勉之辭註失○
無贏毛以爲無敢有私贏而不斂散者蓋其時故家大族實多能
與國同戚拯民爲務故雖仍歲飢饉民不流亡○庶正周官三百
六十每官各有其長故擧此該之未有民不寧而官得定者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
宣王時南有荊楚北有玁狁東有淮徐今考之詩式是南邦以申
伯奄受北國以韓侯城彼東方以山甫而犬戎自西作焉夫四隅
而防其三其西一面亦曰天子待邊云爾患卽生于所恃且召患

者又卽其最賢親之國泄邇忘遠宜聖人深歎哉夫宣平之篤于
母家一也美刺不同然崧高作而西周亡矣後世寵外戚者輒曰
緣大雅申伯之意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幾亡于楊國
忠不[illegible]二于焉于吉甫學問文章庶幾知道者其摛辭動稱神降
天生乃于子不辨掇蜂之讒于友未設勸忠之誠其亦能知而未
能盡行也與又篇中每事申復言之若括其旨則二十餘句屬衍
蓋丁寧鄭重自是一體不必穿鑿異同士大夫操觚小技爾吉甫
輒自著其美然讀之颯颯乎可歌可舞旣曰作誦又曰其風兼二
體以爲裁非獨其文美也亦如蔡邕碑銘獨于郭有道無媿色耳
愚觀古人文多用直叙惟崧高烝民皆藍議以冠篇端後代文人

[illegible]韓歐輩嘗苦起手亦開山者貽之濫觴也卽冒領最佳久之自
[illegible]龍套概覽左史等大家何嘗裝頭龍門間有引首然其縱橫歷
落若無意得之豈易擬哉
按申伯云徹土田韓奕云畝籍江漢云疆理蓋自厲王貪暴而稅
法先壞矣中興之功可考其一但復賦與繕遣大臣董其事可爾
至于帶領車徒未免勞擾考亭故云此却曉不得曾以召公爲司
空則城郭之務乃其所職況公爲陝東諸侯之長而在江漢之滸
彼本國之民將建一都未免動徙又旣供稅不堪重勞而司空所
轄出入有粮適當無事率之前行訓練已素情志相通應自無擾
也觀春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

尙爾至漢築長安城亦然第崧高烝民二詩仍不言統帥徒衆惟
黍苗我師我旅爲可據耳若徂齊有四牡征夫凡皇華之使皆然
而此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似謝人亦起爲縣卒豈大臣無久處
之理小民無久役之句其勢當多人倂工而度彼邑民不足供役
故調遣以佐之與至若從遷若峙粻並以王命言之固出異數亦
作者褒美之體則然
一章崧釋名竦也高大貌非中嶽名崧嵩通用者誤○古不主中
嶽止四嶽伯夷掌之其後分爲齊許申呂嶽之言㑅白虎通云于
其下㑅考功德也嶽本作岳駿極于天此語亦是險過○降神之
說緣其爲嶽素饗故推本崇之䟽謂神佑之生賢已覺鑿實或云

山之精英物不能盡鍾而爲人甫不能盡又發而爲申此尤影響
語又如傳說爲列星微子感牽牛而生張良爲弧星蕭何爲昴星
方朔爲歲星以其生之日所値宿也與子路感雷而生正同漢柳
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侯張麗華云張星之精襲此虗誕
殊無文理甫之爲呂蓋呂之後爲甫也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
傳作呂猶荆與楚商與殷耳孔子閒居舊注以爲樊仲山甫則山
甫本樊國之君樊在東周畿內未必生于嶽也甫侯佐穆王懼其
耄荒訓夏贖刑不用周刑其功德斯民者甚大宜乎追稱之申故
侯爵本四伯之後今復爲方伯故稱申伯周書士率衆時作謂之
伯要畧云伯把也把持政事也申即南陽宛縣其棘陽縣東北百

里爲謝城地蓋相近申伯世封在申宣王時入爲卿士以其亹亹
忠勤使紹封于謝爲豫州牧此加地進律之賞〇維申及甫即衍
上文俗云甫在前而曰及有濟美意則上句及字如何〇于蕃謂
扞蔽其患也左傳侯伯救患分灾于宣四方恩澤奉至則播宣之
二三章續韓詩踐初宣王伐荆而荆威省徐而徐服謝正當荆徐
要衝改封申伯以鎮撫之故云式南〇爾庸註中鄭解得之蓋庸
爲治民之功周之計典也〇傳御副王御事之臣鄭以爲冢宰朱
以爲國中傳私人禮記注明不純臣
四五六章俶本作倂鉤跪以爲金鉤膺九就路車金車按此同姓
以封申異姓而孔氏取之謂加命得如上公也未審然否〇我圖

四句本王遣詞莫如南土言南方望治之切女文武之才正堪卽
功也〇按圭尺二寸爲介然非諸侯之寶邦國瑞圭自九寸以下
考工記信圭八寸侯守之申與韓當是此圭介之言大也或遍詞
當非周官所謂介爾雅注作玠〇近之爲辭助辭耳讀如彼其之
子之記古文其近字相類說文从亓从辵又古書中有相近二字
卽禳祈二字也俗誤謂辭王而行可笑〇王舅之稱是宣王爲姜
氏生也其後宣王仍娶于姜幽王娶申亦姜姓〇王臣眷戀之情
有難言者卽用信誠兩字寫出〇郿漢屬右扶風今隸陝西自鎬
適申途不經郿時蓋王省視岐周申伯從因遣之遂還經于鎬而
適申或云王特命于岐周之祖廟若然詩中亦應揚厲玩文勢與

命召虎不同〇峙本作畤
七八章番番言其儀從之壯柔傳云得賜虎賁或云者文貌楚詞
作既入于徐〇周邦二句意遠詞近意曲詞直可見立言之法即
申伯後事觀之此語良可作砭文武之德足以爲法周世未嘗分
文人武士不重他人法之〇揉如易揉木之揉謂屈治之使順善
也本作柔孔碩肆好爲文者體局不備安得有動人之風乎使申
伯之德望有慚雖欲鋪張未善矣贈之言增也

烝民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中興一時賢臣皆以柔道稱如申伯曰柔惠山甫曰柔嘉吉甫僅

紀薄伐方叔因著來威皆不純任乎武其後膚聖作抑三以柔爲
言雖坤之爲德臣道當然而氣運如此不終景象亦有可見若孔
門論人歎未見剛未嘗言柔也或問柔爲入德之方朱子曰人之
資稟自有柔克剛克但柔要骨子若以柔爲主則不可人之進德
須是剛徒不息蘇轍謂此詩第二章漢胡廣趙戒似之第五章汲
黯朱雲似之曾謂求之春秋間則第二章爲蘧伯玉第五章爲公
孫僑合觀山甫則其人亦一代之良矣前篇稱申伯者十有六此
篇稱仲山甫者十有二蓋愛其人則喜道其名抑足見彝好所爲
也
一章天生二句鄭箋五性本于五行謂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

則禮水行則知土行則信也六情本于六氣謂好生于陽惡生于
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也此說于天人之理
得以相見然詩人因事立言後人斷章取義原詩旨蓋言天之生
物必有其則而山甫爲物之則耳懿德者山甫之德也好懿德好
山甫之德也故其下則詳山甫之德爲可好兩稱人亦有言言人
皆然而山甫獨不然又云愛莫助之細玩其中都與首章相照若
云人人性善乃是發明山甫同于凡人何貴此段起語耶且說烝
民必用性善則解釋可用知止碩人可用惡文耶特孔子讀此則
見爲天之稟賦人之性情至正至確之理于三百篇稱粹論耳○
仲山甫虞仲之孫姬姓謚穆仲食釆于樊入爲卿士經傳並無畿

內之國稱侯與男者註云樊侯不知所出宣王嘗欲立魯武公少
子戲山甫諫曰是教之逆也諸侯效之將行誅是自誅王命也不
聽其後魯亂再世又王欲料民山甫曰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
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料民天所忌也貽于後
嗣卒料之夫若是者甫言至切且中矣然終不强諫雖王實辭終
而其所謂柔嘉保身者亦可見○城齊傾大臣當時事勢不可詳
如燕師城韓則召公亦然后人因周語輙意其君臣間未必渾乎
一心今觀詩人敘述德業既盡矣第六章重言舉德補袞方入徂
齊其篇法蓋有深意則所謂不懷者亦不無識微之處云
二章柔嘉二字連非以嘉字發明柔字維則之則卽上章則字○

力字透出工夫人之威儀必是用力乃得不用力卽怠子曰不重
不威能用力方重○天子二句俗講云非一德之孚契何以順天
子之德心非一德之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此種皆是肉上生
皮皮上生殼蓋上數句正說德故云天子是若而使之賦明命也
玩是字極分明玩使字自相串是若非云順天子與萬民是若一
例賦一本職云毛詩作賦非以韻求之賦職皆可叶
三四章是保一本是弼云毛本作保非○出納王命太宰職王視
治朝則贊聽治是出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
政事而詔王廢置是納也此與龍作納言爲專職者不同納本作
內爰發如山東吏布詔百姓舉手加額願綏須臾死以觀德化初

興之政想當如此○與治同道曰若與亂同事曰否○明之是弊吏課功○明無不照哲無不通明哲只是道理了了天下事順理而行自然裁處不及其身身者理氣之會兼得焉上也苟不獲已與其全軀無寧全理山甫而遇宣王之君也使遇幽厲以及于難將不得爲保身乎哉然中庸引此以贊至德則是㝃于幾先聖人無炎地其理與數皆全者也晦翁云此語若不善讀必至揚雄孔光而後已

五六章茹如茹毛茹草之茹與漢書同○德輶二句是人言儀圖之言依擬謀索其人也愛莫助之既見同秉又見[illegible]懿句法深至七八章即一事分作三段又以僚友之情作一[illegible]節悠長氣象

容與蒸此詩入頭最重以下節節相穪非此二章[illegible]承載不住所謂如椽之筆也○出祖者祖之言始也謂始行也又徂也彭本作騤騤作駪駪鏘作將○按曰城彼東方又曰徂齊恐如往城于方屯守封藩皆是未必版築之役集註據毛公云蒸去薄姑而遷臨淄用蒸爲疑詞仲達疏以獻公當夷王時史遷以獻公當孝王時則所言獻公遷臨淄或未可信又按胡公在位九年卒子武公立九年當厲王出奔則十八年耳而本紀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則獻公之殺胡公當在厲王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此遷說之自違者○車徒之行如是其遠而山甫每以不及爲懷此[illegible]若之禮奉使者之法也永懷二字古人僚友間體之深而愛之篤故能深慰其衷卻是含蘊有味必不得已且就戀王一邊說或云即靡及之懷已失永字之旨

韓奕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按諸篇序皆曰美宣王實有見文公意不然之至謂此序尤淺陋無理恐亦輕駁蓋王室既衰天子且不能自有其國安能建國乎況周之北邊其患尤著中興樹藩美其能錫命宜也其詩規格整服首述禹甸以及來朝而受命受賜是二事故次章再本入朝言之其詳略有體也或以上是士服入見後是侯服入見泥禮文爲說耳三章叙餞送公事已畢方及娶妻蓋大事不兼舉春秋所譏

築王姬之館于外也既插嫁娶欲再入王命如何成篇須玩其[illegible]五章作法至六章仍歸本事賦之紆徐就裁如此

一章梁山屬陝西西安府在晉爲少梁惠王初都秦漢之夏陽縣也非乾州梁山彼在好時縣乃太王所踰者○倬韓詩晫○韓始封當在武王成王時至幽王之世滅于晉距此韓侯一再傳耳其裔韓萬事晉封于韓原後復分晉太史公以獻子厥最賢存趙氏孤爲陰德故宜有後愚觀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拓地千里夫由其地者尚追禹功而履其祚者不遡后稷之德可乎○朕命不易言朕厥章在必信必行更無反汗○榦之爲正蓋榦立則垣自正穆王以來荒服不至韓侯率屬以尊中朝當如此榦

矣
二章四牡二句見北邊良馬覲秋見也散亦通詞○介圭公桓圭
九寸侯信圭伯躬圭皆七寸子穀璧男蒲璧五寸執以朝覲宗遇
會同于王天子則執瑁以見之旣覲辨五瑞而復之乃賜以車馬
旗服有過者畱其圭能正行者還之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䇲以
介圭爲韓侯所貢如商頌大球書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淑
旂言繪之美綏者大綏也卽旂上所建之羽綴于幢爲貴賤之表
章明堂位綏謂大麾旌旗之屬王制注綏當爲緌有虞氏之旌旂
也鄭箋以爲登車之索彩絲所就故云章也未必是又曲禮武車
綏旌注綏垂舒之也又大夫則綏之注綏下也左傳交綏司馬法

从綏及論語綏之斯來皆取安義綏之解不同如此○蹏云金路
有鉤無鍚此鏤鍚蓋特賜之鍚从旦勿作易非說文鍚鞤本䡓○
淺毛色淺也爲虎皮者月令其虫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幭本
作幦禮記幦䄡禮䄡又作幎皆字異義同○厄者烏蠋屈金如之
从軛从扼皆佶曲爲阻之意人身曰恙曰厄皆虫名也
三章祖而餞餞而宿令倒言之屠蓋鎬京東北之地未詳其處或
以爲同州郃谷則太遠或謂卽杜陵則在鎬京南不當餞此也○
甫本作父○路乘亦本王錫上章不言于行時敘之故曰贈耳○
筍本作笋醢人云筍菹魚醢筍性甘無毒主消渴利水道益氣蹏
瘀呂覽云和之美者越駱之菌昔叚于木待客惟淪筍曰家貧山

居祇此一味○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正白生
噉之甘脆煮后苦酒漬之亦佳○且說文薦也几足有二橫一其
下地也○燕胥之燕亦樂也蓋君臣相得朋儕豈容成禮而返何
樂如之
四章取本作娶蛚指其妻言蓋汾王姊妹之女或以蹶父是汾王
婿當非○顧之婚禮有曲顧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
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蓋正其始則男先于女止而說又男下于女
也盈門卽蹶里之門或以爲京邸之門
五章相攸攸字有二讀一若條一若修集韻攸行也釋言攸所也
本與洇同解借爲所字用或从水作浟或从心作悠又从水心作

滺省作攸義並不遠孟子攸然左傳攸乎又鬱攸韓文壼攸西岳
碑神則有攸五行傳御于牀攸漢書傳序攸攸外寓泰嘉詩果獲
令攸支遁傳歲數囊攸蘇子由帷幕銘匪車匪舟亦可相攸詩序
攸同攸歸皆作所解至麀鹿攸伏書攸好德則攸是安樂之意蓋
所亦安也又齊獻王攸字大猷荀攸字公達鄧攸字伯道許攸字
子遠合數處觀之攸解備矣樂北音效與到叶○噳本作麌雅作
䖘蓋虎屬而悍者爾雅狻猊如虦貓則又似獅矣周書記武王之
狩虎二十有二得貓二○姞姓也風俗通殷時侯國一作吉潛夫
論云姞與鄄同而字異國名記鄄皇帝之宗見詩蓋指都人士之
尹吉此篇之韓姞也

六章燕之爲國在蠻貊閒作此詩時則燕當釐侯頃侯初康公爲
太保因周公旣没兼統陜以西諸侯而韓其屬國也故發師爲之
築城穆公營謝亦然非爲掌營築之事○以先祖五句上下各有
空文以互見之只意讀便了不必相牽受命是作并州牧○因
時百蠻王治州内因撫外夷下城池賦獻等統北國言之非止自
備其國也或云因俗爲政所謂疆以戎索就本文求之頗費力箋
因使之時其百蠻之國謂節度其動靜往來也蠻之爲文散則通
稱此以北國爲蠻匈奴傳亦云北蠻兩其字與上以字相應追僅
見于此他無考貊之言惡也東夷之種分居于北說文貉豸種師
古曰三韓之屬皆貉類○貔曰皮則豹羆皆蒙此文貔本作豼豹
類一名白狐其子名㲉一名執夷書云如虎如貔于商郊曲禮曰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赤豹毛赤而玄文如綫豹隱霧南山七日
不食欲以澤其文彩

江漢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詩說召穆公
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
召穆公姬姓康公十六世孫初國人謗厲王穆公諫曰民不堪命
矣王監謗道路以目公又諫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王
奔彘國人圍穆公家求太子公曰昔我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
也今殺太子王其雠我乎夫事君者險而不雠懟怨而不怒況事

王乎遂以己子代焉按程嬰杵臼以他孩代趙朔孤稱義千古況
以己子代乎況宣王長于穆公家而朝夕事誨乎又況公之戮力
共和且經營天下見于江漢等篇者乎
淮夷淮南北皆有夷也其姓名經傳無文○白虎通夷蹲也言無禮
儀續博物志夷者觝也萬物抵地而出故柔順好生異于蠻貊昔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九種畎方黃白赤玄風陽于率皆土著喜
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夷也夏太康
失德始畔后發即位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桀時内侵商湯定之仲
丁時藍夷爲寇武乙而后夷浸盛分遷淮岱漸居中原周初同三
監畔後又同奄國畔伯禽就封又同徐戎畔厲王時入寇虢仲征
之不克至是始討平之春秋時鄫杞諸國皆爲淮夷所病後越遷
瑯琊遂世爲中國患矣周興西北去江漢最遠故此夷難服從化
則後孚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南方用力尤多險遠定則天下安
此江漢常武爲宣王大雅之終事與
一二章江漢合流在武昌漢陽閒去淮夷絕遠故東萊疑是會江
漢之師以伐之然彭蠡旣滙而東合者復分至海口復合況今二
水浸亡古道自周京來其必循江漢者多矣且下云江漢之滸明
是江漢之旁有夷非但征于淮夷本境也若水陸並進之說尤失
考○滔滔洸洸皆借水以言武夫則滔滔者衆不絕也洸洸鹽鐵論
作潢○求問渠魁也鋪舊注病也曰經營則非僅屈其力亦非止

運一時之籌矣經營四方淮夷卽四方耳卽說經營淮夷之四方
則亦四方耳若說征一方所以安四方便滯○告成箋克則傳遽
告之○庶定之詞幸其僅然非以外攘爲足恃也
三章首句系上事起下之詞只以意讀過舊云宣王于水上命師
似鑿求匪疚匪棘蓋徹則侵紊者見病繹騷者見亟仲達以爲王
命召虎當優寬爲政勿以兵病民勿急切操之但使來受治法之
中而已極柱頭也是至平至正一定不可移之處
四章此又命其安輯江漢之民來旬徧巡于江漢之間也來宣使
政教昭布于民也康公旬宣之績亦在江漢間居多三代令主不
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盤庚亦得此意易未濟六五之

光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三年有賞于大國此詩所爲懋嘉特
至與○來旬來宣蘇眉山云南方既平王命召虎來歸于京使遍
治布命仍理舊職因勸錫之○旬十日也干之一周故訓徧肇韓
詩長也○戎大也觀頌烈文則訓汝爲非
五章連上大都以王命櫽括成文若實作策書便有礙處○諸侯
有德至九錫爲秬鬯美其孝道備也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者資
鬯于天子潘勗文以君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
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圭瓚圭柄之瓚也上公亦止半圭
之璋瓚受賜方得用圭○秬爲和氣所生釀成使其氣陽達于墻
屋入于淵泉故爲鬯也按秬穀名鬱草名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

者今考書傳無稱香草爲鬯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芭士
兼庶人艾中候云鬯草生郊要非以鬯爲鬱金也召公賜于天子
自然用鬱但說者毋混秬鬯爲鬱鬯則非○卣本作攸中尊也考
鬱人鬯當實彝此及尚書左傳皆在卣者祭時注彝賜時卣盛之
○于周受命是禮制如此若曰賞非于一人之私也固文武儀賜
之也說寵異便稱氣自召祖命言今日是似之功由召祖命之若
曰功非召虎之功也是乃祖明訓之所遺也朱註此句亦費解且
既往周受命卽是康公受命之所不消又說矣
六章虎拜句重宣上文總是拜天子之恩耳時說以上爲拜于周
廟下爲拜于召廟不知何據對則不墜其命揚則不隱其命作召

公考考亭初注云當關之後本既訓考爲成又曰考其成句法難
矣玩本文只是作召公之成箋作爲也詳註則作召公三字是作
康公之廟器考字是勒王策命之詞如此則成字又難正訓考字
不得不言考其成實添設費力想只據古器物銘遂強解之坦叔
曰考古訓成成者毀之對召公立大勳于周倘後裔不能繼則前
業毀矣故虎于對揚時勉期爲召公之成而又祝天子萬壽也蘇
氏曰王用召祖命虎亦作召公所以成禮之意以對揚休命明明
天子而下雖起召爽而告君不是過矣○禮記注矢作弛言施也
洽作協四國作四德

常武

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詩說宣王
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
朱子謂常武名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
可所以美而又戒也曾謂常武者正以文德爲武其武始常耳玩
末章自見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爲王實親行晦
翁王鄭說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徐嬴姓
子爵出自伯翳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其後俗流于夷國在
泗州下邳周初同商奄畔伯禽撫封復冠東郊爲作費誓穆王荒
遊徐僭稱偃王行仁政除刑爭贄玉帛死生之物者三十六國後
然有朝諸侯涖中國之志穆王連楚伐之偃王走死至宣王興而

繹騷于南者又徐也嗣後寖弱或伐或盟猶相望于春秋吳子防
山以水之而章禹失國至秦始皇逐出之然能爲難于西周盛時
其雄悍可知雖曰征淮北之夷實徐夷大而淮夷小淮夷即服屬
于徐而爲患于淮之南北者春秋昭四年會于申有徐子又有淮
夷後漢東夷傳言徐率九夷以伐宗周則淮夷之附徐久矣中
曰南國曰徐土曰徐方兼徐淮言之曰徐國特言徐戎也其曰率
淮浦省徐土是循淮至徐非渡淮而下渡則是淮南之夷矣後復
曰鋪敦淮濆者因淮之源出豫界至揚徐間始洪則自豫至徐皆
有淮鎬京在豫之西兵欲至徐必取道于豫故前之率淮浦者就
經歷之濆言後之鋪淮濆者就徐州之濆言也非止一處明已

一章赫赫明明後赫赫業業總形容王者之武丕暢旁昭允塞包
是其實也然讀撻彼殷武之言則質文亦見赫本作爀○命大將
則總其綱命副將則詳其目至六師又各有將中軍尊故親命之
○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卿士其都總也太師而下謂之三公皇
父既爲卿士又稱太師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爾○皇父卿士
十月之交刺之若爲厲王則在此之前若幽王則在此之後非一
人卽父子也豈皇氏父字得世稱與○敬則好謀戒則豫防
二章吉甫時爲卿亦兼內史內史之職凡命諸侯及卿孤大夫則
策命之○程西都畿內邑卽故客地伯翳楚語重黎氏世叙天地
休父其後也宣王時失其官爲司馬氏明道行狀云喬伯爲周大

司馬封于程疑喬名而休字按此特勅之疑休父前者未爲此官
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左右陳行按諸侯三軍分爲左右中六軍
亦當分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王伐鄭王爲中軍
號公將右周公將左是其証也○浦猶濆也水厓也省者察其首
亂留如孔明平孟獲議者謂當宿兵以防之處如王全斌平蜀而
師遷延不還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遲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
有也所爲戒留處也○三農周禮注謂上原下隰平地古者兵出
于農故也或指南國之人或指王國之人要之王者天下爲家是
二者皆有就緒之云卽說到彊理來極亦可按三事見于十月之
交雨無正袁仁毛詩或問云首言王命卿士太師次命程伯皆公

卿之人欲其早救南方歸就職業不至曠官耳

三章言王在道時已制敵而奪其魄舒者依軍法日行三十里保作者相衛而行如左右不離前後交應是也若又訓安與舒一義矣末數句反覆形容深見其讐懾非疊言成文之例

四章如震如雷之震如怒如霆之怒毛詩疏云一本作而震而怒古而如通也此于本句則得矣上章兩如字難安○虓者虎力無所施則有時自決起牙爪怒張如獅子提象捉兔皆用全力戲卽試其武猛熊羆之屬喜自擲壯士聞雞勞人運甓皆此意以言將卒之勇發于忠義非待激使然○鋪敦韓詩敷敦本又作敦彼○仍因也相仍則見多本作扔集註亦照扔字解猶俗所謂探囊取物耳亦改字截彼二句蘇氏以倒文解之最得詩體

五章詩言文武之兵多矣絕不及分合奇正也中興之兵幾似陰符韜鈐家所爲者蓋聖人之兵尚德賢人之兵尚威德服者其詞典威克者其詞夸春秋戰國之運不數十年而啓焉○迅如飛摯如翰翰則鳥翮之豪俊者緜如江大如漢緜緜翰翰詩民民

六章王猶本平日言三公司馬制謀克敵則有之豈能格其心使來嚮化而同一統哉故以爲天子之功宣王憤揮天戈北伐西征威加南荊獨徐方未服今焉來同則四方平矣嗣後來庭不回旋師太平矣乃玻歸而後然晏安王猶復頻亦狃此一念耳亂卽生于治而大壞之詩繼之夷夏之勢有常乎哉

瞻卬

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按板之篇序稱凡伯作在厲王末詩既云老夫今幽王大壞時又七十餘年決非一人衛家父芮伯也○詩說尹伯奇見幽王寵褒姒任奄人憂亂而作

一章按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云孔塡不寧則其詩尤在後矣○蟊則相延而食害則不意而取俱借言以形其惡蟊本作蛑

二章女汝王也○古只有辠字自秦始皇嫌其近皇遂出己意改作罪字謂网其爲非者經書皆沿之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然今罪字上从四并非秦舊卽辠字古文天屈西北爲无今惟易可據他書並失

三章毛詩以首二句屬上章○成傾二語千古勸戒之言夫謀之而失丈夫亦可傾城宰嚭秦檜何代無之然其人亦明知誤國未可爲哲咎也謀之而得雖婦人亦可成城然如大姜大姒古來有幾況皆以哲夫王之故婦人無貴乎稱哲也○懿指懿之者孔疏噫同哲漢書悊○梟流離也不孝之鳥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冬至斬其首挂于枝上故字从木漢令東郡送梟于五月五日作羹賜百官其遺意也說者因謂其肉能已妬或云此鳥食母則母御木上聽其食盡而頭自懸故斬人亦曰梟首○鴟別有三種茅鴟怪鴟鴟鴞此正是狂鴟耳○長舌厲階與書牝雞之戒正同幽王之厲褒姒舉高明而近頑童身厲也黜聘后而廢太子家厲

也小人盛而刑獄繁國厲也諸侯畔而四夷侵天下厲也日月蝕
而山川移天地厲也凡此諸厲由婦之一舌爲階小雅曰赫赫宗
周褒姒滅之而不言其所以滅然則滅周者此舌耶逸詩毋用婦
言王戎云婦人之言愼不可聽○寺人少小給使晨昏侍奉庸君
不睹其害英主不索其瘢顧問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
其人賢處宮掖頗曉女事或乃曲探主意貌厚藏奸機警先人飾
巧亂實遂有不屑防或不忍防以致不能防者若孌巴張承業及
我明金瑛者有幾人哉隋文帝言閹之猛者物不能害反爲毛
閭虫所損食耳
四章鞫者以言餂之以不言餂之殫極巳之機心探盡人之隱念

然後可以惟我所用非止以辨窮人使之緘塞而巳枝說文伎譖
本作僭譖者必造僞之言故箋以不信解之非正訓也不極與罔
極同總是失其中朱註解罔極二字毋失確蓋泥昊天罔極之
云耳○君子求義不求利婦人治內不治外其義一也亂世則君
子身爲賈利必曰三倍者以三才之數數之小成非三不足以濟
其貪古人凡事以三爲節如三月爲季三人爲衆三十爲壯即辭
讓至三亦終讓也
五章何以二字正是責之之辭非令自忘也朱註信用婦人句以
解經則爲扼要若謂此語在詩人意中口中者都未是云在意中
則上章說甚云在口中巳是不消說矣○介狄謂被甲之狄其後

犬戎實驗初幽王爲太室之盟而戎狄巳畔且夷狄陰黷自古躭
女謁者多召夷禍語亦云賭近盜奸近殺蓋蠱惑者侈敗之端侈
敗者朘酷之端至于朘酷而兵形成矣兵之所兆夷狄乘虛而至
矣狄說文逖○忌字最盡庸人之病大抵無道之主不忌所當忌
惟忌忠臣義士所以不亡不止今如富貴之人多忌疾病之人多
忌危亂之人多忌然禍皆生于所忌忌之一言果何益哉夫不祥
而用弔庶或可矣○不弔不祥舊以爲不見弔于天不徼祥于神
威儀不類所謂望之不似人君也威儀隨處有宜故曰類○云亡
殄瘁二語可謂鍼徹膏肓國有賢如人身之有神氣神氣竭則身
必喪賢才空則斯民之脉絡榮衛不復菀潤矣謂之殄瘁宜也瘁

漢書顇
六章降罔以取有罪謂天欲取王也優則恢恢而自不漏幾則蹙
蹙而將安逃先優而幾其數然也譴告不悟遂禍及其身幾猶楊
子云幾幾乎莫之能違也
七章寧自今者有蚤知也史蘇占女狄之亂晉方成歎禍水之威
火此其類也不自二句正月爲求脫不獲之詞此爲求挽不能之
詞

召旻

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詩說
幽王遷刑人近頑童巧用讒慝諸侯携貳戎狄內侵飢饉因之國

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
首章稱旻天末章稱召公故合以名篇見永命祈天必得大賢之
臣序自首句外蓋衍說矣大雅幽王二篇一則曰無忝皇祖一則
曰不尚有舊惓惓于法祖用賢而于人亡尤三致意觀此末章則
欲法祖者亦惟用賢耳夫周公爲風之首召公爲雅之終豈非化
之盛衰關于二公耶至于亂極思治之理猶下泉之終變風而起
函雅也幽王去中興未遠舊臣故老尚有可憑惜其自暴自棄而
巨族名才遂番然一變與同亂而無與同休亦世運之一奇也其
刺詩如直舉尹氏皇父等初無所諱至此惟曰蟊賊曰昏椓曰皐
訿斥其罪狀不著其名豈當時號石父蔡公之徒聲威鉗格復如

厲王之防口與○此篇設語全似尚書
一二章古之說詩者類以昊天旻天上帝斥時王最爲陋見然菀
柳之上帝不得不指君而此詩首既曰旻天次句復稱天則上句
亦可商也○曰罪罟則禍機四布無不在其中然惟有內訌靡共
之人肆其回遹致潰潰然延極于外所以無不被其灾也或以罪
罟卽下數句便是其說亦順而罪罟二字終未分曉蟊賊害稼暗
行侵蝕內訌者亦私自爭訟相陷潰者水四出也故亂之甚者爲
潰亂怒之甚者爲潰怒茂之甚者爲潰茂其義未嘗不一也此潰
潰言其邪僻潰然溢出是亂意而非正訓爲亂靖夷句蘇氏云安
然夷滅人國

三四章皐之義爲緩我位之我不必詩人自謂詩中此類亦多○
不潰茂者舉凡草而言苴者舉其獨棲于槁者言葉將墮及水中
漂苴得稱苴非草名棲亦不必定在木上○按先鄭司農論詩云
諸言如者亦比也紫陽註詩于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比矣而如彼
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又以爲興何耶
五章玆或以地言今之疚不如此地之甚卽四方有羨我獨居憂
之意疚本作究○按九章法粟率五十得糲三十粺二十七糳二
十四侍御二十一○兄之言大也職兄斯引言不自替者專恣蔓
爲惡也下云溥斯害矣職兄斯弘其義甚明又云不裁我躬言小
人自謂無害不計禍民以及其國也此古說者皆然第古字多假

借只兄字或作況或作怳毛傳云況玆也朱註則從愴怳之義安
得起作者而定之引自直說弘就廣說
六章或問疑是比體蓋以頻爲外喻小人中爲內喻后宮朱子曰
從比爲是然註仍作賦者朱子嘗云看詩不須着意去註解只平
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弄久之又云莫先將賦比
興來攔截人最好曾又反覆此章疊三不字相聯有情言王任小
人而溥斯害矣乃云不裁及躬有是理哉○張揖字詁頻今瀕則
古作瀕字用矣一本矉
七章先王謂武王若康公在文王時尚未用也不尚有舊祗云有
之其傷悼之至言已盡而意無窮 卷終

詩經胡傳十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註　　男昺生挍

論頌古容字

按陳休齋云頌者所以告神明春秋而下則失之如曾直以鬼神之事加諸生人余謂此說不然蓋頌以頌其成功但使實有是德可表于生人斯可告于鬼神矣故周頌有非告神者遷史所云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是也特其體嚴其聲有節惟以陳摧勳德屏絕瑣言自與風雅有辨吳公子聆其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是可以知頌矣公羊高曰什一而稅頌聲作班固曰成康沒頌聲寢後代如管仲有國頌屈原有橘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賢臣頌唐有磨崖中興頌他如揚雄之頌趙充國陸機之頌漢功臣韓愈之頌伯夷鄭人頌子產之不毀鄉挍禮記載張老之言君子稱其善頌亦猶是也作者不無濫觴而文字之體要不可廢今即三頌論之殷惟陳先王之德周兼美今王之功魯則頌禱時君之福是遞降也其中不足者其外有餘魯固無論已若周之為頌每和柔繁縟將以馴擾天下之人即黎之于書其委曲而多數者舉皆周也至夫商人氣必駿發詞必簡厲樂記曰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

屢斷文章關乎風運周公以尊親慈美之道休天下其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其敝也如痿痺之人四支不舉而元神未盡猶獲長年商人以其嚴肅不厭之氣自勝于天下故其後也如綱解紐絕一散而難復收周中興雖止一宣乃遽替而終衍商則中衰而五奮至受曆不及周夫亦即其告成之作有可知者矣彼魯之後六國而亡亦周公之政也其道固猶此耶

周頌

孔穎達云五祀之祭頌無其歌以德未盛也圜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故無詞五方之帝與六宗所配之人不異于郊故不為之頌凡頌皆祭畢歌之

清廟

序曰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昔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蓋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覲揚先烈至成邑于洛四方民大和會然後即人心以歌先德焉其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首安成劉氏以為新邑竝祀文武惟言文者統于尊也恐未是集註引書大傳樂記二說最可想見詩人之意試即本文從容涵泳低迴贊歎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而森嚴殺越之象于不可容言之中有洋洋莫揜者矣

穆字淸字只就新廟言其森邃而嚴靜或云淸天德也文王象焉
故曰淸廟豈作廟安名耶○廟之言貌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
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復廟重簷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
屛天子之廟飾也祭法王立七廟諸侯五廟皆一壇一墠按周之
太廟后稷始爲諸侯之廟也二世室文武始爲天子之廟也鄭玄
以爲先公之遷主皆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皆藏于文武之
廟（若然則有三祧何祭法止云二祧盧植云二祧謂文武）其後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
祧者藏于武世室其藏于后稷之廟也則列于南北牖下大祫則
出太祖于堂牖間南向而先公昭西向穆東向合祭焉其藏于文
王之廟也先王穆則列于南牖下藏于武王之廟也先王昭則列

于北牖下大祫則出文王神主于堂南向而先王群穆皆東向受
祭焉時祫亦然洛誥所謂烝祭者是也凡藏祧祭于戶外西牖下
有石函曰宗祏其尸則稷尸一公之昭穆尸各一文王尸一穆尸
共一武王尸一昭尸共一（或云共一牲耳非共一尸）又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
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人祖后稷而宗文武則七
廟按虞書禋于六宗晉張髦云六宗者三昭三穆并太祖爲七是
虞有七廟矣伊尹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殷有七廟矣自穀梁
傳石渠論白虎通暨韋玄成等四十八人議皆云七廟者據周而
言豈非儒先之訓群和或失之○助祭之臣顧命召公率西方諸
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此時則周公率東耳五等四夷莫不咸在下

追庖犧之賤亦皆有孚顒若第言顯相多士之敬則成王穆穆之
容自見○濟濟對肅雝猶云濟濟辟王駿奔者布武而行也駿禮
注遂○末二句深長不盡然其味只在首用於字末用於斯二字
按三百篇皆于齊詩著及九罭白駒用於此亦以於字代之其音
悠徐不迫蓋于字有力故可訓往也

維天之命

序太平告文王也

序推作詩之意所以爲序也文公謂詩中未見告太平按昔孟仲
子初與孟子同受業子思嘗著書論詩毛公述之其說此詩云大
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然則序之傳必有所自文公直就

詩爲斷耳○周之承天莫大于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周家所
制總是文王之心故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天與文王
對待立言不着擬議此詩格也子思曰純亦不已此詩理也讀者
拈定此理則接下文便滯命就天之予物者言其義自足不顯亦
就及于天下后世者言之○不已孟仲子作不似○下四句蓋言
文王之德甚大我其順德之行曾孫又當世守以篤其麻也玩詩
氣二句爲節駿惠正是篤之古文倒法毋然朱註却說文王之神
添出纒擾篇中明有德字○假以溢我集註據左傳改之毛氏假
嘉也蘇氏假大也溢我箋以爲饒衍及我惟溢故貴其收說文廣
韻作誐以謐我

維清

序奏象舞也○詩說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武之詩

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按象武者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以管奏之故象文王之舞者爲象箾南籥季札見其舞曰美哉猶有憾是也禮文王世子仲尼燕居明堂位祭統等篇皆言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葢言象武王之舞卽大武是也獨斷亦云然然則文武之樂皆得有象皆有舞此詩主文王言之故先儒稱象爲文王之樂欲舞象先歌維清不必詩中有此意○言今日得以致清明者由文王之典也朱註所當似非詩氣○唐虞二典以後雖大禹祗稱謨維清我將皆言文王之典五子之歌亦曰明明我祖有典有則此

臣子推尊之詞○周禮祭天爲禋故嚴氏云文王肇此禋也呂氏云宗祀文王配上帝也張橫渠云肇禋謂始祭文王也○迄用之用作虗字與迄用康年載用有嗣句法正同○武王周公之時其爲休祥多矣獨以文典爲禎有天下者含言法祖而別稱祥符徒欺人耳

烈文

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朱子謂篇中未見卽政意然序亦推本作詩之故葢卽政必以朝享之禮告于群廟詩係告諸侯是卽政矣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此詩其在此時與古今諸儒皆云周公攝天子位

考之詩書殊不然序言卽政可謂度越所見

首四句與烈祖全相似乃其辭有古今之別○烈字正贊文字錫福報功俱以被子孫爲極○諸侯人衆儉奢不同故兩勅之然二者奬亦相須崇者增其爵土也卽就在廟言葢慶讓行于廟也無競四句卽指前王非槪論抑詩用之爲自責此爲勉人彼意在專修此意在廣化前王不忘卽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蘇轍全講成王呼辟公而告以祖考之命因在廟故稱祉福也言能奉順王室則爾子孫亦安矣無封閉侯靡則王寵異之矣能念汝祖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任賢修德則是訓是刑矣此五者先王所以爲政不可忘也按此詩諸家說者似用巳意牽合照朱子

則篇首驚太偏宂

天作

序祀先王先公也○詩說周祭岐山配以太王文王之詩

據序則先公幷祭然不頌其德可乎據說則祭山有詩矣要未見確考序不以爲祭文王者以詩不及王季也若三王同祭頌季之父頌季之子而闕季不言豈所安耶故只爲祭太王

自有天地卽有此山不知閱幾帝王矣然二千年之王氣自太王始開其作之固由乎天其保之則係乎人其與天同功者惟太王而與太王同治者則文王然慰太王之心者旣有文王而使太王之心常慰者又在子孫也雖然太王以一岐山而有天下後世子

孫以天下而不能保一岐山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天作高山一
句可該昊矣一章太王荒之一句可該作屏一章○治荒之謂荒
猶治亂謂亂康之句正是子孫能保榛子○漢朱輔引詩作彼徂
者岐注引韓詩傳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歸文王者皆曰岐有
易道可往歸矣言仁人之道佼易故岐道險僻而人不難毛詩亦
作徂皆矣字絶句考亭據東南夷傳以岐字屬上又據薛君章句
險僻之言韓文彼岐有岨因改徂從岨然可入註似不應改

昊天有成命 此詩章八句宥密二字另讀

序郊祀天地也○詩說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按祭祀天地其禮多矣說者以此爲南郊祭感生之帝北郊祭神

州之祇鄭北海云此所謂禘嚳祀昊天于圜丘而以嚳配之勝翁
訂此詩以爲首言天者止一句次言文武者亦止一句而于成王
則詳數句故上據叔向定爲祀成王旁采歐陽之說以成王卽誦
而非成此王業之謂今考賈誼新書亦同國語揚雄曰康王之時
頌夸作于下其指此與蓋成王恐未能盡其心量如此
天命也二后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靖也總是一節無兩事天
有成命須是完全此命二后受之則是能容載着落得成王無一
時之懈惟務築築之以承藉天命未嘗臨之所謂宥也未嘗棘之
所謂密也宥密卽從安天下見故以於字歎美其緝熙而厥心單
矣又用肆字言其能靖總之一心上合乎天下包民物渾乎大哉

此心盡時天地民物已自照到眞無媿于天之成命所以爲成王
也謚法制于周公于其祀成王者可以識其義矣禮容篇使四海
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基本作其密賈誼作謚單
國語亶

我將

序祀文王于明堂也

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
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
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配王氏以祖宗爲不
毁之廟然祖宗之號非所施于明堂集註宗祀雖本孝經亦贊矣

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西南王皆西坐東向牲用全烝簠簋之器
罔俎之實其薦用孰祭天于屋下而推父爲配周公以義起之非
古也按明堂之禮爲告朔爲迎氣皆配以文武牲用特今有兼牲
故知爲大享五帝必用其方五色之牲也至于祭之日月則未有
據又周公以后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諸儒持此二義
紛紛莫決

此詩雖祀文王也天爲主矣曰維天其右我乎庶幾托于文王或
可致之故曰我今用文典以安天下天所報者惟文王其亦旣右
享我哉天之難致也如是敢不夙夜保之集註東萊之說亦是纒
擾○右本作佑下同古人以右爲尊如云位在其右猶出其右周

禮有享右祭祀之文詩中如一朝右之旣右烈考皆有尊義如云在牛羊之右則右享難通豈有文與帝竝列者哉儀式刑之式正義訓用小註無所不法非是

時邁

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詩說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

武王初定天下巡于方岳所作告至之樂歌其後時巡者或皆用之書之武成與此相表裏上稽堯十二載一巡舜五載一巡周復十二載一巡堯事簡也舜勤民也周世文不能煩也巡必始于東方而南而西而北岳必先岱言萬物相代于東方也此詩在後世

有二失巡狩之事誤爲封禪偃武之事誤爲銷兵蓋其言戢橐春叙天下平定之象耳若夫克詰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命方伯以征攘何嘗廢哉○其字允字是文法不必滯疑信意薄言字亦非畧震意○有天下者祭百神山川不能偏祭故所巡之方就其最高大之處具位秩次以祭置茅蕝設表望爲之招也喬河嶽以統岳瀆之屬爾雅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柔本作濡喬作嶠嶽作岳○明昭言新政也式序諸儒謂孟子載巡狩之事有慶有讓王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之罰有功德者有加地進律之賞按此正震疊中事此序字宜就朝會言如書周公左召公右爵五土三不亂等位○祭公謀父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

則玩玩則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云云○肆于時夏古之肆字者予欲予欲(見師卷宋則說)矢欲入干欲立戈欲倒以至旂旌纓劍爲衣寫意微矣○懿德書稱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之謂蘇氏云求懿德之人布于諸夏亦自洒然○肆夏之夏樂章名言歌之大者也肆夏招夏納夏之外又有王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總爲九夏疑皆詩篇名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然以部夏爲執競而執競無夏文晦翁又訂執競爲昭王後詩則與左傳國語之注未知孰得失也

執競

序祀武王也○詩說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

以成康爲誦釗而攺序說出歐陽修優于舊解矣但周家宗武王武有世室則有專祭若幷祭成康豈百世不遷之廟凡有功德者皆祔其王以配之之說與范鎮又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今觀文勢叙成康特詳豈昭王以後合祭成康如歲祭文武與總無確據且先儒之說至共王時武有世室如劉歆則孝王立武世室朱子從劉說是昭王以下歷穆共懿孝四王始宗武矣恐未必然此註以爲祭三王天作序以爲竝祭三代皆當再詳者也

執競者聖人雖無爭天下之心而其纘緒之心亦不後於武王承肅將之志十有三年遂一怒而安天下眷勇非一日其所執可知

已後儒徒知爲武避嫌說作聖學之功與下句截然成兩斤斤其明亦王四方治功言德業無兩事漠然言心古人不然斤斤或言如權之稱物或言如斧之斷物皆詁字之例○樂之大者難于和小者難于集喤喤將將見三后功德被諸其中意反復也言以類報也○競或作僨說文喤作鍠筦本作管將將作鏘漢書蹩

思文

序后稷配天也

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聖人之德自其苞諸中流于外昭于天下被于萬世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命孔子之文章皆盛德之至也夫服田力穡而有天下生民及于制禮思文及于明倫其爲

文不亦大哉○洚水之後黎民阻飢無以自遂其生立者使得遂生也不作粒而義自存緣書云烝民乃粒故非改字之例莫非爾極卽乃粒便是德非謂以德格天而神降嘉種亦非俟陳爨而後爲德也○上古之時天雨粟神農種之其麥俟后稷始別麥秋最先接青黃之時又占一歲之稔故其育民之德爲徧且至夫育民之功有此疆彼界所以善其育也至人民育而教化興則封域不足限而盡中國咸樂其性天矣然五典五惇不陳于夷狄豈非天地之憾而聖人有所不能也哉○來味甘牟味鹹古者三月祈麥之蹉孟夏登麥天子以彘嘗之春秋于他穀不書無麥則書西畓以麥熟爲歲首○漢書作飴我釐麰韓詩貽我嘉麰文選注同據

此則來牟似一物來本作麳

臣工

序諸侯助祭遣于廟也○詩說祭先農之詩

按周禮特設農官又于在廟特命農官重其事也先王深知生民之仁起于菽粟故農事嘗首天下之政周官一書三致意焉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稑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䘏懸其法式行其秩叙又三歲大比以與其治田之旿如興士焉或誅或賞或升或廢及其朝巡慶則始于土地之辟罰則始于田野之荒葢周以農事開國是天子一農也姬公自居明農是宰相一農也其他臣工可知孟子紀周之爵祿準以上中下之農夫則

五等之國皆農也故當時如風之七月臣戒其君頌之臣工君戒其臣舉不外此晦菴直以爲戒農官可謂識其本義矣但此詩南言嗟嗟似序說尤爲穩備葢于其春朝而合勑之首嗟臣工謂百職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次嗟保介謂田功尤不可以不敬也周家當明備之初立法至悉循之則治悖之則亂故凡事宜咨度奉行況民事至重爾農官時屆春暮所求者何事乎爾之墾田如何於皇哉此來麰將受賜于明昭之上帝則康年又將至矣其速具爾器奄忽之間復見刈穫今可解時哉獨斷亦同小序云釐笅理也理爾成謂總考其成堯典允釐之義亦然洛本嘆詞古人于事之大且艱者先嘆以發其端用來字詩中通例如來思來

孝。不必定。云來此。王朝也。○準秋官司儀。諸侯朝天子。惟上相入廟。此得並勑保介者。所謂天子有不純臣之義。呼其職是事者。以序之也。呂氏春秋。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叅保介之御間。躬耕籍田。注云。保介。車右也。保猶衣也。介。甲也。使勇士衣甲居右也。故通解云。保介爲籍田而設。高誘注。保介。副也。集註增爲農官之副。則何不勑其正。且以何者爲農官之正乎。今按。介有副意。以其助王耕籍。故也。處車之右。披甲執兵。以衛非常。所由稱保與。○周禮田有歲易新畬之田。用力尤難。故問以該之。○錢。所以耕。鎛。所以耘。銍。所以穫。錢之言剗也。能有所穿削也。鎛之言薄也。迫地去草也。其柄長尺。其鎒六寸。所以入苗間。周禮攻金之工。段氏爲鎛器。世

本云。垂作銚鎒。

噫嘻

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詩說。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此序及前篇之序。雖無確據。晦翁直云序誤。亦屬懸斷。詩非祭祀所用。或在廟在郊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均未可知。況舊以此爲郊頌。則其列于頌宜矣。讀之。見其君臣上下。比里同溝之衆。渾乎一心。

朱子初註。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後易之時。講于播穀下。提一句云。夫播必先耕也。在古文叙述自明。此類正不必又云爾。既爲農官。則田皆爾之私。而耕皆爾之事也。此將三爾字。盡指農官。出小注輔氏。蓋下之奉上。必先其公而上之告下。第言其私。恐鄉遂都鄙。總戒以此詩。○古者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部以及部。且徧天下。非只命一職也。一井之田。一方三百步爲一里。一夫百畝。畝百步。百畝之田。縱橫各百步。積之得萬步。以三百步爲里之法約之。得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然則定以爲鄉遂司稼無公田者。亦拘矣。○發者。以鍬鉏擊伐。使土起也。耕法。耜廣五寸。雙耜並發。方及地廣。故須二人合耦。如沮溺耦耕。蓋春秋時。猶用古法。○駿。本作浚。

振鷺

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禹之後爲東樓公。封杞。詩若在武王時。則殷循武庚也。初武庚修其政令。人說之。疑當在廟時獻助祭而歌。或疑爲微子來朝。始至而燕勞焉。工人所奏之樂歌也。韓詩薛君傳。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其說與序異矣。

首二句。言所處適也。亦有斯容。言其容之適。則心之適可知。按鷺步水間。好自低昂。故號舂鉏。其飛必廻舞始集。況二王之後。翛然不群。宜如是已。○西雝。先儒多云辟雍在西郊。李氏曰。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其來周也。自西徂東。故曰西雝。○其在于彼也。在于此也。二在字活。輔廣以彼此指杞宋及周。無惡者。彼心公

也無射者此心厚也此與集註陳氏同語似迫切不洪然聖人忠直之心書所謂俾我有周無斁實無所避末二句真愛人以德

豐年 此詩八句首二字另讀

序秋冬報也

朱子謂序誤而定本仍用小序然就經文未嘗如甫田有以社以方載芟有邦家胡考據云序誤似當爲年穀始登而薦于宗廟之樂歌蓋烝嘗通用也

稌即秔也廩本屋名王倉說文向字韓詩陳穀曰秭非是一本作數爾雅注十億爲秭是兆也若數億至億即天子百萬井之田以把起數亦不能如此之多葢公田百萬畝畝收一石八斗爲米九斗總

得米九十萬石成數爲百萬是及秭耳雖王者通天下然言高廩廩所以藏米者何太侈耶看書戒過泥但罔罔不可不察○爲酒三酒爲醴五醴洽本作祫百禮灌將妥侑諸節○既以爲報賽則降福孔皆王方蜡言集註神字自明或謂祖妣降福未是然觀皆字則百禮推至養賢寧老等亦可

有瞽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王者始與未遑制作先取前代之樂與巳同者假以風化臣民及天下大同因自作樂古者舞六樂于宗廟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巳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廣德也孔子于武王之孝曰

奏其樂蓋今日之樂即先祖之樂也想當時特行大祫之禮群廟及毀廟之主皆升食于太祖之廟使先公先王無不咸聽其始既驗人心然後有作追作巳定復求驗于神鬼耳

有瞽者始有首自爲句與虞叶次句起下文蓋爲設器而發設雖有人而以屬瞽者無不可也瞶者神在目故司眡而掌火瞭者神在耳故司聽而掌音無棄人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各有眡瞭相之命其賢者爲太師少師瞽本作鼓○按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樂器八百般至周時改用宫商角徵羽製五音減樂器存五百般○設樹等皆儀度乍新業之制既刻又畫之施紘于上以爲懸虡之言舉也從立兩傍以舉栒

也其足作獸象賈誼栒虡賦牧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雕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傅玄朝會賦猛虡化其高驤樹羽俸以紛華相如長楊賦建碣磍之虡張衡西京賦猛虡趪趪○牙即業之上齒夏于大板上刻爲龍殷又于龍上刻之爲牙其形卷然而崇以便繫也周又置羽于上角畫繒爲翣戴以璧極其文矣○應田鞉磬柷圉皆樸素之音也所謂德音之器舉簫管以該竽瑟等華美之音本之以質而後賁之以文于是干戚旄翟以舞之應田以引樂鼓以節樂鞉以統樂磬以收樂柷以起樂圉以止樂簫管以間樂○應陳于大鼓之側先擊朔始也鼙次擊應後伐大鼓則此爲居中相應○田之爲鼓經傳皆無惟見于此或小或大有未可

知○縣鼓懸之簨虡也鼓無當于五聲而五聲不得不和故鼓之
鞉獨多蓋震音煩氣萬物憤懣如雷斯動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
氣神明報應天地佑之周禮六鼓以路鼓鼓鬼享則此乃路鼓四
面鼓也其木身名皐陶若應田之懸與否無以定之○鞉路鞉本
亦作鼗鼗之言導樂世紀云帝嚳命倕作鞉上應卯星以通王道
大禹訑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鞉爾雅大鞉謂之麻小謂之料○磬
之言罄也聲罄罄然堅緻也小華鳥危之山多磬石惟泗濱所貢
浮磬爲適陰陽之宜蘷云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孟
玉振卽此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鐘磬之音動以千
里顥項有沉明之磬鴻毛一拂聲振萬里○柷椌也圉揭也柷方

二尺四寸陰也圉二十七齟齬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
陰也以陽數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凡聲之所出以虛爲體柷形
仰而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實焉故圉之形俯而實柷居宮縣
之東象春物之成始圉居宮懸之西象秋物之成終其捐柷之椎
名止其擽圉之尺爲鏚取義又互成也○簫籟也言其聲肅肅而
清大簫謂管其聲言言而大也小謂之筊聲揚而細也或編二十
三管或十六管爲雅頌之别皆參差象鳳翼應劭云舜作簫呂不
韋云倕作管樂書竹聲濫濫以立會大管謂之簥中謂之篞小者
篎陰竹之管于宗廟奏之併漆六孔有底○其聲喤喤然諸聲皆
恭敬柔諧以和其鳴言今始作時心手相調要于美善也全是功

德所被故能然雝爾雅𩙸○樂以象成故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
武樂六成周始作樂王大武而已

潛

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其祭也九州之物咸備若薦于寢則以人道事之故舉始與之土
産示不忘本亦思其所嗜也冬魚性定畫肥潔春鮪新至薦之皆
歌此詩按月令但有季冬薦魚之文春薦王鮪乃序說也歷諸儒
俱無駁豈今月令有悞脫與
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此當就近鎬者言與吉日同○潛之
訓槮本爾雅然郭景純已改爾雅之潛从橬則此訓似不必潛或

作涔又作罧○周禮𩼘漁人共其魚之鱻鮮薧鰷性浮形狹而長
如條然莊子所稱儵魚出游從容以爲魚之樂者是也

雝 此詩十六句八韻句句隔用而第五七句又承第三韻第六八句又承第四韻聲律特奇可謂極情文之至者矣

序禘大祖也

按祭天圜丘祭感生帝于南郊祭祖宗于大廟又三年喪畢致新
主于廟謂之吉禘是禘禮有四矣竊恐六天之說未足信則禘止廟禮也鄭高密謂
祫大禘小者蓋合廟爲祫親廟毀廟皆入就廟爲禘禘于始祖廟
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群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二禮迭
用非祫數而禘稀也王肅之徒則謂禘大祫小劉歆之徒則以二
禮之異經傳無證蓋言合祭則曰祫言禘審昭穆則曰禘總一祭

耳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周孔不作孰折其衷哉考亭駁此序云禘
大祖則宜爲禘嚳于稷廟而詩不及嚳稷若爲吉禘文王則與序
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葢定以大祖爲后稷鄭箋
則以大祖指文王觀詩稱文母則孝子爲武王無疑而皇考烈考
爲文王明矣

雝之爲徹據矣讀其詩未嘗似徹也然則就文以斷古詎相襯而
莫逆乎○王者之祭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出
公羊注○穆穆者有一段淵然默然與神明合德處方是孝子○
於薦二句是天子薦牲辟公助陳之周禮九貢惟侯服貢祀物亦
先時而納非謂此時商頌大糦是承只用四字其義了然周頌須

用兩句○朱子駁我將右字云纔說牛羊未好便期保右然此詩
方言薦牲遽及綏予且歌于徹時并不作望詞矣足知看文字難
叅已意○宣哲謂徧知或解云宣以周知哲以通微總是辭章之
習欲與文武成配耳○燕及皇天言四時調而六符正○周家不
諱昌發孔門不諱徵在穆王名滿而有王孫滿夷王名鄭而有衛
侯鄭春秋曹伯班晉侯夷吾則匡王簡王之名也惟書稱元孫某
則史臣不敢斥言耳後代諛奉日新避嫌益甚罔知臨文不諱及
二名不偏諱之義或致改古人名且易帝王號謚失理之甚矣○
既右二句亦有疑焉文母之主凡茲辟公竝得與祭乎抑止王后
將事于內寢也竊意各廟月祭或特祭則考妣同享猶先王生時

在小寢燕息也若祫禘則出主于堂而妣之屬不與猶生時在路
寢治事也此無前文可稽附質之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諸侯之來本爲朝王而詩之作則爲助祭如車攻之于苗瞻洛之
講武詩中此例亦多

辟王謂成王曰語辭厥章必禀于廟以下卽是至廟之儀○旂之
制天子曳地諸侯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鶬傳云金飾貌葢
鶬是善鳴之鳥鑾首有鐶或得響矣說文瑲○休有烈光古者諸
侯以王朝之等威爲至榮而王國亦以諸侯之來爲至重詩中揄

揚往往不偏○周至文王爲十五王而武王稱昭者葢后稷居中
以下乃左右分也○能左右之曰以合天下之孝享爲一人之孝
享其福自無窮也○俾本作卑

有客

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論語之載三仁也去易耳死則難死又難然死以成仁易耳奴則
難去更難嘗觀微子之事其所以自處及箕子所以代爲處者不
過行遯而已若古史謂其卽抱祭器歸周固爲率附而武王下車
投殷後于宋見于樂記成王既黜殷命乃作微子之命見于書此
可証者也是微子初已就封後乃繼殷明矣由後言之商祀既絕

義不可辭由前言之罔爲臣僕仍復受封胡爲者哉夫夷齊之求仁也墨胎不祀有未暇顧柰何說者卽其繼封之是而不疑其初爵之非哉孔子之論仁也弟就其去言之耳聖人之論平心率物已往將來不必相蒙往往如此或者至併樂記與書之言爲未足定眞所謂不知西漢有子雲否矣曾讀左傳逢伯之言而慨乎長嘆也面縛啣璧縗經輿櫬詣軍門請降彼武王非討微子微子非亡國之君豈其果出此耶然後世加之足爲詬厲則以受封一事來爲千仞之壁立耳樂記言武王釋箕子之囚漢書言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惟史遷謂箕子受封應未足據蓋或武王卽其地以封耳若微子方恫宗國之亡感興朝之纘脩車馬之故儀表黼冔

之常服與億萬子孫趨蹌周廟雖當時忘其厭射觀者愛其萋苴我恐遠聽西山之歌近聞北出之舞微子而仁人也遇于一哀能無出涕哉說者率以虞賓爲故事也夫虞受終文祖而朱從祭文祖況固不肖也又父命乎或者抑謂天之所廢微子視天下非我家私物也此務爲達理之言懼無以爲臣子地矣是舉也在周則誠忠厚懲管蔡將疑忌同姓懲武庚尤不能善處前裔今則三叔睽而親賢益建祿父畔復進微子于上公殷餘民皆愛戴之而其待遇益崇此所爲至德與

亦亦殷也建丑之月物牙色白白馬檀弓所謂乘翰也萋且恐是盛多之意卽指其旅也古文多倒句按說文緀帛文貌又傳斐文章相錯也通作萋然則萋與緀斐義同韓奕云籩豆有且蓋籩豆如几足之列也此蓋言從行者禮度文雅森然可觀毛詩或問又以旅爲陳如左傳庭實旅百之旅則是敦琢其享禮恐未然○宿宿信信言臨行僅留如許日爾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聘禮旬而稍若朝王則助祭前齊戒已須十日○毛本言授今本作受誤○淫威言浸淫于等威之外降福或云有德者神降之福或卽周之威命言朱子莫適所從付之不釋六經惟詩每言福頌禱勸勉爲口頭語不必定求何樣福也王臨川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此語較穩季本云既降以福我心益甚平夷欲其坦懷無疑耳或云福善禍淫淫則威之或云淫大之威

言誅叛也既行此威則令祉賢益隆蓋逆順罰賞自然之理凡我之威福非苟焉而已按此等語本自正大但在後世所必諱疑周家忠厚所不道此則周既行之矣聖賢之心公不在語言文字間也

武

序奏大武也○詩說大武一成之歌

左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賚爲第三章桓爲第六章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于總干山立終于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所謂大武者豈止于用兵而已哉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按此蓋首歌卽以遏畧爲武正止戈之義武亦文

也然詩象武王而必本于文王可見文王久有安天下之心而武王非爲利天下之舉周公觀于父子之際者深而斡于君臣者大矣武樂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古者成童舞象即此允文二字連非信乎其文嗣武之武言武功猶允文之文也文開故武受幷文武非二道劉者謂商暴虐多虔劉耆韓詩巨移反箋老也中庸末受命

閔予小子

序嗣王朝于廟也

凡子孫一旦自專忘其祖父不知艱難未有不墜厥序者〇說文

煢煢在疚嬛崔本煢〇陟降庭止傳云庭直也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此句朱子參大招及顏監而解之可謂善矣嚴坦叔猶以下篇紹庭爲難通按如大田既庭且碩則庭必當爲直如周官四征弗庭與韓奕不庭以地言儘便而舊皆訓直古人文義不苟今人趨便故文愈單似未可輒易也〇皇王錢氏專指武王

訪落

序嗣王謀于廟也

此詩沖惻有味且見成王于道固默識勤求以身體驗若未嘗用功者自不知其難合矣然道非虛渺即家庭便是此成王所以保而無危明而不沕者一反求而得之也〇箋以首句是謀則次句爲答〇朕謙稱〇訪落之意即伊尹告太甲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末二句舊訓終嘆美皇考以道保明其身也意順而遠可思可思

敬之

序群臣進戒嗣王也

古者天子初服群臣進戒三卿授策必有言敬此詩言天不可不敬直是凜凜生畏〇不易之易古讀變易之易言予善罰惡毫無爽忒〇人當有事其心之所營身之所履俯仰上下多矣天之陟降即隨之可懼哉天雖無不見聞而照臨不昧惟日故曰日監作時日之日者非〇不聽敬止言未聞敬也〇人不可玩了日須常

有一箇頭緒在前勤勤向上要湊得着且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又不可悒了月積累扶持從容涵養自見長進所謂將也〇人心本自光明如他人所爲是非已未嘗不覺到自己便昏又如己之所爲初未嘗不覺到少間亦迷此是不能緝熙于光明然要緝熙于光明惟在學學之一言發自傅說其實古今歷聖賢總只此功蓋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淬材怡性生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蒙未知譬則寶在玄室有求弗見白日照焉群象昭然故學者心之白日也覽千載之上若出一時論殊俗之方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怳見其形綜治亂之原直指諸掌終始典學輔之以人敬止之道于是至矣〇佛之爲義言正捄其失不尊順從之學記其求之

也佛佛不順也猶孟拂士○仔肩古二字共訓毛云克也鄭云任也或謂仔大也未見所出今俗語云仔細蓋周把之意似得爲大○顯德行不對微耿處說夫道若大路然其難知者卽非德也

小毖

序嗣王求助也

名篇者于毖之上加一小字蓋有義矣謹之于小者謹之于始也故集註云此亦訪落之意謹之于始不以蜂爲小而麈曳之則無毒螫矣知其有拚飛之禍而不狃爲桃虫之小則大鳥無息矣莫予四句俗講串說爲工言予何所懲而毖後患乎莫是莽蜂求螫始信爲桃虫而終爲大鳥之事乎此如小兒學語全不成聲試玩

首句用一其字次句用後字明有往事可毖中四句分明二截或曰蜂言三叔桃蟲指武庚莫予之文倒法也如莫我知莫我有莫予覲之類此句或解云无有人使蜂螫我者乃我自取之○莽蜂爾雅甹夆螫韓詩赦○蜂范也凡數種从夆象其尾之垂末也尾有岐者雌銳者雄蜂交則黃退蝶交則粉脫惟蜜蜂有王其王之居有臺蜂無王而盡死中有相蜂專釀蜜天下之味莫甘于蜜莫淡于蠟而蠟出于蜜蜂采百花皆置翅股間得蘭則拱背以獻于王○金剛而味辛辛痛卽流出故以爲苦辣之義○鷦之名桃虫以其好剖桃食虫也小于黃雀雌者鴒俗呼爲巧婦巢于苕葦繫之以髮紩之以麻最爲精密然風至葦折毋毋覆巢女人或呑其卵或取其巢燒以薰手云能令人巧所化鳥卽題肩月令征鳥厲疾者此也或曰其鳥二卵殼成乃一鵰一狗獷則鵰戾天而狗走陸物之變化豈可測哉或解此二句云鷦鷯所巢不過一枝但既鳥屬則其拚飛何所不至亦說得本分入情就詩則是桃蟲能爲鳥若剖桃食虫何以遽名拚字見少儀及管子埽則塵揚故曰拚拚飛播翼而起也○末句玩文當是又集予于蓼蓋當時流言之變成王疑而周公辟群臣無一言以啓王心者不知畢召之徒何亦如此惟天動明威人心方悟成王求助群臣而謂其集我于蓼使之並有懲耳集蓼謂管蔡之亂則多難指武王之喪

載芟

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序以此篇爲祈下篇爲報報則然矣祈有未見文公以爲皆報賽之樂歌特此篇亦不見報意曾觀二作率是大蜡勞農之歌然謂先儒猶失之敢信後人得之乎且讀此等詩須得其鼓舞神化之道親愛樂利之風若拘拘祈報之迹則感發微矣

首四句是第一番耕耘其麃以上是第二番耕耘蓋前之耕是除地上之草而耘則除土中之根也後之耜載是耕和其土以便投種而耘則除苗間草也漢儒注疏必非漫然王半山嚴華谷等皆從之集註初說亦然改本只爲一番耕耘特就目前所見言耳夫俗有古今田有新舊地有一熟再熟之殊法有刀耕火種火耨水

耨之異如古人二月舉趾若云一耕卽播則今有至芸種者矣宜稻之處土下水高故易爲力四方風氣豈概論哉澤澤補遺郝郝○隰者地形也舉地而言則是新墾畛者溝上之徑當爲舊田也古跡之客如此○主伯六句舊屬耘者今依分節屬耕亦可○此田間詩耳而敦崇倫誼禮法秩然侯主正宗法也侯伯立適嗣也亞旅列支庶也彊以別親疎也又媚依夫婦焉烝畀祖妣焉而且燕賓養老無不備焉夫草野何以得此思文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開國以來其教化脏一日矣○伯之言迫也最長迫近父也適長稱伯庶長稱孟彊卽强字弓旁不着土古無開民或一夫或餘夫治田而外尚有兼力○依者各夫其夫也此正是田家之

禮訓愛者欲以應媚字○略補遺驛驛者遞遞而生速且遍也爾雅繹繹有厭則就中有特滋者厭厭是無不盛也緜緜韓詩作民民衆貌麃作穮○有實其積以二字承上以二字屬下句法甚奇箋云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至多解經亦妙卽孔疏已不能體今人又安知○百禮屬下自見凡禮非酒不洽也或只指烝畀時按此句凡三見其義可識矣○飶香二句毛以爲凡祭祀鄭以爲待賓客飶本作苾若凶荒殺禮氣象蕭薾何光之有○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考之言成老則有成法也秝酒扶高年耆疾病○按養老之禮古帝王未嘗不隆也有虞氏以燕禮深衣養國老于上庠庶老于下庠夏后氏以饗禮燕衣養國老于東序庶老于西

序商人以食禮縞衣養國老于右學庶老于左學周人修而兼用之黒衣而養老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引戶較年以行復除其餘非賢不能概養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饋醬酳爵祝其饐鯁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之尊且事他人如父兄孰敢有遺其親者乎是故一舉而孝宗之德洋洋乎四海○且字毛七也反鄭子餘反按此且字當與韓奕有客一例今讀非是有者大有也末句似只古今相應其實如茲照郝有且矣

良耜

序秋報社稷也

前四句屬耕瞻女以下是芸也或來瞻女疑是言勸農者適見其儉樸且勤也伊黍雖田家所有古者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故箋云豐年賤者猶食黍也○趙集韻周禮注作撊以薅荼蓼卽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彊土是也以薅說文作既茠○荼卽爾雅之蒤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蓼有香青紫三種可茹亦入藥古人用蓼和羹其赤馬木水等四種惟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黒蒴非必盡生水䟽偶對荼之陸草爲言耳○挃字从才今本木旁訛說文稽之秩秩稽積禾也○如墉祕稽積言如櫛合衆積言○百室盈而婦子寧蓋出必共洫而耕入必合族而居其時則有祭酺合醵之歡

舉婦子者以其平時餉饁無所事而今曰寧則向以農事勸勸
舉不獲安可知亦作者詳畧之法也○犉牡是舉方色之一以例
之社稷之牛角尺又周禮陰祀用黝牲毛之此用黃者從土色而
仍黑脣以順其禮○以似二句亦自古有年之意

絲衣

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高子高叟靈星蓋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小序獨斷皆主繹蓋以正祭則少宗伯視滌濯蒞齊省鑊告時告
備于王繹之禮輕故使士耳孔子曰繹之于廟門內祊之于東方
失之矣是繹當在廟門外祊當在門外之西室又禮器曰爲祊乎
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是二祭大同小異集註用籩籩準特牲

但特牲士禮此天子禮特牲正祭此繹祭且彼堂是廟堂此是門
堂彼省器省牲省鑊是前一夕此是繹之本日考亭既云序誤又
云高子之言尤誤則當爲正祭時尸飲九而君以散爵獻士之樂
歌矣乃其爲說弟曰此祭而飲酒之詩正飲乎繹飲乎未見決然
也且禮視壺濯籩豆明言升自西階則當云廟堂矣仍曰門堂門
塾是隱入序說其謂之何
禮凡衣與冠同色絲衣玄衣纁裳載爾雅注作戴士之弁委貌也
無旒用麻爲之周尚赤此不純赤而微黑如爵頭然說文素衣其
紑弁服絿絿○自堂三句舉其未祭之先鼐鼎三句又及既祭之
末則祭時之謹敕自見○孔疏云堂基但言所往之處牛羊但言

所視之物互相足也鼐鼎不言自徂蒙上文也○堂卽塾也堂高
基下故自徂爲升降門之中間容出入兩旁爲塾內外凡四塾外
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白虎通云明臣下見于君必熟思其事也
基亦有四此則內西塾前之地主人所立者卽廟堂外之南隅猶
之阼階與西階相對處○牛羊在門外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徃
門外視牲反于基告充○鼎其總名在門外正當門居牲北徃門
外舉覆鼎之巾反于基告絜○鼐以象氣之所仍是絕大者蓋牛
鼎也禹鑄而弇上以象才之所任足奇參乎天也耳偶兩乎地也
黃帝作鼎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按牛羊各有鼎牲體皆
亨于鑊然後肉脀之鼎其冪茅爲之陳鼎必于門外以横木貫耳

舉之去冪然後入鼎入當阼階東面抽扃然後加匕鼏說文鼒史
記音義作哉音資○吳說文吳大言也大荒經有神名天吳大江
以南稱吳下地輕譁也何承天云魚之大口者名吳史記不虞不
驁又作傲末句言敬共明神自當獲福也

酌

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詩說亦頌武王
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儀禮舞則勺注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何士信曰勺籥也籥
爲文舞也賈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漢書周公作勺勺言酌先
祖之道也按勺是挹取之義故勺水爲勺酌酒爲酌言能取法祖

遒耳左氏荀子作汋或者以爲酌其時因非然武王克商之[illegible]非
酌不可腐儒但知以無心言聖人而不能以有心求聖人豈足盡
聖人哉
鑠如金之耀動也耆晦最說得武王耆蓋武王非有心于商無可
形見勢暴亦非無意于商刻刻續緒作求嘗其晦時循循然不爭
其先故遂一發不可禦○蹻蹻動而威也造如造室凡其經營塗
墍之事○爾公卽王公伊濯之公師卽於鑠之師允師信于衆也
言我後人所以嗣之者維爾事之信于衆者耳嚴氏則以公爲至
公之公故信服于衆按此句舊解殊費力集註亦未便或曰註未
嘗訓師爲法其曰武王之事是師者言武王從事于此師耳是眞

所謂背註

桓

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小序首句言武王伐殷時陳師講習復爲師祭其次句言作樂時
追述其事以見武王應天之志故左傳直曰武王作武其六曰桓
按謚法闢土服遠爲桓武王旣安天下乃大封建以作藩屏故卒
世克鞏其武何如桓以名篇豈無意哉夫以武王之武僅稱桓桓
後世中肩之王而亦謚桓可嗤已全詩見聖人所爲莫非天意於
其伐商豈累人乎
首二句可明屢伐之意綏[illegible]有天下大旱七祀聖人有所不能者

是已天命句曹氏屬上文較得言天之眷周固匪解矣箋云天命
此爲善不倦者保有二句聖人蕩蕩無私氣象萬世治安之策舉
在乎此後世龍蛇之章金鐵之誓卒爲弓鳥之悲往往一再傳輒
有大兵或幾至易鼎亦天意然哉于以者能左右之也卽論語誰
以易之之以言使宰四方○家者承世之稱故曰三王家天下又
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止言武王之世也末二句各爲贊歎之詞
不必相粘皇者美大之稱集註作君未便多方曰有邦間之

賚

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詩說述武王大封
于廟之詩爲大武之二成

左傳武王作武其三曰賚又言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
國四十人王制泣商周千七百七十三國樂記云將帥之士使爲
諸侯又云虎賁之士脫劍祀乎明堂皇甫謐云將士得封者四百
人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魯論周有大賚武王事也此賚
詩皆武王語朱子云頌文武之功蓋謂成王時作大武之樂追敘
武王封典本于文王耳兩我字是代武言之此註多一頭緒作擾
說者遂謂成王時始行封典則誤矣
受之受其勤也求定者武王之意卽文王之意也勤止正勤此繹
思卽思此若以肇造區夏爲勤則非事殷之心泛云大封是文王
之澤亦非繹思之寔○敷時句註文亦纏只須云布此文德之可

繹思者敷左傳鋪

般

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詩說此述巡守之詩爲大武之四成曾按武成言武王伐商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序以桓爲講武類禡卽告于皇天后土也此詩疑是告于山川說當云大哉我周也陟其山嶽而道于大河敷天下之山川無不總答其懷柔之望此周之命也如此更不必曲說勞擾

時周白虎通作明周○曰陟曰猶卽是望秩而意不重望秩却重巡守且此三句卽是徧言四方非止陟一處之山亦非先山而後道河也嶽是山名祭告之主高山與嶞是山形嶞本作隓傳以嶞

爲小山蓋車駕所至大小之山必有經者若祭則必就喬嶽以望衆小不泥其文可也允猶句雖說河實是由河達山內包有瀆祭在翕是默景處不重裒時如東巡則東方諸侯聚朝于東岳至徧巡諸岳乃爲敷天之下耳說文有裒無裒疑此及殷武字誤命者震叠一新也

鄭箋般樂也言爲天下所美樂蘇云般遊也說文般旋也从舟从殳舟以旋游殳亦所以旋者名篇之義蓋取般旋四方也與齊魯韓三家篇末有於繹思句毛本無之○按箋般樂也三字一本便作序文如絲衣序有高子文或者便謂毛公雜采衆說不盡是子夏之舊竊意高子好說詩就序自標此語又豈漢嘗立靈星祠故漢儒從而撫附與桓之序有云桓武志也一本作注賚篇賚予也云云此等似非本來詩從諸家各授不無增脫他序可疑儘多概斥作序者豈通論哉

詩經胡傳十一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註　男曷生按

魯頌

魯父以成王元年受封按史則周公于武王時已受封禮記封魯七百里則因大啓之言謂成王又加地耳在位四十六年考公酋煬公熙幽公宰爲弟濆所殺自立卽魏公篡弑之禍首發于魯昭王不能討厲公擢獻公具眞公濞武公敖魯人追立其廟爲世室懿公戲爲伯御所弑宣王誅之孝公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惠公弗湟隱公息姑爲公子翬所弑桓公允如齊卒莊公同卒公子般立季友力也慶父弑般立閔公開復弑之季友立僖公申傳文公興卒襄仲殺惡與視立庶子倭是爲宣公成公黑肱襄公午作楚宮成焉子野立三月而卒昭公裯比楚三易衰衽如故後三家攻之出終于乾侯定公宋哀公蔣患三桓之專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公遜于邾奔越悼公寧之後又八傳至傾公爲楚滅

魯之得爲頌也儒先嘗求其故矣一曰夫子魯人也故進魯于頌然則夫子周人曷不進王于雅哉一曰周衰諸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夫謂宋有頌者既非至言魯獨無風故有頌則周盛時千八百國其後見于春秋者尚百七十國變風之作又先春秋數世詩僅十三國彼不見于風者何以無頌哉吳楚誠外之滕莒或微之而燕蔡之屬何以闕焉且若齊桓晉文猶少概見豈錄其

功于史乃刪其作于詩耶一曰天子不陳其詩爲尊魯爾故魯得自比于頌此以言名頌之由可也而不陳之說無見于經夫其巡其朝等常數矣獨行人出乃示異乎一曰頌者不得已而名之其說有二貶魯之强一也請于天子其非强乎勸諸侯之不及二也姑取乎魯非以勸乎夫魯之不朝不貢無請于王久矣一載筆間本非告廟何關禮制顧待請于周耶特魯人追頌君德意者樂周之闕故季文子請焉或未可知然請而許又烏乎貶若謂勸其不及則列國之善可勸者亦有矣借宗國以風天下而躋之頌僭矣足勸耶一曰不必論其風與頌也當反而求其爲風爲頌風以言其俗之實也頌以言其德之實也豈有天子無風諸侯無德者審是則他國豈盡無德而抑皆頌哉一曰名生于不足汏哉言也何如林放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誅存其詩者令后世見其罪耳夫魯事之非後世必有見者矣不待忝乎頌而後爲非也且使魯實爲風而夫子顧以頌見其非豈聖人用意乎況反魯而後以得所之頌忝越禮之篇將夫所刪者何詩耶聖人以爲得所我則不敢以爲失所也一曰毋其體製音聲有合于頌耳夫詩者雅樂奏之則雅鄭聲奏之則鄭今讀其詩前二篇類風第三篇類小雅第四篇類大雅何居乎合于頌也則魯之得爲頌者將安出亦曰事有適然理有弗執後之論古者立一說以爲衷而幾幾難合又爲一說以佐之究其卒則自相抵牾或互可攻訐者往往是巳今考申

公謫別此四篇爲魯風不入頌其理當是如季札聞頌盛加嘆言豈魯之所得蒙耶據今編則當時魯僭禮樂故自謂頌魯自謂頌夫子亦不降爲風因魯史而成春秋亦此例耳若必謂魯頌之非則如魯之有史豈所容于盛周哉故魯列于商周間正猶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忝酡傳說不必曲爲之議也至其詩誇而失實夫子不删之此則與人爲善之意僖公中材主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後信公子遂則否天下有霸則分其榮天下無霸則無以自立斯其實有不可揜者而當時魯人則不啻以爲賢如夏父弗忌直尊之爲聖穀梁釋春秋謂公閔雨喜雨蓋沿頌之美以意揣說經意之聯總緣好事者舞文興訟不知聖人之心虛明變化其所爲情常情耳當其有作豈多意哉

駉

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詩說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

左傳魯莊公作延廄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秋二分）然則魯馬之蕃自莊公始愚按魯衛之地不必產馬而駉駉特歌焉故宋高宗論春秋戰國不相通所用馬皆取之國中今必于產地求馬則馬政不修之故也斯言得馬之情矣

馬怒也武也應月之精月度疾故善走人乘馬以理天下故其字从王諸侯六閑有良戎田駑四種馬夜行目光照三丈食粟則足重其爲物最神駿而光景如練布昔顏淵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毛色九十一種北方以青白紫純色爲上齡穴之其名有綠蛇青虬紫燕黃鶴周之八駿有紫騮赤驥白犧渠黃魚輪盜驪秦始皇七馬有白兔銅爵唐太宗十駿有皎雪驄飛霞驃翔麟紫奔虹赤瑞應圖有玉澤騰黃之馬○黃白曰皇等是一色有淺深言黃而微白也黃爲主矣雜毛則二色相間也騅項籍歌時不利兮騅不逝駓桃花馬也杜子美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白樂天馬鬣剪三花騏即今驄馬也漢人歌行行避驄馬御史駱髦尾一道通黑若衣脊絡縫也騂古者所賤淮南子曰騂駁不入牲雒亦

鳥名即鵅鶴也疑馬色似之騢今之赭黃馬也魏泰著書取碧雲騢驒毛傳豪骭白朱註誤白爲曰下故補出白字則豪骭究知定曰耶魚乃最下者即環眼馬馬目多白易驚劉邵賦馬似游魚作[illegible]作驗並同○郡縣志坰澤俗名連泉澤在曲阜縣東九里牧于野者避民居與良田又便水草也周制王畿千里遠郊百里以此準之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爾雅十藪魯有大野然野是郊外通名○思馬而馬善則凡百思慮之所及無不善矣可見人心至靈其效至速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無不可通之物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其君善思以謀其國而其臣再思以忠于家不亦美哉○駉說文驍又

作駫牡河北本作牧皇說文騜駓字林騢縹崔本驃魚字林驄字書驗○昔有以詩韻作歌者于此篇曰驈皇驪黃彭彊䮒騅駓騂騏伾期才驒駱駵雒繹斁作駰騢驔魚祛邪徂存此以備誦習之例

有駜

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詩說燕飲而頌禱之詞

此詩細玩之未嘗不嚴未嘗不泰樂易有節最覺有味惟其明明故可舞惟其飲酒故言歸至末章以養民傳後爲永世之樂無慆心無諛辭一時君臣亦賢矣哉

馬之爲物任重致遠德默也故易乾爲馬坤爲牝馬姬公繫爻則屯渙畜擬其辭孔子說卦則震坎取其象周之鶩驚以喻明王商之長發以受下國古有以畜馬而賜氏封國者此處與意傳謂馬肥强則爲人用臣强力則能安國是君善養其臣也蓋詩意本頌君而說者似反歸重臣如潛菴云卽來朝者所乘爲興却無甚義○明明歐陽氏云修明其職輔氏云精白一心也夫古賢君譽相未嘗一日而忘治故酌大斗稱兕觥恩至渥矣乃乞言引德初不遺于醉飽之餘豈荒然相嗜以酒哉后世若册膏之宴亦以辨治集註未嘗說明明是飲酒之儀俗解誤已○振鷺毛鄭以爲潔白之士群集有威儀又考鼓制有棲翔鷺于上者不知始何代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特飾鼓耳或又云鷺鼓精也越句踐有大鼓晉時在建康忽有雙鷺唳鼓飛入雲○咽本作淵

泮水

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古詩編次僖公獻捷于魯太廟史克爲之賦泮水○詩說僖公作頖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

魯崇禮之㲉其叙服衆御遠之道總不出泮中誠知本矣然特言之耳僖公嘗從齊桓會于淮又見止于齊越載得歸爲可羞之甚此雖曰祈願之詞而誇溢亡實許魯齋以爲頌奚父蓋以第四章何等學問功夫斷非淺人可擬但未見的耳而舊皆謂追述僖公恐逾失故我將誰欺乎朱子以爲僖公存日之詩庶乎可也觀有駜曰自今以始其言本明作者特稱魯侯似爲外之之辭以公其

美于四方宋儒駁序修頖之說爲不然正以春秋無文然此篇曰既作泮宮後篇曰奚斯所作作不必刱作卽修亦是興作也如謂不見于春秋則閟宮之修亦未嘗見焉可信彼疑此又何必以既作泮宮歸之先代耶蓋春秋凡用民力必書以示勞民如泮廟乃教祀彝典不在用民之例況國所常有特修之耳豈與新作南門同日語也卽胡崇安傳亦載僖公有此二役夫魯自桓莊以來或矢魚于棠或觀社于齊或遠狩于郎否則將爲焚丘築臺之樂此皆學校不興禮義未嫻之故于其修故頌之豈無見而處此明堂位魯得立四代之學擬于王制要之齊魯好學自古所稱漢高圍魯諸生絃誦不輟故山東豪杰歷代多有聖人之化豈偶然哉

一二章泮水傳天子辟雍諸侯泮水鄭氏云東西門以南通水北
無也禮注云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水經注在靈光殿之東南
中有臺高八十丈西南爲水其臺池結石爲之一統志泮水卽雩
水入泗想因雩作泮耳或考魯自有泮水因作泮宮后世祖之爲
失其義禮器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先有事于頖宮○泮水乃名
教之地樂莫踰于此擬采之間無非懽欣之所發也芹本草蘄字
白虎通作荇○儀衛之盛侯服爲常以之入朝覲學若增而華矣
○茷字毛本从艸从伐群經音輯作伐左傳康叔蒨茷今本作代
非○其音昭昭若就上章例之卽蒙鸞聲可也若就戾止觀之以
爲崇儒重道之聲可也若連文色笑以爲講埶論德亦可也朱註

不釋此句而時解通王次說○色者可親也平易近人立教之術
故曰直而溫寬柔以教古者人君皆自宣教卽漢光武初建三雍
正坐自講諸儒問難于前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我　朝建文
帝臨雍所講在邦無怨及責難于君等義皆非書生所及
三章茆說文茆杜子春音卯釋文音柳　陸璣鄭小同以爲蓴也初絲蓴霜降
以後澁硬名塊蓴周禮有茆菹張翰與鱸同思卽此蓴與魚相調
最爲珍味然以鮮鱉爲之更足生病又于寶云卽鳧鳧　蹏也朱註
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之品蓋此詩芹取其香藻取其文茆
取其味以爲蓴者當是已○在泮飮酒箋云徵先生君子與之飮
而謀事想義當爾錫老鄭引王制云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

秩日有常膳也　如漢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長道猶言長策
蓋禮法信義可常行而無敵者屈韓詩收也○曰群醜則遠近皆
在其中而淮夷亦是已若只就國中亦是先內治而後馭外意
四五章穆穆明明一自蘊藏言一自著見言總是一德之形容敬
明克明時講云一是在明明德之明一是修文德以來之德雖見
分曉究亦無二敬明二句提綱挈蘊可謂精矣允文言不徒爲文
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爲耀武之觀要亦非二事周公嘗監二代而
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費誓皆有文武之烈者昭假三句與文
王詩無念爾祖云云正合無愧周公之告君矣○費誓曰徂茲淮
夷徐戎竝興則其爲魯患自始封已然僖十四年淮夷逐杞十六

年淮夷病鄫至秦併六國淮西夷皆散爲民戶○攸服不作感化
言觀下自見矯矯本作蹻作蟜獻馘獻囚告訟皆在廟者欲其先
禮義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舜典帝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皐陶之淑問也○皐陶一名庭堅
字隤按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似應兩人也高陽氏才子八
凱之一爲人聲而瘖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陳知人安民惇典庸禮
命德討罪之謨于禹其後封蓼魯文公時爲楚滅英氏亦其後昔
皐陶作理理與李古通用故刑官稱司李而李姓本皐陶按唐虞
五臣禹稷契伯益皆有天下惟皐陶無傳蓋以刑名絕世也又后

藥典樂其功大矣娶有仍氏之女髮可鑑名曰玄妻生伯封稱封豕爲后羿所滅是以聲色故也擇術不可不慎如此

六章克廣德心大哉斯言人心可謂廣矣一爲人己所隔則君父或不親一爲身名所繫則道義有時假及其爲血氣所使雖秋毫之利亦起而爭皆自隘其心者也○狄釋文髮烝皇言軍勢之衆進且大張也吳本吳

七章束矢按大司寇入束矢于朝淫古者一弓百矢與書及左傳言彤弓彤矢合毛萇師荀卿故據其兵論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五十爲束也在軍必重弓則其矢不止一束矣搜說文捘○戎車有常制博字弗求若云合衆而廣亦擊徒徒步御御車數

本作憬作射式固箋度已之德慮彼之罪謀無虛發但不作戒望之詞

八章尹和靖云周原之董荼美土可以變惡味食黮之鴞鳥美味可以變惡聲按傳及陸佃似黮變鴞音爲實事蓋能醉鳥則聲變或然當再詳懷歸也從泮林爲興本章亦根作泮來黮說文字林竝作甚憬薛君作慮一作擴○禹貢徐淮蠙珠洎魚九江納雲南越生象荆揚貢金三品今淮夷獻此琛者亦揆珍輸服之意元大也漢志龜未盈尺不得爲寶千歲滿尺二寸

閟宮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詩說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此篇有可疑者殷武特立高宗之廟故其末章云云而此詩同文且曰新曰作其氣象似爲刱造故毛王閟公廟也夫僖以庶兄得國于閔雖兄弟也其初有君臣之義其后有父子之禮當日天理人心有不能已者其作閔公廟亦可也然閔不應特廟孟仲子曰是禖宮故鄭氏祖之謂姜嫄廟然魯之得有嫄廟其說無據意者魯方僭禮既郊而配稷稷不可無廟遂本稷之所生立廟以竝祀與若然則作廟亦特典矣而序之意似所重不在廟者考亭初主群廟蓋緣其詩歷序周公上下恐是僖公繼立大修祖廟故也復

因篇中帝稷爲可疑遂不質言第云所修之廟或乃云此僖公廟夫躋僖逆祀妄言新鬼大故鬼小魯人誠有之至壽考之祝豈所施于既亡是故以爲閔僖之廟者尤不可信也

一章生民述姜嫄而不顯言其德此云其德不回足補其缺詩有上句函下句者降之百福三句是也在我周則爲我周之福在天下卽爲天下之福俾民非必在封邰後特其語勢如此重穋穜稺各配還本句便是言其能辨穀性穉菽本作稚尗○舊以下國與下土同解蓋國者通辭而下字實承降字來奄有下國是言天意奄有下土是言人工原非複句也況奄有之義嘗然○災本作灾作菑重穋作種稑奄作弇

二章武王既有天下推其浸盛之由曰大王肇基王迹魯人則曰
實始翦商殆因書之說而言之過耳說文作戩商言受福于商也
敦商二句正說周公厥功指武王克咸即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之
義
三章命錫魯公者初無殊典也倘其有之魯人詡稱宜何如矣禮
記乃曰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解此經則云命
魯公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宋儒不察援事者之謬而但議成王伯
禽之非祭統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夫既成王賜矣康何加焉
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平王使史角往報惹來之許
也成王果賜又奚請爲且襄王時晉文之功懋矣猶不許隧豈成

王見不若乎襄哉今魯頌明言莊公之子郊祀帝稷而春秋閔三
十一年始書四卜郊然卜猶不從他如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
卜牛者不一詩言是饗是宜亦誣矣是郊之僭始于僖也春秋于
桓公書大雩雩之僭始桓也于閔公書禘莊公禘之僭始閔也明
堂位者蓋周末陋儒侫魯而爲之託言國初以文其過太廟用白
牡惟其僭也故稍自異且魯亦僭四代禮樂故復雜殷色若出成
王之賜何有區區一物間哉或云白牡爲羊騂剛爲牛指大牢之
二也今註本公羊恐附會記又言封以曲阜地七百里孟子時魯
猶在也而曰儉于百里輒也聞其畧而作明堂位者見其詳耶○
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享其賦附庸以廣其屬按封建法當以武

成分土惟三爲準方百里者積田萬井此土田也其山川城郭宮
廟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附庸又在外庸功也附達其治民之
功則雖不專臣亦自有常轄矣若邾須句顓臾無駭入極取鄟取
郝皆是也○龍旂二句或統言郊廟之儀或惟就廟祀詳文勢爲
便春秋二句言廟皇皇五句言郊周公二句言廟以下各章就文
取便不必定根此處獲福詳詩本重廟祭而郊只連言之以張其
特典蓋魯既僭郊恐烈祖之神有不寧者今郊而饗又且是宜則
天既降福而周公皇祖亦自然來福矣此魯人之微辭也玩亦其
字足見其心事有不安處○六龍爲旂侯所建也魯雖僭郊廟而
儀衛如故記乃曰乘大路建日月之常罔甚○享祀之享古本亨

字一音享一音烹六經皆然妄加一畫爲享四點爲烹此俗字不
合者且享獻饗歆二字不同朱子有處并享作饗益誤矣○此后
帝當是周之感生蒼帝也按周郊禮在冬至之日魯以孟春○騂
犧周禮祀五帝之牛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四章載嘗秋物新成始嘗之也○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其引牛者
有緣將祭則文錦被體而迎之○剛牡也此祀伯禽若群公則
不毛色不純 周禮大祭祀之牛授之充人散祭祀之牛繫于國門監
門養之○祭法秋收爨而犧尊小宰沚之毛炰以備八珍封人掌
之胾在殺之右羹在醢北庖人掌之○籩豆周公十六群公十二
大房所陳魚腊之載以三羊膚之盖以五有虞氏梡斷木爲四足 夏以

巖（中足爲横巫）殷以根之（曲撓）周以屋○萬舞文武總詞春秋疏魯禘用四代樂天子用六代乃更舞雲門咸池記曰納蠻夷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群廟用諸侯之樂卽大武也○方盛爲熾益盛爲昌臧卽維祺也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然只照下岡陵爲便箋虧崩分離也震騰偏僭也○三壽作朋僖公相成季任文仲而治業卓然詩其指此與乃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敖師師而孟孫氏始公孫茲師師而叔孫氏始臧辰則有竊位之譏如僖者固魯功之首罪之魁哉按晉姜冉銘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恐謂三卿者非

五章千乘三萬朱註從四馬法按包氏論語注古者制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計萬井則周公之封當有千乘矣毋乘三十人故曰公徒三萬朱子于孟子首章亦註云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此處惑于禮記封魯七百里之說耳魯自襄公始作三軍僖之世二軍而已實應二萬五千人仲達云千乘是計地出兵若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出自三鄉二者各自爲賦故數不相合○二矛各懸一英重弓同納一韔皆置車上○貝有文章用其齒飾兕鍪捕以翟尾垂以紅絮是赤綫之象易離爲甲冑禮記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傳云蒙皐比是虎皮爲首鎧也○伐戎狄經無明文莊公嘗伐戎僖十年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則魯不與借曰使人助之又豈得据爲功哉僖四年公會齊侯等侵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

召陵此責包茅問昭王南征不復之事膺者言其來則當之史記作應懲者使知罪也○狄辟也言辟易無別其俗衣羽毛穴居有不火食者以言語爲約束其兵長則弓矢短則刀鋋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僖公時狄嘗侵燕齊桓公敗之公穀傳長狄兄弟三人僑如之魯榮如之齊焚如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畮載其首而眉見于軾○荆芊姓子爵祝融之後鬻熊嘗爲周文武師熊繹熊渠蚡冒皆能興楚荆本號而楚其改號也○舒偃姓子爵舒鳩舒龔舒鮑舒庸舒鄝舒巢皆其屬是爲群舒多滅于楚舒史記作荼○僖公之世楚成王方强其伐徐也魯救之而徐失婁林之邑其伐許也魯又救之許男面縛啣璧降于楚舒當僖時未嘗相通僖三年徐人已取舒矣況魯因齊伐嘗乞師于楚豈曰是懲哉○按僖公時宋襄覇事雖不足譏然曷若崇獎先代協贊姻鄰以爲中國重乃遂南向會楚至乞師荆蠻導之伐齊宋其失大矣向非晉文繼起則中原左衽之禍僖得辭其責哉○富者年所有餘大者恢衍之意艾養也胡考之休願養有道也壽胥與試凡老成者不復彫謝而盡爲公用也總是禱詞

六章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泰山僅曰所詹龜蒙方曰奄有泰爲兗州鎭山實萬物之始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周廻三千里其上有石閭介丘日觀周觀秦觀吳觀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山之陽則魯陰則齊二國皆以爲望也禮器曰齊人將有事

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甌在傳縣甌陰之田即齊人所歸者○蒙在費縣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所謂小魯者書曰蒙羽其藝○荒爾雅注作憮○大東僖公時東方小國見于盟會惟邾莒滕杞葦海邦從魯之東境言如萊牟之類淮浦諸夷則在南已按淮夷病杞鄫一則書諸侯城緣陵蓋遷杞也魯當與焉一則書公會齊侯等于淮謀救鄫且東略也淮夷未嘗服魯可知

七章梟在鄒縣土人呼爲八卦山相傳伏羲畫卦于此楊奐東游記過泗水地頗高敞南望梟繹諸峯出沒于烟蕪雲樹之表○繹即禹貢嶧陽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也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史記秦始皇上

嶧山刻石頌德○按曰奄有又曰保有蓋東蒙之主不服于魯梟即小邾而邾文公遷繹宣十年伐邾取繹○徐宅亦魯東徐之海邦如剡莒之屬蠻貊則極南已貊本作貉○按徐之見伐于楚也魯從齊桓救之而徐敗其後徐人來助于齊以報之則徐非魯之與國也遂荒之云柰何○按會戎于潛春秋譏之來同率從將爲向化乎誣也若列在會盟是其得通上國者不當以爲功雖以爲罪可已是若謂魯侯之心慰也

八章時講以此章重言郊祭獲福何其不憚煩也天錫只泛詞以下亦只散散說不用關紐○常許爲魯南鄙西鄙常或作嘗近薛而魯有薛縣齊孟嘗君食邑于薛則常當先屬魯或見侵于齊與

管子小匡篇亦可証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此傍許之田成王賜魯爲朝宿之邑者亦近鄭魯不朝周邑無所用桓元年鄭以璧假許田○會于下以釋齊人之詩聲姜之賢也禘于廟而章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左傳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兒字書齯○此詩惓惓于壽考可以見忠愛也入春秋來隱及于鍾巫桓拉于彭生般賊于圍犖閔戕于卜齮弑逆相踵國人飲恨若曰天若祚魯必無此事耳厥後僖位三十三年而春秋特書薨于小寢則此頌豈無故哉

九章徂來在乾封縣上有紫源池玲瓏山獨秀峯下有白鶴灣水經注今猶有美松○新甫在汶陽縣○舄桷椽之方者言桷則楹

棟可知寢碩則廟堂可知○奚斯按慶父弑三君奔莒成季賂得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免死不許哭而往共仲曰此奚斯之聲也乃縊此其人可知矣

毛詩一章至纘禹之緒二章至克咸厥功三章至如岡如陵四章以下今同蘇穎濱云此詩百二十句其分當以十三章爲正首章九句二章八句三章十二句四章九句五章十一句六章九句七章九句八章九句九章八句十章以下同今分乃朱子所訂然謂第四章籩豆大房以下脫一句如鐘鼓喤喤之類此則增之不見其多減之不覺其少耳又按王文憲言此詩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太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疑下公車千乘九句

是也第四節如及王曰叔父且俾爾之祝以類相從吳氏云土田附庸之下當連公車九句此二說以孟言膺懲爲周公事故虔其次如此覺事理井然然誦者未面作者黃氏讀詩蠡測遂易置其序率爾甚矣

詩經胡傳十二卷

雲間胡紹曾宗一父注註　男昺生挍

商頌

契爲高辛氏才子八人之一堯時賜姓子封之商歷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勤其官而水死（或云即河伯）振上甲微能率契者殷人報焉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至天乙有天下是爲成湯傳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商道衰太戊桑穀共生于朝用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商道復興是爲中宗仲丁外壬河亶甲商益衰祖乙復興巫賢爲相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徙都更號曰殷復興小辛小乙之世亶父徙居岐武丁用甘盤作相資學于傅說

是爲高宗祖庚祀高宗有雉升鼎而雊乃作彤日及訓祖甲爲殷人所宗時周季歷生子昌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受辛即紂也自幡鹿臺

夫子能言夏殷之禮而慨其無徵則夏之無詩也本已亦從而亡之其存商也幸其有也說者謂孔子殷人將以大商祖之德且不廢前代並明武王周公之心此于理可推而語聖人之存詩則失之鑿矣韓嬰以爲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今其詩皆天子事且屬詞古奧不類周世文故曾子歌之先輩云旨商頌當得其精麗處

那

序曰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孔子七世）

祇按考父名正殷後也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父生睪夷祁父睪夷生孔防叔始自宋遷魯爲防大夫故以孔父之字別氏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孟皮仲尼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按自微子以下疑非序正文

序云祀成湯而毛萇爲湯祀其先祖則謂毛作小序亦未必然矣舊說疊言作樂之美便是敬處而文公就韻爲節以首節爲將祭之樂次爲正祭之樂又次爲祭畢之樂或近之

鞉鼓皆以節樂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爲商制爲一楹四稜貫鼓于其端莊周云負建鼓既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鞉雖不楹貫而搖之亦植也此句可見華夏意金縢植璧秉圭植亦置也置植二字古通用鞉本鼗〇奏而鼓之其樂爲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皆樂章衍者以能寫其烈也假補遺作嘏綏我思成其敝也鬼矣〇鼓所以和五聲衆音之主也管則樂之小者舉二見餘樂淵說文䶵〇國語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下句不重磬正言和平耳依倚也玉磬清越以長其聲一如始終無隆殺也人作之聲必以自然之聲取準〇於赫敬德之容也〇有斁言清濁高下之律有變言綴兆疾徐之容〇按魯衛之詩皆曰萬舞春秋楚有振萬蓋二舞之總名豈商周皆征誅故萬之名有同稱乎於助祭者惟曰嘉客嘉之一字儘括周人獻賓諸詩〇亦不夷懌亦字便含得先祖是聽矣古人制諸虛字以助實也善用者其力乃過于實此法惟左氏恒得之史遷亦有可觀其餘盡是濫吹夷本作怡

自古以下惟有此敬即有此祭前後似續此祭只是綿邈此敬耳集註引馬父解輔廣云便見得敬是徹頭徹尾之物在一已固不可有間在奕世能無間雖古先亦臨也在昔之先民言先民生時也

烈祖

序祀中宗也

朱子謂首言烈祖末言湯孫則祭湯耳序但不欲與那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可遺之故配以此詩

商簡樸以嗟嗟發之郤爭味若周頌則須於穆於皇而義特止于美祖也周盛陳文武之功商人祀湯但稱一烈字所該無窮至其奉祭不自專孝道惟以爲先祖所及雖敬將之至亦曰傳恭云爾此商頌所爲近古即其報本之舉便有忠質文之異〇及爾斯所則其申錫者殊未艾也照序爾指中宗言烈祖之祐能與之〇清酤和羹直陳祭時之物耳說者謂酤方載而神即格已覺周旋至引儀禮羹定之文蓋詔定者緣不敢預勞賓故以羹熟爲行禮之節與商人何干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和羹說文通釋作盉鬻釋名羹汪也汁汪郎也曲禮毋嚃羹毋絮羹〇戒平古說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一而均列矣鬷假言設薦進俎乃升堂也傳鬷總也蘇云鬷假諸侯總至也按

假訓爲升是正解言登假也一訓假上聲大也又訓借也僞也一訓假入聲至也又轉而爲格此處照下以假來假當作至也若以爲感格覺義未順中庸奏假言進而至于神前左氏假作嘏厯爭永叔云不敢交侵其職位也亦可以下天人之助亦從先祐來所謂有秩也顧予之望非徒亂詞○鶬本作鏘

玄鳥

序祀高宗也○詩說此亦禘祀之詩鄭玄云祀當爲祫蓋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則序謂祀高宗者正祫于契廟說稱禘祀者禘于其廟也然殷禮無徵朱註但言祭宗廟傳疑爾按若祀武

丁則其詩詞似非專祭若祫祭武丁則孫子之稱雖對先后而言終覺未安又雖商道質亦不應直陳其名也況武丁之孫子惟有祖甲其德業曾未及湯而自號武王及肇域等語近乎夸矣恐正以武丁爲祭主可破一切之說朱註亦是如此觀其前用故今二字便已爽然其下止云後世仍不質言武丁亦是兩岐之象全詩惟言天命

玄鳥之說毛傳孔疏無異解也此鳥一名天女一名社公其來玉季翔故古于玄鳥至日祀高禖志其求福之時美其得天之慶若此鳥自天來者夏小正于其來曰降曰聯于其歸曰陟曰蟄重之也漢與群儒撰緯候于是言鳦卵史遷記之鄭箋從之考亭亦存其說妖幻莫過此矣堯之母如虎感巳皐陶生于烏喙伊尹出于空桑皆此類也晉王子年則云簡狄懷卵至十四月生契是稍別徐偃王之卵生爾帝王世記又云簡狄剖背生契豈燕雛之不足又爲觶子耶楚世家亦云女潰剖脇而生夫感夢徵祥世則有之生于異類尚得爲人道哉說者并以子姓之孫由乎鳥子玄王之稱亦因玄鳥滋可笑已○生契所以生商○商一統志屬陝西西安府其地有商洛山故名殷之得名以殷水書序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史記契封商湯居亳盤庚改亳爲殷按書立政曰三亳阪尹據皇甫謐則穀熟縣爲南亳湯所都也屬應天府蒙爲北亳即景亳維河之亳爲拱州考城縣湯所受命也河南偃師爲

西亳盤庚遷于此孔氏云殷是亳之小別曾觀諸說亳殷頗混淆三亳中惟盤庚所遷處有殷改商號殷雖始盤庚而殷之地非至盤庚始名也然則宅殷土芒芒者本指湯以前或泥盤庚都亳殷而以此句屬有天下之後則非矣○曰武湯配一字爲隆稱湯亦曰我甚武○古帝嚳推本生商時言湯生雖在後而帝命已定于先天命以四方爲域而湯奄有九有成天意也特講云正彼四方之域太倒無謂玩曰正域當王區畫九野傳云正長也○方命厥后言以四方命湯也即疊上文耳傳箋皆以厥后爲諸侯集註亦然小注嚴華谷解二句甚明言湯每方命其諸侯徧于九州也若以諸侯不得稱后則下文先后自契而十三傳皆諸侯耳○九有

按春秋命曆叙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爲九州謂之九區。區古文也皆作有古人每以有字配國如有部有娀之類商人九有之制不見于經傳地里志云殷因于夏無所變改王制注湯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按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立名分域與舜典禹貢異後人莫得其故孫炎疑爲殷制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青梁并是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并入于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于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有燦然可考矣至周人又分冀爲并併營于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于青益皆因所御之境爲截截耳○先后通契湯以下言之未咸宜亦然○靡不勝者亦惟勝其不殆之命不可泥言政事○或云武丁中興循運之掌尚是成湯之力優令允大也故曰武王靡不勝武王指湯○龍旂二句當卽指武丁承祀之儀蓋侯氏裨冕乘墨車載弧韣旂十二旒以朝乃周制也商制無考十乘非止十舉成數耳○邦畿二句所謂京師天下之本民止言畿內歸心肇域四海有拓地開疆之意如荆楚之伐可見肇說文兆○景員因景山而名山高四丈在河南所謂維河也武丁后四傳至武乙始去亳徙河北○鄭以爲員云古今字員爲語詞○按若照幅隕解則下篇從幀不作員也況河未必四周于景此句只山河兩字言不改其舊耳

然論句法則集注亦優○咸宜之宜與宜其遐福正同不消添說功德總無不是何本荷下篇同

長發

序大禘也

按禘之爲祭郊天享祖其名商則夏祭亦稱禘也但序別之大禘故箋謂歌頌天德勝考推爲祫祭就周禮耳且篇中止稱三后則未必爲祫今考商頌五篇前二篇爲祭祀無疑後三篇祇鋪述前厤推言天意槩不及祭告之事全類正大雅豈作誥作誓商周之載筆本同至于作詩亦有受釐陳戒之歌卽附之頌與

一章古之稱德者惟貴濬哲卽克明卽文思是也蓋開物成務之姿非哲弗任哲本作悊長發從後遡前○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之導山川也至廣萬里蓋其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陰經塗所宜廓乎遠已舜典十有二州禹治水後所分也○第四五句舊從下土讀今以楚詞天問下土方爲據外大國卽諸夏也自直方言曰幅自周遭言曰幀○有娀淮南子云在不周之北史記桀敗于有娀之墟則當在蒲州然則契之宅殷或卽其母家受封與周之封部同娀姓也有字配言其女長簡翟次簡狄帝上帝也予女也若以帝立子爲堯事則生商豈君能生之耶

二章玄王之時圯族者在朝協帝者未舉鳩房奸宄之可虞蓉擾

矯虔之謚曰一旦受司徒之職不數年至于庶尹克諧四方風動身教之化如是非有武德能臻此耶○殷未設謚稱契爲玄王湯爲武王皆以德言之然謚法由始鄭以商是水德黑帝汁光紀所感生也故稱玄歐陽子云道德經玄之又玄不必爲黑王非追號以契是王者之祖故亦稱王武成昔先王后稷國語先王不窋同○桓傳云大也撥如撥亂之撥韓詩作發○受小國握河紀堯封契賜姓號是也受大國考河命舜益地于契是也○履蹈也不必作禮蓋禮者履也言其義耳若以履爲禮則滯矣此句承是達之下舊指民言視示同○相土在夏世蓋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者故得專征伐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即句賦也遂遷

于商丘與左傳合班固謂殷周以兵定天下司馬之官掌此法○有截謂無内侵外畔截漢書截此二句仍爲夏后敷治文王爲西伯亦然非是截然受其地

三章湯齊古訓湯之德齊天也湯降不遲毛鄭以爲湯之下賢甚敏猶云疾敬德也晋語引此詩亦云降者有禮之謂○不遲者設祗以一敬聯其交聖敬者言其敬乃聖人之敬也道成湯之德者湯之生前于桀則夏未當革命遲則天下益受其禍○天人既會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曰從諫弗拂改過弗吝曰與人不求備撿身若不及則其所以制事制心端無遺力矣而此約之一敬敬者德之與聖學之樞筦也夫聖之一字三百篇中揄揚如此其盛而僅見于此三代之王禹入而未優武善而未盡湯自謂有慙德而孟子亦曰反之聖之爲言若是乎匪易哉孔子往往不居豈但謙牧而已○遲遲二字亦可見聖人初無與侔之心

四五章其叙次先自治而後武功惟綴旒故承言厥音性駿厖故承言行師競絿剛柔雖就敷政謙實出性行故優優句在下震動難竦專就行師言故敷奏句在上錯綜嚴整非後代能爲○球即笏也王者執圭搢璲以會朝諸侯所執即小球以四鎮之山爲瑑飾示安四方玉人云天子執冒言其德冒天下也所搢即大球杼上終葵首言爲椎首于綱上明無所屈也諸侯則荼音舒前詘後直此周制商應不遠○冕飾及旂垂皆謂之旒公羊云君若贅旒然

其義正以贅爲別耳贅則可忽也詳詩句則綴旒正指天子不應又以旗之正幅爲喻此蓋指冕服之旒是最尊且上者禮記作畷郵○競者失之躁絿者失之緩剛則暴而無制柔則牽而不斷敷本作孚大戴作傅○共者九貢也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斿貢物貢駿厖訓大也厚也小雅四牡龐龐漢書龐豨皓駁蓋以厖之爲馬長矣荀卿曰大路之馬必倍曲禮齒君之路馬有誅惟其馬齒倍高故欲廣敬也今群牧選馬十六歲以上又教順之乃進御古者君乘馬大夫乘駟齊詩作駿駹荀子駿蒙大戴禮恂蒙○震者張皇動者搖𢤱難者疑沮竦者驚懼以臣伐君雖湯武之聖猶有虞乎此

六章旆者懸于旗以示必戰者也旆說文坺外傳荀子作發漢書
苞作包蘖作枿顧漢書鼓○韋顧昆吾鄭語祝融後通典滑州古
有豕韋國今屬大名府顧郡國志在濮州昆吾括地志在濮陽縣
今並屬東昌府王嘉拾遺記黃帝伐蚩尤陳兵昆吾山下服子愼
以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爲五霸則此三蘖皆
强可知或曰先翦其蔓者孤其勢也或曰以漸而除之與桀改商
也愚謂湯此舉本爲伐夏自任手不得然謂並有二意亦不妨蓋
勝予之懼聖人臨事當然豈不曰蔓先商也倘桀能輪臺一悔又
豈無說而處此然觀烈烈二句則說者皆書生之見爾莫逐莫違
盞軍甫出而彼已不敢動載紂衆又逆庭遂違皆從蘖字來按竹

書桀二十八年湯取韋二十九年征顧三十年征昆吾三十一年
商自陑征安邑大雷雨戰于鳴條桀奔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
放于南巢是時昆吾又以兵助桀故孔疏云乙卯日同誅○謚法
殘民多壘曰桀
七章震業一云謂遭夏后氏之衰商人危懼卽書所謂肇我邦于
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也此說較注普曾意震業猶薄言
震疊猶赫赫業業言其威武加強也此詩歷序商烈並無中衰之
意傳者失其旨已若謂湯以七十里起疑其中衰則文王以百里
起將何如蓋湯本伯爵故云耳○降于卿士是湯能下尹所謂先
學後臣也毛本降予今本于字誤卿士在周爲三公之兼官阿依

也衡平也言湯所依倚取平以治天下者也玩兩實字一則專任
一則自任君與相各盡其責○伊尹配食雖不見本文觀書茲予
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其說足徵尹有象賢之陟乃或云
太甲誅伊尹爽東野之言呂覽亦云伊尹世世享商伊氏名摯尹
官也

殷武

序祀高宗也○詩說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
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
中興之王乘衰亂之後群心爰懈法紀廢弛內則諸侯跋扈外則
四夷紛起非武德何以克振後代如漢之光武庶乎近之然人心

思漢猶易爲力宋之高宗優柔不斷不足言矣周宣亦未是允武
商家屢蹶復振總不外篇首一言故自湯以下代稱武王然武丁
傳聖人之學端默師臣終始一德嘉靖殷邦且有祖甲保惠黎民
不侮矜寡其後生亦賢哉殷號三宗周公稱之祖甲應有不遷之
廟豈七世受適當亡國故不享孔安之疕又按商邑景山是北亳
也特于湯始受命之亳立廟祀之與
一章荆楚或曰本一木二名故取爲國號亦得二名武丁之世未
爲芊姓不知其君何人周初封熊繹于荆春秋魯僖公元年始書
楚或曰秦始皇父名楚復改楚爲荆按楚爲荆州地以荆山得名
荆楚蓋荆州之楚左控江陵右扼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溼塞自三

代以來與中國爲消長其地高山深谷叢林密箐其人鳥舉獸散不可方物乃近介于商丘之旁詩陳此役真神武之師後來惟孔明度瀘方此意象漢武開邊直詐力倖中爾若秦人擊越堪爲世鑒然易高宗伐鬼方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實憊而僅克○罙深也哀荆之旅葢虜勢散則縱橫聚則不爲犄角戰守皆便且鼠穴之鬪離諜可用經此句又是全其種部不殲艾也其所荆楚之所緒字見百世之功

二章凡王者先內治後攘外武丁則不然葢其時諸侯未睦只王政衰夷狄乘虛故天子甲兵湯曰成湯周曰成周皆以征誅成天下也猶書名武成○氏羌山海經伯夷父之後乞姓黄氏云姜姓

三苗之裔居三危者羌从羊葢羊種也武王伐商羌髳來會漢志隴西域有氐道又有婼羌黄氏曰今疊宕松諸州皆羌地按疊溪順慶松藩皆隸四川○賓服者享荒服者王然王亦享也或父終子繼或天王即位乃一朝謂之來王有不享則修文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按甸服者日祭侯服者月祀賓服者時享要服者歲貢荒服者終王所謂常也

三章說命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此天命多辟之謂也禹弼成五服咸建五長則設都之地豈忘禹功哉○無逸論三宗乃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詩之作殷將覆已其弭筆之臣能推道本處如此○末句不粘韻朱子疑其缺一句謂先儒分章者全不知此義竊恐倒二字也（解字轉之即叶恐非倒二字也）

四章蘇眉山曰天視有爵爲下民所畏也故使之制行于下國而封建其所當福者按此解不若集註存之以傍古說○人心與天不息常自惺提便無過差少有怠遑即僭濫矣此二語正是恭默思道推到賞罰得其驗耳然詩中實不言賞罰

五章商邑二句周禮疏堯治平陽舜治安邑惟湯居亳得地中史記唐人都河東周人都河南殷人都河內三河居天下中若鼎足而河內尤河之中也極者言其風猷政教立四方之表也聲字實靈字虛洋洋如在神之靈也言使中外之人別有一番畏慎處葢國勢方強人心震肅不言不動自有明威

六章虔爾雅椓孔安上無忝于祖功下不愧于世烈

詩經胡傳全卷畢

孫男胡　勿詮次

大明崇禎十六年癸未夏五之吉春煦堂藏版

後學楊澄猗倫侯氏書
金陵劉宗漢茂才甫梓

〔清〕顧棟高撰

毛詩訂詁八卷附錄二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江蘇書局刻本

毛詩訂詁

光緒丙申六月
江蘇書局刊版

毛詩訂詁序

毛詩訂詁余友無錫顧震滄先生所作也今年春先生與余胥會京師出其書屬爲之序余惟毛詩序傳得失先儒之論詳已而義尙或未盡者則風雅正變之說戕之也竊嘗思之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雅者正也大戴禮投壺篇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則不特小雅爲雅召南魏詩亦爲雅不特文武成王之詩爲雅後世刺貪刺不留賢之詩亦雅矣奚正變之分也且卽有正變二南太師所陳周之盛時樂王爲王朝新樂邶鄘十一國之詩周衰各國自作之樂序謂之家殊俗國異政者以正變分之或可豳詩爲周公自作或他人美周公作何王道之衰禮義廢政教失而目之爲變風乎二雅則孔子所正各得其所者也民勞板蕩抑賓之初筵與書之召誥洛誥酒誥無逸立政何異六月采芑江漢常武與書之甘誓費誓又何異采菽崧高韓奕與書之康誥文侯之命復何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與頌之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更何異而槩以爲變雅乎若云以美刺分淇澳緇衣美衛鄭之二武公小雅車攻四詩大雅雲漢六詩皆美宣王者也何以亦爲變乎若云以時世分周頌作於周初魯頌僖公時作何獨不分正變乎夫發言爲詩比音爲樂雅樂無正變則詩自無正變美之者固正刺之者未始非正千五六百年道有升降俗有汚隆其詩無一不正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無邪者正變則不能無邪矣余竊作此論茲讀先生書博而要簡而明敬附質之先生先生其亦有取焉否乎

乾隆十七年春正月丁亥武進同學弟楊椿序

毛詩訂詁序

訂詁者何訂毛公詁訓傳也詩有齊魯韓毛四家厥後三家之學絕而毛傳獨盛行漢鄭康成爲之箋唐孔穎達爲之疏嗣是談詩者奉毛傳如金科玉律莫敢異議歷二千餘年而歐陽公首闢之經蘇子由王介甫呂東萊諸子互加駁正而詩學漸明晦菴朱子後出乃盡去小序而獨爲集傳小序世傳爲子夏毛公合作而詁訓傳之所從出也明祖列朱傳於學宮而小序又廢顧好學之士猶斷斷爲祖序說以攻朱子嗣是朱傳與序說兩家恆角立而互持其勝余病之久矣大抵禮法之士多祖晦菴風雅之儒恆宗毛鄭宗朱子而失者如朱子之斥淫奔已過而王魯齋柏更列三十二篇爲淫詩謂非聖經之舊請於朝而欲去之是也宗毛鄭而失者如桑中溱洧本係淫詩而馬貴與必欲伸呂抑朱謂可列於雅樂是也嘗平心而論之朱傳之可議者獨鄭之子衿風雨衛之木瓜謂皆男女贈答之辭未慊乎人心之同然耳其于大小雅及頌撥去時世先後之說眞有摧陷廓淸之功顧尙有未盡者於采薇三篇云未必文王時詩而未定其爲宣王錯簡於秦風無衣不取康公修怨而未識其爲襄公奉命討戎卽小戎誓師之語則編詩先後次第之見未盡脫去而其闢毛鄭猶爲未盡也余徧覽諸家之說參其異同酌以時勢閒附鄙見有斷宜從朱子者而非從功令起見也有斷宜從序說者而非好與朱子立異也於昊天有成命及噫嘻執競三詩則從歐陽及朱傳以成康爲成王康王而斥毛鄭爲迂曲難通于魯頌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從王魯齋說謂爲周公之事疑詩中有錯簡於鄭風同車褰裳狡童諸詩則以狂狡爲斥宋襄公非刺忽而於朱子之淫奔亦無取于唐風杕杜三詩則指晉公之欲殺重耳宜列在采苓之後于衛之淇澳鄭之緇衣齊之雞鳴唐之蟋蟀則謂諸國正風猶有一二存者而非可將變風一概抹煞此皆十年以來虛心體驗非隨人傳會亦不與人立異輒不自揣謹著論二十四首附於各篇之後針膏肓砭廢疾是在後之君子

乾隆辛未臘月上浣十日復初氏書

訂詁原序 一

毛詩訂詁序

雍乾間吾鄉復初顧先生以經學大師崛然為儒林之首所著皆進呈者曰毛詩訂詁曰春秋大事表海內學者推服無異詞顧大事表行世已久至今家有其書獨所謂訂詁者世罕傳本承學之士求見其書不可得竊嘗憾焉邑子廉惠卿沈靜好書尤喜表彰先哲前年從於顧氏訪得是書示予於吳門書局時提調局事者為予姊壻錢唐諸璞齋尤博雅嗜故籍既見是書三人者乃互相忻賞然恐其久而失傳也因與璞齋商之即局中授剞劂氏經始光緒二十一年正月訖二十二年五月刊成書凡八卷首尾悉完具獨弟五卷中有空白四頁當俟異時覓得他本校補焉昔者太史公有言詩三百篇大氐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故其孤情遠旨有託於語言文字之外者至微妙不易識自漢以來說詩者猋起鱗萃然皆支離穿鑿逸不得詩人之意不得已漢毛鄭宋朱子最為近之降至今世家自為說人自為編主奴於漢宋之門戶水火相盭紛然而未已夫讀古人書不能虛心探索究極其奧窔而一以黨仇攻伐為事無論其必所得也即有得焉而已不勝其失矣故說者愈多而詩愈晦先生有憂之於是覃精六義窮極幽眇既徧覽諸家之說為之酌其同異而正其是非又為論二十四篇發明大義平生雖篤信朱子然於朱說有未安者亦必反覆辨論以求其是焉士君子之立世也不獨異不苟同惟知當於理而已雖當羣論蠭起亦能確然自守而有以息一切之爭觀先生之治詩也即其為人亦可以想見矣抑聞之先生舅氏華霞峰本師高紫超皆湛深經術其同時與先生討論者又有蔡敬齋龔繩中吳容齋易堂兄弟此數子者於諸經各有纂述然亂後零落盡矣不知吾鄉尚有傳本否世有好事願即以是編徵之若是編之傳則惠卿與璞齋力也

光緒二十二年夏五月邑後學鄧濂謹序於吳門書局

毛詩訂詁卷一

錫山顧棟高

國風

周南

關雎

小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歐陽本義　毛鄭謂詩所斥淑女非太姒是后妃所進三夫人九嬪以下則上言雎鳩為比興而下言淑女乃別是一種人關雎本美文王太姒而通篇更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

朱子辨說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謂樂易於淫哀易於傷獨為是詩者能有節而不過所以為得性情之正今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指而全無文理也或又以為刺詩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謂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此本魯詩說與毛異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而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明矣且為人子孫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而尚可以為風教之首乎

蘇氏潁濱曰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為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蓋經師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隋經籍志曰先儒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首序之一言而盡去其餘

程子曰毛鄭以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說不得后妃

朱子曰毛鄭說不妬忌這便是后妃之德纔看來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方見德盛難言處

呂氏東萊詩記曰后妃之德坤德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輾轉反側憂之不過

其則也琴瑟鐘鼓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
也
陸氏奎勳詩學曰湛若水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似不宜待后妃
已歸乃爲文王求妾媵又不宜詩人未敘后妃之歸而遽言求女
也其論可以解頤
華氏泉曰關雎爲二南之首篇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爲風化之
始言后妃急於求左右之賢爲內治之助補傳詩緝皆本毛鄭之
說不可廢也朱傳言未得已得卽指太姒第不知所云憂之樂之
者爲宮人耶爲文王耶宮人王季之宮人也太姒世子之妃也宮
人於世子之妃至見其德而頌美之固有之矣未得而求求而至
於輾轉反側恐未必然也如以爲文王則婚姻之事固有父母之
命矣文王不惟王季太任之命是聽而戚戚然憂之至不能寐文
王之志荒矣
又曰詩記憂樂亦指文王皆未嘗爲文王世子地耳若從宮人口
中摹寫世子憂不得淑女而至寤寐思服輾轉反側縱說得太姒
十分有聖德未得宜憂既得宜樂畢竟於世子道理上有礙何以
風天下而爲風之始乎
詩學曰集傳謂作于王季舊宮人亦未爲允此宮中女史所作與
齊風雞鳴相類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代寫文王憂樂之情
案毛鄭謂后妃求淑女看程子及湛氏若水二條足辨其妄矣
乃華氏猶致疑于集傳之言反若有取于毛鄭之說竊以爲未
然也如陸堂之說只是詩人代寫文王憂樂之情宜如此耳原
不必實有是事大抵詩與騷一例其立言多擬諸形容不嫌過
甚離騷云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
兮見有娀之佚女亦只是設言耳豈有實哉讀者勿以辭害志
可也今人多以憂樂於文王身上難說遂以爲宮人思得后妃
又或以爲太任擇婦細玩孔子說不淫不傷自宜從夫婦男女
上立說若是姑之擇婦又何淫傷之有畢竟集傳之言程子及
呂氏皆同爲斷不可易不必更求新義也
歐陽首闢序說爲朱子先驅其言多可採者乃其自爲說多未
安如此篇以爲刺詩且曰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樂而不淫其
思古以刺今而言不指切故曰哀而不傷則失之遠矣陸氏謂
不偏觀漢以後諸儒之說不知集傳之妙知言哉

葛覃

小序 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
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歐陽本義 此詩首章毛傳爲得而鄭箋失之葛以爲絺綌耳據下章可
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黃鳥蓋知時之鳥詩人以志夏時草木
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將作爾豈有喻女才美之聲遠聞哉
朱子辨說 此序首尾皆是但在父母家一句爲未安若是未嫁卽詩中
不應遽以歸寧爲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
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卽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
不常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
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詩記曰講師以爲在父母家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
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詩緝曰國史所題首一語而已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如言在父
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非詩意也
張氏南軒曰周自后稷世以農爲務其君子則重稼穡其室家則
勤織紝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誦服之無斁之章知周之所以興
誦休其蠶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
欽定彙纂曰古者夫婦之禮甚謹婦之於夫夫之於婦有不自言而使
人將命者所以嚴內外而謹狎暱也妻將娠夫出居側室使人日
再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于君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
李愚公氏曰三言字絕可想葛事未了非無歸寧父母之心決然
不敢道及葛事已成又不敢直頭竟請必須央及師氏一說此中
大費婉轉薄汙四句是自計料理之辭私與衣只就見父母說非
王后燕服褘衣之謂

卷耳

小序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本義 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婦人之職也臣下出使歸而宴勞
之此庸君之所能國君不能官人于列使后妃越職而深憂至勞
心而廢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

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故憂思至深二三章乃言君能以罍爵酌罰使臣與之飲樂前後文意亦乖離而不相屬

朱子辨說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傅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

詩學曰婦人無外事歐陽子亦嘗辨之乃其自爲說謂諷其君子愛養臣下猶不能盡脫坑塹夫風之爲體懷人者多二南中汝墳草蟲殷其靁皆是也而始自后妃篤念君子集傳之說其義千古不刊

案序說之謬歐陽公首闢之然本義又云諷君子酌使臣以金罍但不可長懷于飲樂文意支拙特甚其餘詩記詩緝補傳爲說不同總以登高皆屬使臣勞苦而以采卷耳爲麯蘗備金罍之用夫男女授受不親豈可以后妃親酌使臣酒乎詩記又謂后妃主酒漿故以我言之亦勉強周旋無聊之語耳其病皆由

爲序說所拘于說萬說總跳不破執若朱子謂思念文王四章俱承接一氣首章是在家而思二三章託言望遠不見而思酌酒以銷憂末章併不說飲酒但長歎而已章法淺深入妙生朱子之後猶欲舍集傳而宗小序是厭康莊之大道而尋蠶叢九折之阪也愚亦甚矣

陸堂宗朱傳矣又云陟彼二語言君子于役車煩馬殆下二語乃託言酌酒以解己之離憂末章專指行者而己之懷思見于言外解說亦好但以上我字爲指文王下我字謂后妃自謂恐犯朱子不相承接之誚其意謂后妃婦人不宜有登高與僕馬俱病之事耳不知作詩全是幻境不特登高是假設卽采卷耳酌金罍亦是託言如竹竿之詩言淇水悠悠檜楫松舟衛女身在他國豈眞有出遊淇上之事乎至以采卷耳爲備酒醴之用尤屬鑿說

詩讀去和平婉轉中而正大之氣自在有開國氣象與尋常閨思不同楊升庵黃夫人詩云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亦得風人之致而氣象不如遠矣

序說卷耳后妃之志言后妃志在欲令君子求賢審官耳朱子旣不用是說則首句亦宜闕去乃云惟首句得之與下文朱子解柄鑿不相入

樛木

小序 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歐陽本義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耳鄭謂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衆妾上附事之而禮儀俱盛又云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福祿所安考詩及序皆無此意

朱子辨說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詩記曰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于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詩學曰箋以君子爲文王東萊呂氏從之因舉漢隋唐以爲反照覘集傳直指后妃者意味較長而后妃之不嫉妬仍未嘗不包舉在內卽論編詩之體亦宜先美文王次及后妃

螽斯

小序 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歐陽本義螽蝗類微蟲詩人安能知其心不妬忌特取其多子以爲比爾序宜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今其文顚倒

朱子辨說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旨遂以不妬忌歸之螽斯誤矣

鄭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

詩緝曰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

案螽卽蝗春秋書螽爲災異而詩人以比后妃但取其多子古人立言無拘忌如此

桃夭

小序 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朱子辨說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

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皆以爲后妃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于此詩又專以爲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詩學曰漢儒說經多所迎合自呂雉稱制東朝無不干政者序說于關雎八詩知有后妃不知有文王嗟乎曲學阿世豈獨平津一人哉

兎罝

小序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歐陽本義 兎罝小人之賤事也士有既賢且武乃使在田野張罝椓杙則周南國君可以刺矣若說兎罝之人皆能爲方叔召虎于城腹心之事則又近誣也果如其說則舉國人人可用卷耳后妃又安用求賢審官憂勤如此乎毛訓肅肅爲敬布罝椓杙何容施敬此不過謂布其網罟于道路肅肅然嚴整使兎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武夫爲國守禦使姦民不得竊發耳此由泥于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之語遂致謬誤如此也

朱子辨說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案歐陽駁毛鄭之說甚辨朱子亦同歐說指爲興下乃云雖兎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則又似賦而非興適犯歐陽之所訶竊謂罝兎皆賢誠不免於誣若謂賢者隱于罝兎文王之世不宜有此或又引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此又因兎罝之詩而造爲此故實耳仁山金氏據以說經誤矣不如從歐說爲近裏著實也

陸堂亦致疑于集傳而云上二語卽曹植所謂開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也與歐說又是一樣興法然語意近誇文王當日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不似後世帝王收攬豪傑爲己驅使且未一統何來天網八紘等語耶

芣苢

小序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黃氏佐曰家室和平之樂溢于采物之餘而廣大自得之風自暢于行歌之外成周太和可想見

陸氏深曰此詩凡四十八字內有采采字凡十三芣苢字凡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爲語助者才餘五字耳而敘事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途招邀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挹天下之至文也

讀中谷有蓷隰有萇楚諸詩開口便是一團愁苦之氣讀芣苢之詩開口便是一團和樂之氣不須解文義只讀去喉吻間自見得

賦重民貧之世民且有賣妻鬻子以求食者何來此景象大段是從民富足得來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篇活畫一仁字景象其要在開其源節其流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全靠文王九一諸政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一半是后妃勤儉感化所致竊謂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是芣苢之詩之根原也如此纔不是空說序者撇卻文王專美后妃既失矣又專以爲不妬忌而致和平豈非朱子所謂意愈狹而說愈疎者耶

漢廣

小序 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歐陽本義 序但言無思犯禮者鄭箋則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文

王之化但行于婦人不能行于男子且首章方言男欲犯禮而往二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前後意亦頓殊之子于歸不過言此女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蓋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所忻慕焉末乃陳其不可之意鄭以于歸爲嫁失之矣

朱子辨說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于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于此類兩失之矣

華氏希閔曰求非誘也卽關雎次章寤寐求之之求蓋欲以禮聘之而無由訪姓氏通殷勤故有喬木之歎錯薪刈蔞蓋于游女中又有尤姝者深所注念蓋洛神閒情之先聲非淫邪也然決其閑遂可以無所不至故陳詩者采以助王政

案歐陽言秣馬是執鞭忻慕之意嚴氏粲謂如此便有狎暱之想以爲此游女之嫁將有秣馬以禮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語意覺牽強不順不如歐說自然大抵說詩不可拘泥如嚴氏

太失之拘矣

汝墳

小序 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歐陽本義 序言君子謂周南之大夫則婦人乃大夫妻耳鄭說謂伐薪非婦人之事婦人不宜伐薪而伐薪喻賢者不宜勤勞而使之勤勞則謂大夫妻自出伐薪恐無此理矧賢者固當勤勞于國而反謂非其事則又違勉之以正之言也又謂王室如燬父母孔邇謂紂爲酷暴君子苦避此勤勞之事或時得罪害及父母不惟詩本無此意且君子所勤者周南之事耳紂雖虐必不爲周誅避事之臣玆理亦有所不通矣

案鄭孔說父母爲行役者之父母迂曲已甚誠如歐陽所訶父母指文王本石守道說朱子與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並同理極直截正大乃嚴氏粲又曰恐非以服事殷者所敢安且鳥在其爲勉以正也而反有取于韓詩之思親列女傳無遺父母憂之說殊屬未當少陵詩云送行勿泣血僕射猶父兄與此詩旨意正合文王能爲商紂回已渙之人心益見純臣之節又何不敢

安之有

麟趾

小序 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歐陽本義 詩直以國君有公子如麟有趾耳更無他義若序言關雎之應則是謂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爲應不惟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合或又謂太史編詩之時假設此義以關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篇列于最後使若化成而麟至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太史假設之義宜其失之遠也

朱子辨說 之時二字可刪 集傳 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朱子曰文王是一箇好底人自然子也好孫也好宗族都好譬如麟好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 此便是關雎之應

案歐陽深闢關雎之應四字此謂太平致麟出爲誕妄不經耳其實關雎和氣所鍾子孫皆賢此便是應不必眞有活麟出世也歐陽作五代史深惡末世說祥瑞者故其說經亦云云朱子所取亦非取祥瑞之說而歐陽本義云宗族同姓輔衛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此卻是蛇足詩中無此義

程子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

召南

鵲巢

小序 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歐陽本義 詩人本義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耳初無配義況鵲鳩異類不能作配也鳩之種類最多鳲鳩與鳩亦絕異

朱子辨說 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

案此詩言夫人之德德字所該甚廣詩記曰夫人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此詩緝曰國君積行累功夫人安然來居有德以稱意在言外此亦如周南之關雎朱子謂只恁地渾淪說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小序謂德如鳲鳩是取其均一嚴氏昌武謂取拙意都偏著一邊詩中並無此義至補傳謂味盈之

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更有謂巢爲鵲有而任鳩據之竟以鵲比夫人鳩比衆妾與詩意益遠矣

采蘩

小序 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朱子集傳 南國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家人敘其事以美之或曰蘩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

語類問采蘩只作祭祀說自是曉然作蠶事恐非也朱子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問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

華氏希閔曰後序及毛鄭孔三家皆主祭祀說朱子兩存之以親蠶亦后夫人職也明儒多主蠶事然據埤雅蘩有二種一曰白蒿陸草也可以生蠶一曰蘿蒿水草也可以爲菹此詩明說沼沚澗中是水草祭用爲菹者又左傳風有采蘩采蘋可爲祭祀之證若七月詩采蘩祁祁則白蒿又名茵陳如茵之陳以藉蠶者不在沼沚澗中也

案此据埤雅云蘩有水陸二種而毛傳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
也陸佃曰白蒿從始生至枯白于眾蒿俗謂之蓬蒿菜可以為
菹七月采蘩祁祁所以生蠶則又似以二蘩為一疏曰蘩非水
菜言沼沚者謂于其旁采之姑存其說以俟考

華氏希閔曰被首飾鄭箋引少牢被錫即髲鬄釋之孔氏据周官
內司服首飾有副編次三種而髲鬄即次夫人助祭首飾用副不
用被故解在公為先夕視滌濯凌晨視饎爨以合夙夜之義還歸
則釋副而還被但詩人美夫人不應舍其祭時之敬恪而但述其
祭前祭畢之景以此定其非祭祀而為蠶禮然夫人世婦之入蠶
禮有明文而夫人世婦之入蠶用被則原無證据竊案少牢禮主
婦從祭被錫衣侈袂則被為卿大夫主婦祭祀之服序云夫人不
失職者卿大夫之夫人而非國君之夫人也

草蟲

小序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本義歐陽　草蟲阜螽異類而交合詩人取以為戒而毛鄭以為同類相
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實已嫁之婦而毛鄭以為在塗之女序意止
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而毛鄭乃言在塗之女憂見其夫而不得
禮皆詩文所無非其本義蓋當紂之世淫風大行此大夫妻獨能
以禮自防不為所染見彼二物相從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誘
故指以為戒而守禮以待君子之歸爾

朱氏鶴齡子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黃氏櫄曰此詩謂取物自警古今皆從其說予獨以為非也夫不
為淫風所化在我而已何至以禽蟲自喻詩文但言喓喓草蟲趯
趯阜螽未嘗言草蟲鳴而阜螽從之也第記時物之變耳

案此詩如周南之卷耳俱係婦人篤念君子是思之正何須說
到以禮自防閑其言草蟲阜螽是深秋候采薇采蕨是季夏候
歷三時而未歸是以用憂詩意不過如此耳毛鄭謂取以自比
固非歐陽謂取以為戒亦非也其病總失之拘泥覩物起興是
適然耳不必多為之說

采蘋

小序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奉祭祀矣

華氏希閔曰通首皆述祭祀而末句點出主之者季女明其為教
成之祭而非正祭也通首皆法度循之者季女而教季女者則大
夫妻也季女在室學之將來嫁為大夫妻能循之故小序云大夫
妻能循法度

案詩記云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
當大事陸堂据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已毀教之宗
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與此詩經文正合則此季女
當美將嫁之女非大夫妻也說較核華氏為融貫二說更好

華氏又曰鄭箋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禮設几
筵于戶外愚謂設祭戶外斷無是情古人室皆南向而廟主則東
向蓋南向取其離明於人為宜鬼屬幽陰不取離明故糈蔽其南
光而惟于東南設戶出入西南設牖稍透光明以便行事左昭右
穆今曰戶外則隔壁行事有是情乎据引昏禮云納采主人筵于戶
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是其禮皆在戶
西蓋戶內之西即牖之東也此云牖下亦是戶內之牖非戶外

甘棠

小序　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本義歐陽　毛鄭皆謂蔽芾小貌茇草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煩勞人故舍
于棠下棠可以容人則非小樹也況召伯死後愛其樹而不忍伐
則作詩時益非小樹可知蔽能蔽風日芾茂盛貌乃大樹茂盛者
也

魯齋王文憲謂非召南詩退此篇于王風

陸堂謂此詩係召伯沒後追思當作于康王之季年

詩緝曰武王分周召為二伯詩稱召伯是作于武王之時也作時
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

行露

小序　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
也

本義歐陽　序本美召伯能聽訟而毛氏謂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鄭氏謂
物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乃是譏召伯不能聽審耳至其下章
但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則了無聽訟之意與序相違鄭又謂露
濕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時以六禮來彊委之男女淫奔豈復更須
仲春合禮之月豈復猶備六禮何其說之迂也且男女爭婚世俗

常事而中人皆能聽之豈足當詩人之所美乎
朱子曰召南非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此詩殆被化未純者若周
南則固無是詩然騶虞純被之後召南亦不宜有是詩矣
劉氏瑾曰漢廣之女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
之訟蓋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朱氏善曰此女
幸而生聖人之世不幸而遠聖人之居也
陸氏堂曰以一詩而牽合數詩小序通病竊謂行露以下皆南國
詩與召公無與且詩三百篇少五言者此詩體既變而語皆巧當
屬康昭以後之作野麕亦然不然何以教行于女子而反扞格于
丈夫乎孔疏云禁嚴于女法緩于男殊非經旨
案陸氏謂二南爲房中歌曲故取行露及死麕二詩見雖遇強
暴之男而女子尚當自守若此非以美召公也男女爭昏之訟
後世一法吏能聽之歐陽已有說以闢之矣
劉向列女傳及韓詩外傳皆謂申人之女許嫁于酆夫家禮不
備而欲迎之女持義誓死不往而作此詩何楷玄子因謂文王
既滅崇後作邑于酆酆本崇地女貞潔而男強暴蓋染于崇侯

之惡而然愚謂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信卽如其說申在南陽宛
縣而酆在陝西西安府鄠縣編戶之氓遠隔千餘里而以女字
人既無此事且申爲南國而女子既服從文王之化矣酆在周
畿內爲肘腋近地而丈夫顧強暴若此豈化行于遠反不行
于近耶況女子出嫁事由父母婚姻論財夷虜之道酆人非強
掠乃因聘禮不備是必不足于財者女子乃不肯往而至興訟
豈得爲婦道之正而聖世所宜有乎召伯聽之豈得因聘禮不
備遂至斷其離異乎夫男女之合惟不由媒妁爲不可耳觀室
家不足之言非全無媒聘者愚意此女必許字已定強暴窺其
色而欲彊委禽焉如鄭公孫黑之類耳但此意詩未說明當補
出若云申人既許嫁酆人既來迎但禮不備則此女乃從財禮
起見非特文王之世不宜有亦世無此事也何氏喜其新說而
反駁朱傳甚矣其謬也

羔羊

小序 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
羊也

朱子辨說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耳
孔氏穎達曰諸侯及卿大夫朝服同用黑羊裘君則用全其臣則
褎飾爲異羔裘豹飾羔裘豹褎是也首二句言節儉下二句言正
直
李氏樗曰委蛇鄭氏謂自得之貌蓋人能平其心則無入而不自
得其心不平安能雍容自得如此
嚴氏粲曰在公之謹飭勉強可能也退食而委蛇則顯微無閒矣
徐氏光啟曰殷之舊俗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文王一先以卑服道
以懿恭而過化存神一至于此
彙纂曰退食自公二句極寫從容自得光景而其所以能如此者
由于朝廷無事也合觀芣苢可想二南之時一種太和元氣洋溢
於在朝在野之閒
何氏楷曰次章言革毛去而革存也三章言縫革敝而縫見也如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革而縫見可知

殷其靁

小序 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

勸以義也
朱子辨說 案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張子曰如鸛鳴婦歎之義將風雨而思念行者
蘇氏軾曰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此非有
取乎靁也蓋必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耳
徐氏光啟曰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思婦之情倍切
王氏質曰君子出行當是雷收聲之後聞雷發聲則覺氣變候移
念君子之歸也
案殷靁與草蟲俱是卽時卽景借端發興如前數條之說是也
至作詩之人則從古無傳豈能鑿空以實之乎乃僞詩說則謂
武王克商諸侯就館終南子貢詩傳又云美召公陸氏奎勳謂
其白晝說夢當矣更可異者何楷玄子則謂文王因羑里其臣
相與救之當是閎夭泰顛之室家所作以靁喻紂威南山爲周
地振振謂振救之方不一則蜃樓海市益甚說經如此不幾于
傳奇小說乎

摽有梅

小序 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歐陽本義 摽有梅本謂男女及時之詩如毛鄭之說乃是男女失時之詩耳古者婚禮不自為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乃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求庶士以相昏姻也

朱子辨說 此序末句未安

孔氏穎達曰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己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　范氏處義曰詩人設為女家之言　戴氏岷隱曰此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

案諸家皆以為女子之情朱子亦云以為女子自作亦不害蓋人情多如此為父母者能于是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然畢竟礙理孔氏歐陽氏俱辨之然俱以為召南之人亦覺費力不若戴氏謂父母擇壻為直截無語病

小星

小序 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孔氏穎達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所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

案孔疏則朱傳所謂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勤其解猶未的蓋往來是夫人與妾之所同雖正嫡無與王日夕同居一寢之理天子六寢路寢一居前小寢五居後后夫人居六宮更在小寢之後宮與寢之相通者曰永巷亦曰壼寺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平時后夫人率眾嬪御俱居六宮進御雖后夫人亦須出永巷就王所雞鳴告去周禮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鄭注王不就后宮息路寢之庭即燕朝是禮法之地嫡妾進御俱在小寢往來俱在暗中佩玉晏鳴即以爲刺惟夫人衣朝服而來鳴佩玉告去舒遲有儀眾妾則抱衾與裯及急速疾去為異耳

蘇傳曰三心也五噣也正月噣在東方三月心在東方諸妾從夫人以次敘進御于君所猶小星之從心噣也

程子曰賤妾得進御于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江有汜

小序 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朱子辨說 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爾雅決復入曰汜

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漢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夏口即漢口

案陸堂更從李氏說以為詩採于梁州爾雅江為沱郭璞注引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注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詩當指梁州之沱而言案梁州為巴蜀地秦武王伐蜀始通漢文翁始施教化文王時安得有女子即嫺詠歌而採風者至其地乎

野有死麕

小序 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歐陽本義 此詩之序與芣苢序曰天下和平麟趾序曰天下無犯非禮前後自相牴牾蓋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惡其無禮故謂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尙可食之故愛惜而包以白茅之潔柰何彼懷春之女吉士遂欲誘而汙以非禮耶樸樕猶可用以為薪死鹿猶束以白茅二微物猶然況有女而如玉乎末章遂深惡而遠卻之詩人之本義蓋如此

朱子辨說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魯齋王文憲直斥此詩為淫奔宜從放黜凡三十二篇其言曰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當秦焚滅容有存于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竊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刪其他刺淫亂如新臺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存之以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所去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殽亂二南初何害其為全經也哉愚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

何氏楷曰毛鄭皆謂凶荒則殺禮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野

中田者所分麕鹿之肉爲禮而來諸家及朱子皆因之案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禮殊屬不經詩之取興謂野有死麕人惡其奧猶或以白茅包裹之此强暴之男何止如死麕之可惡乃任其狂逸而莫之制耶

嚴氏粲曰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外有死麕人欲取其肉而食之猶以白茅包裹之恐爲物所惡有女子懷春而欲嫁善良之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非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爲此

案何氏駁毛鄭及朱傳極有理至其自爲說則牽强特甚不如歐陽之說爲自然蘇氏潁濱嚴氏華谷俱同此解又從前皆作貞女惡無禮而拒之爲女子自作嚴氏謂述聞者惡之之詞較穩妥

何彼穠矣

小序 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姬一等猶成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朱子辨說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于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

孔氏穎達曰此文王也以其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大誥注受命曰寍王承平曰平王

朱子曰詩疏所謂武王有五男二女蓋出于此五男者邘晉應韓爲武之穆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太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此詩王姬下嫁齊侯之子則二也

問何彼穠矣詩何以錄于召南朱子曰也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是難考據

華氏希閔曰毛傳訓平爲正以爲武王女文王孫孔疏謂猶書之稱寍王至王介甫謂齊侯猶康侯寍侯李氏樗更謂爲齊一之侯是皆以二南不應有東遷以後詩也近如何氏楷顧氏炎武陸氏奎勳則皆主平王卽東遷之平王王姬卽春秋莊公時歸于齊之王姬但王姬歸齊者有二一爲莊元年歸襄公諸兒一爲莊十一年歸桓公小白前王姬縱有詩當是刺安得列于二南後王姬雖可云美然經文齊侯必指見爲諸侯者襄桓娶王姬皆在嗣侯之日更不應舍其身之貴而追稱其父僖公也不如依毛傳作文王之孫攧撲不破

案華氏所駁極醒愚意此係武王之女下嫁齊侯呂伋之子蓋邑姜是太公望女呂伋是太公望男武王女下嫁必在成王時而成王崩日齊侯呂伋尚在其子未爲侯故推本其父而曰齊侯之子也併不作齊一之侯立說

王文憲柏退此詩列於王風

騶虞

小序 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歐陽本義 以時發矢射豝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也詩人之本義美其國君不多殺當彼葭草茁生之時國君順時畋于騶圄之中其虞官翼驅五田豕以待射君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

朱子辨說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歐陽公引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詩緝曰田獵則騶御及虞人咸在故呼而歎美之言非但其主人卽其下亦能體上意而仁及于物也

何氏楷曰毛氏以騶虞爲義獸後世如司馬相如吳薛綜晉張華陸璣陸佃皆祖其說考較形似別白聲象若眞見其物者愚獨有以斷其不然蓋爾雅乃詩詁其釋獸中無騶虞也他如東方朔淮南子山海經太公六韜諸書皆傅會不足信

案毛氏以騶虞爲義獸或以爲騶吾或以爲騶牙似一物而言之互異近世如歐陽氏嚴氏及何氏俱闢之明宣德四年滁州獻二騶虞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然後人又以爲傅會今觀朱子集傳則從毛說辨詩序則附歐陽之論則朱子亦不專

主毛傳謹並錄之以俟博雅之君子

李光地曰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仁心之至案此即成湯祝網取不用命者之意也其時亦必因有騶虞之瑞而推所以感之者故曰其仁如此此之謂騶虞矣與周南于嗟麟兮同意周道之行恩及禽獸易所謂利用前驅失前禽雅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王之流風也是四靈感之而至而賢者識其應非由外

案朱子謂中必疊雙適犯歐陽子所訶安溪据鄭箋說一發五豝仍是不盡殺之意又云此時適有騶虞之瑞而推其所以不作虞官說解此詩可謂無遺憾矣

陸氏奎勳曰夫唯瑞獸斯足歎美也豈所施於賤官耶

朱子又曰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之官終無甚意思詩記亦從毛氏說

毛詩訂詁卷一

毛詩訂詁卷二

錫山震滄顧棟高著

邶風

柏舟

小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歐陽本義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鄭皆以茹為度失之茹納也蓋鑒之于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衛之仁人自言不能善惡皆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羣小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本謂仁人為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如鄭氏說乃是仁人愠羣小耳日居月諸猶日乎月乎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所謂日朘月削也安有大臣專恣日如月然之義哉

朱子辨說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惟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于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為不遇于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于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于取信不知明者從旁觀之適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說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而又拘于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此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辭之美者亦概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

上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于溫柔敦厚之教故子不可以不辨
案朱子所云不知其時者強指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
強指為某甲某乙之事然小序猶就春秋初及成周三四百年
來約略摹擬猶未為甚失也何氏楷生朱子之後親見朱子此
論乃敢鑿空無稽造出夏商之世某王某年為某事而作以竹
書紀年為靠傍作俑始于元儒王柏氏金履祥氏專尋僻書隱
牒雜亂聖經輕翻前案其病由于自信太堅遂為漢唐諸儒所
不敢為卽其師何文定公亦嘗疑之噫儒者窮經本欲撥雲霧
而見青天出蠶叢而就大道乃欲自起雲霧自尋荊棘使學者
墮入鬼域中其罪豈不甚于荒經蔑古耶
朱子闢柏舟序不遺餘力而蔣氏悌生郝氏敬輩猶欲宗序說
以為亦未害義忠臣每託賢女以自鳴且謂朱註孟子仍用序
說彙纂謂詩傳序作于淳熙四年丁酉而四書集註序作于淳
熙十六年己酉則詩傳尚是朱子初年未定之說悉獨據經文
斷之曰靜言思之寤辟有摽只此一句斷然是婦人作無疑漢
書合德傳椎心以擣益此是婦人常態說男子不得陸堂謂莊
姜安于義命不宜有此豈仁人為士大夫反宜有此乎曰居月
諸胡迭而微朱子以比喻嫡妾較註疏及歐陽說俱勝大抵朱
傳解詩文從字順合乎人心之同然不必立意翻新故從序說
也

綠衣

小序　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毛謂綠間色黃正色間色賤反為衣正色貴反為裏以喻妾
上僭而夫人失位其義甚明而鄭改綠為褖褖衣當以素紗為裏
而反以黃改字先儒不取況毛義甚明當從之

朱子辨說　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
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我思古人毛鄭謂思古之制禮者尊卑有序使妻妾貴賤各得
其分呂氏嚴氏俱從之然此仍是莊公反照言外責莊公不能
然朱子改作古人有善處此者以自勵使不至于有過此纔是
反己自盡道理意味較深長程子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亦
是此意

燕燕

小序　衞莊姜送歸妾也

朱子辨說　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

張氏南軒曰泣涕如雨蓋家國之事有不可深言者晉褚太后批
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
合于詩人之情與

朱子曰某讀詩至終溫且惠數句歎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
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譬如畫工傳神一般直是寫得
他精神出

彙纂曰戴嬀之大歸正後日石碏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姜
之越禮遠送而惓惓于戴嬀為涕泣不置者當非僅尋常婦人離
別之情其亦有他望也與

案彙纂之言亦為有見然桓公為陳國之甥春被弒而戴嬀大
歸正當燕來之候乃夏與州吁連兵伐鄭至秋又伐直至九月
石碏來告乃圖之則殺州吁非為甥舅之仇乃不得已于石子
之請也又怪石碏當桓公被弒舉國皆賊之時猶能用陳以討
賊則當桓公初立秉一國生殺之權有莊姜戴嬀為主于內己
為老臣協謀于外何不早除大憝乃遲至十六年之久卒成篡
弒何與豈以桓公懦弱而州吁梟雄有卒難剋制者與

日月

小序　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
也

歐陽本義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謂父母不能畜養我終身而嫁我于衞
使至困窮也蓋尤怨之辭鄭謂莊姜尊莊公如父母而遇我不終
謬矣妻之事夫尊親如父母無此理也

朱子辨說　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以為遭州吁
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甯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
無良亦非所宜施于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
燕燕之前也

張氏南軒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日月作于州
吁弒嫡之後于是始推原禍本以為不見答于先君之所致孟子
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呂氏東萊曰左傳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家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荅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己私也傳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至莊公之所以報我則不欲稱述之矣

終風

小序 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辨朱說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華氏泉曰朱子猶但論詩之辭氣而云然耳若以春秋之大義斷之則莊姜之于州吁義不得爲母子州吁實弒桓公桓公戴嬀之子莊姜以爲己子則即莊姜之子而國人之嗣君也而州吁弒之則州吁實衛之賊而莊姜殺子之仇安得而子之且州吁以二月弒桓九月即殺于濮爲時無幾豈有州吁甫殺莊姜之子而奪其位曾未期月莊姜即以子桓公者子州吁其所謂悠悠我思所謂願言則懷者有惓惓無已之意焉尤爲無理不情之甚故斷其必非爲州吁而作也

陸氏奎勳曰若云爲州吁作左傳明言莊姜惡之何違心而作悠悠我思之語況當篡弒以後則情理愈失矣

看謔浪笑傲一句豈有子而可謔其母者乎看悠悠我思一句豈有弒君之賊而思之者乎朱子改作夫婦立說則莊而有體怨而不怒莊姜之德性千載以下如見而郝氏敬猶謂母憂子則謂之賢母爲婦怨夫則傷于怒嗚呼州吁于莊姜而猶得以母子稱之也哉

擊鼓

小序 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辨歐陽 自爰居爰處而下三章王肅以爲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鄭氏以爲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考之王肅之說爲是州吁以魯隱四年二月弒桓自立九月即見殺中間惟從陳蔡伐鄭是其用兵之事傳言衆叛親離蓋以其有弒君之大惡人心不附耳而鄭氏執之遂以爲卒伍離散案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兵出既不久又未嘗敗衄安得有此事且衛人暫出從軍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于軍中乎

辨朱子說 序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隱公四年伐鄭之事爲說恐或然也然州吁篡弒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左傳衆仲之言亦止于此蓋君臣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曾氏鞏曰非獨爰居爰處之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子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毛傳曰洵遠也釋文曰洵韓詩作夐夐亦訓遠東萊詩記曰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補傳曰洵信也歎偕老之約本可信今不可伸矣然以洵字例上闊字不如從毛氏說爲長

曾氏鞏又曰鏜然擊鼓踴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興師動衆非出于不得已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踴躍耳

凱風

小序 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辨朱子說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孔氏穎達曰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逮孝子自責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

欽定彙纂曰朱傳但謂孝子自責之詞而不及其母之不嫁蓋據經文而言而不衍述其事然使當日不能感動其母卒致嫁去七子亦遂已焉是何足成其爲孝乎

雄雉

小序 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辨朱子說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案雉雉有文采以興君子之爲國羽儀泄泄言舒緩自得以反
興君子之不遑啟處不必說到雉去雌留以懷字爲懷安而不
從夫也鄭以雄雉喻宣公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向雌雉下上
其音言小大其聲怡說婦人迂滯可笑嚴華谷又謂用兵非忮
卽求夫忮求自是說士君子之涉世與國君用兵何與總爲序
說所拘支離牽强如此非以序解詩乃以詩解序也顧龔謂朱
傳爲精信矣

匏有苦葉

小序 刺衞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歐陽本義 鄭氏以夫人爲夷姜說者以作詩時未爲伋娶是直以詩之
編次偶在前耳胡可爲據也且以匏葉苦濟水深爲八月納采問
名之時深厲淺揭喻男女賢不肖長幼宜相當宣公悖理亂倫之
事豈宜問時之可否與賢愚少長之相當哉

朱子辨說 未有以見其爲宣公夫人之詩

案歐陽駁鄭氏之謬極當而其本義則仍以衞宣立說但兼夷
宣二姜耳夫宣公烝夷姜係左氏之妄另具春秋辨中而新臺
牆茨君子偕老鶉奔四詩具在皆爲深惡痛絕大聲疾呼之辭
曰蘧除戚施曰言之醜也曰子之不淑曰云如之何曰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鄙夷以爲不可說不可道而此詩乃云士如歸妻
迨冰未泮若開道之以歸妻有期但不可遽行無禮何迂緩乃
爾豈非所謂欲紾其兄之臂而告之以姑徐徐云爾哉朱子脫
去宣公泛說刺淫亂自是千穩百當

谷風

小序 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
俗傷敗焉

朱子辨說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朱子曰皆述逐婦之詞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
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此係朱子初說亦從小序愚謂小序之失在篇篇關涉國君挨
定時世學者强詩從序致牽强害義爲不可耳如此篇第推本
詩之所由作不必入詩講固無甚害理也然以爲必宜從序亦
何由見得

嚴氏粲曰舊說以谷風爲生長之風習習爲和調喻夫婦和同說
此詩猶可通至小雅谷風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非和調也三
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通矣詩多以風雨喻暴亂北風
其涼喻虐風雨淒淒喻亂風雨漂搖喻危大風有隧喻貪故風雅
二谷風邶下文言以陰以雨喻暴怒猶終風且曀喻州吁之暴雅
下文言維風及雨喻恐懼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

式微

小序 黎侯寓于衞其臣勸以歸也

朱子辨說 詩中無黎侯序未詳是否下篇同

式微式微嚴氏粲以爲黎侯不見禮于衞微之又微者也李迂仲
本胡文定說曰以事下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事以躬下人不
有其躬是謂微君之躬嚴氏之說本于二家甚牽强不如朱傳從
舊說爲直捷

黃氏震曰中露泥中諸儒以爲辱在泥塗是也毛鄭以爲二邑名
恐無一身處二邑之理

旄邱

小序 責衞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衞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
黎之臣子以責于衞也

歐陽本義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毛謂衞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
稱鄭謂充耳塞耳也言衞諸臣如塞耳無聞知據詩四章皆責衞
之詞末章云充耳者謂衞諸臣聽我所責如不聞也鄭義爲長說
當從鄭

朱子辨說 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衞伯之詞誤矣

毛傳曰褎盛服也漢策曰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顏師古注云褎
然盛服貌嚴氏粲曰盛服則有瑱名爲充耳非眞塞其耳也此責
其不能聽己之訴遂譏其褎然盛服如眞以瑱塞其耳而無聞也
陸氏奎勳曰集傳褎多笑貌聾人多笑說本鄭箋而近于譃
彙纂曰毛鄭專主責衞說次章必有與責衞不行仁義必有以責
衞不務功德繼言實有戎車不肯迎我末章責衞諸臣褎然有尊
盛之服而德不能稱也朱子則以與國訓與字他故訓以字測其
必有而緩來故三章疑其無與同心者而不來蓋救災分患非一
國所能獨任觀齊晉主盟必合諸侯可見至于終不見恤乃知非

無與國非有他故乃衛之君臣褎如充耳若罔聞知也曲折以體
其情終乃質言以責之尤見忠厚之意
案毛鄭以仁義功德立說全無文理且亦絶少意味朱傳勝多矣至三章疑其無與同心者而不來而借證于齊晉之合諸侯則似集傳中亦無此意是彚纂創解議論極妙故全錄之

簡兮

小序 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歐陽本義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謂此賢者才力皆可任用而反使執籥秉翟為伶官也萬舞止是惜其非所宜為耳豈以為難哉矧能籥舞豈足為文武道備鄭指此為文武道備者非也

朱子辨說 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補傳曰簡之訓毛以為大鄭以為擇朱子以為不恭夫既自齒于伶官之列不可為大出于賢者之自為非上之命不可謂擇獨張子謂伶官雜于倡優侏儒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葢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過人者意味較深長故朱子取之

詩學曰舊作三章文義割裂集傳改定良允

泉水

小序 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詩緝曰泲禰干言非一時宿餞之地泲禰以下以女子有行言之則為嫁時曾宿餞之地也干言之下以遄臻于衛言之則為思歸而欲宿餞之地也

詩學曰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屬邢州余謂邢州本周邢國此詩葢衛女嫁邢者所作錄泉水以存邢風猶夫錄載馳以存許風也
案陸氏此說亦極新然邢衛同姓衛女無嫁邢之理若說下嫁于大夫則衛大而邢小邢安敢以大夫而伉諸侯且大夫亦未能備姪娣如諸姬之云也姑存以備考

朱傳以諸姑伯姊即上諸姬似未安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未見有姑姊從媵者鄭孔皆以為指在母家者而言嚴氏粲亦云父母終唯姑姊尚存欲歸而問其安否范氏處義云舍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則與上諸姬自屬兩項說較安

孟氏登曰諸姬姪娣之屬是同嫁來者諸姑伯姊非即諸姬是與我各嫁一國者諒思衛之心應與己同故謀之問之葢亦知終不得遂而聊以自寬耳須知去反俱是虛擬謀問亦是假設 又曰瑕字舊訓作至考之字書云玷也廣韻云玉病又過也本經烈假不瑕德音不瑕註俱訓瑕玷瑕疵當作此解若云或不瑕乎抑有害乎似是似非忽信忽疑正謀度之意

顧炎武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
案朱子之說得此申明之始無病鄭孔云指在母家者孟氏謂與我各嫁一國者俱嫌添出不如此說之自然也

蘇氏轍曰凡詩皆繫于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與衛國之女思衛而作詩其為衛音也固宜猶莊舄之病而

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

北門

小序 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劉氏瑾曰朱子以此序稍平故不注然集傳以此詩為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合

范氏祖禹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于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氏志長曰王事政事葢言煩簡鉅細莫不叢集于一身也
案王事是王家事政事是一國之事如春秋勤王及城成周皆所謂王事也

北風

小序 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歐陽本義 北風本刺衛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風雪相攜而去耳鄭謂北風雨雪喻君暴酷非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承上攜手同行來云其可虛徐而不進乎言當亟去耳鄭謂在位之臣向日威儀寬徐者今皆為刻急之行亦非也詩人必不前後述衛君臣而中入

以民去之辭若此豈成文理亦狐黑烏言狐烏各有類民欲各呼其同類相攜而去耳鄭謂喻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且亦黑係狐烏之自然豈宜喻惡哉

朱子辨說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程子曰序謂百姓皆攜持而去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于禍患也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詞迫切

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胡氏紹曾曰北風雨雪鄭喻政教酷暴朱傳虛言氣象虛邪二字朱傳亦比鄭箋較善兩其字初疑尚可緩急則萬不能已矣

顧氏起元曰借風雪以言其愁慘之象借狐烏以言危亂之兆非當時實有是事也

案歐陽駁鄭說極當而其謂民不避風雪而去各呼其同類如狐烏然解尤拙不如朱子謂風雪愁慘之象狐烏不祥之物為自然蓋人心愁苦觸目都無好景此情理之必至也

靜女

小序 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歐陽本義 此詩本刺也毛鄭乃以為美謂正靜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舍其一章而但取城隅二字以自伸其臆說耳又以彤管為女史所執以書后妃功過之筆故云遺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荑為茅之始生何取其有始有終毛義既失鄭又謂可以供祭祀據詩皆無此文皆衍說也此詩是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耳

朱子辨說 此序全不似詩意 劉氏辰翁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陸氏奎勳曰此詩為淫奔歐陽氏本義已然非屬朱子創論惡謂俟我城隅即漢人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也貽我彤管即所謂遺我尺素書也匪女之為美即所謂此物何足貴也古來騷人多以閨中之幽獨喻己之不得于君友若竟作男悅女詞即靖節閒情亦為白璧瑕矣

解頤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然古以刀為筆未用毫毛也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于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焉亦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于女史也

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補傳曰古之女史謂之彤猶他史謂之青蓋皆用竹簡青取殺青之義則女史加以彤色容有是理況女史惟后夫人則有之何必以人間相贈之彤管遂為女史耶

案彤管迄無定解朱子不詳何物鄭氏謂筆赤管女史執以書妃妾之過是直似今之筆管矣豈不杜撰耶總是欲為淫奔諱遂以城隅為高峻之地彤管為典法之物荑以供祭祀之用如此乃是思賢妃之詩豈所云刺時耶

新臺

小序 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衛人惡宣公築高臺以要子婦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多仰面視之此惡宣公淫不避人耳末章云俯面不欲視則惡之尤深鄭氏乃釋籧篨為口柔戚施為面柔夫既不能俯又不能仰一人之身豈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

蘇氏轍曰國人疾之而難言之故識其臺之所在而已

案此詩毛鄭以燕婉為指伋籧篨戚施為指宣公曲折有意味故朱傳亦從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蓋要子婦是宣公之惡與齊女無與故詩亦但刺宣公歐陽以宣公求與子婦為燕婉便直而少情且籧篨戚施不過是甚惡之之辭耳豈謂天下真有不能俯又不能仰之人哉歐說太拘泥矣

范氏處義曰凡人之為不善猶有羞惡之心往往多秘其迹懼為人所指目雖其過未有隱而不形然視宣公于河上鮮明高峻之臺肆為悖理亂倫之行固有間矣

二子乘舟

小序 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毛謂二子涉危遂往如乘舟汎汎然迅疾而不礙夫二子往皆見殺豈云不礙引喻不類非詩人之意也宣公使伋之齊伋當逃避壽亦不宜先往而就死二子舉非合理聖人之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其不幸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無所維制至于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也

朱子曰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
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爲憂疑之言則其情有無限含蓄無限悲傷參參數言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案歐陽及朱子皆言二子舉非合道此只是空中說道理若就詩人當日只當是愛閔憐惜之意豈可作譏刺不足語耶
歐陽駁毛意雖殊然俱作比喻解至潁濱蘇氏云自衛適齊必涉河竟作直賦其事朱傳及呂氏嚴氏俱從其說

鄘風

柏舟

小序 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朱子辨說 此事無所見于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范氏祖禹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呂氏祖謙曰史記載武公和襲攻共伯而自立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稱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
陸氏奎勳曰史遷誣妄得東萊辨之如日中天矣班固人表以衛武居中下共伯居下下非其惑于遷說耶

牆有茨

小序 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歐陽本義 公子頑鳥獸之行當加誅戮然宣姜是國君之母誅頑則暴宣姜之罪故引茨黎生牆爲喻謂茨當埽除然欲埽除則懼損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然懼傷惠公子母之道其義如此而已毛公謂牆以防非常若果如此則上有茨黎人益不可履而踰是反于牆有助此豈詩之本意哉
案歐公謂誅公子頑則懼傷惠公子母之道然論國法則公子頑理自不得不誅爲惠公者能禁之于始上也若當時年尚幼逮年長而知其事則如頑者大則誅次則逐而遷宣姜于別宮庶亂源可絕愚嘗謂秦政暴虐無復人理而其族嫪毒殺二子遷太后于雍未爲過當蓋因淫亂而致畔逆若稍寬容將如魏獻明之爲母后所弒茅焦之諫善矣而其謂夷滅假父囊撲二弟則稱呼無復人理嗚呼此等淫亂之事尙有父與弟之可稱者乎

君子偕老

小序 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箋云小字誤作人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嚴氏粲曰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同體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
孟氏登曰雖只不淑二字是顯刺詠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君夫人而曰天曰帝以怪異之國之母而曰邦之媛以賤褻之俱含不淑意在內偕老不在情好上說只在分誼上說言當終守其身以事君子也二字是詩人史筆

桑中

小序 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朱子辨說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于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而後爲刺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淸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辭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于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尙矣且

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急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于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鄭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于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于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于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使人得其性情之正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

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于韶武之音也耶

案此辨即朱子詩記序中所說雅鄭邪正之云或不免有所更定而伯恭父反不能不致疑于其間者意當時兩先生必已質極論而各執一見不能相同逮朱子詩傳成而東萊先生已下世矣呂說見詩記中今錄于左

東萊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幾于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于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甯有編鄭衛樂曲于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于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于煩促而猶止于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于諷一勸百然猶止于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于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于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于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王氏柏詩疑曰昔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為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後世而反收之晦菴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為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為善者與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詩不論美惡無非為吾受用之益然愚竊疑今日之三百五篇者豈果為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于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奥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柰聖人放鄭聲之一語何愚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而決不存于雅樂

也今如新臺牆有茨凡十篇猶可以存之以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辭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殽亂二南而二先生之疑亦俱可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于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知其惡行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或于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開其情竇非所以為訓也或謂自漢迄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太過方傅會穿鑿以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于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曰憂曰懼未嘗指為淫詩也自朱子黜小序始的然直指之曰此淫奔之詩予嘗反覆玩味信其為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曰朱子始訂其辭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為善放絕者也今後學既聞朱子之言眞知小序之為謬眞知是詩之為淫猶欲列于聖經而讀之豈理也哉

朱子讀呂氏詩記桑中篇曰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今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于麗雜矣今于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于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辭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之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麗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于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于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誤盖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于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辭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不當于此又收之以備六籍此則曾南豐于戰國策劉元城于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于桑間溱洧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于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案朱子詩記序作于淳熙壬寅此作于甲辰

陸氏奎勳桑中篇續論曰吾讀桑中序論而歎朱呂之牴牾亦云甚矣呂氏謂桑中溱洧猶止于中聲列于雅樂此其失後儒不能復伸其辨獨所云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似能曲暢序說而有合于聖人刪詩之旨此貴與馬氏所欲斷斷焉伸呂以抑朱者也貴與曰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均一淫泆之詞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又曰聖經非錄淫辭之具小山詞選之屬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愚謂桑中非溱洧比也溱洧敘述男女相謔之語不得指爲自作桑中以男悅女與靜女略同明明出于淫者之口乃錄之而不刪何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其說已載左氏桑中亡國之音也國所由亡鑒觀莫大焉而安得刪之天地間有陰陽卽有男女有男女卽有貞淫如黑白清濁之兩不相掩也聖王者風教之主因其淫生于心不可得而强測幸而有心聲之詩于是命太師陳而觀之得以察其俗之淫慝而訓飭友邦兼以自愧其王化之有闕故詩之爲教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可一日廢者也而豈沾沾童子之學乎且夫食色性生雖聖人不能禁之使絕也養蒙之道日親正人日聞正論使知男女有別反此卽自陷于禽獸後雖習見夫綺羅粉黛自不至喪其所守若但欲愚之使一無知識忽見可欲鮮有不敗者矣況乎能詩而淫者什之一不知詩而亦淫者倍蓰而無算也必以詩爲誨淫之具何以上古結繩其民呿呿吁吁而且知母不知父乎吾嘗謂貞淫者僉其風本殊故分國以繫太師陳詩不棄淫者之作孔子雖聖安得刪之不惟不欲刪也方甚惜其人之具聰明能吟咏而一不自檢卽入于邪淫爲千百世之所呵斥則存其自作之詩正足警吾徒學詩者不當蹈此失觀此詩綴以期會迎送之詞蓋會冥雜憶之濫觴雖欲不斥爲淫者所作安可得哉桑間濮上同爲亡國之音而樂記不以屬衛明其爲鄘風也衛靈聞琴聲于濮上師曠知爲紂靡靡之樂吾是以知桑中之亦爲瑟調也

案陸氏此條折衷朱呂而中間食色性生一段尤駮去王氏詩疑之說桑中溱洧不必强爲刺淫正是淫詩所以不可刪去蓋太師陳詩凡十五國之貞淫善惡正欲發其病而藥之桑中溱洧男女亟聚會正是地濱大河土薄水淺發出來病症遇着文王則爲漢廣之不可求遇著召公則爲摽梅之求庶士此王者之移風易俗所以爲參贊天地也存此等詩正是紀世變思王化若有疵病的便刪去便如後世八寸三分貼福祿套頭語何以知民之好惡乎夫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不專是誦二南與雅頌也凡齊之俗猥秦之俗悍唐魏之褊迫鄭衛之淫泆遇一症則發一藥詩是脈案政是藥方刪去便令從政者無處下手當日太師早已不採何爲垂之百世汚此簡牘乎若說恐以導淫此是冬烘先生見識大易垂象何嘗不及見金夫不有躬等語後世儒者尊序太過便如東萊謂桑中溱洧亦可列于雅樂尊朱太過便如王氏以三十二篇欲請于朝而刪去皆執于一偏之病因彙錄諸儒之說而備論之如此

蘇氏潁濱曰姜弋庸皆著姓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鶉之奔奔

小序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氏處義曰鶉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喜鬬者惡其亂匹而鬬也鵲不淫其匹所以彊彊然難偶者傳枝授卵故能不淫也今人之不善信鶉鵲之不如矣

孟氏登曰兄與君不足責正刺其安然為弟而不知逐安然為子而不知鬩也

胡氏春秋傳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滅之因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于歷代凡淫亂之君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

定之方中

小序 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

家殷富焉

毛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云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箋但以定為記時與傳異當從鄭氏

劉氏瑾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曰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案衛舊都朝歌為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在河之北戴公東徙渡河廬漕漕為今滑縣治舊屬直隸大名府雍正初年改屬衛輝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文公自漕遷楚邱故升漕虛以望楚邱也至僖三十一年衛成公又遷帝邱則在開州治西南三十里更在楚邱東五十里滑縣開州在春秋時俱在大河之南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漕是月卒時魯閔公之二年也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二年春正月城楚邱杜注不言城衛衛未遷也如此則詩言定星方中當在二年之十二月蓋于是年之春齊桓既率諸侯為衛城之狄患已弭外衛有備文公乃得安意相形勢察土宜搆造如承平時劉氏瑾謂衛在文公元年之終楚邱未城之先則衛既遷矣春秋當書城衛不當書城楚邱且衛于此時狄勢鴟張未便安然得如此既已如此更何用諸侯之城乎蓋築城是齊桓事故詩中但言築室事分先後理自分明序言建城市是連言之耳孔疏云經無其事是也

欽定彙纂曰定中一詩占天時審土宜盡人力規模宏遠經營具備而尤以農桑為立國之本戎馬為富彊之資巡行不怠蕃育有方使康叔開國之模復見于播遷之後而詩人推本自塞淵中來可見一心為萬事根本衛業所由興也

蝃蝀

小序 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程子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也夫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

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

詩記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二詩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張氏南軒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恥如此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下于是無禮者見惡于相鼠淫奔者不齒于蝃蝀下所趨舍繫于一人如此

范氏處義曰衛文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之化行相遠然敬教勸學春秋賢君有所不能宜乎化民有恥亦幾于惡無禮之氣象也

相鼠

小序 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歐陽本義 詩直刺衛之羣臣無禮儀言人不如鼠耳而毛鄭以鼠比人毛言居尊位為闇昧之行鄭謂偷食苟得不知廉恥皆詩所無鼠穴處詩人不以譬高位也本刺無禮儀何取鼠之偷食乎經義本

簡直明白而說者以迂曲汩亂而失之類如此

詩記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如是之甚蓋溺于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詩緝曰舊說鼠尙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喩鼠之皮非也說詩全在點掇此由誤加尙字耳尙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亦何異于鼠如此語意方瑩點掇人而二字亦分曉

沈生合瑩曰此蘇氏之說集解黃實夫從之然不如舊說之直捷

干旄

小序 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朱子辨說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蝃蝀以下三詩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集傳曰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蓋見其列于定中載馳之間故耳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蓋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詩解頤此詩辭氣與星言夙駕之意相類亦與敬敎勸學授方任能之意相表裏序以爲文公時詩豈無所本與

黃實夫曰衛文公臣子盡禮以待賢者干旄旟卽招士以旌之意也素絲紕組卽實其幣帛筐篚之意也良馬四五六卽錫馬蕃庶之意也

案程子亦謂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于賢者蘇氏穎濱及補傳並同其說朱傳獨從鄭氏謂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據周禮大司馬百官載旟乃卿大夫仲秋敎治兵所建而司常州里建旟亦謂大閱及祭祀會同賓客時也若平時見賢而載旗禮無明文且矜其車馬威儀之盛未見有加厚于賢者之意古有屛車騎郤騶從以爲敬者此意何不侔乎

嚴氏粲謂指乘車之儀以言其人之貴如今人以旄麾幡蓋稱郡守之類下素絲良馬是聘賢之禮也言居此貴位而能施隆禮所以爲賢四之五之六之箋以爲見之數詩緝謂四輩五輩六輩以見好善之多朱傳謂兩服兩驂五六只極言其盛俱未安不若黃氏錫馬蕃庶之說爲無病

載馳

小序 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歸故賦是詩也

朱子辨說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嚴氏粲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愬于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爲辭耳竇氏女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與夫人之意正同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又以爲眞欲歸唁則非也戴公方露處漕邑豈女子歸唁之時乎

集傳曰舊說此詩五章蘇氏合二章三章爲一首案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于亡故也

案夫人歸唁論理不可無此心論勢亦不能有此事無論閔人

分散無處安着卽秦廷之哭要亦豈女子事夫人不過發明此義以諷曉衛通國之人耳乃齊桓不待控告而封衛楚邱此衛人所以有木瓜之詩也竇太穆撫膺一語千古流傳卒之篤生太宗克靳隋祚夫人亦有同產再造衛一邦聖人錄此詩爲垂盡之衛增氣亦爲父母沒不得歸寧更增一重隄防故殿鄘風之末孔疏云夫人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于我我心憂閔其亡故也語意駁甚此時衛邱社爲墟豈更有人赴告鄰國卽告亦豈有告許之理嚴氏謂許第遣大夫往唁夫人以爲無益于事徒勞跋涉故心以爲憂亦屬添出不若朱傳所云既與下文不我嘉連接又與三章四章尤字照應爲通身靈動也

衛風

淇奧

小序 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朱子辨說 此序疑得之

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如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辭三章但言寬綽戲謔于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于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于式上故曰重較

考槃

小序 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攷辨 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謂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勿過謂誓不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謂誓不告君以善道如此則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狠人耳詩之意謂碩人居

山澗之間不以爲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弗過謂不復有所他之也弗告謂不可妄以語人也詩之本義蓋如此

辨說 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則亦不得謂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于義也至于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于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于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辭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案詩意不過如淵明之歸去來辭與衡門泌水一例耳序以其列于淇奧之後碩人之前意其爲莊公時詩遂謂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豈非所謂桑樹著刀穀樹出汁者乎鄭氏之謬妄無論卽程子改其訓詁亦甚牽強總之泥煞時君棄賢猶是爲序文所誤也故朱子集傳不用而反用歐陽之說覺得游行自在

碩人

小序 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辨說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嚴氏粲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語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首序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說詩若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莊姜可乎

孟氏登曰莊姜可重處詩人直說不出只得姑就世情易見者以通之以衛侯之不足與正論也見卽此已無可議況其美不止此乎篇中衛侯之妻句尤喫緊末章句句揚厲齊土却句句點動衛君

氓

小序 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攷辨 氓詩一篇始終皆是女責其男之語鄭于爾卜爾筮獨以爲此男告女于上下文獨亘此一句豈成文理于嗟鳩兮六句皆是女被棄逐困而自悔之辭鄭以爲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鳩食甚甚多則醉喻男子情意盛時與之耽樂而不思後患正如鳩食甚之過則爲患鄭以桑未落爲仲秋時又謂鳩非時而食葚夫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且仲秋安得有甚皆臆說也兄弟本以不知而笑鄭云若其知之則笑我與詩意正相反

辨說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詩匡說曰開口便說貿易可見此氓非好色實好貨者也婦已窺見其微故云車來賄遷蓋以色事人且以貨誘人是女之與士耽也士亦利其有而耽之想其賄亦無多則易盡而無救于貧利不足以厭其貪以此見棄婦又窺見其微故于桑落黃隕中急轉一

語曰三歲食貧下卽緊接見棄昏姻論財爲此致恨者比比也不然爲婦纔三歲色豈遽衰乎其云桑落見貧苦中人易老亦姑認爲衰非眞言也且言及德見女之色縱有變時而士之德不可變邪入偏有正論又自述其勞而後悔其失只要見他有情有財有色有德又有才一一可恃以得氓之歡心而竟見棄如何不怨

案安成劉氏據總角之宴謂此女未奔而已奔嚴華谷亦謂始奔便爲此氓之婦如此則三歲爲婦到棄時年尚未滿二十無此情理且總角女子豈能送人涉淇至于頓邱耶蓋此氓與婦想平日原係中表至戚如後世崔鶯鶯之類父母日曾有言情竇初開遂私自約結爲夫婦後氓各居一方婦亦父母繼喪止存兄弟過時不嫁遂成怨女而氓假貿絲來誘其曰來卽我謀謀成此總角之言也曰匪我愆期謂愆此總角之誓也曰氓之蚩蚩是後日怨而深鄙之之辭非當日稱呼也子無良媒蓋此事亦須有人說合非責以所無車來賄遷是此婦人有私財父母所遺兄弟不得而主要知此婦原與踰牆私奔者有別只是自做主張成其前日之信誓其奔時亦知此氓是流涙負兒只爲情欲牽定挈賄往從不料旋相棄背所以羞見兄弟如此者總角數語纔有著落通篇有照應蓋言笑信誓是前日口說因緣車來賄遷是後日私奔實蹟是兩層事作一層不得

首章二章敘述來而送送而期期而卜筮卜筮而賄遷所謂言既遂也末章更述到總角之宴正是從靜言思之生出到此途窮反本百事俱上心來不特車來賄遷是從前失算更想到總角言笑亦是此生孽緣蓋兄弟不齒遂成漂泊悔恨無地文君奔相如家徒四壁立謂長卿曰第俱如成都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此只是長卿當日不至見棄耳然尚有白頭吟失足女子古今一轍

篇中凡三及淇水其來而送也涉淇至頓邱矣其棄而歸也淇水漸帷裳矣終以淇則有岸起興蓋氓與婦之居只隔一淇水正是今日淇縣古朝歌紂當日淫風漸染之地復關當亦不遠寰宇記謂澶州臨河縣有復關城是黃河北阜澶爲今大名府開州恐未然

竹竿

小序　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歐陽本義　此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多述衛風俗所安之樂以見己志思歸而不得爾而毛鄭曲爲之說以淇水爲比喻首章毛謂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二章三章鄭以泉源小水當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右喻女當歸夫家而不見答末章謂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如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前以淇水喻夫家此又以淇水喻禮不唯引喻不倫抑且其意雜亂

朱子辨說　未見不見答之意

黃氏櫄曰谷風之婦有怨辭載馳之夫人有悲辭而竹竿一詩雍容和緩述其昔日之樂而不言今日之恨爲此詩者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蘭

小序　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朱子辨說　此詩不可考當闕

胡氏紹曾曰杜預言惠公卽位時年十五六案十九以下皆得稱童序或然矣但似與君競能理未安耳

案詩若指爲刺惠公則直呼其君爲童子又自稱曰我非惟失詩人敦厚之意且非人臣對君之體故朱子直斷以爲不知所謂不敢強解乃嚴氏粲以鄭風諸篇首序目爲刺忽此章目爲刺惠公或稱名或稱謚皆合春秋書法以爲經聖人之手筆何其過于尊序而不察本文之辭氣也

河廣

小序　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詩記載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孔氏穎達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說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須渡河

彙纂曰集傳從孔疏定爲襄公時詩嚴氏粲謂詩言河廣可杭則爲宋桓公時詩以襄公時衛已遷于河南不須渡河也然此詩以

爲母思其子則本于慈廟絕而不往則止乎禮于義爲正若以爲桓公時詩則夫人于已出之後而爲復往之思不足爲賢矣當從箋疏及朱傳爲是

伯兮

小序 刺時也言君子行役過時而不反焉

朱子辨說 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孔疏曰衛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鄭氏泉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胡氏紹曾曰案衛人從王至京師屬右軍號公林父正東行矣

集傳范氏曰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說而忘死夫兵者毒民于死者也故聖王重之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

孔氏曰宣公從王爲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于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是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則過時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案孔氏此條亦爲不達于理矣如此則當天子微弱諸侯可不赴王家之急而以爲恤民乎是聖人教衛無臣子之禮也文王當紂如燬之世而采薇遣戍不聞其民有怨思而以爲父母孔邇衛果能循文王之政閔其勞苦念其室家此詩何遽作乎此責衛不能恤民非主從王爲此行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獨此舉爲征伐自天子出柰何更以爲刺乎

有狐

小序 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偶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朱子辨說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于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

范氏處義曰淇水之有梁者淇水之可厲者及淇水之側皆狐之所甚疑而不敢渡者今獨行于彼縱使欲求其匹不可得矣以喻民之困窮者下則無裳中則無帶上則無服其貧寠如此宜乎如狐獨行不可以得妃偶也

嚴氏粲曰此桃夭摽有梅之變也

木瓜

小序 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此詩言衛人思厚報桓公永爲兩國之好耳好當爲繼好息民之好鄭謂欲令齊長以爲玩好非也木瓜薄物瓊琚寶玉取厚報之意耳豈以爲玩好乎

朱子辨說 見本篇 集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

王氏阮亭木瓜詩辨曰序之言與左氏內外傳悉合自鄭康成孔仲達而後如歐陽永叔蘇子由呂伯恭嚴華谷鄭夾漈黃東發王觀國諸家皆主序說至朱晦菴獨廢衆說臆斷以爲淫奔之詩亦可謂固矣門人輔廣心知其非又不敢斥其師說穿鑿傅會以求合支離可笑非特欲廢小序并家語所載孔子之言而欲廢之祇見

其愚而自用已矣是詩之作或在桓公成漕城楚邱之時或在文公伐齊之後皆不可知然其爲思報桓德無疑也他如將仲子之刺莊有女同車之刺忽風雨之思君子衿之刺學校廢序說皆確不可易而晦菴概以爲淫詩他日賦白鹿洞云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自與其言相枘鑿毋亦悔前說之非而歉然于小序之終不可廢乎先儒或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衛宏或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唐成伯瑜曰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宋王得臣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諸家之說序大抵如此歐陽子本義多駁毛鄭之失而于小序獨謂與孟子說詩往往有合程子云詩小序皆得大意又云小序當時國史所作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使小序可廢則漢以來諸儒其說皆出晦菴下乎諸儒之言即不可從伊川則晦菴所私淑也將其言亦不可訓乎晦菴嘗注楚辭矣楚辭言美人言公子言蹇修亦將以爲男女相悅之辭而斥之乎

案後儒于此詩祖毛鄭而與朱子相左者甚衆阮亭其尤大暨

疾呼者耳卽朱子讀尊孟辨亦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衞人之情也則朱子初年亦嘗用序說矣今細玩是詩實無褻慢之意且衞詩三十九篇不應于齊桓之救衞總不一及聖人決不沒人之善如此使但錄定之方中一篇則衞國乃文公所自造與春秋書城楚邱之意相反

王文憲柏以邶之靜女鄘之桑中衞之氓與有狐並宜從放黜

王風

黍離

小序 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朱子語類風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

陳氏埴曰雅詩多是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

王氏應麟曰范甯穀梁序孔子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于魯已爲之歌王次邶鄘衞矣降王于國風非自孔子始也

孔疏曰詩作後于衞頃國地狹于千里故次于衞後尊之猶稱王

補傳曰衞有狄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禍遂致陵夷王之次于衞其以此與

詩學曰雅詩大用莫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平王東遷之後委靡頽墮不惟無望于文武成康之盛卽車攻吉日江漢常武宣王所以中興者邈乎難繼故以是爲雅亡也其不稱周而稱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至敬王避子朝之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則與周南混矣謂以風貶周者固非謂以王尊周者亦非也

案范甯謂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其論極謬孔子爲周臣子玉步未改而擅敢降雅爲風與春秋之不書卽位謂首絀隱公以明大法者同一武斷爲雅爲風皆從其實稱之耳雅爲朝會燕饗之所用東遷以後此禮盡廢而公卿大夫憤時疾俗之作則二雅之變載之矣且其體製亦非風也所存者止民俗之歌謠實非雅故不曰雅而曰風也無論孔子未嘗降卽以前國史亦何嘗有心于降乎

鄭氏詩譜謂襄公逐戎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此說非也據史記秦文公收地至岐岐以獻之周岐爲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則豐鎬故京在岐之東(今西安府商州同州府之地)秦未嘗有也至春秋僖二年秦穆公滅芮築壘以臨晉地謂之王城(在今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見竹書紀年)而晉亦滅虢據桃林之險而西歸之好音始絕蓋秦至此始盡西周之地而有之回數東遷之始已歷一百十三年矣故黍離詩人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破瓦頽垣依然故物蓋周已去而秦未來此地爲墟者百餘載使如鄭說襄公逐戎卽有其地當更修整宮室營葺宗廟無復此景象矣序謂黍離爲閔周余謂此時周室復興易如反掌誠使平桓當日一旦赫然返于故都號令諸侯虢鄭諸君盡復其國與師誅討則秦晉孰敢不悚息以聽何至因循歷百年之久戀洛邑之苟安置黍離于度外使文武故都遂判若異域哉嗚呼此王風諸詩所爲作也

君子于役

小序 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孔疏曰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

朱子辨說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沈氏守正曰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佸傷來日也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柰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

謝氏枋得曰四牡之使甯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一人之怨咨序其情而閔其勞豈有無期度乎哉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彙纂曰朱子改序說爲室家念行役之詩其情更爲眞切而無衍說若從同僚而思其危難則篇中未露此意故朱子不從當爲正解

詩學曰大夫思其危難以風序說洵不可解此詩轉換處絕勝草蟲殷靁然而變矣

君子陽陽

小序 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集傳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輔氏廣曰此詩序蓋得之古之賢者多隱于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魯太師摯諸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亂不賢能如是乎使賢者隱于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爲樂則時可知已先生謂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篇首皆以君子爲言而又相聯屬然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蓋欲仍舊也

君子陽陽論

君子陽陽朱子以爲亦前篇婦人所作此只因君子于役首二字偶相同遂爲此語耳不知行役之大夫其室家喜其初至何爲有執簧執翿之語況由者是由此適彼之辭婦人舍其房室更欲何之讀楚茨之詩至樂具入奏恍然曰此伶官不得志之作與簡兮詩人相類朱子所謂若自譽而實自嘲也考古者室屋之制前堂之房與後寢相值正祭之時設樂于堂上下所謂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伶官既有事矣至後寢以燕同姓乃復移樂入奏勢必由房以入寢此招我由房所由來也次章云由敖敖爲舞位上章說聲此說容意更顯然古之賢人君子多隱于樂工如春秋太師摯諸人猶知逾河蹈海以去亂東遷之時政刑不修砥行立名之士動輒羅咎伶官世所賤其職易給相與竊升斗之祿託微業以逃世所謂大隱隱朝市者非耶詩人于此于鬱伊無賴之中而爲喜幸不勝之語孔子謂可以怨者于此見之其志婉而其辭悲矣序說謂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意極得之而其旨未明余因推明其意而取證于楚茨樂具入奏之語極有考據儀禮諸篇詳房室之制而尙書顧命亦有東房西房唯毛詩于此僅見朱子不深考猥以爲婦人所作已失之矣或又謂何不遂謂淫奔之詩豈不謬哉壬申正月下浣一日書

揚之水

小序 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歐陽本義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于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泥于不撫其民而不考詩之上下文義遂以不流束薪爲恩澤不行于民且激揚之水本取其力弱與恩澤不行意不類

黃氏震曰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疏云當思其家至歐陽公則以爲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程蘇呂嚴俱從其說晦菴獨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

蘇氏轍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其曰不與我戍申者怨諸侯不戍之辭也曷月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

張子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移蒲楚弱堪憂詮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

案揚水一詩朱子謂平王忘父仇爲申遣戍此一層須推出號令不行于天下至使畿內之民戍守此是揚水正義然號令之所以不行于天下亦從忘父生來何則東遷之始王靈猶震秦襄晉文鄭衛二武宣方王室使平王當日赫然命方伯連帥討楚侵亂王略之罪楚當弭首遠遁何煩戍申更何煩畿內之民往戍其所以如此者由平王內有所不安于心而外有所不順于口也申侯親與犬戎弒幽王宜臼藉其力以得位不能討賊之義反爲興師戍守以此號令天下人誰服從諸侯既不能令至勞天子之民爲侯國遠戍民人怨思兵氣沮喪以孤懸單弱之衆何補于申百年之後卒爲楚滅遂至楚于其地營一方城跋扈終春秋之世王室之式微起于綱常之淪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彼其之子指方伯連帥而言王令不行于諸侯猶揚水之不能流束薪諸侯不爲王家效命而使我獨當此苦所以懷思而欲歸如此纔與興意洽有味朱傳從古注謂指其室家則與束薪意一毫無涉上下文不連貫矣且詩中稱彼其之子俱係賤惡之辭外之之辭如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猶言乃如之人夫已氏云耳若詩人謂其室家豈宜作此等語

揚水鄭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不行于民其解既錯蘇氏謂水不能自流而人或揚之則雖易流者且不流矣亦覺牽强獨晦菴從張子解作悠

揚綫弱之意爲自然無語病

中谷有蓷

小序 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程子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

嚴氏粲曰毛鄭以蓷草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于水非也據本草茺蔚益母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詩以歲旱草枯興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澤氣象由此而致夫婦衰薄遂以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厚之至也

詩記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鄒氏泉曰言遇斯人遭不善之事非謂其人之不善也

案此詩三章總說旱勢之太甚中谷陰濕之地蓷易長之物乃乾者已暵修者又暵濕者亦暵則幾于赤地千里矣盛世何嘗無此等只是上之人有以補救之若遇宣王雲漢之詩作則中谷之詩不作矣列之王風見周之不復中興也

此與周南芣苢俱係婦人詩而苦樂各別其起興俱只在婦人身上芣苢車前宜懷妊盛世和平則婦人樂有子故采芣苢于道旁蓷係益母亦婦人所用衰世凶荒則夫婦相背棄故歎暵乾于中谷一則室家無事機杼之外尚有餘閒儔侶招邀是何景象一則滿目蕭條陰濕之場都無生意索莫枯槁是何景象只讀去喉吻間自見

兔爰

小序 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歐陽 詩本以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之詩也而鄭氏泥于王師傷敗之言遂以逢此百罹爲軍役之事又以兔雉喻政有緩急夫政體自當有緩有急就令寬猛失宜未應惡之如此之甚詩人蓋歎物有幸不幸耳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爲謂昔時人尚幸世無事而閑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謂今時人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于網羅蓋傷己適丁其時也

朱子辨說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爲是作也

案此詩刺上刑法嚴急是正解小序王師傷敗蓋傳會左傳繻葛之事耳據傳鄭伯敗王旋卽震恐勞王且問左右雖王綱頹喪而國勢全未受傷何至百罹百憂且至不欲有生如此其甚詩之所言蓋如東漢黨錮明季東林之禍鋃鐺詔獄項背相望方有此危迫情景士生斯世非特不當做小人幷不可有意爲君子便如俗語所謂伸出頭來惹是非也易象見羣龍无首詩云尙寐無吪袁生自囚土室管甯木榻皆穿是此意思

蘇氏頴濱曰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

案鄭說之謬歐陽闢之當矣兔爰二句朱子作比蓋取蘇氏說又謂若以爲興則當以兔爰興無爲雉離興百罹其說亦簡易可通則仍取歐陽之說也

嚴氏粲謂兔陰狡善遁雉耿介善鬬有兔爰爰然緩喻鄭人恣縱自如而無如之何也有雉離于羅網之中喻周人爲王力戰

而受禍也取蘇氏說與序而一之未免尊序太甚然亦可備一說詩記謂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意亦相倣但不專指鄭耳

詩匡說曰此詩刺上失刑一或失出失入則可憂可懼之事便多故曰百罹造者設端如羅織之謂庸者用意如故出入之謂無吪無妄動以取災也無覺無聰只是付理亂于不聞與安得山中千日酒昏昏醉到太平時同意未便說到欲死

葛藟

小序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朱子辨說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木篇

詩記曰葛藟必生于山谷邱野之地延蔓于草木條枚之上不生于河滸水厓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詩緝曰葛藟枝蔓連屬必依木而生喻宗族之依王室也今緜緜然不絕之葛藟不生于邱野而生于河水之滸岸近水之岸善崩將爲水所齧猶王室衰微人將失其所依也

鄒氏肇敏曰河滸河涘河漘生非其地喻流散也觀平王之命文侯

者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又徑曰父義和而不伯之叔之夫文侯雖嘗扞王于艱何至卑屈依怙如是且申侯仇也德其立已遣畿民而勤爲之戍其依申侯爲果贏可知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周之盛也華鄂輝于常棣芭體茂于行葦逮葛藟之刺興而維翰之勢日衰矣周所以卒于不競與

案鄭氏發明平王棄九族意甚精如此則序說亦不爲無據惜不令朱子見之

采葛

懼讒也

歐陽本義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積微以成惑詩之取義如是而已至采葛等非王臣之事乃小臣賤有司之所爲也毛鄭曲爲之說毛謂采葛者自懼讒鄭覺其非因改爲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說互相違異皆由失其本義也

朱子辨說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麥采葑相似其辭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范氏處義曰鄭氏以一日不見之語謂人臣因出使而懼讒不爲無理蓋古之忠臣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言遂入其事多矣鄭氏之說不可廢也

李氏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譖蕭望之候望之出沐日上之

案采葛云懼讒序說不爲無據語云君門萬里因疎遠而致讒搆古來往往有之以光武之明主馭伏波之老臣而卒或于薏苡之謗夫非以其遠于君而媒蘖生焉者乎詩中采葛等以喻形迹萬無可疑而人臣已懷憂懼如此後有大事又誰敢任聖人錄此以警人君當推心置腹庶不爲憸小所乘煞有關係若改作淫奔之詩有何意味耶況王風絕少淫詩此詩與邱中有麻俱是朱子强加之耳

黃氏震曰晦菴以采葛非人臣之事故以爲淫奔者託以行然亦意之之詞至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愚案魏風采苓之詩亦以采苓比聽讒則此說爲近人情

大車

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朱子辨說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鄭氏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菼其赤者如璊菼鵻也蘆之始生青色璊玉赤色二章各舉其一耳王氏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詩學曰序云陳古以刺今男淫女奔俗亦不古矣安見東都必無能吏乎集傳改刺爲畏可云點鐵成金

案畏子不敢畏子不奔二子字是指現在大夫說如何云陳古刺今至末章毛鄭又云古大夫非但使民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愚意既爲夫婦不得云異室內則所云禮始于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不入女不出者乃指泛常之男女非謂夫不入婦不出而謂夫婦必異室而居也又云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因設誓以明之迂僻已甚且文理亦不甚貫朱傳自然多矣

邱中有麻

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留爲姓氏古固有之然此詩所謂彼留子嗟者非謂大夫之姓留者也莊王事迹略見春秋史記當時大夫留氏亦無所聞于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後世何從知之夫賢人多被放逐必不專主留氏一家及其云子國則毛又以爲子嗟之父前世諸儒皆無考據如以子國爲父則下云之子復是何人詩人以爲麻麥之類生于邱中以其有用皆見收于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于彼而不見錄其來施施難于自進也豈謂賢者能治麻麥種樹而已乎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字泛言之也

朱子辨說此亦淫奔者之辭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鄒肇敏曰一說馮嗣宗云留古劉字王風所詠當爲周地今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于此留子或即劉子嗟不過歎詞耳次言國者此乃留子之國猶韓愈氏盤谷序盤之中惟子之宮也與下章之子總指一人而言麻麥李非必泥爲留子所蒔殖亦直寓言其所隱之地可耳

彙纂曰朱子以此詩爲婦人望其所私者而不來疑邱中復有與
私而留之者蓋有子嗟子國二人焉其說自朱子始而後儒疑之
以爲如此則夫子刪詩時何取于田野之淫人而錄之與據毛鄭
之說則賢大夫而隱君子也毛萇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本未可
輕廢
案此詩朱子謂其語意不莊信有之然以采葛與此二詩爲上
下與大車相屬遂疑爲淫奔且謂子嗟子國皆屬淫者既盼此
復望彼聚緩陸氏謂其淫不啻河間豈可垂世立教當從序說
王文憲柏遂欲以大車與此詩並從放黜此尊朱太過者也
李安溪曰古注以爲思賢大夫者可從蓋與大車相次則見周德
雖衰猶有流風善政在耳然以留子嗟爲人姓名子國爲其父之
子爲其子則未可信以文意讀之留者其人姓也嗟者歎詞也國
者言其所治邑也之子則斥言其人也其人之治此邑必也能勸
農桑教種樹故去而邑人思之言今日之邱中之有麻者嗟乎豈
非彼留子哉何時復來施其教乎邱中之有麥者昔日留子之國
也何時復來食此邑乎邱中之有李者亦由彼留子也貽我者李
耳我視之則如佩玖矣始望其復來終則不忘其遺愛也
案此條斟酌古注之說極妥

毛詩訂詁卷二

毛詩訂詁卷三

錫山[illegible]著

鄭風

緇衣

小序 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
有國善善之功焉
辨說 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詩緝曰說者多以此詩爲鄭人所作謂周人之詩當在王風非也
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所作而附于豳此武公入爲周司
徒善于其職周人善之而作此詩耳
詩記曰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好賢如緇衣所謂
賢即指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
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孔疏曰畿內之國政教稟于天子善惡歸于其上無假風諫不當
有詩桓公之國于西周本在畿內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及并
十邑盟會列于諸侯灼然在畿內而風于是乎作焉
胡氏紹曾曰鄭初封在圻內風所以次王且周之衰鄭爲之也

將仲子

小序 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
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辨說 事見春秋傳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于莊公叔
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亦甚矣
今從其說
孔疏三章皆設爲公拒祭仲之辭
蘇氏潁濱曰由左傳莊公叔段之事觀之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
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
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
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以示得其情毛氏
不知其說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
忍者哉
案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即左傳所謂姜氏欲之焉辟害也詩人
逆探其情而著之詩所以爲刺序所云云適成相反蘇氏之說

精矣

詩記曰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于段非有所不忍也畏諸兄及人之多言特迫于宗族國人之議論耳非愛段也特探莊公之心事所以爲刺莊公也

詩緝曰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將仲子三句喻無入我家而害我兄弟也我豈敢愛段而私之哉乃畏我父母諸兄及國人之言也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不畏公族之議國人之多言乎盖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所謂譎諫也

彙纂曰考左傳衛侯見囚于晉齊侯鄭伯如晉爲之請子展賦將仲子兮乃歸衛侯使其爲本國淫奔之詩當日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皆寓意弘遠子展何取以同賦而復見許于叔向耶

案襄二十七年鄭七子賦詩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幸而後亡若將仲子果爲淫奔之詩當日歌此豈不攖大國之怒揚本國之醜而衛侯又何以得歸乎觀

衛侯之得歸則序說不爲無據矣莆田本好爲異說輕改前人其所著通志諡法略謂臣子無褒貶君父之理顯與孟子名之曰幽厲相背而朱子從之過矣

叔于田

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

歐陽本義此詩本簡而易明毛鄭于飲酒服馬無所解說而謂巷無居人者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不惟其說迂疏且與下二章飲酒服馬文義不類詩言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此愛之之辭雖爲小失不可不正

朱子辨說國人之心貳于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悅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閒男女相悅之辭耳

詩緝曰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敎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爲美叔段椒聊爲美桓叔叔段桓叔

可美也此詩言段出田而京邑之黨相媚悅以從之耳後序謂國人悅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境京人亦叛之矣

案或曰以下其說不可從而嚴氏粲謂首序經聖人之手亦似尊序太過

大叔于田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

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朱子辨說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范氏曰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

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弋獵也所矜者絺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于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于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于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詩記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儇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垂涕泣而道之也易之云者

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李氏樗曰此詩所言皆以叔段爲義而序所以刺莊公者王氏曰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而孰敢爲不義爲不義則衆之所棄也安能得衆哉楊龜山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由于莊公不制之早也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悅而歸之哉二說皆是如將仲子叔于田不刺段而刺莊公揚之水不刺桓叔而刺昭公皆亂之所由生也

詩緝曰上篇叔于田段在京自出田也此大叔于田段在鄭從莊公出田也末章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躊躇四顧善刀而藏之也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閒人所難言詩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私黨諂事甘言媚悅方且踴躍馳驟不能自已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粗暴如此殆非令終之器公何爲不早禁止之乎

縱放箭也送送箭也今射者云前手擲後手鬍（俗絕字斷物分爲二也）擲卽送也鬍卽縱也後手鬍而縱前手擲而送則矢去勁而有力舊說從禽曰送今不用

清人

小序　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孔疏曰鄭之公子名素）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朱子辨說）序葢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据孔氏正義又据序文而以是詩爲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孔疏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狄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

詩緝曰師久不歸厭其處而復還故自彭而消而軸翺翔偏于河上之地既閒暇無所作爲乃使在左之御者習旋其車車右勇力之士抽兵刃以習擊刺將居中央爲容好而已遊戲以自樂也（鄭氏曰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矢以主射右人持矛以主擊刺中人御）

詩記曰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鄒肇敏曰清人作于鄭文公時傳有明證文公厲公子而毛詩編于有女同車諸篇之前皆序所指爲刺忽者知毛詩之錯簡多矣

羔裘

小序　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歐陽本義）毛鄭皆以三英爲三德葢旁取書之三德曲爲附麗不可從詩三章皆上兩言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也

（朱子辨說）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程子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葢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

案毛鄭以三英爲三德歐陽氏既闢之矣而嚴氏曲從其說曰立政三俊注云剛柔正直英卽俊也謂毛氏之說有源流畢竟

牽强且下文粲字只可作衣服說于德字無當惟程子之說爲是詩記及朱傳皆從之然俱未詳其制范氏曰羔羊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于理亦通

陳氏子龍曰義所難裁莫深于貴寵之際事所難處莫甚于强大之閒鄭之督偪桓武以來亦難調矣其國疲小晉楚之事亦孔艱矣是不可姑息治而怯懦定者猛獸有不採之威君子有不辱之色其之子之謂乎

此條似專主子產立論不從序說

遵大路

小序　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朱子辨說）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詩記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此係朱子初說

詩記曰武公之朝葢多君子矣至于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哉感于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案此詩朱子初嘗從序說見東萊詩記中後以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遂改爲男女相悅之辭劉氏瑾謂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用當得本旨愚謂詞賦所稱大半皆子虛亡是豈可據依國史所題其去古尤不遠也且男女淫泆俱在隱僻幽閉之地城隅及東門之墠可證豈有當大路屬耳目之處而男女居然攜袂執手耶況淫婦既爲人棄彼此方且厭惡之不暇又復執手相親厚無此情理宜從序說無疑

女曰雞鳴

小序　刺不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

（歐陽本義）此詩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篇中凡云子者皆婦謂其夫也卒章又勉其夫不獨厚于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以見妻之不以色見愛于其夫而內相勉勵以成其德也鄭解卒章以爲子者乃異國之賓客又以次章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亦爲賓客夫詩之言偕老多矣皆爲夫婦之言且賓客一時相

接豈有偕老之理皆泥而不通者也

朱子辨說 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以刺今之意

案鄭解首章子字謂妻語其夫次章三章忽以子爲賓客非特于理不通抑且前後互異歐陽闢之當矣而猶泥序說爲陳古刺今此以變風不宜有美耳夫衛風亦變矣而淇奧考槃竹竿泉水諸詩未嘗云刺何獨于鄭而篇篇皆刺耶此如變雅中楚茨十詩列于淮水之後而槪以爲思古刺今之作使和平正大之什末句云以嘆今之不然千年障霧得朱子出而掃除之而如日中天矣

有女同車

小序 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歐陽本義 序言刺忽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今考本篇了無此語若移山有扶蘇序文于此篇之首則詩義煥然不求自得詩人極陳齊女之美如此而鄭忽不知爲美反娶于他國是所美非美也

朱子辨說 序文蓋據春秋傳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旨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張南軒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耳

范氏處義曰鄭忽辭昏之言未爲失也君子固許其善自爲謀卒之所以自謀者無聞焉故詩人閔其孤立無助咎其辭昏蓋專爲無助而設謂其旣終不能自謀不若初無辭昏猶有大國之助耳此詩人之本意也

案張氏范氏之言俱得詩意則刺忽當作閔忽辭昏自是正理而追咎當日之辭昏是國人私情蓋惟愛之深故咎之切當無可奈何時相埋怨云當日若如此應無此事蓋深根突之挾宋援而忽以孤立而受禍也此時伯統未興列國惟强是視魯桓弑娶齊女故雖簒奪而得晏然忽以無大援故以世子而遭簒弑逮後文姜亂自內作則忽自爲謀之言驗而詩人不計及此也但就當日爲忽計則辭昏以至失援爲失算耳此深于愛忽者也朱子謂鍛鍊文致其罪正與詩人之意相反

彙纂詩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曰佩玉則有矩步之節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淫奔而越國有若是之威儀盛飾昭彰耳目乎朱子曰淫奔蓋亦疑詞序說未可盡廢也

詩學曰此序說之當從者昭十六年鄭子旗賦此詩見取韓宣子亦求助大國之意序中有云齊女賢而不取案忽兩辭昏其所首辭卽係魯之文姜衛宏作序時左傳猶未盛行惟据詩有德音不忘句遂憑心發論耳長樂劉氏謂齊侯請昏之言鄭人懷之不能忘也此說可取劉諱彝字執中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惜未獲見其全

山有扶蘇

小序 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歐陽本義 序言刺忽所美非美考其本篇亦無其語若移有女同車序于此篇之首則詩義亦得詩言草木依託山隰皆得茂盛榮華以刺忽不能依託大國以自安全遂斥其君此狂狡之童爾疑戰國秦漢之際六經焚滅詩以諷誦相傳易爲差失漢興承其譌謬不能考正遂以至今耳

朱子辨說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爲刺忽殊無情理

范氏處義曰在山則扶蘇之與喬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孰爲美孰爲非美宜若易辨也今所用之人乃狂狡之童而子都子充之美乃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

詩緝或謂山隰有草木喻國之有人材耳不必强爲分別此說非也凡詩言山隰有草木其草木皆相類故不必分別此詩以扶蘇對荷華以喬松對游龍皆不相類荷名花也扶蘇小木其名不顯其木可知是荷華與扶蘇非類也松名木也況以喬言之則又高竦而挺特龍凡草也又以游言之則枝葉放縱與喬松亦非類也

詩人比並言之蓋以美惡相形也

彙纂此詩朱子初解曰所美非美謂賢者佞智者愚也東萊取其說著之讀詩記朱子亦會與之後改是篇爲淫女戲其所私而東萊已不及見矣然後之儒者率多祖序說今就序說詮之毛以詩之狡童爲斥昭公鄭以爲喻昭公之所用非人孔疏曰箋義爲長狡童之不斥昭公昔人已有定論矣

蘀兮

小序 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歐陽本義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謂君倡臣和是矣鄭謂羣臣無君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和之非也詩人本謂蘀須風吹則動臣須君倡則和耳如鄭之說與上文意不相屬

詩記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和女要女矣要謂要結也

詩緝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槁葉風吹不能久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于己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匡圖之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

案此詩未見有男女之情事朱子之說非也而序說謂君弱臣強不倡而和鄭氏謂刺其自專亦未然東萊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而羣臣相與謀其難華谷謂小臣有憂國之心故呼諸大夫而告之前說是權臣之跋扈此說是憂國之苦心相去奚啻霄壤竊謂呂氏嚴氏義較勝蓋首二句卽鴟鴞之詩風雨所漂搖也末二句正與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對照是同心憂患之臣有臣如此而不能用徒私憂而竊嘆言外見得刺意

叔兮伯兮三見于旄邱之詩是臣子相尊稱之語朱子業有定解矣不知于此篇忽改爲淫女呼男子之字總只爲鄭聲淫三字橫據于胸中耳

狡童

小序 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朱子辨說 昭公嘗爲鄭國之君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爲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卽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

序于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于此篇遂移以指公之身則其舛又甚大抵序者之于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于忽文義一失而其害于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于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爲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于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詩緝曰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夫忽以世子爲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得目爲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卽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今考山有扶蘇之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且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卽狡此詩正指忽所用之人耳

案程子謂春秋書忽止曰鄭忽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東萊謂忽疏其可親親其可疏斯其所以亡范氏謂昭公有狂狡之志無成人之實俱責備昭公已甚事無實據故朱子急爲暴白此公論也然改爲淫女見絕而戲其人則閭巷無恥之女子聖人何取而著之于經若謂揚其醜惡使知懲創則此等婦人雖撻諸市朝不以爲辱而謂列諸簡牘便知羞惡則聖人之用意亦愚矣朱子謂序者之于鄭詩凡不得其說者皆舉而歸之于忽愚亦謂朱子之于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淫奔使鄭風二十一篇而淫奔居其十四昭十六年鄭六卿賦詩而五詩皆朱子所斥爲淫奔者豈燕會大禮鄭之諸大夫兢兢事晉輒敢以淫褻之辭陳于大國之卿之前耶集傳誠不無遺議矣

狡童非特不可指昭公併不可指祭仲嚴氏粲謂仲于此時年已老不可目爲童此說是也而其仍山有扶蘇之序謂指昭公所用之人亦未然昭公事不大顯然考其初立至出奔衞也纔五閱月其再入國至見弑亦止兩年有奇耳其用人無所見而爲世子時惡高渠彌固諫莊公不宜使爲卿及入國遂爲所弑君子謂其知所惡可謂之用人顚倒乎則所用之人之狂狡亦屬臆造武斷竊謂狡童及褰裳之詩所謂狂童益皆指宋馮也馮以桓二年因華督以賂入立桓十一年執祭仲以要立突亦

執突以求賂如猘犬四出莫敢攖其鋒可謂狂矣狡矣且其出奔時嘗爲鄭撫養其入國莊公嘗左右之故謂之童如曰負心小兒云爾而昭公卒受其禍故曰不與我言不與我食恨其不助忽而助突也而國人以忽所立之正思之至忘寢食蓋當忽之初立而出奔時也序之刺忽宜改爲閔忽

褰裳

小序 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孔疏狂童謂突也

歐陽本義 詩言大國有惠然思我鄭國之亂欲來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言甚易而不來耳而鄭謂有思我者則我揭衣渡水往告以難末二句言諸侯衆矣子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蓋怨諸侯不相救卹耳而鄭謂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者皆穿鑿之衍說也

朱子辨說 此序之失蓋本于子太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彙纂 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蓋拜韓起之有鄭而許已也是自有此詩皆不作淫風觀矣朱子初解亦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不可緩也本從序義

案褰裳思大國來正己序說極是亦指宋馮也蓋自桓十一年宋執祭仲而厲公入立旋以多責賂之故至興師相戰伐遂成釁隙逮桓十五年昭公再入國而突復據櫟跋扈國人幸宋之與突仇而可藉以正己之亂也故言子惠思我褰裳徑渡溱水而來于名則正于情理亦可報前日戰伐之怨乃其冬會于袲以謀所伐助突助忽未定所向國人窺其隱故又言子不我思豈無大國來援我者而猶欲棄仇助突豈不前狂而今更狂也哉朱子初解從序說指厲公似不若此爲得解詩故云狡童指雍糾糾國無足刺況據左傳糾迂騃則有之與狡正相反

疏云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于人人又從之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九月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傳稱謀納厲公是當時宋衛蔡魯皆助突爲簒故思大國正已耳据疏云云蓋是時魯軌衛朔宋馮鄭突同惡相濟謂之四凶而春秋兩書伐鄭皆以宋爲主蓋馮嗜利無恥前以賂不足而相戰伐逮突出而忽入遽忘仇而更助突者何也以爲助忽則忽自當立而我無所利助突則可更邀前日之賂且冀其舉國以償我也是其惟利是圖狂狡特甚詩稱狂童之狂也且惡之也亦賤之也台孔疏與左傳知余說非無本矣

附同車扶蘇狡童褰裳四詩論

詩序于同車扶蘇狡童皆云刺忽而朱子辨之曰昭公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且其時猶在位乃遽忘君臣之分而斥以狡童悖義孰甚況其爲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其言當矣而孔疏于褰裳之序云狡童恣行謂狂童指突朱子初說亦從之突固可刺然而尚非其實也或又以爲指祭仲嚴華谷曰仲自莊公時已爲卿爲公娶鄧曼而生昭公昭公卽位則仲年已老不應目爲童也詩故又云指雍糾糾固無足刺況據左傳糾迂騃則有之與狡正相反四者無一焉而朱子槩斥爲淫奔又絕無意味然則詩宜何從愚嘗卽春秋傳反覆考之四詩俱不煩言而解蓋詩第据事書之信乎詩與春秋相表裏也左傳隱三年公子馮出居于鄭鄭以納馮故與宋相戰伐桓二年宋殤被弒馮賂鄭得入國十一年鄭莊公卒馮爲突執祭仲以求立亦執厲公以求賂計其奔鄭至此已二十年而鄭莊卵而翼之且十一年以其嘗有卵翼之恩故謂之童而馮如猘犬之四出狂莫甚焉狡莫甚焉扶蘇之詩蓋謂山隰俱有草木以自芘蔭有光華馮于鄭有舊恩宜相救援如子充子都之美乃反爲狂且爲狡童惡宋馮而大聲疾呼此扶蘇定解也然祭仲遂敢出忽而無忌者以突恃宋援之故而忽于桓六年有大功于齊而辭昏故同車之詩誇齊以醜突曰汝恃母家嫚兄汝母尙非宋之子而汝兄曾卻昏于齊因重言以醒之曰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汝雍氏女何足道哉通首皆將虛作實而同車之非刺忽亦曉然矣突以善賂而得國忽以無援而坐斃故狡童斥宋馮爲不可與言而思忽至于不能餐也逮突入而不足于賂與宋成仇未幾爲祭仲出忽復入突旋據櫟相持此時惟強是視而宋馮會四國于袲于曹以謀所伐經年未有定向鄭人幸馮之與突仇而能助忽來正已也故復促之曰子能惠顧前好而來拯我之亂則褰裳涉水不難至子不我思豈無大國來正己者而復頓兵境上惟賂多者是擇豈不始狂而今更狂也哉終忽突之事凡七年四詩首尾略具委曲詳盡一氣貫通

凡詩序之言刺忽者俱當爲閔忽而狡童狂且則專爲斥宋馮而一切謂刺突刺祭仲刺雍糾者俱爲囈語而朱子淫奔之說又不足言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余嘗謂信經文尤莫若驗之于實事今以忽突之事之見于左傳者按之經文之大旨無不脗合學者宜可以曉然無疑也哉

丰

小序 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朱子辨說 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孔疏 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者言有男子之顏色丰然盛滿來迎我而待我于巷中子當日別爲他人不肯其去今悔我不送是子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故悔也

李氏樗曰始也男子親迎女則不從其失正也如此其終也已失身于他人欲復從昔日親迎之男子其失正又如此鄭之風俗可見矣

彙纂 鄭孔以爲有男親迎而女不從者朱子則不作親迎觀以女所期之男子俟巷俟堂而女有異志不從

案 鄭孔雖不言淫奔而其淫已甚朱子之說未爲不可但俟巷俟堂非無人隱僻之處淫奔者不宜有此耳

東門之墠

小序 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朱子辨說 此序得之

鄭箋 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

孔疏 栗有美味已有美色故女以自喻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

案 踐爲行列貌伐柯篇籩豆有踐毛傳業有明解何復于此詩訓爲淺鄭云栗而生淺陋家室之內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迂曲可笑朱子于此二章總作賦體解謂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識男子之處何等明白淺易

風雨

小序 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朱子辨說 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毛傳 風且雨凄凄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鄭曰興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

補傳曰風雨雖凄凄寒涼而雞鳴則喈喈而和風雨雖瀟瀟有聲而雞鳴則膠膠而不變風雨雖如晦而昏而雞鳴不以昏而遂止所謂不改度也

彙纂 此詩見采于國史後鄭之賢大夫皆誦習之至燕享之會皆賦以言志所以自兩漢六朝及唐宋諸儒皆守其說不易至朱子直斷爲淫奔而後之儒者仍不宗之辨之者曰淫詩未見有稱其人爲君子者蓋風雨雞至而如晦喻世之昏亂雞鳴在暗而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也

詩學曰凡稱君子者非私人周南之汝墳召南之草蟲殷靁王風之君子于役皆指爲家人思念之作何獨于鄭女而苛論焉

子衿

小序 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嚴緝 詩但刺鄭人學校不修耳鄭以學子在學中有留者有去者毛傳又以嗣爲習謂習詩樂又以一日不見如三月謂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苟如其說則學校修而不廢其有去者猶有居者則勸其來學然則詩復何所刺哉詩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耳佻達城闕謂廢學而日遨遊無度也

朱子辨說 疑同上篇蓋其辭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

詩學曰學校廢而子衿佻達此與魯頌之泮水相爲表裏小序能大處立議所以朱子作白鹿洞賦不嫌反已說而用之

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于汝謂往教强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于善道乎

鄭箋 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爲樂孔氏曰此謂鄭國之人廢于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彙纂 左傳襄三十一年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蓋鄭之有學校舊矣此詩自漢及唐宋元明諸儒皆主學校之說而集傳定爲淫奔之作他日朱子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矣

揚之水

小序 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朱子辨說 此男女要結之辭序說誤矣

鄭箋 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詩記曰無信人之言非敎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强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于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彙纂曰此詩之作在忽未遇高渠彌之難之前也東萊讀詩記載朱子初解曰所親者惟二人亦不能自保于讒閒是忽之所以亡既與序義同矣後改爲淫女相謂而于兄弟二字難解則曰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者是也後儒疑之以壻辭于女家曰恐不得嗣爲兄弟者言有大故不可嫁娶將無中表兄弟之續非夫婦而有兄弟之稱姑不具論即就婚姻詮釋兄弟與終鮮文義究未協況揚之水三篇皆興微弱一言平王一言晉昭此言鄭忽詩同一例則仍從序說爲長矣

補傳曰爲此詩者其鄭國之賢與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之善忽無忠臣良士獨有爲此詩之賢不能有益于忽故曰閔無臣

出其東門

小序 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歐陽本義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毛以荼白色謂皆喪服鄭謂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考詩之意是以女比物毛謂喪服疏矣且棄女不當喪服而下文云雖則如荼匪我思且以文義考之當從鄭

朱子辨說 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辭序誤

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爲閔亂

劉會孟曰詩中聊樂我員聊可與娛襟懷洒落似非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時語

華氏泉曰如雲如荼對下縞衣綦巾縞衣茹藘而言則如雲言其美如荼言其秀白而可愛耳鄭之淫風流行見女子之出遊者有如此非男女相棄之辭也

彙纂曰毛鄭之解歷代儒者並沿其說然細玩經文詞意從容無干戈擾攘男奔女竄景象朱子定爲鄭風淫亂而此人能不染汙俗安其室家之貧陋以自止于禮義可謂得風人之正解矣乃知序言閔亂是閔淫亂彼牽鄭事以說詩于經無當也

案毛以有女如雲謂被棄者如雲之眾又以如荼爲著喪服鄭又以爲如雲之從風不定如荼之飛行無常穿鑿可笑又以匪我思存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只其中有縞衣云云者是我之妻室今亦絕去且得少留以喜樂我此曲徇小序而爲此不通之解耳不知嚴氏生朱子之後何復從此曲說

野有蔓草

小序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歐陽本義 此詩男女昏娶失時思邂逅相遇于草野之閒耳何必仲春時也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學者多以此說爲非就如其說乃是平時之常事兵亂之世何待仲春鄭以蔓草有露爲仲春遂引此爲解非也

朱子辨說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潁濱蘇氏曰鄭人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然猶庶

幾邂逅而見之以適我願故鄭伯享趙文子于垂隴子大叔賦此詩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以有美一人爲婦人然則彼妹者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 毛氏由此故敘以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受賜與伯有同義可也

彙纂曰序言思遇時也蓋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庶幾邂逅而遇之其詩兩見于左傳鄭享趙孟而子大叔賦此趙孟以爲受其惠鄭餞韓起而子齹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一見于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木子于郯顧子路束帛以贈詠此詩以曉子路是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爲義有美云者猶簡兮之稱彼美耳時未有講師之說也至毛萇輩衍之曰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其謂澤不下流者用零露之文取反興以爲解猶屬寓言也逮朱子則言野田草露之閒男女邂逅心許目成因賦其事以起興是實有之矣蓋以鄭風而意之云爾

詩學曰國風及離騷無不以美人爲懷君友若坐此爲淫辭則未知篇中所云美人者屬男乎屬女乎妄謂此詩與唐風之綢繆集傳皆有遺議

溱洧

小序 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朱子辨說 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詩緝曰鄭衛皆淫聲孔子獨先于鄭今鄭之淫詩顧少于衛何也詩之見在者孔子所存以為世戒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繫今詩之多寡不必盡黜國史例目之為男女之詩以求合于鄭聲淫之說也

楊氏守陳曰序多推詩意于言外而為迂曲之說朱傳多求詩意于辭閒而立坦明之論此其所以異

楊氏慎曰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淫于平曰淫水雨過于節曰淫雨聲濫于樂曰淫聲一也非謂鄭詩皆淫也

劉氏瑾曰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為淫詩朱子例斥為淫奔者蓋卽其辭而得其情以發明放鄭聲之旨

彙纂曰衛風桑中篇序謂刺奔鄭風溱洧篇序謂刺亂東萊于桑中篇申其說朱子于二詩俱改為淫奔者所自作舉東萊之說辨之至詳然自南宋以迄元明諸儒卒多異議大約不出馬端臨之說而或又進曰放鄭聲者主聲不主詩子夏對文侯所謂宋鄭衛齊四音皆淫于色而宋本無詩或曰凡樂非雅者皆謂之鄭聲故漢志云鄭聲施于朝廷或曰得聲而得詩者三百篇則係之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或曰刺奔刺亂國史所題應是當時情事所以王應麟方回輩以為前輩未了公案而莫敢定夫聖人編詩原以正樂非以說義入漢而齊魯韓毛以訓詁相高而聲音之道日微逮東漢末雅樂郎杜夔已老猶記習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晉室而鹿鳴又無傳是詩存而聲失蓋已久矣朱子止据理與詞以求詩而東萊祖述中聲之說蓋古序傳流既遠原不能盡廢也

馬氏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于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之序不可廢書直陳其事而已序不過發明其所已言之事不作可也詩則異于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贊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贊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序之有功于詩也蓋風之為詩比興之辭多于敘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于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于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之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嘆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章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章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敘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此四詩非子雲新美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于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詞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卽是數端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于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均一淫泆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

如序者之舊說何獨于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于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于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于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諸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君國政而作經浮險薄有害于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爲愛君愛國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于淫謔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于訕上矣反得爲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于後世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辭也史所以記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于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于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于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非不艷麗可喜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爲正心誠意之累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于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于爲惡其于此等之詩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豈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今有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慚且諱者未聞其揚言于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女安則爲之豈眞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豈眞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卒爲之羞愧改行有甚于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于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于辭之外文公求詩意于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于男女夫婦之閒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詞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咏嘆者不過情欲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于無邪之訓而以詞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敘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書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淸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于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觀之如桑中之詞奔溱洧之刺亂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觀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不以采葛爲懼讒不以遺卞踰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倶指爲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

此諸篇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之詩可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于鄭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辭于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于何等之鬼神用之于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左傳載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耳至于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于

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于叔向趙武韓起不聞取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于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疵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放翁之詩曰

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時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初婚某氏頗倦于學嚴君督過之急至仳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于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于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于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于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之二公而不謬也倘後乎此千百年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于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于詩序于其見于經傳信而有徵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詩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

亦未能盡出于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釋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于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語而斷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審矣豈好爲異論哉

文公每揜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辭哇愚于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遡詩考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于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于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

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逸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于夫子之前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于尙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于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于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淸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于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莒鶉鳴蒹葭之類是也于其所不可知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于其可知者雖辭意流泆不能不類于狹邪者亦所不刪如

桑中溱洧野有蔓草之類是也于其所不可知雖辭意莊重一出于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于世者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于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于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于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疏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于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辭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謷謷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國史之採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詞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玩也

詩學曰余于四子諸經篤信朱子卽國風雅頌徧覽舊說愈見集傳抉擇之精而于鄭風獨不能爲公羊墨守竊訝當時門人如黃勉齋蔡九峰之達識竟無以鄭風往復辨難者居今稽古不獲叩寒泉而面爲質正其亦末學之不幸也夫

案馬氏貴與之辨正集傳不遺餘力可謂朱子之諍友矣然愚亦嫌其尊序太過非平心當理之論也如以靜女木瓜皆非淫詩夫木瓜以美齊桓序說可信矣至靜女之爲淫奔歐陽本義巳先言之非自朱子始也如必諱其淫奔則如毛鄭以城隅爲高峻之地彤管爲典法之物迂曲巳甚豈馬氏亦以爲可從耶愚謂朱傳之可疑者亦不獨鄭風凡衞王齊秦之序爲淫奔者强半皆可疑至大小二雅朱子駮去序說眞有摧陷廓淸之功序拘于世次以采薇出車杕杜爲文王之詩南仲爲文王卿士天子爲指紂如此則紂不應亡天下以楚茨等十篇爲幽王之詩舉和平正大之什篇末皆云以嘆今之不然此等豈得不捨序言詩耶且如邶之終風序謂指州吁詩中言謔浪笑傲恐于

無謔毋之理言悠悠我思州吁親弒桓公莊姜無更思之之理統觀全部朱子得什之七八序說得什之一二此爲平心之論偏執一邊皆過也

黃氏東發曰自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去序言詩晦菴先生因鄭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于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衞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于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至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于晦菴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菴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閒有未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王文憲柏以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丰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十有三詩並宜放黜

附蘀兮及揚之水論

朱子于蘀兮及揚之水二詩皆云淫奔甚無謂其以夫婦爲兄弟而取證于儀禮昏禮尤屬未的詩序謂君弱臣强不倡而和更與詩旨相反其曰閔忽無臣者得之案東萊詩記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而羣臣相與謀其難華谷詩緝謂小臣有憂國之心故呼諸大夫而告之序說是權臣之跋扈此說是憂國之苦心相去奚啻霄壤則呂氏嚴氏之說是矣春秋傳昭公于桓十五年六月復國秋厲公即入居于櫟冬諸侯會于袲以謀伐鄭納厲公連年不解十七年十月即弑于高渠彌兩年之內突以骨肉而爲外患高渠彌以强臣而居肘腋昭公孤立無援大臣目擊危難相與慷慨任事號呼將伯其曰倡予和女者即揚之水所謂維予二人也厲公于莊十四年入國而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況其時儀亹尚在而曰終鮮兄弟蓋骨肉攜貳心存外市忽弑而齊立亹殺而儀立會無討亂復仇之舉意惟原繁之徒典司宗祏不爲官爵行賂勸貳故爲此號呼痛哭之言曰揚之水不流束薪號令即不行于骨肉也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本根離散昭公如一葉之戰秋風幾何其不飄墮也君臣父子兄弟之倫至此而泯絕由莊公狙詐刻薄故離披之象即見于亂嗣三綱淪九法斁夫子特錄其詩以爲世戒而豈可以淫奔之辭一槩棄置也哉叔兮伯兮是臣子相尊稱之語邶風于旄邱之詩已三見不知于此篇何以忽改爲淫女呼男子之字既曰叔又曰伯一時而有二男子淫濫已甚聖人何爲錄之禮文所謂不得嗣爲兄弟者蓋謂有大故不可嫁娶將無中表兄弟之戚非謂夫婦而有兄弟之稱也晦菴于此亦攷之不精矣

邶靜女鄘桑中衛氓有狐鄭丰東門之墠溱洧齊東方之日陳東門之枌月出澤陂論

右十一詩邶鄘衛鄭齊陳六國之淫詩也序說亦云然而獨以靜女爲正靜之女城隅爲高峻之地彤管爲典法之物歐陽子已闢之斥其爲淫奔矣而朱子因鄭聲淫之一語遂將鄭風二十一篇指爲淫者過半甚至以衛之木瓜鄭之子衿風雨王之采葛邱中有麻皆目爲淫奔由是而議者紛然大抵禮法之士率祖晦菴風雅之儒皆宗毛鄭遞相攻擊莫能合併愚嘗考之蓋自桑中溱洧二篇朱呂當日已各執一說莫能相下逮朱子詩傳成而東萊已下世使稍假數年而兩先生相與訂定以求至是之歸當不至如今日之判不相合也東萊之說曰桑中溱洧諸篇聲雖已降于煩促而猶止于中聲辭雖近于諷一勸百而猶止于禮義蓋古樂今樂皆可列于弦歌朱子曰若果如此說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馬氏貴與伸呂而抑朱謂季札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詩固雅樂矣愚則以爲未然當日所歌者意當如鄭之緇衣衛之淇奧邶鄘之淇水載馳等類耳豈必專歌桑中溱洧淫詩以瀆季札之聽耶伯有賦鶉之奔奔而趙孟謂牀第之言不踰閾況于桑中溱洧則以此詩謂列于雅樂者此東萊之失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朱子所目爲淫奔之人自作而卒見善于晉之名卿不聞取譏則以此六詩爲淫奔者又朱子之失也故愚謂此十一詩者自國史已題爲淫泆後儒不容回護而夫子錄而不刪何哉曰太師陳詩以觀民好惡貞淫善惡莫不畢載于以攷列邦政治之得失而天子加殿最焉凡齊之儇秦之悍唐魏之儉嗇褊急靡不畢登于天子之前于以商移風易俗之道夫子謂授之以政而能達者此也若必貞者存而淫者去善者存而惡者去此乃後世獻詩貢諛千里同風無用之巵詞粉飾之誇言耳非聖人錄詩之意而亦豈先王採風之意也哉鄙見如此惜不能起兩先生而面質之也已巳十一月上浣五日書

齊風

雞鳴

小序 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朱子辨說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黃氏東發曰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晦庵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以爲眞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爲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耳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讀者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聯貫

說通蠅聲月光皆極形容之辭非必其以理也辨者謂雞三號蠅蚋始交作又謂月出爲日出傳寫之誤固哉其言詩也

鄙忠亂謂賢妃旣聞所聞以告君而旋自解其所告之非眞文義疑于矛盾且雞鳴每先于蠅聲宜如許氏解匪但雞鳴亦有蠅飛之聲矣所以速其起也月字乃日字之訛人君日出則當視朝也

胡休仲曰作者之所陳描畫情事或述其言或寫其誤正入想之
微妙摛詞之神巧無妨于兩歧也
案鄭詩譜曰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
齊之變風始作嚴氏粲曰變風之作于懿何也君臣相疑則幾
于變矣齊哀之荒淫罪也受譖而烹之非政也上下交失變之
始也愚謂哀之事迹無可見公羊但云紀侯譖于周而烹之非
有可指之罪也詩序因坐以荒淫怠慢冤矣鄭氏又從而附會
之華谷遂謂哀公以雞鳴爲蠅聲以東方之明爲月出之光至
蟲飛向曉起已晚矣猶語其所昵曰吾方甘與子臥而同夢迫
于視朝而起吾會朝即歸庶無爲吾子所憎爲昵昵兒女之辭
不太淫媟乎此如漢成帝之寵飛燕唐明皇之暱太眞其情事
殆不堪爲人道者聖人何取而著之經也華谷又謂以見閨門
淫昵之私無隱不顯用以垂戒如此則飛燕太眞外傳可與聖
經並列而辜負香衾事早朝可繼三百篇之後矣
徐氏常吉曰不言君之荒于內而言已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之
故憎我而反言以已之故及君其言温厚和平同一語也出于賢
妃之口則爲警惕不遑出于哀公之口則爲荒淫無度華谷豈過
欲合序而忘其思賢妃之一語耶

還

小序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
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詩記曰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
見于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
詩緝曰齊雍容文雅之俗也一旦遷染愈下獵者旁午于道畢事
而歸猶意氣勃勃而不自知其非也習俗之陷溺如此
章氏潢曰子之還已譽人也謂我儇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與
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詞不加一語以致美刺之意然齊人矜夸之
俗昭然不容掩矣
顧麟士曰輕利由于便捷本一串事我固服子之便捷以致獲禽
而子反歸功于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

著

小序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孔疏曰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
親迎于著于庭于堂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皆述人臣
親迎之禮
詩緝曰此詩總言卿大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下也于著于庭于
堂止是待有先後耳毛氏分解今從鄭義
詩記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
則揖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
家之禮俟我于著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揖婦以入之時也俟
我于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
我于堂升階而後至堂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張子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只
俟于堂于庭于著而已鄒氏泉曰齊俗所缺者只是前面親迎奠
鴈御輪一截事耳
案孔疏謂毛鄭所據不同然俱謂陳古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
然張朱呂諸儒則以詩正是說不親迎親迎者壻往婦家行禮
今詩中說于著于庭于堂俱只在夫家立說前面缺一段事乃
是親迎也毛鄭孔俱誤
蘇氏頴濱曰充耳瑱也所以懸之者曰紞（用雜綫線織之）素青黃三者紞
之色也瓊華瓊瑩瓊英三者所以爲瑱也顧麟士曰以素青黃三
者懸此三者之瑱文義相足三句實一句也

東方之日

小序 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歐陽本義）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而毛謂日出東方人君明盛鄭謂
其明未融喻君不明二家特相反以詩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蓋
言彼姝之顏色美盛耳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
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
（朱子辨說）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
謂
程子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于上也今君
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
華氏泉曰東方曰出非彼姝曬就之時故序以爲刺而程子之說
于義可通也袁燁云此女蓋旦來而暮去者天下豈有淫奔之女

而旦來暮去者哉

鄒忠胤曰歐陽氏以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案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梁屋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又云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選詩美女篇云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秋胡篇云婉若幽閑女明艷侔朝日以此喻姝子未爲不韙

蘇氏潁濱曰日升于東月盛于東其明無所不至國有明君則民之視之譬如日月常在其室家無敢欺之者行則起而從之矣及其衰也明不及民而民慢之行而無有從之者此所以爲刺衰也

蘇氏說詩只存序首一言其餘皆刪去故不從男女淫奔立說但嫌彼姝一句互在中間少着落耳

詩學曰東方日月据薛君章句皆喻顏色美盛漢樂府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本此詩以發端或以東方日月爲男女對待之象說新而鑿

案日月爲說不一朱公遷謂淫奔多在夜旦黃氏佐謂日出而來相就戴岷隱謂男女相奔不夙則暮而黃東發謂其近事情華氏泉皆斥之而獨取程子日月明照之說愚謂此本毛傳然接下淫奔意須多一曲折不如從歐陽喻彼姝顏色美盛較直截自然鄒氏更取證于神女洛神諸賦及美女篇尤有根据

東方未明

小序 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詩記曰此一語贅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耳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朱子辨說 挈壺氏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蘇氏潁濱曰雖衰亂之世蚤莫不易挈壺之職雖或失之而天時猶在何至于未明而顛倒衣裳哉毛氏因東方未明不能辰夜而信以然其說亦陋矣又曰爲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爲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爲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衣裳可謂急矣然又有以爲緩而自公召之者政將何以堪之哉必將有受其害者又曰苟不知爲政之節則或失之早或失之暮常不能及事之會以爲倘早者爲之常緩以爲已晚者爲之常遽緩者不意事之已至而遽者不知事之未及故其所備患者常出于倉卒而不精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爲樊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瞿瞿狂貌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詩學曰鄭氏以柳木之不可爲藩猶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迂晦難通王氏蘇氏皆不得解惟程子之說最精集傳全用之知言哉郝氏敬曰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案齊之變風十一篇序以爲皆哀襄時詩夫襄公行同鳥獸其刺之宜矣哀公被譖于紀侯而死非有可指之罪而至與襄公同譏且雞鳴本正風而序以爲哀之色荒以還爲哀之禽荒至與居無節莫須有之事而亦以歸之不知哀公既受當日之慘死何復受後世之口實況自哀至襄九世自太公至哀五世中間豈無賢君善政且或有失道者亦可分過何以獨歸此二君堯峰汪氏謂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意季札別有見聞故有泱泱大風之歎又疑孔子刪詩何以不錄齊之正風孔子與季札同時何以所見不逮季札此皆理之不可解者愚謂序蓋未可憑也鄭忽爲突所篡而鄭風刺忽者五晉僖昭爲曲沃所併而唐風刺僖昭者什之四以及齊哀烹死而齊風刺哀者五因其所遭之不幸而遂疑必有所以致此之故羅織鍛鍊必欲實其罪而後已蓋序出于左傳史記之後因二書所載而附會增益之強分時世朱子所謂擇其謚之不美者如哀公之爲哀僖公之爲僖雖其事無可指實亦強加之罪至魏之諸君不見于二書則遂空其時世然則序之云云豈可信哉朱子舍序言詩直斷去千古葛藤而馬氏貴與痛訾之愚不知其何說也

南山

小序 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孔疏曰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主刺襄公故不詳魯桓大夫二句請作詩之意于經無所當也

歐陽本義 鄭謂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文美與姪娣傅姆五人爲奇襄公往從而雙之詩人之意必不如此迂曲

朱子辨說 此序据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鄭氏曰雄狐行求匹偶于南山之上形貌綏綏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可恥惡如狐
蘇氏穎濱曰人君之尊如南山之崔崔襄公之行如雄狐之綏綏疾其以人君而為此行也
呂氏與叔曰上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言其理如是而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詩學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言自首至足物必有耦也豈如箋疏之曲說乎五義難明攷齊詩說云五兩者纁黃白黑散也亦屬近似

甫田

小序 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朱子辨說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蘇氏穎濱曰總角之童而至于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耳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蓋不得已而受之也不得已而受之故其來也無憂其既來也不去
詩記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補傳曰遠人諸侯也
彙纂曰毛傳謂興也朱子改作比蓋以興言則無思遠人是詩旨正是求諸侯之說若以比言則無思遠人亦是比矣諸儒竊謂不知所比何事且襄公無禮義而求諸侯霸業卒以無成事具于春秋傳而此詩恰在南山敝笱之閒則序說不為無据集傳止從文以求其義不欲遇一詩必摭一事以實之此其所以異也
詩學曰集傳亦用序說而不屬之齊襄非以其不足掛齒頰歟或云前二章譏齊襄之欲圖霸末章憂無知之將作亂也
案詩緝謂總角之童未幾而突然已加冠弁如襄公之躐等而躁求說本補傳然不如舊說之自然

盧令

小序 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朱子辨說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詩學曰大旨與鄭風叔于田相似觀左傳齊襄田于貝邱序說亦可從特所謂陳古以風者則支離矣
案序以雞鳴為哀之色荒還為哀之禽荒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至甫田為襄之好大功以求諸侯盧令為襄之好田獵蓋之左傳實有其事莊三年五年再會諸侯伐衛以定朔四年滅紀八年降郕則其好大功可知又四年冬狩于禚其被弑由田于貝邱則其好田獵可知序說或不無所据而朱子恐舉而空之仍亦馬氏所謂惡序太過歟至謂義與還同則朱子得之蓋仁非古先王騶虞之仁也乃習俗之相誇美如鄭風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耳正見齊俗不美處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合序說與朱而一之庶得詩旨
首章言仁次章三章亦言鬈言偲偲即于思所謂鬚如蝟毛磔是赳赳武勇河朔少年之狀觀次章三章如是則首章仁字可知矣

敝笱

小序 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本義歐陽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謂鰥大魚鄭謂鰥魚子考詩之意本謂魯桓微弱不能制強如敝笱不能制大魚況鰥魚之大盈車出孔叢子不為無据而下文從者如雲雨是其黨眾盛尤當以大魚為比
朱子辨說 桓當作莊
楊氏龜山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眾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剛而有制使齊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得乎
詩緝曰文姜以桓二年歸魯中閒無如齊之事至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以致彭生之禍詩人刺不能防閑謂此也今詩言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不言桓公同往是指桓公身後文姜獨如齊之事 据此則此詩當為刺莊非刺桓明矣而嚴辭獨主序說何也
詩學曰敝笱載驅明明作自魯人猶春秋之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于祝邱也魯史欲為國諱惡而二詩又不可竟刪因篇中皆有齊子字倣衛女繫衛例附諸齊風之末孰

謂魯果無風哉余持是論歎古人莫與同者近閱許白雲詩鈔云
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故附之于齊是以魯無變風惟存四頌
于後雖曰美魯君實亦著其僭矣余說得此為之印定

載驅

小序 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
播其惡于萬民焉

歐陽本義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云文姜為淫穢之行曾不畏忌人而
襄公乘驪垂轡而行魯道而文姜安然樂易無慚恥之色也其義
甚明鄭改豈字為闓改弟字為圛而訓圛為明謂闓明猶發夕也
迂疏甚矣

朱子辨說 此亦刺文姜之詩

毛傳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王氏質曰此自是文姜所乘之飾不必言襄公之路車
詩緝曰不必言及襄公而襄公之惡自見毛鄭以上二句言襄公
下二句言文姜碩人云翟茀以朝則婦人之車亦言茀矣今以四
句並言文姜文意方貫

又曰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言文姜渡汶水而來其道
路平易眾庶往來而文姜翱翔彷徉無恥甚矣鄭氏以汶水之上
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會處蓋既以疾驅為襄公則道間必有所
會之地以意增之耳考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禚也祝邱也防也
穀也無會于汶之事
范氏處義曰曰發夕則以宵而逝猶有自赧之意曰豈弟則安然
樂易已無自歉之色曰翱翔則迴翔從容而後去曰遊敖則遊觀
愜適而忘反
謝氏枋得曰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
盡見于此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案此魯夫人也而詩曰齊子賤之之辭亦外之之辭猶曰此非
吾家婦某氏之子云耳如衛風言齊侯之子衛侯之妻何等十
分鄭重觀此益知此詩為魯人作

猗嗟

小序 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
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朱子辨說 此序得之

集傳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
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
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
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令之不行耳
詩學曰齊襄之敢于殺桓與夫人之敢于如齊師會齊侯皆挾強
齊之勢以制弱魯使魯君臣有亞聖之才不獨襄仇宜復夫人之
親與乎弒如鄭莊之寘姜氏城潁而誓之乃為權而得中趙氏所
云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第可施于穆姜非所施于文姜也厥
後夫人如莒愈出愈奇魯君臣若司空見慣者既卒而葬乃諡為
文安所云秉禮之國乎
案文姜以元凶漏網仍復生榮死哀若晏然無是事者以後淫
風遂不可止哀姜通于慶父穆姜通于僑如敬嬴私事襄仲逮
穆姜幽死東宮以後夫人遂無失行者
集傳稱其為齊之甥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案春秋
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
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詩緝曰此詩未有序說不知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但中間展我甥
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人以魯
莊為齊侯之子
郝氏敬曰此詩較南山辭婉蓋妻淫而責夫其言易直母亂而責
子其語難顯詩所以善于言也當時人疑莊公非桓公之子故春
秋特書所生年月日以折羣議此詩云展我甥兮明其非我子亦
微諷之詞

魏風

葛屨

小序 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蘇氏集傳 晉自僖公以來變風既作及魏為獻公所并其人作詩以譏
刺晉事如邶鄘之詩其實皆衛之得失故孔子之編詩列諸唐詩
之上亦如邶鄘衛之次毛氏之敘魏詩則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
趨利其君儉嗇褊急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民無所居蓋猶以
為故魏詩而不知其為晉詩也

曹氏粹中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爲未并于晉以前也

詩學曰蘇氏以魏地入晉例同邶鄘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愚謂唐詩終于晉獻魯閔元年晉獻始滅魏以其地賜畢萬則魏自當有詩奚可例諸邶鄘哉惟公行公族以晉官而指爲晉詩說猶可通然齊有公行則亦未可泥也

案邶鄘所載皆衛事而魏風之關涉晉事者獨公行公族一詩耳然愚亦不能無疑晉獻以閔元年滅魏其時始作二軍官制未備至宣二年成公卽位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孔疏引此詩爲證其時公族公行皆趙氏權脅主上奢僭則有之安有儉嗇不中禮之事乎且晉自文襄以後霸業隆盛僭與天子抗衡而魏風七篇皆愁苦蕭索與晉之氣象大不類自當爲故魏小國之詩据此以爲晉詩與邶鄘一例非也朱子亦從蘇氏說集傳特引之謂篇中公行等皆晉官然又恐魏亦嘗有此官今不可考朱子蓋未究詩之氣象而爲此兩歧之說耳　毛傳于女手引三月廟見之文于左辟訓婦至門夫揖之入不敢當尊而左辟蘇氏子由從之謂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歟然褊者以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于縫裳也解末二句牽强之至詩學云全詩趣重末二句前賢皆未得其語妙葛屨履霜非不儉也縫裳要襋非不勤也左辟象揥非不有威儀也特無如其褊心何維是以四字神理分外躍然

汾沮洳

小序　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朱子辨說　此未必爲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詩緝曰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于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衛通爲衛風而魏唐異議知魏風非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

案鄭箋云于彼汾水沮洳下濕之處采其莫菜以爲蔬是儉以能勤蘇呂嚴諸儒俱從之詩學謂其不知詩人興體朱氏道行曰采莫者必因其地貴介者必稱其望徐氏鳳彩曰以賤草生下地猶有微美可採輿之子有美而不足觀似意味較深永

園有桃

小序　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園有桃尚可取而食況有人民反不能取之以道至使國用不足而爲儉嗇乎毛說本明順鄭謂魏君有國用不取賦稅于民食園桃而已桃非終歲可食之物于理不通

朱子辨說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詩緝曰桃可以爲核而不可以爲殽魏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趨于陋詩人以爲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亦將取其實以爲殽矣所以我心憂之至于歌且謠也而不知我者謂我士也而乃爲驕汰于是答之曰爾以我爲非矣然則彼魏君之所行果爲是乎子之所言何爲如此也因自嘆我心之憂其誰知之者重言之而言彼之不憂特未之思耳

案嚴氏順解經文處尚嫌支離不知我者四句宜一氣貫下謂我士也而乃爲驕汰君之所爲既自以爲是矣子何爲此嘵嘵也蓋一種備員緘默之徒膜視國事而不與分憂其患不惟不見知于君并不見信于同寮諸大夫所以下文接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較直捷自然

謝氏疊山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羣吠而眾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爲扶顚持危之謀豈能驟滅其國哉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

鄒肇敏曰詩趣圓活或當行國之際偶見有園桃園棘觸緒而吟以寓其無聊不必深求也乃衍之者何其支乎毛傳以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殽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試觀詩中何曾有此意鄭氏又謂君食園桃不稅其民若然魏君有辟穀之術耶嚴坦叔云桃可爲核而不可爲殽郝仲輿亦云二物皆果實之至賤者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屯膏惜費以爲處貧寡當然斗筲之人何足與議大計詩人所以深憂此亦祖儉嗇之說而甚焉者也

又曰抑有解于此桃之實可殽棘之實可食不盡落其實不止蓋爾魏邦介在大國國是不定能無爲所吞併乎君子蓋憂魏祚之

不長矣華氏泉曰此說以興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于序意可通
蘇氏潁濱曰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此孟子所謂
許行之道魏人則有治此說者也夫必耕而後食小人之所以爲
難而有人焉能力行之尙有非之者哉惟君子憂其不可而歌謠
以告人也
案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
于國此句踐用以霸越魏君若能行此豈有至于亡國者哉且
果如此說末篇之碩鼠又何以相反蘇氏之說亦迂矣許氏白
雲以爲此無義之興所謂不必深求者與集傳正合恐更有一
解此言魏國蕭索氣象田畝皆荒所仰食者園桃園棘而已所
謂民可以食鮮可以飽者所以心憂舍序言詩似亦無所不可

陟岵

小序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
而作是詩也
曾氏子固曰先王之世上之所以接下惟恐失其養父母之心其
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于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于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
或苦于征役而不得養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
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悲詩人皆推其意見于國風所
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許白雲曰爾雅及說文皆以多草木岵無草木屺毛傳與之正反
孔疏以爲傳寫之誤李氏云初曰陟岵以草木蔽障害于瞻望故
中曰陟屺以屺瞻望有所不見故卒曰陟岡盖所思漸極則所登
漸高期于瞻望可及也
鄒肇敏曰詩特託言以寓望鄉之情不言己之念其父母兄而代
父母兄之念己不言己之自爲愼而代父母兄之以上愼相期此
詩人情至入微之語非守身養志者不能道也抑亦可以見當時
之役法役其子則不役其父役其弟則不役其兄而生還之未可
卜兩地之遙相憶已若此
李氏曰狄仁傑授幷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
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去
案嗟予以下四句毛鄭作追述臨行教戒之辭蘇氏呂氏嚴氏

俱從之語氣尙緩朱子直作懸空想像說語更悲切千里夢魂
如同覿面旅人情況自是如此

十畝之間

小序 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朱子辨說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
蘇傳曰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
夫十畝而尙可以爲民者哉又曰此君子不樂仕于其朝之詩也
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畝
之田其所以爲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樂則其時可知矣
華氏泉曰朱子盖本蘇氏說蘇氏以未有地亡而民存故以此詩
爲君子不樂仕于其朝之詩而集傳從之然于首序刺時之說亦
可通
詩記曰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于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
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
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旣削小豈容尙守古法容或數家共
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爲定數也李氏曰詩

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孑遺言廣則曰日闢國百
里言窄則曰一葦杭之此詩十畝亦此類
姚氏舜牧曰魏之俗尙大抵以褊急勝故君子不欲仕而樂就桑
者之閑閑小人不欲居而甘就樂土之得所則其時其政盖可知
已

伐檀

小序 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耳
歐陽本義 詩人之意謂伐檀將以爲車行陸而寘于河干河水雖淸漣
然終不得其用如君子之不得仕進無所施設耳毛謂伐檀以俟
世用若俟河水淸且漣非也
朱子辨說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補傳曰檀木之良者今乃伐而寘之無用之地檀宜陸而不宜水
不可用于河猶君子不得仕進也而一時在位皆貪鄙之人無功
于國而受君之祿如未嘗稼穡而取禾未嘗狩獵而縣獸不知愧
恥也
黃實夫曰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因取

物理之倒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寘之河之干而不稼不穡不狩不獵者反有禾貆特鶉之富其文意易明不必以艱深求之也六帖云伐檀亦是借用事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眞伐檀也寘之河干是言爲其事無其功耳

案不稼不穡四句古注以比小人之無功食祿兩胡字是責小人之辭朱子就一人厲志上說兩胡字是君子自厲之詞以爲是眞能不素餐語意較徑直通首一貫然其解孟子答公孫丑之問則又曰無功食祿謂之素餐仍節取序說如朱子之解伐檀則孟子之不耕而食眞素餐矣

碩鼠

小序 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朱子辨說 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刺其君也

詩緝曰碩鼠刺聚斂之臣卽伐檀序所言在位貪鄙者也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于民故曰三歲貫女謂其君任用此人而苦事之已三歲矣序但曰刺重斂其後說詩者乃以爲刺其君若大鼠程子謂序有失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由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爲稱其君不可也

輔氏廣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褊急如此其何以能久乎故變風作于平桓之世而國遂滅于惠王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間耳

許白雲曰上二章食黍食麥固可見其貪殘至于苗而未秀者亦已食之則其貪殘尤甚矣樂土樂國猶有其所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亦姑往之惟欲出此境也然樂郊樂郊又將長號于誰乎可見其民窮蹙之甚進退無據不聊其生國其可久存哉

華氏泉曰園有桃之序大夫憂其君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而說詩者遂謂君不取其民比之大貉小貉于此詩序曰刺重斂又比之大桀小桀曾不思其前後之相刺謬也夫陟岵之詩孝子行役而父母兄弟相戒以愼魏之君豈不用其民而魏之民豈不爲其君用者哉碩鼠之詩曰無食我黍無食我麥魏之君豈不取諸民者哉正爲國小而迫役繁賦重民不堪命所以園有桃之詩人偶感桃棘而寫其憂思悲其實之將盡而底于亡耳

唐風

蟋蟀

小序 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歐陽本義 詩但刺僖公不能以禮自娛樂耳初不及農功也國君之尊以禮晏樂自有時豈如庶人必待農隙乎鄭氏以農功爲時此衍說也職思其外毛謂禮樂之外鄭謂國外至四境鄭又謂職思其憂爲鄰國侵伐之事皆失之外謂廣爲周慮耳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專備侵伐也

朱子辨說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爲此也

張氏南軒曰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于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閔之先欲開廓其心胸而勸其有以自娛樂然樂不可過甚也于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次而理矣

詩記曰此詩欲僖公之自娛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蓋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鄒肇敏曰拘陋之主往往矜于其細而大者夷然不關其慮然驟語以儆戒之事其心束而不能展束極而馳又必至委頓廢棄而終無自拔之路故詩開之以娛樂以拓其心胸而因發其所思此自牖之術也

詩翼曰正意直好樂無荒四字耳卻從今我不樂倒翻來而急以無已太康喚醒

詩學曰勤儉而思深憂遠蓋卽豳風七月之縮調也爲唐正風當

在開國之始序云刺僖誤矣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夫禮豈娛樂
之具乎措詞尤乖
案蟋蟀之憂深思遠而序以爲刺僖公之儉不中禮雞鳴之夙
夜儆戒而序以爲刺哀公之荒淫怠慢于是諸儒之從其說者
如南軒東萊及以前歐蘇諸子極力發明終不免牽强惟陸氏
奎勳謂雞鳴爲齊之正風如周南之關雎當在丁公三世之內
蟋蟀爲唐正風卽豳風七月之緒調當在開國之始而後朱子
之說得是而大明而汪堯峰謂孔子删詩何以不錄正風此疑
亦可釋矣夫列國之詩有正有變非十五國盡屬變風也如衛
之淇奥鄭之緇衣秦之小戎序原不以爲刺豈亦屬變風哉得
此解而後蟋蟀之詩明白曉暢確然是開基伊始元氣未漓之
作不煩說詩者之曲解矣但孔子錄列國之風于太公康叔叔
虞列在成康之世者何以絕不多見而唐風終于晉獻齊風終
于齊襄逮後桓文創霸詩豈無可采者而亦不之及又不知其
何說也

詩學曰蟋蟀在堂據豳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云莫可證晉
用周正日知錄云据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及平公時絳
縣老人之言可證也余謂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
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
也

山有樞

小序 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
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
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疏曰四鄰謂桓叔謀伐晉是也

朱子辨說 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
序說大誤

詩記曰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者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
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
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末
章尤可見

詩緝曰自此詩至鴇羽皆都翼時詩也僖公病在鄙陋故蟋蟀欲
開廣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爲樂欲激發
之使知戒懼二詩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以娛樂也後序所謂有
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其詞衍矣

鄒肇敏曰魯惠之二十四年封桓叔于曲沃甸侯建國末大本小
師服固憂其不能久矣爲此詩者特託爲民閒相語之辭以諷其
上蓋惕于禍至之無日故作此偷生語正言似反使聞者庶有悟
耳

詩學曰集傳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此與王風君子揚揚皆
一時未定之說嗣宗沈醉伯倫頌酒其得此詩之旨者歟漢詩人
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不如飲美酒被
服紈與素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善讀詩者皆知其憫時憂亂
無可如何而故爲此達生之論然已不能考其在西漢之哀平與
東都之和安矣況春秋以上之遙遙乎

揚之水

小序 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
沃焉

歐陽本義 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
沃而桓叔之强于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于水中爾毛鄭乃謂波
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如桓叔除民所患民得有禮義
審如此則是桓叔善治其民非爲晉患也且民叛而歸沃豈得謂
知就禮義哉使民知禮義則晉雖弱而不叛矣況王鄭二篇揚之
水皆取微弱爲義不宜于此獨異

朱子辨說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詩緝曰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于昭公無叛心也後序
言過矣時沃有暴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
知故此詩特發潘父之謀言勿以沃患之在外也國內有謀應之
者其忠告于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
作此詩以泄其事且自取敗也

又曰昭公諸詩皆以沃强爲憂山有樞言死亡之迫最激切而微
辭深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言桓叔簒晉之謀已定命其徒以舉
事禍將作矣蓋不告而深于告忠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
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于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爲比晉人之心異
于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

其後更六世逾六十七載迫于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于詩使採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執詩之詞而不能以意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旨遠矣

鄒肇敏曰成師擅國十有五年其子莊伯鱓亦十有五年而武公偁以即位之三十七年滅晉賂王室請命凡六十七年之閒曲沃閱君者三而晉則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及哀侯之弟緡凡六君成師弑其一鱓弑其一偁弑其三積漸已久猶必假寵王靈彼翼之屢廢屢置民心猶忘故晉也其叛而歸沃寧不實繁有徒顧作爲詩章以泄其事夫亦翼之謀臣設爲國人相語以聳翼侯使早爲備正以不告告耳

詩學曰揚水白石鄭箋固非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謂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亦泥鄭緇衣而失之子謂潘父君子乃謂桓叔素衣朱襮四語言潘父之黨其情如是也我聞二語李氏引田乞事爲例嚴氏詩緝云此反言見意若眞欲匿其情則此詩不作矣其論最爲破的

毛傳曰鵠曲沃邑正義晉封桓叔于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

椒聊

小序 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歐陽本義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毛謂朋爲比鄭謂平均無朋黨据詩之意但憂桓叔盛大將奪晉國本不美其平均無朋黨也毛以朋爲比比者同類相附之謂無朋者謂桓叔盛大無與爲比則毛之說爲長矣

朱子辨說 此詩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

蘇氏穎濱曰椒之性芳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矣以喻桓叔之傾晉

詩緝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桓叔亦可矣

詩學曰此詩與揚之水皆憂曲沃之強忠于昭侯者所作也篇中云彼其之子已顯斥之矣

案椒聊之蕃衍盈升桓叔所以能傾晉者以子孫之強盛也厥後武公之子獻公患桓莊之族偪盡夷而去之而獻公卒召驪姬疏忌諸子國已幾逮文公返國復懲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由是晉之公族無執政者而國卒移于趙魏禍福迭爲倚伏互二百年而國之亂亡隨之由其皆以強力相勝而不本于仁義也若使如周初麟趾之仁厚寧患此哉

綢繆

小序 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歐陽本義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以三星爲參星鄭以三星爲心星是二月之合宿嫁娶者以爲候今見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心皆三星知鄭義爲得者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爲有理毛以束薪喻男女成婚于義本類鄭謂因束薪于野而見天星義簡而直

朱子辨說 此但爲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

詩記曰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矣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据此則蘇氏謂三星在天昏而參見于東方爲十月參在東南隅則十月之後參直于戶爲正月蓋泥孔疏而失之

鄒肇敏曰三星毛以爲參鄭以爲心二家說昏姻之時不同後儒各從所見然參十月見東方毛氏既以霜降至冰泮皆爲昏期則于時正昏始未爲過也惟指心星者近是三星在天則當春之末迎夏之陽與桃夭冰泮之景象異矣故昏姻人道之常而此詩若見爲非常之覯

李氏樗曰此詩與衞有狐鄭野有蔓草陳東門之楊皆言世變多故昏姻不得其時然陳鄭衞之詩淫亂爲多唐風則不然蓋淫泆之禍由于奢侈唐之風俗尙儉雖不得其時猶未至于淫奔也

詩翼曰今夕何夕有喜愕驚疑恍惚如夢之意如此良人何有心所欲達口不能言之景又曰辭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也過時而無他志所以厚于鄭衞也

華氏泉曰序言刺晉亂而昏姻不得其時也集傳曰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者詩人述其喜幸之辭今此之喜

知前此之傷矣得遂而喜者一則不得遂而傷者百矣不言其不得遂而傷者之百而述其邂逅得遂而喜者之一此詩人之所以善于立言也不必以爲男女不得遂而想望之辭

杕杜

小序 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耳

朱子辨說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詩記曰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矣

王金儒曰晉自昭公被弒五世相攻宗族離散公室孤立故詩人刺不如杕杜焉

鄒肇敏曰朱子謂此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夫詩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則非求助于人之詞矣

詩學曰詩故云此刺哀侯詩哀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于是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獲獨行踽踽喻哀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陘庭也陘庭之田蓋哀侯之弟所有者鬱儀解詩多鑿此條得之

華氏泉曰此篇必非昭公之詩昭公始封桓叔于曲沃桓叔昭公之諸父詩人憂曲沃之將并晉而譏昭公之不親宗族其言相左矣首序刺時也晉自獻公患桓莊之族逼以計殺羣公子其後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晉無公族杕杜之刺當在此時

案胡不比胡不佽如東萊之說只是反言以決之明其決不相親比不相佽助耳朱傳竟作正說言無兄弟而求人之見親見助此有何意義且與上二句文意不貫陘庭爲哀侯同父不見于左傳註疏不知何據惟舅氏謂刺獻公爲得之曲沃以子孫蕃衍致奪晉宗獻公以猜忌旋相屠滅逮後晉無公族文公諸子無仕本國者終晉之世中軍執政不見公族一人卒爲三家所奪此詩針砭直關係晉之存亡聖人錄椒聊之詩于前而列杕杜之詩于後有以哉宜編在采苓之後以殿唐風獻公以聽讒而疏忌骨肉以子孫蕃衍而興旋以疏忌骨肉而亡詩與春秋通部相表裏

羔裘

小序 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歐陽本義 據詩意是述民怨上之詞云我豈無他國可往猶以子爲故舊而不去爾序云刺在位者是指晉國執政之大臣鄭謂此民乃卿大夫采邑之民民于上位何論故舊哉序但言不恤其民鄭何所据而限以卿大夫采邑之民也

朱子辨說 詩中未見此意

詩緝曰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爲保障之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

李黃集解曰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爲曲沃敺民也

案曲沃相攻五世而晉人猶守故君至六七十年而不去晉之卿大夫宜撫循其民無爲曲沃所誘也乃居居究究殊無相親之意惟以苛察從事故謂之曰我豈無他人可往歸乎特以子爲故舊而不忍去耳不直斥其君而第言羔裘豹袪之人又曉之以大敵在邇無以我爲不能去而苦我也較之攜手同行唐風之厚可見矣朱子闕疑而仁山金氏直謂淫女留其所愛此蓋因朱子解褰裳之詩而移禍及此耳唐魏無淫風

詩學曰爾雅爲釋詩之祖既訓居居究究爲惡後人烏得不從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埤雅云居居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恕余謂究究爲不恕當矣居同倨居居者謂持己之不謙也家語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可爲明證

鴇羽

小序 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朱子辨說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劉氏瑾曰變風多作于春秋時斯時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爲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猶幸王命之行于列國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詩緝曰諸侯爲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或謂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命故稱王事狹矣

詩學曰據左傳隱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八年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篇中所云王事靡盬不爲無徵況是詩列在無衣之前非如衛風爲王前驅漫指從王伐鄭也黃氏日抄曰盬字諸家皆訓不攻緻以盬與蠱字異義同但于靡字意不貫惟李迂仲云王事靡盬者勤于王事而不攻緻也意方全

無衣

小序 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朱子辨說 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序乃以爲美失其旨矣且武公弒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于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奬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于春秋之義云

詩記曰喬琳爲朱泚吏部尙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也琳之爲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雖以支代宗豈即有禍乃其中心誠有所不安也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尙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于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之失其所由來者漸矣

詩緝曰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山有樞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國人每以沃強爲憂而拳拳願忠于昭公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之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之子郄隨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其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之子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之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僖王王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力不能討無如之何然則武公之得國晉人特迫于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豈以武公爲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于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眞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爲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鎭戕其

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致嚴于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于大夫蓋屢嘆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其亦必不與武公審矣無衣之詩所以不刪者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弒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衰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紀綱蕩然矣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溫公論三家之事以爲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之類靡滅幾盡遂特著以爲通鑑之首愚于武公亦云故曰無衣美武公者特其大夫之意耳

黃氏日抄曰無衣之詩序以爲美晉武公俗儒因爲之曲說其所以黨惡右奸開後世亂臣賊子之門甚矣文公朱子之辨誠足植萬世之綱常乃世有爲文公詩傳折衷者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篡逆之人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孔子錄焉何也曰當

是時天下無王不復知有王命而請命之大夫獨能推明諸侯之命服出于天子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爲天下後世法嗚呼此言不知果出于文公與否而後之集詩解者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論湮微世俗驚憚乃至如此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愚按大夫爲之謀而大夫自以爲美此黨賊者奸謀也彼自知天下萬世不以爲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幘隱得之曰已不請命于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强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强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强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强大中實歉然眞情所見不可掩也三味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于周又不肯甘心輸情于周周王之受賂正墮其奸計無衣之詩尙足爲美也哉嗚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反爲亂臣賊子弑君簒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論淪染而不知非是則重可痛也已

詩學曰晉武之無可美朱子詳辨之雖程子有說弗之從也集傳既云述請命之意詩序辨中兼存詩人陰刺之說更無賸義可以置喙然以子爲天子猶覺未安竊意所謂子者蓋指虢公以命服來也李氏云唐室之季强藩悍鎭皆戕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此詩與仁恭之言無異夫子刪詩胡爲取之余謂迂仲所引固合而不知聖人實未嘗刪詩也國史錄此詩亦以見假王簒國之實曷嘗有取之之意

楊氏守陳曰朱子詩序辨猶開兩說至集傳則直以爲武公之所自作愚謂武公亂賊也亂賊之言聖人未必錄之蓋詩人陰刺如辨之後說云爾

有杕之杜

小序 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朱子辨說 此序全非詩意

蘇氏頴濱曰杜之生于道左行者所願休息而特生寡蔭人是以無往就之者譬如國君士之所願事也而無恩于人彼君子尙誰肯適我哉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

案朱子去序言詩故其解經文從字順諸儒皆從序說而俱失之牽强惟蘇氏之說稍勝嚴華谷以上二句爲武公不能求賢下四句是國人致其愛慕之意通首互作兩段殊覺費力

詩學曰序刺晉武固失其旨詩說以美晉文好賢據鄭譜晉無惠懷以下詩吾亦等諸鄘風干旄不求其人以實之可也

葛生

小序 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朱子辨說 見下篇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也序誤葛之生託于物蘞之生依于野興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言誰與乎獨處而已徐氏光啟曰僅四字而意則兩轉易匪寇婚媾同此句法

陸氏佃曰言葛生高而蒙楚蘞生卑蔓于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于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

詩學曰程子雖云非悼亡者然觀二章云蘞蔓于域誰與獨息末章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不得不指爲嫠婦之作

案范華陽以角枕粲錦衾爛爲其嫁未久此杜少陵所謂新婚別也亦不必指定是生是死蘇武詩云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正是此詩的解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居謂墳墓言來歸無日要當死而相從耳情之正義之至也

王魯齋以予美二字斥爲淫詩金仁山于羔裘豹祛以豈無他人二句偶同鄭風褰裳遂斥爲淫女留其所愛此皆朱子說詩流病俱不可從

采苓

小序 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歐陽本義 采苓者積少以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葛義同人之爲言以下戒獻公聞人之言且無聽信置之且無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本義如是而已

朱子辨說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爲是而作也

詩記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于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詩緝曰雷首山在晉境與所見也其山有苓見采苓者問其何從得之必得于首陽之上喻聽言者必問其所自來也凡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未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讒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由來也

蘇氏潁濱曰申生之死由不究其實之故也故教之曰人之爲此言以告也苟亦勿信姑置之而徐究其實事苟不然則人之爲言者將何得焉無得而爲之者世未有也然則不禁讒而讒自止矣

鄭箋曰人言采此苓于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于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王臨川蘇子由皆從其說

鄒肇敏曰首陽山爲甘草所生處則采苓首陽未可目爲駕虛之詞且其下豈必無苦其東豈必無葑但苓苦葑之類何地無之而必實其爲首陽之巓之下之東聆之若鑿鑿可据正有甚不足据者高下憑其口東西恣其吻書所謂無稽之言是也

案諸家解經各不同俱以上二句爲讒言下六句是止讒之法但本義詩緝以胡得二字謂根究其言何從得之所謂求其實處也蘇氏則謂人之爲讒言者無所得而將自止語意更覺完全而朱傳從之

詩學曰朱子舊說云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此仍用序說

王文憲以綢繆葛生二篇爲淫詩宜從放黜者大謬

附唐風杕杜羔裘鴇羽論

杕杜序謂刺昭公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將爲沃所并舅氏霞峰曰昭公始封桓叔于曲沃桓叔昭公之叔父詩人憂曲沃之將并晉而譏昭公之不親宗族其言不相左乎鬱儀詩故又謂此刺哀侯詩哀侯侵陘庭之田卒至啟曲沃伐翼終爲所獲陘庭係哀侯之同父陘庭之田蓋哀侯之弟所有者然考之左傳及先儒註疏皆無之不知何据朱子改爲無兄弟而求助于他人之辭將詩文竟作正說絕無意義且與上豈無他人二句意正相反愚嘗就春秋傳反覆考之此詩與下羔裘鴇羽皆爲刺晉惠公而作詩文明白曉暢章章有印證不煩曲解而自明矣蓋夷吾與重耳爲同父兄弟又同遭驪姬之難此正同舟遇風宜相援如左右手者乃夷吾以狡計得國使寺人披往殺重耳然所以爲此者由虢射與呂郤之徒爲謀主故次章直刺羔裘豹袪羔裘豹褎居居言其不通究究言其不恕夷吾君臣之惡盡于此四字矣又言豈無他人專責其一二信任者意益曉然歐陽亦云序言刺在位是指晉國執政之大臣卒之外內無親背施搆怨戰韓見獲而征繕以作州兵使人不得耕穫以養父母鴇羽之詩所由作也末章云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蓋民心歸向重耳久矣惠公十年之事三詩首尾畢具嚴氏粲云諸侯爲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不必泥定周說而列在無衣之前蓋詩之錯簡于是爲甚抑愚更有慨焉曲沃以子孫蕃衍致奪晉宗獻公以猜忌旋相屠滅逮後晉無公族文公諸子無仕本國者終晉之世中軍執政不見公族一人卒爲韓趙魏所奪獨行踽踽之詩至此益驗此詩針砭直關係晉之存亡聖人錄椒聊之詩于前而列杕杜之詩于後永爲有國者炯戒若如朱傳之說則聖經絕少關係而如詩故之說又屬杜撰不經故愚敢陳其芻蕘以爲庶幾其有當也此三詩宜列在采苓之後殿唐風之末齊詩終于襄此天之所以啟桓公也晉詩終于惠此天之所以啟文公也均爲亂極思治之作若桓文之詩則有司失其傳孔子之所不得而見矣

秦風

車鄰

小序 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朱子蘇說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爲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朱子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于詩者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爲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也論之于此以見厚重强直者之可與有爲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詩記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于爲秦者亦以此

詩緝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許白雲氏曰並坐鼓瑟鼓簧君臣之際禮儀等威猶未能辨蓋其習于夷狄之常也故見寺人之令則驚異而詫之矣然告其君者則止曰不樂則耋而止耳有盈滿之心無警戒之意其流風日甚至于始皇窮奢極欲宮觀相屬鐘鼓充之其漸蓋始于此而其尊君卑臣亢抑太甚遂使上下之情不通而致敗則又等威無辨之弊而力反之以至于此耳秦之亡未必盡因車鄰之一詩然君子立言不可不審也

楊升庵氏曰爲一國之君不接羣臣壅蔽已甚又不使他人而使寺人傳令焉蔽益甚矣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奄宦豈待混一然哉史記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

許氏白雲曰秦仲以西戎滅大駱之族宣王命爲大夫蓋日與戎戰六年而死非可樂時也詩語不類然則車鄰實襄公詩爾

詩學曰按史秦仲居秦亭爲附庸立三年西戎滅犬邱大駱之族十八年宣王以爲大夫誅西戎二十三年爲戎殺白雲許氏謂時無可樂詩語不類良然秦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始與列國通使聘享爲襄公詩庶幾得之劉氏瑾亦云秦仲但爲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于平王命襄公爲侯之後

駟驖

小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孔疏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故美之黃氏櫄曰此何足爲美以襄救周有功始受天子之命則雖田狩園囿而人亦樂與之也

詩緝曰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也在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之在舊說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令不從

張氏南軒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賦其車馬奉養之事競于射獵之爲而已不及于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黃氏佐曰首章將狩之時言車馬之盛使令之多次章則正狩時也言待狩之禮行狩之善末章狩畢言勞逸之節綜理之周馬無事于馳驅但見其閑習而已車無事于逐禽但聞其有聲而已徐氏常吉曰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見從容整暇之意

黃氏日抄曰獫歇驕諸家皆以爲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于輶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補傳云今田犬長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爾雅改歇驕皆從犬以合毛氏不若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可以歇其驕逸也

鄒肇敏曰秦以蕃馬肇封故族類甚悉而比物甚具小戎曰騏駵騧驪又曰騏馵車鄰曰白顛而此詩曰駟驖夫毛馬齊色物馬齊力田狩而駟馬皆驖齊力且齊色矣說文云馬赤黑色曰驪深黑色者曰驖埤雅云驖非獨取其馬色如鐵蓋取其堅狀如鐵也

蘇氏穎濱曰輶車輕車也所以驅獸所謂驅逆之車也置鸞于鑣異于乘車

小戎

小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朱子辨說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孔疏曰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悅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反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而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

朱子曰國人宜怨而不怨反爲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強弱戰之勝負皆不暇顧而惟知仇讎之不可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爲之用也聖人取此亦春秋大復讎而與討賊之意歟

詩緝曰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夸說不已以婦人閔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眞秦風也哉

蘇氏東坡曰秦民好戰之心囂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于亡夫爲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觀后稷之稼穡則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過其歷觀襄公之使民矜其車甲

則可以知秦之傳祚二世而不及其期其所由來者漸矣

輔氏廣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爲將帥者之妻葢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

徐氏鳳彩曰首章言車約而計之攻木之工三收也輈也轂也攻革之工四游環也脅驅也陰靷也文茵也攻金之工一鋈是也一車而工聚如此

案毛氏及朱傳俱以陰與靷爲二物陰是木板亦屬攻木之工葢陰爲揜軌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橫用一板揜其前側用二板揜其左右靷則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所以引車故謂之靷則靷自屬革陰自屬木判然矣篇中言鋈者三鋈續一也鋈䩞二也鋈錞三也俱銷白金爲之古者不用銀爲交易至漢猶云惟銀無益於人止用以飾器物鋈續是續靷之處作環相接銷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䩞是環之有舌者納驂馬之內轡于其中所謂軜也亦用白金沃灌之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令平底葢古時白銀賤也孔氏謂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者非是餘詳見釋車

黃氏日抄曰龍盾之合朱傳曰合而載之必載二者備破毀也愚按盾者今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以爲衛必以二者比而合之乃足爲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案黃氏之說與孔疏所謂合而載之以蔽車解正同

范氏王孫曰馬力有上駟中駟下駟之殊而馬性又有宜中宜左宜右之別秦不徒以天閑之駿甲天下實以駕馭之略雄天下是中是驂者曰是宜爲中是宜爲驂也

范氏處義曰韔以虎皮爲之而以金鏤飾其膺謂弓室之胷也

詩緝曰傳以膺爲馬帶疏釋之爲鏤胷之鞶卽鉤膺也然此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則皆言弓耳不得以鏤膺爲鉤膺也補傳義長

蒹葭

小序 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國焉

歐陽本義 襄公已受命爲諸侯而不能以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刺之言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可用以比秦雖強盛必用周禮以變其俗然後可列于諸侯所謂伊人者斥襄公也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慕中國之禮義旣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不免爲夷狄也

朱子辨說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胡氏一桂曰此詩毛氏謂刺襄公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蒹葭得霜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爲知周禮之賢人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東萊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葢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道耳此皆序說愈巧而愈鑿如此

詩學曰自毛鄭迄蘇呂無不以爲秦棄周禮黃茅白葦朱子一掃而空之良快許白雲謂思人猶思道則根荄復生矣此詩不必細玩自可識其思賢操縹緲曲折在秦風別是一體

案伊人是親之之詞自宜指賢人說本義謂斥襄公非是詩記謂指周禮益迂遠無當富平李子德謂指東遷之主水一方謂洛也亦覺費力竊謂蒹葭白露是淸絕境界賢人所居卽下文水一方也遡洄遡游終可望而不可卽是賢人棲隱肥遯緣襄

公惟以富強立國不肯用賢圖治故賢人無意于世以此爲刺襄公與衞之考槃魏之十畝正同詞意本無難解諸儒泥于後序之說硬將周禮入講所以左說右說都無是處

終南

小序 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李迂仲曰序言襄公能取周地與史記相戾從史記則此序之言爲可廢從此序則史記之言爲妄當闕之

案歐陽公駁鄭氏曰平王雖以岐豐賜秦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至文公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以愚考史記秦文公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是文公之世亦僅拓地至岐而止豐未嘗有也逮文公孫甯公二年始遷平陽平陽在今鳳翔府郿縣歷武公至德公元年卜居雍雍爲今鳳翔府治俱去豐鎬絕遠至穆公始滅芮築王城與晉以河爲界秦于是始東地至河是秦盡取周之故地自穆公始也竹書紀年穆公二年滅芮當春秋魯僖之二年自平王東遷至此凡歷一百十三年豐鎬

故都鞠爲茂草蓋秦已去而周未來此黍離之所爲作非特鄭譜謂襄公逐戎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者其說爲謬而歐陽謂文公十六年始取岐豐之地者亦考之未盡也

朱傳謂至止至終南之下案終南在鎬京之南襄公尚未有其地何能至此鄭箋云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不云至終南也其以終南起興者緣此是西北之名山況平王已許之朱子曰襄公雖未有岐豐然已有天子之命穀梁謂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嚴緝曰服是命服其儼然君臨于此土也哉其字哉字是疑而未定之辭蓋戒勸之勉其爲必取之計也其說得之矣

補傳曰周地雖有王命尚爲戎有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黃鳥

小序 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朱子辨說 此序最爲有據

孔疏曰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

朱子曰三人不會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死不爲義不足美也

蘇氏潁濱曰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于木交交其和鳴今三子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于魏顆矣黃鳥之詩交譏之

黃氏佐曰秦獻公元年始下命止從死者然則自立國以來其國俗既以殉爲義國亦不立法禁也責穆公不察其非禮無遺命以變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惟孫泰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爲得其情者至朱子之論而是非始定

王金儒曰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匡衡謂穆公貴信而士多從死即其事也朱子謂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考括地志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穆公與三良各自有冢蓋從死而非從葬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也

詩學曰臨穴惴惴詩人自寫其心非三良畏死也鄭箋作臨視其壙得之又曰生納壙中實無其事當從應劭酒酣邀死之說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王粲詠史亦云臨沒邀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

晨風

小序 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朱子辨說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

詩記曰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詩緝曰此穆公舊臣所作晨風之入于北林喻已初蔡秦之盛大而趨赴之也今康公立我舊臣廢棄不用不得親近進見拳拳之忠日望王之召已故言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然不忘其敬也望之久而杳然無聞故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言不復得見也此所謂予日望之而王莫予追也

案詩記以君子爲康公所欲見之賢人詩緝以賢人欲進見康公詩記較勝君子從來只說賢士未有以目君者此皆牽于序說至朱傳一掃而空之矣 唐風儉嗇秦風剛勁故皆無淫詩王文憲以綢繆葛生二篇爲淫奔謬矣至舉秦之晨風而亦列之三十二篇宜放黜之內世豈有淫女稱其私爲君子而思之欽欽然不忘其敬者乎

詩學曰集傳婦人念其君子大勝序說刺康棄賢每章末二句即扊扅歌今日富貴忘我爲之意箋以爲代秦穆公責康公語其說甚腐

無衣

小序 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朱子辨說 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李迂仲曰說者謂王于興師秦是諸侯之國安得稱王毛氏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鄭氏謂王法興師王肅謂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王荊公謂阻王命以厲民程氏謂以王道興師數

說皆非也此是思古之詩指古之王者而言也
彙纂曰序但言刺用兵也不指某公鄭箋則指康公朱子初解亦
從其說至作集傳以爲秦人平居相謂之詞則似美而非刺矣
謝氏疊山曰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可以知天下無復讐之
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千載而下聞其風者
莫不興起

附秦風無衣論

無衣一詩序說謂刺用兵其君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鄭箋謂指康公此拘于編詩次第以此詩列在黃鳥之後遂以此爲康公與晉人修怨與王無涉李氏迂仲因謂此思古刺今之詩指古之王者而言皆謬說也白雲許氏斷其爲天子命襄公討西戎時作看王于興師一語便見可爲千古卓識疊山謝氏曰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可以知天下無復讐之志獨此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斯言當矣今讀其詩羽聲慷慨髮盡指冠如祖士雅擊楫中流志吞胡羯氣概千載而下聞其風者骨爲之竦神爲之旺若作思古刺今解便奄奄無氣力矣嘗讀史至昭烈武侯遺事而歎夫子春秋之教大明于蜀漢之世昭烈語武侯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武侯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至成敗利鈍非臣之所逆覩殆與此詩相表裏曰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隱然有枕戈泣血爭先效死之意其詞直其氣壯宜列在小戎之前此詩爲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小戎爲婦勉其夫襄公以列侯而思報天子之仇平王以子而思報父之仇國人以臣子而思報君父之仇三綱于以明九法于以正秦之代周而王卽此可卜豈可拘於編詩之次以爲康公修怨而遷就其詞爲思古刺今之作哉金仁山編次此詩屬之莊公此本漢書秦紀而陸平湖詩學謂周襄王子帶之難穆公師于河上將納王重耳辭之遂不果此詩正詠其事此似是而非也莊公事在宣王時未經驪山之難而穆公入誅子帶亦第么麽小醜且其事未成無用彤諸歌詠豈若大戎弒幽王關係宗社之大故尤爲震古爍今之事哉爲此說者蓋猶不免拘于詩之前後以此詩強屬之穆公耳下篇渭陽乃康公爲太子時作詩之多錯簡此尤其顯然者矣

朱氏善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與子同仇患難相恤
于有事之日也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誠欲其君奉王命
而爲討賊復仇之舉也

渭陽

小序 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
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
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辨說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二句若爲康公之詞者其
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
卽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太子故生此
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詩學曰序以爲卽位後作徒泥黃鳥篇次不知三百篇中多錯簡
此尤顯顯在目者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卽咸陽今縣西西安府鄭箋
秦是時都雍今鳳翔府治孔疏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
渭曹氏曰渡渭而送至渭北言其遠也
王金儒曰按左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卽位相去甚遠無緣復述
其事
華氏泉曰此詩作于送其舅之時則爲因舅而念母若作于卽位
之後而追及于昔年之送舅云念舅可耳何云念母

權輿

小序 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朱子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
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于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楚
王戊不設醴穆生去之曰豈爲區區之禮哉此詩其當之矣此係初說
彙纂曰是詩朱子初說仍依序指康公而言東萊作讀詩記引之
及著集傳則泛言其君而不辨序說爲非是至章末仍引楚元王
事爲證則猶是序意也
詩緝曰由伐木而觀晨風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毛傳四簋黍稷稻粱孔疏曰圓曰簋以盛黍稷方曰簠以貯稻粱
皆容一斗二升謂之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
馮氏復京曰夏屋鄭以爲大具以食我王肅以爲屋室之屋而朱
子從之
張子曰車鄰駟鐵小戎諸詩武事備矣蓋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
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伯有天下者是詩也而使之不二世而失

國亦是詩也夫其嚴急之風與三代溫柔敦厚抑何遼哉

詩學曰熟玩秦風十篇蒹葭而外皆雄聲急調其聲雄故興也勃焉其調急故亡也忽焉蓋不必假手歌工已

陳風

宛邱

小序 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朱子辨說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詩緝曰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于此下于秦夷之也

箋纂曰序云刺幽公毛萇解之曰子指大夫經所陳乃大夫之事由君化之使然鄭康成則曰子者斥幽公朱子則泛指游蕩之人然曰望人所瞻望則似仍屬有位者而言若閭巷細民鼓舞于宛邱何係輕重而國人作詩以刺之又致夫子錄是詩以冠陳風之首重爲後世戒耶

黃氏日抄曰古說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郭氏璞謂中央隆起與古說背馳王雪山云如此恐是宛轉之狀詩傳以爲地名愚按旁高中下則于登臨眺望非便今陳國于此聚游恐郭說爲是而俗因其宛轉之狀以名其地也歟

范氏華陽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于是時必少息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值毛氏訓持顏師古訓立其意一也王氏以爲遭李迂仲曰詩言無冬無夏蓋言常然也不如訓持立其說不迂曲

案詩緝謂有情無望民見而生慢易之心所謂望之不似人君也則明指幽公說矣況鷺羽鷺翿非人君不能備此舞器孔疏隱四年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臣下亦有呼君爲子者不必以此爲疑而泛指國人之游蕩者也

東門之枌

小序 疾亂也幽公淫昏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市井之名蓋起于此）

歐陽本義 子仲之子莫知爲男女而鄭謂之男穀旦猶言吉日爾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迂耶南方之原毛以爲陳大夫原氏而鄭以爲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說者遂引春秋莊公時季友如陳葬原仲爲此原氏皆衍說也蓋陳俗男女喜淫詩人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旦期于國南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婆娑于市中下文又述其相約而贈物以爲好之意蓋男女淫奔多在郊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墠也

朱子辨說 同上宛邱

詩緝曰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以經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之時苟非國史題其事于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併首序而盡去之不可也古說相傳猶不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胸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爲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制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于淫思發爲淫詞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爲經使天下後世諷誦之耶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者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詞首序未易盡去也

此條亦大段駁朱子然比馬貴與氏辭意較和平

黃氏日抄曰古說穀吉也差擇也言擇吉日也竊意其未然蓋此詩主婆娑市井而言世未有擇吉日而後游市井也果擇吉日當云差于穀旦今曰穀旦于差語倒不成文矣案差字有數義易差若毫釐差之言差也孟子愛無差等差之言等也詩既差我馬差之言擇也莊子自差觀之又曰差數覩矣差之言觀也此詩與下章穀旦于逝詞意一同穀旦者如後世言良辰美景于差于逝約以良辰而往游觀也疏以穀旦謂無陰雨蓋近之必如此說然後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兩句意一貫

孔疏婆娑盤辟舞詩記曰婆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于市井中

鄒肇敏曰婆娑枌榆之下者當是男子而不績其麻婆娑南方之原者乃是女也然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環弁雜沓握手無罰目貽不禁矣

衡門

小序 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歐陽本義 鄭解泌之洋洋以下爲任用賢人詩無明文詩人以僖公性

不恣放可以勉進于善而惜其懦不自立故作是詩以誘進之云衡門淺陋亦可遊息泌水洋洋亦可忘飢喻陳國雖小亦可有爲也二三章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不必待魴鯉娶妻不必待齊宋之族此所謂誘掖之也

辨說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詩學曰序言誘僖歐陽極力推衍終覺牽合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則衛之考槃鄭之出其東門一詩可兼括

補傳曰衡門謂橫木爲門其規模淺陋無栟幪之可託今乃遊息于下自以爲安泌始流之貌言其洋洋漫流無波瀾足觀今乃游泳其間自以爲樂喻僖公安于卑陋而無立志也

案補傳第說僖之無立志不及誘掖之意且以棲遲樂飢說向不好一邊比歐陽說更牽强不如從朱子集傳一毫不費解說也

附邶簡兮衛考槃王君子揚揚魏十畝伐檀唐山有樞秦蒹葭陳衡門論

右八詩皆國君棄賢賢者不樂仕于其國肥遯高隱之詞也不必定其爲何世指其爲何君乃序說鑿空指實後儒又復支離附會愈巧而愈鑿卒使聖經晦昧千古可嘆也愚嘗論之世治則君子並登于朝世亂則賢人隱遯于野顧隱遯不必一致或逃之山之巓水之涯或託于微官散吏要皆有以自樂使當文王之世則此等皆左右辟王濟濟奉璋之儔也不幸當王道微缺列侯放恣不能貢士于天子之廷又不能延訪與共圖國事于是賢人君子攜手偕行放懷高蹈作爲詩歌有婉有激而其人之品亦因以見焉考槃衡門蒹葭秋水甘心長往泊乎與世相忘品之最高者也其淵明之流亞歟降此而十畝而伐檀微有輕世肆志之意外如簡兮如君子揚揚則託伶工樂官未免滑稽玩世而榛苓寄懷于彼美君子謂其未能忘世焉至如山有樞則憂世之亂憤時疾俗故爲達生之論殆如嵇康阮籍之徒近于激矣之數人者性情不同託處亦異要皆含眞抱璞不肯委蛇于亂世夫子于諸國一一錄之以見盛世棫樸之英而或潛隱于山阿或屈抑于下位則當日國政時事何如哉自王國不能用賢而大國如秦晉惟以富强爲事不知親賢下士以圖立國之本聖人之所寄慨者深矣乃序者囿于方隅泥于時世鑿定某君某事于衛之考槃則謂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于秦之蒹葭則謂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于陳之衡門則謂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于詩之本文毫不相涉而後儒之穿鑿附會于蒹葭尤甚歐陽則以伊人爲斥襄公東萊則謂指周禮富平李子德則謂指東遷之主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而詩旨幾不白于天下矣

東門之池

小序 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辨說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蘇氏穎濱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內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鄭氏伯熊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笑歌晤言故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美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

張氏次仲曰淑女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宛轉而善入

案此篇朱子斥爲淫詩然諸儒多從序說集纂亦云玩其詞氣無褻狎謔浪之意漢儒之言殆不可廢而詩學卻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無再聘禮何勞詩人作蹇修余謂賢女可卽就現在宮中說謂廷爭既不可庶幾閨中勸諫冀有益于君德此拳拳之忠愛不必以詞害志也 詩緝曰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可入矣其君子無可奈何惟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爲其配偶庶幾優柔而善入愚觀漢成帝之好內而得班婕妤嘗召婕妤欲與同輦婕妤辭曰觀古畫圖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毋近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所謂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者此矣

東門之楊

小序 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辨說 同上

詩緝曰此詩與鄭之丰皆親迎而女不至刺時猶言刺亂以時使然也

蘇氏潁濱曰昏禮以歲之隙楊葉牂牂則春夏之交時旣已晚矣幸其成禮而昏以爲期至于明星煌煌而又不至蓋淫風行而女有他志也

彙纂曰集傳改此篇爲男女期會而負約不至之詩然考朱子初解曰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所見起興則亦從序說

詩學曰親迎而女不行序說勝于集傳卽鄭之丰可驗矣

案昏姻失時毛云不逮秋冬鄭云失仲春之月兩家說各異毛据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冰泮二月則自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至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矣毛公親事荀卿故以秋冬爲昏時也鄭据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以二月爲昏時然此特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無夫家者于此時會之所以蕃育人民若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楊葉牂牂是三月中二者之時俱失矣

墓門

小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朱子辨說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于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詩記曰左傳載陳佗親仁善鄰之言中于事理蓋非昏愚者旣而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一年耳而蠱惑變壞如此此詩人之所傷也

蘇傳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之以及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指佗已猶去也謂廢退之言墓門而生棘以斧斯之而已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之去昔者誰爲此乎蓋追咎桓公也二章墓門有梅而鴞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雖有太子免爲後而佗在焉求太子無危不可得矣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指昔日言歌其惡以告桓公而我言終不蒙顧念也顚倒思予指今日言今日身死未寒而顚倒狼狽若此使公地下有知必思我昔所言然無及矣 華氏泉曰此詩之義宜從蘇氏說

詩學曰序云刺陳佗也一語得之謂無良師傅則迂矣陳少南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書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早爲之計致有弒逆之事也余謂陳國雖小紀載不詳然觀隱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知其不免則陳桓之寵佗必有踰制越禮如衛州吁齊無知之屬者而後釀成篡奪之禍篇中夫也不良顯然刺佗誰昔然矣桓公與有責焉讀墓門其知履霜堅冰之道者歟

彙纂曰朱子初解亦云此詩刺佗與諸儒舊說相同東萊詩記中詳引之及著集傳以陳國君臣事無可紀不知其信然否蓋亦未決之詞但序曰刺佗傳之國史陳有佗與衛有州吁鄭有叔段等采風者皆不得無詩況陳事既無他籍可考而此詩業有古序可据則諸儒之從序說似亦不必致疑

案夫也不良毛鄭及諸儒皆謂指佗之師傅如此則序不當云刺陳佗矣蘇氏只取序之首句言佗之不臣國人皆知之而桓公不能早去之以成大患說較直捷痛快

防有鵲巢

小序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歐陽本義 詩人謂讒言惑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累成之耳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如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朱子辨說 此非刺其君之詩 集傳改爲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

補傳曰鵲必依大木爲巢防以止水必無大木安有鵲巢陵苕生于下濕卬係高仰之地必無潤澤安有美苕中唐在堂塗之閒人朝夕所掃除必無瓴甓旨鷊綬草也與陵苕性相類亦卬之所必無而讒者皆以爲有彼好讒者遽信之何哉

黃氏一正曰鵲善相地安則爲巢苕宜荒土不肬則旨今防有鵲巢卬有旨苕則各得其所矣而予之所美者顧爲侜張而不得其所中唐有甓人罕踐之故能成其美卬有旨鷊故能成其文今予之所美者而人顧侜張之使我心惕惕乎

詩學曰此詩當從序說憂讒宣公欲立嬖姬子款而殺太子禦寇其事與衛伋晉申生無異惜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顚末賴此一詩猶存詎可指忠良爲淫慝乎 懷人詩不妨隨意託興刺讒

則必有因而舊說皆曲惟歐陽說得之但次章上句仍作積累解非是愚謂防有鵲巢言孤危也中唐有甓言擁蔽也

案補傳及黃氏說俱可備一解惟鄭氏以防之有鵲巢卭之有美苕喻宣公信讒致此讒人其說不可從歐陽謂其汙漫不切于理信矣予美鄭氏謂指宣公程子謂指心所賢者俱可通而朱子謂指所與私則因一美字遂疑爲男女淫褻之事過矣然朱子于葛生之予美猶以爲婦人之思其君子至王魯齋則併以葛生爲淫詩而欲請于朝放黜之其師何文定嘗語之曰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魯齋毋亦不守其師說乎

月出

小序 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朱子辨說 此不得爲刺詩

詩緝曰其明艷白皙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止舒遲窈糾然姿態之美也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遲之意

案嚴緝說本蘇氏蘇傳云舒遲也窈糾懮受夭紹皆舒之姿也較勝朱傳

詩記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株林

小序 刺靈公也淫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息焉

朱子辨說 陳風獨此篇爲有據

詩記曰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以爲靈公詆拒之詞彼相戲于朝猶不知恥亦何詆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車則又朝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詩緝曰公之命駕何爲欲往株林以從夏南乎又自解之曰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既而駕一乘之馬則稅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車則又朝食于株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爲也哉

案詩緝之說從詩記詩記特以鄭氏之說而稍改之以胡爲乎株林八字爲句匪適株林七字爲句與下章作開合朱子從蘇傳蘇傳從王肅說以首章作四句讀兩株林作斷句王肅云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

蘇傳曰靈公與其大夫孔甯儀行父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耳株林夏氏邑南徵舒字也

朱氏善曰衞之亂至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衞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所謂女戎也

澤陂

小序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詩緝曰此刺淫之詩非淫者自作乃時人作詩譏刺其如此聖人存之以立教使後世知爲不善于隱微之地人得而知之惡名播于無窮而不可湔洗欲其戒謹恐懼也

王氏介甫曰澤陂株林之應也

蘇傳曰詩止于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原詩之所爲作者發于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

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于是爲發而爲詩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于禮者矣而猶知復反于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尙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爲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于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訓焉爾

詩學曰陳無正風蓋當開國之初巫風靡染自上及下甚哉陰教大有關于家國也王魯齋曰太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于此以武王之聖大姜之賢閨門之訓不宜有是

王文憲以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七篇並爲淫詩宜放黜

檜風

羔裘

小序 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

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蘇傳曰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錦衣狐裘所以朝天子之服也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此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其猶孔子之膰肉也歟所謂以道去其君也
詩緝曰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潤澤如以脂膏漬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衣服之鮮明如此其志慮之凡近可見安其危而樂其亡我心傷悼之也
詩學曰蘇氏謂鄶詩皆爲鄭作愚謂鄭之并鄶在平王時非如衛并邶鄘遠在肇國之初況季札觀樂邶鄘衛三國已合而鄶自與鄭分則所存羔裘四篇安得有言鄭事者
案朱子于鄶風首引蘇氏以爲鄶詩皆爲鄭作稾纂云考蘇氏並無此說想屬朱子誤注或其門人錯簡

素冠

小序 刺不能三年也

毛氏曰素冠練冠也孔疏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期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謂練冠張子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歟）
詩記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惟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亦服是冠矣至二章之素衣鄭說尤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于既練之服無所考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于禮文況爲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之言素者皆爲白絹未有以布爲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爲素也
案東萊申明毛氏練冠之說可謂明白詳盡然孔穎達則云若詩人不見練冠便是期既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何止刺于不能行三年也故易練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李氏亦云毛傳謂思見練冠練是十三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不如鄭氏之說爲有據蘇子嚴華谷許白雲俱從鄭說當並存之以俟考 詩學曰鄭以既祥祭而縞冠素紕其說誠然素衣欲改爲素裳則泥矣按間傳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麻衣即素衣純用布無釆飾也素韠祥祭所服既祭則去之是亦主鄭說矣
顧麟士曰喪服始終皆無韠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冕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王金儒曰詩人以時人皆不能三年故從初向末思之
許氏白雲曰毛傳所載子夏閔子騫之事與禮記不同劉向說苑所載又各異檀弓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夫子之于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毛公所傳或誤耳

隰有萇楚

小序 疾恣也國人疾其君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朱子辨說 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華氏泉曰此篇序說極爲無理有家有室豈便爲國君之淫恣而國人疾之詩之詞氣亦全然不似
秦對巖曰後序謂思無情慾者此因後兩章有家室之語而爲是曲說耳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最得詩意黃東發氏謂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萇楚然則萇楚又可稱之爲子乎詩人之言難以理拘也
案萇楚生于下隰是得其所也猗儺言其枝之柔順而不摧折沃沃言其光之潤澤而不枯槁是皆由無知使然無家室喻人無仰事俯育之苦中二句意本一串言草木之生趣人反不如耳詩記詩緝俱泥于序說以猗儺爲柔弱牽蔓喻人之既長多欲而可惡同思其始芽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喻人之少時無情慾而可愛以兩句作一曲折講殊覺費力詩記又曰此鄶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夫爲人君而責其無知識無室家之道此豈近于人情哉而黃東發謂此說得之且謂序說固不可盡去愚不知其何意也

匪風

小序 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歐陽本義 毛云發發非有道之風偈偈非有道之車非也其言曰我顧瞻向周之道欲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為風之飄發非為車之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甯也至卒章首二句毛惟以老子亨小鮮之說解亨魚二字至溉之釜鬵則無所說今考詩人之意云誰能亨魚者是設為發問之詞而其意則在下文謂有能亨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器潔則可以亨魚有能治安我民者必先平其國之亂亂平斯可以致理故其下文又問誰能西至于周使其慰我以好音乎
朱子辨說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倭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補傳曰發兮搖動貌偈兮軒輊貌迴風曰飄無節度曰嘌非風而飄搖不甯非車而軒輊無定喻人居亂世如在風中車上其不遑甯處之象有如此者
詩學曰漢王吉嘗引此詩而曰非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與毛傳同朱子從歐陽本義四句一氣直下妙得指歸

粲案朱子辨序說云周道但為適周之路此解其字義也至詩之本意是思文武之道不第為道路而言兩義可以合觀
案毛傳云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姚舜牧曰善治國者如亨小鮮亨而不溉焦且壞矣張子曰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是皆于亨魚二字另生意義然詩之本意不如此程子曰魚美味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誰能亨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之誰能歸從周之道人將樂而與之致其惓惓願望之意詩義如此而已朱傳從其說檜滅于平王初年其時東遷未久故民猶有西歸之望蓋當是時豐鎬之故都尚在歸者若歸其家不煩戰爭興復也益知鄭譜謂平王東遷秦橫有八百里之地者其說誠謬嚴緝謂此詩作于夷厲之時歸字便說不去
說通曰北方魚少亨魚西歸皆可喜可願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情耳

王金儒曰溉之釜鬵為先事之助也懷之好音揚其忠頌其功也
詩學曰亥韋瓢嘌弔平上去自通叶魏善伯云然

曹風

蜉蝣

小序 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歐陽本義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詩意謂曹國迫小而昭公但好奢侈而整飭其衣服如蜉蝣將不能以久生鄭謂不知死亡無日如渠略者是也毛謂渠略猶有羽翼以自修則似謂昭公不能修飾不如渠略也與詩意正相反
朱子辨說 言昭公未有考
詩記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乃曰吾憂君危亡近在旦夕倘無所依其于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黃氏日抄曰蜉蝣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于土中朝出而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掘閱孔疏謂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
詩學曰此為曹世子羈出奔而作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預謂羈以微弱不能自定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逐羈立赤據所云蜉蝣掘閱麻衣如雪譏赤之在喪竊國也心之憂矣于我歸說說同稅望羈之歸而追服也
案檜風之首篇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曹風之首篇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夫衣裘君所應有豈便至于危亡蓋留意于此則軍國大計有所不暇顧如後世無愁天子未有不亡者今世家子弟好侈衣炫服而識者知其必為餓殍康王畢命曰惟茲殷士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士大夫且然況國君乎

候人

小序 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歐陽本義 曹共公遠賢而親不肖詩人刺其斥遠君子至有為候人之

官而彼小人之服赤芾于朝者且三百人因取水鳥以比鵜當居水中求魚而食今乃高處魚梁之上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媾取婚媾之義貴賤匹偶各以其類今小人居卑賤而越在高位處非其宜失其類也卒章言小人婉變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強敏如弱女之飢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媚悅人而不堪任用也毛鄭訓釋多乖失之遠矣

朱子辨說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于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爲共公失之遠矣鄭氏樵曰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

蘇傳曰薈蔚雲興貌小人朋黨相援並進于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于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變自保不妄從人

秦對巖曰嚴氏解南山朝隮爲樵者朝升于南山之上而採草木似乎創解然張子有詩云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共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乃知此說由來舊矣

案此詩首尾皆以君子小人對舉首章先言君子之擯棄後言小人之柄用末章先言小人後言君子用顛倒文法二章三章專言小人首章是賦體即左傳所載乘軒三百人是也以下三章純是興末章又申說首章之意言赤芾何以三百之多由其黨援勢盛如薈蔚之雲興君子而屈于候人便如季女之斯飢矣歐陽解此詩極妙只末章迂曲當從蘇說

詩學曰歐陽以弱女之飢喻小人之不能任事大謬此語風人善于自況開楚騷無數法門

鳲鳩

小序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歐陽本義鳲鳩所生七子皆有愛之之意故其哺也朝則從上而下莫則從下而上其勞如此所謂用心之不壹也及其子長飛去在他木則心又隨之故其身在桑而心念其子則在梅在棘在榛此亦用心之不壹也詩人以此刺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衣服儼然可以外正四國內正國人何不長壽萬年而在位刺今之不然也案歐陽之說全無理

朱子辨說此美詩非刺詩

蘇傳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

李氏曰若毋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詩緝曰此詩以鳲鳩均養起興而言威儀帶弁何也蓋夫人容貌服飾之間皆可以覘其心之所存其心平則見于起居動作皆有常度曾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也

詩學曰序以爲刺蓋拘泥國風皆變之說朱子既以刺爲美余亦將改變爲正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謂淑人所生之君子皆有令儀也蓋美曹叔而推本于文母耳鳲鳩子七興亦有因太姒十子三叔作亂故云七也

昔汪鈍翁嘗疑孔子刪詩何以不錄正風家亭林先生則謂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自幽王以上太史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賦詩無及此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至陸平湖詩學則以雞鳴決非刺齊哀而以爲丁公以後三世之詩蟋蟀決非刺晉昭而以爲叔虞開國時作鳲鳩爲美曹叔而推本于文母諸君子皆深于經學愚請得折而衷之若果開國時正風尚在如陸氏之說孔子宜多所編錄何以每國止存一詩而淫亂之詩不啻什九則亭林謂作于東遷以後其說是也顧東遷以後之詩豈必皆變而無正有刺而無美乎衛有淇澳鄭有緇衣秦有小戎鄭衛二武與秦之襄公其人皆東遷以後之人也其詩皆東遷以後之詩也可謂之變乎可不謂之美乎推此以及晉之蟋蟀齊之雞鳴曹之鳲鳩晉文侯捍王于艱固稱賢君齊曹當東遷時雖不甚顯著然數傳以來豈無稍知謹飭克守侯度足以當之者乃泥序說者既以美爲刺而去序言詩者竟欲上推至開國之初二者皆過也且序以雞鳴爲刺哀齊哀被紀侯之譖而受烹是當懿王時懿王前平王七世周道始衰孔子于西周盛時列國之風一篇不載而獨載刺齊哀一詩令人推求其故而懿王之失德亦見孔子尊周之志尤不宜有此亭林謂詩亡者西周之詩亡也雅頌二南以用于朝廷郊廟及房中故得存列國之風燼于驪山之禍而太師採風猶仍其舊不廢所得之詩率正者少而變者多夫子于其正者存之而不敢遺于其變者則取其足爲監戒可以考風俗盛衰政

治得失者則錄之其無與乎是者則擯去所以列國之風止得淇澳緇衣及蟋蟀雞鳴鳲鳩等六七篇有美而無刺理淵奧而詞純粹與二南無異必謂東遷以後無正風非也謂夫子于西周盛時之詩刪去不存而反多錄淫邪之什則于理有所不通矣或謂列國之風皆采于東遷以後而檜風之作于夷厲何也曰檜詩止四篇然玩萇楚匪風之詩氣象愁慘危亡將至是不久卽爲鄭滅可知未見其必爲夷厲也況末章有誰將西歸一語足徵西都已失鄭譜以是爲鎬京尚存故以此列于夷厲余謂鎬京若存則以侯國之人適京師是極常事何至喜幸顧望如此且亦當云西適不當云西歸矣亭林既以孔子所錄皆平王以後之詩獨以此篇爲西周未亡之日說亦不免矛盾

下泉

小序 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歐陽本義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毛謂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鄭謂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二家皆謂泉流浸病其草如其公爲政困病其民大意則同但稂爲童粱其義自通何煩改字理當從毛

朱子辨說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矣在下則不能及物矣浸漬則害物矣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所也

蘇傳曰稂蕭蓍黍皆非溉草而下泉陰雨皆水也然稂蕭蓍以病而黍苗以益則下泉無度而雨有節也國之有王事皆非民所樂也然得君子以勞來之則民不至于病矣郇伯文王之子郇侯爲州伯也

詩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耶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

詩緝曰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甯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

許白雲曰泉固以潤物也然必于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于寒冽則不適于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蓍草而又傷之耳于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卒章則先王之政也

秦對巖曰程子云泉浸漬則害物嚴氏云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夏苗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稂莠之盛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二說皆有理然玩詩下泉而曰冽苞稂而曰浸正與末章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相反則程子之說尤長也

黃氏日抄曰古說皆謂寒泉而浸稂蕭蓍爲喩今陰雨而膏黍苗爲喩古嚴華谷曰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蓍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芃芃然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爲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其說不必比喩而氣象寬平矣然未及冽彼下泉之義也王雪山曰稂蕭蓍皆陸草陸草畏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水漲因思盛時上有明王下有郇伯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愚案雪山去序言詩多無歸宿獨此說頗近人情

集傳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尙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閒可容息也（朱子語類問變于上則生于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爲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豳風

七月

小序 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歐陽本義 田畯至喜謂田大夫見民之勸農樂事而喜耳鄭易喜爲饎言餉婦爲田大夫設酒食鄭多改字前世學者已非之況此義自明何必改之以曲就衍說也

朱子辨說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金仁山曰篇公劉與豳七月意者豳之遺詩召公獻之以備燕享

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爲公劉列于雅而豳七月自爲風或者顧謂公劉之世國介戎狄之間計非文物二詩蓋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是獨不思夏當三聖之後義理素明言語素雅其文章最盛但載籍失其傳耳豈必至周召之時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爲後人之辭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緜之篇述古公之事也而繼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苟肯去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爲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其決爲豳之舊詩也

案金氏此說明何玄子遂因之作詩世本古義謂夏少康之世有詩八篇公劉居首七月次之而凌亂聖經自我作古海市蜃樓之弊由此起矣以草蟲爲室家思南仲以白駒爲武王餞箕子以玄鳥爲高宗報祀上甲微苦思搜索博徵遠引以窮經反作不經之論過矣夫七月非周公不能作豈有當夏少康文物未開之世豳迫近戎狄之民而能爲此者乎然其詞甚辨學者當以理斷之可也

范氏華陽曰豳風居于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王賢伯而不可得于是次之以豳反之以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朱氏公遷曰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相屬興衰非其類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爲治世矣

朱子曰一之日謂斗建子之月變月言日者言是月之日也　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

案周之先公在夏世已用子月起數故十月之下即說穹窒熏鼠改歲之事三代時紀歲各隨其土俗之便豳地苦寒如今西北塞外嚴冬便如昆蟲之蟄伏不出因此即爲改歲所謂入此室處也到得風發栗烈過後便出勤農畝所謂于耜舉趾始播百穀也故雖當夏時而自以子月起數取其便于農事往嘗疑古者之屋兩下五架以後楣一架爲室開牖戶今塞其向墐其戶婦子羣居一架之中幽暗逼仄疑不可處及觀緜之陶復陶穴鄭云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孔穎達曰穴在地下復在地上邠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七月云入此室處即此事蓋古者穴地爲室其漏光處曰中霤月令祀中霤之神本此因知穹窒熏鼠蓋塞其穴中之隙孔熏鼠令出其窟此一句是言地下之穴至塞向墐戶則言地上之室蓋地室深暖或有隙孔致鼠穴居之故室之以彌其隙熏之使無所逃爲先事之備也古公時猶然陶復陶穴則公劉之世可知矣乃知制度本須參看特經文不備言後儒亦未致疑及此耳　毛傳云向北出牖孔疏爲寒備故不塞南窗墐是用泥塗之庶人蓽戶織荆竹爲門恐其通風故用泥也若說穹窒熏鼠則一架之中應無隙孔皆竹木之屬如何用火熏乎蓋穴地爲室不知其隙孔所在熏之令鼠自出耳　又月令其祀中霤鄭注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疏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複言于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若陶竈故詩陶復陶穴復穴皆開其上取明雨則霤之故曰中霤蓋當時穴居野處則然後世易以棟宇中霤之制不存而猶謂室之中庭爲中霤示不忘本也公劉前太王九世又逼近西戎民未離穴居野處之俗其時之室蓋未有儀禮棟楣庋之制但有地上之復與地下之穴耳故緜之詩曰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家室蓋如前堂後寢東房西室之制　豳風以子月爲歲首于此詩可證者五一之日觱發謂一月之日即正月一也十月蟋蟀以下即繼以塞向墐戶是歲終而治都邑之屋二也十月納禾以下即繼以于茅索綯是歲終而治野廬之屋三也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歲終而壽其家長四也十月滌場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歲終而壽其君上五也孔氏曰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東萊云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朱子亦謂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先儒歷有明解黃東發何玄子猶致疑其說似可不必

輔氏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

公子同歸爲欲與豳公之女同歸則又失之僣且于下爲公子裳
爲公子裘不應同一公子而男女互異故先生不取
詩緝曰西北温晚寒當早毛言豳土晚寒蓋謂氣候晚而多寒故
耕事較中國恆遲一月耳鄭云寒晚非也
王介甫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程子曰蠶月當蠶長之月
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二義俱極精劉氏瑾曰蠶月雖
不可指定某月然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
獨闕三月蓋已具于蠶月之閒矣
張子曰豳人處事有豫七月之詩常于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
爲言
黃氏日抄曰猗彼女桑猗倚也就桑而取其葉不斷其條女桑嚴
云小者曰女前云柔桑指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樹之小者
六帖云今歲之蠶事既成而收取萑葦以爲來歲之用至於來歲
而采桑飼蠶復繼往歲之功蓋緣蠶桑是其歲事故一年扺一年
次第相承常常如此
陸氏佃曰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

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
通解曰武功指田獵凡事涉衣冠俎豆皆文事涉干戚弓矢皆武
功田獵必用弓矢故以武功言非不忘戰之說也纘字承于豜言
之蓋一時之狩不足以禦一歲之寒故再事以繼之獻豜亦就禦
寒說或疑豕皮不可以爲服況獻于君殊不知此乃野服遼東人
至今猶服之豳時去古尚近而地去西戎未遠俗朴而野禮制未
備國君之服又何疑也
詩緝曰不敢言爲公之衣裳託言公子也孟冬天子已裘此仲冬
乃預取皮乾之爲明年用耳
黃氏日抄曰毛傳訓蘀爲落然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
意乾葉爲蘀于茅索綯程曰綯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谷謂
茅不可索綯晝取茅草將以蓋屋宵作索綯將以縛屋蓋指田廬
言之
詩學曰集傳以豳風之名公所自題蓋据周禮籥章以爲說實則
是詩本名七月不名豳風也古人詩多取篇首二字爲名卽公所
題鴟鴞亦然左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其明證也　豳雅豳頌

本末嘗逸說在甫田大田載芟良耜四詩鄭氏三分七月謂殆及
公子同歸而上風也春酒介壽而上雅也兕觥萬壽而上頌也任
心割裂不待智者而識其非雪山王氏又謂一詩三用籥章之豳
詩笙師以雅器之聲合籥則謂之豳雅眡瞭以頌器合籥則謂之
豳頌愚又謂不然詩者作樂之本詩之體裁音節各有不同故其
所用樂器亦異當周之世九夏奏以金清廟比之瑟南陔六詩則
吹諸笙豈可曰詩之體裁音節皆所不論只視我所用之樂器便
可移風作雅變雅成頌乎
李氏光地曰周官中春吹豳詩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國祈年
于田祖吹豳雅以樂田畯國大蜡吹豳頌以息老物鄭謂豳詩卽
七月此篇是已又謂豳雅豳頌亦卽此篇而分其詞義之相近者
則不可通也朱子疑楚茨諸篇爲豳雅載芟諸篇爲豳頌今考此
詩星日風候時物備焉用迎寒暑義固昭矣雅云琴瑟擊鼓以御
田祖以祈甘雨以介稷黍正與祈年之文相應頌云胡考之甯胡
考之休又正蜡而養老之事朱子之說信矣獨豳雅之後尚有瞻
洛以下篇什豳頌之後尚有酌桓賚般疑于無說以豳風例之則

鴟鴞以下之比也蓋鴟鴞下之附豳風是周公憂勞王室風謠感
慨時也及作洛邑冊命公後公自任曰茲予其明農哉于是有豳
雅豳頌之篇繼作周禮遂以三詩定爲樂章用之田事雅止于楚
茨四篇頌止于載芟三篇猶之七月也瞻彼洛矣四篇新邑成而
朝會之詩酌四篇東都文武廟之詩皆周公所作而附豳雅豳頌
猶鴟鴞東山也此則周公誕保受命雅樂既興頌聲已作時也
徐光啟曰周之興非有殊尤絕跡不過若世閒勤儉忠厚之家而
已然一家如此其家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語云太和在成周
宇宙信然
姚舜牧曰藏冰獻祭是民之共宴享是民之厚然詩意全不在此
若曰二之日不獨纘武功三之日四之日不獨于耜舉趾又有藏
冰獻祭一事亦係于職分而不可已者九月十月不獨築圃納禾
稼又有宴享稱觴一節亦根于至情而不容已者總見農夫無一
刻之暇爲之上者不可頃刻忘稼穡之務也

鴟鴞

小序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為

歐陽本義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己乃作是詩以曉諭成王其謂子者管蔡室者周室也鄭謂子為周公官屬而室為官之世家失之遠矣且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而得三監畔者誅之耳毛鄭乃謂周公避而居東夫周公所以攝政者正以王幼未能行事耳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已能行之二年又何待周公歸攝乎又以罪人斯得謂成王得周公官屬而誅之刑賞國之大事若成王已能如此則周公復歸必不能攝

朱子辨說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華氏泉曰如歐陽之說謂周公居東二年處成王不能臨政耳然以居東為東征則二年之中周公既以王命總戎于外又能遙執朝政于內乎未可以此破毛鄭之說也且使周公之居東非避位安用風雷示變成王感泣親迎而後歸而方流言始播罪人未得周公亦無由遽興師也惟鄭說罪人斯得謂成王誅周公官屬此則斷為臆說耳

朱子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

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閒豈因以片言半語遂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亦必見從則當日事勢亦未必然

項氏安世曰孔氏謂居東為東征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于天下哉予嘗反覆本文則鄭說為是蓋當流言初起成王疑于上國人疑于下周公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而身自東出避之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逮至眾論既明于下漸可開曉成王公于是作鴟鴞之詩貽王以冀王之察已

許白雲曰集傳以鴟鴞之詩為誅武庚後作蓋以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其原皆因金縢我之弗辟之辟讀為致辟之辟故其說如此此朱子初年之說及後與蔡仲默論書手帖而後大義曉然今書說悉已改定而詩傳乃若此者蓋未及改也

黃實夫曰此周公避流言于東而作詩以遺王也金縢言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陸德明以辟字扶亦切謂周公以法治流言之罪人此說最害理成王方疑周公而周公遽握兵以出是益滋四國之謗也亦豈臣子所當為乎不如鄭氏以辟為避蓋周公攝政羣叔乃流言以為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不得不居東以避罪耳天動威而成王悟金縢悟而衮衣歸出郊之迎已見金縢之末而伐三監之事方見于大誥之書非周公方被流言而遂專握兵以往也

鄒肇敏曰或乃誤居東為東征以書言罪人斯得詩言既取我子也然斯得非伏辜之謂流言不知所起至是斯得其主名耳三監為武庚煽惑入其彀中則固已為所取矣

王金儒曰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黃佐云鴟鴞之詩乃周公居東之時預見二叔武庚將有潰亂之勢而作呼鴟鴞而謂之即呼武庚而告之若將取字作管蔡已誅則武庚亦並誅矣又何所告乎

彙纂曰居東即東征作鴟鴞在既誅管蔡後本孔安國尚書傳安國在西漢武帝時治尚書起家太史公從安國問故作史記啓世家亦從其說鄭康成在東漢末其說未審所出故漢唐諸儒皆不從之朱子傳詩初從古注及覆蔡沈書說數條云從鄭氏為是于

是蔡遂謂居東二年東征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衍之亦非有所本也總之朱子晚年復蔡之說義極正大雖詩傳未及改學者以義斷之可也

案以作鴟鴞為既誅管蔡之後歷來歐蘇呂嚴俱從其說朱子初年作集傳亦同及晚年與蔡手帖此義如日中天可謂百世定論矣乃後來曹氏粹中蔣氏悌生諸家猶斷斷執孔氏之說而不變豈以詩傳未改疑朱子或尚有未決耶觀書之大誥誅武庚在金縢之後而鴟鴞悟成王在東山之前則詩書之序本有明据金縢云居東二年東山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其非一時事明矣

東山

小序 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憫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朱子辨說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詩緝曰前三章皆爲述歸士在途思家之情後山詩所謂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故序其在途之情反復委折曲盡人情之私三監在周之東軍屯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行役最以雨爲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其羇旅愁慘之苦也征役久則衣破敝故思到家之時當更製衣裳顧自今勿復從事于征役而銜枚也在途經行所見因感彼蜎蜎然微動之桑蟲久在桑野之葉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下也古者用車止則爲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

二章言歸士無室家者即末章歸而新昏者也感念室中久無人必有此五者荒廢淒涼光景然不可畏而可懷蓋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來也

三章言歸士有室家者即末章所言其舊如之何也鸛性好水天將陰雨長鳴于邱垤之上因想其婦在家而悲歎而洒埽穹室以待夫之至又言苦瓜之不見已三年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也應說著遠行人也

末章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至家之時適及仲春情與景會我軍士未受室者可以及時而昏姻言在途遇雨則勞到家新昏則喜也

秦對巖曰第三章程朱二子之說不同程子曰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復見苦瓜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返巖氏謂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如白居易詩云云也朱子則謂洒埽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何楷曰闊別許久見故園風物依然如舊似喜似驚唐詩云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也二說俱有理趣宜並存之

鄭氏解末二句云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何如也又極敘其情樂而戲之如鄭說則詩皆追述昔日始行時之事非初昏也何楷曰以前章果蠃施宇熠燿宵行及有敦瓜苦等語思之彼皆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之月時不相值則爲追述之語無疑故當以鄭解爲正案此說亦甚有理

案程朱二子之說朱子爲尤得情理鄭以初昏爲昔日始行之時則東征三年先已不免新昏別矣周公方慰悅歸士不應反觸動其悲緒若說時不相值則以秋初而歸至明年仲春授室有何不可說詩何用如此拘泥乎何玄子好奇往往用心于不必用之處此類是也

附周公東征論

昔仁山金氏以東征爲周公出避居東而歸東征乃東行非東伐也若異日東征之事成王爲主統天子之六師設有勞歸之詩則當爲雅而不當爲風許白雲頗不然其說謂詩云勿士行枚則嘗有戰陳之勞非居東明矣傳謂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正與詩于今三年相應又多方稱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三代改正不改月凡言月者皆夏正之月師行日三十里行役歸途在三四月閒東山詩草木蟲鳥皆夏月景象與書言五月正符若周公居東而成王親迎歸國則在秋熟未穫之後計當在九月與此詩所陳不類愚案許氏辨東征非居東則是也而其所自爲說則有數病謂周不改月凡言月皆夏正之月誤一也謂周公東征卽是伐奄以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周公東征之歸爲一時一事誤二也以東征之役爲成王主兵而親行誤三也三監之叛

在周公攝政之初是公承王命而往征奄人之叛在周公歸政之後是成王親將兩事相去凡六七年周書大誥序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正義云時實周公獨行而言相成王者以王自迎周公其蔽已解故言相成王非與成王俱來也孔疏已早辨之矣時成王甫十三歲大誥明言我幼沖人是時商奄淮夷觀望兩主閒又當宗藩內叛人心皇皇周公豈宜以幼主涉危地且成王以天下共主久從戰場朝正郊祀將誰尸之使成王而果主兵在行閒則周公作詩宜事事歸美君上何以東山之詩略不一及而破斧只云美周公不云美成王不幾于權逼主上乎到得奄與淮夷之叛天下已太平周公已歸政成王年亦已二十此時親提六師一舉蕩滅四方底定周公固不居其功也夫人臣之義危難則身任之功勳則歸之主上此在後世純臣且然況周公大聖人乎臣遍考詩書之文及毛鄭二孔注疏無有以周公東征之役爲成王親主兵者不知金許二子何從得其說若出其創見則害理特甚故爲明辨之

破斧

小序 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歐陽本義 毛謂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意謂流言破缺國家之禮義所以周公征之夫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倫至康成又以斧斨爲刑戮成王尤謬此言四國爲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于破斧缺斨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所以必往者以哀此四國之人陷于逆亂耳斨刃可缺斧無破理詩人欲甚言之其詞多過

朱子辨說 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爲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蘇傳曰管蔡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危而成王安尚可也周公危而成王無與爲其國則成王亦危矣使周公嫌于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于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于小也惟不嫌于自救哀人之不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爲大

朱子曰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如今人計較利害四國不安也得不甯也得只是護了我斨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得極分明毛注卻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

鄒肇敏曰東征之役三年而後克之不爲不久後儒妄意仁者有征無戰兵不血刃所云斧斨錡銶特軍中除道樵蘇築壘炊爨所用非如弓矢干戈矛戟之爲兵器也然此物至于破且缺則其無完器亦可知矣若嫌公之一徂輒三年爲久暴師頓兵于外彼未明乎當日之情形耳周京僻在西隅文王有二亦惟西南諸州武王伐商止及朝歌朝歌以東薄海五十餘國尚觀望二主間特借流言以發難故撼公使東去而叛謀已成及覘王迎公西歸而叛形遂著當時雖由三監啟釁而四國震驚覘向者罹如燬之虐甘心崩角者又一時也

案嚴氏詩緝謂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後勝非王者無敵之師東山序云一章言其完也孔氏謂東征無戰陣殺戮之事故以斧斨錡銶爲除道樵蘇所用此論似正而實偏枯玩詩既字又字語氣是言艱難勞苦逆折出下文四句來言所以如此而不辭者非爲一己乃欲匡正此四國之人使不陷于逆亂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嚴氏則云管蔡之亂何能爲哉但能破我之斧而已缺我之斨而已于兵器原無損也則與詩神氣全然不似且四國是皇句亦一毫無氣力矣破斧缺斨與書言血流漂杵一例歐陽子謂甚其事其詞多過者是也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初何嘗改訓書詞謂非殺人之故哉

伐柯

小序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歐陽本義 鄭氏謂成王已啟金縢之後羣臣猶不知周公則與詩書之說異矣且成王當日捧書涕泣出郊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周公矣羣臣復何所惑哉伐柯如何者發問之詞也詩人刺成王君臣嘗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云如何可伐夫以斧伐柯與取妻必以媒最易知之事而猶發問詰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親近而有聖德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

朱子辨說 見下章

程子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詩記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晤而事未同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彙纂曰朱子初說執柯以伐柯卽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于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吾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蓋用序義也後以此詩難曉而我覯之子一句與九罭之詩同二篇又相屬故推求其意以爲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終易而爲是深喜之詞二章總作比意看初說以之子爲指周公後說以之子爲東人指其妻而言

胡氏曰序云美周公者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之不知是詩中所無之意解者又推求不知二字謂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眞也哉朱子非之當矣

鄒肇敏曰匪斧不克匪媒不得想周齊閒成語葢斯時小腆鴟張奄徐蠢動所謂斷國之王斧而弼諧之良媒非公誰賴所以寓言于伐柯取妻乎此詩詞意雖明未可質言之也姑誌之以俟明者

詩學曰魯詩說管叔以殷畔衛大夫議迎周公詩故云周公將歸貽詩二公皆爲鑿空之論集傳巧矣然細閱詩詞不是全然比體

上二句乃興也余推衍毛義竊謂破斧美周公之武功伐柯美周公之禮教行媒問名婚禮至公始詳也籩豆有踐陳禮器也試觀齊南山直用首章語則以美周公者刺襄公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

案此詩詞意難明籩豆句尤難著當諸家俱以之子指周公說鄭氏謂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至則歡樂以悅之蘇子由則謂周公在上而天下化之可以不勞而治故人之見周公者亦見其籩豆有踐而已蓋言其過化存神之妙郝氏敬謂成王迎周公但陳列其籩豆君臣相與宴笑一見而往事釋然矣聖人非有成心也至朱子始脫去周公承上章取妻來言民閒合巹之禮諸說亦未見有的然不易竊以九罭我覯之子指周公則此不應獨異朱傳可商但序言刺朝廷則詩中斷無此意耳詩學以籩豆有踐爲周公制婚禮此說極新奇然制禮在致太平之後此時三監方畔周公未遑制作東人何以預先致美亦屬臆說

九罭

小序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歐陽本義周公久處于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又如鴻雁不得高飛雲際而下循渚陸皆不得其所也衮衣繡裳上公之服言公宜服此服在朝廷又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言公雖宜在朝廷然無以歸使我思公而悲東都之人猶能愛公若此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毛謂成王當被衮衣以見周公鄭謂王當遣人持上公衮衣以賜公而迎之皆疎且迂矣

朱子辨說此與伐柯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朱子語類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于汝但暫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暫寓信宿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二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于此是以此間有被衮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爲東人願留之時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費多少詞句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又曰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此詩乃全是責其君之辭更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

程子曰末章所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詩記曰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于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也此乃一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二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

黃氏日抄曰晦庵以伐柯爲東人喜見周公之詞以九罭爲東人願留周公之詞東人始終之情如此而朝廷之不知在其中矣諸家以朝廷不知之語謂伐柯之籩豆爲朝廷當待公以此禮謂九罭之衮衣爲朝廷當被公以此服然迎公之禮豈在籩豆而衮衣固周公之所素被者也前未嘗有褫今安用以爲迎耶

案此詩程朱二子之說各異程子謂國人祈反周公之切而責朝廷不速還公蓋宗序說朱子謂東人致其願留之意而深以序說爲非東萊詩記及秦對嚴俱主程子且謂東人當以朝廷失公爲憂不當以東土得公爲喜其論甚正然如朱子說則理明詞順且四章一氣貫通若程子訓是以爲所以無以爲以則牽强屈曲不甚明白竊謂聖人所居民樂所去民思沈氏守正謂此詩作于將歸之時則以此爲東人送行之作亦無不可

狼跋

小序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歐陽本義公孫碩膚鄭以孫爲遁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毛又以公孫爲成王謂成王有大美俱謬孫當讀如遜順之遜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言周公當讒疑之際無惶懼之色能和順其膚體從容進退履舄几几然舉止有儀法也次章直言其德

朱子語錄此詩是反興公孫碩膚如言幸虜嘗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毁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耳此古人善于辭命處

孫如公孫于齊之孫魯昭公分明為季氏所逐春秋卻書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又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疐至地

詩緝狼猛健之獸雖善用兵者禦之亦不能免乎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

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繫周公無利欲之蔽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安異于狼之跋疐矣

王金儒曰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其尾進退有患此反興也

秦對巖曰程子曰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夫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程子之言是也而何楷曰跋胡比公之進而立朝遭流言之變疐尾比公之退而居東至二年之久詩人畧假慌迫之狀為喻如易所稱羝羊觸藩云者非以狼為公比也亦通

案古人立言不拘如螽斯微蟲也而以比太姒狼貪獸也而以興周公詩中多有如此者且程子更云上二句言跋疐安有几几不安之義欲取狼為正興故疑其有不安耳後改為異于狼之跋疐則其義固無妨矣但其說有曰狼前後停興周公之德終始如一此卻害理適犯其所訶

附毛詩十五國風論

余讀十五國風而重有疑焉周南之詩係文王后妃之化不當屬之周公七月鴟鴞東山三詩係周公所自作破斧以下四篇皆東人贊美周公之辭此詩不可列之周南而周公尚未封魯又不可謂魯風因七月專道豳之風俗而豳為王業始基故特附之豳此聖人特筆也周無豳豳非太師所採錄謂之豳風此乃漢儒之譔程泰之及顧氏炎武辨之詳矣召南亦宣文王之化而蔽芾一詩專述召公之事即謂召公之詩也可他如太公康叔叔虞其嗣君俱列在成康之世其時太師修采風之職重熙累洽仁漸義摩意其民俗歌謠和平正大當列于樂章與雅頌二南並而何以絕不一見汪鈍翁為阮亭作序曰齊詩首雞鳴詩疏以為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之變風始作則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何以刪而不錄久為千古疑案顧炎武曰驪山之禍自幽王以上太師所陳之詩率已煨燼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以前皆不得見所以十二國無正風也雖然正變之說何自起哉此漢儒之說非孔子孟子之言也自拘于正變之說雖以蟋蟀之憂深思遠而序以為刺僖公之儉不中禮以雞鳴之夙夜警戒而序以為刺哀公之荒淫怠慢但取其諡之不美與所遭之不幸者而羅織鍛鍊橫加之罪甚至以豳詩作于至聖而文中子猶不免斷斷焉至如鄭之緇衣衛之淇澳則萬萬不可加以刺譏之名將謂之正乎變乎竊謂東遷之初如鄭衛二武秦之襄公晉之文侯或學稱睿聖或功在王室猶有西周之遺其詩非必皆變風也顧執漢儒所定以雞鳴蟋蟀之詩可亞于二南者猥云刺哀刺僖變易其辭移其面目而文致其罪使其君生既受奇禍而死復蒙惡名嗚呼說經至此亦冤矣或又謂變風終于陳靈後桓文百餘年而齊風終于襄晉風終于獻桓文召陵城濮之盛豈無一詩而顧不之及疑變風有刺而無美如春秋合禮不書得正不書之例此又非也古詩蓋三千篇至孔子時太師之職不修殘缺殆什之九此孔子之所不得見非刪之也齊桓僅有木瓜之見于衛晉文僅有渭陽之見于秦如片麟吉羽愈可寶貴而桓文之績則孔子大書特書于春秋不待詩而顯也自說詩拘于正變之例說春秋拘于一字褒貶之例此非以漢儒釋聖經反以聖經牽就漢儒支離附會從此益甚故必撥去此障而二經之旨始昭灼于天下

豳風破斧伐柯九罭狼跋論

右四詩皆為周公而作首序俱云美周公當矣而講師附益于破斧則曰惡四國于伐柯九罭則曰刺朝廷之不知詩中並無此意後儒附會其說者謂伐柯之籩豆為朝廷當待公以此禮九罭之袞衣朝廷當被公以此服黃東發謂迎公之禮豈在籩豆而袞衣固周公所素被者昔未嘗有褫今安用以為迎耶可謂片言破的矣且成王當日捧書涕泣出郊謝天其迎公直不終日閒事何所遲回而來詩人之刺耶朱子悉舉而空之可謂大快但以伐柯與九罭俱為東人喜見而欲留公之詞以九罭之之子為指周公以伐柯之之子為東人之指其妻而言彼此互異亦屬未安余嘗合而觀之四詩只用首序一語便通達無礙而後儒之支離俱為附會講師之惑也破斧為歸士之美周公也伐柯為西人之喜王迎周公願得公為斷國之金斧弼諧之良媒而早得見公陳籩豆以樂之也九罭為成王迎公將歸東人餞行之詩謂公宜如鴻飛

之戾天今乃下遵渚陸是特于汝信宿是以此方得暫覯袞衣繡裳之人願無以歸而使我心悲也狼跋是畫公全相言公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行征伐之大故而不疑當流言之大變而不懾始終不改其常度也蓋豳詩不在太師采風之內周世原無豳國緣驪山之難西周列國之詩俱遭煨燼而七月以吹豳故得存鴟鴞東山關係開國時事學士諷誦已久及破斧四詩皆爲周公而作孔子哀聚殘缺以爲列之周南旣不可而周公時尙未封魯又不得爲魯風因七月專言豳事而豳爲王業始基因取詩之言周公者類附之豳見周之王業所由盛者由周公也夫子夢寐周公之意蓋如此此係聖人之特筆而漢儒因列于十二國之後遂妄指爲變風豈不誤哉昔程元問于文中子曰豳之爲變風何也曰君臣相疑能無變乎使成王終疑公則風遂變矣變而克正惟周公能之此拘于漢儒之成說而爲是言以文之也豳風與無逸並稱周公陳之以備矇工之誦此蓋雅頌之遺而其體則爲風破斧四詩特以類附耳讀詩不破正變之說鮮不爲漢儒所囿矣

毛詩訂詁卷三

毛詩訂詁卷四

錫

小雅

鄭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

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蘇傳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雖小不可以形盡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麑鹿魚鼈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毛詩之序以二雅爲皆政也而有小大之異蓋未之思與

朱子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詩緝曰以政之小大爲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李氏以爲大序者經師次輯其所傳授之辭不能無附益之失其說是也然先儒亦皆未有至當之說竊謂雅之小大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復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不惟與國風敻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其文約其辭微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會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則昭昭矣

詩緝又曰考菁莪育材棫樸官人所言之事同也然菁莪之詩惟反覆吟詠于菁菁之莪是有風體而不純乎雅故爲小雅至棫樸之詩言左右奉璋髦士攸宜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皆正言其事其辭旨氣象與菁莪大有閒矣故爲大雅此小雅大雅正經之別也以變雅言之六月采芑常武江漢皆述宣王征伐之事而六月采芑其體與采薇出車杕杜不甚相遠比之江漢言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常武言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氣象小大自是不同季札觀樂至歌小雅曰怨而不言至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此善言二雅之氣象者也至以大雅爲曲而有直體卻正說着小雅小雅兼有風體故曲而有直若大雅之體安有所謂曲杜預知其說之不通乃曰此論其聲蓋謂非論其體也

案小雅大雅之辨蘇氏子由之說較諸大序爲勝矣然未若華谷嚴氏之說爲尤精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

顧氏炎武曰詩之次序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氏戚之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

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與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擊鼓國人怨州吁而次于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事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左氏傳載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章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詩學曰釋文以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爲宣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爲幽王變小雅此漢代講師之陋說也周宣末年雖有涼德若其初勤政任人修內攘外固可繼序文武媲隆成康而猶曰變而不正彼其意不過拘魯兩生之言謂大樂百年後興而宣王撥亂未久審如是則周之宜有雅者莫如康王何以序說獨缺其詩哉且立論一偏百端破綻宣王既爲變小雅之始而厲王遂無刺詩乎桓諸君又以降雅爲風尹氏家父盡成子虛烏有之屬于是節南山至東四十四詩悉集矣于幽王涅之一身且此四十四篇中亦非盡刺詩也朱子曰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楚茨至車舝十篇疑爲正雅錯簡正月繁霜雨無正或疑東遷以後之作則朱子于風雅正變之際已心知其非矣至鄭譜所分出車杕杜以上屬文王魚麗屬武王嘉魚而下屬成王支離破碎而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詩又移毛之刺幽者而刺厲謂毛作詁訓傳時移其篇次因改之其說益無據矣

案周至懿王風始變歷夷王厲王俱無變雅而獨以宣王南征北伐勞來還定之詩而謂之變此不可解也且文王未嘗稱王而四牡則曰王事靡盬至出車之王命南仲又謂是殷王紂是有二王矣且紂果能赫然命將逐玁狁城朔方則紂不應亡天下故知正變之說皆妄而正雅獨有文武成而不及康變雅獨有宣幽而不及厲尤不可信

鹿鳴之什

集傳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孔氏穎達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

之篇皆統焉

鹿鳴

小序 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歐陽本義 文王有酒食以與羣臣燕飲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其義止此爾毛云懇誠發于中者衍說也示與視同古字通用而鄭改示爲寘遂失詩意又引鄉飲酒禮於旅也語謂此嘉賓語國君以先王之德教使民不薄于禮義夫道民以禮必須君臣漸漬教化使然豈飲食之際一言可致哉

朱子辨說 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說通云此篇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殊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瞍頌史誦士傳民語無一日不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蓋人至于好我示我則疑忌去慈惠通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說燕之意如此耳

集傳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鄉飲酒用樂亦然學記云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宵與小同
亦謂此三詩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
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

語類問鹿鳴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
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
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
君臣之義始得

劉氏瑾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乃推而用之于諸侯之燕
禮又用于鄉大夫貢士之禮又用于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于天
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于諸侯之射禮矣
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
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

詩學曰鹿鳴四牡皇華三篇用之燕禮及鄉飲酒禮當由周公制
作鄭譜屬之文王其義難通

四牡

小序 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朱子辨說 首句得詩意然其下云云者語疏而義鄙矣

鄭箋曰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
事往來于其職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蘇傳曰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遣後
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于禮樂不獨用于勞遣故
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為先後與

集傳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
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
春秋魯襄公四年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敢不重拜○魯語叔孫穆子對曰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後乃移
以他用耳

詩記曰周道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
一國不止于周之境內故為是說抑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
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
普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詩學曰周道倭遲以匪風小弁之周道例觀詩當作于武王建號
之後況下文明言王事文王既未稱王若云為紂出使于古無徵
吾故曰鄭譜僞舊歐陽不當為之補也

詩緝曰文王未嘗稱王而言王事者西伯受天子之命以統諸侯
使臣往來皆王事也

案呂嚴二家皆拘舊說以鹿鳴至杕杜為文王詩魚麗以下為
武王成王詩故其說如此然畢竟牽強常棣是周公弔二叔之
不咸見于左傳文王時安得有此采薇出車言玁狁明是宣王
與六月為一時事毛傳于常武詩謂宣王命南仲于太祖之廟
如何又說是文王之將固知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治外皆謬說也

許氏白雲曰一章二章五章賦也自為一體上二句為一節下三
句為一節第二句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亦自為一體上三句為一節下二句為一節第二句第三句五句
用韻命辭用意亦同一篇之中賦興既異體其文又自各為一體
也

皇皇者華

小序 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辨說 序云送之以禮樂詩文無之毛鄭之失在乎純用魯穆叔之
說為箋傳故穿鑿泥滯于義不通也首章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
國華于外于原隰皆其道路所經毛鄭謂遠近高下不易其色迂
矣二章以下言其雖有馳驅不忘國事周詳訪問以博廣聞見諏
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叶韻耳

朱子辨說 首句得詩意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詩記曰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于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
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

詩學曰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
禁之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札喪凶荒厄
貧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
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正相表裏謂作于周公以前文
王之時愚弗敢信

朱子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于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

忠厚如此

六帖曰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託爲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仳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衆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于黼扆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一體至于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眞足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如此諸詩比于正言直述巧拙之數豈不相去十倍所以風人之言大都託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問或摹畫其詞以爲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爲嚴王者勞下尚託爲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著之類皆以爲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杕杜無禮經及左國可據有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何從辨哉

秦對巖曰毛氏曰忠信爲周鄭氏曰大夫出使驅馳而行見忠信

之賢人則于是訪問求善道也東萊呂氏謂古語有倒用者以此後儒多解爲周偏之周固爲簡明但國語叔孫穆子聘晉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則毛氏之說未可非也

集傳序以此詩爲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諮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

常棣

小序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歐陽本義 不韡韡者韡韡也詩義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柎但言鄂已足見相承之意矣鄭謂兄弟求矣謂立榮顯之名于詩無文又謂原隰以相與聚居故能定高下尤無理也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謂其當安寧而忘喪亂所謂弔其不咸也如毛鄭之說則是作詩者教人急難時則親兄弟安寧時則不如親友生與詩意正相反 程子曰不作柎亦可如字亦可

朱子辨說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孔疏曰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召穆公重歌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篇非造之也

詩學曰據左傳似召穆公虎所作國語則作自周公而召穆重歌之鄭箋旣援引左國詩譜仍屬之文王何居 此詩淒涼激楚較前三詩已屬變音必謂菁莪以上皆正六月以下皆變者夫誰信之

朱子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慮兄弟之

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氣和平必異于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案朱子據左國所載則此篇不特非文王之詩幷非武王之詩而猶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其說便有所不通朱子又謂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樂歌意其詞氣必和平周公因管蔡作亂更作此詩以致意竊謂未然夫燕饗國家之大政兄弟遭難周公一人之私事若文武已有樂歌以燕兄弟周公乃因一身遭管蔡之亂更作是詩以改易先王之樂章無乃僭乎愚意鹿鳴至菁菁者莪皆周公制禮作樂時所撰文武時無此也文王囚于羑里僅而得免形迹孤危如鹿鳴之燕樂四牡皇華之勞遣從容賜詠文王時斷無此氣象且文王未嘗登天子之位亦不敢作禮樂也武王克商二年而不豫又四年而崩其時剖符析圭同律度量日不暇給亦未遑及禮樂之事善乎程子之言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則文武不與矣至采薇出車杕杜三

詩則爲宣王詩之錯簡更與文王無涉
又案小序既以常棣燕兄弟爲文王之詩又云閔管蔡之失道
二事決難牽合文王時安得有管蔡失道之事耶朱子此條蓋
亦欲爲小序周旋畢竟道理欠自然且四牡云周道倭遲牽使
鄰邦而概云周道明是有天下後氣象文王時安得有此天保
云于公先王文王時周未有稱先王者其爲周公所作無疑
集傳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
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
不能悉辨也
孔疏曰兄弟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
兄弟不和忿閱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
危焉汝于是深思之于是善謀之信其然乎否乎蘇子由曰小人
思慮不能及遠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詩緝曰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
子皆不如八章之中勤拳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
而痛猶未定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于言

東坡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此最說得周公心事出
何氏楷曰兄弟急難言兄弟當相急于患難謂相救也春秋傳急
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能急人之困字法同此案下文雖有良朋
于茲不遑長嘆而已與此急字正相照應何氏解當從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
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歐陽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八簋爲天子之簋則此詩文王
之詩也伐木乃庶人之賤事不宜謂爲文王作序者自知其非故
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詩三章每以伐木爲
言則是反以庶人賤事爲主于體尤非宜也鄭謂昔日未居位時
與友生爲伐木勤苦之事尤謬此詩之義爲鳥在木上聞伐木之
聲則驚鳴而遷于他木當此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
去況在人可不求其友乎其義甚明矣然果如此義則是此詩主
以鳥鳴求友爲喻至其下章則又不及鳥鳴專言伐木此當闕其
所未詳

案歐公首駁毛鄭而謂此詩爲文王之雅大端已錯所以動多
窒礙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八簋爲天子之簋文王未嘗爲
天子如何又說是文王現露一破綻矣嚶嚶是鳥聲之和與驚
飛倉卒全不似如此起興亦覺費力惟蘇子由曰事之甚小而
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升于木以木
爲安而不獨有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事之大于伐木而人
之有知也哉首章以兩事興二三章專以伐木一事與說最省
力極自然　李氏曰上章言伐木鳥鳴次章但言伐木者省文
也詩學曰次章言許許猶有佽助之意末章則但言之又省矣
詩緝曰詩中凡言我者皆燕朋友者自我也下湑我酤我皆同鄭
氏以爲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答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
臣之樂歌但當述已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已之恩也許氏白
雲曰毛氏以筐曰釃以藪曰湑疏筐竹器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
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左傳包茅縮酒朱子語錄曰古人縮酒用
茅蓋以茅泲之去其糟也如今人或以器或以布帛去酒滓然想
古人不肯用布帛故用茅

詩傳闡曰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求友蓋天子
之友總不越同姓異姓而于同姓之尊者則稱諸父異姓之尊者
則稱諸舅其鴈行者稱兄弟而于其中又特命之曰友必其夙以
賢著而簡迪在廷朝夕王所不然安有速之而寍不來飲之而輒
追暇者且一曰釃酒有藇言燕禮也二曰陳饋八簋言食禮也三
曰籩豆有踐言饗禮也禮莫重于饗食次之燕又次之然此皆一
時事無隆殺其云肥羜肥牡酒埽陳饋有衍有踐不過互文以見
意祗取叶韻而已
詩記曰毛鄭皆作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
章之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
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歐陽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爾其文甚顯而
易明然毛鄭不能無小失鄭以俾爾多益以莫不興爲每物益多
及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爲萬物增多皆詩文無之毛以
公爲事鄭謂羣臣舉事而受福祿皆衍說也

朱子辨說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朱子曰臣歌天保詩答上五詩之燕之說序略得詩意而古注言
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祿
之以答其歌卻說得尤分明
詩緝曰此詩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
庶曰宜曰與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單厚則欲其
每事皆厚多益則欲其每事皆益戩穀則欲其每事皆善歸美之
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
臣相與之義耶
詩記曰何福不除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
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
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
許氏白雲曰前三章言受福于天後三章言受福于祖單厚多益
戩穀乃受福于天之實吉蠲孝享爲受福于祖之實蓋天將降大
任于是人必使其氣質清明好善全德而爲受福之基故單厚多
益戩穀皆言俾爾既有此德則福之至有不期然而然者第三第

六兩章皆言得福之厚無窮蓋兩結受福于天與祖之意
朱子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
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
案安成劉氏曰此詩答前五篇則前五篇亦作于武王以後明
矣此可以正鄭譜說文王時之謬而所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亦爲衍說也即據此詩天保定爾及日升月恒等語鋪張揚
厲豈文王爲藩服時所得有乎
詩學曰序云下報上也孔疏云上五章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
與此計議何報之有其見甚卓集傳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
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是詩所由用非詩所由作也愚則
疑爲受釐之詩前三章因郊祀而錫福于天後三章因廟祭而錫
福于祖與假樂之旨略同

采薇

小序 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
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
以勤歸也

朱子辨說 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蘇傳曰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
狁故其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謂紂也然此詩之作則非
文王之世故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王謂文王也文王未王
而稱王後世之追誦耳而毛氏以王爲紂故序以爲文王之世歌
此詩以遣勞蓋誤
詩學曰鄭譜孔疏指實文王毛傳于出車以南仲爲文王之屬而
于大雅常武詩又以爲宣王命南仲于太祖何其見之騎牆也案
尚書傳文王止有伐犬夷犬夷即昆夷而伐玁狁一無可據且詩
言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文王時北狄不應如是之彊詩必作于宣
王之世無疑

附采薇出車六月第一論

周之玁狁見于小雅者三詩一曰采薇二曰出車三曰六月毛鄭
以采薇出車爲文王之詩而六月爲宣王北伐此因拘編詩次第
强分時世而其實非也出車言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言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鄭以王與天子皆指紂

而簡書爲紂之簡書果爾則紂不應亡天下文王不能三分有二
而西伯戡黎不須祖伊奔告于王矣此其謬一也文王果有伐玁
狁與昆夷兩事此其武功爲莫尚何以皇矣之詩第述天命文王
伐密伐崇而于此不之及玁狁昆夷係强寇而密崇係小國舉其
小而遺其大其謬二也南仲爲文王將勠定二寇宜在元勳之列
而周公之告召公言文王修和有夏武王咸劉厥敵何以但舉閎
夭散宜生之屬而不及南仲其謬三也宜據班固匈奴傳謂爲宣
王詩者得之毛傳于出車則以南仲爲文王之屬而于大雅常武
又言宣王命南仲于太祖之廟使之爲將何其自相矛盾與漢書
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乃南宮中博古圖有南
宮中者古中字與仲通也陸君聚緱論之曰六月之師南仲爲大
將方叔亦在行間而吉甫將前軍故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玁狁
既遁南仲遂城朔方而坐鎮之吉甫率偏師以逐西戎故曰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此以六月之逐玁狁與出車之城朔方爲一時事
恐亦未然且以至于太原爲逐西戎尤無涉伐西戎自屬南仲事
出車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有明徵也竊以南仲所城之朔方即

玁狁所侵地而吉甫之伐與南仲之城自屬兩事蓋當烽火警急時宣王命吉甫爲上將方叔爲大將整軍決戰旣逐出太原不窮追隨卽分命方叔乘虛聲以伐南蠻南蠻聞風畏服南北底定而玁狁餘寇窺伺猶未已故又命南仲城朔方久屯持重堅壁淸野而玁狁始就埽除蕩平故曰于襄于夷襄除夷平也北寇殲而後移師伐西戎直餘事耳故于出車結尾言之如此與當日之事情幾合蓋吉甫文臣常在王左右玁狁之役不得已以相臣督師位尊權重至蠻荆西戎及淮夷則屬之方叔召虎南仲專閫之將而吉甫不與觀常武之詩曰王命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實南仲皇父二人亦吉甫所命蓋佐王選將運籌帷幄之臣非可與他將比也若說六月之師南仲爲大將而吉甫領前軍則吉甫反出南仲下詩不應專美吉甫而不及南仲統數詩前後觀之可見也余讀采薇出車二詩深以序說謂文王者爲不然朱子首先闢之改王命南仲爲周王矣而未嘗卽指爲宣王之詩以南仲爲宣王之將至讀陸君之論考據精核可稱千古隻眼而猶有未愜于心者因折衷眾說而備論之如此

黃氏日抄曰小人所腓朱傳云腓猶芘也又引程子說曰隨動吳伯豐嘗舉以問先生曰腓爲先足而動不當引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云得之先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訓腓爲芘先生答曰兩說誠不合當刪去愚案朱傳固不當兼收二說伯豐亦不當去隨動之說而存猶芘之說也字書腓者脛腨易之咸艮皆取象于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爲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肚自先動者乎足者人人之所有豈必稽之古書而後信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字愛然爾亦不當援爲芘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傳止當獨留程說

許氏白雲曰古者席地跪與坐無大異大率皆雙膝著地直其身則爲跪安其身則爲坐啟居卽跪坐也

出車

小序 勞還率也

歐本義 觀古今人情一也毛鄭謂出車于牧以就馬又言先出車于野然後召將帥于情理皆不合其以草蟲比南仲阜螽比近西戎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義皆失四章五章言其凱還之樂敘其將士室家相見歡欣之語卒章則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也

朱辨說 此亦非文王詩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詩學曰以六月參觀出車詩本末具見鄭譜以出車屬文王而說詩者盡失其實矣

附采薇出車六月第二論

采薇出車杕杜自毛鄭以迄歐蘇程王呂嚴諸儒俱謂文王卽朱子初年亦從序說至作小序辨則謂未必文王之詩然未嘗卽指爲宣王也至陸君聚緣則以六月與出車爲一時事此誠千古創論余獨力主其說所微不同者陸以六月與出車爲一事余更離爲兩事耳具見前論中迄今思之殆無以易蓋南仲所城之朔方卽玁狁所侵地此漢趙充國屯田湟中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之計而其事分前後前言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此醜虜雜居內地烽火照甘泉之時而此言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則不見敵寇但令南仲往城之而已此敵形之緩與急殊也前言

玁狁孔熾我是用棘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則刻期就道星馳奔命之時而此曰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則從容整暇軍容齊備此應敵之追與暇殊也前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第逐出之而玁狁之種落自在而此云于襄于夷則居中扼要制其死命如漢之幕南無王庭其奏效又相去什伯也然非吉甫南仲將略之有優劣也前此南北交警故吉甫旣克玁狁不暇城朔方卽命方叔南伐荆蠻逮南蠻畏服然後另遣南仲專閫爲蕩北寇之計亦兵法次第宜爾也玁狁大寇旣滅則西戎直如摧枯拉槁南北西三方底定杕杜凱還然後車攻以會同于東都吉日以蒐狩于西都甫草之狩漆沮之從此時桴鼓不驚四夷盛謐回念靡室靡家時宣王中興之功豈不以玁狁爲一大關鍵哉毛鄭以編詩之錯簡遂以采薇三詩強屬之文王致令宣王之事缺略不全而文王奉紂命以伐玁狁質之書詩又謬盭不合商周兩朝事迹混併俱失其實經二千年儒者莫能辨正幸得朱子爲先覺陸氏據班傳坐實宣王而余復申明其說于經學中得史法焉恨不起朱子于九原而面質之也

鄒肇敏曰按竹書紀商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似與此合疑因詩序而附會之蓋詩序作於漢儒而紀年至晉太康始出其間不無僞益者史記以出車與六月俱周襄時作班固又以出車爲宣王時作

曹氏曰出車之城彼朔方卽六月所謂侵鎬及方之方也郡縣志夏州朔方縣什賁故城在縣治北卽漢朔方縣之故城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卽此什賁之號蓋蕃語也漢書匈奴傳宣王興師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據此則采薇三詩之爲宣王作無疑特錯簡于此耳

顧氏炎武曰詩之次序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氏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至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謬矣知此則采薇三詩與六月同爲宣王時事而錯置前後序者遂一以爲文王一以爲宣王夫文王時何嘗有玁狁何嘗有南仲爲將耶

訂詁四　十四

黃氏曰抄曰自東萊主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菴不以爲然嘗答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戒嚴之日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蓋左傳建而不旆主言治兵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晦菴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繼旐曰旆旐以全帛爲之續旐末爲燕尾者名之爲旆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旆旆亦揚起也

秦對嚴曰東萊謂爲將者指其旟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案此解與下文憂心悄悄妙有關生亦未可廢

杕杜

小序　勞還役也

朱子辨說　同上

蘇傳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

王氏曰上之人能知其勞苦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鴇羽是也

詩記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于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所以異者彼出于下之人自訴此出于上之人慰勞耳

詩緝曰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惟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樂可知

許氏白雲曰一章言冬未歸二章至春將莫亦未歸三章言春已莫而未歸四章言所期俱過而將歸也

秦對嚴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皆意料之辭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

南陔

集傳此笙詩也有聲無辭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訂詁四　十五

小序　孝子相戒以養也

朱子辨說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李氏善曰陔隴也王氏應麟曰羣經音辨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禮與詩序意協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

集傳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小序　孝子之絜白也

朱子辨說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

小序　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朱子辨說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眞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亡也

集傳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孔疏曰孔子歸魯正樂此三篇時俱在子夏得為立序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而義得存者其義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別眾篇之義各置于其篇首而此三篇之序無詩可附故連聚置于此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爾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

蘇傳曰毛公以亡詩三篇附入鹿鳴之什遂改什首予以為非古于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詩記曰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邱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邱下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邱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而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詩學曰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為武王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鄭譜之割裂也若毛公以魚麗居篇什之終南陔三詩有題無辭附見于下不為大失盍置魚麗于南陔前固亂儀禮之次而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於編詩之體又不甚協漢世簡編堆垛不得已而以什為次今用卷數廢什可也

南有嘉魚之什（陸氏德明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正小雅）

南有嘉魚

小序 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朱子辨說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詩記曰嘉魚罩然入于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也

詩緝曰魚深潛必罩然罩之又罩而後得之興賢者隱伏于下必人君勤求而後得之也一喻得賢之多一喻求賢之切蘇傳說同

嚴氏

首二章興人君之求賢三章四章興賢者之自至樛木下垂則甘瓠纍之人君下賢則賢者上進亦如瓠之固結而不解也且如是則賢者聞風而來如雛之翩翩來集瓠曰甘則可以養人雛為孝鳥取其德行皆吉士之喻蘇呂嚴俱同此解

黃氏日抄曰古說以嘉為魚名出丙穴王雪山曰出漢中沔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嚴曰下文樛木非木名則此嘉魚亦非魚名愚意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也自詩傳引丙穴之魚也丙穴之魚飲乳泉而美亦未必原名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為嘉魚縣皆以其有經目託之為美談耳

秦對嚴曰嚴氏曰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何楷曰纍綿周至以安嘉賓之心亦猶樛木之下垂而使其繫心于我也俱得之

崇邱

集傳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案朱子照儀禮鄉飲酒燕禮奏樂之序以崇邱列南有嘉魚之後

南山有臺

小序 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歐陽本義 鄭謂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非也詩本謂南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爾山以其高大故草木託以生豈由草木覆蓋然後成其高大哉

朱子辨說 序首句誤說見本篇

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不用賢則天下訕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天下之通道也

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于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

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或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鄒肇敏曰朱子改作燕饗通用之樂據儀禮燕禮鄉飲酒禮而言
也
劉氏瑾曰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
樂當時賓客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
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
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案箋疏皆謂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嚴氏亦云成王之樂樂以天
下則此詩萬壽等語皆指成王朱子改作燕饗通用云主人尊
賓美其德而祝其壽則劉氏之說極爲有理
黃氏日抄曰雪山云古國古家多卽草木而觀周之草木氣象如
此則人君聲華福祿豈有窮也
由儀
集傳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案朱子照儀禮以由儀列南山有臺之後
由庚
小序 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邱
小序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
小序 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陸氏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
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朱子辨說 俱見上
蓼蕭
小序 澤及四海也
朱子辨說 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卽以爲澤及四海
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詩緝曰湛露彤弓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其爲燕諸
侯無疑也蓼蕭之詩以既見君子稱天子其下皆稱贊天子之辭
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應自稱己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蘇氏
曰人君以鹿鳴五詩燕其臣羣臣以天保答其歌于其燕也皆用
之今以蓼蕭之詩亦諸侯答湛露彤弓之歌故本序不言燕諸侯
而言澤及四海也
鄒肇敏曰此詩與湛露彤弓均爲天子燕諸侯之詩故左傳文四
年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之賦謂諸侯朝正敵愾而王宴之乃得
賦此是也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
曾其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
在夫華定之不敏無論已魯人豈忘衞俞遜謝之故事何其不宜
賦而輒賦于宋客乎然據此可見寵光令德壽考壽豈同福之辭
無嫌于美諸侯矣
案箋疏及諸家皆以此詩君子指天子鞗革和鸞爲天子之車
飾朱子則以君子指諸侯而末章爲指諸侯車馬之飾詩緝確
守小序故以此爲諸侯答湛露彤弓之樂歌其意以壽考壽豈
與萬福攸同等語不宜施之于諸侯耳鄒氏肇敏引昭十二年
叔孫昭子語爲證謂此等亦無嫌于美諸侯蓋古人簡質措語
不似後人多避忌則朱子之說固無礙春秋時去周初未遠而
左傳賦蓼蕭又確是此詩明證鄒君可爲朱子之功臣矣
秦對嚴曰詳全篇之意終似下頌其上之辭宜從鄭說有譽處兮
嚴氏曰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故下情喜悅稱贊天子曰宜其有
譽處也張氏曰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毁不入而美名可
保詩記取之二說俱可從
湛露
小序 天子燕諸侯也
歐陽本義 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爲燕同姓三章燕庶姓卒
章爲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爲衍說由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
生穿鑿爾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詩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
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
若在宗載考則毛傳得之
毛傳曰夜飲必於宗室朱子曰宗室路寢之屬
詩緝曰厭厭夜飲爲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爲安孔以爲
閑蘇以爲久其義一也
豐城朱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
言令德令儀正美其德將無醉也褒美之中有勉戒之意

秦對巖曰歐陽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此說得之諸家于取喩或求之太過如蘇氏曰露之在草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語意雖妙恐非詩人本旨

陸氏佃曰杞棘剛木故以況令德梓桐柔木故以況令儀

黃氏櫄曰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寛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爲盛時也

許氏白雲曰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注庶子世子之官燭燋也庭大燭爲位廣也爲訓作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凡燕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或冬日則不射亦宵也燋者古無麻燭而用荆燋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于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此係朱子本蘇氏呂氏則爲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毛詩訂詁卷四

毛詩訂詁卷五

錫山震滄顧棟高著

小雅

彤弓之什

彤弓

小序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詩記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東萊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詩緝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弓矢以旌功伐而已未嘗謂旣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安得有專征伐之言乎鄭氏遽謂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由漢而下有無君之心者徼求弓矢之賜脅諸侯而肆其姦者紛然蓋康成啟之也

詩學曰王制之言康成加一專字是以齊桓晉文爲據而啟强藩之不軌矣余故謂凡說經者當先具論世之識

集傳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于利誘則迫于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箋曰一朝早朝疏曰言王殷勤于賓早朝而即行禮燕或至于夜

劉氏彝曰湛露燕以示慈惠彤弓饗以訓恭儉慈惠以布政則貴舒緩故飲至夜而不爲過恭儉以行禮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爲速

詩緝曰鄭以醻爲獻醻但醻酢是燕禮饗禮爲訓其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酬酢也案嚴說極是毛傳訓醻爲報疏引王肅云報功以釋之謂此醻非醻酒則毛之說爲優矣然昭元年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或饗之後更行燕禮未可知

案受言藏之朱呂俱謂天子藏之以待有功毛鄭則謂藏之于
其家以示子孫孔疏云諸侯既受此弓因命之曰汝得此弓以
歸尚其寶藏之然下文方言貺此如何先說諸侯之受乎文理
不順則朱呂之說爲是鄭以言爲策命更無謂

菁菁者莪

小序 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歐陽本義 人之材性不一各因其性而養成之或敎于學或敎于官使
人人各極其所能然則君子所以養育之道亦非一也而鄭氏引
禮家之說曰人君敎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以漸至于
官之者拘儒之說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
儀爾鄭謂有官爵然後得見君子則心喜樂又以禮儀接見如其
說則未仕之人不見君子而不得敎育矣

朱子辨說 此序全失詩意

彙纂曰朱子初說亦從序義後改爲燕飲賓客之詩然燕飲經無
其文攷文王建豐水之辟廱武王建鎬京
之辟廱而詩詠之曰無思不服成王繼治脩明學校造士之法備
詳王制此詩雖未實指其事不能定其爲何王而作然要是周公
相成王時所制之樂歌也序主育材自毛萇迄唐宋諸儒無異說
朱子亦曾于他文引用序義則箋疏所詮正不可廢

案此詩與大雅棫樸同義以草木之茂盛喻國家之長養人材
詩意本顯明若泛說燕飲與菁莪全無取斷宜從序說

朱子初說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于
周官孟子與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而敎之以孝弟忠信詩書
禮樂俟其成就而賴其用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所以
明人倫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孔疏曰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

呂氏大臨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非得人材衆多則無以垂裕于
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于此篇也

陳氏鵬飛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菁菁者莪之詩則
宄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詩記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于禮儀禮儀者內外兼
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
禮儀矣

黃氏日抄曰載沈載浮特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鄭
乃以爲載物之沈者浮者蓋以舟不可言沈故曲爲之辭戴云泛
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詩緝曰楊舟汎汎然于水中無所維繫或沈或浮未可知也猶人
材汎汎然于天下無所依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
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

變小雅

鄭氏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

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
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

孔疏曰鄭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
之于此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
此王肅皇甫謐以四篇正是刺幽王

蘇傳曰小雅無厲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四篇皆厲王之詩也
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
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之
證也然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
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讎苟毛
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序與毛詩合此足以明
其非厲王也

詩學曰舊說以六月至無羊十四篇爲宣王變小雅愚謂周宣猶
殷之武丁也武丁伐荆楚其頌齊于玄王成湯六月以下四詩雅
奥正焉何爲妄生區別耶自公羊以例說春秋漢儒沿而襲之說
詩亦自創正變一例予奪任心夫魯僖有頌而周宣乃不得有正
小雅是遵何例也

六月

小序 宣王北伐也

朱子辨說 此句得之

小序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
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
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
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孔氏曰以下不言缺者文武側訂缺周公
成王則變文驗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
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
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臟曰臟
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不行則四夷交侵之由故傳而詳之
朱子辨說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
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
句自華黍之下而升于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
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
之私故論於此云

詩記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張翠屏云盛暑非玁狁入寇之
時乃夏之四月也

案詩緝謂詩經月皆夏正朱子亦云六月建未之月愚謂詩中
言月不一例如七月之詩公劉本係夏時他如四月維夏六月
徂暑則亦從夏正以撫時道景于夏正爲切也若六月棲棲則
係周家征伐大事王者發號施令自宜用本朝正朔與尚書周
官一律豈有借用夏正之理

詩學曰王于出征鄭箋于曰也本諸爾雅杜預注左傳于民生之
不易亦以于爲曰王肅指爲宣王親征誤矣

詩緝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爲旆也以帛續旐末爲燕尾戰
則旆之

孔疏曰毛以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
故五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
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
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鄭說爲長

顧氏炎武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
原陽曲縣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
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
不料之于晉國也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
而天下潰畔夫秦地北有鴈門雲中上郡豈止于太原而已乎愚
意此詩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
郡有涇陽縣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
先零羌于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元和郡縣志原州平涼
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
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耳計周之禦玁
狁必在于此

案顧氏此論以太原卽涇陽蓋卽玁狁侵軼所至驅而出之耳
次年方命南仲城朔方朔方更在涇陽之北蓋吉甫第遏其凶
燄而餘衆未已故更命重臣領大衆直北深入扼其衝要
久屯長駐反客爲主而玁狁始就蕩平朱子謂今鄜夏等州地
卽今靈夏衛也靈夏更在平涼之北與余說六月出車同爲宣
王時者正合鎬當更在靈夏之北但不能名其爲何地耳顏師
古謂鎬非豐鎬之鎬其說良是玩詩語意自明詩學乃謂鎬卽
鎬京謂玁狁意欲侵鎬而兵已過朔方牽强無理何玄子又以
太原卽山西之太原而謂古文鎬與鄗通鎬卽眞定府之高邑
縣與山西太原接壤則玁狁非自西北來乃自東來矣鑿空指
實而反成悖謬甚無謂也

鄒肇敏曰燕喜受祉受之于王朝飲御諸友飲之于私室若謂總
是宣王燕吉甫則方叔皆共功豈得不與燕而偏集吉甫之諸友
相與道故舊乎末揭孝友之張仲爲殿固侈吉甫有重客亦見王
室多名賢矣後世謂樞臣在朝良將未有能立功于外遂以調和
之功歸張仲恐張仲未必肯受也

案鄭氏謂天子以燕禮樂吉甫而朱子以爲吉甫之私燕詩學
亦云若天子燕之而詩人第云魚鼈不已褻乎與鄒說並
同秦對巖曰全篇語意鄭重先言奉命出師後言凱旋飲至體
當如是鄭說是也二說並有理然玩經文諸友二字自宜從吉
甫身上立說宣王無爲有此名號朱傳未可輕易也

采芑

小序

宣王南征也

歐陽本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者言宣王命方叔爲將以伐
荆蠻所往必獲猶今人云拾芥耳毛鄭謂宣王中興必用新美天

下之士鄭又謂和治軍士之家而養育其身可謂迂踈矣
詩緝曰其車三千極言兵車之盛耳天子六軍不過千乘孔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朱子謂其以辭害意其說是也
詩記董氏曰周官鳴鐃且卻鬭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鐲鐃鐸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于進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爲擊鼓使進哉就如此亦亂于軍制矣鄭氏曰鉦鼓各有人言鉦人伐鼓互言耳
黃氏日抄曰毛以芑爲菜朱子以爲卽苦藚菜人馬皆可食而嚴緝力主芑穀之說按李氏云旣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愚意其不以爲菜而以爲穀者蓋疑行軍所仰不徒在芑菜而芑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然詩人不過因采芑而起興
詩緝曰或以克壯其猶爲勇決之意今考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有瑲葱珩其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荊聞風畏服不戰而屈之非取其老而勇決若矍鑠翁之爲也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唯方叔老成故能尙謀不尙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

鄒肇敏曰繼六月而出師也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閒暇者吉甫承頹敗之後敵驕兵惰應變不得不敏及北寇平軍聲振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氣奪矣故言車則非戎車言馬則非戎馬言服則非戎服如孔明綸巾羽扇羊祜緩帶輕裘制勝裕如也備述其師旅之陳鞠鉦鼓之安和亦見爲節制之師肄習有素陳思平蜀論曰將以謨謀爲劍戟策略爲旌旗其壯猶之謂乎
詩學曰采芑之興猶夫飛隼謂人馬宜食者亦泥其車三千雖舉成數而言按兵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蓋用眾十五萬耳大邦爲讎當時蠻荊必有侵犯列國之事非指王朝爲大邦也
王氏介甫曰詩或言蠻或言荊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後乃曰楚
案荊蠻卽楚也考楚世家宣王蓋當楚熊霜熊徇之世其時已有侵犯大邦之事然方叔一出師不戰而服王威赫然距平王之初纔五十年爾復侵擾申國平王若能繩其祖武命將興師聲罪致討楚自弭首帖服何至使畿內之民戍截百年之後卒至爲楚所滅楚得申築方城而守後雖有齊桓問罪亦曰雖眾無所用之矣故讀采芑而知周之所以中興讀揚水而知周之

不復振也
郝氏敬曰中衰之後田野不治今薄言采芑于彼再歲之新田于此初墾之菑畝王師所過嘉穀被野曠土闢而田野治矣
案朱子從毛氏以芑爲菜宜馬食此則以爲穀與嚴說同愚以一歲之菑二歲之新田而盡種馬食之芑不幾妨五穀乎則以爲穀者較是

車攻

小序

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詩記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卽此地也
詩緝曰鄭破甫作圃云鄭有圃田今不從下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也
許氏白雲曰括地志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周時名北制在敖山之陽鄭氏以圃爲甫田固非其字又以甫草爲甫田之草其說爲迂當從毛氏

案敖卽上章甫草呂記主其說而嚴緝非之愚以圃田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敖山在今鄭州滎澤縣西北相去尙遠嚴說是也朱傳從鄭說以甫草作圃田非是
王氏介甫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泣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于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
曹氏曰夷厲以後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宣王能先自治而脩政事禦外侮而攘夷狄諸侯畏威懷德復來朝會故詩人美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之盛蕭蕭馬鳴二句極形容肅靜嚴整光景李氏曰歐陽公之詩有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東坡詩曰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是效此詩而作
詩緝曰會同之事師徒眾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使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
蔡氏汝楠曰周公營洛非獨爲化殷也中原之地鎬遠洛近洛中乃兵車輻輳之地天子都鎬以建邦極幸洛以合中原正聖人貽

謀之精也車攻幸洛蒐狩故詩人美而詠之
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吉日

小序 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朱子辨說 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孔疏曰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馬祖常祭在春而將用馬力則特禱之亦謂之伯伯者長也鄭云馬祖天駟孫炎曰房星也
程子曰戊辰祭禱庚午于田蓋前二日外事用剛日也
李氏樗曰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卽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有別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此雍州之洛非河南之洛也

詩緝曰以戊日祭而禱之其禱之之辭則云云其實戊日未田也
詩記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蔣氏悌生曰二詩皆言田獵車攻會諸侯于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都畿內其事視車攻差小故其辭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

鴻鴈之什

鴻鴈

小序 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歐陽本義 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使臣四出安集之其所遣使臣奔走于野如鴻鴈之飛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二章言使臣爲民營築宮室而暫止于野如鴻鴈之集于澤也卒章哀鳴嗷嗷以比使臣之自訴曰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而不憚劬勞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爲驕奢也三章之子皆指使臣鴻鴈皆喻之子康成乃以之子與鴻鴈判開謂鴻鴈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則是上下文不相須豈成文理
朱子辨說 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詩記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秦對巖曰此詩諸家解多互異歐陽氏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每章首二語皆謂使臣之喻然玩卒章曰哀鳴嗷嗷似指流民非使臣也朱子則曰之子流民自相謂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玩首章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似指使臣也毛鄭以之子爲侯伯卿士與使臣之意略同但其解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我之子自我也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今按上二章首二語下皆作流民美使臣之辭不應此章獨作使臣口中語惟嚴氏謂哲人亦指使臣爲得之嚴氏曰離散之餘初有定居生理未復如鴻鴈嗷嗷然哀鳴赴訴于使臣使能撫卹振濟之于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我劬勞若使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
案對巖折衷極當歐陽謂上下文必相須乃是興體當如是非比體也其以哀鳴嗷嗷爲使臣之自訴尤非嗷嗷是衆多之聲豈可以喻使臣乎

庭燎

小序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鄭箋曰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箴者王有雞人之官當告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孔疏曰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
蘇傳曰宣王不忘夙興而問夜之早晚足以爲無過非所當譏也毛氏猶謂雞人不脩其官故序曰因以箴之過矣
鄒肇敏曰王心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常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自未央至鄉晨自聞聲至辨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序以爲箴之解之者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于未央進銳退速非可繼之道幾于說夢矣
秦對巖曰此詩美宣王之勤政人主厲精于上羣臣百執事莫不

震動恪恭有夜半而趨朝者詩總言其一時振作之象耳諸家或云宣王問夜或作詩人設爲問答之辭俱無不可特序有因以箴之之一言當因賢后脫簪之事而爲是說實則詩只是美宣王未必有箴之之意也

案此詩只是美宣王之憂勤其說未央至鄉晨亦如齊風雞鳴蠅聲月出以至蟲飛將旦立言次第如此耳非有刺也程子謂進銳者退速東萊謂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黃東發謂初章說未央其後浸愈浸晚至于鄉晨詩人設爲問答以形其漸不如初皆因毛氏列宣王于變雅故屈曲爲此說所謂欲加之罪耳其實詩中無此意也

許氏白雲曰此左右之臣說言以述王之意也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于言外

唐氏汝諤曰三章一節緊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警惕

小序 沔水

規宣王也

歐陽本義 宣王中興于厲王之後諸侯未洽王之恩澤故詩人規戒宣王以恩德親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規宣王當容納諸侯如海納眾水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言其去來不可常規王宜常以恩德懷來之也末章率彼中陵言諸侯有能循法度者無使讒人害之皆主規王過失如箋傳所云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與宣王有何涉乎

詩記曰諸侯之于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詩緝曰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言載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卒章言率彼中陵喻諸侯循道而來朝者

蘇傳曰厲王之亂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治亂之激也故告之曰隼飛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爲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免耳黍對嚴謂此解故爲得情夫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詩人于卒章明言之

補傳曰當時必有讒言起于兄弟國人朋友之閒宣王頗惑之而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而爲此言也

案當羣藩跋扈之時而有一二諸侯循道而來朝者猶不免爲讒言所中故戒其惟敬可以勝之此人臣弭謗息讒之道也唐代宗之時諸藩橫恣而小人魚朝恩程元振之徒復肆爲讒言以亂國是惟郭尚父始終一節聞命即日就道而李臨淮心懷疑畏致令功名不終此敬與不敬之辨也然爲君者使其功臣列侯至此亦可危矣聖經之爲君臣垂戒亦遠矣哉

小序 鶴鳴

誨宣王也

詩記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毛氏最在眾說之先恐其傳有自焉

詩緝曰毛鄭皆爲興求賢必有師承當從之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喻賢者身隱名顯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喻賢者去就不常也彼園之可樂者以上有善木之檀檀下則有落葉喻朝廷當上賢

而下不肖也既得賢者則可以磨礪君德如他山之石可爲琢玉之錯石也

黃氏日抄曰此詩不明言所主毛鄭以爲喻求賢且合從之雪山以爲魚鶴園木皆賢者所退而自樂者說亦有理若主誨之一字而隨事以明理則晦菴之說精矣

詩學曰鶴鳴誠不可揜魚躍理無定在園檀愛而知惡山石憎而知善朱子說此詩純學韓詩外傳

黍對嚴曰何楷云此必宣王末年之詩意其時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次第凋謝故其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至如諫廢魯適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讜論皆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于他山之石也此說雖出于臆度然亦有理

小序 祈父

刺宣王也

孔疏曰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詩緝曰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

詩記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以宿衛之士從征役一也親老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乃驅之從戎使其親不免薪水之勞二也太子晉諫靈王之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其言豈無所本與

詩緝曰此詩作于未敗之前故但言靡所止居有母尸饔諷刺其上庶其覺悟使宣王聞而改圖未必有千畝之敗也

案宣王英武有餘而含養未至其不及文武者由不明聖賢之道也蓋後世漢宣帝之流是以用兵而或至黷武整飭而或至濫刑料民太原與殺杜伯其流弊所必至耳聖人並錄其功過于詩以垂法戒至以嗣王失德與幽並列之變雅此漢時講師之陋也

白駒

小序 大夫刺宣王也

毛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詩記曰所謂伊人于焉逍遙于焉嘉客斯人何人蓋廊廟之人也乃于此而逍遙乎乃于此而為嘉客乎歎其不能久也其言雖含蓄未露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乃明言之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于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惓意至今可識四章疑其遂忘世故又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黃氏日抄曰爾公爾侯二句向無成說東萊以為責在位之公侯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為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至嚴氏以其與下文兩爾字不歸一而不從其說以爾為指白駒去國之賢則其說有三晦菴曰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于優游決于遁思而終不我顧哉雪山曰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顧禱之辭愛賢之深也華谷曰賢去而已被留于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勸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愚按三說嚴說為近之

秦對巖曰嚴說惜賢者之去羨賢者之去又似體賢者之不容不去極得詩人微旨

詩緝曰生芻一束言賢者處困窮而享澹薄其飼馬以生草一束而已無穀以秣之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彼去而已留望其音問不相絕故曰無自貴重其音聲如金玉然不以遠我而有遠棄我之心也蓋為拳拳思慕之辭所以見其人之賢而刺時之不能用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為待客之厚此詩則以生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其意各有所主季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皆因馬以見人也 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此言場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茹之類

黃鳥

小序 刺宣王也

本歐陽義 序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為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其功德之大蓋中興之盛王然其詩有箴有規有誨有刺者蓋雖聖人不能無過也如此詩所刺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則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非舉天下皆然也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俾後世知大功盛德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耳如毛鄭所云則宣王終為昏亂之主異乎聖人錄詩之意也

孔疏曰無集于穀無集于我之穀木也

詩記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于還定安集之時矣

詩緝曰毛鄭以為室家相棄王氏蘇氏以為賢者不得志而去不若朱氏以為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見收卹諸家以無啄我粟為此邦之言不我肯穀復我邦族為去者之言文意斷續朱氏以為皆去者之言朱義為長 此詩與黃鳥告別之辭異國之人無可與語者唯黃鳥可愛故呼而告之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惟花燕亦此詩之意也

李安溪曰此詩所謂比者蓋以黃鳥之不集不啄比己之不留食

于此邦也
案對嚴曰集穀啄粟喻適異國者見侵迫之意其取意不在黃鳥也嚴氏謂黃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爲侵害于人乃作與黃鳥告別之辭恐未是

我行其野

小序 刺宣王也

詩緝曰周之盛時以睦婣任卹教道其民風俗湻厚何如也至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李安溪曰此詩與黃鳥同意皆民不安居之驗也自鹿鳴以下至吉日大抵皆朝廷朝會燕勞師田之詩雅之正體也鴻鴈以下雜以謠俗矣蓋文武成康時畿內之詩入于二南其後附于小雅西畿所得者在此東畿所得者在于豳雅之終

案子由蘇氏以此詩爲甥舅之諸侯求入爲王卿士而不獲者之所作玩詩中言爾言我辭氣驕蹇殊甚此豈人臣對君之體且用舍自在王朝若一不得便生怨懟形于歌詠如此不知命之人聖人何故錄其詩其蔽在以雅中不宜有民間謠俗之言故牽强爲此說耳因以黃鳥亦爲士之願仕于朝而不得者然曰此邦之人不可與處亦豈有養之士乎其說大錯安溪謂雜以謠俗其論允矣

案對嚴曰此詩之意言我以惡木爲蔭惡菜爲食如是辛苦來就爾者望爾以婚婣之故相收卹也今既不我畜亦惟有歸耳而諸家多言責其婚婣惡木野菜之不如恐太紆曲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嚴氏曰爾之不我收卹但鄙吝爾此何能以致富適足爲異耳於義亦通終不若朱子曰爾之不思舊婣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以此見詩人忠厚之意呂氏詩記取之說通云趨富厭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辭亦欲加人以微罪耳

李安溪曰此自責其來之辭也鄉黨有舊婣今我舍之而來求爾新匹意謂能卹我之貧也爾不我畜是不足以富而祇自覺其去舊就新之可異耳此又另爲一說

斯干

小序 宣王考室也

歐陽本義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也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毛鄭惟不知此義隨文爲解所以既云成廟又云築寢文意散離前後錯亂且序但言考室本無廟事鄭云宮廟亦衍說也

詩記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于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詩緝曰鎬京臨大水對終南故宣王作室之地在于此西京賦言長安于前則終南太一于後則據渭踞涇亦是祖述此詩之意鎬在上林苑中此所言干謂大水之傍必鎬水也舊說宣王作室于山澗之間澗是水之小者稱美天子之宮室無由舉小澗爲發端之辭

蘇傳曰厲王之亂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

案對嚴曰東萊云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于風雨除鳥鼠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六章以下皆禱頌之辭案東萊之解最爲明晰而朱子謂三章言上下四旁之固四章言其堂五章言其室嚴氏曰言其堂故曰升言其室故曰寤其說本蘇氏亦可從 竹苞松茂二句諸家皆言宮室之美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但四章五章方極狀其宮室之壯麗深廣而此章先言之嫌其太早王雪山曰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耳似爲得之何楷又曰皆表此地物色之美如字主下文兄弟爲言兄弟相好則其根本堅固而不可搖其枝葉茂盛而不可替所以擬之竹苞松茂也案此解如字更有著落

黃氏日抄曰載弄之瓦古說瓦紡甎也今所見紡無用甎者而瓦亦與甎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耳嘗見湖州風俗婦人以麻線爲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于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

此事而詩人因指之與
李寶之云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或謂卽此詩慶
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非宣王之詩矣
李迂仲曰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蘇氏曰厲王流于彘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妣祖者蓋築其宮廟一則以爲因其敗壞而作新之一則以爲因其奢侈而革之以儉竊觀此詩則知宣王之營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之陋如所謂跂翼矢棘鳥革翬飛不失之陋矣然其作室也特以除風雨而去鳥鼠不失之侈矣則非徒爲美觀將以承先王所爲而已

無羊

小序　宣王考牧也

歐陽本義　鄭以爾爲斥宣王一篇之中凡言爾者皆指牧人何獨于無羊無牛指爲宣王耶以雌以雄鄭謂牧人搏禽獸迂矣蓋謂牧人有餘力于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以見人畜各遂其樂耳魚之爲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爲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肥此牧人之樂也鄭言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言占夢之官獻夢於王皆不關畜牧事

蘇傳曰宣王之小雅皆以政事之大小爲先後故首之以征伐田獵次之以官人又次之以宮室畜牧而美刺不與也

詩記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爲可願哉

詩緝曰宣王初承厲王之後六畜衰耗人皆言其無牛羊矣及宣王復脩牧事牛羊蕃息于是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言何人謂爾宣王無羊乎何人謂爾宣王無牛乎其數之多已如此矣詑其新有故拒前言無者以解其嘲也下文言來思言既升皆言來歸于牢升入于牢以見牢之成也

鄒肇敏曰宣王復田賦作戎車百廢具舉而其加意于畜產亦可知矣詩首以誰謂發端見昔凋耗而今蕃阜也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矜不讓故曰矜矜兢兢羊皆健前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

六帖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上三章則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黃氏櫄曰古人以生畜之多寡而卜其國之興廢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咸有也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辭所以詳及于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其民物富庶之效也

節南山之什

釋文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

李安溪曰節南山蓋作于平王之初世而追斥幽王也平王承幽之亂不能自強于政而所任用世臣又皆親近邪慝怙勢作威之人災變屢生民心離叛此家父卽春秋桓公時來求車者所刺尹氏則春秋書其卒于隱公之世者是也舊以爲刺幽王之詩則家父不應至桓公時猶存且首章云國既卒斬其爲西周既滅明矣故韋昭以爲平王時作者得之

又曰周轍既東巡守不行列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太師猶舉舊職

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至其晚歲則并此而亡之東遷風雅亦僅止于平王之世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先儒惑于詩亡之義乃以雅爲西以風爲東而有降黍離于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誰則降之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肯降周雅而爲風乎

詩學曰節與正月雨無正皆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尹氏卽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卒之尹氏家父卽桓八年天王使來聘之家父也若當幽王時家伯冢宰黨于皇父家父奚暇轉刺他人乎韋昭毛詩答雜問定爲平王時詩安成劉氏曰國既卒斬喪亂弘多降此鞠凶降此大戾皆似東遷以後語古人有先得我心者朱子于二詩亦以舊說爲疑而不顯加駁正然觀節詩柄云此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但稱王而刊去小序幽字可云慎矣

節南山

小序　家父刺幽王也

歐陽本義　作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此詩爲家父所作此甚非也夫君臣之際至無所顧忌直指其惡而自道其名字雖

施於賢王猶恐不可況幽王昏亂之主乎且與首章不敢戲談何頓乖謬也或又謂此卽求車之家父詩蓋作于平王之世義尤不通謂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時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已無及而徒追暴其惡詩人忠厚必不爲也詩曰誦言如醉誦者第誦前言未嘗以誦爲作詩也然則作節南山詩者不知何人家父爲作詩者所述爾

朱子辨說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于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孔疏曰春秋之例天子大夫稱字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

鄭氏箋曰刺尹氏爲政不平皆似亂亡以後語疑此或東遷以後詩也

案小序以此詩爲家父刺幽王而作近世安溪李氏平湖陸氏俱宗韋昭說謂平王初世追刺幽王此蓋因詩中國既卒斬與正月言赫赫宗周褒氏威之以爲幽王之世不宜有此言也及讀歐陽本義則又謂此說有所不通愚嘗折衷其說夫信漢儒之箋傳不若信經文信經文尤不若驗之於實事平王微弱不能自強于政則有之至謂任用師尹親近邪慝怙勢作威之人災變屢生民心離叛則未之有也且詩一則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再則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幽王亡國禍根使平王而果如此則東都之天下將遂不保又何能延既去之天命收未散之人心而緜延至四百年之久也考之左傳鄭武公莊公相繼爲平王卿士又其時衞武亦入相于周若使師尹擅寵攬權滿朝則鄭衞二武將不安其位緇衣之詩雖鄭風實周人作也其辭和平繾綣與此詩絕異乃列于風則爲親賢愛士始終一德之朝而列于雅則爲喜怒失常惡正醜直之世何風雅之大相刺謬乎此以實事驗之而知其必不然者也若論作詩之大義則歐陽所謂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也國既卒斬褒氏威周常症候未見而爲大聲疾呼危言悚聽以庶幾君之一改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若當東周之世則驪山之事久已貽笑千古而復暴揚國醜此豈臣子所忍出且合下數詩考之辛卯日食唐書厤志在幽王之六年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史遷本紀在幽王之二年此史冊之灼然可見者蓋幽王淫昏暴亂勃搖國本如人犯危病且夕將死故其時爲詩者其情迫其辭激往往不嫌過甚至平王第嬰尫弱不死之症故王風之譏刺不迴長吁短歎無號呼痛哭之聲此又可執辭氣音節而辨之者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以節詩爲東遷後作者不過因詩中三數語似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此所謂以辭害志也而驗之實事旣不然律以作詩之大義復不可按其音節辭氣則平王時又不宜有此焦然愁痛之言且自小序後迄今二千餘年歷歐蘇嚴呂諸儒無異論卽以朱子儼然與序說抗行者亦第爲疑辭則今日斷宜從序說歐陽之言允爲不刊也至其謂節詩不知何人所作家父爲作詩者所述則甚謬夫詩人不敢直道君之惡乃反嫁禍于家父乎孔疏謂天子大夫例稱字遂以此家父爲字此傳春秋謬說也据云王朝卿大夫書字而國君書名附庸之君書字而侯伯之君反書名崇卑倒置矣卽以此詩證之其不然尤顯然可見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此定理也或天子尊禮元老容有不敢稱其名而以字呼之豈有臣子自通其字于天子之前而曰家父作誦者乎此不過因隱元年之邾儀父與桓五年家父來聘謂古人以父爲字故造爲此說耳不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季孫行父公孫歸父皆名也何獨于家父而疑爲字

語類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均是何物潘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于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許白雲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一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于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爲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

正月

小序 大夫刺幽王也

歐陽本義毛鄭說此詩繁衍迂闊而其爲大害者如解瞻烏二句謂烏擇富人之屋而集譬民當擇明君而歸之如此則是大夫教其民以叛上也毛謂父母爲文武鄭謂彼有旨酒爲尹氏太師皆詩無明文二家妄意之耳又謂車載二章以商事喻治國亦非也詩但以覆車喻治國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謂適丁其時耳鄭謂苟欲免身而後學因盆之曰甯貽患于父祖子孫以苟自免豈詩人之意哉

劉氏彝曰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于痒病人所不知也

輔氏廣曰言出于心則有根源合義理今言之好醜皆不出于心而但出于口則其爲害豈有旣哉

蘇子由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維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不如集傳謂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而天反夢夢若無意于分別善惡然此特値天之未定耳通首承接一氣

歐陽公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詩記孔氏曰王旣任小人不止譌言而愛好鄙碎其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傷其舍本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歐陽公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譌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于襃姒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孔氏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襃姒淫妬知其必滅周見微而知著也

或因此語疑此詩爲東遷後作者非是

十月之交

小序 大夫刺幽王也

歐陽本義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詩毛氏皆以爲刺幽王鄭氏皆以爲刺厲王鄭謂此詩爲刺厲王者以幽王時鄭桓公友爲司徒而非番襃姒非王后不得稱妻按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安知其前非番也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夷公又使衛巫監謗而于豔妻不之及則其爲臆說誣妄甚矣又云四詩之序皆言大夫刺旣以十月爲刺厲王則以下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又以小旻小宛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出一人之手夫以似是而爲必然之論此不得攻而可破也吾于十月之交小旻小宛正其失而從其是者于雨無正則闕其所疑

蘇子由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襃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襃姒以色居正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范氏處義曰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麻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旣滅指赫赫宗周襃姒威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廷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安有孔多盈廷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爲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疎耶

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卯木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

孔疏詩之言月皆據夏時知此是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日知之日食爲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

詩記什方張氏曰漢麻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麻則有之議者疑其傅會而爲此也孔氏曰古之麻書亡矣今世有周麻魯麻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麻考此辛卯日食者

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曰諸家皆說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橫渠說都是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

慢便覺日月是右轉了曰然

吳氏澄曰古來麻家蓋非不知日月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朱子曰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往來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于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食無光

又曰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于日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

案十月鄭氏以為周正是夏之八月朱子以為夏正建亥之月竊謂當從鄭氏第三章言震電月令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八月不止日食又不當震電而震電所以為災異若夏之十月則更無震電之事又百川沸騰亦是秋水溢出為患若當十月水涸亦不至沸騰此可以理推也

前三章歷陳災異四章言災異所以屢見者以七子用事之故而七子所以寵任者以豔妻蟠結于內之故皇父尤為小人之魁故五章六章屢見之

顧氏炎武曰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今山西濟源縣界有地名向上）蓋亦知西戎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猶寄帑于虢鄶則其時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民望則皇父實為之首晉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鄙夫之心亦千載而同符者乎

雨無正

小序 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本義 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而闕曰古之人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況詩中所刺俱是周之大夫邦君不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耳殊無一言及于教令又何繁多之有吾是以闕其所疑

朱子辯說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說已見本篇

集傳歐陽公謂此詩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案陸氏奎勳曰謂衛遷于王都非東遷以後決不憑虛著語蓋平王始遷東都西京世臣扈從者少書文侯之命云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左傳伯輿之大夫瑕禽亦云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此其證也安溪詩所曰詩直言周宗既滅則非幽王之世明甚且在幽王時宜曰還不宜曰遷宜曰退不宜曰出若食采者則在朝在邑皆有官舍未有室家之

不至控于地而已矣今飛戾天勉强故也

小弁

小序 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

朱子辯說 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耳序又以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詩學曰序說是是趙岐註孟子謂尹伯奇詩論衡亦云伯奇被放首髮早白故詩云維憂用老總不如毛義為長吉甫惑于後妻此與衛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同一家事耳孟子曷以云親之過大耶此雉之朝雊何求其雌與末章逝梁發笱皆其傳述太子之情兼及廢后之事若伯奇則母已久喪語皆不合且何必云踧踧周道鞫為茂草也

案此詩為幽王宜臼事看孟子已曉然大明且晦菴註孟子業已不從趙岐說而從詩序矣不知于此何以又多疑辭得平湖之論可以畫一朱子四書註成在後則亦以序說為是矣

鄭箋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

吉凶孔疏曰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
是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日十日月十二
月星二十八宿辰十二辰也
案歲時日月卽今子平書所謂八字星辰卽五星也昌黎詩云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惟其所生之辰不祥如此所以多讒謗覯
此詩則知星命之說自古有之不始于李虛中矣
詩緝曰釋文以掎為從後牽如左傳諸戎掎之之掎言伐木者斧
其前乃以繩索繫其末從後牽而倒之薪本一木相連析薪者既
斧之又以手扡而離之皆喻讒人離絕父子天性也其有罪如此
王乃捨彼不問而反黜逐我令之他所佗與他同義如此上下文
意方一貫先儒承襲舊說謂掎為掎其顛不欲妄蹈之又以扡為
順其理說更迂曲發讒人離間天屬之意不出
案舊說係反興嚴氏改從正興嚴說為長
詩記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
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
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
語以為階也
許氏白雲曰總言怨慕之意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
詞尚緩二曰疢如疾首則切于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
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
詩緝曰國之道路以朝會往來如織故車馬蹂踐蹴蹴然不易今
將鞫為茂草矣國亡則路少行人唯草生之言周之興者以歸往
之衆曰串夷載路曰岐有夷之行言周之衰者以行人之稀曰鞫
為茂草也

巧言

小序 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序是刺幽王聽讒之詩而鄭于首章解為刺王傲慢無法度
二章以下又皆以為在位之臣與序文異矣毛訓憮為大義可通
鄭訓為傲又以曰父母且且音苟且之且豈成文理且只當作語
助耳蛇蛇古人常語乃舒遲安閒之貌毛訓為淺意不知其何所
据也
蘇氏子由曰小人為讒于其君必以漸入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
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詩緝曰次章言亂生于讒讒生于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
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
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君不為之別白遂致萌蘖
於胸次而涵之于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
不生猜忌既生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有驗
案譖始既涵涵字與下怒字緊對讒言之入人君卽不遽信而
不赫然震怒以杜其後來則小人知其有可乘之隙朋謀排擠
而君子危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怒威也祉福也不用威
于小人必不能錫福于君子漢上官桀與燕王蓋主譖霍光昭
帝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遺以輔朕躬敢有言者罪之由是
邪謀敗露而光與國家俱受其福此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之驗
也李迂仲曰司馬溫公嘗舉此四語以為無所臧否為人君之
大戒
李迂仲謂奕奕寢廟兩章頗難曉宜且從歐氏說然歐公以心
為數之焉字讀作於虔切謂焉足聽納于心殊甚不知何
故嚴呂與迂仲俱從此解不如以荏染柔木君子樹之謂宜護
惜善類故于往來行道之言宜精心聽察彼行道之言乍聽則
為大言舒遲而無忌其實為巧言陰中傷人不知羞愧碩言巧
言俱包上行道之言內能聽察之則善類得保全矣本無難解
先儒何故為此曲說至歐公以躍躍毚兔二句易作第五章之
首以此詩改作七章尤不可從
詩學曰歐陽謂徐婉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最得詩人之旨唐徐
世勣立武后云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蛇蛇碩言之類
也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悉謂讒者乃號石父也幽王以石父為卿
士與褒女比廢申后太子詩亦于小弁之後豈徒為一己遭讒而
作哉地志云弘農陝縣故虢國地臨黃河
李安溪曰易云德行恆易以知險恆簡以知阻君子誠能去其疑
心如寢廟之洞達法大猷之深遠則一切幽暗曖昧之態如太陽
一照無復遁形兔雖善於狡脫而遇犬則獲之矣
案此解為先儒之所未及

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歐陽本義此詩鄭謂蘇公不欲直刺暴公而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姓氏而曰何人斯以此為詩人之忠厚然其首章維暴之云則已指名而刺之矣何復假迂回耶且篇中三言何人斯而皆以為同侶則終篇更無一語及暴公此尤不通也胡逝我梁者欲利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絕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者謂聽讒者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也魚梁古人于營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故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為夫婦乖離之詩小弁為父子乖離之詩則此為朋友乖離之詩蓋舉時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我所有也三物謂壎也篪也貫也謂爾不我知捨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則唯當與爾詛其不信耳

朱子辨說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壎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案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据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

詩緝曰鄭氏以首章彼何人斯為指暴公之侶歐陽氏謂即指暴公然下章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猶未有所指則首章不應便指其人也李迂仲亦謂當從鄭氏但不當以何人斯為未察斥其姓名為太切直是賤而惡之之辭耳鄭于巧言何人斯已作賤惡解何復于此自相矛盾

案三物歐陽以為壎也篪也貫也意以此字為承上文來然三物非盟詛所用李迂仲謂不如鄭氏豕犬雞之為安

李安溪謂平王親遭幽王之亂無能改其德故節南山之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正月之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十月之詩曰胡憯莫懲又曰豔妻煽方處雨無正之詩曰庶曰式臧覆出為惡皆傷其以亂繼亂母子被讒廢棄憂傷如此而復甘受佞人使忠直者罹殃巧言何人斯巷伯三詩皆是也谷風以下士民愁怨皆其效其意以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皆平王之詩如此則幽王無一刺詩矣以宣王列于變雅而幽王反無一刺詩未可信也

巷伯

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李迂仲曰巷伯寺人是也鄭氏曰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鄭氏之意以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是以巷伯寺人為二人此說不然

朱氏善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能因疑似而搆成實罪也

詩記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也

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集傳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于讒則疏遠者可知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于此云

朱公遷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皆刺讒者之詩故相屬

附小旻之卒章論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註義取小人之可畏王鮒從斯義所以不敢議公子圍荀卿子曰不敬小人是狎虎也全引此詩為證可見春秋以來說經者俱主不敢輕犯小人立說其時距幽王未遠意必有所從受而輔氏漢卿乃曰畏懼小人何至如此之甚且禍患之來亦非戰兢所能免所以朱子不取嗚呼此宋明以來諸儒論理不論勢涉世犯難由經學之不明故也安溪李氏深明此義曰後世如東漢之末其君子可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矣身之既燼而國從之小旻戰戰兢兢之心即大雅明哲保身之道也至哉言乎可謂得詩人之旨者矣人臣不幸當蘖賊橫行之世奸人手握國柄口含天憲呼吸成禍福此時引而去之如徐穉申屠蟠之流亦也其大臣則與時委蛇乘機遘會投瑕蹈間不動聲色截定大憝如明徐階之除嚴嵩楊一清之授計張永使圖劉瑾反掌之間轉危為安易亂為

治臣主俱業身名兩利斯其功蓂大焉為此計者如扼猛虎一不中則反為所噬而國家亦受其禍豈得不戰戰兢兢乎若全無制馭小人之術徒激于義憤迫于淸議輕發憤事卒至士類糜爛如淪胥以敗禍及國家此不明經學之過也竊悲夫明季東林諸君子駢首牢戶與國同燼即朱子當日羅僞學之禁已經編管猶草疏數十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門人謂必買罪請筮之得易之遯遂焚其稾嗚呼當侂胄雙手障天之時朱子殆猶不免暴虎馮河之見由其說詩不信先儒舊說故欲以其身輕犯大難而易之示卦與詩之本義隱相符合此聖經之垂訓深明于出處語默之道春秋時之說詩者賓有從來非苟而已也余瀏覽詩說至安溪之論歎其深明史學為宋儒另闢畦徑讀經至此方有用謹書之以質後之君子

谷風之什

谷風

小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詩緝曰谷風來自大谷之風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遭變恐懼之時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當此時而維予與女同其憂患及安樂則女反棄我交道薄矣次章維風及頹頹暴風也喻事變益甚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郭璞云猋暴風從下上也頹暴風從上下也毛傳以頹為相扶而上以猋釋頹誤矣卒章言大風摧物維戴土之山石崔嵬獨存而其山之草木無不萎死喻大患難也此時賴朋友以濟今豈可忘我其患難之大德而思我小怨乎舊說谷風為生長習習為和調今考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之類三章言草木萎死無生長之意其說難通矣

黄氏日抄曰古說以谷風為東風嚴氏方以為大谷之風末章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鄒肇敏曰為此詩者必是此友危難之際曾脫此厄而予以生全故言山峻風高草枯木萎而女獨得至今享有安樂者繄誰之德奈何便忘郤乎猶以小怨自任為友分過詩人之忠厚也

詩學曰自毛傳訓邶之谷風為東風習習為和舒末章所由曲折辭費谷風谷中之風習習乃相續之意自陰而雨而頹而卓死木萎風勢以漸猛厲正以興世情之涼薄耳

案自毛鄭解卒章謂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猶有萎死者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訟而朱子遂因之云谷風而及于崔嵬之山是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于朋友豈可忘大德而思小怨文理畢竟牽強然先儒自蘇呂以下無不爲此說者由以谷風為生長之風所以與卒章意反背白雲許氏及近世李安溪稍更易其說猶未能自然惟嚴氏謂谷風為盛怒之風頹為暴風從上下方與卒章意一貫其說不可易

陸氏奎勳曰此舊臣放廢而作子思語繆公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同此旨余考唐德宗之于陸贄當梁洋從幸之時中道失贄驚痛欲泣此時情同父子及反正便竄贄于忠州此所謂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也陸氏可謂得詩意矣朱子從序說謂朋友相怨此因予女二字疑非君臣之辭然古人尙質大明詩上帝臨女則已有此稱謂矣至鄭氏謂大德為朋友相切磋尤屬迂腐

蓼莪

小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鄭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歐陽本義鄭氏之失惟以視蓼為蒿以文害辭此孟子之所患也又以缾罍比貧富之民非詩人之本意以下文推之可見飄風非取其寒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其以終養為病亡之時滯泥之甚矣

詩緝曰始生為莪長大為蒿爲莪猶可食而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能終養也缾小喻子罍大喻父母缾汲水以注于罍猶子之養父母缾罄竭則罍無所資為罍之恥猶子窮困則貽親之羞也

桼對嚴曰此詩諸家大約有二說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答三春暉此一說也其一為嚴氏說愚按匪莪伊蒿語意乃孝子感物而自怨其身之辭嚴說是也

案王氏曰缾譬則民罍譬則君民之窮則君之羞與嚴說不合桼對嚴云据序刺幽王則從王說為是愚謂序不必拘泥民困

行役自是幽王之過然此詩只是孝子自道其悲傷耳奚暇爲怨懟君父之辭乎

李迂仲曰鄭氏以終養爲病亡之時孝子不得見歐陽以爲滯泥之甚然觀此詩之言入則銜恤出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

詩學曰舊說皆以爲孝子不得終養而義有未盡余讀大戴禮用兵篇夫子稱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乃悟蓼莪孝子其父母從兵而死故言之有餘痛也觀王裒門人之廢蓼莪益信

大東

小序　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歐陽本義　鄭氏以有饛簋飧謂客始至而主人所致之禮又以公子發幣于周之列位而責周人無反幣自天漢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無督責之實皆非詩人之本意首章起二句是足于豐饒之辭昔日所以得自足者由周道平直而賦役均今不能然故潛焉出涕也二章遂言賦役之重無小大皆取于東所以力疲而心病三章言勞苦困弊甚于水之浸穫薪四章言東西苦樂之相懸五章刺王之濫用是重斂之由六章以下皆仰訴于天之辭

朱子辯說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顧氏炎武曰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又其甚迨私人之子鄭氏曰私人皁隸之屬人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蕩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于危亡者舉賢材愼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秦對巖曰大東小東舊說謂大小皆取于東朱子獨以爲東方大小之國嚴氏從之是也第五章諸家之解多不同總不若朱子云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極得西人驕橫之狀姚舜牧曰西人進益多受用大將物事不作物事看也

詩緝曰穫薪以供爨必暴而乾之然後可用若浸之于寒冽之泉則濕腐而不可爨矣喻民困虐政也故我契契然寤歎哀憐我東國勞苦之人也此薪旣穫刈以爲薪久浸則濕腐可惜及今倘可載歸而暴之可哀勞苦之人亦可少休息之也

歐陽公曰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李迂仲曰啓明長庚俱是太白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東方故謂之啓明以其日沒而見西方故謂之長庚庚續也言繼日而明李白母夢長庚星而生白因字之太白是其證矣鄭漁仲乃謂啓明是金星長庚是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分爲二誤矣此言天雖有織女不能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駕車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照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雖有箕不能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挹酌酒漿唐盧仝月蝕詩歷言星辰不救月蝕之事其體製正與此類

七襄鄭箋襄駕也從旦至暮凡歷七辰因謂之七襄孔疏曰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晝夜雖各六辰舉其終始故七謂自卯至酉也織女星一日之間凡七移次舍織之用緯一來一去相報反而成章今織女之行有西而無東是不成報章也自漢以下歷舉女牛畢箕斗諸宿及啓明長庚星而以維天二字總之喻在朝官司皆有名而無實用也

集傳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孔疏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壁在室東故稱東壁井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劉氏瑾曰此謂南斗

李安溪云平王東遷不能脩復舊政而仍厲幽之烈故譚大夫作此詩愍歎乎平王之世無論貪虐不至此兼此時國勢孱弱貪虐亦有所不行魯亦東也而平王之喪至使家父來求車諸侯不供王喪事反以虐政而致杼柚之空乎　此詩舊分七章章八句嚴華谷以第五章鞙鞙佩璲不以其長以上四句屬上章維天有漢以下四句屬下章二章章各十二句非特長短不倫且章法亦板而不活不如從舊爲安

四月

小序　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標錄毛鄭以先祖匪人爲大夫斥其先祖詩意決不如此就使如此聖人必棄而不錄匪人者蓋謂任非其才耳謂世祿貪殘之臣自其先祖以來已任非其人當時何安然以祿位予之子當爲于奪之予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謂江漢紀率南國之水以朝宗于海而鄭以爲此吳楚之君詩人未患下國之搆禍豈可反稱吳楚僭叛之君以爲美哉

孔疏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匪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秦對巖曰先祖匪人二句殊難解諸儒之說雖多未必是詩人之意惟王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收郵使我不得循子道詩中雖無大夫祭祀之事然左傳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請平于晉鄭伯與公宴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杜注謂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孔叢子載孔子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王肅之說似有依據

案如孔氏之言則毛鄭之說亦無害而歐公必以爲聖人棄而不錄似屬拘泥怨恨之辭豈嫌過甚乎王肅之說則春秋時賦詩已作此解其說比鄭爲優至歐公所自爲說則十分牽强甚矣詩學謂其比鄭箋更舛良然

李迂仲曰四月六月以夏正言之也若周之時則以夏之二月爲夏而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也不得爲徂暑詩人之言有指周時者有指夏時者不可泥朱傳亦云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

李安溪曰自夏而秋自秋而冬氣候益異昔之具腓者今盡殘賊雖栗梅之耐寒者不免矣第五章言泉水猶有清時興政事之不清第六章言江漢能爲國紀與政事之無紀第七第八章言生亂世者不能如鳥之奮飛魚之深藏庶幾山隰之間采擷草木以終老然未能忘哀思故歌以告之

黃氏日抄曰山有嘉卉爲栗爲梅我反廢爲殘賊莫知其罪感卉木之不如也

輔氏漢卿曰廢爲殘賊先儒皆以爲指民而言云幽王暴而剝下而朱子獨以廢爲變指在位而言何也曰若以爲民則爲字與賊字說不行矣朱子之說卻與序說在位貪殘一句相應

廢爲殘賊句安溪卽指栗梅說舊說指民朱子指在位之貪殘說俱可通然以廢爲變於經文不無改字之病似不如仍舊說指民爲安

北山

小序 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詩緝曰後序與孟子勞于王事不得養父母之言合

李迂仲曰北山之大夫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刪之者蓋所以刺幽王也孔子云公則悅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

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而第三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

詩學曰鮮我方將王氏云今人猶呼少壯爲鮮健蓋平聲也後三章連用或字昌黎南山詩句法祖此

無將大車

小序 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將猶扶進也孔疏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己故悔之足明時政昏昧

朱子辨說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以爲比也

詩緝曰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于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汙于人故君子悔之也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猶今人言勿復更說是我誤也

詩記曰凡物之行不爲物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進今俗諺謂重亦曰累堅然語意只如云自家累自家也

黃氏日抄曰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于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子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按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蓋世有將三軍之說矣安有將小人者哉況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案此詩序說後儒多疑之詩學謂興體極活并不必黏行役說蓋憫王室之將亂而付之無可如何與黃氏意略同愚謂序說亦自有理孔子謂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此卽所謂無將小人也宋寇萊公準喜丁謂薦于李文靖沆沆曰如謂者可使之在

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能終抑之在人下乎沆笑曰吾老不
及見參政他日之憂也後果爲謂所擠貶于雷州乃曰李文靖
眞聖人也明黃子澄亦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與此詩箋
疏之言一一印合說詩卽用小序有何不可如朱子之說則是
將大車竟作實賦似不如序說爲優
蘇子由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譬如任小人者患
及其身亦不可逃也
王介甫曰車君子之所乘而非君子之所將將之則祇自塵而已
小人者君子乘而節之使退聽斯可也乃下而將之則是將大車
之類也
朱子曰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顧麟士曰人心有憂則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熲訓小明
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處芥蔕只見有此一事也

小明

小序 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歐陽本義 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

篇者偶爲誌別耳鄭乃云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詩中了無此
義果如其說則小是小宛又何義乎嗟爾君子無恆安處乃是大
夫自相勞苦之辭鄭以君子爲友之未仕者大夫方以亂世悔仕
決不勉其友以祿仕鄭蓋謂去之他邦無安處于周耳如此則是
大夫教其友叛周而去豈可垂訓
李迂仲曰上天之明豈有小大耶在小雅則謂之小明在大雅則
謂之大明鄭氏必求其義鑿矣
詩記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于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
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
爾君子無恆欲安處也苟靖共于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
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
詩緝曰末兩章欲去不得而爲自寬之辭亦以見君昏政亂君子
不能自保唯覬神之鑒之耳
蘇傳曰有久勞于外則必有久處乎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
爲常
秦對巖曰念彼共人諸家謂念彼隱居不仕之人此蓋泥序悔仕
于亂世之語而爲是說耳實則詩中但有懷歸之情而絕無思隱
之意也當從朱子以爲念其僚友之處者蓋前三章之共人卽後
二章之君子大夫久役在外因念僚友且又勗其無恆安處靖共
爾位懷歸固是至情勞苦實其職分嚴氏曰以己之自處者告其
同志得之
王氏曰幽王之大夫以周之九月十月之閒出使以周二月至于
艽野日月方除者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則以夏之十月爲除方
除則九月之閒也
張翠屏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艽野之地其
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
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
章三章乃追敘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
月方奧奧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寒而聚居于
隩我之始往亦自謂其時卽歸何至今歲將暮而尚未得歸至九
月采蕭穫菽以爲卒歲之用也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
西以十二月至于艽野至明年之九月尚未得歸經歷踰年之久
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大序甚明若以夏正二月言之則仲春
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煖至
九月肅霜而肇寒亦不得以爲離歷寒暑也
案張氏發明周正之旨十分精當若如毛傳以方奧爲二月之
初訓奧爲暖則二月尚未可云煖鄭又據爾雅文四月爲除尤
無當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煖日無寒
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蕭穫菽爲歲暮
九月之事明以此爲周正則此二月爲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
矣朱傳以爲夏正之二月爲建卯月者未是
李迂仲曰王氏以此詩爲夏正楊龜山破其說鄭氏謂四月陽極
而陰生故陽有除之義猶十月陰極而謂之陽月也若從王氏之
說謂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則十月爲除歲莫而往歲莫而還不
足以爲久也當從鄭氏蓋其說本于爾雅愚案此詩正爲歲暮未
得歸所以憂苦何云歲莫而歸乎迂仲亦考之不精矣
詩學曰二月初吉周正之十二月朔也故下云載離寒暑日月方
奧張氏謂與厥民隩同義此則不然日月方除歲除也是從二月

而溯其前日月方奥向暖也是從二月而推其後三章豈必一律耶

鼓鐘

(小序) 刺幽王也

(歐陽本義) 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實刺何事據詩文則作樂于淮上然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葢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已皆不爲周臣宣王嘗遣征之亦不自往幽王未嘗東至淮徐何由作樂于淮上也當闕其所未詳

(朱子辨說)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爲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孔疏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于淮水之上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此刺幽王明矣鄭于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李迂仲曰張横渠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故詩人言憂心且傷作詩之人傷之也湯湯言泛濫也湝湝亦湯湯三洲言水之浸及于三洲也

蘇傳曰將作樂則鼓鐘所謂金奏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南二南幽王之世風有二南而已故播此二詩于篇也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與樂則是矣而人則非也

六帖末章之辭愈隱而其意愈微蘇氏注得言外之意

集傳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案此詩未有定解鄭云昭王時葢以昭王南征不復意之也平湖陸氏又謂此穆王之時則傳會竹書及穆天子傳俱近似有理而安溪謂此係東遷以後恐是未然平王戊申與甫以南陽逼近東都之地而數被荆楚侵擾安敢輕身遠行至淮上又云其時禮壞樂崩淮水之上有鼓鐘爲樂者賢者悶而悲之則又似指泛然作樂之人此等何足形于諷刺至煩聖人列于小雅乎諸說唯横渠得之

楚茨

(小序)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歐陽本義) 或肆或將毛謂肆者陳于牙將者齊其肉鄭謂或肆其骨體于俎或奉持而進之以理考之當從毛

(朱子辨說) 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簡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又曰楚茨之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

詩記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推明先王致力于民者盡則致力于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脩何以致之

蔣氏悌生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辭語典重禮儀盛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君婦萬壽萬年等語王者言之則可施之公卿恐僭甫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亦只是下祝上之辭農夫恐不宜有此鼓鐘送尸乃是奏肆夏此亦天子之禮樂而朱傳斷然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詩葢第以甫田歲取十千及大田雨我公田等語俱係九一之法故其說如此然集傳後引呂氏說言推明先王致力于民云云則仍依舊說以爲先王之詩與序無異宜更詳之

朱子詩傳遺說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詩則恐未然葢周自后稷肇祀未嘗不惓惓于此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似不必專指公卿言之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使止得以公卿言之葢皆畿內諸侯矣

李安溪曰詩言祭祀未有備始終如此者中庸宗廟之禮至于燕毛葢與此相表裏豳雅凡四篇此其首篇也斯禮至武周而明備然自后稷肇祀以來則禮樂已興特侯王之制異耳中言君婦者斥豳公之夫人也

詩學曰小序刺幽之說至此更無可通不知前輩何以仍然曲解

今案楚茨云以往烝嘗信南山云是烝是享不待晦翁發蒙詩人業已自下註解(李黃集解嚴氏詩緝俱主刺幽說)

黃氏日抄曰諸家多謂今日楚茨抽棘之塲即自昔我藝黍稷之地葢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也然此詩與信南山等篇始終皆稱

美豊登祭祀之盛無一毫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也治世之音亂世之音豈能掩于言詞之閒哉毛訓抽為除鄭曰伐除茨棘以藝黍稷則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篇首二語非傷今矣愚按若如諸家以抽為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湑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入而抽與棘也今曰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非物之自抽也毛鄭之説為優

案儀禮特牲為士祭禮少牢為大夫祭禮而天子諸侯之祭禮獨闕竊謂楚茨一詩可以補之自祝祭于祊為祭之始至備言燕私為祭之終首尾節次具備孝孫卽儀禮之主人君婦卽儀禮之主婦為賓為客及諸父兄弟卽儀禮之衆賓衆兄弟獻酬交錯卽儀禮之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及酬尸至無算爵之事也廢徹卽有司徹中閒為皇尸為工祝為宰自安尸至送尸自祝告至尸起一一與特牲少牢脗合朱子謂是豳雅良然而又云公卿有田祿者之詩則失之遠矣豳雅見周禮籥章明係王者之事豈公卿所得與乎豳風七月係周公作則豳雅豳頌亦係周公制禮作樂時所定樂章非后稷肇祀以來已有此詩也安溪謂君婦斥豳公之夫人極是而謂周未開國以前禮樂已興特侯王之制異則未然周公蓋當制作時追道豳公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之事所以為王業根本故不曰后妃而曰君婦也鄭孔直以君婦為后云九嬪贊后薦徹豆籩亦屬未的

信南山

小序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辨説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吳正傳曰一章言疆理脩二章言雨雪時三章言黍稷盛四章言菜菹具五章言犧牲備六章言祀事成

李迂仲曰井田之法實見于周而詩以為巨甸之法已見于夏后之世何也疏云論語説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益稷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巨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老蘇亦以為井田之興其始于唐虞之世乎唐虞啟之以至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非唐虞則周之世無以成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于什一若非巨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乎

陸氏佃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雨則欲微而潤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

彭氏執中曰俗云蝗產子于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于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

詩緝曰終南山在鎬京之南周人朝夕所見故舉終南言之南東其畝順地勢及水所趨也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避高而趨下故南東其畝

黃氏日抄曰孔疏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華谷云天子不賦民瓜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是野人美芹之意愚意古者公私之田一井天子植瓜亦必借民之力亦必于疆場而植之作詩者但敘其瓜之所從出不必以稅民為疑也

鄭箋以此詩之清謂玄酒卽明水酒謂鬱鬯五齊三酒是析清與酒為二物疏曰三酒乃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以此清酒謂非三酒之清酒與旱麓之清酒既載有別也嚴氏曰詩言清酒皆言清潔之酒猶旱麓言爾酒既清烈祖言既載清酤一例耳鄭氏好以禮説詩失詩人平易之旨不可從

李安溪曰公劉為后稷曾孫自此以下言曾孫者大抵皆斥公劉而子孫之世脩其業者亦以此槩之也大雅篤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徹田為糧此章正指其事是時當夏之世故推本于禹功南山是所謂乃陟南岡者非終南山也

案安溪以楚茨四篇皆為豳雅故以此曾孫為斥公劉看下章言曾孫之穡以為酒食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朴野忠謹是草昧初開時景象乃周公製樂章時追道公劉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之事如此説較有味

甫田之什

甫田

小序 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朱子辨說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詩記曰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黃氏日抄曰毛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爲公田十萬畝十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菴從之雪山謂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耳愚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于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矣晦菴又以爲士大夫食祿采邑者之數未知采邑可有萬畝之收否晦菴又以篇末萬壽無疆爲上祝下恐合且依古注以爲民祝君也然自楚茨至甫田大田諸詩古說皆以爲刺晦菴皆不然三復經文實無感傷之意晦菴之說爲長也
謝氏枋得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于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三代之時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者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斂散得其道也
秦對嚴曰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賖貸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有年之法如此蘇氏曰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諸家之說大約相類而嚴氏不從謂我農夫自我也非上之入取以食之也引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爲證亦通但玩此詩文義當從舊說爲是
呂氏曰第三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閒也不曰旨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耳正此意也
朱氏善曰以我齊明至農夫之慶五句言報成之祭也琴瑟擊鼓以下五句言祈年之祭也禮以備物故齊明犧羊于報成之祭言之樂以達和故琴瑟擊鼓于祈年之祭言之方社田祖各言之以互見耳
李安溪曰社方之祭之外又祈年于田祖蓋于田閒行之無壇壝之制也周禮籥章所謂擊土鼓以樂田畯此篇正言之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
詩學曰自古有年與載芟之振古如茲良耜之續古之人語意皆同不惟可破刺幽之疑兼可證實豳雅之說
何氏楷曰楚茨詳于後而略于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于前而略于後自薦熟以後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案楚茨自祝祭于祊至樂具入奏天子祭禮首尾俱備只少迎牲以前二祼耳信南山詩祭以清酒是鬱鬯灌地以求神于陰也取膋升臭合黍稷實于蕭而爇之以求神于陽也可補楚茨前段後段爲明日之繹賓尸則絲衣與鳧鷖二詩足以補之

大田

小序 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朱子辨說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朱子曰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爲豳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
鄭肇敏曰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歙豳詩祈年于田祖則歙豳雅祭蜡則歙豳頌據今詩止有七月一篇是曰豳風無所謂豳雅豳頌者鄭氏裂公子同歸以上爲風春酒介壽爲雅稱觴祝君爲頌其義固已疎矣或謂豳詩歙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又或謂豳詩以四器之聲合籥豳雅以雅器之聲合籥豳頌以頌器之聲合籥皆臆辭耳歐陽永叔疑別有豳詩于今不存王介甫亦謂豳詩別有雅頌而今亡黃震氏折之曰豳乃先公自畜于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天子雅頌愚謂豳先公時非獨無雅亦并無風縱民閒歌咏有如夏諺非周公刪潤安得此七月典則之章公固貢豳俗之

風如是乃撝撰實具雅體故尼父編詩與南山楚茨並列小雅在周禮則直指其名曰豳詩容有然者今觀南山楚茨甫田大田諸詩眞豳雅也其曰琴瑟擊鼓以迓田祖曾孫來止田畯至喜明乎與籥章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者合也

李安溪曰自楚茨至此四篇皆言豳公以來舊俗如此蓋自后稷始興農事公劉克篤其烈故對后稷以稱而曰曾孫也豳風雅所稱上不及天子下不係卿大夫其曰君曰公曰公子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而信南山篇所謂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則于天子及卿大夫之事尤不相似而爲諸侯之始辟土地者與大雅公劉緜荒豳與岐之文正相應也

劉氏彝曰穉謂禾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

陳定宇曰雨我公田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忠厚如此其豳風之氣象乎

瞻彼洛矣

小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朱子辨說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語錄問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篇中有作六師之言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所頌之語不過保其家室家邦氣象頗陋反若天子告諸侯者答曰家室家邦亦趁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此篇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想當時朝會于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

詩記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曰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于京兆上洛然其流衍被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詩緝曰周末東遷之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于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

案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即吉日之漆沮漆沮一名洛水即夏官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與伊洛之洛有別伊洛之洛在東都源出商州上洛經王城至鞏縣入河此在鎬京至同州朝邑入渭而朱傳謂此洛在東都會諸侯之處語類問洛水或云雨處朱子曰此只就洛邑言之與毛傳異蓋毛主刺幽說以水喻明王水能灌溉潤澤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是從興體朱子主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是從賦體所以與毛傳異也

朱氏善曰周人尚文其弊必起于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四方之觀聽今詩云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脩戎備于閒暇之時講武事于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舊典以承天意使民知國勢之尊安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所由聚邦家所由安也

詩學曰瞻洛繼車攻而作其辭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邦猛厲矜張當屬宣王

桼對嚴曰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嚴氏曰君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爲賜予之物今觀詩中無賜予諸侯之意不若詩補傳云詩人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年保此王室也

案此詩堂皇冠冕絕無感傷之意何苦必以爲刺幽郝氏敬謂每章首句淒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此眞所謂曲說也淮水明言憂心且傷且其音節悲苦讀之令人不怡與此詩迥別已前呂嚴諸儒俱確守小序此時因功令所須除王氏新義而外只得從舊說今功令俱遵朱子而京山好爲立異故意牴牾此非平心之論不可從也

鄒氏泉曰此會諸侯而因講武也車攻之詩因朝會而田獵此詩因朝會而講武意各有所重愚謂聖人錄此詩于小雅而于春秋書成周宣榭火其寄慨深矣此詩當屬宣王無疑瞻彼洛矣只言諸侯朝會所經歷之地是賦體而非比興也鄭氏王氏及蘇子由俱就洛水生義求之愈曲而失之愈遠

裳裳者華

小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歐陽本義毛鄭以裳華喻君子爲明王毛又以左之爲朝祀之事右之爲喪戎之事鄭以君子爲先人考詩及序皆了無此義

朱子辨說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義

蘇傳曰序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原其所以爲是說者不過以詩之乘其四騧爲守其先人之祿位是以似之爲嗣其先祖其說辭費而不明至于小人讒諂則是詩之所無有是以知其爲曲說而不可通也

歐蘇二家所駁辨極當而其自爲說俱未安蓋歐止駁毛鄭注疏而仍宗小序蘇只存首序一句而以後序爲毛公附益所以終不脫刺幽生義干說萬說終歸支離至歐以或黃或白爲刺君子小人雜處六轡沃若爲馭臣有節制末章言左右當親近君子而慎其所習左右有小人則似小人有君子則似君子比箋說益舛矣朱子全去序言詩何等輕鬆快活

案朱氏公遷曰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此正興也華色容有黃白之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一此反興也詩意只如此如歐公說太費力矣

秦對巖曰嚴氏曰上章既稱之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今人見有佳子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于此也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則無所不有惟其所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詩補傳曰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謂之之子則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既多如此則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言王者所用得其宜也君子有之言王者所用爲有人也惟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棄絕之也二說俱可從

案二說俱指似續其先人是仍宗序說不絕功臣之世立論細玩通章絕無追道先人之意是仍解序而非解詩也不如朱子謂材全德備卽指當時諸侯說省得增出一層來且先人二字歐蘇兩家已屢訶之矣朱子解卒章略同蘇氏說

桑扈

小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朱子辨說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許氏白雲曰一章頌之也二章戒之也三章四章戒而頌也謙虛遜下之意盈溢于言辭之間太平盛世之詩也

李安溪曰此朝會既畢而燕諸侯之詩蓋必元侯受方伯之任者其在東郊則周公君陳畢公之倫是也

詩學曰左傳成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則此詩本屬燕饗可證序說刺幽之妄

詩記曰兕觥如卷耳韓觥並陳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指爲罰爵也乎湖陸氏曰觀檀弓旣畢獻謂之杜舉罰爵始自晉平公詩中從無此義

案桑扈鴛鴦二詩有和樂之氣無悲苦之音是盛世景象當從朱傳天子燕諸侯立說故先儒涉思古刺今者皆不錄

鴛鴦

小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歐陽本義此篇本義不可知宜闕其所未詳

朱子辨說此序穿鑿尤爲無理

孔疏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于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夭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

李迂仲曰交萬物有道所謂畢之羅之是也自奉養有節所謂秣之摧之是也

補傳曰舉鴛鴦一物而言則不殺胎不覆巢不靡不卵之類從可知矣舉乘馬一物而言則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可知矣明王之仁儉如此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歐陽公曰鄭氏謂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與首章之遭畢羅義正相反蘇子由曰必于其飛而取之故在梁者戢翼而安二章意正相承

陸農師曰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

鄒肇敏曰序云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鳥飛而遭羅失其性矣何如鳥鵲之巢可俯而窺者爲有道下章鳥之戢翼豈必以明王之交有道乎後二章鄭氏謂明王于乘馬無事則養以莝有事則養以穀自奉養如是則眞視君如馬矣序說之誤如此

案朱傳此諸侯所以答桑扈皆頌禱之辭無刺譏之意序說不可從

頍弁

小序 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詩之意見其九族離心知必亡國如有霰下知必有雪必然之理故其下文有死亡無日云云鄭謂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之著如先霰後雪非詩意矣

朱子辨說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宴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詩緝曰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于今夕蓋王今維宜宴而已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言天下之事已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詞甚迫所以警告于王者至愷切矣豈眞望王宴樂之哉

桑對嚴曰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疎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遂作此詩因王不宴飲同姓藉以爲詞而告以禍敗之戒其末章謂死亡之無日相見之無幾苟今日有酒惟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蘇呂嚴及李迂仲之說大約如此而郝敬之解稍異頗近事情并存之郝曰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酗于酒無由得聞其忠文武之世鹿鳴燕嘉賓伐木燕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末章動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

李安溪曰此當從朱傳爲燕兄弟親戚之詩然繹其詞意蓋受燕者之作非燕者之作也故以蔦蘿自比而卒語曰君子維宴則斥主人言耳爲此詩者蓋所以勸親親如常棣之倫而託爲兄弟親戚之意其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猶然孔懷原隰之意也

案從前諸儒俱曲從序說而京山之論亦不過說得好聽細玩此詩音節究屬和平之音非亡國之詞也若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起手便應悲涼激楚如李後主詞四十餘年家國八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讀之使人泫然欲泣此詩首二章絕無此意卽如蔦蘿松柏當亂亡將迫時何暇說此閒話序者只因末章死亡無日數語便牽合到幽王亡國之事則朱子謂漢魏樂府多有之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來日苦短去日苦多魏武當開國時豈亦因危亡之將至乎得安溪之論決當從朱傳無疑

車舝

小序 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鄭以爲褒姒亂國欲得賢女以輔佐幽王然解前三章燕喜燕譽飲食歌舞俱爲旣得賢女之後王改爲善行大夫喜樂相慶夫曰思得者是未得之辭此時如何便說喜樂又箋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則賢女來配果爾則詩人不須興刺至于雖無旨酒式飲庶幾以爲庶幾王之改變是以式飲庶幾分爲二事文義益乖離矣

朱子辨說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黃氏日抄曰此詩本迎新昏之辭而詩序以爲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也景者大也行者路也此言親迎者之迎新昏高山在望則仰之大路在前則行之于以爲四牡之騑騑振六轡之如琴由斯塗用斯禮以親迎云耳特述行道之所見而非有他義也表記云云蓋斷章取義以爲嚮往而興起氣象廣大使人拱挹不盡固所謂善言詩者也唐明皇因表記嚮慕興起之義其序孝經遂有景行先哲之語但以二景字爲人心嚮往之虛字表記善于言詩而明皇不善于讀表記矣後世襲此遂有景慕之說是不以景爲大也華谷以行作去聲是不以行爲路也皆始于明皇之誤非經旨

李安溪氏曰此篇蓋求賢之詩其以季女碩女新昏言之皆比類也周公繫易凡言女言婦言婚媾云者大抵取義在君臣朋友之際屈原作騷周游求女皆歷訪賢人之喻也然則此詩之旨夫子所謂好仁者一言以蔽之矣頍弁及此詩乃常棣伐木之嗣音意者亦周公之作蓋明農以篤世業朝會以親諸侯弔不咸而睦同姓明俊民以讓後人者皆周公之志也

案從前諸儒皆泥褒姒亂國之說牽合詩辭極爲錯謬歐陽以

高山二句是勉其不已之辭言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是以高山景行屬賢女推崇亦何至如此蘇子由謂褒姒在側君子無由得進今誠去褒姒使我得見王如仰高山景行得行焉則吾將爲王聘賢女是以高山景行指幽王益不似華谷讀行爲去聲謂賢女如高山景行之可尊仰尤可笑惟黃東發氏謂親迎所歷之道其說爲可從　朱子盡去序說而以爲燕樂新昏之辭此蓋就詩本文求之顯樸不破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昭子賦車舝攷其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說非無据然此極常事何足垂世立敎而聖人列諸小雅安溪謂此求賢之詩而借求女立說取證于周易楚騷覺更有關係而于高山二語亦甚切合

青蠅

小序 大夫刺幽王也

歐陽本義 青蠅所汙甚微而能變物之色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

詩記曰青蠅止于樊行且及于几席盤杅之閒矣蓋憂之也

詩緝曰蠅能汙白爲黑喻讒人之誣衊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喻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

秦對巖曰鄭氏謂欲外之令遠物讀呂巖之論蓋後來之說益精矣

鄒肇敏曰構我二人則此大夫似亦親近于王者斯固讒人所攻忌而務欲攜其交者耶臣主之交攜而後小人得乘其閒舉四國惟吾所顚倒而無不如意

案鄒解極清凡讒人下毒手必先擇君所親信之人主心一移則朝局爲之大變昔宋真宗以澶淵之役深倚寇準而王欽若謂此役特借陛下爲孤注深中忌諱準由此見疎自後天書四布雖王文正亦無如之何矣

詩學曰左傳會于向戎子賦青蠅而退詩之嫉讒從無異解竊怪詩人詠物不遴偶爾寄興乃昌邑信讒夜夢蠅矢積階明皇友愛鶺令千數棲集殿樹一經品題而物以類應如此

李安溪曰自此至魚藻皆當爲厲王時詩平湖陸氏曰或云厲王使衛巫監謗此詩宜作刺厲余謂當從序說刺幽構我二人隱指申后宜臼

賓之初筵

小序 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此詩前說飲酒之初禮儀樂備揖讓周旋先與羣臣射而擇士然後祭祀其先至于受福酌尸禮無違者及乎射祭蒞事旅酬之際頓至失禮則是一日之內朝爲得禮之賢君暮爲淫泆之昏主此豈近于人情蓋前二章是陳古如彼後三章是刺幽王如此而鄭氏不分別之此其大失也

辨說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集傳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氏

李迂仲曰此詩宜從歐氏陳古刺今之說首章言賓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第三章重言賓之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

詩緝曰毛氏以大侯既抗爲燕射鄭氏以爲大射董氏云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東萊詩記取之今從詩記又曰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爲大射二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也有壬壬訓大謂主祭者指君也有林林訓衆謂助祭者指卿大夫及諸侯也君臣皆當神之意于是尸傳嘏辭云賜爾君以大福爾與子孫宜相與耽樂蓋助祭者皆烈祖之子孫也主人既受嘏辭于是相與耽而爲樂留族人以燕燕而又射各奏其技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皆善射也射畢酌彼安爵而薦之以時物

王金孺曰此章言因射而飲者賓初即席左右有序殽核列陳酒既調美飲無後先此未射而飲也設鐘鼓于堂下以避射位舉所奠酬爵逸逸然交錯以徧此將射而飲也逮大侯抗弓矢張三耦衆耦既比各奏發矢之功其心孰不曰我將發彼中的以祈爾飲

原闕二十行

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章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則喪敗其威儀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

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謹言語

魚藻之什

魚藻

小序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歐陽本義 詩人思古武王之時萬物得其性故王亦能安其樂其言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言武王能安其樂以刺今幽王之不能其義如此而已鄭謂魚依水草如人之依明王非詩人之本義矣

朱子辨說 此詩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詩記呂氏曰魚藻之詩猶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黃氏日抄曰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爲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自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耳至嚴華谷方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爲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爲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說者自爲巧語而文致之讀者謹勿悅其新奇也雪山曰治世亂世辭意氣象自可見如下篇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爲刺

秦對巖曰魚之在藻毛氏以爲得其性諸家或以爲失其性然觀魚之游泳藻中未見窘迫危苦之狀不若從古注爲安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上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頒其首皆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頒大有莘其尾者俛滿無虞則戲于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此解頗得物情

詩學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以爲宅中而圖治可也以爲愼位而安止亦可也辭意簡括當屬武王時詩若以爲刺則是風體而非雅音前人因編于衛武賓筵之後遂云刺幽耽酒吾知其無據也史通云觀猶與之詩而知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以知幾之史才說詩猶不能自具隻眼煬帝覽薛道衡頌而斥爲魚藻之義更無足怪

案黃氏之論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然華谷之說實本蘇子由非創解也蘇曰魚在藻其所依者至薄然其首頒然而大自以爲安不知人得而取之也今王在鎬寡恩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樂恬于危亡之禍亦如是魚也反駁毛氏爲不識在藻之有危機噫仍序說之謬而又駁前人之說以甚之微晦菴氏出詩義何由得明乎

采菽

小序 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歐陽本義 詩言觀其旂至君子所屆屆訓至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耳天子所予謂此諸侯旂鸞驂駟與所服赤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賜以刺幽王不能其義如此而已鄭訓屆爲極以君子所屆爲法制之極天子所予爲非有懈怠紓緩之心然後賜予之詩中無此意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喻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耳鄭謂諸侯御民以禮法非也

朱子辨說 同上魚藻

黃氏日抄曰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予之盍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菽爲藿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

李安溪曰此必宣王朝諸侯之詩四章曰亦是率從言諸侯來而其左右亦來也五章曰亦是戾矣言天子至而諸侯亦至也盍亦朝會于東都者

詩學曰采菽義無可刺兩言君子來朝詩人早已自揭其旨謂天子燕饗諸侯以類相次可也未敢信爲答魚藻之詩

角弓

小序 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二章言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爲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五章六章言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如此不止亡無日矣如雨雪見日而將消也毛鄭之言皆衍說

詩記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非徒王族之乖離民皆將化之矣三四五章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

相怨相爭奪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六章復歎世乖俗漓王又從而導之如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思導之以惡既易若化以善道小民其有不與厲者乎七章言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王苟篤于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怨慝無復存矣奈何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八章申言怨毒之易消如此奈何王方覩宗族如髦蠻而不知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參對巖曰此詩止刺幽王之不親九族耳序中好讒佞一語乃是衍說諸家過于附會致本義不明惟東萊之說最爲明暢

黃氏日抄曰毛氏以爵爲爵祿謂一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華谷以爵爲酒爵云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杯酒失歡至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之類愚按此說稍平易

六帖已斯亡已字最佳交傾互軋同歸于盡也今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者耶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也

案老馬反爲駒二句東萊主不親九族立說則所謂蔑尊老是也華谷主讒人離間立說謂顛倒是非如趙高指鹿爲馬是也潁濱根上受爵不讓立說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如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三說蘇氏較得情理所以朱傳取之王氏雪山亦曰下文云不量飢飽而食不忖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

蘇傳曰傴飽孔空也老馬必憊其駒必強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爲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其空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

小序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歐陽本義鄭謂幽王暴虐使我中心悼病然則上帝與甚蹈當分爲兩句豈成文理又訓靖爲謀謂後反誅放我皆臆說也蹈動也謂譬動也言彼菀然茂盛之柳尚可依而休息而幽王暴虐不可親今天警動我使我無暱近之又使我安之以待其極也

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

蘇傳曰君子之願庇于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于茂柳者

詩記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末章言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于是乎絕意于王室矣居以凶矜卽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鄒肇敏曰毛傳訓蹈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鄒仲輿以爲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頓足怒厲不安靖貌然則靖之將以靖其蹈也予極予邁居以凶矜亦度其後之勢必至于此不如脩然而自遠耳

詩學曰此與都人士皆東遷以後之惟春秋傳桓王三年鄭伯朝王王不禮周公黑肩諫王不聽此詩人所由刺也又平王崩使武氏子來求賻桓王三年冬京師告飢魯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豈非予極予邁凶矜之明証乎

姚氏舜牧曰朝覲會同禮也諸侯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求之過其分如菀柳所刺者春秋書天王求車亦此詩之旨夫

小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朱子辨說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詩記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序蓋雜出于古之遺言也

詩緝曰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通貴賤之稱

鄒肇敏曰臺笠緇撮綢直如髮有村莊下里意充耳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

解頤新語曰李迂仲以綢直如髮爲女子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頗爲穿鑿且女子情性操行豈外人所能知下章卷髮如蠆髮則有旗則不能爲說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一爲比二爲賦者乎說文云綢密也言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

用髮髢爲高髻之類

詩學曰詩人所稱豈徒取其儉素乎鎬京陷于西戎一變而成爲秦俗蓋其寄興猶之黍離稷穗也謂之尹吉尹氏平王世卿韓姞蹶父之女世久而稱爲著姓詩作于東都何疑

李安溪曰末章言俗之尙寬徐而貴嚴重也短其帶卑其髻則行止爲之便捷輕佻矣厲王之亂宣王繼之人尙武健舊時風俗衣冠爲之一變于時猶有及見前民典刑者追感而懷思之蓋居東都人之作故目周京爲彼都也

蘇傳曰旟揚也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

采綠

小序 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朱子辨說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于上也

李迂仲曰鄭云刺者譏其不但憂思欲從君子于外非禮也蘇子由亦云知怨思而已不知義也皆錯會此詩之意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刺是刺幽王非刺怨曠也

秦對巖曰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毛鄭多錯解此不過言征役踰時耳不必拘泥五日六日爲說也

此詩大似風體與伯兮君子于役相似首章薄言歸沐言望君子之歸次章六日不詹言君子過期而不歸三章四章言君子若歸當相從朝夕而不去自寫怨曠之思如此而所以致然者由幽王無道虐使其民行役過時室家愁思詩義如此而已而安溪謂味太淺薄當刺人之欲有爲而不敢于事者詩學謂役二章指爲比肩夫婦恐不堪列于雅詩改爲宮中女史所作五日二句隱刺褒女專房之寵後二章引列女傳王變褒姒弋獵不時出入同輦爲證皆另生意義鑿空指實恐不如仍舊說爲安

黍苗

小序 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朱子辨說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集傳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詩記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鎭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貴哉宣王雖身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覆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閒乎此詩人所以思也

詩緝曰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二章言營謝三章言平淮四章以下又總言之肅肅然嚴整者謝邑之功實穆公營治之言營謝也烈烈然威武者征行之師實穆公成之言平淮也

秦對巖曰此詩鄭氏專以營謝言諸家多從之惟王氏嚴氏兼言平淮今案二者皆南行之事而詩言我師我旅烈烈征師似兼言平淮矣

案平謝言平淮豈二千五百人所能勝任看師字似太拘泥

黃氏日抄曰詩中明言美召公而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菴之去序耶若下篇隰桑則詩中眞有思見君子之意序非自爲之言也

詩學曰崧高明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而序云刺幽劉歆謂建元詩家不能貫通全經非妄誣矣泉流既清

案謝城因水得名水經注沘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在謝城北

何氏楷曰謝爲荊徐要衝之地封申伯于此則足以鎭撫南國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崧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戎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不獨篤厚元舅克副親賢之念已也

李安溪曰此與崧高爲一事而分二雅彼則卿士賦于朝廷此則從役作于行閒且亦是功成將歸時耳

隰桑

小序 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朱子辨說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詩記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詩緝曹氏曰桑有衣被人之德

案諸儒牽于序說刺幽俱未得其解其以隰桑起興以桑有衣被天下之德而居下濕之地喩賢者潛伏草野而隱然負公輔之望故願一見君子所謂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也枝條阿阿然而美其葉又難然而盛喩賢者雖處窮約而英華發見人望其一出而蔭庇無窮故未見而思既見而樂末章又恐其既出

而迂疎寡效實不副名故愛之甚欲竭吾忠愛以裨補之無令人謂不幸而遇諂處士之純盜虛聲也昔東漢徵江夏黃瓊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此所謂心乎愛遐不謂者也觀左傳所載趙武之言則此詩之爲規誨由來舊矣

案對巖曰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與菁莪相類何楷曰按此詩雖彷彿與菁莪近似然細味實有不同者以菁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雛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故知序解自確

白華

小序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爲斥幽王碩人爲幽后毛又以碩人爲妖大之人穿鑿無理又序言以妾爲妻以孽代宗今考詩但述妻妾之事而無及適庶之語乃作序者因言及之耳

朱子辨說 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爲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程子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

朱子曰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之子乃相去之遠何哉

詩緝曰鄭氏以碩人爲褒姒詩記從巨氏以爲幽王此詩皆代申后之言則嘯歌傷懷當爲申后念王也程子以之子碩人皆指王言之子者直謂是人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

黃氏日抄曰朱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下降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清氣之合倘無翳隔則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孔疏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朱傳曰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喻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曹氏曰鼓鐘于宮雖人之所不見而聲聞于外不可掩也幽王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罪人之所不見者而其心本主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蘇傳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于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劉氏瑾曰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此禽鳥匹偶止棲之常今幽王曾鴛鴦之不如也

案對巖曰嚴氏云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升車爲用甚卑下諭妾之賤也顧欲貴之于人上可乎而何楷則曰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雖其處地卑下亦時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由與王親近則斯石之不如也唐詩有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意亦類此案此解亦有思致

案此章諸儒之解不一集傳謂石卑則履之者亦卑如妾賤則寵之者亦賤季氏本謂自賤如此豈碩人所宜故我以遠我爲病非爲我之失愛也怨而不怒較前二義更正大毛鄭則謂王乘車履石惟后與王同申后昔時亦升此石今見黜而卑不復得履故覩而傷之似嫌鑿空且以卑字與上履之要增出一轉來不成文理歐陽蘇氏兩家與嚴同

鄒肇敏曰京室將隆任姒幸逢其盛周室將滅申后不幸遇其艱讀白華之雅有餘恫焉其詞怨而不怒是爲可以怨者嗟夫周失申后而殞于戎衞失莊姜而熸于狄聖人錄白華及綠衣終風諸篇以著禍敗之原非直爲怨婦寫悲侘而已

緜蠻

小序 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朱子辨說 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程子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此序言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語也

鄭箋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于資財則當賚贍之幽王之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黃氏日抄曰朱傳謂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隅而不能前恐不若諸家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詩學曰朱子謂無刺大夫之意極是乃集傳改毛傳之興為比尋主微賤勞苦者而言是似可商按周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可知緜蠻一詩因出使乏困而作蓋周室既衰官之失職者多矣

案周語秩官所掌飲食車馬莫不備具蓋古者王朝出使列國主共其牢芻備其饔餼未有責上卿恤其僚屬者也平湖此條于序說朱傳而外另闢手眼卻極諦當若泛然微賤勞苦之人絕無關係何足登于雅詩而重煩宣聖之錄乎

瓠葉

小序 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朱子辨說 序說非是

詩緝曰觀賓之初筵知幽王君臣沈湎淫泆過于燕飲故此詩極言儉之意以刺之若曰誠苟在焉亨瓠燔兔可以為禮何必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乎蓋欲收斂之非欲開廣之也後序謂幽王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失之矣

補傳曰頍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

徐氏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曰大烹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則知詩矣

案此詩若編于魚麗嘉魚蓼蕭湛露之次有何分別見盛世君臣豐儉俱得其禮所謂不惟其物惟其意也強從序說作刺幽不過拘于編次耳朱傳謂燕飲得之

漸漸之石

小序 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鄭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悠遠為荊舒之所處皆臆說也詩但敘其所歷險阻之勞耳不遑朝矣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不遑出矣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而鄭訓遑為正為不能正荊舒令出使聘問于王此尤不通也豕涉波月離畢俱是將雨之兆毛說是也鄭曲為比興又汗漫而不切蓋其衍說也

朱子辨說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詩記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齧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援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其川盡者山閒之重重相閡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困以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遑于朝覲也 卒章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之所困而水之所淫賊敵未捷病役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遑及于他事哉

東萊曰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于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深可懼也若作于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為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益于學者故特錄之

歐陽公曰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遑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詩緝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污于塗不見其白今武人行役見豕白蹢而蹇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蹢濯其塗而見白也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厭苦多雨之辭也

黃氏日抄曰古說皆以為將雨之證而未有明言其所以為雨之證者王雪山云豕江豚也豬目魚尾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月近畢亦雨兆此說蓋考將雨之證也華谷祖張子之說謂雨歇未久而天又將雨其說甚工然非以為將雨之候也

陸氏佃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涉水波也

胡氏一桂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
李迂仲曰鄭氏以山石漸漸然高峻喻戎狄衆强無禮義王氏以
石之廉利足以傷物而無化養之道喻幽王之暴戾無德一以喻
戎狄一以喻幽王皆非也蘇氏又曰漸漸之石而欲以力平之可
乎喻諸侯背叛不可以武人力征俱不如歐陽氏之簡徑鄭又以
有豕白蹢喻荆舒之君唐突難禁制以月離于畢喻荆舒之叛漸
萌亦由王出俱嫌辭費王蘇兩家亦以此四句爲取譬與鄭氏不
相遠

案此詩通篇皆賦體而諸家强以比興立説所以愈求而愈遠
讀朱傳眞如天開而日明矣

秦對嚴曰毛氏云卒竟也鄭氏云卒崔巍也諸家多從鄭氏而何
楷曰上章因石路險阻不前而歎山川之悠遠此章言既過此石
而山川之悠遠乃復如故故又歎其登歷何時而可盡也此從毛
氏作竟字解可從

苕之華

小序 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
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李迂仲曰苕之華盛則黃至于黃則落矣故下章言其葉青青言
華落則惟見其葉以見周室之衰亦如此華也

毛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孔疏曰牂
羊牝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賁大首無此理以喻周衰而求其大
興亦無此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閒暫見心星之光耀
須臾卽過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

集傳曰羊瘠則首大罶中無魚則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言饑饉之
餘百物凋耗如此

朱子曰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物亦甜及其衰也牂
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

詩緝曰凡牝獸胎孕則腹大而首小今牝羊大首則是其身瘠而
不孕也

案毛孔之説以末章亦作比喻解與下二句意絶不連貫朱子
作賓賦只八字而活繪當時凶荒景象下文意尤能緊接此有
目共見而說詩者必欲舍朱傳而從古注愚不知其何心也

此詩之序朱子無辨説意謂朱子取之然據詩本文只有饑饉
與周室將亡之意耳所云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則詩
中未之見蓋衍説也鄭于末二句謂士卒于晏早人人可以食
而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與上文竟作兩橛此曲從序文而
爲此説耳其實于詩無當也　張橫渠詩曰充庖墳首有牂羊
言歎歲而君食足也魚笱三星夜照天言羣生不可充其飢腸
也此另爲一解李迂仲取毛孔而于橫渠之説亦兩存之李在
晦菴之前其時未見集傳故也

何草不黃

小序 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
憂之故作是詩也

詩緝曰自初春草青行役至秋無草不黃宜可休息矣至冬則草
之黃者又變而黑腐而從役者久不得歸經營四方勞苦之甚詩
人所以致歎于匪民也

詩學曰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蓋指烽火徵兵事余謂詩以
草黃起興爲防秋者作也曰經營四方則不獨如京師矣惟末二
語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甚合詩故之説

毛詩訂詁卷五

毛詩訂詁卷六

錫山震滄顧棟高著

大雅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作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熊氏禾曰案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緜三篇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言耳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大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緜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爲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詩旱麓有玉瓚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爲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亦豈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詩學曰集傳以小雅爲燕饗之樂大雅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

辭要亦從其多者言耳若據以爲定例則車攻采薇未嘗不施之朝會行葦鳧鷖未嘗不施之燕饗也詩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江漢征伐何以大於采芑卷阿求賢未見大於鹿鳴昔人已心焉疑之嚴華谷詩緝云小雅雜乎風大雅純乎雅其說近之矣然而大小攸分不專視此夫大雅直精於言理耳文王之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思齊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皇矣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板之卒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烝民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微言奧義一一與大易中庸相爲表裏　又曰周頌辭簡而節短正如太羹玄酒之遺若夫其體廣大其旨精微必如大雅制作乃極黼黻文章之盛

案華谷論大小雅之辨其說精矣而此謂大雅精於言理更有見當兩存之

文王之什

釋文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

小序　文王受命作周也

鄭箋曰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孔氏曰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劉歆作三統歷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同之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案無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此云九年而崩則是四十二）

（年始稱王也）

（歐陽本義）序言文王受命而鄭以爲受天命而王天下此惑世之甚者也詩人之意以爲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武王因之遂有天下以爲王業自文王始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爲稱王之說者以武成言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遂因近似之言而附益之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四十餘國遂以是年改元稱王歷九年而崩由是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怪妄之說不勝其多本欲尊文

王實乃毀之與孔子言以服事殷異矣

（朱子辨說）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理而已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今天下之心旣以文王爲歸則天命將安往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李迂仲曰小蘇亦謂虞芮質厥成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於是受命稱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錯會作詩者之意詩蓋作於成王之世所引商之孫子乃是戒成王爾非文王之時商之孫子皆在於文王之朝也小蘇之說且然況其下乎惟蘇東坡游定夫得之東坡曰武王伐商會于牧野其稱君命命諸侯者猶止曰文考至武成柴望告天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由是觀之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自王乎游定夫曰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六國時新垣衍欲帝

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不敢復出口名分之嚴如此曾謂至德如文王反蹈虛名而拂天理乎二公之言可謂善爲文王解紛矣

案文王受命讀歐陽氏朱子蘇東坡游定夫之論如日中天矣小蘇獨謂文王行於四方則天子之事也此時雖欲復爲諸侯而不可得是以卽其實而稱王紂雖存而天下去之其所以爲王之實亦亡矣文王之得此名以其有此實也紂之失此名以其無此實也不然豈文王獨能事紂而武王不能哉從世俗之說必將有一人受其非者甚矣其謬說也豈未聞其兄之論而漫爲高論而不顧乎

詩記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黃氏日鈔曰晦菴詩傳云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愚按晦菴解此詩最爲理精詞潔獨此二句於上下文語脈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脈相生而其間條理次第絲毫不紊今若曰文王之敬如此而天命集焉是上之第二句與中之第一句跨涉取義也又曰以商之孫子觀之可見是中之第二句與下之四句跨涉取義也且云觀之則可見又似添語補足本文未必有此意

秦對巖曰朱子云文王德盛如是故上帝陳錫于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李氏曰維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天眷祐周家而錫命之無有窮極也二家皆以陳錫屬之天乃從上章其命維新來最爲明白而鄭氏曰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周嚴氏因之曰陳錫于周者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其說紆曲不必從然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是亦有所本矣

詩學曰自二章至末首句皆銜尾而來陳思王送白馬王始彷其體晉宋人多襲用之然此詩之妙在義理不在格調也逸齋補傳云貫而通之雖不分章亦可則不知樂章之有節奏而漫爲持論者

詩記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與怠朕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案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王文憲作丕顯丕時如詛楚文敢昭告於不顯大神巫咸不字乃丕字也愚謂如此則以古人吁歎淫泆之辭改作十成死語試讀去自見金仁山又謂豈有告神而謂之不顯者愚謂詩中如此多有如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俱係祭祀樂章若改作丕顯俱成駮腐拘儒解經往往如此

大明

小序 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辨說 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詩緝曰舊說以明明在下爲文王非也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

秦對巖曰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是明明專就善一邊說嚴氏曰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是明明兼善惡說何楷曰如嚴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

黃氏日鈔曰造舟爲梁晦菴以造訓作謂作舟爲梁也文王之親迎其造作新舟固不可考毛氏固謂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則曲說也舟所以濟險無時不設豈特爲親迎設也地險不同舟隨宜而爲之制豈爲尊卑而立等差親迎而涉津渡特偶然耳豈必一一親迎於津渡而立爲舟梁之定制耶孔疏曰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其上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

案詩言造舟爲梁杜預因之遂作河橋元魏設河陽三城節度使南北戰爭此爲咽喉重地絕險聞天下起自晉泰始歷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仁宗之世而後廢罷凡七八百年經學之有益於用如此

詩記東萊曰紂以天子卒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眇然自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

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詩蓋設爲勉之之
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秦對巖曰鄭氏謂侯諸侯也毛氏謂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蘇
子由曰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惟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
者而朱子則謂侯維也維我之師有興起之勢耳愚按侯之爲維
在詩多有今在維予二字下恐不當又作維字解況從舊說足見
當時人心之歸往且于牧野之時猶稱曰侯可破文王受命稱王
之說　又曰會朝清明毛氏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朱子從之一
說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其說本六韜然不如毛說
之正大
許氏白雲曰毛云駵馬白腹曰騵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
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

緜

小序　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蘇軾曰周自不窋奔於戎狄後世國於漆沮之上子孫衰替如瓜
之瓞歲以益小至於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及遷於
岐周而後大興焉
詩記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
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非是苟如是之迫遽則豈策杖去邠雍容
之氣象哉
朱子語錄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有
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
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
無主故遂被他取了
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杜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
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
孔疏曰復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謂之復穴者鑿地
爲之土無所用但去其息土而已二者皆如陶竈故詩言陶復陶
穴也
鄭志曰豳地今爲栒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
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
詩緝曰八章述大王不絕慍怒之心內爲之備也亦不廢其聘問
鄰國之禮外與之和也蓋新遷之國未能與夷狄較及乎自治既
至國勢益強昆夷自奔走竄伏矣
詩記曰此章或以爲專指太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皆未安孟子曰
文王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曰
作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
兌安可專指以爲文王之詩乎蓋總叙周家積施屈伸之理始於
太王而終於文王耳
蘇子由曰詩人前後鋪叙如連山之勢忽斷而中接又如百金戰
馬注陂驀澗非大手筆不能後來惟杜子美有此筆力
秦對巖曰蹶厥生蘇子由謂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
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詩補傳云周之王業蹶然振動四子
曰或屬之文王或屬之詩人總不若東萊之解爲精當東萊曰虞
芮質成則道化行矣而文王蹶然振動深省其所自生者子曰四
句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德盛而不居此文王之與人爲
善純亦不已也
語類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虞芮質成一日之間來歸者四十
餘國其勢張甚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
案以厥問謂與昆夷通聘問始於鄭箋蘇呂嚴氏及李迂仲俱
從之然於隕字義難解迂仲又引司馬溫公之說曰肆不殄厥
慍外不失和也亦不隕厥問內不失備也吾之勢未可與之敵
故且與之和然不可以和之故懈怠而自恣故不隕其問此從
當日契丹立說義與鄭相反竊謂此解較妥以問爲聲聞之聞
與朱子說略同矣

棫樸

小序　文王能官人也

棫樸詩人言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喻文王養育賢才以充列
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二章
三章以見王所官之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
其事也四章言官人之成效卒章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
綱紀爾如鄭說則預祈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末事此牽
於二章奉璋之說也雲漢而下如鄭說更無官人之意但汎述法
度爲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此皆其失也

朱子辨說序誤
詩緝曰棫小木又樸屬而叢生根枝相附著若無所用然芃芃然短小而盛猶可用之爲薪其未乾者又可積之以待其乾而用之喻文王用人隨材而用不棄微小也
詩記鄭氏曰文王是時年九十餘故云壽考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壽考作人之謂也
秦對嚴曰歐陽公謂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宋蘇子由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章耳嚴氏曰雲漢爲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於上人所觀瞻也案嚴說固善而歐蘇二公之言尤覺與作人之意關切

旱麓

小序 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朱子辨說序大誤其曰百福千祿者尤不成文理
詩記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爲文王之詩故有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千祿百福之語則不成辭矣

詩緝曰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培塿無松柏由其氣薄也干祿非文王之心由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云爾
毛氏以旱爲山名或遂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內者漢中遠于豐鎬非耳目所及何言瞻乎闕其所不知可也
東萊曰緜之八章及皇矣之三章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若夫山林匱竭榛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雕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
毛氏謂以黃金爲勺酒流出而照見其黃鄭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黃非流出也
黃氏日鈔曰求福不回古說訓回爲邪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于邪之所自始人生平居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卽爲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卽入于邪不可復返自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秦對嚴曰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㸒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喻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人所勞來也嚴氏以爲費辭乃從錢氏民取以供燎爲說雖爲徑淨然舊說可從不當改也

思齊

小序 文王所以聖也

朱子辨說文王所以聖者由太姜太任以至太姒世有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其德自內及外自近及遠是得於母教及內助者深也以下皆言文王之德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見而怠無厭倦而能守其常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無所聞而舉必中法不待教諫而入于善毛傳謂性與天合是也鄭以不顯二句爲文之在辟雍不聞二句爲文之在宗廟考序及詩皆無此意至訓射爲射御之射尤無當
李迂仲曰古之人指文王也
詩記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繼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詩學曰蘇氏改毛從鄭作四章章六句知其然者末二章肆字皆發語辭中閒四亦字天然對舉也
案嚴氏謂三章言純亦不已四章言從容中道五章言至誠爲能化發揮聖人精微之妙至矣盡矣使出後人手便嫌頭巾氣讀此詩但覺矞皇典重古雅流麗非周公大手筆孰能爲之歐陽公解末章謂推本文王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末又推廣而言言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爲俊髦之士愚謂上二章所說已造生知安行境界此又言必須養育而致道理反淺末又颺開泛說古之人於本章收束一毫無氣力華谷謂推本止是首章之意耳末章不必關合也晦菴東萊皆以古之人卽指文王義極諦當

皇矣

小序 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歐陽本義毛以二國爲夏商非也當即指密崇爲是鄭以四國爲密阮
徂共尤謬當從毛說爲四方如四國是皇正是四國之類而以徂
爲往言侵阮遂往侵共耳但毛以阮共爲國亦非考文義止是侵
密伐崇二事天立厥配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
詩緝曰串夷載路即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言民歸之者衆慣習
其平夷而成大路也箋以串夷即昆夷今不從
詩記曰周自太王以來世以平夷爲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
載路而不絕
彙纂曰朱子於此序無異議但毛傳二國是殷夏四國是四方鄭
則以二國謂殷紂及崇侯四國謂密阮徂共至憎其式廓謂憎其
爲惡浸大此維與宅謂指文王則毛鄭解同既以爲指文王故二
章之天立厥配謂爲太姒三章之作邦作對謂天之興周國而生
明君漢唐宋諸儒俱從之至朱子而謂此維與宅指太王蓋天作
高山大王荒之已見於頌不得言文王故二國四國從毛義而首
章二章皆屬大王厥配亦屬太姜明自太王已膺天眷義尤完密
至憎作增從程子之說於詩解更爲直捷

王介甫曰拔者擢其脩幹之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因心則友者
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
故特先言其友
朱子曰王季既受太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
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
受大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程子曰天謂文王無畔援以爲强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
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
詩緝曰說者多謂畔援歆羡是人欲岸是天理與下文伐密不相
協尋繹經意止爲伐密張本與七章言順帝之則爲伐崇張本正
同且言對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爲濟難與無疑也
案朱子解此章畔援歆羡意太深與下文不相照應看嚴氏之
說與程子合郝氏敬亦謂誕先登于岸可以濟危可以拯人之
危其說似較切近有理
歐陽公曰密人既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
朱子曰伐密之後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皇甫謐

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
案嚴氏謂伐密時歸附日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作程邑而徙
都之後又不足以容更伐崇而作邑于豐孔疏謂太王初遷已
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程邑去舊都不遠豐在岐之東南
三百里此即召旻所謂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
也岐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豐即崇侯虎地在今西安府鄠
縣是由西漸向東去　通鑑外紀西伯自岐徙鮮原在岐山之
陽不出百里
詩學曰不長夏以革毛鄭伊川橫渠之說皆難通朱子直云未詳
東萊詩記云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
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余謂夏字之音當作假
學記云夏楚二物即書所云朴作教刑也因思革之爲義木末垂
革即所云鞭作官刑也長尙也謂文不尙刑威耳豈不與上句立
文同而訓詁亦相類乎
秦對巖曰楊氏曰聖人一視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
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蓋戒其軍士不爲

暴擾之辭此說極善猶今之言行師者不傷一草一木耳而嚴氏
非之謂師行而布陣飲泉安得遽謂之擾則太拘矣
集傳曰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
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夫始非力
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
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
李迂仲曰致謂致其社稷羣神而來附謂附其先祖而爲之立後
言無絕崇國之祀
案朱子之說美矣李氏從毛公傳正義曰崇侯虎身有罪耳其
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
愚考春秋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崇爲秦與國意當即是崇
之子孫毛公說有所本未可廢也
詩度其鮮原先儒皆謂文王克密之後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
謂程邑是也其言侵自阮疆者言文王由阮國之疆以伐密蓋
聲密侵阮之罪爾而陸君聚絲引鄭樵氏族略云阮國在岐渭
閒密遠而阮近故密人侵阮而徂共朱子亦謂我陵我阿我泉

我池等語可見都自據有其土地豈文王伐密以救阮而反滅阮爲己邑乎不如從毛傳但以阮爲周地則詩所云侵自阮疆陟我高岡者密師之深入也無矢我陵無飲我泉者密師之遁逃也文義較直捷孔氏蘇氏俱同此解愚謂如此則文王之伐密非救災恤患之師乃復怨挾仇之舉在春秋時吳楚多有之孟子何以稱一怒爲文王之勇案橫渠張子謂密在今甯州阮在今涇州橫渠關中人考據必的故詩云依其在京駐兵國都以作三軍之鎭侵自阮疆兵由阮國以爲行師之道立文本甚明下文度其鮮原不特非密地併非阮地不過從本國自爲開拓耳蓋岐渭本太王時故土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於涇甯無涉（案涇州在今岐山縣西北甯州在縣正北山南爲陽北爲陰則居岐之陽非密阮地明矣）以非如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直取崇地以爲豐邑也至伐崇之事朱子亦疑之謂此等處難說這又不是小小侵掠是大段用衆崇侯虎譖文王文王將請於紂而伐之乎紂必不許也如不請於紂而遽滅其地以爲己邑疑爲後世強臣之所藉口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商湯之事已在前矣且西伯戡黎黎在上黨壺關縣文王兵勢益趨而東而祖伊至於奔告其不請命於紂可知也曰如此得爲聖乎曰聖人之心與天地同體倘紂一旦改圖則率商諸侯以事之無一毫利天下之心也惟紂之昏德日甚而文之臣節不改所以爲至德即武王初年亦第觀政于商此聖賢之舉動非曹操司馬懿所能託也庚午三月中浣八日書

立論諦當足補傳所未及（師道）

靈臺

小序　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朱子辨說）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詩記曰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

又曰或疑此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廱學校勦入之不知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衞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許白雲曰靈臺說多異義鄭玄意謂靈臺辟廱明堂宗廟皆異處

而盧植蔡邕潁子容賈逵服虔諸儒皆合以爲一袁準論之曰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所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各有所爲非一體也月令有王居明堂之禮若宗廟同處則死生參並可乎大射之禮天子大侯九十步而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兩旁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決非宗廟中所能容矣潁子容釋春秋以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不知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況明堂惟天子有之而宗廟非獨王者有齊宣王問孟子毀明堂而孟子對之云云夫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淺丈夫未有是也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竊謂靈臺乃占候遊觀之地辟廱乃行禮作樂之宮非一所明矣作詩者頌文王之美而併數之何嘗以爲一處乎

又曰禮注以辟爲明雍爲和詩注辟水旋邱如璧雍節觀者是禮注釋其義而詩注釋其形也自唐虞以來之學未聞有水而周始有之此蓋因文王一時之制子孫遂以爲法如臯門應門之類耳愚意築城伊淢文王營建城邑且因一時溝洫之舊蓋尙儉而惜民力安知辟雍之制非因田間溝澮以爲之乎築其地爲學宮仍不廢其水道蓋亦一時儉制至武王鎬京之辟雍因之故後世遂爲定法耳

秦對巖曰朱子云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廱天子之學此本古說所宜遵從而蘇子由據莊子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爲樂名曰論講也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廱之樂何楷曰周禮大司樂舞六代之樂無所謂辟雍者不足信也

詩學曰序說雖本孟子而不醇不備朱子從東萊詩記不自立論愚謂詩人之意蓋申皇矣所未盡也文王之靈臺辟廱皆作於伐崇從豐之後其年之蚤晚則不可考

案朱呂說靈臺皆本孟子而李安溪則謂以其占候天道察知妖祥而取名爾孟子啟誘時君而以爲百姓之所謂非正訓也其說似更有理

下武

小序　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朱子辨說）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詩緝曰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三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詩記曰下者繼上之辭下武之繼文卽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案下字多異義東萊本毛鄭之說朱子云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然文王旣列在三后之中則於義爲複彙纂辨之矣華谷則云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秦對翁曰此說雖有理然觀下文云世有哲王後章云繩其祖武恐只是後繼之意學者且當謹守毛鄭之說不必更求新奇也陸平湖云下武乃大武之譌亦未敢信爲實然

集傳曰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詩學曰朱子亦疑篇中有成王字而未敢輕易舊說愚謂昊天有成王字旣据國語斷爲康王以後之頌執競詩有成康字卽於古無徵亦可信爲昭王以後之頌今篇中顯云成王之孚何必曲

徇毛鄭而使康王賢君不得有雅故愚斷爲康王卽位而諸侯朝會之作　王配于京美武也成王之孚美成也周公之戒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詩人繼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美康王之辭昭哉嗣服卽顧命所云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也繩其祖武卽所云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也四方來賀卽康王之誥所云諸侯皆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也不遐有佐卽所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也

案以此篇之成王爲謚法爲康王卽位而朝諸侯之詩者獨陸氏一人雖未有以見其必然然玩繩其祖武以下卽云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案康王之祖則武王也周自武王始有天下受四方之賀移說文王不得康王承繼武王之業祈其至于萬年則以此爲頌禱康王詩似亦有理姑附識于此

文王有聲

小序　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朱子辨說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集傳曰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今案文王首句卽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謂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學曰觀末章不第言燕翼子兼言貽孫謀亦必作于康王之世而爲視學行禮之樂歌　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余謂武王雖遷都于鎬靈臺辟廱當不改文之舊制据王制大學在郊天子之郊百里豐在鎬西相去止二十五里未云遠也振鷺詩于彼西雝乃仍舊之確證

案此解極有理致但毛傳訓雝爲澤正義云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未云太學也朱子亦從毛解惟李安溪曰太學在西郊故曰西雝文王作辟廱而武王特脩之耳意與此合要之先王愛惜民力豈有二十五里之內而特建兩學者乎且旣有鎬京之辟廱則文王之辟廱復以何用勢將名存而實亡毋乃陵駕前人乎其爲仍舊無疑

又案于武曰貽厥孫謀于康曰繩其祖武二章似相照應所謂

孫謀卽考卜鎬京以貽萬世之祚致四方之賀者是也自鄭譜以文王至靈臺八篇爲文王之雅下武有聲二篇爲武王之雅而康王無詩朱子定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陸氏以下武有聲爲康王之雅補出康王一代亦爲無遺漏且于詩文亦有明据非無稽之說也

朱子語錄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的人詩言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擘破一般

生民之什

生民

小序　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朱子辨說　天生聖賢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且天旣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夫以不近人情

無稽臆說遠解數千歲前人理必無之事後世豈可必信乎君子
之學不窮遠以爲能懼其傳以惑世也生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
當闕其所未詳
詩記張子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
嘗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
蘇子由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
虎豹之生異于犬羊蛟蜃之生異于魚鼈神人之生而有以異于
人何足怪哉學者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
圖洛書稷契之生皆見于詩易不以爲怪其說蓋廣如此
案蘇傳之解文王受命與其兄東坡之說異解姜嫄生稷與其
父明允之說異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各自爲說如此要之其解
受命則非而說姜嫄則是也斷之以理而已矣
朱子語錄履巨跡之事有此理如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
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者
皆闢之後世祥瑞固多是僞妄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眞實者
皆以爲無耶蓋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
生稷契此理之變也
黃氏日鈔曰鄭氏之說近世大儒如晦菴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
嘗斥其誕至華谷復力主歐陽之說然如諸儒之說姜嫄正因履
巨跡而生子而驚異之是以棄之隘巷棄之平林寒冰是以名之
曰棄是以曰上帝云云其訓釋于上下經文皆協今華谷力排履
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爲神異而亦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甯
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有所不通矣
蓋不難產正言獲福之祐豈反以此疑天之不康禋祀耶不難產
正人情之所喜豈反以爲怪而棄其子耶難產者偶然不難產者
皆是也豈獨后稷而異之耶且無災無害特詩人形容后稷始生
之一事此詩豈專爲不難產而作耶
許白雲曰案史記姜嫄帝嚳元妃蘇氏古史因之遂以后稷爲帝
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于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爲
舍嫡不立而別立堯周郊太祖何爲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
爲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之時堯之年已七十有餘矣而禹猶
賢稷嚳之遺嫡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
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爲堯乎鄭康成知史記之說
爲不通則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蓋其世胄之妃也二
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有郊禖弓韣之禮焉其說固足以濟史
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胄之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哉然則嫄稷
母子果若何人耶曰證諸詩而已矣生民之詩謂姜嫄履帝武而
敏歆閟宮之詩謂上帝依姜嫄而生稷則固不必舍二詩而他考
也
金仁山曰不夫而育疑而棄之其異如此神而收之
鄒肇敏曰夫婦配合禱而生子人道之常前何以祓後何以棄蘇
明允謂見棄者以無災害故引鄭寤生驚姜氏爲解人情亦安有
惡其子之易產必多方置之死地而後快者且如以履武而身動
如孕爲怪彼平林之會伐猶曰偶耳若牛羊之腓字覆翼之大鳥
不更可怪耶後儒能闢踐迹之爲妄卒不能詆腓字覆翼之併爲
妄也
案巨跡之說諸儒所見各異信之以爲有者如張橫渠蘇子由
朱晦菴呂東萊黃東發許白雲是也不信而斥爲誕者如歐陽
公李迂仲洪駒父陳少南嚴華谷姚承菴及近世陸聚緱是也
諸公皆老于經學各不相下愚得以理斷之曰姜嫄決非帝嚳
元妃后稷決非帝嚳之子如果爲嚳妃則當皇嗣未育天子宜
齋戒親禱後宮不得與漢飛燕在屬車豹尾中已嫌其淫褻而
乃縱婦人遍行郊野天子漠置不問有是事乎即使嫄行亦當
有千乘萬騎清塵蹕道今以士夫之家亦有一二輿夫傔從而
至足履大人跡此乃村姥里媪所爲而乃以云天子之妃乎當
其無人道而生子心懷疑懼亦當秘不令宣抑或別有處置而
乃寘諸隘巷寒冰顯暴其事試問棄者何人知其神異而收者
又何人曾謂天子而爲此事乎葢論語明言禹稷躬稼稷當起
于田野譙周謂其父微故不著其說是也如使稷爲嚳子則姜
嫄有聖夫爲元妃詩人胡爲止稱母而不稱父周公親爲子孫
不宜闕遺若此諸儒不祖鄭者恆祖毛毛以履帝武爲從高辛
氏則夫婦禱而生子何故棄之或但以不難產爲神異則黃東
發氏已辨之矣竊謂此詩但宜從鄭說巨跡神異之事後世帝
王間多有之不足爲怪如帝嚳高辛氏不但非姜嫄之夫遍考

詩書及孔孟所言帝王之事多矣無有一言及帝嚳者疑出世本增造而堯稷契俱爲親兄弟尤屬誣妄之甚也

許白雲曰牛羊腓字之六書故云腓腓後肉嬰兒不能仰乳牛羊俯偃而乳字之在其腓間故曰腓字此解最得旨毛訓腓爲避謂牛羊避而字愛之失之矣李安溪亦云腓者以足煖之字者以乳食之

黃氏日鈔曰有相之道鄭云若有神助此語未爲怪也諸家乃多不從之不知詩人形容鋪張之辭如降種降神之類此乃詩人之體耳雖今時亦然今恐其涉怪止以去草爲相助此乃農人之常豈所以誇后稷

詩緝曰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五章述后稷掌稼穡而封邰六章述后稷封邰之後教其國人播種嘉穀將以祭祀宗廟七章乃述后稷祭祀之事末章言尊后稷以配天

李迂仲曰后稷肇祀只當從王氏以六章七章爲后稷祭宗廟末章爲郊祀后稷以配天毛鄭謂堯封稷于邰使稷歸而郊祀是誣后稷也蘇子由又謂泽水之後民賴稷得粒食周公遭流言之變

天爲雷電以風二公之德上昭于天故堯與成王因天意而使得郊祀更謬矣郊祀係君臣之大分豈有其德遂可僭行其禮哉

案李氏之說極當而陸平湖則謂自誕降嘉種至末爲稷有農功故烝嘗不絕肇祀謂祀稷爲穀神也在前代則稷並乎社在周朝則稷配乎天如此則六章七章之說祭禮皆是稷享後世之祀于誕降嘉種至以歸肇祀文理不順皆屬偏枯之論不可從

吳草廬曰頌有思文后稷矣生民乃祭之後飲酒受釐時所歌施于人而非施于鬼神者自當爲雅蓋祭祀之時歌之于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于生人者雅詩也

詩緝曰諸侯之祭莫大于宗廟有朝聘之事則軷祭行道之神上自宗廟下至軷祭羣祀該之矣

行葦

小序 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朱子辨說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集注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彙纂曰案三禮燕必有射故此章或主養老行射或主燕射而呂氏嚴氏皆以王肅燕射之說爲長朱子以爲祭畢而燕此因下章有曾孫維主句又改既醉爲答行葦之篇既醉言祭則此篇不得不言祭耳但祭畢之燕用射稽之三禮無明文故朱子亦第作疑詞至序以爲仁及草木則屬講師之附益朱子闢之良是也

詩記曰此詩鄭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則王說是也孔穎達難王曰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宜設文于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以爲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案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酌尚多

言酌大斗祈黃耇于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

案東萊折衷極是但繹詩中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二句似于擇士意較近朱子曰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古者射以觀德蓋將擇士以助祭況下有曾孫維主句曾孫是主祭者之稱若是燕射似無用此稱謂今以朱子祭畢而燕改作將祭而大射以擇士則于通首意切合併曾孫句亦不落空矣

毛傳曰鍭矢參亭正義曰鍭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爲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鍭既鈞四鍭如樹言四矢皆著于侯如手之植也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東萊曰四鍭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黍對嚴曰王氏云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朱子則以爲頌禱之辭東萊曰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

朱子曰此詩作于成王之時則曾孫謂成王也而說者于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爲成王則誤矣

集傳醯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于琴瑟徒擊鼓曰咢

既醉

小序 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朱子辨說 序之失如上篇蓋亦為孟子斷章所誤耳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詩緝曰令終欲其以善終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祝其高明而又善終也舊說以為考終命此非人臣祝君之辭前方祝以萬年此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由鄭氏說以景福為五福孔氏遂牽合謂令終為考終命然鄭箋令終云以善名終則鄭意亦不然孔求之過耳

詩記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于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明皇有開元之治而終不免天寶之亂可謂高朗而不能令終矣嚴解最的確朱傳亦以善始善終為言而前又引洪範之考終命未免夾雜三代未有弒逆之事至春秋初始有之成王時何遽以考終命為祝乎東萊說嗣子舉奠與朱子引儀禮正同則君子有孝子孝子蓋謂成王之子也鄭箋乃謂成王有孝子之行而嚴氏從之非矣成王之孝豈待于祭祀之威儀見之且下云不匱正以孝復生孝見其無窮已意若但說成王之孝與不匱意亦不貫

朱傳曰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黃東發曰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為卿者為尸毛傳曰公尸天子以卿不以公者避嫌三公尊近天子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也

又曰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以威儀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蘇潁濱曰周自文王至于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此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于寢旅酬至無算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臣之所以願其君者反覆而不厭也

黃實夫曰詩人惓惓之意於末章尤加詳周之興也由任姒其衰也由褒姒唐明皇時有楊妃肅宗時有張后古今之治亂無不始于閨中者有聖母者必有聖子詩人祝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其愛君也至矣

鳧鷖

小序 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歐陽本義 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耳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皆臆說也

朱子辨說 同上 蓋亦謂守成等語皆講師之附益

陸平湖曰在沙在渚在潨在亹鄭氏不知興義臆造諸說家農師及王介甫皆傅會焉歐陽本義獨斥之良快若序說之謬無人敢議黃實夫云詩人述其一時亨祭之盛作者推其平日持守之心于此益歎作序者之深于詩夫不得其本旨而強為之說序者之美君子與實夫之贊序者皆計出無聊也今讀朱傳云繹而賓尸之樂一語破的篇中有何疑義而煩諸儒衍說乎彙纂曰毛鄭皆以成王誠敬燕尸為神所悅故貺之福祿朱子則以公尸燕飲而受其福祿蓋疑假樂是公尸之答鳧鷖則此篇不便重言王之受釐然通考詩之全義凡言祭者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無歸神貺于公尸者且假樂全篇未露公尸見答之文故朱子究疑而未敢定則毛鄭之指成王其說較是矣

孔疏曰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是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之事

蘇氏曰尸之在廟也其容安詳鳧鷖之為物也愿而遲其貌似焉故以為興

假樂

小序 嘉成王也

歐陽本義 二章言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則不愆不忘當為戒其後世無忘成王之法耳鄭以為成王周公之禮法非也燕及朋友非謂燕飲之燕與以燕翼子義同

朱子辨說 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陸平湖曰集傳以既醉答行葦以嘉樂答鳧鷖彼此牽合亦非後學所敢安黃實夫云據說文假當作暇猶言太平君子豈弟君子也觀左傳中庸皆作嘉樂黃說不可從

詩記曰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
而爲泰之時也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
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蓋臯陶賡歌之意

公劉

小序 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
是詩也

朱子辨說 成王卽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于是成王始將涖
政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爲康
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詩記曰毛鄭以公劉居于邰而遭夏人亂避難遷於豳且以爲在
邰有疆場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考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
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
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
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仍在其封內也

東萊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涉巘降原其
勞如此視其所佩何服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

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于民也與

詩緝曰百泉衆水也今地理家云衆水所聚爲得水曹氏据杜佑
云百泉在漢爲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于
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耳

鄭箋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羡今公劉始遷丁夫適滿三
軍之數單者無羡卒也嚴氏曰三軍唯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
民厚之至也

黃實夫曰言言語語舊說謂于此而施政發令非也蓋公劉之遷
能得乎民之情民皆歡樂笑語于此而非勉强此喜色相告之意
也

詩緝曰末章言處新甿也新甿之至者公劉爲作館以居之將作
館舍先使人涉渡渭水乘舟橫渡爲亂而過取厲刀之石又取所
鍛之鐵以治其器用既定居止之基迺疆理其田畝其相續而來
者愈多愈有于是或有夾皇澗而在澗兩旁以居者或有遡過澗
而開門向水以居者既而來止之旅日益密兩澗之旁不足以容
于是又就芮水之外而居之

詩記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
王業既兆於此矣

黍對嚴曰朱子曰此章又總序遷豳之始終也嚴氏曰處新甿也
愚按前五章所述者啟行相宅營度邑居落成宮室辨土宜制軍
賦皆遷豳大事至于治居民之器用與衆居之地名復于末章詳
言之作詩輕重次第如此朱子之說是也

蘇傳曰末章言營都邑事有其備物有其處至于厲鍛之微皆有
所取之以見公劉之在豳其業甚微其功甚勤所以深戒成王使
不忘敬也

案此詩言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下章言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
陟南岡乃覯于京與定之詩言陟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
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召誥言先周公相宅洛誥言予乃胥保大
相東土則知古人營立都邑必擇土厚水深風氣聚會之處堪
輿之說三代葢有之但不如後世之多拘泥耳

泂酌

小序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朱子辨說 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蘇傳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則遂可以餴
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
也

集傳曰餴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

李安溪曰此詩謂盛世之無棄物王道存乎器使豈弟君子兼收
而並用之教養成就是眞父母之道矣案左傳明言潢汙行潦之
水可薦于鬼神又云雅有行葦泂酌分明是說祭祀不必更爲異
說以汩經旨

卷阿

小序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朱子辨說 此詩毛鄭之失有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
謂道可馮依以爲輔翼得之矣而鄭以馮爲馮几有孝爲成王有
德爲羣臣謂祭祀擇賢者爲尸豫撰几使祝贊道輔翼之案全詩
無言及祭祀之事此鄭之一失也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
爰止止卽指上鳳凰謂吉士來居王朝如鳳凰之來集耳鄭以爲

衆鳥慕鳳凰而來集又謂因其時鳳凰至故以爲喻考之書傳並
無此事此鄭之失二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云云言鳳鳴高
岡而集于梧桐之上梧桐則茂盛鳳凰則和鳴以喻成王君臣相
得而樂而毛謂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夫梧桐常有之木豈待太
平而後生鄭又謂梧桐生猶明君出生于朝陽猶明君之仁者皆
妄說也此毛鄭之失三也
辨紆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爲不切然亦未必分爲兩事
後之說者旣誤認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彌失
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而此詩獨爲所求之賢人何
故
黃氏曰鈔曰晦菴諸家皆以君子爲指王嚴氏破其說謂若以指
王則于來遊來歌說不通然晦菴意召公從成王而敘其事則亦
未嘗不通也此詩第五章有馮有翼方引入用賢之意第七章藹
藹王多吉士方明敘用賢之事古人作文次敘不可誣也
案君子斷宜指王看下章似先公主百神純嘏爾常如何可指
賢人說嚴謂求豈弟君子以用任吉士分爲二項正犯朱子所

訶得東發之說益渙然無疑矣
毛傳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
鄭箋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回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
王當屈體以待賢者
王介甫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
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
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
詩記曰此詩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
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
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彙纂曰此詩首章毛以爲興鄭王以爲比朱子以爲賦東萊說須
兼之然詩言豈弟君子毛鄭俱作賢人看故比興可通朱子作成
王看則比興無所取故疑召公從王游于卷阿之上而爲賦也毛
鄭之于此章詩義似紆曲不若朱子爲直捷
李安溪曰舊說以爲比喻朱子言從王游歌者得文義之安
張文潛詩說曰治天下者雖無事于恢大幸而治得于內則土宇
廣于外盍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
之界建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
謂治得于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
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于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
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
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盍土宇昄章與夫
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納蘭成容若曰張氏說詩其有感于熙甯開邊斥竟之舉而爲是
言也與
朱子曰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個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
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
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羨此事則其肯從吾言
必樂爲之矣
陸平湖曰君子之車四句不過言游阿既畢扈從者之濟濟耳用
賢意已盡于中四章集傳推衍毛鄭之說失之過深李安溪謂車
馬既集蓋游而將歸矣與陸氏說正合

案此詩十章首尾二章相應皆賦也二三四章極言福祿之盛
以歆動之而歸重在彌爾性一句彌固也如封彌之彌人君以
幼沖之資處豐亨盛大之境驕心易生逸樂之心中于內性便
盈溢不可制如明皇者多矣所謂心性有波瀾自已亦抑捺不
住必須求賢自輔得馮翼孝德之賢則有顒卬圭璋聞望之美
圭璋之德非彌性者不能也德性堅則成器濫則敗度敗禮楊
妃蠱于內林甫亂于外而祿山從之皆自性之不彌始李沆爲
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以奏眞宗謂人主春秋鼎盛須令
知四方艱難不然不溺于聲色則役於土木此眞彌性之法所
謂鳳鳴朝陽也七八九三章皆言鳳凰之爲瑞如唐之姚宋韓
江宋之韓范司馬皆人中之鳳又須久在相位使之安樂如鳳
之雝雝喈喈于梧桐之上養成君德敉寧國家似先公主百神
而純嘏爾常者實在于此此召康公之意也康成乃謂成王時
有鳳凰至平湖至引竹書及古今樂錄以實之此乃近世之諛
辭耳其說經不亦陋乎
伴奐二句鄭氏以爲自縱弛之意小蘇及李迂仲則謂成王之

時天下已平惟當伴奐優游端拱而無爲則是召康公敎王以逸豫也人主之德莫不成于兢業敗于優游豈可反導之乎蓋此三章首二句皆據現在所有而言非教成王常如此也伴奐優游言其太平無事也土宇昄章言其疆域廣大也受命長茀祿康言其基業深固也然苟不能彌性則皆不足恃三章末句乃是祝其將來頌禱中有規勉意彌性之道只在求賢此上四章與下六章相承大旨

民勞

小序 召穆公刺厲王也

集傳曰舊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

詩緝曰朱子之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蘇傳曰詭隨者不顧是非而妄從人也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說通曰憯不畏明緊頂上句謂遏此寇虐不畏明命之人

許白雲曰此詩每章皆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對言蓋詭隨柔惡也寇虐剛惡也人無正直之德則柔者便辟側媚以容身剛者彊暴横虐以立威情之常也有國家者于此二者無縱而式遏之則所進者皆正直之人矣　無縱詭隨所謹者自輕以至重惟繾綣者有遲回顧戀漸漬諂巧之意所以固結者深是則小人詭隨之尤而人少有覺之者故于篇終言之而與無俾正反同戒也

何玄子曰汔可小康曰可者見此時尚可他日將不及也曰小者幾幾不敢過望之辭

疏義曰此詩大旨在于遏小人詭隨無良寇虐無畏皆以言其心術之不一也後言惛怓罔極醜厲繾綣之類亦以極其形容耳

說約曰每章首皆以民勞爲言民之勞只爲寇虐在位掊克聚斂及征役不息之類耳安民只在遏小人故每章又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爲言也詭隨之實則無良也其從于君則詭隨加於民則寇虐然不曰無縱無良而曰無縱詭隨者小人欲虐民必須竊君權勢欲竊君權勢必先妄從于君則詭隨者小人虐民之根柢也必如何而後爲無縱要在開導乎君親賢遠佞維持善道而已

嚴甯人曰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而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

陸平湖曰鄭箋云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汝此穆公至忠之言集傳改云王欲以汝爲玉而實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于汝不如鄭箋質實有味

案鄭從序說以爲刺厲王朱子以爲戒同列故稍異然看板詩末句似指王爲是

黄氏日鈔曰戎雖小子晦菴以戎爲指同列雪山以小子爲名少年合二說方備

板

小序 凡伯刺厲王也

歐陽本義詩言上帝言天皆天也毛鄭以爲斥王非也下章云天之方難方蹶方虐方懠及天之牖民皆呼天而訴之辭其言天之方虐者猶言天未悔禍也苟如毛鄭說末章云敬天之怒亦將以爲斥王乎

集傳曰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詩記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愼哉吾出話以告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于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此朱子初說後集傳改云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較直捷）惟耽樂于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詩緝曰辭輯辭懌舊說謂王者出令然詳繹經意上承憲憲泄泄之文下接我雖異事之章皆切責僚友之言中間攙入王者出令則上下辭意皆不貫此詩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閒宜相和協徒執一己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惟僚友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并智可以措民于安耳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卽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謂己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

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前五章皆說僚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猷之不臧也統觀上下章旨知辭之輯懌非謂王者出令矣

案嚴解最的確人臣當國事倥傯之際惟當開誠布公和衷商議以求國事之定不宜專執己見盛氣相攻擊覩唐肅宗初年李郭宜力于外鄴侯謀謨于內將相和同故能戡定大憝宋慶歷時西北交警其時以韓范主西事富鄭公主北事廟謨先定故能危而復安而明季諸公專爭門戶毛舉已往之疵臚陳不急之務于國事全無補所以朝廷只用一等夸毗之人委蛇順從而一二元老號爲長厚者只如善人載尸而已古今同歎乃知詩人之垂戒遠哉

無自立辟李迂仲讀辟爲僻謂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案邪僻之辟如何云立毛傳云辟法也嚴氏申其義曰牖民之道本甚易今民雖多邪僻而本然之天自在亦惟因其固有而開明之勿自我立法以彊之自立法則是益也

非天也此解最明順

王介甫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

李迂仲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甯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甯閒于中則宗子亦當以德懷之也

詩記朱氏曰懷德維甯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東萊曰上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皆告以爲治之輔也

毛傳曰王往也嚴氏曰昊天常與汝出入往來游衍相從視人善惡可不謹乎朱子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

曹氏曰管小物也蔑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

案管管猶今人云以管窺天夜郎自大之意卽所謂猶之不遠也第七章藩垣屏翰正告以思慮深長爲國家久遠之計靡聖則且無天故末章又告以敬天憲憲泄泄謔謔蹻蹻正是敬字之反所謂戲豫馳驅也能知天之日監在茲則自不敢不敬而憂深思遠矣篇中屢提天字以警戒末篇敬天之怒敬天之渝是通篇結束

李迂仲從序說謂刺厲王遂至斥王爲小子恐太倨傲嚴坦叔云朱子以此詩爲切責其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于刺王與上篇同詳味詩意信然則先儒固有定論矣

毛詩訂詁卷六

錫[illegible]

大雅

蕩之什

蕩

小序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詩人言上帝者多謂天帝毛鄭惟于板及此詩謂斥厲王非也鄭又謂天降滔德是厲王施倨慢之化詩終篇皆述殷紂不宜中插一句獨斥厲王大抵刺者欲其君聞而改過故其言切而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直自傷其國之將亡爾故其言婉而遠詩所以不斥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之而厲王踐而行之也

朱子辨說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陸平湖曰潁濱說固當乃其自爲傳于蕩蕩四語亦未得旨詩謂蕩蕩乎其德之廣大者上帝也乃下民之主宰反此而急疾用威則其命多邪僻矣假上帝以斥厲王葢興體也天生烝民四語卽惟命不于常之意歐陽本義謂天有初無終初命文王終則命厲王固屬曲說詩解頤謂其初命性皆善終乃自暴自棄亦深求而反失之

文王曰咨以下七章初無一語顯斥厲王結撰之奇在雅詩亦不多覯李杜唐人以漢武當明皇以飛燕當太眞所由自命大雅矣

顧寧人曰彊禦多懟卽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于下矣卻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平湖曰善惡不兩立汝有秉義之善類則彊禦者多怨而朵無根之流言以譖去之

泰對嚴曰蜩螗沸羹朱子謂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此說最當鄭氏謂是飲酒呼號之聲此泥上章式號式呼而云然耳詩意未必然也

黃氏日抄曰古說鬼方遠夷也不知何方雪山謂楚俗多鬼指楚也愚案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卽荆楚可知矣

補傳曰背曰側小臣也曰陪曰卿大臣也朱傳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詩記曰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已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其聞規諫謗爲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案東萊解此章又別然以彊禦指人君似難說且與上章彊禦不相應流言自是在下之言豈可說人君拒諫辭李安溪亦祖此說而引紂智足拒諫辯足飾非爲證然謂人君流言以對下之人恐詩之立言無此體不如指臣說爲無病大雅之板蕩與王風之黍離並是千秋絕調板蕩作于厲王未喪亂以前少陵前出塞諸作似之黍離作于平王東遷之後少陵哀江頭似之

抑

小序 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歐陽本義 通篇汎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毛鄭多以汎論爲刺王如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之類皆非詩義也鄭又以小子爲斥王遍考書詩從無有臣呼其君爲小子者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不欺暗室之謂鄭引祭禮于奧祭畢改設饌于西北隅祖之來止不可度知考詩上下文了不涉祭祀之事詩又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葢言事有是非相亂者耳鄭謂童羊譬王后與政事又言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無倫次皆衍說也

朱子辨說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葢見此詩之次適出于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衞武公卽位于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愼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辭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

不合而以爲追刺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于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失而其得者亦未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辭義之顯晦疏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于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語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其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年九十餘歲作此其間亦聿既耄可以爲據又如謹爾侯度只是侯國之度曰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俱是箴戒作文自指之體如此

李迂仲曰武公以宣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時武公未爲諸侯安得作詩刺王說者以爲追刺然詩中所言指其君爲小子豈有後代諸侯乃指前王爲小子哉或又以爲刺幽王然詩無明文未

敢以爲必然也据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無謂我耄而舍我于是作懿以自儆韋昭注曰懿大雅抑之詩如昭言武公乃年老而作不應以爲刺厲王也然刺幽刺厲二者皆不可知學者但詳考詩中所言深有補于人君與士君子脩身之要則此詩豈可少忽哉

秦對巖曰孔氏以武公爲諸侯不當厲王之世遂指爲追刺呂氏非之以爲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豈追刺之語乎詩補傳曰厲王之世武公爲公子作是詩刺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愚案此詩朱子但以爲武公自微而作似覺詞義直捷不費分疏

陸平湖曰序既以賓筵爲刺幽不當復以抑戒爲刺厲鄭譜亦分屬二王豈其中無卓見耶朱子定爲自儆然三復其詩亦有戒王語案史記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則其所戒乃平王也

案此詩紛如聚訟補傳遷就其說謂武公爲世子時刺王因以自儆至老常誦之詩緝從其解竊以武公以宣三十六年即位縱云即位時年已四十則當厲王末年武公年纔四歲童稚無知安能作詩刺王且刺譏上之語豈宜終身誦之至于沒世不忘耶鄭又以賓筵爲刺幽因屬鶻突而平湖以爲刺平尤屬無謂朱子一掃其說眞覺大快大抵此詩以爲自警則俱屬精微之語以爲刺王則不免爲泛腐之辭以爲自警則危悚而不忘兢惕之思以爲刺王則倨傲無復人臣之禮且歷觀上篇民勞板蕩及下篇桑柔凡屬憂傷念亂俱有咨嗟太息之音此詩紆徐鄭重絕無此等氣象此不必細尋文義直讀其音節而可知者也諸儒亦知刺厲之非而必欲牽合序說終不免拖泥帶水直宜斷然截去一從朱傳爲妥

集傳曰今武公自言己今日之所爲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或謂顚覆厥德荒湛于酒武公不宜有此疑指厲王曰古人自責不嫌或過如賓筵武公飲酒悔過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載號載呶亂我籩豆亦說得如此過分蓋形容失德之害至于如此警惕自己不當或蹈也看二詩俱說飲酒意武公性情高邁如孔聖之惟酒無量而作詩自戒正是克治之精所謂金錫圭璧是也下章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亦見善戲謔不爲

虐之意輔氏申其說曰此言當時習俗之不善而恐己或墮于其間語意更覺無病

抑詩爲武公自警出于國語賓筵爲飲酒悔過昉自韓詩皆確有考据抑詩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賓筵之詩曰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二詩眞出一人手筆想見武公學問深純不忘謹戒處乃小序于抑詩大雅列在宣之前以爲刺厲于賓筵小雅列在宣之後以爲刺幽相去至五十餘年之久其失不攻自破且亦聿既耄以爲武公九十五歲之證則可若厲王流彘時方壯年宣王尚桓能立曷云既耄耶序說種種謬盭而以前歐蘇王呂嚴諸儒俱從其說近世李安溪氏猶謂此詩上繼板蕩下屬桑柔以類相次序說不可廢成說之難破如此

董氏曰侯苞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夕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王應麟云苞學韓詩然則韓詩與楚語合矣集傳解第八章云辟君也指武公也上既戒以脩德之事此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語簡淨明晰

詩緝曰虹謂幻蜮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王魯齋曰武公少年奪嫡之罪晚年進脩之功功過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于父好施養士士以是致其伯于死以成武公之立爲法受惡武公自不能無罪及其晚年眞有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老少相掩許白雲曰武公之詩見于經者三淇奧人頌之之辭賓筵與抑則其自作也二詩皆有戒醉酒謹威儀愼言語之意豈武公少年之失在此乎以其縱酒故有失及其晚年聞君子之言幡然悔悟而自飭故其爲箴戒之辭必惓惓致謹于威儀言語而其亂政覆德必由于酒所以功夫能及于聖賢者乃受敎聽言之功也由此觀之史記之事或不爲無而魯齋之言爲得當時之事實愚案史遷之謬妄蘇子古史呂東萊詩記已經闢過夫人至弒君篡國其罪豈可悔乎王許二子從祀孔廟而其說經乃大謬無理至此不惟汙衊聖賢乃爲千古亂賊開一便門立一亦幟與孔子春秋之致相反此關係綱常大故不可以不急辨

桑柔

小序 芮伯刺厲王也

歐陽本義 厲王事蹟據國語史記及詩大小雅皆無用兵征伐之事鄭氏謂軍旅久出士卒勞苦詩中並無此義首章言桑無葉不能蔭覆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鄭云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亦非也誰能執熱四句乃厭亂之辭言民遭王虐政如蹈水火耳鄭以爲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取喻太疏遠

朱子辨說 序與春秋傳合

孔疏曰芮伯世在王朝爲王卿士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詩緝曰歐陽謂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爲使臣奔走于道路然味詩之意正是厭苦兵革如杜甫所謂車轔轔馬蕭蕭下言靡國不泯知是諸侯相攻矣

陸平湖曰四牡騤騤三章言虢公長師而四夷交侵也觀所云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多我觀痻孔棘我圉其義自見歐陽謂厲王無征伐之事極誣鄭箋案竹書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邱皆事之可信者後漢書西羌傳亦詳載之歐公偶未之照耳

蘇子由解第五章曰王豈不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割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恤之事而誨之以辨別賢否之道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于亂亡而已解第六章曰君子視厲王之亂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于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怨也補傳曰末二句申言之者蓋下章云稼穡卒痒則代食又不可望矣

案蘇氏解此兩章朱子全取之爲詩傳合之補傳之言如此總曲折行深味且與下章相照應詩緝乃謂好是稼穡之言重農力民代食言任賢云稼穡當以爲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雖本東萊詩記然語太迂拘不可從鄭氏以好是稼穡爲王任用聚斂之人尤屬牽強無理

李迂仲曰歐陽謂民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不

思往就水以濯其煩此說固無害然與上下文不貫觀孟子因論行仁而引執熱以爲說其理可以類推此詩謂欲去亂而不序爵辨別得賢人而用之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緝曰大風之來有隧道必從空大谷中喻小人乘虛而入也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充實之象小人無由至矣善人所爲皆合于法度無可指摘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內污之事蓋其立朝行己無間可乘唯以曖昧之言誣之使之無由自明耳曹氏曰征猶討也謂以閨門之事污蔑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是也愚案歐陽之忠直而人乃誣以姦孤甥女子事幸而時當聖明事得表白所謂世道充實大風不起于空谷也小人之評陷君子千古一轍嚴氏之言最爲有理

雲漢

小序 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歐陽本義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訓摧爲至初無義理鄭又改摧爲嗺嗺嗟也改字先儒不取据詩摧當爲摧壞之義謂旱旣太甚人民

飢饉則將摧壞先祖之基業耳故下文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其義相貫毛鄭謂先祖文武爲民父母者非也蓋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朱子辨說 此序有理

詩緝曹氏曰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箕斗間爲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

泰對嚴曰朱子曰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躬按後說本之蘇氏諸家多從之蓋得古帝王遇災自責之意勝于前說也

黃氏日抄曰靡有孑遺諸家皆泥說文以孑爲無右臂之貌恐不若徑以孑訓獨蓋但云無復孑然而獨遺者耳無不能止一句最難解毛曰言無止不能也李曰未嘗以不能之故而不敬也戴曰無有不能而止者朱曰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然于本文終未曉然或疑此言歷章羣臣盡力救旱故于章末結之云靡人之不周盡矣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遏其旱勢者不知上天云何而不感格也未知然否

蘇子由曰昊天上帝寧俾我遯言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久苦此民下章又言黽勉畏去言始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于此不敢去以求濟斯難何元子曰此自怨之極而爲無聊之思也

案朱子語類雲漢八章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己處太少曰然愚謂此因宣王晚年失德而于此詩多加責備之辭耳篇中一則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再則曰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始則欲身當其患繼則欲避位而去其自怨自艾何如哉朱子于兩寧字與首章寧不我聽一例故不作責躬解不可以此求備宣王也且朱子解此兩句亦未順不如從蘇氏說爲妥詩緝曰此詩多用寧字或訓曾或猶偏或爲願辭不可執一此兩寧字則願辭也李迂仲亦從蘇氏解

王介甫曰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蓋已至矣

詩緝解第七章曰鞫哉疚哉舊說謂諸臣勤于事而困于食庶正冢宰位高祿厚恐未至此又以周爲賙給羣臣救荒當先及小民不應但賙給有位也

許白雲曰一章總言天旱人窮索祭鬼神而無應二章言其詳而欲引災歸己若成湯自責三章言民困之極恐隳先王之業謂自厲王之亂周民已少而遺民今又將盡四章祈望于祖禰先正五章欲避位逃禍而不可得六章責事神之或失七章君臣救災之勤八章勸率其臣以終之總而言之宣王遇災憂懼始祈于外神次祈于宗廟既而無驗則自揆事神之誠或未至誠既盡則又盡人事以聽天命也其恐懼修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淫溢于言辭之外宣王之賢可見矣

陸平湖曰皇甫謐世紀云宣王二年始旱而竹書謂二十五年觀詩之英銳踔厲其作于宣王之初年無疑自晉及隋雩祭之詩皆歌雲漢通典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皁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梁武帝十五年定祈雨制舞童皁服爲八列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端潔善舞者歌雲漢每列一章疑此詩爲雩祭之樂歌詩人承王命而爲之者若以爲仍叔作則春秋桓王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據桓五年距宣王旱時已在百年之外而仍姓叔字又非可通稱者序說蓋妄也 篇中索祭鬼神可云備矣自郊祖宮外內祭之尊者靡神不宗虞書之禋于六宗也羣公先正月令之雩祀百辟卿士也近而社稷遠而四方山陵川澤之神一無望漏然昊天上帝之外未嘗言及五帝余故謂五帝之祭秦禮也漢儒竄入周禮始于叔孫通之迎合漢高成于劉歆之附會新莽鄭氏注經乃沿襲而不知其謬

李安溪曰此詩疑宣王自作雖有王曰之語正如漢武所謂皇謂河公者不嫌于自稱也

崧高

小序 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朱子辨說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黃實夫曰建國封侯褒德賞功帝王之常典何足以爲宣王美自文武成康之紀綱法度蕩壞于厲王之手封建褒賞之政不行久矣宣王中興舉而用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也

詩記曰甫申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鄭氏乃遠取訓

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介圭在周官爲天子所用此言錫爾介圭者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鄭氏曰介圭長尺二寸諸侯之鎮圭自九寸而下

詩緝曰鄭氏注禮旣以甫爲仲山甫見孔子閒居疏而箋詩乃復異義此泥嶽降之說謂申甫皆四嶽之子孫耳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引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當時仲山甫爲相兼總內外之任而申伯則專主蕃宣之職並言之者蓋謂此兩人伯仲閒爾或疑甫爲字而申爲國舜典稱稷契漢稱絳灌或以官或以名或以封或以姓古人不拘類如此

孔氏曰郿于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王至豐冊命申伯于文王之廟故行餞送禮于郿申伯北受王命于岐周乃旋反而南行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

黃氏日抄曰往近王舅鄭氏改近音記諸家多從之王雪山獨云王舅非獨申伯一人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爲如此說則近當如字讀不必改音記矣

李安溪曰往近王舅者言往而使南土之人近王舅也

案黃李二說俱以近作如字讀誠勝于鄭氏黃則指申伯說而嫌添出先有元舅一層李指謝之百姓說則往字下當一頓住亦似牽強並存之可也

許白雲曰史記謂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于申謝非中國之舊宣王改封于此爾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之言可見矣申之舊國莫可考知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得名也謝在今棘陽縣屬王之亂申伯失其國宣王以元舅之親故錄其功而改封于謝與

陸平湖曰林氏謂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而犬戎自西作難蓋出于不備之方余謂召西戎者即申侯也周家自太姜邑姜以及宣王姜后孰非與國賢媛而幽王卒受外戚之禍則自己之涼德致之豈可以申伯之封謝等于王氏之並侯乎林氏又曰宣王之世申伯以王舅大臣爲南國屏翰厥後楚之經營北方自申始其征伐率用申息之師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高祖踰宛攻武關張子房曰秦敵在前強宛在後此危道也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宛即申也余謂據林氏說則平王之戍申亦未可厚非矣

案商周之世建都在西北其受患多在南方商頌書伐荊楚易稱高宗伐鬼方此詩云南國是式南土是保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大抵皆以南方爲兢兢春秋時楚滅申營方城後遂桀驁不可制乃知宣王之封謝平王之戍申皆是地勢不得不爾蓋南陽爲天下要膂所當首重諸儒皆以戍申爲平王罪余謂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

烝民

小序　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朱子辨說　同上

詩記曰二章言仲山甫之德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用不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有剛德勝者今仲山甫卻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若以此爲入德之方則斷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黃實夫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說者皆曰仲山甫能察諸侯之賢否此淺說也人臣知有君命而不知有民情如後世所謂朝辭禁門情態即異莅宿州縣威福便行如此適足病民而害國耳仲山甫能以王命宣于外復以民情之違順告于君善于調劑非一向阿順所以爲賢而足美也

許白雲曰宣王之所以中興者由得賢才之多也尹吉甫召穆公方叔張仲皇父申伯韓侯仲山甫皆賢人也而吉甫尤善言德行八章之間凡言仲山甫者十有二于以見惓惓尊慕之意大抵詩人之情于所愛者則喜其名而道之詳于所惡者則不欲道其名而言之甚略也故出車之于南仲采芑之于方叔六月之于吉甫江漢之于召公崧高之于申伯韓奕之于韓侯皆屢言之而何人斯之于暴公則惟一言而已

又曰大臣而惟以效死爲事則國殆矣夫任調變之職者消禍患于未萌撥斡旋之機措天下于泰山磐石進退優游豈非保身之大者然惟明且哲者能之苟昧于幾微而致禍敗諉曰我殺身報國而已尚何取于大臣哉其殺身不足以償敗國之罪故知明哲保身者非爲身謀乃所以定國也

陸平湖曰或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所語于宣王之世曰先儒論之詳矣保者不愧不辱之謂非但全身遠害已也楊子雲所見稍差一生乃爲此數語所誤

案申伯之封謝仲山甫之城齊皆是大臣立功于外後世人臣一出國門便生疑謗所由鮮以功名終而國事亦敗壞得如尹吉甫居中調護頌其行而視其歸眞是內外一體盛世景象玆其所以能中興也與

韓奕

小序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朱子辨說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自有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李迂仲曰春秋書錫命者三錫之者皆妄予而當之者皆妄受何以爲能錫命乎

詩紳曰毛氏謂禹治梁山平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以宣王配禹其說爲長孔氏乃以爲美韓侯以韓侯配禹則擬

非其倫矣

案毛孔二說俱嫌着相小蘇曰將言韓侯故先敘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何等輕省朱傳從其說李安溪曰有倬其道大路也山經禹甸而道通一語破的

王介甫曰韓侯取妻何與于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

蘇子由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于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于王

許白雲曰詩人言國之富樂必道其禽獸魚鼈之盛蓋日用之所須者未嘗言及金玉也是亦性情正之一端

曹氏粹中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

案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李迂仲從鄭康成說謂進其國之所有孔疏曰毛于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介圭亦爲瑞不從鄭而從毛其說爲長圭爲公侯伯所執天子用以辨尊卑侯國土產安得有此且此時未說到進獻王者不寶金玉若以圭璧行媚而求錫命是晉武公以寶器賂周釐王也非盛世之事末二句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方說屬國之貢獻并州多山故各令獻其所有立言自有次第耳嚴華谷曰箋以爲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是爲得之

朱子曰韓初封時召康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謂先王也後世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皆是不知當時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卻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調發這般卻曉不得東萊曰春秋時城邢城楚邱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尙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毛氏曰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鄭氏曰後君微弱用失其業宣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加

賜以追貊之國凡北方之事盡委之

黃東發曰宣王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山甫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謝盤山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

秦對巖曰侯氏燕胥鄭謂諸侯在京師未去者皆來與燕東萊曰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云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案此詩本言餞韓侯則侯氏自當專指韓侯說鄭氏乃臆說也

陳氏禮書曰衞夫人之車以翟茀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論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余觀王風諸詩自是風體非孔子降之也若說孔子降之則是聖人以布衣而擅黜王朝之樂章非爲下不倍之義韓奕詩序曰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朱子辨曰既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何足爲美嗚呼詩序蓋有所受朱子殆未之深思也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皆天子之事所謂王迹也春秋書錫命三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文元年王

使毛伯來錫公命諸侯不入覲不稟命于天子而天子遣使來錫之至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桓公命則是以王朝而追獎篡弒王迹掃地盡矣何謂錫命是其常事哉韓奕之詩曰韓侯取妻汾王之孫蹶父之子初只平常看過以春秋之事觀之知是王室聲靈未墜于地歎息為不可再見也當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結婚王室足為倚重形于詠歌誇其貴盛大國莫敢陵侮至春秋之世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而卽于是年齊遷紀郱鄑郚矣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矣以中宮之貴天室之亂至不能保其母家又何有于王室之甥乎汾王身喪其國賴宣王振起得復還舊觀至東遷以後距宣王不百年平桓孱弱列侯跋扈如河決魚爛不可禁止周鄭交質何如崧高烝民射王中肩何如江漢常武孔子列諸詩于雅而書桓莊之事于後蓋傷之也得作春秋時蓋猶望有如宣王者出得復還雅歌之盛至請討陳恆不行併春秋亦不復作矣故于哀十四年春以獲麟終

江漢

小序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辨朱子說 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詩緝曰江漢不言戰事二章卽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詩記曰渤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案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胡氏辨江漢合流旣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于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與

段氏昌武曰古者徵兵不出所以重內卒有四方之役卽用諸侯人耳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荆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平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

案段氏本東萊之說實為有見乎王遣畿內之民戍申此揚之水怨思所為作亦雅降為風之一大關鍵也

許白雲曰篇中三言四方皆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上章言江漢湯湯而曰經營四方四方旣平下章言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而曰式辟四方辭旨可見也李迂仲曰經營四方但是經營淮夷云四方者亦如後世征伐夷狄曰有事于四方夷狄耳

鄭箋曰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于王疏曰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

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伐之非謂宣王親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

陸平湖曰豐城朱氏曰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旣平宣王卽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復封建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安小國復井田將以戢四國之暴而利小民此一條可謂從大處立論于周受命鄭箋以為在岐嚴緝以為在豐華谷之說當矣

案對揚曰鄭氏及諸家皆以文人為召虎之祖蓋以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賜之使告祭其先祖也朱子以文人為文王追下錫山土田謂旣賜召虎以圭瓚秬鬯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也

案下文言于周受命是使之受賜于文王之廟矣未有不先告廟而使之受賜者則朱子之說為長也

常武

小序 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辨朱子說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于理亦通

陸平湖曰試思有常德以立武事文義云何可通夫武王之頌為大武康王之雅為下武宣王中興自可題為常武耳召穆爾時經理南國未暇陳詩此詩用紀事體又專美宣王竊意非史籀之徒不能若此諦當

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謂王命南仲于太祖之廟疏云王命卿士南仲使為元帥又命太師皇父使監軍衆其說是也南仲卽出車篇之南仲謂為文王將者非是鄭箋曲從序說以南仲為皇父之太祖案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則南仲之氏姓東遷猶存必非皇父先世一皇父也而或以為尹姓或以為南姓何淆亂至此下篇三事就緒謂南仲為將皇父為監休父為司馬三卿皆

有成績也
毛西河曰據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歸錫召穆公命則謂宣王與召穆並出師一伐徐戎一伐淮夷案常武詩曰有嚴天子實王自親征江漢詩曰虎拜稽首則爲召穆將與竹書合則朱傳所云一淮南夷一淮北夷者非也徐戎伯翳後在徐地淮夷淮浦之夷又徐戎外之一種但欲伐徐戎則必循淮浦故詩中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與竹書王師伐徐次于淮合蓋召穆所伐者是淮南夷而宣王特經歷淮北夷非伐淮北夷也且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其分稱彼此原有賓主以伐不主淮故曰彼主徐故曰此至又曰鋪敦淮墳敦頓也宣王欲伐徐方而頓兵淮上與竹書所言又合且江漢詩明曰淮夷來求淮夷來鋪常武詩明曰徐方既同徐方既來則其自爲分別亦甚明矣
陸平湖曰陳少南云江漢常武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從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余

謂常武明言濯征徐國徐方來庭與淮夷何涉而必屑屑分淮南之夷淮北之夷經義所以求明轉晦也
案常武一詩言徐土徐國徐方者凡十而其言淮者特兩見耳曰率彼淮浦則其經歷之地也曰鋪敦淮墳則其屯聚之所也並未言伐淮夷之事足知毛陸兩家所見近是
孔疏曰王命南仲爲將皇父爲監二人當並命于太祖之廟下章言尹氏命休父爲司馬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上言太祖下言尹氏文互相足也此徐當是徐州之地未必卽是春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時徐國甚小而此時六軍並出則是強敵明非春秋時徐國也
顧氏炎武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陳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用之如決水于千仞之谿矣
李安溪曰二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多矣未有自將者蓋徐自穆王以來負遠僭號在西京時罪浮吳楚非偏師之所能服也必且號召淮南之夷爲之羽翼是以先定南邦翦其黨援然後執言聲罪六師移之殆山甫吉甫輩所共圖議故山甫城齊令其輿魯合勢以遏北軼而休父之行受策尹氏中興次第于此可見
蘇傳曰六月歌尹吉甫采芑歌方叔而在小雅崧高歌申伯烝民歌仲山甫韓奕歌韓侯江漢歌召虎常武歌皇父而在大雅概言之則七詩皆無以異精言之則在小雅者征伐政事而已在大雅者皆君臣同德有不知其所以然而致者此其所以異也

瞻卬

小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歐陽本義瞻卬昊天則不我惠述民呼天而卬訴之辭與篇末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同謂此蒼蒼之天耳而毛鄭以昊天皆爲斥王者非也又云微箴之据詩所言皆直陳其過惡何暇微箴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本不待訓解而鄭謂丈夫陽婦人陰及陽動陰靜等語皆衍說也
朱子辨說凡伯見上
秦對巖曰鄭氏以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爲非

宜其解甚當而歐陽氏非之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當樂其蠶織耳以休爲樂恐未必然
李安溪曰奪人土地人民蟊賊不止者也顚倒有罪無罪罪罟不收者也此一章申上二句之義
陸平湖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朱傳謂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婦寺之不能教誨似不煩言當如蘇氏說王不用教誨之言惟用婦寺也豈曰不極伊胡爲慝朱傳改用迂仲之說亦費解當云其讒譖者豈不已極乎而王且曰彼何足以爲慝也
詩緝曰其爲惡豈不極至乎何故爲慝而不已也此解似更明順
案此詩專刺幽王寵褒姒而及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何也從古女謁盛則寺人親寺人親則正士遠明神宗朝鄭妃寵煽馴至礦稅之使四出臺諫屏斥一空至末年諸君子屍塡牢戶亦由鄭妃根株而國運傾矣女色之禍古今一轍可不戒哉

召旻

小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歐陽本義詩言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又云天降罪罟皆述周之人民呼天而怨訴之辭義與瞻卬同毛鄭以爲斥王者皆非也

朱子辨說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蘇傳曰因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於小旻爾序云閔天下無召公之臣者衍說也

詩緝曰邶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溢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其理一也

李安溪曰第四章中首章之意言民生之困悴流離如歲旱之草枯槁無色又如棲樹之苴飄零無依三句分作兩喻

案臯臯慢也訿訿讒毀也臯臯訿訿之小人王曾不知其玷缺而我兢兢業業者反不安于位而見貶黜言用舍顛倒也諸儒皆同此解朱傳亦從之甚當而東萊用鄭氏解言天下之人皆戒懼危怖我王之位又甚隊後犬戎來伐而周與諸侯無異此時未便說到犬戎之禍不可從

孔疏曰毛以爲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言之言維昔明王之所會富者不如今之時謂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謂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賢人也

蘇傳曰疏麤也粺精也君子與小人精麤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長此亂乎

補傳曰頻水涯也中水源也池之所以竭由其涯之疏漏也泉之所以竭由其源之他泄也今池竭而不云自頻泉竭而不云自中是不知弊端之所由失其救弊之道其爲害豈不廣乎

蘇傳曰召公日闢國百里非用兵以求拓地也當時虎芮質成諸侯歸周者四十餘國此詩人所以推美于召公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鄰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爲而以誣召公嗚呼殆哉

案蘇氏此條蓋因當日介甫用事王韶李憲之徒生事四夷而發前輩說經動關國事如此李迂仲曰如以甲兵而闢國則王翦之徒皆能之矣後代之人多假詩書以文姦不可不辨亦隱爲介甫新義下一針砭

陸平湖曰詩人本旨乃近舉宣王中興如王命召虎式闢四方于彊于理至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謂受命必屬文王宣王中興獨非受命之君乎集傳引用蘇氏然如我之說謂召穆公爲宣王日闢國百里所以成中興之王業如蘇之說謂召康公爲文日闢國百里大非服事之忠心此種乃詩中大關鍵惜朱子巳不加辨無從起而質正之也

案陸氏此條亦大有見且與末二句照應召虎是宣王舊人豈無一二存者乎情事頗切合當並存之

毛詩訂詁卷七

毛詩訂詁卷八

錫山震滄顧棟高著

周頌

朱子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與容古字通用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若昊天有成命執競噫嘻是也)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附焉凡五卷

劉氏瑾曰雅頌原以十篇爲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爲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爲四之四商頌五篇爲四之五通爲五卷

劉氏𤣱曰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樂也

蘇傳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葢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爲詩以歌之于是頌聲始作

陸平湖曰雅頌之分雅則主音頌則兼容周禮太師敎六詩其別之曰頌者大抵用爲行禮習舞之節如維淸爲舞象詩武賚桓爲大武三詩於鑠爲舞勺詩此世所共知者也雍用以徹俎勺即用以祼獻升歌淸廟而維天用以獻尸高山祀太王而即用以獻先公之尸執競獻武成康三尸此世所未悉者也康爲周之令辟其有樂之頌爲宜鄭譜謂頌止成王幸得朱子糾正其失得所據依至魯人頌僖乃樂所爲鋪張揚厲者騷列諸頌葢非復西京之舊矣後世如秦人刻石頌功德漢司馬相如有封禪頌王襃有聖主得賢臣頌馬融有廣成頌豈非沿末而忘其本乎

周頌淸廟之什四之一

孔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葢孔子所加

補傳曰周頌皆一章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爲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淸廟

小序 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朱子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歐陽氏曰不言武王者主于祭文王也

曹氏曰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

李迂仲曰周公特相成王以朝諸侯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

鄭箋曰文王精神已在天猶配順其素如在生存

詩記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承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徐氏曰無斁于人即廟中以樂天下也

方氏苞曰舊說此周公旣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葢以四時祫祭皆于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尙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于是時特起大義立廟于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于豐而發命則豐廟作于遷鎬之前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于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于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于

文人是也葢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于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

案小序謂周公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巳有語病李迂仲輩特爲圓足之至歐陽及朱子專主洛邑告成說文武並祭而不言武者以文爲主也望溪則專主豐廟立說此是千秋隻眼葢周家興舉大事無不發命于文王之廟者成王作洛則至于豐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至于豐召虎錫命曰于周受命者周亦豐廟也申伯王餞于郿時王在豐冊命申伯于文王之廟故行餞送之禮于郿也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太祖毛謂王命南仲于太祖之廟太祖當卽指文王此與下維天之命爲一章上言秉文之德下言文王之德之純語意正相承應葢推文王爲受命之祖故凡發命致祭則歌此詩卽武王亦不得與所以歸美于先人也若如序之說則自武之克殷至宅洛凡十有餘年文王之樂歌至是而始備無乃太闕略乎

維天之命

小序 太平告文王也

歐陽本義 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鄭以命爲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之本意又謂在攝政五年之末皆臆說也頌作于成王之時其早晚不可知矣

朱子辨說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詩記曰說詩者不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于文義未有害然詩止用一篤字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便短蓋但言篤而行已在其中矣

黍對巖曰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于我我既受之者此朱子初說詩記採之者也言此詩即左傳何以卹我我其收之者此朱子後說載于詩傳者也何楷曰若如此說則是望天與文王之有以卹我于上下文不甚浹洽當從前說

陸平湖曰升歌清廟後維天用以獻尸比之商頌清廟則那維天之命則烈祖也篇中第一節美文德之純第二節勉曾孫之篤皆補前詩所未逮自小序云云而其旨雜出矣

案鄭以天命爲天道極與中庸脗合而歐陽氏非之謂天命與周無有窮已乃王其子孫李迂仲從其說雖與下節照應而意淺薄無餘味且與於穆唱歎神情不協不知收字篤字原與不已相爲遙接收是不使滲漏篤是益加積累文王與天合德蓋烝溢衍使後王不能收則成漏卮矣不能篤則成薄祐矣下節云云正欲使文王德澤點滴不漏用固丕基則千世萬世與天同久詩所以以天命起以曾孫結非周公聖筆不能渾化形容若此然自昭王以下篤字蓋難言之

陸氏謂此詩與清廟合爲一章篇中所說皆補前詩所未逮極爲有見朱子語類或疑清廟祀文王之樂歌何以篇中不顯頌文王之德得陸氏之說可以渙然矣

維清

小序 奏象舞也

孔疏曰此樂象文王之事牧誓曰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而爲之舞武王制焉

朱子辨說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蘇傳曰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詞稱文王將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箾也武而謂之勺者勺之序曰告成大武蓋因此詩而名之也

張子曰周樂有象武勺三者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歸武功于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死國人所奏之樂奏于武王之廟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大武有所增益也

李迂仲曰清明緝繼熙廣也言天下之所以清明無事後世能繼續而廣之者皆是文王典法所致文王造周故祭天之禮自文王始自今已後迄有成功其禎祥皆在于文王毛鄭則以爲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則是僭僞不軌之臣耳又以后稷肇祀遂謂后稷亦祭天嗟乎以諸侯而僭行天子之禮此乃暴秦無忌憚者所爲曾謂后稷文王亦有是哉

李安溪曰清廟是方祭之詩維天之命是祭而受福之詩此祭畢而送神之詩三詩皆祭于文王廟者其後或于太廟亦用之蓋文德之歌武功之舞周人崇之也至而用之也廣記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以舞大武又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恐非獨文王廟爲然也

黃實夫曰鄭氏謂象舞象用兵時刺伐夫詩但言文王之典則非象其殺伐之事可知若大武詩言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則其爲武舞亦可知而諸家之說則以爲天下之所以清明而無事者由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夫詩但言文王之典烏在其爲征伐之典也哉

集傳曰此詩疑有闕文

案此詩謂奏象舞序說亦可從至康成謂象用兵時刺伐必不然矣而何氏楷謂象箾之舞原係武舞康成非無故而云然集集亦錄其說此不可解

烈文

小序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歐陽本義 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之據序云云則祉福當爲文王所錫從毛爲是此祭而受福君臣自相勅戒之辭無封靡四句此君勅其臣之辭不顯五句此臣進戒其君之辭也

朱子辨說 詩中未見卽政之意

詩緝曰說者多以念茲戎功爲勉諸侯念祖父之功今考武王克殷纔六年而崩又周公攝政七年共十三年耳烈文作于成王卽政之初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專戒其子孫也

蘇傳曰序云成王卽政卽政非卽位也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補傳曰助祭諸侯卽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時也

彙纂曰先儒以爲祉福錫自文武戎功爲孟津諸侯與前王共定天下之大功而朱傳改之爲辟公助祭所錫又以念茲戎功爲助祭錫福之功其歸美諸侯太過夫助祭誠敬能致福降似只可美以顯相之肅雝至祭主受胙必歸之祖考在天之佑且助祭雖不可謂無功然當洛邑初成之年孟津諸人尚在必當及其開國底定之功意更宏博耳

案朱傳以末節爲王者戒飭而勸勉之辭此本王介甫說謂無

競二句戒之以用人也不顯二句戒之以務德也末句謂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意與上節一串然四方之訓百辟之刑似未可屬諸侯身上說不若歐陽以爲臣進戒其君爲穩當且得君臣交相勉與皋陶賡歌同意

天作

小序 祀先王先公也

歐陽本義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謂天育此高山太王依以爲國耳鄭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者衍說也彼作矣文王康之作起也彼太王也太王起于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徂往也謂太王自幽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戒子孫保之鄭以作爲作宮室非也

黍對巖曰此詩諸家互有得失惟蘇氏曰太王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得之黃氏日抄曰朱子以彼徂矣岐四字爲句雖無關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

陸平湖曰鄭氏訓徂爲往與下句文義不貫朱子從後漢書作岨或云韓詩岐字連下讀覺兩矣字句法雙妙余謂彼徂矣岐正以參差彌佳

彙纂曰此詩序以爲祀先王先公疏曰謂四時之祭也蘇氏謂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朱子只以爲祭太王詩而不及文王謚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非所安然詩中有太王與文王則亦難斷其不祭文王矣今欲從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集傳則又偏遺詩中所有之文王而專稽秦漢以上簡編殘缺無可考證則序說猶爲近古

案朱子與小序各持一說然先儒多從序彙纂亦無定見惟李安溪曰禮入廟以昭穆相祔此文王祔祭于太王之詩昊天有成命爲成王祔祭于文王之詩執競爲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語雖新而特有根据考之三詩經文頗合似屬不刊特標出之以俟知者

昊天有成命

小序 郊祀天地也

蘇東坡曰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

歐陽本義 此詩言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誦也當爲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爲說迂曲而文理亦難通

朱子辨說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狃于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句次言文武受之亦止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乃至五句而後止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于南祀地于北而其壇壝器幣樂舞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于澤中方丘奏之又何取焉序說之謬反覆推之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

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旨耳或曰國語所謂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龢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謚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此又何耶曰叔向葢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業而不爲王謚之謚乎葢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或又曰蘇氏最爲不信小序而于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爲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于漢廣之篇已嘗論之矣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于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基者非必造之于始亦承之于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爲說亦不得而通矣況其所以爲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陸平湖曰緣序有郊祀天地一語生後儒無窮聚訟而總無當于詩義郊之有南北祀典之宜分宜合未暇詳辨但錄蘇氏之傳與朱子所以折之者而詩義可曉然矣詩道成王之德不獨見于國語賈傳新書稱引是詩亦明以成王爲武王子文王孫

南北郊分祭合祭論

宋哲宗元祐七年詔集議北郊典禮時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軾持議尤力設六議以折伏言者謂昊天有成命之詩是合祭天地之明文若令分祭則終篇言天而不及地豈有祭其所不歌者哉詔令最詳定時軾弟轍爲門下侍郎白上請降旨罷議乃止紹聖中蔡京用事詆誣宣仁謂踵王莽詭事元后故事詔罷合祭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有能舉行者明世宗尤銳于復古用夏言議分祭天地南北郊舉朝爭之不能得是宋明兩代久成聚訟而朱子亦謂聖王制爲祭祀必以象類斥合祭爲瀆亂不經夫儒者之論百代將取衷焉竊謂是朱子之言過也古者只有郊社社即后土即是祭地與郊對漢書郊祀志莽言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而地祇止稱后土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是后土之名至莽始收也武成止稱皇天后土太史公曰郊社所從來尚矣召誥言用牲于郊社于新邑中庸只說郊社之禮遍檢經傳未嘗有所謂北郊者王氏樵曰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張子謂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此二語最分明以此知天地不合祭亦別無北郊以祭地也斯言當矣夫天運行無迹郊在野外以受陽氣言天而地在其中此陰統于陽卑統于尊之義若地道只主靜守故建于國中師行則宜于社歸則告成于社葢有關土開疆之事則地有專責故地之離天而獨祭者惟社經傳郊社並舉葢謂此也烏有所謂北郊之祀與天抗衡者哉後儒徒見分祀爲周公之禮經而合祀爲王莽之諂媚一唱百和雖朱子亦惑其說殊不知王莽一生傅會周禮即圜丘方澤之文亦屬王莽劉歆僞造而世儒未之察也彼其于時日方位禮樂牲幣事事與天相埒無有隆殺既已躋地與天並而後以合祀託于夫婦判合之說以高帝高后配則太后之心愈懽而天下之觀聽愈聳世徒知合祀之爲私褻而不知分祀之尤爲僭妄也是莽歆僞造周禮既以欺一世之愚民又以欺萬世之學者其流毒不更甚哉明世宗朝北郊集議主合祀者二百六人魏莊渠校與焉莊渠篤信周禮而能不爲所惑其見卓矣夫王者父事天而母事地而儀禮喪服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豈有郊祀大禮天下臣民所共聞見而顧並極崇侈無絲毫爲尊屈者是爲陰抗陽妻乘夫王莽

奪國之漸兆于此矣蘇氏六議第以暑雨堪虞賞賚不給爲言而未及分祀僭越之所在猶爲爭其末而遺其本至昊天有成命之詩之無關于郊祀斯又不足辨也

案分祀合祀千年聚訟而定議行分祀者宋之京以詆誣宣仁快其私忿明之言徒以迎合上意閒璁萼之寵躐取相位二公皆爲名敎罪人後之君子愼毋襲周禮之虛文謂朱子已論定復蹈其覆轍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而其下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皆在天之神以血祭祭社稷而其下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則皆在地之神是社爲祭地與郊對舉明矣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是四郊之祭皆祭天帝無北郊祭地之禮明矣禮記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是又郊社分祭天地之明證也朱子後來亦不信北郊其論中庸郊社之禮云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卻好中庸章句成于湻熙丁酉後詩傳十

二年足徵詩序辨時朱子初年未定之說其定論另見語類中
覘鈇十此文辨析精核足正二千餘載南北郊分祭合祭之謬
謹附識于此以補斯文之不逮 玉潽

我將

祀文王于明堂也

語類問帝卽是天天卽是帝卻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問我將乃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程子謂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

何玄子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至季秋大饗不可于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祭帝必于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

黍對嚴曰東萊謂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維天其右之以上言祀天也既右饗之以上言祀文王也嚴氏以右饗亦屬天不可從

陸平湖曰此詩及思文俱當作于周公或疑康昭以下所配余謂南郊配以后稷明堂配以文王在周當爲不易之典

時邁

巡守告祭柴望也

檝鷚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守而其臣作詩頌美其事以爲告祭柴望之樂歌也

詩緝曰言我時出巡行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而設爲問詞也應之曰天實右序有周矣于諸國則莫不震疊于羣神則莫不懷柔是天實右序之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君天下也又應之曰天實明昭有周大明黜陟式序在位偃武脩文用賢尚德是天實明昭之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既右序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結上文其字意故皆以允字決詞言之

黃實夫曰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紹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脩文放牛歸馬此非載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至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許白雲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朝會之事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望祭之事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偃武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脩文也

陸平湖曰時邁詩序謂巡守告祭左傳謂武王克商而作宣十二年諸儒因謂爲武王巡守但武王巡守除竹書外無可考今觀樂記及武成所載與詩言一一脗合竊疑天作岐山是丁未祀于周廟之詩時邁是大告武成之詩也則左傳之言爲不誣矣而國語又以爲周文公之頌或公潤色此詩以爲後世巡守告祭所用故內外傳異說而詩序亦云然耳

案歐陽本義言武王巡守所至之邦昊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以右序屬上二句讀不言天之子武王而謂于巡守所至之邦右序不屬天而屬諸侯俱迂僻不可從讀嚴氏說覺通體靈動矣

執競

祀武王也

檝鷚此詩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誦康王釗也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

辨訂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于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于王季章中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早而別爲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

華氏霞峯曰李迂仲以歐陽公之說有窒礙難通者蓋以昊天有成命之詩有基命之語與此詩之奄有四方以爲不宜以頌成康耳濮氏曰基命之語與洛誥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之意合其爲頌成王無疑然則此詩之爲頌成王康王審矣

李安溪曰此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言成康者猶前祔祭成王而

稱二后蓋祔祖則亦告考文武功德相等成康功德亦相等也惟武王始受天命其入廟之典當殊故惟武王祔王季無詩

陸平湖曰此昭王已後之頌說見前昊天章既醉既飽主獻尸言或有疑朱傳者謂一詩何可用于三廟既非合祭又非特祀不如仍遵序說余謂合祭而獻武成康三尸何害

朱氏公遷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已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

案昊天有成命及此詩經歐陽公及朱子之辨可謂明且切矣而後儒如李迂仲嚴坦叔郝京山輩猶多從序說卽彙纂亦屬兩歧且引朱子初注亦從毛鄭見東萊讀詩記中以爲證謂武王成大功而安之何苦舍其簡直而從其迂曲而難通者哉平湖以爲合祭安溪以爲康王祔于武王廟之詩安溪說近是蓋合祭自然兼七廟不應單從武王頌起遺御文王以上也

思文

小序 后稷配天也

歐陽本義 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鄭于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出于今文尚書僞泰誓之文故于臣工箋云亦烏以麰麥來牟來矣甚矣漢儒之好怪也毛鄭又以來牟爲麥之據爾雅釋草載詩所有黍稷稻粱之類甚衆獨無麥謂之來牟之文是出兩家之臆說耳當闕其所未詳

詩緝曰后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

補傳曰國語第言時邁思文二詩爲周公作今以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皆出于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皆一時之事詩皆爲周公作無疑

泰對嚴曰立我烝民毛以立爲如字孔疏謂存立眾民之命鄭氏則以立爲粒尚書之烝民乃粒正詩所謂立我烝民也二義俱通

案朱傳從鄭義然不免有改字之病以立爲粒與下句極字不通貫且民既得粒食矣又何煩貽我來牟乎語意亦犯複毛氏之說爲長詩但言耋而後教耳來牟正是粒食之一種稼穡極是朴魯而詩頌后稷有文德蓋文明之事起於衣食足也歐陽謂來牟非麥此無關大義不必深辨

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

小序 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歐陽本義 見上思文

朱子辨說 序誤

彙纂曰序義以諸侯來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朱子初亦從序後改爲戒農官之詩蓋以經文止言農事耳後之儒者以爲戒農官止當列于雅何以次于頌則序說終不可廢

馮復京曰保介卽戎右高誘注云副也朱子增成其義曰農官之副未見確然

孔疏曰天子實敬諸侯故不敕其身而託于臣工保介

錢天錫曰錢鎛與銍三者皆田器錢以起土用于春耕鎛以去草用于夏耘銍以穫禾用于秋收

詩緝曰諸侯歸其國有王事有民事臣工與諸侯其治其國者故以王事戒之保介係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籍者故以民事戒之來咨來茹謂成法有疑當來咨度不可輕改舊章以亂法度如後世之題奏請旨是也

案此詩莫春毛鄭孔皆以爲周正是夏之正月而詩緝載朱子說云莫春在夏正爲建辰之月在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于朝聘祭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祀當在建卯之月而祭畢遣諸侯之時春已向莫農事不可緩故集傳直以莫春爲夏正之三月惟元儒張翠屏力主周正謂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謂孟春之時三陽初動麥已生長故先言來牟之受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奄觀銍艾總祈一年之內五穀皆熟也發明古注之說極精詳見釋時令 李安溪曰元日祈穀去莫春不遠似亦主周正言蓋月令從夏正其孟春卽周之莫春同是建寅之月也

噫嘻

小序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歐陽本義 此詩成王亦成王誦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其文理之易通者而從難通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

彙纂曰此爲春夏祈穀于上帝之詩歷代諸儒俱遵序爲說是亦頌中一大禮所在朱子初亦信之而著爲傳矣後改爲亦戒農官之詩未審何據是以後之學者有疑焉且以爲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夫天子戒勅勸農止及國中之鄉遂猶未及乎畿甸似毛義之推廣于天下爲所該者遠矣況言私而不言公以爲讓富于民意亦可存

陸平湖曰今當以臣工爲祈穀詩噫嘻爲戒農官之作嗟嗟保介至迄用康年其爲祈穀詩無疑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朱子初說言我之成其王業者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此依毛鄭後改從歐陽時世論作康王詩謂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据竹書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則朱子後說不爲無徵

秦對巖曰李迂仲云是詩所言但說民從事于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爲人事于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爲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故于此而祈穀焉詳味此詩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十千維耦胡一桂曰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振鷺

小序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朱子語類問振鷺詩非正祭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何如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

秦對巖曰朱傳曰在國無厭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後又載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于我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與前傳稍異細玩之則後說爲有味錢天錫曰爲勝國之遺易起猜疾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是也

案大序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于神明看來亦不必盡如此只關涉廟中其詩自是頌體若臣工噫嘻二詩朱子謂是戒農官之作則全與廟中無涉恐只當從序安溪謂此釋奠于太學之詩以我客指賓與之賢士此另出新意不可從

豐年

小序 秋冬報也

朱氏公遷曰集傳初本作穀始祭而薦于宗廟之樂歌改本作報賽田事之樂歌蓋亦用小序之說也不知何以有序誤二字可疑

李迂仲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黃門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王氏則以爲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謂烝嘗者以詩言烝畀祖妣也然載芟祈社稷其詞與此同豈亦祭宗廟乎至于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成百穀之祭要不如王氏以爲祭上帝其說爲長詩記曰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于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亦云上帝可也以祈爲郊則季秋大饗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爲報歟

陳少南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耳

蘇黃門曰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下曰烝畀祖妣何也以其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案李氏所列三說而外曹粹中又謂秋冬大饗及祭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彙纂亦謂秋冬大報上自天地下至方蜡靡祀不舉是詩槩爲報祭之樂章故序不明斥所祭者爲何神也朱子定爲秋冬報賽田事泛言之正與序合不知何以云序誤

王介甫曰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今黍稌皆熟則無不熟所以爲豐年

有瞽

小序 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孔疏曰合諸樂器于祖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經文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非合諸異代樂也此特告太祖不因祭祖且不告羣廟以樂初成故于最尊之廟奏之耳此太祖謂文王也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

曹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者文王之廟也

案孔疏則補傳謂合乎祖爲祫祭非矣經但備陳諸樂器而又云既備乃奏則孔氏之說爲有徵補傳謂禘太祖見于雝有瞽之合乎祖爲祫此特因序中一合字傅會于經文無當也黄實夫亦以禘祫之祫不知何故

李安溪曰詩用以絃歌于堂上者也設樂懸及鼓鞉柷圉之屬于下以奏簫管所謂下管者也肅雝和鳴蓋總言八聲器聲八音相應無不和諧也

王氏志長曰此非祭祀之時所奏凡樂初成必先薦之祖考而後譜之樂官登之郊廟也

潛

小序 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鄭箋曰冬魚性定春鮪新來薦之者謂其于宗廟

孔疏曰冬則衆魚皆所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

陸氏佃曰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

何氏楷曰月令季春薦鮪夏小正則以二月薦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故謹記其時

沈氏守正曰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原廟薦新之意

李安溪曰自振鷺至此不能比于郊廟之祭而皆列在祀典佾以樂歌者故類次于此

詩緝曰魚性喜潛潛言取之深也舊說謂潛槮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今不從

鄧元錫曰取以時用有禮故能以祭受福若柴而涔之薄罶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心也秦對巖謂此說最有理應從王氏以爲潛藏之潛

彭氏執中曰子孫于祖考凡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而其樂歌必言其所與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者以示不忘本之意

雝

小序 禘太祖也

朱子辨說 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卽后稷也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劉氏瑾曰二廟太祖后稷及祖文王 二祭謂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吉禘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宜爲禘嚳于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于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于他廟耳

黃氏日抄曰序以爲禘太祖于詩文無之于禮于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華谷考以祭法則考乃祖父之通稱

詩緝曰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朱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詩記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同今考祭法父曰考至高祖亦曰顯考則考者祖父之通稱也

秦對巖曰詩中烈考文母相配而言文母是太姒則烈考應是文王也

陸平湖曰朱子論禘祭主趙伯循說故持論若此然序謂禘太祖其說亦有因魯禘文王于周公之廟必歌是詩以徹故其後三家亦僭用焉左傳亦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特以爲禘太祖則以魯禮當周禮于義不合耳 謂迂仲集解云皇考者尊之之詞烈考者美之之辭可破一詩兩稱之疑而稱太姒爲文母于成王義有未安當從集傳作武王祭文王之詩或疑詩稱文武維后曷不解爲並祀文武曰宣哲維人其語對舉宣哲既無所屬知文武不斥二王矣

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爲文王無疑此詩爲祭文王之詩無疑

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非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周禮之末失也

李迂仲曰周人所謂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斥曰文王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文武之名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爲之諱

案此詩宜從朱傳序云禘太祖妄說也但朱子以廣牡爲助祭諸侯所薦不如鄭孔說歸之天子辟公只相助陳設之耳蓋宗廟之祭主者爲尊載于周禮及禮器祭義甚詳彙纂已明辨之矣又以右爲左右之右云尊也謂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若然則

太姒與文王同在廟中享祭矣案儀禮特牲少牢廟中只一尸
單祭考不祭妣少牢祭尸曰用薦歳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是妣祔于祖考共一尸之明證也惟士虞禮記曰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賈公彥
疏云此謂喪中之祭男女別尸蓋當殯于寢之時若既祔于廟
則同几共尸精氣合故也故篇末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鄭云所以某妃配某氏也禫祭在禫若當四時吉祭之月雖行于廟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故則共尸可知許
家皆本古注以爲右助之右其說較妥朱子于我將篇既以維
天其右爲左右之右矣于此烈考文母亦云然豈有一廟之中
文王太姒並設二尸當百僚助祭之時獻酬交錯男女雜遝豈
復成禮乎當以儀禮注疏之言爲正

彙纂曰朱子以皇考烈考俱爲文王一人比諸儒更得解而武王
之祭文王劉向固先言之

載見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朱子辨說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孔疏曰武王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經助祭于此乃言

始見于武王廟者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于此親爲祭
主諸侯于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

彙纂曰成王新卽政率百辟見于昭廟以隆孝享一以顯耆定之
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有丕承王業畏懷天下氣象
故曰始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祖宗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指武
王一廟而作此歌乎

補傳曰禱廟則文王廟之樂章載見則武王廟之樂章

集傳曰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
皆謂武王爲昭考

方氏苞曰此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
而特祀焉儀禮所謂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
可缺一時祭故必祫于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于
所入之廟此詩所云率見昭考是也文王侯伯也吉祭于廟不宜
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于
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案方氏此條極當若如孔氏之說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
王成王于此親爲祭主諸侯于成王之世始見武王不知成王
未爲祭主之時祭主將誰屬哉若以周公當之將置成王何地
夫成王當武王崩時年十三遽免喪而遇吉祭奉主入廟成王
年已十六矣豈有不能爲祭主見諸侯而煩周公之攝代耶洛
誥文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謂留守東都若唐世
節度使今日督撫之類耳成王自在鎬京爲天子何來居攝之
名居攝二字係莽歆捏造以篤名于周公者後遂以爲年號此
乃亂賊護符斷不可溷聖經而惑學者之視聽也

方氏之說與安溪互相發安溪以禮必昭穆相祔天作高山爲
文王祔祭于太王之詩昊天有成命爲成王祔祭于文王之詩
執競爲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惟武王祔王季無詩得此適補
其闕祀小序以天作爲祀先王先公則先公係增出爲詩中所
無以昊天有成命爲合祀天地則自首句以下無言及天者而
執競之成康爲成大功而安之尤屬悠謬得安溪爲分配眞覺
天造地設而方氏此說更補出武王尤無滲漏

秦對巖曰以介眉壽以下朱子以爲諸侯來助祭致此多福皆歸

德于諸侯之辭而李氏曰思皇多祜是天子受其福也又言光大
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福也
此說更善

有客

微子來見祖廟也

李迂仲曰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其威儀萋且而敬慎
又慎擇其從者如玉之追琢然宿宿信信以見其四宿也微子之
在周至于四宿周人猶且留之則以縶而絆其馬及其去則又追
之追者餞送之也其餞送則左右安之蘇氏謂安之者無方見周
人親愛之無已也

什方張氏曰武庚叛亂周公誅之故于微子之來見告之曰昔既
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易蓋順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
而已也

秦對巖曰王氏謂微子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
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朱傳從其說詩緝則謂昔武庚爲
亂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今錫福于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

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于公也此說本于什方張氏較勝前說
何玄子曰白虎通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案朝周實爲助祭振鷺之言西雝有瞽之言先祖皆助祭事也或謂微子始封必受命于周之祖廟于是朝周謬矣、

武

奏大武也

集傳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疏曰頌皆一章言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唐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李迂仲曰毛傳謂耆者致也鄭氏讀耆爲祁言武王誅紂年老乃定言不汲汲于誅紂按左氏宣公十二年引此詩曰耆定爾功者致也王肅亦云致定其大功當從毛氏及王肅之說韓昌黎元和聖德詩將以形容聖德適足見憲宗之暴其與武王詩異矣
案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鬬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爲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舞在于止戈大武之樂在于止殺其類一也

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

嗣王朝于廟也

孔疏曰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于廟之樂歌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年十三周公未居攝也王之意祖毛毛無周公避居之事則以朝廟若當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故知此詩當爲歸政之後自此至小毖四篇俱在一時鄭以爲周公未攝以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至小毖言懲創往事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也
李迂仲曰王鄭之說各異看此詩言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是始除喪之辭當且從鄭氏
陸平湖曰朝廟若在成王元年則武庚未叛不應有未堪家多難之語若依竹書說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則除喪已久不應有嬛嬛在疚之語余謂閔予者是喪畢祔祭用致武王之主也訪落則祀武王新廟之詩
集傳曰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黃氏日抄曰陟降庭止毛氏以庭訓直晦菴以爲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
秦對巖曰李迂仲謂文王俯仰之閒皆盡其直道而朱子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猶所謂見堯于牆見堯于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當從朱子
案皇王集傳以爲兼指文武鄭氏亦謂歎文王武王余謂皇王即皇考益專指武王也有聲之詩曰皇王烝哉鄭專說武王可證

訪落

嗣王謀于廟也

李迂仲曰王氏鄭氏以訪予落止爲成王之言率時昭考爲臣下之言朕未有艾又爲成王之言蘇氏又以爲皆成王之言當從蘇氏言成王始訪即政之事欲率循武王之道巍巍乎高遠不可及而成王方幼沖未有所經歷將勉强以就之而猶恐判渙而不合也張文潛疑成王之時當無復有判渙之事遂以此二字爲佳語謂文武之德洋溢旁肆成王將圖收之以脩法度其說非也自訪落至此皆是仰武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耳
王介甫曰保其身無危亡之發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陸平湖曰判渙卽下文所謂家難也管蔡挾武庚以叛是離披渙散之象紹庭四句冀武王在天之靈默默佑我也通篇結重武王初無延訪羣臣之意序以爲謀于廟大失厥指

敬之

羣臣進戒嗣王也

據易義陟降厥士毛但易士爲事鄭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淺陋殊甚緝繼熙廣也熙本不爲光明而毛鄭常以光明爲說至此篇鄭遂云學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豈復成文理哉示我顯德行成王答羣臣見戒之意爾鄭謂成王自知

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考詩文了無此語不惟衍
說實戾後人命不易哉當爲難易之易毛鄭以爲變易之易尤非
也
詩緝陳氏曰嗣王于祭之明日繹賓尸而羣臣與焉既作謀政之
詩以發羣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羣臣進戒之詩以答之又形容
嗣王虛己求言之意
孔疏曰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
案歐陽駮毛鄭甚當然以士爲如字謂一士之微天常監見之
況于王者乎此則過泥何氏楷云按說文事乃士之本訓嚴坦
叔曰勿士行枚士只得訓事古注不可廢也

小毖

小序 嗣王求助也

朱子辨說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爲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補傳曰閔予小子以下序皆稱嗣王眞一體之詩蓋既朝于廟則
謀于廟既謀之則臣乃進戒既戒之則君乃求助其次序如此
桼對嚴曰毛氏謂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郝敬曰方武王誅
紂有其子人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
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
陸平湖曰四詩皆成王作余謂雅泥于頌者此也案史遷樂書云
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爲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据
此則小毖久已入頌然樂書相傳爲褚少孫所補已在毛萇後矣
詩記曰莫予荓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
也
李安溪曰管蔡流言必有在右者表裏其閒既已感悔故察情僞
而深懲之言自今以始豈復堪家之多難而又重其苦乎所謂毖
後患者也

周頌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論

余前讀尙書金縢以周公之居東非東征我之弗辟非致辟之辟黜漢
孔安國而從鄭氏繼又以管蔡之流言與叛非一時事流言在武王初
崩之時畔在風雷既悟之後著爲論自謂得之而未有顯然佐證閱二
年讀周頌至閔予小子迄小毖恍然悟曰詩書一揆其明告我矣蓋武
王崩之歲成王年十三踰年卽位改元作詩告廟曰閔予小子遭家不
造嬛嬛在疚此如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
已以聽冢宰時周公爲冢宰攝政管蔡因之流言時成王年十四疑周
公周公避位居東越二年罪人斯得繼而風雷示警成王感悟管蔡知
不可閒遂挾武庚及四國以叛作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時成王
年十六矣蓋前此管蔡未畔成王雖危疑而王室晏然至是四國兵起
骨月內訌告廟延訪諸謀家難蓋當周公作大誥之時也繼命周公東
征三年乃克成王懲創往事恐懼圖後作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悔
前日之信管蔡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斥武庚以小腆而能成大患
也未堪家多難指前日言予又集于蓼指當日之兢兢畏愼懼不克終
成王是時年十九敬之一詩辭氣和平則當周公陳立政戒王之時也
統觀四詩前後瞭然惟敬之疑有錯簡耳序但以閔予小子爲嗣王朝
廟而鄭氏乃以爲成王初免喪則與詩嬛嬛在疚不合且太甲以嗣王
見厥祖正當百官聽冢宰之時則爲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初起之日無
疑余因此益信周公居攝爲莽歆之僞造顯然也蓋武王崩之時周公
攝政是爲冢宰王喪則攝攝其事非攝其位洛誥云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是周公留後治洛非在鎬京而攝天子之位而漢孔氏乃以爲周
公居攝七年復還成王則當周公避位居東又將令誰攝耶且自成王
年十三至十九周公居東二年東征復三年其不能在外而攝明甚而
自十九以後成王已冠成人復安用周公之攝哉孔氏係西漢人在莽
歆之前世疑所行書傳非安國原本爲魏晉閒人附益良有以也

載芟

小序 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孔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藉異
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
補傳曰耕藉在孟春擇元日命民社在仲春此詩之序言藉田而
祈社稷皆歌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歟或曰王社之社
行于藉田之時未可知
蘇傳曰王爲民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王社在藉田中藉
田所祈也
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主家長伯長子亞仲叔旅子弟也嗿
衆貌略利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且此也振自
也

鄭氏曰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彊有餘力者
以謂閒民今時傭賃是也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
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于是耘治其根株
作者千耦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彊有餘力者相助
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播猶種也實種子函含活生也既耘
除草木根株其種皆成好含生氣
集傳曰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孔疏謂其人彊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以
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若今時傭賃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喰
眾飲食聲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
詩緝曰芟耘麃皆除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爲田先除其地上
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芸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
苗而言麃是除其苗閒之草也匪且有且言非特此地有此稼穡
匪今斯今言非特今日方有豐年振古以來莫不如此言天之降
康久矣
王介甫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
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爲善恐傷苗也

何玄子曰穫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及秭言在庾自有次第
沈氏守正曰小序以載芟爲春祈良耜爲秋報朱子俱以爲報詩
亦不相遠但言祈則章中耕耘收穫祭祀尊賢養老諸事皆是預
先冀望之詞言報則直述其已然以昭神貺耳
李迂仲曰噫嘻豐年其說爲略載芟良耜其說爲詳　蓋祈上帝所
以尊之也故其詞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詞詳
李安溪曰此下三章所謂豳頌也周禮國大蜡擊土鼓而吹之者
也然惟此三章耳朱子併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言之恐非蓋后稷
配天之辭非所施于蜡祭而臣工噫嘻皆有時王名號非道豳舊
俗七月楚茨等之例也
陸平湖曰篇中婦媚士依胡考之寧殺時犉牡俱與豳風曲肖況
篇末云振古如茲續古之人明言周家以農事開基其爲豳頌何
疑

良耜

小序　秋報社稷也
朱子辨說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鄭箋曰豐年之時賤者猶食黍孔疏云玉藻子卯稷食爲忌日貶
而用稷明稷賤者宜食稷耳今農夫之饟以黍見豐年之象也
集傳曰糾然笠之輕舉也（毛傳笠以禦暑雨）趙刺（孔疏鎛是鉏類故趙爲刺地也）薅去也
荼是陸草蓼是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
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所以示親
睦均有無也
王肅曰荼陸穢蓼水穢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
陸氏佃曰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
以醲其田疇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
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
陸平湖曰据緜詩及內則荼蓼皆苦菜人所常食此則粹荼之屬
色紫爲荼色青爲蓼穢草也燒之可以糞田故荼蓼朽而黍稷茂
詩緝曰用犉牛以報祭社稷求嗣歲之豐續古人先農先嗇之功
也百室在六鄉爲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登其夫家之眾寡在六
遂爲酇而酇長掌趨其耕耨與其戒令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
時納穀

絲衣

小序　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朱子辨說　序誤高子尤誤
孔疏曰子夏作序唯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言祭靈
星之時以人爲尸靈星尚有尸則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其言
以證賓尸之事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
晏注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
詩記張子曰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出門便就臣位故其退
尸也皆有漸
鄭箋曰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疏
云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士爵
弁而祭于王其首服弁則其衣用絲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餘衣
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服冕　祭初行禮唯謂士
耳言飲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能不讙譁不傲慢則于
祭前恭敬明矣
毛傳曰紑潔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吳譁也

詩緝曰此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降往于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也又更視牲從羊至牛所以告充也有大鼎曰鼐小鼎曰鼒發舉其冪所以告潔也至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爵徒觩然上曲而不用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柔和不吴而讙譁不敖而倨慢恭敬獲福宜其得壽考之休也

朱子語類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

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

劉氏瑾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俱謂之堂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也

案助祭之士當自外塾之堂降往內塾之基以告濯具

馮氏復京曰案特牲是正祭主人先卽位于堂下所謂堂者乃廟堂非門外西夾之堂也此所謂堂乃在廟門外之旁與正祭異彙纂曰繹禮在廟門而廟門側之堂謂之塾今詩云自堂徂基蓋謂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其爲繹祭明矣天子宗廟正祭小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告備于王今詩言絲衣爵弁之士告濯具告充告潔則非正祭而爲繹祭又明矣禮記爲祊乎外注云祊祭卽繹祭謂之祊者于廟門之外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是祊與繹一時事祊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而統名曰繹疏引頌絲衣篇證繹祭在堂事尸今士之省視從堂上往于堂下之基此又繹祭之明證矣朱子辨序說以爲誤而以爲亦祭而飲酒之詩然未嘗指其爲何祭但士而祭祭而飲酒何與于天子而列之于頌耶蓋詩意以關宗廟也則序說終不可廢

案爾雅疏云祊祭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以象平生待賓客之處是與祭同日小雅楚茨祝祭于祊是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之西室亦謂之祊此詩自堂徂基是也又絲衣疏云毛以基爲門塾之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合玩二疏此詩之爲繹祭明甚朱子汎說祭而飲酒殊覺鶻突

酌

小序 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歐陽本義毛以遵爲率師鄭謂遵爲文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俱不成文理鄭更謂文王養紂以老其惡是厚誣文王也遵養時晦大意謂有師而不用其威武耳時純熙矣二句言時至而後動我龍受之言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能寵受而承之也載用有嗣謂後世能承其蹻蹻之業爲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言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朱子辨說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集傳曰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

詩緝曰禮記十三學樂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其字皆單作勺勺舞必自有樂章今不得而考耳講師見此頌名酌遂以酌祖道養天下之說攙入之此正說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且此詩所言遵養時晦亦非謂養天下也

黃氏日抄曰晦菴與諸家多謂酌卽舞勺之勺嚴華谷破其說謂勺者成王之樂若酌頌果爲勺舞之勺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章矣余甲午歲游學姚江試時純熙矣至載用有嗣五句題以載用有嗣爲成王主司湛太博得之大喜以冠諸經此時余方弱冠未考經書但据尙書成王四征弗庭與方行天下等語因謂成王初年天下猶未定未嘗不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故創爲此說耳乃今考閱諸家經解如晦菴則曰後人寵受此王者蹻蹻之造亦維武王之事是師如雪山則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當時偶然之見乃與暗合竊意此詩正爲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也上文養時晦用大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此其所以爲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者也華谷謂非成王之酌豈未細考歟

陸平湖曰或疑勺以詩體裁音節絕類桓賚安知不屬大武之一余謂內則十三舞勺以其節短也燕禮用勺降象舞夏籥一等君卿通典虞師禮解皆云周制尸入後卽行勺獻之禮而三獻後乃奏大武之詩九獻後乃舞大武之舞知勺詩不在大武六成之內・

李安溪曰此東都文王廟之詩案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然則東都

惟有文武廟明矣東都之雅附于豳雅故東都之頌附于豳頌其義一也或曰歸之雅頌正篇不可乎曰因周公營洛而有朝會祭享之詩故後人不忍忘其志猶之居東之詩之附于豳風者云爾

桓

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鄭箋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孔疏曰武王將欲伐殷講習武事又為類祭于上帝為禡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也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禡周禮作貉莫駕反春官肆師云祭表貉則為位注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補傳曰成王謂我今日所以能撫綏萬邦且屢獲豐年足以見上天之命我有周可謂匪懈矣何以得此哉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保有熊羆之士使三千人惟一心故能用四方諸侯之力以定我周家之王業也于是遂歎美武王既有以昭假于天所以能君天下而代商也

李迂仲曰綏萬邦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秦對嶽曰何楷曰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倦于屢豐年見之桓桓以下則著天命所由此詩家倒插法也

集傳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歟

賚

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疏曰大封則所封者廣惟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左傳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廟文王廟也

補傳曰武王大封功臣于廟以頌聲未作故其詩闕焉至成王制作遂歌其事于武王之廟序詩者發明詩人以賚名篇之意乃與論語言合

詩緝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當受之而敷布其事而紬繹敷念之不敢忘也敷言廣也我自今以往維求天下之安定而已此周之受天命也又歎息言諸臣之受封賞者亦不可忘念文王創業之難及上天安民之意則所用皆善人可知矣

集傳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于廟之詩說同上篇

般

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孔疏曰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

蘇傳曰般遊也

曹氏曰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為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岳所謂盤旋也

陸平湖曰般之為義箋以為般樂說文訓旋取旋轉四岳之義或云般即盤瓚形如盤祭山川所用余皆不謂然般古通須謂坐明堂而頒政令耳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可證此為成王之頌如以為武王巡守則于時邁已可疑何勞複出耶

黃實夫曰先儒以為武王既得天下封泰山禪梁父而徧及于山川之祭夫封禪之禮自秦始而謂武王為之乎有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于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豈邀福于鬼神者哉

秦對嶽曰毛云裒聚也鄭云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玩詩自允猶翕河以上皆言涉歷山川而未及祀事則裒時之對正言祭也朱子謂是巡守而朝諸侯恐非本義

案墮山毛傳謂山之小者喬嶽山之尊者是山之大小無不祭也翕河無定解蘇氏謂大河受眾水者嚴華谷謂播為九河同為逆河翕河即逆河也陸平湖謂翕之為合當指渭水合河之處則近在周之畿內當時巡守甚遠豈必沾沾及此地李安溪謂墮山喬嶽有似翕聚其河山者謂山川之相環抱又似專重山一邊朱子謂猶與由同謂道河以周四嶽河止行北條豈能周四嶽之遠惟朱子謂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此解得之易言坤其靜也翕翕有安靜之意猶謀也允誠也是誠心擘畫治河使安瀾不驚祭之以報答神貺山兼大小而水止及河以其為患最大也下文敷天裒對是正說祭山川之事

李安溪曰武王因般遊而望三塗嶽鄙顧瞻河洛之閒有定都之

志故作此詩其後成王與周召成之而武王廟樂亦以此詩歌焉

魯頌四之四

孔疏曰此雖名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

朱子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于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黃氏佐曰魯之頌雖不皆于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于商周而無嫌

顧氏炎武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僖公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此為下不倍之義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當日太史陳詩固第曰魯風不謂之頌孔子魯人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

駉

小序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朱子辨說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孔疏曰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于不足也

黃氏日抄曰行父請命于周未必有是事序為此說者以魯有頌為僭而行父魯名臣謂其嘗請命于周則魯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于郊矣明堂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審如此說亦未必復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況呂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于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作于秦明堂位作于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愧反以郊為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頌之為僭何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耳郊僭也不以為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為僭而請之乎且此詩作于誰而請之也謂作于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于臣子臣子不應專達于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

陸平湖曰行父請命于周其說不為無因行父于文六年始見經其時專政者為東門襄仲則當僖文二公時固無行父請周事宣八年六月襄仲卒行父始執政宣之九年仲孫蔑如京師王以為有禮而重賄之行父與蔑皆善于劉康公蔑受命行父其請當在此時魯之禘郊惠公業已得請則周頌之清廟思文維勺諸詩魯久已習用之茲援宋為例欲自有頌以追美其先公固王室之所不拒耳

李安溪曰魯用天子禮樂其所用或即周頌清廟之類其國固不得私作也故魯人欲為僖公作頌而行父請于周而為之夫魯得祀文王則頌亦止于文王耳雖周公無頌也況僖公乎此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然宗國之詩天子所命固不得而刪也僖公魯之賢君故聖人取節焉

詩緝曹氏曰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乃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考春秋及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豈成王之命獨預加于僖公乎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

集傳曰以其詩之僭如此而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

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于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

蘇傳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

毛傳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

鄭箋曰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于馬亦令如此之善是其思之所及廣博不可忘也

有駜

小序 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駜駜本義毛謂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已為衍說鄭又謂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祿食如畜馬者必先豐其養飼尤詩文所無振鷺之義毛謂興潔白之士是矣而為鄭說者又謂在公

爲舊臣振鷺爲新來之士審如此說則舊臣夙夜在公而新來之士乃飲酒醉飽此豈近于人情哉有駜二句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在公明明脩明其職也振鷺以下言君臣脩潔有威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

辨訂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孔疏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于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卽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秦對巖曰毛氏謂振鷺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取其能自脩潔翔集有威儀也朱子以爲舞者所持之鷺羽案鷺羽或燕羣臣時所用然不若從舊說爲安

陸農師曰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徊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也

案毛鄭之說歐陽闢之甚當而嚴華谷謂馬肥强則致遠喻臣壯盛則勝任猶祖毛氏之說蘇子由謂人之于馬將用其力則致其養以肥强之東萊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猶祖鄭氏之說未審何故但歐陽所自爲說謂爲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亦與下句不相連屬不如曹氏謂魯之羣臣乘其駜然壯健之馬來朝爲徑省直捷也

泮水

小序 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辨訂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脩也

蘇傳曰此詩言旣作泮宮遣將出兵以克淮夷閟宮言公子奚斯作新廟春秋皆不載其事世有以此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辨之泮宮魯之學閟宮魯之廟僖公特因其舊而脩之是以皆不載至于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尙少也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爲善則已矣

劉氏瑾曰春秋不書常事作泮宮之事固宜無所見至于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于春秋而僖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爲頌禱之溢辭也

鄭箋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以其半于辟廱故曰泮水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陸平湖曰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詩所云思樂泮水也在漢則靈光殿之東南卽魯泮宮故址詳見水經注楊用脩云因水名宮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以爲半林乎

李迂仲曰無小無大指言國人鄭氏以爲小大之臣非也漢明帝開辟廱冠帶縉紳之人圜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所謂從公于邁也

魯頌泮宮服淮夷論

僖公作泮宮克淮夷不見于春秋由是議者紛然先儒王魯齋柏以爲頌伯禽蓋本尙書費誓近世陸奎勳氏据國語以爲頌魯孝公蓋當周宣王時江漢常武克定淮南北以爲魯孝亦與有功俱屬憑空傅會不可據信至朱子直以爲事前頌禱非有實事然据序以爲季孫行父請于周而史克作頌行父見經始于文六年史克見傳始于文十八年其非事前之頌禱明矣余嘗推求其故而知季之擅魯于是始其鋪張揚厲無非欲援淮夷以自重夫子之所以不削者正欲因其實而著之與春秋相表裏也從古奸臣之謀擅其國也必先道其君以武功擇敵人之桀驁難服者以恩信招致之使入貢獻琛以之自媚而亦陰藉之爲羽翼彼淮夷之爲東南患久矣自伯禽開國以來世擾列邦僖十三年魯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病鄫故俱未有顯然成效行父之心以爲是不可以武力競而可以虛禮縻也于是厚賂以行餌幸而淮夷不爲患因遂作爲歌詩侈陳武略且謂泮宮禮教革服醜類其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狄彼東南頌其祖季友也翩彼飛鴞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言化頑梗而從約束也慴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言淮夷之備外藩脩職貢也上以炫列邦下以欺萬姓當平子乾侯難作時而范鞅猶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豈知其蓄謀積處固已肇于行父之世哉昔王莽欲篡漢先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用薦宗廟繼又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中國譏二名願改名以從聖化其革鴞音慕禮教之事炫耀之智千古一轍夫子脩春秋于僖公之脩泮宮克淮夷皆不書而獨列其詩于頌明季氏之竊國權以交外夷恣誑誕以張聲勢曰後乾侯之難實肇基于此

此聖人之微意大易所以垂履霜之戒也

閟宮

小序 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歐陽本義 毛謂上帝是依依其子孫鄭謂依其身天憑依而降精鄭之此說是用履帝武敏歆之說也其言怪妄生民之論詳矣而毛謂依其子孫亦非也上下文方言姜嫄生后稷時事與上帝依其子孫文意不相屬依猶賴也言姜嫄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無災害爾

朱子辨說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非謂其能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詩緝曰閟宮止為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題之非事實也

孔疏曰毛以閟宮為姜嫄之廟閟為閉在周常閉而無事則謂魯無其廟新廟乃閔公廟也鄭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則所新即新此閟宮首尾相承于理為順

朱氏公遷曰新廟其說不一或以為姜嫄廟則不當及太王以下或以為閔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或又以為僖公廟則詩正祝頌僖公僖固未薨也朱子以為魯之羣廟得之新廟則但謂僖公所脩之廟耳

案姜嫄廟即禖宮古無專設婦人廟無配偶者則以稷為大人迹所生故也如以姜嫄為帝嚳元妃豈祀姜嫄獨不祀帝嚳乎況詩中明言上帝是依是生后稷與生民詩言履帝武敏歆正合則明為上帝所生無疑橫渠晦菴東萊諸大儒皆從鄭說不必以歐陽子之言疑之也

嘗南豐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追尊之耳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其實也

許白雲曰太王遷岐在殷王小乙之世後高宗立傅說為相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年次祖甲二十八年而文王生祖甲在位又三十三年自遷岐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有二十歲則古公始終正值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朱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此而漸大寘得詩人之旨論語集注之云蓋未及改定耳

李迂仲曰伊川嘗謂說者以為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于周公亦人臣分所當為以此觀之則知賜魯禮樂非成王為之也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夫至四月始卜郊是踰孟春之節非禮也卜至于四尤非禮也安在其為春秋匪懈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

王介甫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

章氏俊卿曰閟宮毀譽失實如言姜嫄后稷至于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

顧氏炎武曰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詩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

案据此則朱子注論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語未

諦當只是誤看了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二句耳宮之奇之言豈可据信且云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武丁祖甲之世豈可云寖衰君臣之間豈可以強弱論乎

魯頌閟宮論

讀詩至魯頌閟宮之篇喟然歎曰嗟乎此後世三家僭禮所由始也世儒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郊禘重祭此出明堂位乃劉歆僞造為王莽一生護符不可據信宜從呂覽謂自惠公請之是時周室東遷政教不行列侯之僭端見矣然入春秋之世歷隱桓莊閔至僖三十一年而郊始見于春秋此百餘年中自知僭竊越禮未敢公然肆行至僖公耄老不任事季孫行父請于周命史克作頌乃遂昌言無忌上陳姜嫄后稷及文武以諸侯而祖天子也曰皇皇后帝僭郊也曰皇祖后稷僭禘也而又侈陳武功曰淮夷曰戎狄曰荊舒考之春秋傳無一合者嗟乎舞佾歌雍伐鄖取鄟之事豈一朝夕之故哉此時志驕意滿虛詞誑誕已先兆其端矣行父柄政最久後四十餘年欲以鞌之功立武宮亦猶閟宮之志也夫聽于人以救難不可以立武役于人以成功不可以作頌其理甚明自作頌之後而季之侈心日生不徙曰周公之肩而

直曰后稷之肯儼然以大夫而僭行天子之禮易曰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春秋之法僭禮不書從僭禮中遭變異者書之是故繇違書鼷鼠食牛角書自入春秋來百餘年中豈盡無龜違食牛角之事直至僖公三十一年以後變異屢見至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哉或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程子嘗言之子何獨据呂覽也曰魯頌明著之矣彼其于戎狄荆舒莫須有之事且侈陳之若果有成王之賜于前益宜鋪張粉飾夸為鐵案以寬己僭竊之罪而頌第稱王曰叔父建爾元子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並未有賜禮樂之事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孔子列閟宮于魯頌而書郊于僖之三十一年其微意可見後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明三家出乎桓而盛于僖此魯之一大機括也

歐陽氏曰魯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魯頌四篇之序皆有頌字所謂名生于不足也聖人所以列為頌者憫周之失而貶魯之強爾鄭謂之備三頌非也

許白雲曰孟子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金子曰王文憲嘗言閟宮之詩蓋有錯簡當從孟子為正蓋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太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說成王封周公之子似逸一節下文公車千乘至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弗庭伐淮踐奄之功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四句第五節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說僖公第六節說饗祀降福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以後皆祝頌之辭如此則孟子之時詩未錯簡而孟子所引正是周公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論

按僖公無戎狄荆舒事而兩見于孟子一舉以折許行一舉以告公孫丑俱說謂周公之事王文憲柏曰此宜從孟子魯頌偶有錯簡耳蓋此詩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太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說成王封周公之子似逸一節下文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弗庭伐淮踐奄之事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四句第五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說到僖公第六節說饗祀降福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已後皆祝頌之辭孟子與今詩異者孟子時詩未錯簡故也閱至此不覺大快曰此千秋不易之論不特專有著落弁全詩亦一一分明以本詩考之有三證焉蓋公車公徒皆說周公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只周公父子稱公以下說僖公處只說魯侯語自有分別一證也戎狄荆舒既鋪陳周公之功下復周公之宇語纔有照應若預說在僖公身上通篇更無及周公一語則此何便嫌無根二證也俾爾熾而昌與下章俾爾昌而大等一樣文法俱係祭神祝嘏之辭觀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數語可見無緣中間亘入用兵之事與上下文不相承接三證也考春秋傳僖公僅一從齊桓伐楚至召陵末年即以楚伐齊取穀後又以楚命戍鄭殺公子買畏楚如此何敢侈陳之于頌以招大國之怒乎

商頌四之五

集傳曰武王封微子啟于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以那為首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

語類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于周頌曰商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

王伯厚曰史記宋世家襄公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作商頌案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于襄公之時乎

解頤新語曰或疑周成王始封熊繹于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以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襄公之說殊不思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益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既自古有荆孰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

顧氏炎武曰商何以次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太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

那

小序

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歐陽本義置我鞉鼓毛鄭俱讀置為植謂夏后氏足鼓殷植鼓周懸鼓湯作大濩始用植鼓故詩人歎美之非也鞉貫而搖之非植可知

況又是樂器之小者成湯改立夏制大者頗多豈以此遂為成湯之美事乎置當讀如置器之置耳湯孫奏假毛以湯孫為湯鄭以為太甲俱非也當斥主祀之時王自孔子時已不能知其為何王之世矣

朱子辨說序以國語為文

集傳曰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衎樂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滌蕩猶搖動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迎牲于門外）卽此是也

黃氏佐曰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亦如周人取蕭祭脂亦以未祭之先求神也

張氏所望曰鄭注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尚茫然既而若有見聞則成之矣心于是安矣

朱子曰鞉鼓管籥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玉磬之聲張子云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

孔疏曰磬非樂之主而曰依磬聲此異于常磬非石磬也書云戛擊鳴球球亦謂玉磬也

蘇傳曰至于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于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以為凡此皆湯德之致也

補傳曰以敬奉祀德之美也猶謙曰非我能然乃效先民之所為耳然則朝夕則溫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常行湯孫能師古者也

黃氏日抄曰諸儒皆以湯孫為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為商世之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祀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人初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陸平湖曰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韋昭曰名頌頌之美者也孔疏曰宋之禮樂雖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大師校之）以那為首案玄鳥長發上溯司徒那則專祀成湯乃首列焉周之異宋者此爾國語以為校是宋所固有小序以為得則宋所本無易一字而義頓殊臨文之際可不慎歟殷禮至孔子時已發宋不足徵之歎幸留此猗那五詩不至如九夏之澌滅殆盡則由世數之差近而宋霸之不同杞夷也不然大韶大夏之樂章苟有完好如商頌者矣忍不為流傳而槩從刊落也歟

小序

烈祖

祀中宗也

歐陽本義序言祀中宗則此嗟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頌以為成湯非也和羹鄭謂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本左傳晏子之言非詩本義來假來享降福無疆假至也言神至而饗乃降福耳鄭訓假為升遂云諸侯助祭者來升堂獻酒而神饗詩無明文皆臆說也

朱子辨說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秦對巖曰烈祖鄭氏以為成湯歐陽氏以為太戊以為成湯者以那之詩烈祖謂成湯也以為太戊者以序言祀中宗也以烈祖為成湯則下言及爾斯所為及中宗之世以烈祖為中宗則下言及爾斯所為及當時主祭之君二說俱通但烈祖之稱已見那詩則以為成湯似有依據且詩頌其子孫而推原于祖宗之錫福于義當然也

彙纂曰鄭與歐陽二解雖微不同其為遵序一也至朱子辨序說而為祀成湯之樂商有三宗廟皆不毀頌皆有樂章太宗太甲其初未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耳古序或傳之有自故存其說以備經解之一義

詩記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于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也此皆言祭之始也

補傳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于文矣

陸平湖曰尸嘏之詞皆稱爾曰所者指時地而言也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可悟秋嘗冬烝殷禮不異于周而郊特牲所云嘗無樂者觀商頌自知其謬

李迂仲曰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耳

集傳曰溥廣也將大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享則降福無疆矣

玄鳥

小序 祀高宗也

朱子辨說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据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歐陽本義 毛謂契以玄鳥至而生事不為怪而鄭謂吞鳦卵而生契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契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故特神其事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于怪說尤篤信

蘇老泉曰使聖人而有異于眾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

朱子語類問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

曾南豐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于天下也鄭氏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況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

王肅曰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

蘇傳曰祀當作祫古者君喪三年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祫祭之禮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詩除高宗之喪而始祫之詩也故歷言商之先君至高宗而止又以大禘之詩次之而後繼以時祀高宗之詩

秦對嚴曰孔氏解武丁孫子主王肅說而諸家或以為武丁之孫子李氏非之曰豈有頌高宗之詩而無一語以及高宗乎嚴氏亦曰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己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二家之言甚當宜從孔氏

詩記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為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故歎景員維河河商所都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

詩緝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也自湯至盤庚凡五遷湯居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至盤庚又遷亳囂皆在河南相耿皆在河北自盤庚之後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凡八世皆居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復徙河北朝歌此詩所言河指亳也亳有三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湯自南亳遷于西亳盤庚所遷卽西亳偃師是也

長發

小序 大禘也

歐陽本義 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鄭以為黑帝至玄王桓撥又云承黑帝而生子皆惑于讖緯不經之說玄者深微之謂不必為黑也苞有三蘗毛以苞為本蘗為餘訓釋是矣鄭何据而為三王之後乎夏本也韋顧昆吾三蘗也謂此三蘗莫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

朱子辨說 說見本篇

集傳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歟今案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朱子蓋用陸淳及趙伯循之說）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陳氏禮書曰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于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相土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

何玄子曰漢儒皆以大禘為合祭羣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伯循楊信齋泥大傳中一語謂禘惟祭始祖與所自出二人朱子亦以為然今案大傳本文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義亦似禘祫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諸侯及大夫士均謂之祫蓋其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也蓋禘之為言諦也許慎謂審諦昭穆張純謂諦諟昭穆尊

皋之義斯則大禘之禮七廟之主皆在亦以明矣末章舉及阿衡正配享太廟之事固大禘之一證與尙書盤庚合何休亦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與祭也序以長發為大禘信非妄矣

案孔氏穎達之說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食羣廟謂之祫此詩歷頌玄王相土以及成湯伊尹而序謂之大禘正是禘卽為祫之一證歷考漢儒皆無異詞唐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無所遺失至趙伯循祖其師陸氏始謂禘不兼羣廟之主朱子信之遂疑此詩止可云祫不可云禘楊信齋復揭篇首長發其祥一語為指帝嚳皆惑于趙氏之說也帝嚳原非稷契之父大雅生民魯頌閟宮皆溯姜嫄此詩止述有娀何嘗有一字及嚳哉此可知其妄矣詳見春秋禘祫說

王霽山曰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謂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最盛者也何玄子謂契始封商（今陝西商州）至相土遷于閼伯之虛以主大火（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厥後湯以亳與其地卽在商邱東南是開商基業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也

史記索隱曰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則非帝嚳次妃明矣

案湯降不遲鄭氏訓降為降下之降謂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迂拙可笑不知後來何故諸家俱從之朱子訓作應期而降適當其時正上文所謂湯齊也嚴氏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所謂天人適相符合也末章降予卿士鄭亦訓為降生之降何至此章獨異

黃氏日抄曰為下國駿厖古說駿大也厖厚也是曰為下國大厚于文義既不通于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謂齊詩作駿駹謂馬也晦菴取其說蓋上章為下綴旒喻也為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為下國駿厖亦喻也為其負戴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以為喻則旂旒亦足為喻螽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詩人託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蘇傳曰自契至湯中閒蓋有微弱震動之憂陸平湖曰中葉卽湯也繼契而言則湯為中葉矣有震且業卽虺誥之大小戰戰罔不懼于非辜也

殷武

小序 祀高宗也

詩記曰罙入其阻裒荊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逋逃窮而保聚如句踐棲于會稽之類也

詩緝曰第四章舊說謂天降監于民湯由七十里以王于天下案此詩首章便從高宗說起言自彼成湯者述高宗援湯以責楚之辭非專述湯事也不當于此章攙入成湯上下章文意皆不貫不如從王氏說高宗降監諸侯之國天命有嚴故其民賞不敢僭罰不敢濫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蓋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諸侯章法較分明也

李迂仲曰鄭氏以二章至五章皆責楚之辭王氏獨以二章為責楚自二章以下皆述高宗之事王氏之說為優

蘇子由曰司馬遷言宋襄公脩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于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荊楚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說為信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詩有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襄公伐楚敗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之頌則當代周有武王豈復以稱其祖成湯哉

陸平湖曰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是詩第稱奮伐荊楚朱子疑鬼方卽荊楚仁山金氏謂荊楚之俗多淫祠故謂之鬼方大戴有云鬼方氏之妹女隤氏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姓世本亦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則鬼方乃荊楚之外家伐荊楚而窮其黨與所以淹師至三年之久也

舊說此詩為高宗升祔之作案孫祔于祖祖自有廟何須另作如末章云云乎魯詩說謂此當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功高特立高宗不毀之廟此說是也陸氏謂帝乙所都已遷河北之朝歌與陟彼景山不合此蓋因春秋傳成湯有景亳之命以景山為偃師之亳耳然取材不必定于近地公劉不嘗涉渭取鍛乎

朱子云此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

祭之之詩此本史記子祖庚嘉武丁之德立其廟爲高宗意以武丁崩後其子卽立高宗不毀之廟此又非也夫孫必祔于祖其後以次遞遷至七世親盡當祧子孫不忍沒其功德另立廟祀之百世不毀劉氏瑾謂當作于帝乙之世是也若當崩日卽預立廟不祔于祖以子孫而亢其祖先在武丁心必不安且殷之三宗不在昭穆數內各自立廟亦無可祔

周以天子所居曰王都曰京師而商只云商邑葢質文之別也武王數紂亦云姦宄于商邑當時之習稱如此

毛詩訂詁卷八

毛詩訂詁附錄 凡解與朱子別異而說可通者另爲附錄二卷

國子監祭酒臣顧棟高較

卷上

臣讀陳氏啟源毛詩義既條列其謬盭者著爲論復節錄其可採者若干條列于左葢瑕瑜不相掩務使經義得明不必偏主一說卽使朱子復生亦必以爲諍友決不如西漢經師有入主出奴之見也

國風次第

十五國風次第悉仍季札觀樂之舊獨更置豳秦二風以示意殿豳以近雅抑秦于唐魏之後葢以唐卽晉也抑秦所以尊晉尊晉所以尊王也

敝笱 齊風

詩序謂惡魯桓微弱朱傳以爲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甯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以桓末年始如齊時齊僖已卒不得言歸甯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此言歸止定指于歸而言然其時文姜淫行未著末年如齊桓卽斃于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爲刺哉葢魯桓弑君自立急結婚于齊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以成婚文姜又僖公愛女于其嫁也親自送于讙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矣桓既恃齊自固勢不得不畏內養成其惡已非一朝特于末年發之然則笱之敝不敝于彭生乘公之日而敝于子翬逆女之年詩人探見禍本故不于如齊刺之而于歸魯刺之旨深哉朱傳以歸爲歸齊既失考證意味亦短

臣謹按朱子之言刺莊公葢指弑桓後數會齊侯如下章載驅之類耳然春秋所載文姜如齊者八俱不言歸始曰孫于齊繼曰會齊侯再曰如齊師實書之以著其惡葢于歸字例無可書故不書也此條据其始嫁而言深合大易履霜之戒且與南山詩歸止相應比朱傳更有意味　防閑祇可說桓公所謂閑有家悔亡也若說莊公則文姜以淫亂而陷于大惡已經破敗決裂尚何防閑之有況南山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經文明云取妻如之何自指魯桓立說如何又指此爲刺莊公乎

亨魚 檜風

自文武以來專以優柔寬簡爲治此周道也厲王一變而爲嚴急監謗

專利民焦然不安其生羣小順其意更舊章制法則見刺於板蕩諸詩者可考故匪風詩人思得一西仕于周者告以周之爲政以亨魚之法爲治毛傳云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與老子言治大國若亨小鮮意正同畊時爲柱下史得窺周室藏書述所聞以立言毛公師承最遠傳語亦有自來亨魚一言詞近而旨遠箋疏俱欠發明至宋儒略于興義亨魚之說遂莫有過而問者

蜉蝣 曹風

古所謂布皆麻故詩言麻衣如雪謂深衣也如雪者鍛濯灰治之功也諸侯以及士庶皆服焉諸侯朝夕深衣故曹風以詠昭公首章言其衣裳之整飭次章言其衣裝之眾多（毛云采采衆多也）卒章言其朝夕變易衣服以見其奢朱傳釋此三句卽指蜉蝣言夫蜉蝣而曰衣裳是目其羽翼耳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泛言猶可至確指爲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註而集傳遵用之者也而曰如雪可乎

七月 豳風

七月篇所紀人事物候較遲于月令毛傳以豳土晚寒釋之鄭答張逸以爲晚溫亦晚寒孔取其說以述毛因指舉趾藏冰之類爲溫晚之驗隕籜入室爲寒晚之驗宋嚴粲駮之謂溫晚寒當早鄭所言非是此最得之而猶未盡也（嚴）謂地氣溫寒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南近日則溫北遠日則寒豳乃漢栒邑在西不在北況月令作于秦相不韋秦豳皆雍地總在二三百里間溫寒尢不應頓殊今按傳箋所指晚寒有三條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冬脩耒耜孟春耕帝籍異期一也七月鳴鵙與月令五月鵙始鳴不同二也纘武卽大閱之禮不以仲冬而以二之日三也孔疏所指晚寒有六條月令仲春倉庚鳴此在蠶月（三月）一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籜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此云改歲（仲冬）三也月令季秋嘗新此云十月穫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六也九者非人事卽物候總之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其實一也五穀各有早晚天子嘗新薦廟當在初出時自不得與民間收穫同期至季秋入室季冬脩耒耜此言出令之時耳至踰月而民畢從理或然也大抵月令所主在布政教必舉其初而言豳風所主在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自不能無先後之殊非必地氣然也毛公晚寒之說不必過泥

臣謹案此條折衷月令豳風二書最爲不易之論知毛鄭晚寒之說誠疎陋得此始有定解矣

豳詩 豳雅 豳頌

周禮籥章迎寒暑及祈年祭蜡吹豳詩豳雅豳頌鄭氏箋詩三分七月篇以當之女心傷悲乃民風故指爲豳風作酒稱老人君之美政故指穫稻春酒爲豳雅躋酒稱慶功成之事故指朋酒斯饗萬壽無疆爲豳頌雖屬臆見然于義無礙也朱子非之以爲風中不必有雅頌是壞六義之體不知節南山家父作誦誦頌字本通崧高亦曰吉甫作誦又云其風肆好彼皆雅也而得兼風頌之名則豳風何害爲雅頌哉至朱子別取三說則愚未見其可通也一說謂楚茨諸篇爲豳雅噫嘻諸篇爲豳頌夫楚茨之篇乃幽王刺詩噫嘻諸篇乃祈年報社稷等樂章此古序之說張程蘇呂諸儒並無異詞至朱子始廢序而易以他說耳不得據已臆見遂以雅頌諸篇强別之以豳也一說取王安石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逸夫豳侯國耳安得有雅頌假令有之則詩有三雅四頌矣季札觀樂時詩未火也亦未經刪也魯人何不併歌之一說謂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爲風可爲雅可爲頌夫風雅頌詩篇之名非樂調之名也豈因音節而變哉如因音節而變則孰風孰雅孰頌必待奏樂而後分國史編詩不宜預額以四詩之目矣且如此獨不爲壞六義乎然則茲三說者殆無一通也

臣謹案陳氏硬主鄭說以七月一章三分畢竟牽强折衷諸說則朱子以楚茨噫嘻爲雅頌者近是陳氏以楚茨爲幽王刺詩乃大無理不可從

朋酒斯饗

毛傳以爲黨正飲酒之禮鄭箋以爲國君大飲烝說雖不同然總是國家大典歲歲舉行宜與鑿冰獻羔之禮同詠于詩也橫渠解爲民饗君而諸儒從之誤矣古人飫燕食饗皆有常制未聞庶人而用饗也況兕觥爵尤非民所以敬君且是饗也民自以意爲之乎抑國家本有此制乎如民自爲之是草野之人無故攜壺挈榼就君而勸之飲邠俗雖古樸未必相狎至此如本有此制則是邠公歲歲索民之酒食也亦非體矣

臣謹案此條極有思致

東山

東山詩兩言烝在嚴緝以爲烝有進衆久三義衆非所以喻獨宿進可言蠋不可言瓜久義爲長此得之矣程子訓烝爲升即進義也朱子以爲發語聲不知何本

鸛鳴于垤

毛韓兩家師授各異然毛傳之意有得韓而始明者如東山詩鸛鳴于垤是也毛云垤蟻冢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此但言蟻之知雨及鸛之好水至鳴之必于垤初不言其故朱子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蟻知雨而出垤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誤矣草木疏言鸛食魚埤雅言鸛食甘帶（蛇也）並不云好食蟻按韓詩薛君章句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見之長鳴而喜（見文選雜詩注）蓋鸛本不知將雨見垤而知之故喜而鳴也傳意始曉然矣

破斧　伐柯　九罭

序以爲刺朝廷不知公言公不宜居東土王當早迎公歸朱子則以爲東人喜得見公故欲留之二說相反序說似勝也公在朝則澤及四

海在外則惠不能及一方東人留公于東何爲乎況公之居東以王疑未釋也疑一日未釋則公之身一日不安何足爲公喜王疑釋而公歸天下之幸亦東人之幸也不以爲喜而顧欲留之斯乃兒女子之見非有識者之言矣夫子豈錄其詩乎至破斧篇美周公而惡四國序說本無不通四國管蔡商奄有尙書多士篇可證朱子不從而改爲軍士所作以答前篇不知何所考據又訓四國爲四方之國而譏序爲無理夫四國作亂而詩人惡之何謂無理哉

臣謹案朱子解詩所云答前篇者不一而足如山有樞以答蟋蟀天保以答伐木既醉以答行葦假樂以答鳧鷖及破斧之答東山俱是朱子以意揣度疑古人未必有如此倡酬借曰有之亦必漢人先有流傳何故二千餘年絕無人道至朱子始發私心疑之久矣得此堪相印證

伐柯首章言迎公當得其人次章言迎公當厚其禮九罭篇首尾皆言袞衣欲王以上公之位處公即上篇以禮迎公之意也中二章則以鴻不宜于渚陸以喻東土下國非所以居公亦見王之迎公當早也毛鄭孫王諸家說俱不外此憂國之情好賢之意具見于詩故足爲訓朱傳悉掃斯義于伐柯不過曰首章比見公之難次章比見公之易而已于九罭不過曰喜得見公惟恐其歸而已夫東人以見公爲喜而欲留之乃一己之私情何關朝廷理亂之故哉

湛露　小雅

在宗載考傳云夜飲必于宗室案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禮記昏義教于宗室注云宗子之家然此皆大夫士之禮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燕則是寢而非廟鳧鷖詩既燕于宗與此在宗義正同但彼爲賓尸在廟門外之西室此爲燕同姓在廟門後之寢室要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毛又釋夜飲爲私燕私燕即楚茨之燕私惟與諸父兄弟異姓不得與又曰樂具入奏謂由廟而入寢也廟在前寢在後故曰入入寢即在宗也朱傳以宗爲路寢之處則是王之燕朝與小寢非廟中寢室矣恐不得名之爲宗

臣謹案此條考制度極精細足正朱傳之誤

小明

詩名小明鄭以爲幽王日小其明而歐陽非之謂大雅有明明在下故

此加小於明上以記別蘇氏亦謂小旻小明所以別于大雅之召旻大明小宛小弁亦然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故無聞耳案此說非是作詩時篇名已定三百十一篇並是作者自爲名（見鄭關雎箋）大雅之大明作于周之初年安得預知幽王之世有作小明者而加大以記別哉且詩之重名甚多何獨不爲記別也又案鄭以小旻所刺比于上二篇爲小故取名于小此與日小其明之說俱迂曲難通至小宛小弁無發明孔疏以鳴鳩鸒斯皆小鳥幽王才智卑小似鳴鳩之不能高飛鸒斯小鳥而甚樂歎宜臼之不如說平正可用

楚茨

此係天子祭禮也儀禮廢缺天子諸侯祭禮無聞故箋疏引特牲少牢士大夫禮以明之如燔炙受嘏利成之類是也其天子祭禮載周禮戴記而亦見于此詩者則如剝亨祭祊鼓鐘送尸之類是也朱子據少牢嘏辭遂以此詩爲公卿力農奉祭之詩不知少牢禮乃侯國大夫所行非天子公卿之禮也又謂天子詩不應列小雅夫小雅諸篇何一非天子詩哉

鼓鐘送尸鼓與鐘二器也周禮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尸出入則

奏肆夏雖鐘鼓偕作仍以鐘爲主故謂之金奏而筦以鐘師此王禮也集傳以爲公卿奉祭而復用鐘師文以釋送尸自違戾矣

臣謹案此二條極精當朱子謂公卿奉祭非是此必宣王時舉行天子之祭禮而編詩者誤列于鼓鐘之後耳或因鼓鐘二字偶同上鼓鐘將將而誤　華氏玉涫曰既以鐘爲主則鼓鐘猶言擊鐘耳何必云二器凡諸經言鼓鐘未有釋爲二器者

頍弁

朱子譏頍弁序曰序見詩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皆是似矣然執此語而欲斷頍弁爲燕樂非刺詩終非確證車鄰山有樞原非燕樂之詩以蟋蟀爲歲晚燕飲而山有樞答之者此朱子說也以已說證已說何自信之堅與大凡詩中燕樂語有卽其實而道之者如飲此湑兮及不醉無歸是也有願其然而言之者此詩之既見君子庶幾悅懌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是也美刺不嫌同詞必論其世方知其意必知其意方可讀其詞此所以不可無序也

臣謹案陳氏硬從序說爲刺幽王不親九族者終屬牽强而朱子燕樂之說亦無確據

都人士

序以爲舉古之節儉駁今之奢淫朱傳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之盛美而歎惜之意相反然序說長也詩所述並非紛華綺靡之事狐裘充耳垂帶卷髮皆平常之服飾臺笠緇撮尤儉朴之至矣春秋之世冕弁裘服瓊玉笄珈之儀容載于國風及左氏傳者尙燦然可觀豈西京之世反不得見乎況舉古之節儉以駁今之奢淫方是聖人立教之旨若如朱傳所說則直是蕭后之述煬帝宮女之說玄宗耳何關于世教而夫子錄之哉

古者稱人之美往往舉容服言行爲言四者俱有迹而可信也狐裘黃黃服也其容不改容也出言有章言也行歸於周行也然容服言可飾于外故行爲尤重朱傳行讀如字周訓鎬京誤矣稱人之美顧略其所重乎左傳襄十四年君子引此詩以證楚子囊之忠意正與毛傳合毛云周忠信也況以周爲忠信乃詩書之常訓何足爲異而必欲易之

臣謹案此二條說極精行讀去聲周訓忠信尤見確鑿勝朱傳多矣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讀吉爲姞尹氏姞氏皆周室婚姻之舊姓言有禮法說亦通但尹是氏姞是姓兩家女子一稱其氏一稱其姓文義不倫竊意周之盛時必有姞姓之女嫁于尹氏而以賢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姞故詩言謂之

大明　緜大雅

朱傳俱以爲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揣其意殆因文王篇而連及之耳夫文王篇之爲周公作僅見呂覽呂覽出于戰國策士非傳信之書是則文王一篇尙未可確指爲周公作況此二篇乎小序自子夏之徒傳授歷歷朱子猶不之信反信不韋門客無稽之談乎

臣謹案序于文王篇謂受命作周于大明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于緜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乃序之最可從者但未表作者何人朱子謂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乃本經文非由呂覽大雅不比國風託興幽遠直是明白說出文王篇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大明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緜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皆述王業之艱難疏中以爲戒成王者不一而足此時之陳戒者非周公而誰朱子之說直自從經文諷詠而得之豈盡由呂覽哉且朱子于國風與小序異者俱自衷以理不必皆有所本也序以關雎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朱子易爲宮人作卷耳爲后妃勞使臣而朱子易爲后妃念文王夫配乃后妃正位如序之說則后妃將讓位于嬪御而文王在時后妃親酌金罍以勞使臣將置文王于何地乎陳氏特長于考核而于道理欠講究如文王篇爲周公作何須取證呂覽看來大雅多半是周公所撰如思齊與皇矣出語精到非周公安能有此

皇矣

爾雅釋詁省善也帝省其山之省正合斯義故鄭用以釋詩柞棫上二語鄭謂和其風雨使樹木茂盛乃天所以善其山也後儒易爲省視解下二語遂多牽合又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鄭注省亦訓善景純釋爾雅不引此二文爲證反云未詳其義疏矣

是致是附毛云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立後致附與類禡連文亦當主祭說毛說當矣案崇國見春秋宣元年秦之與國與故崇相去不遠豈非文王克崇復徙封于此故東周之世其國猶存乎又春秋時黎侯失國奔衛後狄相酆舒復奪其地黎在殷畿內乃文王七

年五伐中之國名也誅其君而存其地亦崇之類矣

鳧鷖

朱傳以鳧鷖爲賓尸之樂殆非也繹祭名祭祀樂章宜歌頌豈歌雅哉且繹祭之樂歌自有絲衣焉用鳧鷖也朱子徒據公尸來燕一語耳不知詩詞與樂章不相應者多有此詩雖詠繹非必奏之于繹祭時也又以假樂詩爲公尸答賦一似賓尸時王與公尸卽席倡酬者尤令人難信

五章公尸毛皆指宗廟言鄭分之爲五以首章在涇爲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爲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爲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潨爲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亹爲祭七祀之尸曲爲分配承叔譏其曲說信矣然武謂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之說不足信此大不然也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所謂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而國語亦言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是郊祀天地有尸矣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祭五帝與社稷皆有尸矣禮記曾子問天子旣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酳不酢又逸禮中霤禮云凡祭五祀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是

祭五祀有尸矣絲衣篇釋祭高子以爲靈星之尸是祭星辰有尸矣是皆見于經傳安得謂漢儒之說乎況漢世近古其傳聞必有据石渠論白虎通所言（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太公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既醉正義引之）未可疑其妄也

板

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小人逢迎其主往往創立新法以助其虐周語太子晉曰厲始革典則厲王時必多紛更觀首章靡聖管管六章無自立辟意可見孟子解泄泄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爲非故敢于自立法也與釋訓意脗合朱子以爲怠緩悅從恐非孟子沓沓之義沓沓者雜沓競進之貌故以無禮義非先王實其說豈止怠緩悅從而已哉詩三言泄泄泄泄其羽傳云雉飛而鼓翼也桑者泄泄傳云人多貌無然泄泄傳云猶沓沓也所指異而義則同鳥之鼓翼爲求雌也人之衆多急蠶桑也臣之雜沓爭獻媚也總爲競進之態朱傳皆反其義

臣謹案此條本爾雅及孟子極精切以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爲制法則之證尤確求之後世惟宋王安石有之所謂祖宗不足法是也介甫當日豈止怠緩悅從而已哉爾雅邢疏曰詩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動也天鄭氏謂斥王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方欲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皆是佐與虐政案此數語活畫北宋當日君臣行徑千百年前詩人已道及孰謂經學無益于治術哉

蕩

序云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爾雅云板板蕩蕩僻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蓋上帝本指厲王譏其無法度而在民上爲人君也與他處蕩蕩有別歐陽訓爲廣大殊失詩旨蘇氏因此謂小序蕩蕩與詩之蕩蕩不合夫序詩者豈能逆料後人之誤解哉

毛傳云鬼方遠方也其國之所在不可考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荆楚遂謂鬼方卽荆楚（宋黃震說）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卽古鬼方皆臆說也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見李鼎祚易解）世本注云于漢則先零戎（見王海）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

案類書西羌姜姓三苗後其國南接蜀漢西北鄯善車師一名畎戎又曰鬼方武丁所征周衰戎逼諸夏渭首有狄獂邽冀之

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渭南有驪戎叛服不常漢宣帝時寇金城趙充國破降之則鬼方之爲先零戎信矣

抑

抑之篇其作于共和之世乎自共和元年迄平王十四年爲歲八十有五而衞武公薨壽當在百歲左右共和時年方少孔仲達謂武公時爲諸侯世子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來追刺而源謂非也詩發于性情主文譎諫無出位之嫌武公少壯必德性過人目擊厲王之虐而發憂危之語固其宜其後至耄年常用以自警入相于周必日諷誦爲太史因取而列于大雅故序及侯苞之治韓詩者皆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毛韓義同也呂記嚴緝以爲世子時作當矣朱子以序之刺王爲失而自警則得其引侯苞語亦削其刺王之說夫武公自警特侯國詩耳何得列于雅哉或又疑詩中言示之事言提其耳誨爾諄諄聽用我謀皆身在王朝進諫不納方有是語武公不應有此然此法難以論詩詩人意中所欲輒形爲詞言我不必自我也言爾不指爾爲誰固不必眞有是況召穆公芮良夫嘗諫王矣寧必躬爲之方可見于詩乎

案陳氏格遵序說以抑詩但用自警此是侯國之詩何緣列于大雅語極有思致又以提示誨告爲指厲王其說亦合錄之以備一說可也

常武

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旨哉斯言也宣王英明過甚而學養未純雖銳于始必倦于終又少長于穆公家其資性公所素知故方勤政之初已切鮮終之慮以常武名篇而因美以爲戒洵老臣納誨之深心也厥後魯戲立而諸侯貳千畝敗而戎患興武事不終此詩殆有先見國史深識穆公作詩本旨而著之于序誠有本之言乎

以下補錄

文王

陳錫哉周朱子解爲上帝敷錫于周非也陳錫謂文王能敷施恩惠豈謂上帝乎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一引此詩即承之曰布利皆與毛鄭合矣哉字毛訓載鄭訓始其訓爲語詞者李氏之謬也朱傳用其說而後代以于字哉與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左國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國語芮良

夫曰載周以至于今載周造周俱作始字解

緜

昆夷駾矣維其喙矣毛云喙困也案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云喙短氣也短氣亦困之狀此足證毛義

皇矣

首二章傳箋本指文王後儒以爲太王之事殆非也玩經語與太王不合者三太王居位當商祖甲之世時商未有秕政何云其政不獲一也太王避狄遷岐勢最微弱後雖寖以强盛然終身爲諸侯未嘗受天之命何得云受命既固二也先言文王而後追遡其前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自者追始之詞若從太王順敘之則當云至何云自三也後儒以爲太王事者徒以二章言刊除之事惟遷岐之始當有之又三四章述王季之德首二章當言太王耳殊不知生漸繁則草萊亦漸闢文王時遷程遷豐連作兩都皆拔榛翦棘而成豈能無事刊除至三章述王季以自字發端爲追溯之詞愈證首二章之爲文王矣次章云帝遷明德七章曰予懷明德兩明德自相照應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衡治齊詩者而爲此言則知非毛鄭一家之說矣

案此條證據確鑿次章之串夷載路即緜詩之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也自應說文王太王時安得有此三復斯解斷是不易

靈臺

不日成之毛云不日有成也鄭申毛云不設期日而成之也趙岐孟子注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語異而意同朱子以不日爲不終日恐不然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而施雖多人豈能不終日而成臺乎又靈之爲靈本指文王之德言毛云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蘇氏靈訓善亦通朱子謂如神靈所爲是特從不終日取義而已

案鄭箋及趙岐孟子注似預侵勿亟子來意毛云不日有成是極言其速不曠日持久以病民但如朱子言不終日則有語病耳

周頌

朱子以天作爲祀太王而不思經文兼頌文王以昊天有成命及執競爲康昭以後詩而不思周頌皆周公所定以臣工噫嘻爲戒農官而不思頌篇皆用于祭祀他不得入雝詩爲武王祭文王非禘太祖而

不思文王廟中不應斥言昌後至載芟良耜徒譏序誤不能定其何用而不思祭社稷豈獨無樂章以絲衣爲祭而飲酒不能詳其何祭而不思絲衣士服爲繹祭之明證此皆序說之不必易而朱子失之顯然者至維天之命及維清皆以爲祭文王本與序不遠而獨削告太平奏象舞之說夫上推天命下及曾孫明是功成治定歸美祖考之辭此因太平而祭非常祭也況象箾之舞是文王之樂見于左傳有明徵奈何必欲棄之烈文載見皆助祭之詩亦與序合而不用其初卽政及始見之意夫諸侯助祭常事耳惟踐阼之始見廟臨諸侯詩人樂見新王風采故述而爲歌序說豈可廢乎

案陳氏所駁朱子離合參半其于昊天有成命及執競曲從序說以成康爲非諡乃大無理不可從近世李氏光地以爲孫祔于祖高山天作乃祔文王于太王廟之樂歌昊天有成命是祔成王于文王廟之樂歌執競是祔康王于武王廟之樂歌說最精當

思文

時邁思文皆言時夏箋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又云夏之屬有九是稱樂爲夏古有此名也朱傳稱夏爲中且謂肆夏納夏因時夏語得名然

則執競不言夏何以名昭夏乎

絲衣

絲衣載弁士助祭之服也正祭視濯視牲則使小宗伯令使士則非正祭矣故爲繹賓尸此序與詩相符有明證者也朱子改爲祭而飲酒之詩夫祭而飲酒正楚茨所謂燕私湛露所謂在宗乃燕也非祭也燕飲樂章不應列之頌

案絲衣之爲繹賓尸確有明證朱子改爲祭而飲酒不定爲何祭極是鶻突得此正之甚善

祊有二種一是正祭時旣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禮記郊特牲索祭祝于祊及小雅楚茨祝祭于祊是也二是明日繹祭時設飲于廟門之西室郊特牲祊之于東方失之矣及頌絲衣是也繹與祊同時而繹其大名廟門外之西有堂有室繹于堂以接尸祊于室以接神是日祭禮簡接尸禮大故絲衣序繹賓尸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皆言繹而不言祊特牲疏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禮簡接尸禮大

酌

遵養時晦毛以遵爲率以養爲取謂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紂指武王言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會引此詩以證攻昧之義而解之曰耆昧注云致誅于紂則養之訓取春秋時已然毛義有本也永叔曰退自循養與時俱晦後儒多從之語雖美恐非詩旨

朱

傳經文多譌脫如皇矣篇以篤于周祜脫去于字雖未見其爲朱子意然觀假樂之爲嘉樂嘏假之爲奏假上帝甚蹈之爲上帝甚神假以溢我之爲何以溢我皆强詩義以就他書而爰其適歸爰之爲奚則直据家語以改經文安知此詩于字非因孟子而删之乎蔡氏注禹謨降水儆予改降爲洚併禹貢北過降水亦改爲洚正用斯例也他如孝經繫辭武成大學往往竄易其文孝經尤多删削而孔子之書序子夏之詩序則擯棄之是直以作者自居而聖人文語特供其進退黜陟耳至邵子諸卦圖本出通書之說則取弁周易卷首又指爲羲文二聖所爲後儒耳目可盡塗乎

案陳氏多据古書以駮朱子不能無偏而謂邵子卦圖不當列置周易卷首其說甚當伏羲時且無文字何得忽而爲圖忽而爲方若果有之孔聖十翼何不一及而必俟二千年後至邵子始發之耶宜明儒歸有光斷爲邵子之學與易無與

毛詩訂詁附錄

國子監祭酒臣顧棟高

卷下

臣讀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既節取其可採者錄於右復讀郝氏毛詩解其詆朱益甚二子皆硬依小序然陳氏較有發明可備一說郝氏偏枯害理顯然今節錄數條駁從朱子其可取者十不一二亦不沒其善也

葛覃

郝氏謂后妃自告歸即嫁也父母謂夫之父母舅姑也此解言告言歸極謬太姒豈早喪二親要自己主張嫁事耶即無父母須有主婚者亦不須自己開口此因過泥小序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而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遂謂此章為處女之事不思女子而勤織績豈獨后妃為然何足歎美近日惠氏周惕亦云嫁曰歸但謂女之嫁可無貽父母之憂不云舅姑然亦牽強此故意與朱子立異耳

程氏廷鑽云葛覃駁郝氏極是歸甯二字不可拆開古有其文無煩更生枝節若泥歸字為于歸不知置甯字于何地勢必又生一曲說矣

采蘋

郝氏曰詩詠季女即大夫妻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于宗婦耳箋因季女二字遂謂大夫妻之未嫁者教成之祭非也序既言妻非未嫁女可知女未嫁而出采蘋非法度也未嫁而親主祭于宗室尤非法度也箋說附會詩詞與序不合又曰宗室宗子家廟也禮非宗子而為大夫其廟亦建于宗子之家季女庶子為大夫者之妻猶言娣婦庶婦也

程氏廷鑽云采蘋一章為教成之祭所謂季女者將嫁為大夫妻而先教于家者也郝氏泥毛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一句遂謂季女為已嫁者季女猶言少婦也稱少婦為季古無明文似仍據禮昏義從鄭康成之說為長

終風

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而朱子謂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華氏泉謂州吁係弒君之賊直是大義不當思陸氏奎勳謂左傳明言莊姜惡之何復有思之之理俱係的解而郝氏謂此詩為母憂子則為賢母為婦怨夫則傷于忿矣噫州吁賊耳尚謂之母子乎何其謬也

綠竹

郝氏曰綠竹菉草也大學引此詩作菉竹小雅終朝采綠草似竹而細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瑩器具故比切嗟琢磨也朱子謂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按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下淇園之竹為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此皆誤于綠竹之文附會過耳竹性宜濕產南土北地高燥衛在河北豫州境禹貢竹材矢笴皆取諸荊揚(揚貢篠簜荊貢箘簵皆竹也)豫貢無竹材世稱渭水淇園以希貴見稱非其產也漢去衛武公時垂八百年苟淇竹如彼其盛不應地氣變盡今化為烏有也傳注訛入即真多類此朱子于竹竿之詩亦以竹為衛物恐未必然

閻氏若璩曰朱子于淇奧集傳謂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據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塞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以給軍耳酈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晉戴愷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因思毛詩所詠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敍䈼竹根深故能晚生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所謂綠竹者乃敍竹非常竹也亦可備異聞

案郝氏此條極有思致但疑太史公及范蔚宗未必如此疎略猶記少時湯陰縣令楊銘敦謂余曰今世淇上無竹詩所詠綠竹正以難得而言耳余初猶未之信及閱酈道元之言則知晉世已無有竹不自今時矣因思毛傳解綠竹曰綠王芻竹篇竹明係二物不是今時之竹正義曰詩有終朝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萹竹異也郭璞注綠為綠蓐草今呼鴟脚莎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綠竹然以為二物則與下青青如簀俱不合閻氏此條知是竹之別一種且惟淇園有竹非淇上繫有竹也意殷紂竹箭園二漢之初猶存故漢武寇恂得而用之非淇川上徧植此物且以為竹則與下二章意俱不礙較注疏更得解又思今時之竹中空漬水似不宜以塞決河況以為矢尤不相宜意惟敍竹性實可以堪此且殷紂已號竹箭園則知綠竹非今時之竹亦非詩所詠

終朝采綠之綠也

豳風七月

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此因下篇鴟鴞故此詩亦云遭變此蓋序詩者之無識耳凡詩莫不言志不可勉強試讀鴟鴞之詩其情迫其志急何來此和平嘽緩之音且以憂讒畏譏之時而忽進陳善納規之語豈非不情成王亦未必聽也作此詩其當營洛之後與無逸之詩同陳歟郝氏駮朱子曰若是則係朝廷獻納宜屬雅曰雅有雅體風有風體七月自是風詩何可入雅且此詩令瞽矇朝夕諷誦以教王遭時變故周公身方在外何人去令瞽矇郝氏何未之思也且謂成王以嗣子大弗克恭譸張于小人疑忌師保是時東方多難國家之事未可知故陳此詩令克念爾祖曰郝氏毀成王亦太甚若果如此豈因此詩遂能念爾祖乎偏枯之論前後自相牴牾矣

常棣

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此見于春秋傳其非文王雅尤顯然郝氏謂管叔流言毀公明年管叔畔成王執而殺之公不能救故于此詩極道悔恨之意既不忍叔之死而又不敢尤王長歌代泣使工瞽諷誦怨之同父余謂郝氏之論不惟武斷駭聞且自居于厚而顯王之過其用心可謂曲矣此不足辨亦不必辨也

六月采芑

序以六月爲宣王北伐采芑爲宣王南征篇中現有玁狁蠻荊序之最有據者朱傳亦無異詞顧不用序之南征北伐于采芑改爲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宜其來郝氏之譏也郝氏以采薇出車爲文王詩而于采芑之方叔爲宣王詩又云昔嘗與南征伐玁狁故蠻荊聞名不待戰而來服則采薇出車之爲宣王詩明矣

案宣王武功須合采薇三詩及大雅江漢常武而始備六月第云玁狁未及西戎至出車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不特北伐且有事于西矣采芑第云蠻荊未及淮南淮北之夷至大雅江漢命召虎平淮南之夷常武宣王自伐淮北之夷則南征又不止蠻荊矣四方既定復文武之境土然後車攻以會同于東都吉日以蒐狩于西都故宣王之事至小雅而其前後次第井然讀者須合觀之

有豕白蹢

小雅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朱傳引張子曰[illegible]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竊疑豕卑隰安能涉波不如郝氏解爲當云豕豚魚也有者乍見出沒之貌蹢蹢躅跳躍貌易姤初六羸豕蹢躅蓋東南江海卑濕有豕魚白腹蹢躅涉波則風將至矣與下文月離于畢則雨又將至矣兩句分開看極好總言東征之勞苦張子說較牽強　若是行潦之水何緣有波況豕非能涉波者今云有豕白蹢衆與涉波而去語意徑省知是豚魚無疑也篇中歷歷據所見曰高曰卒曰白蹢涉波曰月離于畢仰觀俯察俱有徵驗豈其無是而漫爲此語則知此詩三篇之序與幽王鼓鐘淮上之事蓋實有之史遷特失于紀載耳讀詩須另著眼亦無庸謂序爲一無足信也

以下讀詩餘論

評隲諸說左右采獲之餘時有所見輒復書之名曰讀詩餘論不自知其有當否也積多不忍委棄因書于附錄之後

衛風不及成公論

衛自共姜武公莊公州吁惠公懿公文公凡七世五君皆有詩至成公而無之何也曰成公之罪棄華即夷幾喪其國故夫子謂之無道而以晉文爲譎蓋兩非之其出國反國也已詳見于春秋故詩不必錄也詩亡然後春秋作亦以此然曹共公有詩何也曰共公三百赤芾而疎信負羈成公能始終任寗俞其罪固有閒矣

鄭風終于文公論

鄭自武公莊公叔段昭公（忽）厲公（突）文公六世五公皆有詩以後竟無之何也曰以後齊楚興爭鄭鄭事畢見于春秋故詩不復錄也清人所以獨見何也曰鄭文不能遠高克至以人命爲兒戲聖人重之故于春秋書鄭棄其師于詩錄清人交譏之曰子皮子產之世何獨無詩曰此時未經夫子之刪然已有定本當時卿大夫賦詩想此詩已通行于天下周太史不復能採風矣陳靈之詩亦作于春秋中季而錄之何也曰此夫子周流列國時偶識而存之非必太史採入也君臣宣淫行同鳥獸而詩亦以是終焉故詩始于文王之關雎終于陳之株林言治亂皆自閨門始也

齊桓晉文無詩論

問齊風終于齊襄唐風終于晉獻而桓文二公無詩何也曰凡物不得

其平則鳴至桓文則其氣平矣大抵變風多諷刺少頌美齊襄淫恣無道晉獻以信讒疎忌世子詩人憂之故有刺至桓文則無此事其尊周攘夷自是侯職宜然卽有頌美之詩夫子以爲不足錄也然木瓜見于衞風志齊桓有功于衞衞人不宜忘之也渭陽見于秦風志晉文之興且傷兩國不能繼先世之好也

秦風論

渭陽係康公爲世子時作而列于黃鳥之後其次序不足信明矣臣謂無衣一詩乃秦襄公誓師之詞宜在駟驖之後小戎之前王卽周天子也王于興師王曰興師伐西戎也讀其詩凜然有生氣序以其列于晨風之後遂云刺用兵疏又以其旨謂康公與晉人以河曲之戰相報復如此則王字何解或又以其難通改爲陳古刺今尤萎然無氣矣朱子謂秦俗樂于戰鬬其人平居相謂之語第云樂戰鬬而不及報仇雪恥猶非此詩之旨臣亦有說詳訂詁中郝氏謂三百編次先後井然渭陽居黃鳥晨風之後其爲康公卽位後詩甚明故序不云太子送舅而曰康公念母也案康公卽位在重耳卒後七年此時正報復無已甥舅已成讎隙何以生死別離之感悽惻至此乎

秦風終于康公論

秦自秦仲襄公穆公康公四世皆有詩康公以後絕無之何也曰康公與晉相戰伐于文公十三年使西乞術聘于魯且言將伐晉晉惡其與東諸侯相接也明年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秦自是不復通中國僻處西陲者二百餘年雖有詩無能至中國也秦故西戎宜有詩然自詹嘉處瑕以後秦亦擯于戎狄矣

陳風論

或謂諸國皆變風非也齊有雞鳴唐有蟋蟀鄭有緇衣衞有淇奧何嘗非正乃序者以雞鳴爲刺齊哀之荒淫怠慢以蟋蟀爲刺晉僖之不能以禮自虞樂然則緇衣淇奧亦有刺歟獨陳之開基以太姬好歌舞故陳無正風至株林而甚矣此未必太史採入乃夫子轍環時偶識而錄之以垂世戒也

宋魯無風論

宋魯無風何也曰宋王者之後魯周公之後天子以爲自能君國子民無庸采風以志殿最本無風故聖人不之錄也于宋列商頌于魯列魯頌固微寓尊之之意焉然儆笱載驅之錄于齊河廣之錄于衞襄識之義隱然可見或謂宋襄之事而無詩何也曰宋襄圖伯而不終一會虐用二國之君其得失具見于春秋雖有詩聖人以爲無庸錄也

豳風論

鴟鴞東山皆周公之詩何以不謂之魯風曰周公不之魯也且此時伯禽未封魯因首篇七月陳豳先公風化所由從周公之志而謂之豳也十五國皆係採風俱目前實地豳獨以上世撥亂世反諸正其要于豳風故于下泉之後繼之以二雅之始此夫子夢寐周公之志也曰然則何以不入于周南曰周公一身關係天下之治亂九罭狼跋諸詩成王卒悟變而克正其周道之興乎

鹿鳴四牡皇華論

毛傳以此三詩皆文王之雅按文王之時囚于羑里僅而得免且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伐密伐崇日不遑暇何來此鹿鳴從容燕享耆老乞言爲此太平之盛事且四牡出使曰周道倭遲天下皆周家之道其非文王時可知皇華曰諏詢謀度將文王自爲使臣而爲此詢度乎抑文王遣使臣爲之乎程子之言曰自鹿鳴至菁莪二十二詩各隨

其事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則序說文王之事非矣

采薇出車杕杜論

此三篇係宣王詩之錯簡獫狁卽六月詩之獫狁南仲係宣王時之大將序以與天保詩相次又因篇中有西戎獫狁遂謂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與王屬紂失之遠矣前有論二首詳訂詁中蓋出車之往城于方卽六月侵鎬及方之方獫狁孔棘時尹吉甫爲大將方叔南仲俱在行第逐出太原不窮追明年遂遣南仲往城于方如趙充國之屯田居中持重制其死命然後獫狁始就蕩平遂移師以伐西戎節次本甚明毛傳于出車以南仲爲文王將於大雅又云宣王命南仲于太祖之廟何其騎牆歟一徵之班固西漢書再徵之蔡邕難耿育鮮卑議二人與毛公俱係東漢人較可信宜從之朱子謂此未必文王之詩而未斷其爲宣王錯簡說詳訂詁內

斯干無羊論

序以斯干爲宣王考室無羊爲宣王考牧此序之可從者蓋厲王流彘宮室頹敗物產彫耗宣王能興復之故作詩致美朱子定爲築室成而燕飲以落之不言誰室似太拘謹案斯干卽鎬水之于南山卽終

南山竹苞松茂非王居而何生子而宜君宜王非宣王不足當之詩
蓋謂我周妣祖開造丕基中葉圮壞而王似續之無羊曰誰謂離亂
之後爾無羊乎計羣凡三百矣誰謂爾無牛乎犉牛一色者且九十
矣彫耗之後所望在富庶而牧人之夢皆喜幸之詞其爲宣王詩無
疑朱子不定其爲何王似少著落

臣謹案詩自車攻吉日鴻鴈庭燎皆宣王之詩中閒沔水黃鳥我行
其野三詩說諸侯放恣不道民人流離失所宣王晚節未必至此豈
幽王詩之錯簡乎庭燎夜半期諸侯之來朝而沔水云諸侯不道鴻
鴈說勞來安定使人劬勞于野而黃鳥二詩說民人不得其所頓爾
相反殊覺不倫豈編詩者之誤入耶他如祈父爲宣王料民太原而
作鶴鳴爲敎王用賢白駒刺宣王之不能留賢致賢者之有遐心于
道理猶說得通

節南山至鼓鍾論

節南山至鼓鍾凡十八詩無疑爲幽王之雅無論小弁一詩顯然凡節
南山之師尹即宣王時尹吉甫之子也十月之交之皇父即宣王時
太師皇父之子也時當遘亂凶德參會忠賢之後變爲胥小古今類

然今讀其詩音節悲苦長歌當哭小雅怨誹而不亂蓋謂此矣或疑
幽王時無鼓鍾淮上之事然幽王在位十一年史書容有闕佚如漸
漸之石序云命將帥東征苕之華序云師旅並起因以飢饉何草不
黃序云四夷交侵用兵不息今周本紀皆無之自是史遷因文獻無
徵失于紀載耳序蓋有所受之不然此等詩胡爲而作乎

臣謹案宣之末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王料民于太原其用兵樂
戰由來久矣幽王承其餘弊不能如先人之側身修行而欲踵其武
功卒至西戎東夷交病中國師旅並起視民如禽獸其致驪山之禍
有以也故小雅以是終大雅以日蹙國百里終聖人之旨深哉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論

案四詩詞旨莊嚴和平典則自是太平之音宜從朱傳爲正雅之錯簡
但謂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則非耳楚茨與信南
山之第五章首尾全是天子祭禮與儀禮特牲少牢節次一一不差
其周公制禮時所爲乎今儀禮闕天子祭禮此二詩正可補其闕略
序云刺幽王固非朱子謂公卿有田祿亦非也

頍弁車舝二詩論

自楚茨至大田四詩後如瞻洛裳華桑扈鴛鴦四詩無衰颯之音宜從
朱傳至如頍弁車舝二詩似宜從小序爲安朱子謂燕兄弟親戚與
宴樂其新昏此係民閒歌曲何緣入于王朝之雅況頍弁明係朝廷
所用郝氏敬曰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酗于酒親族疏遠
無由得闗其忠故末句云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杜甫所謂東方漸高
奈樂何也褒姒專寵嫉妒無道詩人思得賢媛以爲內助故云高山
景行淑女母儀天下之比其說較合不然民閒合巹無甚關係安得
有高山景行之語乎

賓之初筵論

毛序以爲衛武公刺幽王韓序以爲武公飲酒悔過朱傳從韓義竊謂
飲酒悔過與王朝獻納無與似宜從毛序爲安

魚藻論

昔隋蘇威上隋高祖頌煬帝惡之曰此魚藻之義也則以魚藻爲刺幽
王從古無異議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諸侯美天子之詩竊以魚之
在藻依蒲本非得所所謂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也王豈能常在鎬而
豈樂飲酒如武王之在鎬乎朱子似未達此意

以下又附猗覺寮雜記詩說五條

淇澳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萹竹也疏云郭璞曰似小藜赤
節好生道旁可食寇恂傳云伐淇園之竹爲矢百萬考此則綠竹之
可爲矢者緣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爲王芻竹爲荔竹乎以綠竹之盛
比衛武公之美有何不可乃取道旁小藜乎竹竿亦衛詩也籊籊竹
竿以釣于淇淇即淇澳也取淇竹爲釣竿與伐以爲矢皆今之竹也
注疏陋矣

臣案此條似未見酈道元水經注今通望淇園無復有竹之語酈
係晉人則晉時已無竹矣但以綠竹爲二物決不可竊意竹中空
恐不宜爲矢或以爲殷紂竹箭園所云藪竹者近之

世以射一箭爲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豝非一箭射
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之作薛助敎誌云三發連三中的
亦誤

臣案朱傳中必疊雙則與末句騶虞仁厚意不協此說庶幾近之
以誌禽獸之多也

淮以南酒以升記淮之北以角記詩我姑酌彼金罍疏一升曰爵爵盡

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觸罪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節人自謗訕其實曰觴觴餉也觥大七升罰有過觥廓君子有過廓然明著

崧高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王輔佐之賢詿乃以甫爲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刑法志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去宣王時遠矣觀烝民一詩專美山甫之功之德則崧高所美爲山甫不疑

臣案嶽卽岍山嵩高大貌世傳爲少室非也蓋因崧字之誤而得之武進楊椿嘗語臣云仲山甫是陝產非豫產也可云破的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所作見文選考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又隋書經籍志初云毛公作詩序衛宏益之乃知子由亦有所本王介甫答韓求仁書則云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約而明肆而深要當情思熟講之不當疑其失判公亦知爲衛宏作也退之謂子夏不序詩

以下又附華氏孳亨詩說二條

華氏曰凱風美孝子也美七子能盡其孝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此詩序文宜全看李氏樗所謂七子能反躬自責能使母得留于家而不復嫁所謂成其志是成其不復嫁之志也朱子謂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

臣案儀禮同居繼父之序云不幸夫死子幼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爲築宮而營家廟方有繼父之名若有七子而復適人是直可云大過孟子何但云小過乎所謂不安于室者直以奉養之或缺不免嗟歎于室耳臣謂是說也徵之李氏而信徵之孟子不可磯之說而尤信

華氏曰序以桑中爲刺奔溱洧爲刺亂朱子直謂淫奔者所自作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者某謂若果如朱說則桑中豈有誘三姓女同宣淫一處之理溱洧豈有淫男與淫女同作一詩之理正以其爲刺故使[illegible]也臣謂此二語頗醒目惜朱子未之見